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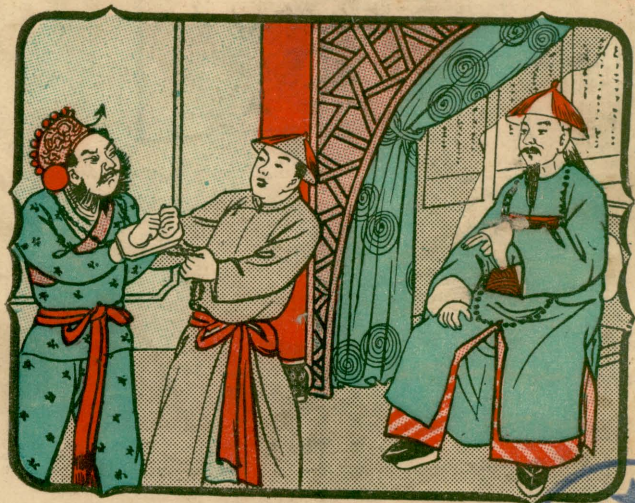
精校足本 通俗小說

施公案

第四册

上海
中華書局
出版

上海
圖書館



上海春明書局印行

上海中華書局

圖



上海文化局圖書室
登記 ~~05516~~
書碼 ~~9155-2155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01B

新式

施公案全傳 卷四

第四百十一回

總鎮署桂蘭擒竊賊

濟南府施公接狀詞

話說竊賊蔣二被張桂蘭一刀背砍中右臂，登時栽倒在地，口中哀求說道：「求老爺饒命。」一連喊了二聲。張桂蘭復又在他左肩頭用刀背又砍一下，直砍得蔣二哼聲不止，死去活來，蹲在地上。動不得。張桂蘭見他已是不能動彈，這纔取了火種，將燈光亮起來，在蔣二臉上一照，見他約有二十多歲年紀，雖然來作竊賊，到也生得不甚醜陋。再將他身上下一看，他穿一身玄色衣靠，旁邊地下落下一把八寸多長的尖刀。張桂蘭看罷，將燈放在桌上，便向喝道：「該死的賊囚，爾膽敢凌太太的虎威麼？爾可知這是什麼地方？太太是何等樣人？你這死囚也不打聽清楚了，就來犯竊，咱倒不會聽說竊到總鎮衙門裏來了。」蔣二此時已被他兩刀背砍昏暈過去，漸漸甦醒過來，一聞此言，方纔明白，是偷錯了人家，又聽張桂蘭太太長太太短，在那裏亂嚷。心中暗道：「怎麼女人家有這等本領，想來定是個蠻婆子。」一面想一面將眼睛睜開一看，見是個三十上下的美貌婦人，心中更覺奇異，正要開口求饒，又見張桂蘭問道：「你這賊囚，姓甚名誰？那裏人氏？怎麼太太問你的話，你還裝伴不睬？太太麼？」蔣二哀求道：「求太太格外施恩，小人實是誤犯，小人姓蔣，排行第二，就喚作蔣二，是宿遷人氏，只因小人幼失父母，稍長便喜舞弄槍棒，又好結交朋友，却是無以生計，因此就做了狗偷之事。其初竊了一二回，無人知道，也未犯過案，被地方官捉去，由此膽大起來，以為這件事是終不犯案的。那裏知道愈做愈多，失竊的人家恨極了，就去稟了地方官，請地方官捕捉。地方官因竊案疊出，覺得於他自己官聲有礙，又恐被地方上官紳士告發他，縱賊貪贓，因此差了捕快，立限捉拿，務要將屢犯賊案的竊賊拿獲到案，追究懲辦。果真上頭追得緊了，他們就叫小人去別處躲躲，等過這陣風頭，然後再行回去。小人在宿遷竊案可做得不少，平時雖有捕役地甲，作了護身符，從來不會拿獲到案。此次他們因失主有兩個是本地的紳士，坐在縣裏要人，他們知道再也不能蒙混，只得令小人向外躲避，躲些時再行回去，小人因此到了此地。纔進了城，就聽人說衙門隔壁有個王大戶，有萬貫家財，只可恨他為富不仁，專在小人身上刻薄。小人聽見這句話，又因他是個為富不仁的，就便偷他些錢財，也不為損德。後來一想，斷不可去，他既靠在總鎮衙門，難保不與總鎮黃天霸大人有些往來。黃大人是一個名聞天下，武藝超羣的人，萬一小人去偷時，把他家人驚醒，被黃大人前來捉我，不必說一個蔣二，就有一百蔣二，也不在黃大人心上，那時小人因此想

不去。不料又聞人說：「現在黃大人已隨施總漕進京去了，動身尙未多日。」小人因此拿定主意前去偷他，滿擬此次得手，必然得注大財物，小人就想趁此洗手不做了，免得留一個賊名。那裏曉得鬼使神差，誤入此處，若非太太方纔說出衙門二字，小人再也不知道，還當在王十萬家被人捉住的。今既被捉，雖太太賜小人以死，小人亦死有餘辜。若太太恕小人不知，真是誤犯的，賜小人一條生路，小人當感太太的大德。自今以往，再也不作此偷兒的事了。」說罷，磕頭不止。張桂蘭聽了他這些話，暗道：「這人雖然是竊賊，聽他所說的話，倒也是句句老實，并無狡賴情事，而况我家物件又不曾損失一件，我又何必難爲他呢？」因問道：「你這賊囚，你說能蒙咱太太寬恕於你，饒你一條死命，爾便從此洗手，不作此等生涯。咱恐你不此言，并無此心。不過現在被咱捉住，希冀免目前之難，只要咱果真放了你的生路，你又故態復萌，雖不在此地作此狗賊，還是到宿遷幹的。你的舊業，咱可不能相信於你。還你除了這件事，况有何事可以做呢？」蔣二聽張桂蘭說出這些話，似有放他的意思，因又哀求道：「小人固真實是要洗手，再也不作此生涯。太太的明見，從前小人所以戀戀不舍者，實因所竊各案，向來不會被人捉住，故也不會吃過苦惱。今日吃太太這兩刀背子，小人心想來，從前實乃萬幸，如何再去幹這等事業。從今以後，小人洗了手，不論什麼事，只要我混得一碗飯吃，小人也願心願意去幹，再不作此等事了。」張桂蘭聽說又道：「你果真再不作此事業？」蔣二道：「如再作這偷兒事，小人定死於刀箭之下。」張桂蘭道：「你果能如此，咱有一件事，你可做得。咱這衙門裏，雖不要使喚，就再添上一名兵卒，也還可以。你如願心願意，咱就給你補上，每月兵餉銀三兩六錢，你可甘願作此事麼？」蔣二聽此言，趕着叩頭說道：「能蒙太太提拔，小人雖死也難報此大德，還有什麼不願幹呢？就請太太給小人補上這名兵額罷。」張桂蘭答應此時已將天明，內裏的僕婦丫環，是已早知捉住竊賊，皆在房內，看張桂蘭察問。桂蘭當下即命丫環到外面，將豬標請進來，告明一切。豬標也甚願意，暗暗羨張桂蘭居然能恩威並用，收服小人。又與桂蘭說了兩句話，便即將蔣二帶了出去，一面命人隨時補了兵額。蔣二自此以後，就在總鎮衙門當兵，後來居然是個好人，而且成家立室，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施公帶着天霸等人進京，陛見，一路上才陸並飢餓，喝飲，夜住曉行，按站俱有地方官前來迎接。施公不肯騷擾，所有一切供給費用，悉行免去。故此一路上頌聲載道。又兼施公審案神明，清白無比，那襄龍圖的聲名，早已傳聞遠近。因又引出許多事來。這日到了山東濟南府，纔進城垣，往濟南府衙門，暫且一宿，一來息肩，二來打探些本地人情風俗。一衆人等，方到濟南府衙門，忽見轎旁有一美貌女人，手捧狀詞，跪在一旁呼冤。施公聽他的聲，頗爲情急，因命天霸將狀詞收下。天霸答應，隨即在婦人手裏將狀詞取過，呈送施公細看。施公從頭至尾，細細看了一遍，當即准詞，命先退下。俟補提被告，再行審斷。畢竟這狀詞內寫的是何情節，是何冤枉，且看下

回分解。

第四百十二回

節婦鳴冤孤兒待恤

賢臣聽訟太守無知

話說施公在濟南府收下一張狀詞，先令原告退下，候補提被告，再行判斷。那美婦當即退下候訊。施公也就由濟南府迎接入內，濟南府參見已畢，分賓主坐下。家丁獻上茶，施公先問濟南府道：「貴府所屬民情，想是循良的。」濟南府道：「卑府所屬託大人的福，物阜民良，這四個字，尚可稱得。」施公道：「這府城內紳士，尚跋扈否？」知府道：「紳士與卑府倒也是和衷共濟，凡遇地方上大小事件，無不稟公酌辦。」施公又道：「據貴府所言，紳士悉皆品行端方，這也難得。可有一二劣紳，藉恃欺孤虛寡，賄賂公行的事麼？」濟南府忽聽了這句話，登時就有些不安。你道爲何？祇因這知府姓湯，名法，是個捐納出身。今見施公問了這句話，他故此那下時不安起來。當下回道：「卑府自到任以後，弊絕風清，斷不敢行賄。即遇有所屬解府的訟詞案件，卑府亦皆細心研究，總使民不含冤。上酬朝廷知遇之恩，下慰小民清白之望，賄賂之事，一概盡絕不行。」施公道：「這是貴府難得了。但本部堂方纔在貴府署前，收得一張狀詞，據那狀詞上看來，貴府就是不公的意思。但不知貴府會判斷過這種公案麼？」湯法道：「卑府不知是何案件，求大人明白示知。」施公見說，當在靴桶內，將美婦控告的那張狀詞，取將出來，與湯法觀看。湯法接過，隨即打開來看，只見上面寫道：

具稟孀婦王梁氏爲

族姪背義誣讎貞節，斬宗滅倫，謀家奪產，迫切申冤事。竊氏夫王有仁，向爲綢業，家資數萬，年數八十，嗣續尙虛。氏父梁鴻才，數受氏夫恩德，無可答報。因也五年前，將氏身許與氏夫爲妾。春宵一度，氏遂有身孕。不料氏過門以後，未及三日，氏夫便爾身亡。應派族姪王本過門立嗣。彼時族姪見氏年輕，又聽信合族之言，恐氏不安與室，令氏再醮。氏因女子從一而終，誓此死守，不甘再嫁。彼時氏亦不知有身孕，比至三月後，方才知覺，當以含羞，不便告人。迨至足月後，產有遺腹一子。在氏方且竊喜，以爲氏夫雖死，尙留一點親骨肉，以爲嗣續。詎料氏族姪見氏生有一子，不謂氏夫有此遺腹，反誣氏以苟且之行。當即邀集王姓合族人等，聚議紛紛，皆謂氏夫年逾八十，枯楊何得生根。合族諸人，又以族長王守道爲主。王守道亦誣氏定有私情，硬將氏母子等即日逐出。氏母以王家勢力甚大，不敢與辯。又復因氏夫家合族之言，據以爲信。當時將氏母子，由氏父母帶回母家。氏父復似氏作此不端之事，以爲羞辱，遂欲置氏母子於死地。幸氏母舅張弼臣聞風到來，百駁勸

令氏父母不能以無端訛語屈貞節爲淫污，因此氏母子由舅領回權爲收養。氏遭此誣讒，心實不甘，遂呈控本縣。追求申雪。詎料氏夫族長王守道、峻氏、夫族姪王本、賄通官吏，得以批駁不准。氏又控訴本府，以爲可以申雪，亦復顯遭駁斥。皆因氏夫族長王守道暨族宗王本、賄通所致。氏因含冤未雪者，已及五年。氏含此覆盆，若不切實申雪，非但氏遭此誣讒，心實不甘，卽氏夫嗣續，亦將絕滅。氏不忍既受誣讒，復又絕滅氏夫宗支，爲此追求。

青天大人電察簽提氏夫族長王守道暨族姪王本，暨合族人等集訊，以申冤屈，而存宗嗣。實爲德便，朱衣萬代。上稟。

湯知府將這狀詞前後看了一遍，不覺吃驚不小。暗道：「這王梁氏，竟有如此膽略，敢在施公前告狀起來。這案件既經了施公判斷，一定有個水落石出。等到判明，果眞王梁氏實係冤屈，本府恐有些判斷不明的處分。莫若此時趁他未審之先，自己貼立脚步。」自己想了，一回，因說道：「王梁氏具控一案，當原告來控時，卑府就思澈底根究，後因該氏族長王守道并該姪王本等合詞具稟，情願自行具給。卑府的愚意，以爲地方上總以息訟爲是，因此也就批了個「著該族人等持平議結。」去後已經兩年，并未見該氏復稟呈控。今該氏見大人駕臨此地，或者該氏將出以刁狡之情形，冀蒙蔽天人神明之斷，亦未可料。在卑府的愚見，大人旣准了該氏狀詞，何不就先提該氏一問，但須加以恫嚇，料該氏定能吐實承招，是否虛實，亦得以明白了。不知大人尊意如何？」施公聽了此言，暗道：「好個刁猾的官吏，可惡可恨。本部堂想來，何不將計就計，先將王梁氏提來一問，得其大概後，再提被告人等，有何不可。且可使這猾吏，領略領略本部堂的風味，叫他先爲寒心。」想罷，因與湯法道：「貴府所言極是，就請貴府轉飭差役，提該氏立刻到案。本部堂先訊一堂，是否問個大概。」湯法道答應，即刻傳令差役，立提王梁氏到案聽審。差役答應下去，不一刻將王梁氏提到，回明施公。施公當卽升堂，并令知府湯法道坐在一旁觀看。差役將王梁氏提到堂上。王梁氏就在公案前跪下，先向施公叩了頭後，口稱：「欽差青天大人申冤。」施公在上，復將王梁氏看了一遍，見他生得端莊貞靜，絕非苟且淫污一流。因望下問道：「王梁氏據你所控各節，爾父向來作何生意？爾是幾歲由爾父許與王有仁爲妾？爾夫在日，實在年紀究竟若干？爾父因爲何事，感爾夫大德，將爾許嫁與他？爾可從實訴來。本部堂自然代爾申冤。若有半字不實，可莫怪本部堂問爾誣告之罪。」王梁氏見問，又磕了頭，口稱：「青天大人容稱，嬌婦的父親，曾領氏夫一千兩銀子資本，出外販賣綢緞，不料半途遭風，資本消滅，因此回來，不敢見氏夫之面。那知禍不單行，是年嬌婦的祖母，又因病棄世。嬌婦的父親，此時就出外，給祖母設法，向人借貸，置備棺木。不期中途遇見氏夫，當經氏夫問明原委，嬌婦的父親，頗抱不安。後經氏夫百般勸解，說道：「出外經商，賺錢折本，亦復常事，何必如此。現在爾母親旣然見背，棺木衣裳，想也無從設法，不若仍在我處，取一百兩銀子回

去置辦停妥，趕緊成殮。等你將來轉運之後，再還我不遲。」
婦婦的父親不得已，只得又借他一百兩紋銀，回來殮殮祖母。因此父親就感氏夫之恩不盡了。王梁氏說至此處，知府湯法便插口說道：「大人何必如此審問？只須問他倒底有無苟且之事便了。」
施公聽了此言，登時將臉沉下，不知施公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三回

梁節婦申訴冤誣

施賢臣設策試驗

話說施公正問王梁氏的情由，忽見知府湯法從中說道：「大人只須問他有無私情之事。」
施公聽說，也不等他說完，便將臉望下一沉，正色說道：「貴府你也爲民父母，怎麼問案不從根原上問起？何以能得實在情由？今貴府受了王姓之賄，不令本部堂問出情由，貴府安坐，勿復一言。」
施某當得悉心根究。」因又問道：「王梁氏你父親又受了你夫百兩銀子，置備棺木，與你祖母殮殮，後來還受他甚麼恩德呢？」
王梁氏道：「後來婦婦的丈夫，因婦婦的父親終日在家毫無生計，又命他與婦婦的堂姪王法合理綢業之事。婦婦的父親因此更加感德了。後來見婦婦的丈夫已經八十餘歲，尙然無子，常歎道：「此人平生積善，存心忠厚，什麼沒有子嗣？」又見他雖然年老，却是強壯過人，因此將婦婦情願嫁與他爲妾。彼時亡夫尙且不肯允，後經我父苦苦相勸，亡夫方纔允納。不料過門之後，一索而有身孕。未及三日，亡夫便自身亡。彼時婦婦纔十六歲，此是婦婦因父親感受大恩，將婦婦許配爲妾的實在情形。至以後各種情節，悉在夫人狀詞上面，求大人公斷便了。」
施公又問道：「這王法是爾丈夫的姪兒，還是遠房抑是近房呢？」
王梁氏道：「婦婦過門三日，尙未得知，後來纔知道王法是亡夫的四服族姪，因近房無人不能應繼，所以纔派王法承繼過來。其實亡夫所遺家產，將來也不免公分。」
施公道：「王法既不容爾守節，爾既生產，產後他倒沒有暗謀害你麼？」
王梁氏道：「大人的明見，怎麼不存心謀害？只以婦婦防守甚嚴，他等無從下手，因此纔將婦婦的父親喚來，誣婦婦不節，退回母家。婦婦的父母又迫於勢，只得領回。又亡夫八十多歲，似不能一宿卽有身孕，也就疑惑婦婦有私，故亦要置婦婦於死地。幸虧婦婦母舅張弼臣到來，將婦婦母子，纔領過去，得以不死，以全王門之後。婦婦彼時心實不甘，屢在縣老爺及府大老爺前控訴，均被王守道王法申通賄賂，俱經駁斥不准。今蒙大人駕臨，是以婦婦冒死瀆訴，還求大人從公提訊，以昭冤屈。」
施公道：「你遺腹子今年幾歲了？」
王梁氏道：「今年六歲了。」
施公道：「爾子會帶來麼？」
王梁氏道：「不會帶來，尙在母舅家內。」
施公道：「下次集訊，爾可將爾子一并帶來，給本部堂看視。」
王梁氏答應道：「遵大人吩咐。」
施公又道：「爾且退下，俟傳齊被告，再行訊辦。」
王梁氏道：「遵諭。」退下。
施公退堂，與知府回至書房。又道：「再煩貴府卽刻傳諭，本部

堂明日早堂集訊，所有原被告，均限辰刻，帶到聽候，不得有誤。如有抗提不到等情，俱惟貴府是問。湯知府只得唯唯答應，當即傳諭出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點，即傳命升堂。卻好黃天霸也進來，給施公請早安。施公一一見畢，便命天霸等皆在外面伺候。施公即便升堂，就公座上坐定，即命：「先帶原告。」差役答應將王梁氏帶上。施公見王氏右手攜一小兒，雖只六歲，却生得鼻正口方，眉清目秀，實是一表非俗，心中已暗暗歡喜道：「老翁有此令子，實為積德之徵。」因望下問道：「王梁氏這就是爾的遺腹子麼？」梁氏答道：「正是。」施公道：「叫甚名字？」梁氏道：「乳名作八三子，因亡夫是八十三歲生的，所以取名八三，以記不忘念之意，學名還不會起呢。」施公道：「本部堂給他起個學名，喚作德官罷，以取他父親積德而有此子之意。」梁氏叩頭道：「敬謝。」施公於是又將前情細問一遍，梁氏復申訴一番。施公便命帶王守道、王法，不一刻二人上堂。施公先問王法道：「爾之庶母梁氏，既為爾繼父之妾，又復生遺腹孤子，爾為什麼謀絕宗支，不顧大義，忍心害義，誣以不貞，暗圖謀害，希圖獨得家產，不顧繼父骨肉，勒令爾庶母母子退回母家，究竟爾之庶母有何不貞之處，可有實在憑據，爾須從實招來，如有實情，本部堂當代爾訊斷。」王法道：「此子斷非繼父親骨肉，遂令梁氏父親將他母子領回，在監生的用意，已算寬待梁氏的了！以賤妾與人私通，妄稱家主骨血，若監生不分皂白，據以為真，豈不犯孽子亂宗之罪。因此監生不忍誅求，只令他回轉母家，聽其再嫁，而況此事亦非監生所敢自主，并且商之族長王守道，族長亦謂如此，是以監生方有此舉。歷經梁氏朦朧控縣主及尊府，均蒙明察不准。今梁氏聞得大人駕臨此地，又來訛詞誣控，居心欲使大人巧受其欺，監生久仰大人判斷如神，自能洞燭該氏的欺誑。若梁氏所生遺腹，果係繼父的骨血，在監生方且保護不暇，何敢作此滅倫之事，不認宗支呢？求大人的明察。」施公道：「據你說來，梁氏所生此子，定非爾繼父的親骨血，若果真是爾繼父的親骨血，爾果相認麼？」王法道：「大人的明見，怎麼知道是繼父的真骨血呢？」施公道：「你如果願認，本部堂自然給你個真實憑據，斷不能叫你為孽子亂宗。」王法道：「如果真實有憑，監生何敢不認。」施公道：「既如此，且本部堂還你那真實在憑據便了。今爾候跪在一旁，聽且本部堂試驗。」王法道：「遵諭。」跪在下面，施公又喚王守道道：「爾為王氏族長，凡有不公不平的事，爾宜代為理論，總使兩造毫無偏倚，方是爾做族長的道理。本部堂看你年紀，也有六十餘歲，怎麼這些小事，總不能明白其中道理？也與爾之後輩，同是一般見識，硬說梁氏遺腹，并非王有仁所生，冤屈母子，勒令回母家，再嫁，顯係串通圖謀家產，斬宗滅嗣，逼寡欺孤，此係爾這族長作的事麼？若說老翁不能育子，你又有什麼憑據？而况年老生的人，亦復不少。爾等是存心吞產，故加其罪，致令王有仁滅嗣，梁氏含冤，實屬荒唐已極。復又膽敢賄通府縣，經王梁氏一再控告，皆駁斥不准。爾等究存何心，欲令梁氏母子含冤莫伸，王

有仁九泉遺恨。本部堂欲嚴刑拷問，姑念你年過六十，不能受重刑。今本部堂法外施仁，思得一驗試骨血真假之法，以便爾等心服，爾等各人願意試驗麼？」王守道道：「若蒙大人有法可驗，職員又豈敢不遵？特恐恍惚難憑，職員也不甘折服。」施公道：「爾這說話也尚有理，若非王有仁真正骨血，本部堂也不能勉強爾等行事的。」王守道答應，不知施公果將何法試驗，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四回

驗真假刺血斷孤兒

驚刀頑備禮迎節婦

話說施公將王守道訊斥了一番，令他站在一旁聽候驗試。又將梁氏的生父梁鴻才傳到問道：「爾既爲梁氏的生父，在前受王有仁的大恩，受恩必報，古之大義也。應該另想他法，以報恩德，怎麼甘心將一個親生弱女，不知審慎，卒然許與王有仁那一個垂死的老夫，這也是錯事於前，也該自己追悔。怎麼王有仁既死之後，爾女生有遺腹子，王氏不能容留，勒令爾女改嫁，爾就該力與王法等人爭辯，何能聽信王法等一片誣裁之言，遂令爾女母子自尋死地。爾難道不知爾女平日性情如何麼？」梁鴻才道：「小人豈不知女兒在家時生性端莊，小人感恩王有仁德大，又因他年老無子，不過一時之念，便將女兒許他爲妾，過門未及三日，王有仁便自身死。又豈料女兒自出嫁之後，不過一宿，便有身孕，這是小人再也不想到的。及生下遺腹，王法便疑女兒這遺腹子，定非王有仁的骨血，當將小人呼喚前去，與小人辯駁。小人亦與理論道：『我女兒這身孕，如果未滿十個月，生下孩兒，這就是我女在家不端；若果已經足月，且不止十個月，這就是我女兒從王有仁死後，幹出不端的事情。今日女兒所生遺腹子，計算起來，從嫁與你家日起，至生產日止，不多不少，足足十個月，怎麼說道我女兒不端，不是王有仁的骨血呢？』小人雖如此向他理論，爭奈王守道王法執定八十多歲的老翁，固然不能生育，且從來沒有一度之後，即受胎成孕，什麼憑據，小人見王守道王法兩人說的這句話，雖是強詞奪理，細想起來，也不盡無理。又因小人是個平民，他家是有功名的，財固不能相敵，勢又不足抗衡，無可奈何，只得將女兒帶回。小人又是個好臉的人，旁人說女兒不端，有些閒語聞言，小人面上很覺慚愧，因此纔令女兒自尋死地。爲的是女兒果有私情，一死就可滅了口。如若不是冤枉，我女兒到陰間，也不能饒王守道王法那兩那欺心昧己的人。不料小人正使女兒自盡，忽然小人的妻弟，聞風而至，將女兒母子二人，帶往他家。并說小人萬分糊塗，冤屈親女。小人的女兒，既到他家，也是心實不甘，便控訴府縣，以冀申雪。那知均未允准。今聞大人到此，又來訴求雪，還求青天大人明斷。」施公聽罷，見鴻才實是個忠厚老實人，并無半字刁狡。因又說道：「今本部堂已思得一法，代爾女驗試，如果驗得確實，爾

女並無苟且不端情事，本部堂不但令王守道王法置備花紅，將爾女領回，好生看待，還要代爾女出表，請旨旌表。但爾一誤於前，再誤於後，不能不稍薄懲。」梁鴻才說道：「小人實是悻憤，情甘領罪。聽候驗試。」當下施公又與原被告人等說道：「爾等不知道試驗之法，待本部堂告訴爾等人一番。但凡少年強壯之人，所生之子，先天滿足，這小孩子渾身精血堅凝，若是垂老之人，所生之子，先天便自不足，那生下的小孩子，身上的精血，便也輕薄不凝。現在試驗之法，只須在外面，揀那個貧戶人家，少年人所生的孩子，抱一個來，再將中年人所生的也抱一個來，更將老年人所生的，也抱一個來。當用清水一碗，將各小孩子身上的血，刺一點出來，滴在水內；那少年人生的孩子，其血滴入水內，登時沉在碗底，聚而不散；中年人的孩子，其血滴在水內，凝結水之中央，欲下不下；老年人所生的小孩子，其血滴在水內，即刻見水便散。此為真憑實據，萬不能假的。」這番話說得王守道等大家皆是將信將疑，就連知府也不甚信。施公見他等都有些不信，因命下役出去，把小孩分別抱來，試驗之後，不但小孩子有賞，連爾亦復有賞。差役聽說，那敢怠慢，當走了出去，不到一刻，已經分抱了三個孩童進來了。施公驗明，分別小年、中年、老年，各立一處，又命將王梁氏的兒子德官，也抱起來，站在一旁。又命人取了一碗清水，并一張潔白紙，放在當堂地下，各物具備。施公便命知府湯法，親自取根針來，并在上房內，取些果餅餅子，食物之類。知府答應，即刻命人取出。施公命將果子食物，先分給各孩子吃，然後先將那少年所生的孩子拉過來，令知府一面用言語哄他，一面將小孩兒的手把定，隨即取出針來，在小孩子的手上，刺出血來，即將刺出之血，刮下滴在水碗內，那血見了水，果然如珍珠一般，滴溜溜圓沉到底。知府此時見此光景，已是八分相信。又去拿那中年人所生的小孩子，血滴在碗中，真個凝結中間，欲下不下。又去拿那老年人所生的孩子，血滴在碗中，真個說也奇怪，登時便散布開來。只有些形迹浮在水面。施公見抱來的三個孩童，俱已如法試驗，毫不差謬。施公命差役將是碗水，拿與王守道王法二人，并梁鴻才看了一遍。施公道：「爾等曾看清了不成？」王守道王法道：「職員監生，俱看清了。」施公道：「此是外來的小孩子，梁氏所生的遺腹，尙未驗試。待本部堂令府尊再如法試驗，以堅衆信。」說著，又命知府湯法去試。湯法那敢怠慢，隨即將王德官的手取過來，也用針刺出血來，也放在水內。那知道德官的血，纔見了水，即刻就散布無形，連一點血絲也不見浮在水面。此時王守道等，皆衆目昭著。當下王守道王法二人，見了這個真實憑據，也自知冤屈好人，却又心膽勃勃，惟恐施公治罪，趕不及跪下來叩頭說道：「大人的神明，職員等情甘認罪。梁氏實貞節可嘉，此子亦實係王氏眞骨血，職員等情願贖備花紅，將梁氏領回，好生看待他母子兩個，以表貞節，而存宗支。尙求大人格外施恩，寬免職員等不明之罪。」施公見王守道王法二人如此哀求，請免治罪。當下說道：「本部堂本應從重治罪，爾等誣屈節婦，謀佔家產，絕滅宗支，

姑念爾等一再哀求，著從寬發落。王梁氏即著先行回轉母家，爾等即於三日內，備辦花紅送轉。王法亦當以庶母看待，所有家產現在暫歸王法管理，俟德官成立後，歸王德官。王法既先承繼王有仁，著將家產分出一半，以爲承繼應得。并着於三日內，將家產所有若干，呈報地方官立案，不得稍有吞沒，如敢有違，一經王梁氏查出，准予赴縣控告。王梁氏貞節可表，本部堂自應專奏請旨旌表。梁鴻才爲父不明，本應薄懲，姑念尚無別項情事，亦從寬釋放。梁氏之舅，著王法出銀五百兩送給，以爲見義勇爲者賞。所有小孩子三名，亦著王法各給紋銀三兩，供事差役，亦着王法共給紋銀二十兩，以酬走奔之勞。施公判畢，不知王法可能一一遵斷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五回

寶飛虎矢志報父仇

馬虎鸞同心存友誼

話說施公判畢，王守道及王法俱各叩頭遵斷。王梁氏及梁鴻才等，更加叩頭感恩不已。梁氏叫德官向施公叩頭道謝。這德官也是生就的聰明，聽見他母親吩咐，叫他代施公磕頭，他便恭恭敬敬，向上望著施公磕了三個頭，而且頗有大人氣概。施公見如此光景，不禁極口稱贊。又向梁氏說道：「爾子如此聰穎，且氣度從容，將來必成大品，你必須好生撫養他成人。那日他成立之後，功名發達，也可慰你輕年守節之志。」又向王守道王法二人說道：「此子局度安詳，將來定在爾等之上。爾等亦宜悔改前非，加意信護，若有仇視之意，本部堂訪出，定即加一等問罪。」王守道王法二人只是唯唯遵命。施公退堂，各人散去。當下施公到了書房，又將知府湯法訓斥一遍，還算這湯法運好，不會將其參革。王守道王法回至家中，果然遵施公所判，三日內置備花紅，迎歸梁氏，并將王有仁所遺家產，悉數查出，赴縣存案，當由該縣官申報施公。施公也就代梁氏上表申奏。諸事已畢，施公便起身向北京進發。在城文武各官，還是恭送如儀。這也不必細表。如今且說兩個人，又要與施公爲難，你道是誰？原來寶耳墩之子寶飛虎，當日黃天霸三進連環套，但將寶耳墩捉住，問了典刑。其時寶飛虎適值因事外出，故不會尋獲，也算他局運甚高。及至他回來，見已家破人亡，再一打聽，方知他父親係爲天霸所害，因此殺父之仇，刻不能忘。總想將天霸捉住，報仇雪恨。又恐一人力不足敵，他却有個極好朋友，姓馬名喚虎鸞，其人也是關外熱河人氏，與他最爲莫逆。却學得一身蓋世無雙的本領，兩臂有千斤之力，慣使一百鍊純鋼兩刃刀，若論飛簷走壁夜行工夫，不在天霸諸人之下。還有一種暗器，喚作三稜箭，這箭彷彿袖箭，却比袖箭利害百倍。那箭頭上有三角稜，鋒利無比。若是人無意中了此箭，雖不能損命，却要大大的受一次大傷。他放了出來，人家說百發百中，他射個一點不差。却向來不會到南方一帶來過，皆是在關外做些買賣，所以南方人沒有一個知道。

他的本領，却好到這般。可有一件，生平最喜吃酒，只要見了酒，則各事皆廢了。他有兩個綽號，一喚蓋三省，此指東三省而言，一喚賽謫仙，此指喜酒而言。寶飛虎既已無家可歸，便去投奔於他，見了他面，哭訴前由。馬虎鸞道：「老兄弟不要悲痛，愚兄幫助你報仇雪恨便了。」寶飛虎道：「現在黃天霸這小子，跟隨施不全在漕督任上，我輩南方不會去過，雖欲報仇，實因路徑不熟，如何去得？」馬虎鸞道：「兄弟你此話錯了，只要報得此仇來，那怕他遠在天邊，也是要去的。若怕路徑不熟，老兄弟你一人不敢前去，咱同你兩一道兒去走一蹣。總要尋着這天霸小子，或將他捉住，剖心瀝血，以祭伯父的靈魂。即不然，能將施公刺死，黃天霸也就要有罪了，也算是報仇雪恨了。」寶飛虎道：「若得兄長幫助小弟，是感恩不盡了。」於是二人就由熱河一路，向南方進發，這日走至河南山東交界的地方，名喚草涼驛，見有許多官員及差役人等，亂烘烘的那裏搭蓋彩棚，是個接差官的樣子。又聽旁人說：「光景今晚明早總要到此地。」那個又道：「不知到了此地，還有就擱麼？」那個又道：「這到說不定，但願此處無人喊冤，他沒有事幹，總走得快。」這個纔說完。那個又道：「到底是做大人的好，你看他這一個人，不過走這裏經過一踰，就有這些人給他辦差，本地的官員還要按站迎接，等他走了，又要護送出竟，爲他一人你看這是忙了好多人。」又有一人道：「你倒不要這樣講，還有一件，要把你氣死呢！聽說這位大人，還是個十全不全的樣子，偏是他有福，皇帝又相信他，那有些武藝的人，又佩服他。你不要說別的，只看當日這北道兒上，是多少綠林中強盜，是多少惡霸土豪，自從他老人家到處察訪，隨地擒拿，不足十年，竟然被他老人家收服的收服，正法的正法。現在道途平坦，往來行旅，無不頌德歌功，真所謂功德在民，垂之不朽。」那個又道：「你這話咱却不懂，你又說他是十全不全，怎麼他又能擒拿綠林中的豪客，江湖上的強人呢？你這不是自己在這裏打自己的嘴巴麼？」這人道：「老兄弟，我說他老人家是十全不全，是他老人家的樣子，至於訪察強人，捉拿豪暴，他那裏親自來裏是他設了妙計，是他那一般跟隨的好漢前去拿捉。就如那黃天霸一人，江湖上是那一個不聞他名，不怕他的武藝？你想有這一班好漢，那綠林暴客，江湖上強徒，豈有不被擒獲之理？譬如猛虎下山，俗語說得好：「文官動動嘴，武官跑折腿。」就這個意思了。」兩個在那裏你一言，我一語，正談得高興，馬虎鸞與寶飛虎也在旁邊，聽得清切，彼此打了暗號，心中頗爲歡喜。暗道：「咱們正要去找他，以報大仇，難得他自來送死，這就是路狹了。」兩人想了一回，便故意上前，向那談論的幾個人問道：「咱請問一聲，方纔你老等所談的這十全不全，究竟是誰？他竟有如此幹辦，爲北道上的來往行人除害，他到底是什麼人？現作什麼官呢？你老等竟稱道他，這等好法，可能請教請教麼？」內中有個老者，見問此話，就將二人打量一回，只見上首站的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身穿一件藍布直裰，腳踏尖靴鞋，黑漆漆面龐，兩道濃眉，一雙圓眼，凹鼻梁闊口，頗具凶惡之狀，此人便是

寶飛虎那下首立着一人，也是年紀二十四五，身穿一件紫花布短襖，腳踏芒鞋，瘦小身材，淡黃色面皮，兩道長眉，一雙圓眼，高鼻梁，四方口，雖然瘦小，却具有英雄氣概，此人便是馬虎鬻。那老翁將二人看畢，因問道：「敢問二位尊姓大名，你問這位官長，有何事件？」寶飛虎先答道：「在下姓寶名飛虎，這一位姓馬名虎鬻，皆是關外人氏。只因到南邊，要訪一位官長，這長官姓施，名喚仕倫，渾名不全，聞得他為官清正，慣能除暴安良，收服四方豪傑，咱等不憚遠路而來，要前去投他，圖個出身，不知你老所說的，可是這位施不全大人麼？」那老者答應道：「小人所談的，正是這位老大人。」寶飛虎道：「咱聞這位施大人，現在做着漕督，為何到此呢？」那老者道：「尊駕有所不知，只因他老人家，不久奉了聖旨，著他進京陛見。此是進京必由之路，咱們地方官，例當接迎，所以在這裏辦差。你看那館驛中，就是預備知老人家行轅的所在。」寶飛虎道：「原來如此，不知幾時可到呢？」那老者道：「至遲明早也要到了。」馬虎鬻道：「這遇巧了，咱們正要投他不料竟在此相遇，也可免咱們跋涉之苦了。」說罷，向那老者拱一手，棋說道：「驚動，驚動，咱們再會罷。」說畢轉身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六回

狹路相逢讎仇必報

隻身保護勇敢可嘉

話說寶飛虎與馬虎鬻二人，探聽得施公早晚就要到此，他二人便就要近尋了客店住。當下二人私相計議道：「施不全這賊官，早晚就要到此，咱們務要端力去將他刺死，方纔消心中之恨。」馬虎鬻道：「兄弟，你前日怨黃天霸小子，害了老伯性命，雖然是天霸動手，其實指使的人，乃是不全。施賊官他奉了聖旨，命天霸去幹。天霸既歸，施不全節制，這就喚作奉公差使，身不由己，他若不將人捉住，他便自己無處分了。因此看來，天霸雖屬可惡，情尚可原。只是這施不全專使刁鑽惡計，實在難恕。今既狄路上他到此，這就是運氣低，要在此把他命送掉了。」寶飛虎道：「施不全既來，咱們倆斷沒有饒他過去之理。可是怎麼報仇？」馬虎鬻道：「賢弟放心，等施不全既到此地，在館驛內住下來，咱便與你去打聽消息，看他有就擒否。如有就擒，此事即好極了。若無就擒，只好咱倆再追上一程，務要將他捉住。」寶飛虎道：「總要仗兄長之力，以報先父之仇。」此時天已將晚，二人又說了一會，有店小二送進酒飯，兩人飽餐一頓，然後安歇。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便去衙坊上打聽施公會否到來。纔出得店門，但街上亂烘烘的，皆道：「施欽差到了，咱們去看接欽差呀！」寶飛虎、馬虎鬻聞得施公已到，他二人便雜在人叢中，也去觀望。只見一騎馬飛來，馬上一人說道：「爾等閒人站開，欽差到了。」話猶未了，一班地方官員趨躄而走，皆行轎兩旁，分文東武西，點立下來，以便迎接。隨後便是飛虎旗清道旗，銜牌各執事，接着上來匹馬，馬上皆坐處些武士，有紅頂子藍

頂子水晶頂子不等末後一人八人大轎轎旁有兩個人扶著轎橫直向行轅而來纔到行轅那馬上各官一個個都跳下馬來站立兩旁頃刻施公的轎子已到只聽三聲炮响鼓樂齊鳴施公進了行轅那兩旁文武官員也都隨著大轎趨踰而入施公在轅閣下轎當有黃天霸等進內參見接著有衛輝府及各文武官員進來稟見施公均一一接見隨後各官退出黃天霸等也就退出來施公自有施安施孝及書童等伺候這且不表且說黃天霸正從行轅內出來出得轅門瞥見人叢中站着兩人面帶殺氣頗有兇惡之形天霸一見就知有人在此探望夜間恐怕又要前來一面暗想一面又將那二人看了一遍兩邊開看的人一會也就各自散去衛輝府雖然退出却還在這裏聽差恐防欽差有事吩咐纔得靈便施公在內稍息了片刻外面就有辦差的送進酒飯施公用了午飯淨面漱口已畢便命施安傳話出來准於明日早晨啓馬所有迎送各兵一概不必護送出境這話一經傳出登時你傳我我傳你各各皆知道了響飛虎馬虎鸞二人也就打聽的確當下回轉客寓飛虎與虎鸞說道「施不全明早走今夜正好前去行事但不知怎的個去法呢」虎鸞道「愚兄前去行刺老弟在外巡風總要期事必成不可徒然空跑」響飛虎道「咱們可於三更時分暗暗出了客店到得轅門正是三更過後那時他那裏也可睡靜了若得去太早驚動裏邊的人於事便覺不濟」馬虎鸞道「賢弟之言正合吾意」二人從此就住客店內養精蓄銳也不出去遊玩專等三更行事暫且按下再說天霸自見了響飛虎馬虎鸞二人雖然不知他二人是何姓名却見他面帶殺氣心中就萬分放不下當時又到了行轅與計全關小西等說道「小弟弟纔在轅門外偶見人叢中站着兩人一個怪眼濃眉一個身材瘦小見那兩人四隻眼盡向轅門裏探望而且俱是面帶殺氣在小弟過慮只怕今夜又要出個把亂子咱們到要防備防備寧可無事也就罷了若過於疎忽表一鬧出亂子來咱們就大有處分的」計全道「賢弟所說怕鬧亂子想是怕有人前來行刺麼」天霸道「正是此意」計全道「咱們今夜大家辛辛苦苦些防備防備就是了咱們既有這許多兄弟在此不必說他是兩人就仍來上十個還懼怕他不成麼」天霸道「話雖如此咱們自然是要防備的但是大人前這句話可告訴不告訴呢」關太道「咱的愚見是宜稟知大人請他老人家加意小心些纔好」計全道「此計你又錯了就便大人加意小心既有了刺客大人還是能與刺客砍兩刀戰一陣麼那還不是全靠咱們保護追賊在愚兄的意見與其告訴大人徒然使他老人家心憂不若不告訴與他咱們暗地裏加意保護」李昆道「計大哥之言是有理我們在夜無論有無刺客總宜大家合力保護便了」天霸道「小弟看那二人的本領却也不在我二人之下萬一上了小弟的話務要合力將那兩個捉住方免後患」關太道「這個自然」計全道「今夜黃賢弟李五賢弟你二人可暗伏在大人書房外面賀賢姪可在書房內隨時保護若大人要問你爲什麼要來保護你可說此

地向來係盜賊的窩巢，難保無人存心不善，寧可保護，不可疎忽。這叫做有備無患。李七賢弟與何賢弟，在書房外面，兩廊上黑暗之內巡風。如見有動靜了，即擊掌為號，總使他不能下來。我與關賢弟往各處巡察，王賢弟、郭賢弟可在前半段巡察。如此辦法，還怕他前來行刺麼？計全安排已畢，大家俱放在心，於是纔去用酒用飯。到了午後，各人便去安歇。午覺既醒，已是上燈時分。天霸等又用過酒飯，各人便預備起來。只見各人一個個都換了玄色緊身衣靠，身藏暗器，手執兵刃，各按地段前去防守。賀人傑便至施公臥房內保護。施公一見人傑進來，因問道：「此時他來作甚麼呢？還不去睡覺嗎？」人傑道：「不瞞大人說，這個地方向來是盜賊窩巢之所，難保無歹人。夤夜前來，千總所以特來保護。」施公見說這兩句言語，直喜得心花都開了。當下贊道：「難得你用心甚深，前來保護，好一個有備無患。雖然如此，我命係之於天，雖有強人，亦何能害我。但是你這小小孩童，有此深心，實屬可嘉之至，你便在此坐下，本部堂與你閒談談，一來防備未然，二來藉此消遣全夜。」人傑道：「大人儘管安睡，千總一人在此防護，是不妨事的。」施公道：「你且坐下來閒談一會，好在這會兒尙早，在本部堂就去睡覺，也睡不著的。不若與你談談，借此消遣消遣。」人傑見說，只得在一旁坐下，與施公閒談起來。暫且不表再談寶飛虎與馬虎二人，到了三更時分，就脫去外面便衣，換了夜行衣靠。寶飛虎手執雙鉤，馬虎暗藏三角稜箭，取了兩刃刀輕輕的將房門撥開，就從店後院牆上撲撲兩聲，跳出牆外，認明路徑，直奔草涼驛行轅而來。行刺不知施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七回

遇仇讎強盜雙行刺

施胆略英雄獨立功

話說寶飛虎馬虎二人出了客店，直奔草涼驛行轅而來，到了行轅，正是三更已過，二人先在行轅外面靜聽了一會，覺得裏面靜悄悄的，毫無聲音。二人便走到行轅後院牆，靠着牆根，寶飛虎便緣牆而上，就如壁虎一般，快捷異常。接着馬虎亦跳了上去，真個是身輕似燕，體捷如猿。二人上了牆垣，就在牆頭上借著星光，向裏面四處一看，但見燈火不明，人聲靜悄，二人大喜。又看了看，只見逼近後垣牆，有一所竹院，竹院前面便是一進五開間上房，左側又是一所三開間的客廳。寶飛虎說道：「那五開間裏面，施不全光景就住在那裏了。即不然那左側客廳內，一定是他的住屋。咱們何不就此下去呢？」馬虎道：「兄弟，你且慢著急，你聽那邊更聲來了。」寶飛虎側耳一聽，果然聞得從行轅裏面有了更鑼之聲，慚聞漸近。寶飛虎道：「咱們何不等他更夫來得切近，將他捉住，問明他施不全實在住的所在，好去下手，也免得捉摸不定。」馬虎道：「正是如此。」二人正說話間，那更夫已打來切近，但見走前一人，手提燈籠，後跟一人，敲着更鑼，口中喊道：「裏面諸色人等，睡醒些呀！防備有人來

偷物件呀！說罷，又將更鑼敲了三下。飛虎聽見更夫口中喊說有人，他倒嚇了一跳，趕緊將身子望上一伏，預備等那更夫走到跟前，便去動手。那邊馬虎鸞見他將身子伏下，他也作了個倒捲珠簾勢，兩隻腳掛在牆頭上，兩隻眼仔細去望更夫。不到半刻，那兩個更夫已到了切近。馬虎鸞一見，便將手掌一擊，用手暗號，隨即拔出兩刃刀，將兩隻腳一鬆，一個翻身已跳落在地。當下認定前一個更夫，迎面就是一刀，卻不會着傷，只迎著他面門幌了一幌。那更夫正向前走，忽見牆上跳下一人，已經嚇了一跳，正欲嚷叫，已見一把明晃晃的鋼刀，來到了自己面門之上，只聽說道：「你嚷咱就是一刀，斷送你的狗命。」這更夫被此一嚇，再也不敢聲張。那後面的更夫，眼見得面前的人如此，他那裏還敢怠慢，掉轉身來想欲逃。說也奇怪，心裏儘管這般想，那知兩隻腳就如釘在地上一般，再也提不起來。正在著急，寶飛虎又從後面跳下來，出其不意，就認定這更夫背後一刀背砍下。這更夫連一句話都不會喊出來。寶飛虎倒又跳在當面，舉刀在手，低聲道：「你若不要嚷，咱也是一刀。」這更夫也是不敢聲張，只得跪下在地，哀哀求道：「乞大王饒命。」寶飛虎正欲問話，只聽馬虎鸞向那個更夫問道：「爾既怕死，爾可將施不全的住處說來，就饒你的狗命；若有半字不實，即刻一刀，將你砍為兩段。」那更夫道：「大王如果饒命，小人定然實告。」馬虎鸞道：「你速速講來，不要多話。」那更夫道：「施不全可是總漕施大人麼？」馬虎鸞道：「正是。」那更夫道：「施大人現在是就住在那一順五開間那所屋內，東首第二個房間裏面。」馬虎鸞道：「現在施不全想也睡熟了。」那更夫道：「施大人是早睡了，小方纔走那裏經過，看那個房內，還有他帶來的一個人，是十八九歲的孩子，還不會睡，此時不知他睡也不成。」馬虎鸞見說施公房中有個孩子，並不會睡，心中就有些疑惑起來。暗道：「難道他逐夜皆有人保護麼？」因又問道：「憑我這一身武藝，不必說是個小小孩子，未曾睡去，還在那裏保護，就便是個三頭六臂的漢子，又何懼哉！」因又問道：「你話果真麼？」那更夫道：「小人焉敢撒謊。」馬虎鸞當時執刀在手，就在那更夫衣上，割下一塊小襟，喝令更夫將口張開，用小襟塞了口，使他喚叫不出，又將他兩手背綁起來，輕輕的提向竹院一摔。那邊寶飛虎亦復如法泡製，也向竹院內一拋。然後二人飛身上房，簷直奔上房而來，躡足潛蹤，輕快無比。不一刻到了上房，馬虎鸞就照著更夫所說的話，直向東首那房間屋簷上，輕輕的用了個猿猴墜枝的架左，兩隻腳掛在簷口，將身子倒垂下來，貼近窗戶，將刀輕輕的在窗戶上紙戳了一個小孔，自己用了眼光，向房間裏去望，但見房裏還點着一盞半明不滅的殘燈，當面設著一張鋪鋪上垂着帳幔。施公此時已睡的光景，就鋪面前下首坐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後生，手中拿着一對軟索銅錘，却在那裏打盹。馬虎鸞一看，心中大喜，暗道：「施不全今日合該要斷送性命了。你叫人保護，你還叫那年力精壯的人，在你身旁看守，怎麼叫這個小小的娃兒，在此保護。」想罷，便將身飛落在地，急將兩刃刀

去撥窗戶，已被撥開；此時真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手執兩刃鋼刀，脚一蹬就從那裏一個箭步，飛身進內，認定房間裏鋪上戳了進去，至鋪面前，那把刀尚未送進去，還不會落得穩，正向前面跑的時節，忽聽噹的一聲，只見一樣物件在那兩刃刀一砍，馬虎鸞說聲：「不好！再一細看，是鋪旁邊坐著那個小孩子。此時馬虎鸞却不顧得去刺，施不全了，只得掉轉身來，敵住這兩柄軟索銅鎚。你道賀人傑爲何到此時纔知道的呢？看官有所不知，他却是早已知道了。當馬虎鸞與寶飛虎跳上房簷，來到上房之時，他就有些知道，及至馬虎鸞從房簷上倒垂下來，用力輕輕的去戳窗戶眼，他是那時更清清楚楚，曉得有人前來，却故意裝作打盹，讓馬虎鸞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却居心要誘馬虎鸞進房，他便出其不意，想一個人將馬虎鸞捉住在施公前顯手段。所以等馬虎鸞將到牀前，正欲將刀送進去行刺，他此時不能再緩了，是以即將軟索銅鎚先將他兩刃刀上打去，居心想這一鎚打了出去，只要他受傷，就可將他捉住，在施公前獻功了。那知馬虎鸞工夫純熟，又兼力大無窮，手中的刀握得甚緊，雖經了一鎚，卻不會被他打落。只聽噹的一聲响，馬虎鸞知道不妙，便轉過身來，敵住銅鎚。賀人傑見一鎚不會將他的刀打落，心中想道：「咱這一鎚，却脈力不算輕的，他刀不會被我打落，此人的本領就不在我之下。咱到要防備防備，不可看輕了他。」心中一面想，手中的那柄鎚頭，趁馬虎鸞掉轉身來時候，也說認定馬虎鸞太陽穴打來。馬虎鸞纔轉過身軀，見一鎚從太陽穴打到，說聲：「不好！趕著將身一偏，把鎚讓過。賀人傑見這一鎚又不曾打中，却是殺得興起來，口中大罵道：「好大胆的強盜，咱家老人家，與你有何仇？你敢黑夜前來行刺，須放著老爺在此。爾可快留下名來，待老爺擒住於你，將你明正典刑！」說著，手舞銅鎚，如雨點般直望下落。畢竟二人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八回

二傑大戰馬虎鸞

小西殺退寶飛虎

話說馬虎鸞見賀人傑的一對軟索鎚，如雨點般打下，也知道此人雖然年輕，這鎚法甚是精利。因也一面招架，一面喊道：「好小子！爾既問咱爺爺的名姓，爾可站穩了。爺爺姓馬名喚虎鸞，掉號蓋三省。祇因咱與寶飛虎是誓同生死之交，他的老子寶耳墩，被黃天霸小子，受了施不全的詭計，將他害死，咱特與寶飛虎一同前來，替他報殺父之仇的。你若知道進退，可趕緊將施不全獻出，與你無干；若有半字不行，可莫怪咱爺爺這兩刃刀送了你的性命。」賀人傑聽說，方纔明白，原來是爲寶飛虎報殺父之仇。因也罵道：「大胆的狗強盜，咱老爺道是誰，原來是個無名小子，爾不怨寶耳墩那老兒自作自受，反怨及咱家大人，與黃天霸老爺，這真是怙惡不悛了。爾既到此，咱若不將爾捉住，也不算老爺保護大人之功。」馬虎鸞又道：「好小子！既如此說，

爾亦須通過名來，好待咱爺爺送爾的狗命。」賀人傑道：「你聽真了！咱老爺乃總漕施大人標下千總，賀人傑是也。」說罷，便又起銅鎗，直望下打。馬虎鬻正要招架，忽聽窗外撲撲兩聲响，又跳進兩個人來。大聲喝道：「狗強盜猖狂，咱老爺黃天霸、李昆前來捉爾，快快受縛！」馬虎鬻見天霸、李昆二人，又跳進來，心中一想：「咱在此與他等相鬥，咱雖不懼，爭奈這房間窄狹，何能對敵？萬一被他捉住，那是洋溝裏遭風呢！」一面想，一面乘個空兒，退到窗戶口，手將兩刃刀向著天霸、李昆、賀人傑三人，用了個狂風掃葉落的架式，就此一掃。他三人見這刀法甚是利害，便趕着向後退了一步。馬虎鬻就趁此一個飛身，跳出窗外去了。黃天霸等三人見他已跳出房外，惟恐他就此逃走，也就趕着一飛身出來，追趕馬虎鬻。馬虎鬻跳出房外，他實指望竇飛虎前來接應，那知竇飛虎從屋簷上跳下，早被關小西計全、李七、侯何路通四人，在那裏接著大殺。你道竇飛虎如何又被計全等接着廝殺起來，原來計全向各處巡察，在先並不知道，巡到後院，只聽得竹林裏有哼聲，計全便進去一看，見是兩個更夫被網綁拋在那裏。他只看，知道有了人，因即趕回來，却好竇飛虎正從屋上跳下，計全一見，即大聲喊了一句道：「捉賊！」一面喊，就與他對敵起來。那邊黃天霸等一聞喊聲，各各奔出來，一齊動手。天霸、李昆正要前來幫助計全，又聞得施公房裏有廝殺之聲，因即轉身殺進房中去，助人傑、關小西、李七、侯何路通，便來幫計全。話分兩頭，如今且說馬虎鬻望竇飛虎飛不至，虎鬻就知有人與他交戰，此時也不能兼顧，只得各顧各的性命。他便虛張威勢，舞動兩刃刀，如旋風一般，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崑崙定道有人與他交戰，此時也不能兼顧，只得各顧各的性命。他便虛張威勢，舞動兩刃刀，如旋風一般，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崑崙定天霸、李昆、人傑三人，那要害致命處所刺去。天霸等三人也是各盡所長，遮擋格架，合力廝殺。四個人，在院落中間，三把刀，兩柄鎗，你來我往，足足殺了有百十個回，不分勝負。正殺之間，忽見馬虎鬻將兩刃刀望兩邊一掃，隨即撤回，進一步，直向天霸當胸就刺。天霸說聲：「來得好！」正要招架，那馬虎鬻的手法，可是真快，早已收了回去。天霸的刀落空，馬虎鬻一面將刀收回，一面又把刀先從左邊向李昆一點，李昆正欲招架，不意萬來不及，肩窩上，已著了一刀，只聽呵啞一聲，趕緊退了下去。馬虎鬻明知李昆中刀，却又不趕追，因右邊那賀人傑的銅鎗，又打了過來，他就趕着撤回刀去，擋人傑。纔把人傑的鎗擋過去，迎面天霸又是一刀，向當胸刺來。馬虎鬻急急招架，掀在一旁。復又一刀，在天霸面門上虛幌了一幌，天霸望後一退，馬虎鬻一聲，就向對屋上一個箭步，跳上房簷。賀人傑見他飛身上屋，他也趕着彎身跳上屋簷，接着天霸也就上去。賀人傑纔上了屋簷，只見馬虎鬻右手一揚，賀人傑知道有了暗器，說聲不好，趕着向旁邊一閃，纔閃過去，險些兒中了暗器。馬虎鬻見自己的三稜箭不會打中人，又從腰間百寶囊內，又取了一枝出來，正要望外發，忽見迎面一道金光，從面門上打到。他也知道有了暗器，也就趕着將身子一偏，却好那知金光，也就從耳畔插過，只聽噹哪一聲，落在瓦上。他聽了這聲音，早知道是天霸的金鏢了。心中想道：

入說天霸的金鏢百發百中，今觀如此，咱雖不會被他打中，可是他這鏢法實在名不虛傳，到要好生防備。」話未說完，天霸第二枝鏢又打出來，馬虎驚見他第二枝鏢打出，心中暗道：「咱何不將三稜箭放一枝出去，單看你中我的箭，還是我中你的鏢。」說時遲，那時快，馬虎驚亦就將三稜箭放了出去。黃天霸見馬虎驚手一揚，也知道他是放暗器，這馬虎驚早見天霸放了金鏢，兩個人你防我，我防你，却都身手快捷，不約而同。馬虎驚到金鏢切近，左手一揚，說聲望那裏走，便將一枝鏢從半空裏搶了過來。那邊天霸見馬虎驚的三稜箭到了面前，也就用右手一起將三稜箭抓在手內，他二人還不肯拋落彼此，復又打出各還各入，可是皆未中著。二人到了此時，却是你羨慕我，我羨慕你，將那拚命捉賊矢志報仇的意思，全拋在九霄雲外去了。賀人傑在旁看見這般光景，他却不耐煩起來，依舊將兩柄銅鎚，飛舞打去。馬虎驚見他銅鎚復又打來，只得再用兩刀刀招架，接着天霸又舞刀過來助戰，馬虎驚此時一面招架，一面退後，又見天色將欲明亮，若再不走，那可就逃不脫了。因此且戰且走，直退至後垣牆，一翻身已跳到牆外，連鑽帶竄，把個身子一轉，已跑得遠了。及至天霸跳下來去趕，早已不知去向。依人傑還要分頭趕去，天霸却依違古語窮寇不追四字，只得由牆垣跳進，預備幫助計全等捉拿寶飛虎。那知寶飛虎早已逃脫，你道為何，只因寶飛虎與計全等殺了有五六十的回合，漸漸抵敵不住，並非他力不如人，實因衆寡不敵。他便急急的想了一個妙法，乘計全一刀砍來，他故意向後一倒。計全以為他是中了刀了，便搶進一步，居心想要給果他的性命。那知寶飛虎刁惡非常，出其不意，將雙鉤一起，認定計全肩窩上一鉤。計全毫不防備，措手不及，竟被他鉤中一下，所幸不會鉤到肉，只將緊身靠衣鉤了下來。計全掉轉身就走。關小西見計全敗下，他便舞動折鐵倭刀，飛舞過來。寶飛虎仍用前計，打諒再將關小西鉤中一下，也就可以走了。那知關小西纔近身，寶飛虎已從地上站起來，也是出其不意，撒手一鉤，向關小西鉤去。關小西說一聲：「來得好！」急用手中刀，認定那鉤下一削，把他的雙鉤削去一個。寶飛虎因此再也不敢戀戰，只得飛奔，仍由牆垣上逃走了。欲知寶飛虎逃去何方，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十九回

施賢臣受驚暫駐

衛輝府懸賞緝拏

話說寶飛虎自草涼驛行轅，被關小西的折鐵倭刀，將雙鉤削去一個，他却更加不敢戀戰，立刻從牆垣上跳出來，飛奔而逃。所幸關小西不能上高，他得以趕回客店，仍由店後院牆跳了進去。此時已將天明，自己雖然逃走出來，却記望着馬虎驚尚在行轅之內。若要再去接應，手中又折了兵器，若不去救應，又恐他一人不能抵敵大衆。正在躊躇之際，忽見房門輕輕的推開，外

面走進一人，再一凝神，就燈光下望外一看，正是馬虎，心中不覺大喜。因悄悄問道：「兄長你如何逃得出來？」馬虎說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又問寶飛虎：「如何先走出回來？」飛虎說：「如何先走出回來？」飛虎說：「如何先走出回來？」飛虎說：「如何先走出回來？」飛虎說：「如何先走出回來？」

走的話說了一遍。虎鸞道：「爲今之計，施不全固未將他刺死，又未傷折他手下一人，反使他知道我等幾個，這便如何是好？在兄之意，此地是萬不能就擱。黃天霸等雖然不曾趕了下來，他一到天明，必然各處尋我，那時他尋找到了，我等究竟是寡不敵衆。而且你的兵器又折斷了，如何與他對敵？咱們不如趁此店主人未起來，此時天尚未大明亮，就此走了，趕到前站，再尋下客店。你趕將雙鉤配全，再設法報仇雪恨。」寶飛虎道：「長兄之言，甚合吾意。」於是二人趕將包裹打好，即刻出了房門，仍從牆垣跳了出去。此時天已明亮，寶飛虎馬虎二人，那敢怠慢，直奔來的路，向回頭去了。暫且不表。再說天霸等趕馬虎不及，只得回轉書房去，安慰施公。此時施公見強人已走，早已從牀上起來，一見天霸，賀二人進來，便即安慰道：「今日本部堂險些兒又送了性命，若非黃叔父在先預備，千總亦不知這兩個強人到此。」施公聽說，便問天霸道：「賢弟何以有先見之明呢？」天霸道：「卑鎮昨日私出轅門，在人叢中，見有二人，像貌凶惡，帶有殺氣，在轅門外窺探。卑鎮見了，恐有意外之虞，是以回來，便與計全參將商議防護。然亦不過有備無虞之意，不期竟爲卑鎮所料，這也是大人的洪福。只可恨二賊在逃，李都司受有微傷，計副將亦有傷創，可喜關副將的折鐵倭刀，能將寶飛虎的雙鉤削去一隻，還算差強人意。但此二人雖然在逃，那寶飛虎具着一腔殺父之仇，此時縱不敢再來，恐前途尚有可慮。」施公道：「在本部堂之意，何不趁此趕趕前去，將這二賊捉拿前來，以免隨後又多一番周折。」天霸道：「大人明見，何嘗不是。但卑案逆料二賊，自此以後，決不敢再留此處，一定奔向他方。此時縱竭力追尋，又不知向何方逃走，歧途觀望，於事無濟。不若待他自來，卑鎮等自當合力擒拿，以免後患。至前途防護，好在卑鎮等隨侍，料亦無妨，大人儘管放心便了。」施公道：「本部堂既有賢弟等隨時保護，還怕有什麼意外之慮，其所以令賢弟等趕趕前去者，誠恐該賊遠颺，將來兜拿不易。今據賢弟如此說法，亦係至穩至當之理。本部堂悉從賢弟之便是了。」正說話間，關小西計全等皆來請安，并請未經擒獲寶飛虎馬虎二賊之罪。只有李昆未來。施公見他等前來請罪，因道：「諸位賢弟，這件功勞，甚是不小。本部堂若非諸位賢弟暗中保護，恐不免已爲刀下之鬼了，何罪之有？而况李賢弟因與賊鬥，又復身受重傷，本部堂實深抱歉。但不知李賢弟所受之傷，尚不妨礙麼？」計全道：「李都司不過身受微傷，諒無妨礙，只得稍爲歇息，便可全愈。尚請大人不必挂念。」施公道：「但願無妨。本部堂亦可稍免抱歉。」說罷，衆人退出。施公也就不睡了，頃刻天明，施公梳

洗早點已畢外面已有人傳稟進來，衛輝府稟見。施公傳諭請見，衛輝府趨躡而進，參見已畢。施公命他坐下，衛輝府便請示道：「大人昨日吩咐卑府，已將車馬齊備，所以過來請示，在卑府之意，擬仍求大人暫住行旌，稍歇征塵，再行啓行，不知大人可否俯允？」施公道：「本部堂本擬今日即行啓行，只因昨夜半，忽有刺客二人前來行刺，多虧本標總鎮黃天霸等先事預備，當時保護，格殺一夜，本部堂方保無慮。又以該賊凶惡異常，乃竟被脫逃。本部堂因此也是被鬧了一夜，到這命兒還不會睡，所以本部堂今日不走。」衛輝府聞說，這一驚非同小可，當即謝罪道：「這是卑府防範太疎，致累大人受驚，卑府死罪，還求大人寬恕。」施公道：「貴府不必如此，這也非貴府所知，相本部堂向來嚴拿太甚，以致若輩含恨刺骨。但以二人一名竇飛虎，一名馬虎鸞，這竇飛虎即係竇耳墩之子，馬虎鸞是幫助飛虎前來報仇之人。貴府可即移知府各州縣暨防營一體緝獲，務必拿獲前來，照律懲辦好了。」衛輝府當即又說道：「此皆是卑府分內之事，卑府一面趕令皂快兩班，購緝緝獲，一面移知各府州縣暨防營一體查拿便了。」說罷，當即告辭出去。又至天霸等人那裏，前去道謝保護。施公當日又送入幾桌上等酒筵，以爲供應。一面即簽令本審門三班衙役，先在草涼驛各客店內，搜尋一遍。此時竇飛虎、馬虎鸞二人所住的那家客店，到了天明，見了店中，少了兩個客人，正暗想驚訝，忽聞總漕施大人昨夜遇了刺客，今日衛輝府雷厲風行，今人在各客店搜查，那客店主一聞此言，再也不敢聲張，說是店內昨日住的兩個客人，今日忽不知去向的話了。公差先在客店搜尋一遍，並無蹤跡，只得回來覆命。衛輝府仍令趕緊訪拿，府差遵命退下。衛輝府又來稟知施公道：「卑府自聞大人遇盜之諭，即刻先令隨來差役，往本鎮各客店搜尋，並無蹤跡，想非下在客店。卑府只得又命差役趕緊訪拿，務獲破案，照律懲辦。」施公只得點頭稱是，心中却道：「這兩個惡賊，若靠你衙門裏幾個差役，就便訪拿一年，也尋獲不到，這不過是官樣文章罷了。」衛輝府回稟明白，復又退出，便到黃天霸那裏，問明竇飛虎二人身材長短，面貌如何，以便畫影圖形，懸賞緝獲。黃天霸即將二人身材相貌，與衛輝府說明。衛輝府即用筆記下，收在懷中。俟施公啓行後，回至本衙，即便懸賞，閒話休表。且說施公又住了一宿，次日一早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即傳諭大眾啓行。黃天霸等已早預備好，一聞傳出此諭，即刻將行裝等物，裝上驛車，派人先行押往。然後與施公出了草涼驛館，望前途而行。衛輝府自然恭送禮儀，休要煩絮。我且這邊擺下，再說衛輝府將施公送了上路，當日也就回城，到了署中，即刻命書差寫了賞格，先拿出去，各處張貼起來。衛輝府將此賞格，凡屬通衢要道，城鄉內外，令人遍貼曉諭，以冀緝獲正凶，不知究竟拿得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回

毛家營強盜落店

賀二房店主設機

話說衛輝府將賞格懸掛出去，并移知鄰境各州縣防營。不到數日，各處皆接到公事，也就分別派人擒捉，更兼通衢要道，畫影圖形，往來之人，無不知道。因此大家俱有些想得賞的心，也就處處留神。凡那些營汛兵丁，遇有往來面生可疑之人，都要向他盤查。這個風聲傳出，遠近皆知。且說寶飛虎、馬虎鸞二人，自從草涼驛逃走了之後，便從原路趕奔同行，且預備前途得空，再行動手。寶飛虎又將雙鉤收拾好了，准備再廝殺一場。這日走至毛家營，這毛家營係與山東直隸交界的地方，也是個極大的鄉鎮，做買賣的，亦復不少。他二人到了鎮上，先住了客店，纔進得店門，見有一叢人，在那裏觀望，牆壁上貼了一張告示，大家嘖嘖咂咂，念個不了。寶飛虎二人看見，也不認識，雖聽得各人念道，却也不甚清楚，再一細聽，却聽出他二人自己的兩個名字，說什麼若捉拿着了，還有賞銀五百兩。二人聽到此處，寶飛虎即將馬虎鸞暗暗一扯，馬虎鸞會意，當即走了過來。寶飛虎又向他做了個暗號，馬虎鸞更加明白，當即便借話說道：「咱們到這兒好一會兒，你們店主連招呼都不招呼，敢是瞧不起咱們是過客麼？既如此，除了你家這客店，難道沒有別家麼？咱們走罷，免得這裏受他娘的鳥氣。」說着，就掉轉了身來，向店外就走。那主人先見他二人進來的時候，倒不在意。此時見他二人口中借話說發作，又見他二人形色倉皇，便有些疑惑起來。再將他二人細細一看，與那賞格上所填的相貌，一般無二，因即嚇了一跳。暗道：「原來就是他兩個，怪道這般倉皇，欲借話說發作，趁此逃走呢？咱可不作個見怪不怪，將他二人慌下來，先以好言安慰，再此美酒灌醉他，然後把他二人綁起來，聽說施大人早晚也要到了，將去請功，豈不是一件大大的財運麼？」心中想罷，便即趕步上前，向他二人說道：「二位尊客，休得動怒，請寬恕小人接待來遲。只因小店過客甚多，往往有接應不暇之勢，難得尊客前來照顧，小店生意，小人豈有將生意推出門之理？只要客住下來，所有一應茶水麵飯米飯酒菜，一切都件件精美。小二們包管一呼即至，尊客要什麼有什麼。在小人看尊客還是在這裏住下罷，省得又去別家了。」寶飛虎與馬虎鸞二人聽了店主人這一番話，倒覺得委婉動聽。又見那店主人一團和氣，自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因也說道：「非是咱們要別家去住，你瞧你家可有招呼麼？」那主人見寶飛虎等二人似有活動之意，因趕緊進言道：「你老倘如果住下，咱們必加售照應，以贖前罪如何呢？」寶飛虎望馬虎鸞道：「兄長，你意下如何？」馬虎鸞向寶飛虎道：「老兄弟，咱想這兒到處皆然，既是掌櫃的這般殷勤，咱兩就住下罷。不必三心兩意了。」寶飛虎聽他說這兒到處皆然，一會話，也早會意是含着那件事了。因也接口道：「既是兄長看掌櫃的好，咱們就住下便了。」說着，二人復又轉身進來。

店主人見他二人進來，心中好不歡喜。當即帶着笑，將他二人引到店後那間空房內去。寶飛虎二人進了上房，將房子一看，果然潔淨，心中也甚歡喜，就便坐下。那店主人在旁說道：「你老請坐，咱去喚夥計來伺候。并去打了面水泡上好茶，請你老淨面飲茶。」寶飛虎答應，那店主人出去，不一刻，店小二果然打了兩盆面水，兩壺好茶，擺在二人面前。寶飛虎二人先淨了面，這纔喝了兩口茶。店小二在旁又問道：「你老還是先飲酒？還是等一會兒？如果就飲酒，可要什麼？你吩咐咱好出去叫喚。」寶飛虎道：「你家有什麼好酒菜，說兩件給咱們聽一聽，好便咱們揀合意的要。」店小二道：「咱們店裏頂好的酒，是竹葉青、菊花黃、玫瑰露，原封的頂好高粱。菜是醋溜魚、白切雞、燒牛脯、雞子兒、油煎豆腐、黃芽菜、炸肉丸、炒雞絲、玉蘭片，皆有。聽你老揀點罷。」寶飛虎道：「你就給我兩把那炒牛脯，切二筋，把肥雞切一盤，黃芽菜、燒肉丸各作兩件，竹葉青打上二斤，有麵飯麼？」店小二道：「賣的是麵飯、肉饅頭、糖饅頭、薄餅、鍋貼兒、大餅，通有的。你老要誰呀？」馬虎鸞道：「你就再給咱薄餅打四十張，鍋貼兒做二十個，再拿兩碟甜醬，與黃芽菜就得了。」店小二答應，不一刻，拿了兩壺酒，兩付杯箸，四個小菜，將桌子排好，那四個小菜內，一碟是大椒黃芽菜，一碟是拌韭黃，一碟是豬肉，一碟是乳牛脯。寶飛虎在上面，馬虎鸞在下面，二人對面坐下。小二在傍又說：「你老叫的菜，頃刻就來，廚房裏在那兒做了下鍋，一會就到，你老請先飲酒罷。」寶飛虎二人便將酒壺拿起來，先斟了一杯，在口邊呷了一呷，覺得一陣清香，直入鼻孔，暗道：「果然好酒。」於是一飲而盡。正要催菜，只聽外面喊道：「王家第二的快來端菜罷。」店小二聽喊，趕着答道：「來了。」一聲未完，早掉轉身出去，頃刻間，端了進來，在桌上一件件擺好。寶飛虎二人也就執着筷子，一件件嘗了滋味，覺得件件可口，心中大喜。店小二此時還不會退出，站在一旁伺候。寶飛虎就向店小二問道：「你可是姓王，排行第二？」那店小二隨道：「咱這店裏都叫咱作王家第二的。」寶飛虎又問道：「你掌櫃的姓什麼呢？」王二道：「姓賀名喚世保。」寶飛虎道：「你這店裏有多少人，在此開了幾年了？」王二道：「咱這店是家老店，連我家少掌櫃的已有三代。不瞞你老講，南來的北往的，誰不知道咱這賀二房買賣公平，伺應週到。但是咱與你老兩位談了這半天話，咱還不會請教你老兩位尊姓呀？你老尊姓呢？」寶飛虎見問，不敢說出真姓，隨口應道：「咱姓張。」指着馬虎鸞道：「這位姓李。」王二道：「你老兩位是打那兒來的？還是往北邊去？還是往南邊去呢？」寶飛虎道：「咱兩是往南邊去的。」王二又道：「你老兩向來做什麼貴業呀？」寶飛虎道：「咱向來作布業，這位李客人作烟業，一向皆在北邊作買賣。現在因為有兩個朋友，咱兩到南方合做一家買賣，因此經過這裏。」王二道：「原來是二位大客人，小人到失敬了。」寶飛虎又問道：「王第二的，你這店裏共計有多少伙計呀？」那王二道：「沒有多少，連咱家掌櫃的，暫計十七個伙計，到了忙的時節，還是照管不來，所以常常得罪。」

客人所幸咱掌櫃的從來不會見怪，都是笑臉相迎。因此來往的客人，只要住了一次，下次皆要到這裏來的。「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一回

惡強盜因醉遭擒

賀店東半途送信

話說寶飛虎與馬虎鸞一面飲酒，一面與王二閒談，王二也不厭煩，有心有腸，在一旁回答。寶飛虎二人，不知不覺，已將兩壺酒飲完。加之馬虎鸞更喜飲酒，今日見了這上等好酒，只顧在這裏痛飲，把那賞格上的事忘了。兩壺飲完，王二在旁看得清楚，不等他二人叫添，他早到外邊，又拿了兩壺進來。馬虎鸞二人，見他靈巧非常，心中甚喜，因又接壺在手，二人又斟上一杯，對面暢飲。馬飛虎又問道：「王第二的，咱且問你，咱們方纔進來的時候，那邊簇着許多人，在那兒看什麼？你可知道麼？」王二一聽此言，心中暗道：「你這王八羔子，狗強盜，你還在爺爺跟前裝佯，你既裝佯，咱到不能不告訴你，給你知道。」因說道：「你老不知，只淮安有一位總漕施大人，奉旨進京陛見，打從若涼草經過。於前月二十六夜，在行轅內，忽然來了兩個刺客，要刺他老人家。後來被他手下一個天下聞名的人，現在做了總鎮，喚作黃天霸，還有什麼副將參將等一干人知道了，因此那兩個刺客，就與他等大殺起來。那知他兩個刺客，本領高強，不會被黃天霸等捉住，反而逃脫去了。因此施大人心中不甘，定要捉住這兩個刺客問罪。又恐這兩個刺客走遠了，所以各處行文，懸了賞格，就同古來那畫影圖形一樣。那些人簇在那裏看的，就是賞格上面寫得好不利害，說：「是不論軍民人等，如有將那刺客寶飛虎、馬虎鸞二名，擒獲着了，每名賞銀五百兩。如有知風報信，因而拿獲的，每名賞銀一百兩。」有些人看了這賞格，皆道這兩個刺客，大概本領是天下無敵，連那天下聞名的黃天霸，總不會將他拿住，還有什麼人能捉住他呢？這張賞格，還不是空貼了嗎？咱看起來，這賞格也是不過他們做官，不能不這樣辦法，纔好掩人耳目呢！你老兩位，的明見，可是不是麼？」寶飛虎、馬虎鸞二人聽了小二之言，心中也覺理有。暗道：「有一個黃天霸，還有許多大羣狗黨，皆是能征慣戰之人，總不會將咱等拿住。足見咱兩的本領，也可算得天下無敵了！」想罷，因說道：「王第二的，你這話果然不錯，就是咱兩看起來，這兩個刺客，也是拿他不住，那張賞格，還不是白貼嗎？」說着，好生得意。又一面大飲起來。他二人一壁廂暢飲，王二一壁廂暗道：「你這出個死囚，死在頭上，還不知道，眼見得用酒將他灌醉，好歹拿去施大人那裏獻功。」王二儘管暗想，他二人的兩壺酒倒又飲完。寶飛虎飲了兩壺，却也够了。惟有馬虎鸞最是貪杯，只要有了酒，雖把刀架在他頭上，他皆不顧，還是吃酒。總要吃到爛醉如泥的時分，他纔丢手不吃。此時的酒，只不過有了十分之四，他那裏就肯不吃呢？

因又叫小二去添。王二答應，即刻又去添了兩壺進來，一刻倒又飲完。馬虎鬻又喊添酒，王二在旁暗暗驚道：「這兩個死囚如何酒量這般大！我家這竹葉青，從來不會有人能吃兩壺，只要到一壺多些，就要醉的，任他大量，至多兩壺，從無不醉之理。他兩個已經各人三壺了，還是要添，難道這酒不會吃在他肚裏，吃到隔壁人家去了嗎？且不管他好歹，把他灌醉好給咱獻功得財。」想罷，又去添酒。寶飛虎見王二出去，便低低向馬虎鬻道：「兄長，你老可留些量罷，不要吃醉了誤事。咱們雖不怕人，到底是醒的好，醉了究有些不妥當。」這一句話，方纔把馬虎鬻提醒過來。正要回答，却好王二將好的酒，又打了兩壺進來。馬虎鬻接着壺，又斟上一大杯，向飛虎說道：「咱們吃了這杯，也可吃飯了。」飛虎道：「可吃飯了。」因向王二道：「那薄餅可會打好嗎？」王二道：「早好了，你老就吃嗎？」方纔兩壺酒還不會飲完呢！寶飛虎道：「你去取來，咱們如要吃的，這兩壺酒還不怕完嗎？」王二答應，轉身出去取餅，一會子餅取進來，二人便將酒壺放在一旁，來拿餅吃。此時寶飛虎已吃得有八分醉了。馬虎鬻竟是有九分醉意了。你道爲什麼方纔已不過十分之四，怎麼頃刻間就醉到九分呢？諸位有所不知，剛纔王小二拿進來的這兩壺酒，雖然同從前的一色，却是加了些作料進去了。就是如那水滸傳上所說的蒙汗藥，因此馬虎鬻吃了一杯，就醉到有九分了。且說寶飛虎已醉了八分，勉強吃兩張薄餅，便就不能吃，就想去睡。馬虎鬻正吃之間，忽覺頭一暈，眼一花，便坐不住，登時就往後一仰，跌倒在地。寶飛虎雖然在响思睡，心中却又明白，一見他旁倒下來，心中暗道：「這怎麼了？咱兩俱醉了，咱雖不會醉倒，如何也是四肢無力。萬一此時有人將咱兩暗算起來，却纔是照着眼自投羅網呢！」一面想，一面也就不覺得睡去了。王二在旁看得清楚，只見他二人仰面朝天，酣呼大睡，當下飛奔出外，走到店東面前說道：「小掌櫃，那兩個狗強盜，已醉倒了，現在都已睡熟了，你老去動手罷。」店主一聽，好不歡喜，趕着邁步上前，走到房一看，果然不錯。寶飛虎與馬虎鬻二人，俱是酣呼大睡。當下店主，人即與王二，先將他二人的包裹打開來一看，只見裏面包着有二三兩銀子，外一把兩刃刀，一把雙鉤。店主一看，見說兩件兵器，知是他二人所用之物，因代他二人拿出來，叫小二在外面藏好，防備他二人醒來拿起來殺人。將他的兵器拿去，他雖醒來，也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又在飛虎身旁搜了一回，並無他物。復在馬虎鬻身上去搜，搜到腰間，有一件東西，有八寸長一個竹桶。他店主人也不知何物，拿在燈下仔細一瞧，見竹筒兩頭俱是消息，因此便不敢動，想是裏面有什麼傷人之物。幸虧他自家小心，若稍一大意，一定是要受傷的。原來這竹桶內，就是馬虎鬻所用的三稜箭，暗藏在內，主人若要取出來看，那就不妙了。賀店主也將說三稜箭放在一旁，叫小二拿出去，與那兵器放在一起。這纔命王二尋了兩個粗麻繩，又喊了五六個夥計，進房來大家一齊動手，去綑寶飛虎、馬虎鬻二人。大家七手八腳，一面捆，一面罵道：「你說兩個王八羔子，施大

人是當今的一個清烈賢臣，自從有了他老人家出來，代我們這些百姓，除了多少害，你這兩個狗強盜，不思改邪歸正，又要仗着自己本領，作那無法無天的事，前去行刺他老人家。幸虧黃天霸老爺，與一衆英雄知覺，與你格鬥了一夜，施大人不會被你害了性命，不然就送你兩個狗強盜手內了。」罵着早將二人綁縛起來，拋往一旁，賀店主率領衆人出房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二回

恨店東馬虎鸞殺店

擒劇盜黃天霸施鏢

話說寶飛虎馬虎鸞二人，因醉酒之後，被賀家店的老板，率領店伙將他二人綁縛起來。將他二人所有的兵器，悉數取出，藏在一傍。他把二人閉在一間空房內。賀店主一至天明，便攆趕去迎施公送信，好獻功領賞。沿途迎去，不到五十里光景，居然迎到施公的台駕。當下便由施公手下人傳告進去，一聞此言，當即傳賀世保問話。賀世保走到後面，見了施公，參見已畢。施公便問了姓名，又將拿住情形，問了一遍。賀世保一一訴說。因道：「小人雖將那兩個強盜設計擒獲，綁縛在店，惟恐該盜本領高強，萬一醒來，被他逃脫，不但有誤大事，小人還要受累。務求大人速派大將前去，將他押解來此，聽候大人懲辦，方不有誤。」施公道：「爾所言，甚是有理，本部堂便即刻命人前去便了。你且帶路，俟驗明本身不誤，自當領賞。」說罷，令賀世保退下。賀世保也就磕了一個頭，退下來。施公即命黃天霸、李昆、關小西、賀人傑四人前去。當下四人答應，即刻跟着賀世保而去。暫且不表。再說寶飛虎被綁之後，到了天明以後，酒已醒了。但覺身上四處疼痛，四肢皆動彈不得。心中暗道：「還是吃了兩壺酒，醉到這樣也是有的，爲何身上痛得如此，這是何故？」此時倦眼迷離，欲將兩手來揉兩眼，正欲抬手，那裏上來，却是被綁在背後。寶飛虎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着睜開眼向旁邊一望，見馬虎鸞也被綁在一旁，還未醉醒，尚在那邊鼾睡。寶飛虎看畢，更加吃驚。暗道：「咱兩上了那王八羔子的當了，他用酒將咱兩灌醉，設計害咱兩，他定是前去報功了也罷，且待咱掙脫起來，若不逢命絕，尚可掙脫逃走。萬一應死在這王八羔子手裏，也是命裏所遭，不可設法。」一面想，一面就運起氣來，預備將身上綁的繩索，全行掙斷。他便可脫身了。那知運好一回氣，用盡平生之力，來掙繩索，再也掙不斷。心中作急，又平平氣，音備再掙。却好馬虎鸞已是將近要醒了。寶飛虎在旁，只見他打了一個呼欠，也是想用手擦眼，忽然兩手拾不起來，他便即此。急急早將酒嚇到九霄雲外去了。當下已是醒來，向旁邊一望，見寶飛虎也睡在一旁。他疑惑寶飛虎尚不知道，即便喚寶飛虎：「你醒來，咱們被店內那王八羔子暗害了，你醒來罷。」寶飛虎不等他說完，當即說：「小弟早知到了，欲要掙脫，無奈用盡平生氣力，只見掙脫不開。兄長尚有

什麼法麼？要想一想纔好，不然難道我們兩還束手待斃嗎？」馬虎鸞聽了此言，只急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叫一聲道：「真氣殺我也！大江大海，總走了過來，皆不會有什麼畏避，不料在這洋溝裏遭風，須放着咱掙不脫，若能掙脫開來，不把這一起王八羔子，殺個盡絕，咱誓不爲人，老兄弟且等着，不要懼怯。」說着，便將渾身上下的氣運足了，便來掙斷繩索，不一刻氣已運足，只聽他又大叫一聲道：「咱道你是鋼繩鐵索，也不過是兩根麻繩，就想將老子綁住麼？去罷！」一聲未完，只聽噹噹噹噹聲響，早見身上所有的繩索，一寸寸如刀斬一般齊斷下來。寶飛虎在旁好不歡喜，因急喊道：「兄長！可速來將咱解下，好去一起動手，將這夥王八羔子殺個乾淨，以洩心中之恨。」此時馬虎鸞正欲去親解寶飛虎的繩縛，忽見房門外擁進七八個店伙來，因在外邊聽得裏面大聲喊叫，恐有失誤，怕他們掙斷繩索，所以趕將進來。個個手中皆執着木槓門門等類，以防不虞。馬虎鸞一見這些人進來，知道他們是預備要爭鬪的光景，他也等不得去解寶飛虎的綁縛，便去取他的兩刃刀，好待斷殺。那知轉掉身去，去取兵器取不着，包裹都沒有了。你道他可急不急，復又向腰間一摸，想取三稜箭出來去打這伙人，那知也不見了。這纔知道是被店人一起搜去。此時馬虎鸞也顧不得手無兵器，又見外面進來了這一伙店小二，已是拿着門門木槓蜂擁打來。馬虎鸞就大喊一聲說：「好一起王八羔子！胆敢暗害爺爺麼！還把爺爺的兵器藏了個乾淨。爾等以爲爺爺拿了兵器，就不能與爾等廝殺，好小子來得好！看爺爺的手段罷！」說着便進身去打，却好那七八個小伙子，皆是一擁而上。馬虎鸞先閃躲了一會，得着空，便進了檔，見迎面有個小伙子，舉着大槓子當頭打下。馬虎鸞說聲：「來得好！」只見他將腰一彎，右手一起，認定迎面來的那小伙子一衝拳，正迎他小腹上打去，那小伙子萬來不及讓，早中了一拳，「呵呀！」一聲，一個端坐子，跌倒在地，只聽得乒乓兵兵，所有進來七八個小伙子，皆被他打死的打死，打傷的打傷，沒有見事不妙，趁着腿快溜出來的。馬虎鸞正打得落花流水，以爲可解了寶飛虎的綁縛，趁此逃走了。正要解寶飛虎的繩索，又擁進有十來個莊漢，手中拿着釘鈹鋤之類，蜂擁進來。內中還有兩個人拿着兩柄劍草的刀。馬虎鸞大喜，心中暗道：「將他這兩把刀奪一把過來，咱便可以無慮了。」正是心中暗想，那些莊漢已一齊不分橫豎，直打過來。馬虎鸞也不分清白橫豎，打了過去，一陣招攔隔架，已打倒了幾個，兩隻眼覷定那拿刀的兩個人，只聽他大喊一聲：「進來！」直奔拿刀的兩個打去。那拿刀的兩人，見他惡狠狠的打過來，也就惡狠狠的舉刀就砍。馬虎鸞却毫不畏懼，見說個來的切近，他便鑽身進前。那人便舉刀砍下，他便趕勢往上一托，却好將那人執刀那隻手腕抓住，就此用勁一捻，那人已痛入骨髓，這把劍草刀早已離了手，只聽噹噹一聲，拋落在地。馬虎鸞也不去拾，復覷定那一個，擡着飛起一脚，那一個不會防備，又復跌倒在地，手上的劍草刀，又拋落下來。還有那些莊漢，見又打倒了兩個，還不肯甘心，

還是向前亂打。馬虎鸞殺得興起，也不管他有鐵鋤之類，就一陣亂衝亂打，早把那些莊漢打得個個倒退，再也不敢上前。馬虎鸞此時纔把劍草刀從地上拾起來，退轉身進房，就拿這刀去割馬飛虎的綳縛。馬飛虎爬起來，馬虎鸞就將手中的劍草刀分了一把與他，二人說道：「咱倆就是走，也要勒令他將咱兩的兵器交出前途方保無慮。不然怎麼樣去得？」二人正在計議，要到後面搜尋賀世保。忽又聽得一片鑼聲，接着人聲鼎沸。寶馬二人要趕緊逃走，忽見從半空中飛進一枝金鏢來，畢竟馬虎鸞中鏢不會，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百二十三回

賀人傑追趕馬虎鸞

關小西捉拿寶飛虎

話說馬虎鸞寶飛虎二人，聽得一片鑼聲，人聲鼎沸，知道不妙，正思逃走。忽然從半空中飛進一枝金鏢，認定面門打來。馬虎鸞說聲：「不好！」趕緊向旁邊一閃，那枝鏢却不曾打中，只見撲撲兩聲，從對面屋上跳下兩個人來。再一細看，却是黃天霸李昆二人。彼此見了面，也不打話。黃天霸舞動單刀，直奔馬虎鸞。李昆舞動朴刀，直奔寶飛虎。就砍，我且先說黃天霸一刀認定馬虎鸞砍去。馬虎鸞趕着將劍草刀向上一架，就勢向旁邊一撇，隔開黃天霸的刀，便急急還了一刀，認定天霸半腰掃去。天霸急抽刀向中間一隔，隨即向邊一撥，早將劍草刀撥在一旁。馬虎鸞見這一刀不會砍中，又被他撥開，便即從下面望上一翻，這叫做海底撈月，向天霸腦門砍到。天霸向旁邊一跳，讓過一刀，跟着就翻起一刀，向馬虎鸞左肋下攔進。馬虎鸞也將刀隔住，兩人一來一往，鬪了有七八個回合。馬虎鸞總礙着兵器不合手，又因在店房內，不好施展，因就一面殺一面向外退。居心想退到店屋外面，院落中間，可以大展武藝。黃天霸的心也是如此，兩人皆生了這般心，所以兩人也就一齊想到院落內廝殺。那知兩人鬪來鬪去，總不能出那間店屋。此時兩人殺得興起，馬虎鸞一聲大喝道：「黃天霸，你這小子，且住！住！住！咱與你有話講，若用暗器傷人，就不算是好漢，咱兩在這屋內廝殺，總不能各顯神通，多半礙手絆腳，咱兩且到院落殺個痛快。你敢與你爺爭鬪麼？」黃天霸居心本想在院落內去殺，難得馬虎鸞說出這話，正中心懷。當即罵道：「好雜種！既如此說，咱老爺還懼怕你不成？咱們走！」說着，兩人一個箭步，跳在院落當中。馬虎鸞也不等天霸站定，就急急的出其不意，一劍刀向天霸殺來。天霸喝一聲：「好！」當即將兩足一縱，離地有五六尺高，讓過劍刀。馬虎鸞這一刀又砍了個空，正想拔回來再砍。那知天霸的刀已用了個泰山壓頂的架式，當即砍下，要在旁人這一刀，萬萬躲不過去。可是馬虎鸞當一刀砍空了時，他早防備到這一着，因急急的將身子一縮，等他的刀離當頂逼近，他便一縱，這叫做毒蛇出洞，早已縱到一邊。天霸的刀欲要收住，不往下砍，却萬不能夠，只聽噠噠一

聲將院落中一塊石板，砍成粉碎。只見火星子亂迸。天霸說聲：「不好！」正要將刀提回，不提防馬虎鬻的劍刀，從他背後也用了個泰山壓頂的架式，向天霸也砍來。天霸知道定有此着，他却慌不忙，將手中刀執定十二分的足勁，等馬虎鬻刀來得切近，他便出其不意，一個翻身，背往下臉望上，手中刀一翻，認定上面的將這刀一隔。只聽叮噠一聲，兩把刀金光亂迸，接着又是一聲響亮。原來馬虎鬻的劍刀，被天霸的刀削去了一段，擲落在地，所以有這一聲响。馬虎鬻當下一看，吃驚不小，暗道：「此刀一折，咱的性命恐不能保。」復又想到：「怕什麼？只要拚得命，還怕敵不過他麼？」正想之間，天霸的刀又到。此時天霸却欺他手中無合手的兵器，因此一刀連一刀，一刀緊一刀，如旋風般砍來。馬虎鬻先還用那半段的劍刀，遮擋隔架，鬥了十數個回合，索性將那半段的劍刀拋去，憑着亦手空拳，與天霸爭鬥，只見他迸縱竄跳，閃躲避讓，身軀却再沒有同他那種靈便。雖是天霸武藝高強，刀法精妙，不會傷他一下。還把天霸鬧得要發昏。正在心力并用之時，居心想這一刀發出去，就要傷了馬虎鬻的要害。那知馬虎鬻更加狡猾，不知不覺竄到天霸背後，順勢右手一起，急將天霸的胳膊，就順一擊，左手便來奪刀，天霸不防，胳膊被他挾住，正要將那雙手來打馬虎鬻，早被馬虎鬻將刀奪住。天霸沒法，又恐將刀被他奪去，自己反到赤手空拳，急中生計，便趕將右手一起，一披掌認定馬虎鬻手腕一剝。馬虎鬻手一鬆，不期那把刀就拋落在地。天霸也來不及去拾，只得將那被馬虎鬻挾住的一雙胳膊，就用力一掙，算是掙脫下來，趕著一轉身，又與馬虎鬻交手。所幸賀人傑在房子上，看得清清楚楚。見天霸沒有兵器，便舞動軟索銅鏈，從屋上跳下，就來助戰。馬虎鬻見屋上跳下一人，瞥眼一見，就是草涼驛隻身保護施公的那個小孩子。此時見天霸有人來助，他也有些懼怯，惟恐隨後還有人來。雖然自己本領高強，倒底寡不敵衆，併且不知寶飛虎竟究勝敗如何，只得思想逃走。當下覷定空處，向著天霸虛打一拳，撥轉身竄迸跳縱，一路飛跑出去。黃天霸見他逃走，想要取鏢去打，却好賀人傑從後趕去。天霸就趁此在地下將刀拾起來，也就趕了出去。及至追到店外，早已不知二人去向。隨後黃天霸趕了一回，仍無蹤跡，只得回來。暗道：「好在馬虎鬻手無寸鐵，又無暗器，大概人傑也吃不了他的虧。」掉轉身回至賀二房，却好李昆與關小西二人，已將寶飛虎捉住。你道如何捉住的？先時那寶飛虎與李昆竭力抵敵，看李昆已有些敵不過，可巧關小西從店外進來，不問清白，一路花刀，也就將寶飛虎殺得頭昏目眩，難以對敵。那知寶飛虎手中的劍刀，又被關小西的倭刀，削去一半，却萬萬不能抵敵，因思逃走，却又無處可逃。那時就急中生計，却好店內放着一隻鐵香爐，便急急搶在手中，認定關小西拋去，關小西怎能不讓李昆欲待動手，却被他奮身一躍，上了屋簷，撒步就跑。李昆一見他逃走，那裏肯捨，當下也就上了屋，急將彈子掏出，按在那弓上，急急認定寶飛虎的背後頸子上一下。寶飛虎此時却只顧向前逃命，萬難兼顧後面，因此不提防中了。

一彈急將臉掉轉來，就望後看，再也沒有那般巧法。李昆第二個彈子又到，正打中面門。寶飛虎一聲：「呵呀！還不會喊出來，李昆又一彈打到正中左眼。寶飛虎血流滿面，痛不可忍，只聽咕咚一聲，打從屋上滾跌下來。關小西見屋上滾下一人，就近一看，正是寶飛虎，因又舉起倭刀背，在他腿上砍了幾下。寶飛虎此時真個不能動彈了。當下關小西就招呼李昆下來，隨用繩索將寶飛虎四馬倒攢蹄，綑個結實，拋在一旁。綁縛停當，黃天霸已是回來，便將追趕馬虎鬻不著，并賀人傑追尋前去，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關小西李昆二人，便急急說道：「好在寶飛虎已經捉住，不如咱們再分頭去趕罷。」畢竟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四回

馬虎鬻力竭勢窮

賀人傑殮風宿露

話說黃天霸關小西李昆三人，正議分頭去趕馬虎鬻，好幫助人傑。忽聽外面傳說進來，大人到了。黃霸等一聽，當即迎接出去，正好施公下轎。天霸等上前請安。施公進內坐下，天霸就將馬虎鬻仍復在逃，寶飛虎業經就獲，賀人傑追趕馬虎鬻，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施公道：「黃賢弟賀人傑既追趕馬虎鬻，不知去向，諸位賢弟也須趕緊分頭去趕賀人傑。年輕好勝，但是三位殺了一日，皆辛苦了，可在此稍微歇息，本部堂再派旁人再分頭去追。」即向計全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四人說道：「四位賢弟分頭去趕一遭，務要將人傑尋到，至馬虎鬻能否就獲，倒也不必漏執，就此一行，不可有誤。」計全等四人當即答應，轉身出店，飛趕而去。暫且不表。且說施公見寶飛虎已經捉住，當下便令天霸把賀世保傳來，誇獎了兩句，并著他去查受傷人等。一會子賀世保進來跪稟道：「小人查得本店共計受傷八人，身死一人，本鎮莊漢受傷五人，却無死亡。」施公又命天霸去看，天霸一即同賀世保將身死受傷的人，驗看屬實，回來稟明。施公又命將身死的備棺盛殮，并將屍屬傳來，所有棺殮一切等費，均由施公發給，并每人賞給卹銀五百兩，受傷的各給紋銀五十兩，備以養傷。賀世保店中所毀物件，著估價加倍賞銀，亦如數發給。當下又命本鎮地甲前來，飭令他到本地方官衙門稟明，并拏了一封名帖，令施安隨同地甲去請本地方官。次日本地方官即來。施公交代清楚，所有賞給各項銀兩，均著本地方官，如數發給，准其正用開支。本地方官那敢不允，并將寶飛虎押解回衙，即行就地正法。吩咐已畢，地方官告辭而去。看書的人看到此處，又要說我做書的人胡說了。怎麼一位欽差大人，沿途經過各地方，沒有該管地方官，要拿帖子去請，那裏有這等事？諸位有所不知，只因施公已在先札飭各地方官，所有經過各地方該管地方官，毋庸出境迎接，并轉差各事，理宜關心民事為重，所以各該管地方官，知道施公言出法隨，不在這些浮文末節上講究。

因也遵命照辦。這皆是施公清廉的好處。若放著那些專好禮節兒的大員，經過處所，該管地方官，若不出境迎接，也便大怒起來。輕則藉端記過，重則借詞參劾。此等人還是好的。更有一種貪婪的，所有經過的地方，各該管地方官，還要送程儀路費，若送少了，心中還不願意。試問這些程儀，難道真是地方官的腰囊麼？俗說的好：「官出於民。」也還是剝削民脂民膏，取諸庶人，供彼所欲。施公知道這等弊端，又以保民爲重，所以纔這等做法。不然，倒不算得是清烈賢臣了。閑話休表。施公命本地地方官，即日回衙，不必在此伺候。本地地方官，不敢違背，只得唯唯聽命，告辭而去。這裏施公就在賀二房住了一夜，次日一早，也就起身。再說馬虎鸞自逃出賀二房，以爲可以就此高飛而去。那知賀人傑又從後緊緊追來。馬虎鸞見他追趕得緊，若欲與他對敵，又恨手無寸鐵，如不與他對敵，追到天邊，也是要被他追上的了。直殺了一日，腹中他有些飢餓，身上也有些困乏，跑也跑不快了。又看看天色，將又曉了，到此時真個窮無所之，毫無法想。正是一面跑，一面想，作何區處呢？忽見前面有一帶大樹林，馬虎鸞見這一座大樹林，好不歡喜，當即一口氣直向樹林跑去。你道他爲何向樹林跑去？自來作強盜的，有個入林不追的規矩，他仇深似海，只要一個入了樹林，後面追的人便要止步。爲什麼呢？只因樹林叢密，前面的人已經入了樹林，後面追的人看著裏面，不甚清楚。若再趕入樹林，萬一追的人伏在林內，趕他的追了進來，便放了一件暗器，外面的人不及防備，那不是自投羅網麼？所以後面趕的人，一見前面的人入了樹林，他便止步不趕，爲的是防暗器。馬虎鸞見着樹林，所以心中大喜，便一口氣鑽入進去，便以爲賀人傑必不進來追趕。那知賀人傑雖明知有此規矩，他偏要趕了進去。雖說他是好勝心重，偏要趕了進去，却也免不得小人行險徼幸。馬虎鸞一見人傑復趕進來，若在平时，人傑今日是吃定苦了。可是馬虎鸞所有防身的暗器，早被賀世保代他收藏起來，只也算英雄無用武之地。人傑既入了樹林內，虎鸞心中一想：「咱若在平时，今日叫這小子雜種，定然傷我手，只恨手無寸鐵，暗器又被那王八羔子的賀世保偷去，這便如何是好？」因就急中生計，何不如此如此？以是在樹林內各處藏躲，賀人傑也是無可如何。他二人趁就著月光，在樹林內鬼鬧了半夜，到了二更以後，馬虎鸞忽見樹林內，西北角上，有一所大村莊，因復想道：「咱何不抽個空，再跑出樹林，向那村莊上暫借一宿，就他不能再去追趕。」心中想罷，便一溜煙跑出樹林去了。人傑正在那裏，急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煙，捉也捉他不住，趕也趕他不及，忽然間不見虎鸞的蹤跡，心中更是氣惱。因道：「難道他飛上天去了不成麼？」於是在樹林內，又尋找了一會，只是不見。此時人傑實在也身體困乏了，又想道：「只狗強盜，既不知去向，咱也困乏起來，此地又無村莊，可以投宿，不如且在林內歇息一夜，明日天明，再作計議便了。」心中想罷，就席地坐下，歇息片時。不料坐下未久，兩個呼欠一打，不知不覺睡着了。幸虧在林內，雖是孟冬天氣，夜間不免風霜侵骨，所幸他睡的所在，是

靠著一株極大的樹根，上面又是樹枝密交，尙不會爲風霜所苦。他因辛苦極了，也不知道寒氣逼人，一覺直睡至天明，還未睜醒。忽然聞耳畔有人喊叫，他纔驚醒，兩眼一睜，詫異道：「計伯父！你老爲何也到此處？」原來叫喚他的人，却是計全。當下計全就將來意說明。賀人傑方纔知道，因向計全說道：「小姪趕馬虎鸞到此，他便進了樹林。小姪本不敢追進他，却因他手無寸鐵，料他不能奈何，因此也就趕入林中，實指望將他捉住，那知咱四面兜拏，他却四面藏躲，隱隱忽忽，直鬧到昨夜三更以後，小姪偶一疎防，早被說逃脫，不知去向。小姪彼時因夜深了，又無處可以投宿，身又困乏起來，因席地坐下來，暫息歇息，那知纔坐下，不知不覺就睡著了。若非伯父到來喊叫，小姪還不能就醒呢。」計全道：「你睡這裏，也不怕風霜侵麼？」賀人傑道：「小姪倒不覺怎麼冷。」二人正在談論，計全忽見林外頭西北角上有所村莊，因作驚訝道：「原來那邊還有一所大村落，賢姪昨夜可曾看見麼？」賀人傑被計全這句話一說，便即看去，果見林外一所大村落。因答道：「小姪昨夜不會看見。」計全道：「吾料馬虎鸞這小子，定然向那村落中投宿去了。」賀人傑道：「伯父怎麼見得？」計全道：「賢姪倒底年輕，不知他的詭計，他料你在此，只管與他追趕，斷不致再有去處，即使見有這所村落，他亦料定你斷不疑惑他前去爲什麼呢？他却存了這個見解，以爲你的心，覺得他可以前去投宿，難道你不會再趕前去。所以料定你料他不敢去的。他偏料你所不及料，却好你也不會看見這所村落，只是他不該就擒，就便昨夜賢姪看見了這所村落，賢姪可去趕不趕呢？」賀人傑道：「誠如伯父所言，小姪也料他斷不敢去。爲今之計，伯父已到了，小姪可也仗膽了，不論他在那裏，不在那裏，咱們且去尋他一尋。在伯父意如何呢？」計全道：「此言正合吾意。」因此二人又追趕去了。畢竟尋得着馬虎鸞不會，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五回

大樹林虎鸞遁跡

花豹村人傑尋蹤

話說計全與賀人傑出了樹林，直奔林外西北角那所村莊而去。你道這村莊是何地名？原來喚作花豹村，只因當日有一隻花班的野豹，在此村中，居民受害不淺。後來有個風水先生，走此經過，知道那花豹莊利害，便令村中將村名改喚叫作花豹村，可以免其豹患，因此就叫作花豹村了。這村中聚族而居，約有十數人家，皆是姓花，平日皆以打獵爲生，內中有個莊首，叫作花熊，綽號靈活猴，其人生得尖嘴削腮，約有三十多歲，習就了一身好武藝。在這莊中，算他是一莊之主，却有一層好處，平時仗義疏財，扶危濟困，更喜打抱不平。無論你是什麼人，只要落難來，他無有不幫忙的。慣用一把牛耳撥風刀，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十數家，每家的男子，沒有也一個不學武藝。他自己家中也養有十數個莊漢，也是個個武藝精強，平時放出各山打獵，得了

禽獸，便拏去城中變賣，得的錢，也是大家均分。此外有百數十畝良田，只有夫婦兩個，倒過得極其舒服，官不差，民不擾，做一個小小富家翁。他却有一門親戚，也是赫赫有名的人，就是殷家堡殷龍。那殷龍却與他是姑表兄弟。殷龍的妻子，就是他的胞姊。這花豹村雖殷家堡，不過四十里地，一個在東南，一個在西北。這日他已經睡覺，忽聽有人叫門，他便命人出去動問，却好就是馬虎鸞前來投宿。馬虎鸞卻不會說出是行刺施公，被賀人傑追到此，力窮無所之。他却說是往南方有事，不意在中途被盜，將盤川盜去，險些兒害了性命，現在正往南方，不意又走過了宿頭，因此前來暫借一宿。那莊丁見他說出這些話來，便進去告知主人。花熊聽說，只以為他是遇盜情實，又走過了宿頭，當即命莊丁請他進去。花熊將他一看，見他頗有英雄氣概，於是便問他的姓名。馬虎鸞却不敢說出真實姓名來，改了一個姓，他說姓熊，名喚如虎。花熊也就信以為實。當晚又具餐以待，兩人飲酒之中，又問他可會武藝。馬虎鸞見問，倒不會瞞他，當下說道：「也會學過，但不過不精。」花熊見他會武藝，便請他試演了一回。雖都平常，也還下得去。因又與他說道：「不怕尊駕見怪，如尊駕這般武藝，遇見了一個初出來的，你可以抵敵。若是老江湖上的人，要吃他虧了。在愚看來，如尊駕這樣，能再練三五年，便可以去南到北，不患有強盜打劫了。」馬虎鸞聽花熊說了這番話，口中雖是唯唯，心內却暗暗笑道：「你真個是「門縫子看人，少所見而多所怪了。」咱今日是因手無寸鐵，不得已故意如此。若在平時，我把武藝顯出來，要把你嚇死呢！不必說你一個花熊，就是數十個花熊，於不是咱爺爺的對手。」當下只得暗笑了一回。兩人飲酒已畢，花熊就留他在西廂房住下。次日給交天明，他便起身就要告辭。花熊再三留道：「你我雖是萍水相逢，這也不可多得。尊駕既已到此，敢多留一日，愚下也稍盡地主之情。」馬虎鸞推辭不過，只得不走。當時花熊備了早點，請他用點心。二人正在用點之時，忽見莊丁又進來說道：「回莊主爺知道，外面有兩個官家的模樣，說是奉施大人之命，特地過來拜望莊主，有話要說。」花熊見說，心中暗道：「咱向來與什麼施大人，不會見過，平時也絕無來往，什麼特地差人前來拜望？這到有些奇怪。」因問道：「這兩個差官有多大年紀，姓甚名誰？」那莊丁道：「一個叫計全，約有四十歲上下，一個姓賀名人傑，不過二十歲上下。」花熊見說，當下便命莊丁去請，莊丁答應出去，這裏馬飛鸞聽計全賀人傑前來，知道是一定是尋他的，却也不便說出，若是見面，免不得就要動手，若即告辭而去，又要為花熊所疑。因暗想道：「何不如此如此，作個脫身計呢？」因假意說道：「尊府貴客到此，在下禮當迴避。」花熊見他如此說法，也是禮上應有之事。當下也說道：「這在下也向來不相識，今既前來，也不得不請他一見，但不免有慢尊駕了。好在這兩位到此，料個也無甚緊要事件，不過一見而已。縱使有話商量，就闊稍久，在下也可囑小兒出來相陪尊駕，倒未免對不起了。」馬虎鸞見他答應，好生歡喜，當即避了過去，仍到西廂房內，靜聽計全等有

何話說你道計全賀人傑爲何也尋到花熊莊上呢只因他二人到了莊前並無別家問了一遍會有人前來借宿別家皆言沒有二人正在疑惑忽見旁邊有個莊了插口說道「咱今日早聽見說因大莊主家昨夜來了一人他家投宿不知可是此人」計全聽說便追問道「你們大莊主家住在何處他姓甚名誰」那莊丁道「咱們這莊上無別姓居住皆是姓花咱們大莊主就是這莊上的首領單名叫個熊字綽號養活猴只因他老人家平時仗義疎財無論遠方近地有人前來或是投宿或是借貸他老人家無不應允因此借宿的人常時有的不知你們二位長官尋的是何人可到他家裏問一問便知道了」當下莊丁就指引他二人前去計全賀人傑在莊門外等了一會見莊丁走出來請他二人進見計全心中大喜當與賀人傑二人跟着那莊丁走了進去纔進了二門早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身穿紫花布棉袍頭戴煖帽腳穿扳尖鞞鞋黑淹淹的面皮兩道長眉一雙凹眼大鼻梁闊口迎接出來計全將他一看知道必有本領而且不是凶惡之人正要上前動問只見莊丁走到面前說道「這就是來拜我莊主的兩個長官」花熊見說趕著趨步上前將手一拱道「二位長官請了不知二位長官駕到小人有失恭迎尙乞恕罪請裏面坐罷」計全與賀人傑也就拱手答道「倒驚動了」花熊見計全二人實在是兩個英雄的長官而且毫無習氣沒有官家的架子再一細看兩人皆是短衣袖紮計全背後插着一柄單刀賀人傑腰間掛著一對銅鎚花熊看畢甚是不解便讓計全人傑二人到了廳上計全二人復又與花熊行禮各還一禮然後纔分賓主坐下有莊丁獻上茶來花熊便開口道「二位長官是從那裏到此尋找小人有何見諭」計全道「一來久仰大名特來拜望二來動問一事」花熊道「有何吩咐」計全道「因總漕施大人奉旨進京路過草涼驛於夜間進來兩個刺客要報仇雪恨一名寶飛虎一名馬虎鸞現在寶飛虎已在毛家營賀世保家擒獲當即就地正法那馬虎鸞因他當場逃走奪路而去賀人傑在後追趕直追至尊居前面那樹林之下馬虎鸞進了樹林咱這位老賢姪也追進樹林還在林內相鬪了兩個更次忽於二更時分馬虎鸞忽然不見復又被他逃脫彼時因夜靜更深難以追趕今早纔看見了尊居離那樹林不遠或者馬虎鸞昨夜前去投宿因此纔來進訪到尊姓打聽一回後聞貴莊的莊丁說「是尊府昨夜有人到此投宿」因此在下過來動問一聲昨夜會否留下一個姓馬的強人尙乞見示」計全一問不知花熊如何回答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六回

尋惡寇莊主說原因

想逃生強人入死路

話說花熊見計全見問馬虎鸞會否留下當下便答道「昨夜三更時分有一過路客人因錯過宿頭前來借宿姓熊名如虎

因往南方作客，不料半途遇盜，劫去盤川，所幸不會有傷性命，隻身逃脫，仍往南方，因趕貪路程，特來借宿一宵。小人所留的，實係熊如虎，并無什麼馬虎鸞，長官尙請容察。」賀人傑道：「還請問尊駕這熊如虎約有多大年紀？他是個什麼樣面貌？身穿什麼衣服？請一一告知。」花熊又道：「此人年約三十上下，也并不凶惡，似非強盜一流，身穿紫花布短襖，腳踏板尖靸鞋。」話猶未完，賀人傑在旁說道：「不瞞貴莊主說，馬虎鸞所穿衣服，却與此人一色無二。貴莊主所留的，惟恐即係馬虎鸞了。」花熊道：「長官幸勿多疑！小人還有一說，若謂此人即係馬虎鸞，照長官所言，這馬虎鸞悍勇異常，以長官之武藝，尙未能就地擒獲，足見馬虎鸞本領過人，既然彼爲刺客，豈有手無寸鐵，便去行刺二位長官，倒不必錯疑了好人。」賀人傑道：「貴莊主有所不知，還有許多情節，容在下說明，便可知其詳細。因將以上各節細細說了一遍。」花熊仍不肯信，計全道：「某有一法，與貴莊主說明，照貴莊主所說，昨夜留宿的實係姓熊名如虎，却非馬虎鸞，在下亦不必與貴主深辨，好在此人現在在間，即請貴莊主將這熊如虎請出來，俾某等見一見，如果是熊如虎，某等萬不難爲他，且與他客禮相待；若果係馬虎鸞，可請貴莊主助一臂之力，幫同拿獲。俟某等回明施大人，定然酬報，何如呢？」花熊聽說這句話，心中想道：「他如此說法，倒也公平之至，我且去請他出來。他如果肯出來相見，便非馬虎鸞，若有疑難，一定是他了。此種大胆妄爲的強人，咱又何必幫助什麼酬報，倒還小事。咱也可落得個聲名，是見咱正看不阿，一味相抗，不但無功，恐還有罪。」主意已定，因答道：「長官所言，實係公平之至。小人當得允從，請二位長官稍待，小人去去就來。」說着起身就去。再說馬虎鸞在廂房內，聽他們在外面講話，始則聽花熊堅不肯認，心中大喜，繼則聽計全說要請他出去相見，心中就有些不悅。後來又聽得花熊答應計全，前來招呼，心中吃驚不小，暗道：「我若不出去，也由不得我自主，若出去，對了面，這是怎說？」正在左右爲難，忽見那壁上掛着一口寶劍，心中大喜，隨即向壁上將那口劍取下來，拔劍在手，暗自說道：「咱得了這件兵器，如虎添翼，咱何不趁此就走，免得他來嚙嚙，反不爲美。」想罷，就將窗櫺推開，下來，正要翻身飛出，忽見花熊從房外走來，說道：「熊大哥，方才兩位官差，誤疑尊駕爲馬虎鸞，經在下再三辨白，他等終不相信，欲請尊駕出去一見，分個真假是非。因此在下特來相請，前去一見何如？」馬虎鸞見此時欲不去，可不能忽然想道：「咱何不如此如此也甚便當。」因道：「既如此說，咱便與莊主一行便了。」說着花熊在前，馬虎鸞在後，一同出了廂房。花熊只以爲他果真前去，那知他暗存詭計，走到院落中間，忽見他將身子一縮，兩足一蹬，飛身上了屋簷。花熊見了，說聲：「不好！咱中了他的計了。」正要追上屋去，却好計全賀人傑二人在客廳內，早瞧見，也就飛身出了大廳，一齊飛上屋面。這花熊趕着到兵器房內，取了一把單刀，他却不上屋，竟由大門趕了出去。計全賀人傑二人上了屋面，馬虎鸞在前跑，計全賀人傑二人在後追。正趕之間，却好

花熊又提刀出來，三人合在一處，并力追趕。馬虎鬻是脚不貼地，捨命狂奔，一直奔莊口而去。不一刻出了莊口，只因心急，不辨脚下有物，忽被石塊一絆，登時跌倒在地。賀人傑一見，好生歡喜，因即大踏步趕上前去，滿擬一鎗，即要傷他的性命。那才趕到面前，馬虎鬻已從地下站起來，一見賀人傑趕到，而且手舞銅鎗，直望下打，此時却不能再不招架，於是趕着舉起那口寶劍，更不打話，兩人就交起手來。馬虎鬻一面與人傑交手，一面留神防備。計全花熊二人前來助戰，只見他遮擋隔架得手，還劍毫無破綻。人傑殺得興起，也就飛舞銅鎗奮力死戰。二人正在殺得我死你死，你不許我活的時節，計全花熊二人飛趕到，又復舞雙刀如旋風般砍到。馬虎鬻見來勢凶惡，心中暗道：「若與他三人死戰，我必不免於難，不如還是逃走。」主意已定，望着賀人傑虛擊一劍，復又撒腿便跑。人傑計全花熊三人見他又逃脫，那裏肯捨，仍合力緊緊趕去。馬虎鬻腿法輕快，不一刻已走下十餘里。人傑等三人，再也趕不上。又趕了一回，只見馬虎鬻在前，終是可望而不可及，三人好生着急。急見花熊笑道：「該死的賊囚，跑入死路去了。」計全不知所以，因問道：「莊主何以說道他跑入死路？實是不解，敢請詳告。」花熊道：「前面有兩條路，向西北一條路，是通京大路，東南一條路，就是殷家堡的後路。要走入此路，不過五六里寬闊地面，其餘皆是九灣十八曲，路徑不熟的人，萬萬不能進去。爲什麼呢？只殷家堡新近設了防備，凡遇有面生可疑之人，只要進了這條路，都要將他拏住，送到殷龍那裏細問一番。如果實非歹人，當即着人將他送出，若審出有什麼不妥之處，他也不私設刑法，就隨時送交地方官懲辦。這條路上，固然是九灣十八曲，却又一里一個分寨，每寨設五個人防備，不論他是何人，只要進去，斷不能出來的。若是熟人，外有暗號，說出就沒事了。咱所以說跑入死路去，就只緣故。咱們也不必急急去，好在他已上了我們的牢籠，遲早終要將他捉住。而况有人給咱們代捉，咱們也可稍息氣力了。小人與殷龍是姑表兄弟，只要他捉住了，咱去他家裏要過來便了。」計全聽說，他與殷龍有親，便大喜道：「原來莊主與殷老英雄是至戚，某等實在不知，多多得罪。如此說來，咱們又是自家人了。」花熊見計全如此說法，也不知所以然，因急問道：「莫非長官長殷兄長有什麼瓜葛麼？」計全道：「在下與殷老英雄，并無瓜葛。我們這位賀賢姪，却是殷老英雄的駙馬。前者殷家堡誤劫餉銀，後來奉大人之命，征討殷家堡，彼此相持有一個多月，還是朱光祖聽見這個消息，由他出來和解。後殷老英雄請朱光祖作伐，將賽花小姐配匹我們這賀賢姪。如此說來，莊主還是我們賀賢姪的表叔岳了。真是奇遇。」花熊聽說，更是樂不可支。畢竟馬虎鬻如何被擒，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七回

羨奇遇郎舅相逢

說前情英雄暢敘

話說計全將賀人傑係殷龍的女婿，告知花熊。花熊當下大喜道：「原來如此，真是奇遇了。既這麼說，那馬虎鬻更加無處逃脫了。咱們可趕緊前去招呼他。堡內的人設法兜拏，不要懈怠。」說着三人又一同飛趕而去，不一刻已進了後堡。花熊就與堡內人先行了暗號，堡內的人知道是自家，當即上來招呼。花熊又將追趕馬虎鬻的話告訴一遍，并問道：「可有這麼一個人逃進來麼？」那人道：「我方才由前堡回來，不會看見，我去問一問便知。」花熊道：「你就去問一問罷。這位小將軍就是你家老莊主的姑爺，咱們現在到你家老莊主那裏去了，你們一得信，或已經將馬虎鬻捉住，隨即前去告訴咱們大人。」衆人聽了此話，那敢怠慢，即刻轉身而去。於是花熊就同計全人傑，去往殷龍家中走未多遠，忽見迎面那個少年人招呼道：「來者可是花表叔麼？」花熊見有人招呼，也就應聲答應：「你可是三賢姪，與四賢姪麼？」又聽那少年人向人傑說：「咱們久違了，現在何以到此？有何貴幹，真是奇遇。」人傑再將兩少年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他的第三第四兩個舅子。一叫殷剛，一喚殷強，二人行了常禮，并說道：「便是小弟也，違教久了，還是那年在安東打擂台，捉拿蔡天化的時節，一見以後便直至如今了。岳父岳母想均康趣，大哥二哥及二位嫂嫂，想亦安好。」殷剛殷強道：「兩位老人家，及哥嫂均托庇安好，但不知兄長爲何從後路而來？」賀人傑就將追趕馬虎鬻的情形，前後大略說了一遍，并道：「現在該賊已進了堡內，還望賢弟代愚兄設法趕緊獲拿，不能再使他漏網才好。」殷剛道：「兄長放心，包管在今日，將這逆賊綁縛獻上便了。」說着就向殷強道：「四弟，你可去招呼各人，務獲該賊，莫使漏網。」一面趕緊回去，稟知父親，就說人傑兄來了。」說罷，又與計全行了禮。然後四人就緩緩而行，直望殷龍家內而去。走了一會，已望見前面一帶莊房。殷剛向計全道：「計老叔，小姪引導。」計全道：「豈敢豈敢。」說罷，殷剛在前引導，不一刻過了護莊河，只見一簇兵丁，齊聲笑道：「來了來了！」說着就有兩個飛奔進去。計全等剛到莊門，早見殷龍帶着殷猛、殷勇、殷強三人，迎接出來，向着計全說道：「不知老兄到此，有失迎迓，尚望老兄弟恕罪。」計全道：「豈敢豈敢！便是小弟，只因公務躡身，有疎問候，亦望恕罪。」殷龍復笑道：「豈敢豈敢！彼此彼此。」說罷，又向賀人傑道：「三年不見，你越發成人了。」賀人傑不等他說完，即上前先請了個安，把個殷龍直樂得笑容可掬，不知要怎樣才好。當下說道：「罷了罷了！此非行禮之處，咱們裏面坐罷。」說着，就讓計全先行人，人傑隨後，花熊相陪，一同進了門，到了客廳，大家重復見禮已畢，分賓主坐下，莊丁獻上茶。殷龍首先向計全說道：「老兄弟，自從那年咱們一別，於今又是三年了，光陰迅速，可怕可怕！老大人身體想當康健，諸老英雄與朱老兄弟，并黃賢弟，以次想均安好的。」計全道：「均託庇平善，但是朱大哥不常在淮安，他是或去或來，行蹤莫定，倒也優游自人。」殷龍又道：「愚兄方才聽說小兒言道：『什麼馬虎鬻前去行刺當場格鬥，未能擒住，復又逃脫。因此沿途追趕到

此「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究竟這馬虎鸞在何處行刺賢弟，可以將前後細情說一遍，使愚兄得知罷？」計全說道：「說來話却甚長，兄長請聽便了。只因大人奉旨陞見，於月前率領咱兄弟們動身。」方才說到此處，殷龍趕着問道：「老大人來了麼？現在那裏？」計全道：「毛家營暫住，不知這兩日動身沒有？」殷龍又說道：「殷是大人現在毛家營，那兒不過是個村鎮，怎麼好住咱且着大人請到這兒來住上兩日，也可稍盡地主之誼。」計全道：「恐怕大人未必肯來。」殷龍道：「咱親自去請料想大人鑒咱誠心，或者可以光顧也未可定。後說罷，因即命殷猛殷勇二人道：「你兩個趕緊分頭迎上前去，若遇見施老大人，務必請他老人家惠顧一走，就說咱隨後親自前來迎接。無論他老人家行與不行，都要誠請他老人家前來盤桓兩日，還有諸位叔父，一齊都請過來，不可遲誤，趕快迎上。」殷猛殷勇那敢怠慢，當即轉身出門而去。殷龍見兩個兒子去了，復又問道：「大人既動身進京，這馬虎鸞在何處行刺？」計全道：「這日走草涼驛，就是前月二十六夜三更以後，忽有寶飛虎馬虎鸞兩人暗往行劫。當經黃賢弟預先知道，到了晚間，大家防備起來。這一次若非令塔獨力保護大人，幾有性命之憂。」殷龍聽說這句話，望着人傑歡喜非常。因又問道：「後來怎樣呢？」計全道：「到了三更以後，那兩個狗強盜，突然進來，先是馬虎鸞去大人臥房以內，令塔一見有人進來，就與他格鬥。後來黃賢弟李五弟均進去助戰。馬虎鸞復又抽空跳出房來，當下又在院落內殺了的兩個更次。馬虎鸞帶傷脫逃，未經擒獲。大之因日期急迫，只得將本地方官傳來，令他懸賞緝捕。這日忽有毛家營開客店的，上前來送信，聲稱馬虎鸞寶飛虎兩人，誤落客店，被看破用酒灌醉，綉綁縛他店內。大人一聞此計，即命黃賢弟李五弟關賢弟，并令塔四人，飛趕前去，以為既被賀家的人綁縛起來，料難掙脫，不過前去好看守，以防不虞。那知黃賢弟等尚未到賀二房，馬虎鸞寶飛虎二人，早將繩索掙斷，已與賀二房的伙計大殺起來。正在彼此相鬪之時，黃賢弟却好已趕到，即上前廝殺。那知馬虎鸞赤手空拳，又復被他逃脫。寶飛虎即於彼此擒獲，令塔一見馬虎鸞逃走，他却不肯放鬆，緊緊去趕。此時小弟尚未到賀二房，隨着大人在後，及至到了客店，方才知道。當下大人惟恐令塔年輕，或有疎虞之處，因命小弟與何賢弟李七弟王郭金三位分頭趕來，不意在令親花豹莊東南地方，那樹林內，瞥見令塔在樹根下打盹。因將令塔喊醒，方知與馬虎鸞在內林殺了有兩個更次，不料又被馬虎鸞逃走。復與令塔尾追至花莊，那知又為該賊逃脫，所以沿途趕來，巧遇令郎。那知此時反得相遇，這不是天緣湊合。」殷龍聽罷這一番話，也大笑道：「真是天緣湊合，愚兄再也不想，到在時可以相會的。」話猶未完，只見兩個莊丁，走到殷龍面前說道：「老莊主吩咐已辦妥了，不知所辦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八回

枯樹灣馬虎鸞就縛

六里鋪施賢臣息肩

話說殷龍正與計全暢敘寒暄，只見兩個莊丁上前說道：「老莊主吩咐的事，已辦妥了，請示定奪。」殷龍聽說：「拿住了麼？」莊李道：「拿住了。」殷龍說：「那裏拿住的？」莊丁道：「在枯樹灣拿住的。」殷龍道：「怎麼將他拿住的？」莊丁道：「用撓勾捉住的。」殷龍道：「現在那裏？」莊丁道：「現在外面。」殷龍道：「將他押進來。」莊丁答應，轉身出去。殷龍便與計全說：「馬虎鸞已被拿住，幸不辱命。」計全聽了大喜，馬虎鸞怎麼被殷龍的莊丁捉住，原來他誤入後堡，固已不知路徑，後來因殺剛殷強，遇見計全，殷龍便與殷強到內堡招呼，又聽得殷龍將值日的莊丁傳了來，吩咐一切，真是個一呼百諾。這一句話出來，不到半個時辰，合堡的人都知道。因馬虎鸞走到枯樹灣，只見兩旁有兩株枯樹，道路到也甚闊，並不知道此地是陷人坑。正望前走，忽然脚下踏空，跌下陷坑內。一聲響亮，當時即轉出好幾個莊丁，手執撓鉤，將他搭住，隨即用麻繩綁縛起來。當有莊丁扯至殷龍莊上，不一刻將馬虎鸞押至廳上，并有一個莊丁呈上一口寶劍，花熊在旁看見，認得是自己的，因方悟道：「原來他將我的寶劍盜去，當下與計全說明。」即將寶劍取過來。馬虎鸞一見計全，賀人傑大罵道：「你等用這詭計，將俺擒獲，這算什麼好漢，給咱作小子，還嫌你等無用。」賀人傑在傍大怒，便欲上前拷打。計全忙攔道：「賢姪不必如此，好在他已被拿，暫且寄在令岳處，多派數人看守，等大人到此，再去請示，應如何辦理之處，悉聽大人吩咐便了。」人傑見說，方才止住不動。計全又與殷龍道：「這惡賊悍勇異常，可惜他不為正，若是歸正，也可為國家出力立功，如今還要請兄長多派幾人，心細阻大有為的人看守，將他看管起來，更要多加兩條麻繩，加一加綁，方免後慮。」殷龍道：「不消賢弟費心，愚兄這裏多可應辦。」只見莊丁插口說道：「大老爺不消煩慮，這綁縛他的繩索，並非麻繩，却是牛筋結成的。小人們知道他是個要犯，又聞他甚狠，恐有疎虞，故特為拿這牛筋繩將他綁起，任他本領再大，也斷不能將這牛筋繩掙斷的。」計全聽說，甚是放心。莊丁也就即刻將馬虎鸞押解出去，自有地方將他鎖起來，派人看守。此時天已正午，殷龍早已命人備了酒筵，當有莊丁來請，酒席業已擺上。殷龍便邀計全赴席，大家入席，分賓主坐下。真個是歡樂暢飲，直飲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這日便留計全、賀人傑并花熊，在莊上住下。殷龍晚間回到內室，叫有他妻子李氏向他說道：「我日間聽計老爺說道，施大人本擬出京回任時，預備給人傑完姻。此事在我看來，施大人陛見之後，回任與否，尚在未定。人傑今年也十八歲了，賽花兒年紀也不小了，難道施大人既有此意，又難得他老人家，現在這裏，不等他老人家明日到我家來的時候，就請計老爺與他老人家說，留人傑在此，擇個吉日，代他們把這百年大事，成

就起來，免得隨後又要費許多的週折。好在女兒的妝奩一切，終是預備現成的，只要揀個吉日就是了。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龍聽了，甚是有理。因道：「你這話說的，却也不錯，不過有一件，你我皆無可無不可，即是入傑也沒有甚麼為難的，但不知施大人可能應准。」李氏道：「我看施大人雖然脾氣古怪，我料他於此等事件，亦不得不允。」殷龍道：「且知明日與計全說，請他在大人前，先探探口氣，然後再作計議便了。」當下夫婦兩個人，也就安息。到了次日，一早起來，殷龍梳洗已畢，便至外面來看計全，却早已梳洗清楚。賀人傑、花熊也早已起來。殷龍就命人拿了早點，大家一齊用畢。計全就要告辭，殷龍再三相留。計全道：「小弟本可盤桓一日，只因大人不知現在到了何處，又不知令郎前去會否碰頭，故要前去探探蹤跡。而况馬虎鸞既已在此捉住，也當與大人稟知一切，好教大人放心。有此幾層，小弟所以不敢久留。」殷龍道：「既如此說，愚兄勸賢弟再留半日，一來等大小兒二小兒回來，看他會否迎着大人；二來愚兄尚有兩句要言，要與賢弟商酌。」計全聽殷龍說出這話，心中早已明白八分，因說道：「兄長所云要言，敢是要請我吃喜酒麼？」殷龍道：「賢弟你真聰明，怎知道愚兄就是此事呢？」計全道：「欲認心中事，但聽口中言。此事却是也要辦了，但不知兄長是個什麼主意，如何辦理呢？」殷龍於是就將他妻子所說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計全道：「此舉甚好，容小弟見了大人，當代婉轉陳詞，善為說項，料想大人不能不允。」殷龍道：「此事總請老弟大力一言便了。」計全滿口答應。賀人傑在旁聽了這番話，只羞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言。殷龍見人傑如此形狀，却也暗暗發笑。日將至午，裏面又擺出酒來，於是大家又復午飯席尚未撤，殷龍、殷勇已經回來。殷龍一見，即問道：「施大人會否迎上麼？」殷勇道：「孩兒已迎上了，現在六里鋪住下，今日不走了，回說：『因日期已近，早日到京陛見，回來時再來拜莊。』孩兒說道：『大人若不俯允，孩兒的父親，親自前來請安，求大人枉顧了，但是父親本不敢屈大人的大駕，只因此間房屋窄小，不堪住，所以斗胆請大人辱臨小莊，暫駐檐帷，這是却過分之舉。』施大人見孩兒說出這番話，又道：『既承你尊大人之意，本部堂本不當却實，因趨趕進京，只得心感厚意，俟回任之日再去罷。』孩兒見大人如此推辭，却也不便望下再說了。施大人又問孩兒：『馬虎鸞究竟可知設法將他捉住。』孩兒說：『總可報命，所患他不會進堡。若果進來，斷沒有再讓他逃脫的。』施大人聽說，又囑咐說：『上覆父親，務請你爹爹設法相助，毋任該賊再有漏網之事。』孩兒當下就唯唯退出了。到了外面，又重託黃叔父，再三奉請。黃叔父道：「大人既執意不行，也就不必強免了。」正談之間，却好何叔父、李七叔、金叔父等人，亦俱皆回來，說不曾趕上人傑賢弟。當時黃叔父就將人傑賢弟在我們這裏告知。何叔父等人，諸位叔父也就放心了。孩兒臨走時，節黃叔父又令孩兒與計叔父及人傑兄弟說：「請他們兩位，一經將馬虎鸞拿住了，即刻回去。」又令孩兒多多拜上爹爹說：「本來要過來拜望，

實因不便離開，望父親恕罪。」殷龍見說，施公不來，便與計全道：「大人雖執意不來光臨，愚兄却是要親自前去拜見一番，聊盡思慕之意。不知賢弟以爲如何？」欲知計全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言。

第四百二十九回

村老多情恭迎憲駕

賢臣略分接見鄉民

話說計全見殷龍欲去拜見施公，當下答道：「兄長既如此竭誠，或即前去，想大人禮賢下士，也不致託故不見。他老人家，惟恐兄長這裏必要多所應酬。他老人家是萬萬不肯打攪人家的。」殷龍道：「愚兄已深知大人的用意了。爲今之計，咱們就往六里一行如何？」計全道：「使得使得。」當下殷龍即到裏面，換了大衣，命家丁備三匹驢子，同計全人傑三人，一同出了莊門，上驢子而去。不多時刻，早到了六里鋪。施公因人傑等趕馬虎鸞未回，又因前途尚有六七十里，方有客店上宿，打尖之後，所以就在六里鋪暫住一宵，明日再行，打聽人傑等的消息。現在殷龍與計全人傑到此，當下問明鎮上的人，施公住在那家客店。這六里鋪所有的人，無不認得殷龍的。因此知道施大人就在方四房居住。殷龍即帶着計全人傑等到了方四房，進得門來，先有店主人方得貴上前，向殷龍說道：「你老人家很是難光顧的，今日到此，有何貴幹？」殷龍道：「咱是給施大人請安的，施大人現住那裏？」方得貴道：「施大人現在第三進上房內居住。他們那些老爺們，皆在第二進居住，你老人家認得嗎？可要咱送你送去。」殷龍道：「不消送得，咱自會進去。」說罷，即與計全人傑往裏面走。才過店堂，却好天霸從裏面出來，人傑瞥眼瞧見，當即喊道：「黃叔父，你老往那裏去？」計姪父與姪兒的岳父都來了。」天霸見說，即止住脚步，正要問人傑的話。早見殷龍計全二人進來。天霸搶一步走到殷龍面前，拱手喊道：「老英雄遠教了，不識老英雄到此，有失遠迎，尙望勿罪。小弟本擬竭誠奉拜，實因此間寸步難離，所以早間請令郎再三上覆老英雄，請安致意，不恭之至，慚愧之極。」殷龍見天霸如此親熱，當即就與天霸拉手說道：「賢弟，你別要如此說了，便是咱也不知大駕遙臨，未曾遠接。咱們大家總不要說客氣話罷。老弟，我自從一別，老弟是升官了，用在是怎麼個好法？劣兄望着老弟，實是羨慕欽佩，不似劣兄老朽無能，草木同腐。」天霸道：「老英雄，你是安享田園之樂，兒孫繞膝，夫婦齊眉，何等不樂，何等不快。不似咱們勤勞王事，身非由己，東西奔跑，無一刻休息之時。」殷龍道：「這也是賢弟能者多勞，國家借重的。」計全在旁見他二人立談起來，也不進去，只是何意呢？伊說道：「你們如此親熱，何必立談，何不請到裏面坐呢？」天霸道：「荒唐荒唐，請裏面坐罷。」當下殷龍到了裏面，先與諸同人見禮已畢，然後分賓主坐下，大家又略敘寒暄。黃天霸復問：「老英雄那馬虎鸞會否勞駕拿住麼？」殷龍道：「已經做莊了，在枯樹灣用撓勾將該賊擒獲，現在

做莊飭人看守，萬無一失。故劣兄特地前來，一則給大人請安，二則過來請大人示，該賊是否押解前來，抑送往地方官懲辦？三則劣兄尚有一件要事，與老弟斟酌，并求大人恩准。」天霸道：「馬虎鸞既承協力擒獲，感謝之至，稍停小弟當代稟知大人。看他老人家可否請見，但不知老英雄有何要事，與小弟商量，尙乞見教。」殷龍道：「此事曾與計賢弟說過，就是爲令盟姪之事。」黃天霸一聞此言，心中暗道：「咱本有此意，要與他面談，俟出京後，代人傑完娶，難得他先有此言，是好極了。」因問道：「老英雄如何商量，小弟無不從命。」殷龍道：「便是劣兄也知老弟無不應允，不過恐怕大人不能即時俯允，所以要與賢弟商量妥了，然後再求大人恩准。」黃天霸道：「老英雄且講說來，大家斟酌。」殷龍廣將他妻子與他說的話，一一告知天霸。天霸道：「老英雄的用意未爲不妥，便是小弟又何常不可遵辦。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計全李昆皆在旁說道：「據某等之意，即照老英雄之言，與大人說知，想大人亦可從權。能大人傳見老英雄，還是與大人面言，想大人不能過却來意。某等再從旁襄贊，此事必諧。若大人不即傳見，再由某等善爲說辭，不知老英雄意下以爲然否？」殷龍道：「諸位所見略同，就照此法，但老朽當面與大人談及此事，恐有些冒昧。」天霸道：「不然，某等進去稟明大人時節，即謂老英雄竭誠前來，一來爲給大人請安，求大人光臨他家，暫息征驂。二來有事面求大人。某等說了這句話，大人必要追問何事，然後某等只說老英雄須要面見大人之後，方肯面稟。如此一說，大人勢必傳見的。老英雄便可面稟了。」殷龍大喜道：「好計好計！就此辦法，就請諸位與劣兄稟知一聲罷。」計全道：「爽性我去，本來要銷差。」說着，又將人傑帶了一同進內見施公，先請了安，站立一旁，正要開口。施公先問人傑道：「小英雄你連日辛苦了，那馬虎鸞會趕上捉住麼？」人傑道：「馬虎鸞刁滑異常，悍勇百倍，千總三番五次，與他格鬥，終被他逃脫。後來他誤入殷家後堡，現在由千總岳父殷龍，派人在殷家堡內設計，將他擒住，還在殷家堡派人看守。是以千總與計伯父趕緊回來，稟知銷差，并候大人的示下。再千總岳父殷龍，現亦前來給大人請安求見。」施公聽說，便帶笑道：「這殷龍未免殷情太過了，昨日命他兩子到此，請本部堂到他莊上暫住。這也是他仰慕之忱。計賢弟，你可請他進來，但不知他有何話與本部堂說。」計全道：「便是參將也會問過他，他也說道，此事總要求大人恩准，還要參將與他在大人前善說詞。參將細細想來，他也無甚要事，求大人恩准。或者是爲人傑的姻事，亦未可定。」施公聽說此話，便笑道：「計賢弟，你猜的這句話，恐怕有七八分就爲此事，若果殷龍的是此意，本部堂且看他說得如何，怎麼樣個辦法，再行酌辦便了。計賢弟，你且將他請來再說。」計全答應轉身出來，便將此話告知殷龍。殷龍大喜，隨即與計全進內，見了施公，倒身下拜，先將昔日誤劫餉銀的事謝了罪。然後又將蒙允與人傑結親，謝了恩。施公見他如此謙讓，也就出位，將他扶起，說道：「老英雄何必如此當日的話，咱們一概不談。你

請坐下來，咱們敘談了。」殷龍還不肯就坐，又再三謙讓，然後才告坐。便與施公說道：「村民久感大人的恩德，承思趨往淮安，上叩尊顏，又恐冒昧不便，私衷耿耿，迄未釋懷。今者大人入謁天顏，村民實係不知，有失遠迎，抱罪之至。昨日故特命犬子，恭請憲駕，以冀惠顧茅廬。此事本是村民越分之舉，不過大人因行旌暫駐此地，究竟窄隘非常，所以胆敢竭誠恭請，乃未蒙大人俯允。村民想來，還是自家未盡竭誠，以此不能速駕。所以今日特地親自趨前，務乞光臨。」不知施公答出什麼話來，且看回下分解。

第四百三十回

心存私意乞假完姻

體卹下情蒙恩入贅

話說施公見殷龍說出這番話，覺得他雖是個村民武夫，言詞也還委婉，禮貌謙恭，耐人接見，當下笑道：「老英雄說那裏話？來本部堂亟承厚意，也思造府拜望。只因行期且過，未便過也，就延滿擬年內到新年元旦，現在是十月將盡，不過才到此處，計算路程，始有一半前途，尚不知有無事件耽擱。所以如無要事，也就不便過事，就延了。今老英雄如此盛情，到叫本部堂實探抱歉。好在日後方長，俟本部堂入覲以後，如蒙奉旨回任，彼時道經貴處，再當造府盤桓，計算日期，亦不過明年二三月內，或竟留京內用，老英雄這番美意，本部堂當銘勒不忘。况本部堂秉性耿介，你我相知在心，不必定於形迹上，作外面的通套。老英雄也是個直撲人，想不以本部堂之言為謬。本部堂實非故却，尚望老英雄原諒。」殷龍見施公執意不行，也不能勉強，只得說道：「村民實係竭誠而來，大人既不肯惠臨，只得遵命，於明年春間，恭迓大人台駕便了。」施公道：「本部堂如果回任，定然造府。」殷龍又道：「馬虎鸞既經村民設法將他擒住，鋼禁敝莊，該賊還是押解前來，請大人親自辦理，還是送往本地方官懲辦？悉聽大人吩咐。」施公道：「該賊既承老英雄協力將他捉住，鋼禁貴莊，本部堂仔細想來，此間亦非番問之所，好在他是個行刺的正身，也無甚口供審問。本部堂之意，明日可令關副將，將該賊送交本地方官，按律懲辦便了。」殷龍唯唯。施公又問道：「頃者計參將與本部堂說及老英雄有話要與本部堂商量，但不知有何話說，何不就此一言呢？」殷龍見問，因道：「這件事，村民本不敢冒昧上陳，特王道不外人情，或者仰蒙俯允。只因賽花小女，今已及笄年歲，賀人傑亦復行將弱冠，男婚女嫁，當在此時。論男女年歲，原不得謂過大，但人傑隨侍大人，刻不能離，又不便因此告假前來，有誤公事。若村民將小女送往淮安，沿途亦不無周折，難得人傑隨侍大人，經過此地，村民的愚見，想面懇大人恩准，賞假一月，就於此時，為一對小兒女成了親，一俟滿月後，即令人傑趕赴京師，聽候驅策。俟大人回任之時，再令小女同赴淮安，觀如此辦法，兩有裨益。在村民既可了却一件首尾，在

人傑亦可定了百年大事。誠如大人所言，入覲之後，如奉旨內用，大人就暫時不能回來，人傑亦何可獨自回南。如果回任，自令小女隨同人傑偕赴淮安。即使大人高升，擢爲內用，人傑亦可在京供職，那時村民也將小女妥送到淮，朝夕侍奉。人傑既不致心掛淮安老母，無可待奉，而母親亦可得小女晨昏定省，不患無人。且使人傑在京一勞永逸，伺候大人供職。或者蒙大人的恩典，逾格栽培，所謂一舉而數善。在村民愚見如此，但不知可否蒙恩典，諒下情，俯准村民之情是幸。」施公聽了他這番話，心中暗道：「不料這老頭兒，如此設想，竟是面面俱到，而且叫本部堂不能不答應他。」因道：「據老英雄所言，實係情理兼盡，本部堂有何不可？况婚嫁大事，理所應然。但本部堂辦事，不能不爲賀人傑設想，極承美意，在人傑固是感激不置。但是人傑隨本部堂前來，初未料此舉。老英雄已爲令嬾備置一切，而人傑一無備辦，似難草率從事。雖老英雄未必求全責備，總之男家亦須略盡儀節，方是道理。今日各事未備，何以爲情呢？」殷龍道：「大人說那裏話來，世俗之見，方是那儀文末節上苛求，村民雖是鄉僻村夫，也只因六禮既全，便爲婚嫁的大禮。其餘一概浮文末節，儘可消除。而况人傑大禮早全，尙復有何未備之處。至于衣冠一切，現在可由村民代爲置辦，將來俟人傑回南時，再令他如數償還。此事本是從權，何能計及到此。大人未免爲人傑過慮。」施公聽罷笑道：「老英雄未免兒女多情，本部堂當照老英雄所言，未免于人傑面上，稍微減色些罷了。」殷龍道：「人傑得大人恩典，逾格栽培，便是村民，也不知增光幾許，他又有什麼減色呢？既蒙恩准，村民真感激不盡了。」當下就出位給施公叩頭道謝。施公亦謙讓不遑，叩頭起來，却好人傑從外面進來。殷龍又命他向施公磕頭道謝。施公此時也甚喜悅，因將天霸等人傳了進來，告知一切。天霸等無不歡喜。齊道：「這皆是大人的恩典。」施公又向施安道：「你去取三百兩銀子出來，把與賀千總，作爲他婚費。說罷，施安答應去取。施公又向殷龍道：「當黃總兵關副將完娶時，本部堂皆是三百兩婚費，今日仍照舊例，此款即請老英雄收下。所有應備物件，亦請老英雄代爲置辦，幸勿推辭。」殷龍本來要辭不肯收，因見施公說出黃天霸關小西二人當日亦是如此，現在仍照向例，所以也不再辭，只得唯唯答應。不一刻，施安已將三百兩銀子取出來，交與殷龍。殷龍只得收下。又復向施公道謝。賀人傑也就過來謝了施公。殷龍當下亦即告辭而出，到了外面，大家歡喜無限。有與殷龍鬧喜酒吃的，與人傑取笑的笑說一回，好不快樂。惟有賀人傑臉上，只是紅一陣，白一陣，害臊的不得了。此時已將日暮，殷龍便辭別衆人回莊。到了家中，與他妻子說及施公已允准賀人傑入贅，他妻子更是快樂。因此舉家都忙亂起來。殷賽花聽說此言，早已躲了不見面。他妻子說道：「施大人光景明日不走，我們這裏就多備兩桌盛筵，送到客店內，以爲供應。俟他老人家動身的時節，再去恭送。如此辦法，我覺得比送重禮還高，不知你意下如何？」殷龍道：「你這話，倒是不錯，我就照你這樣辦罷。」一宿無話，到了次

日大早，殷龍就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正要出門打聽，却好關小西已來。殷龍就將他迎接進去，彼此坐下。殷龍問道：「大人今日可動身麼？」小西道：「便是大人着某前來，將馬虎鸞押送本地官究辦。如果回來得早，大人就動身，設若稍遲，明日方能起馬。」殷龍道：「如此說，今日是不能起節的了，此間進城，尙有二十里，來往便是四十里，任你走得快，回來已是晌午了，怎麼還可動身呢？老弟台不必着急，稍停一會，咱再派幾名莊丁與老弟台一同押解馬虎鸞進城罷。」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三十一回

殷家堡強人起解

六里鋪賢臣啓行

話說關小西在殷龍家內就攔一刻，用了些早點，由殷龍派了八名莊丁，將馬虎鸞抬出來，隨着小西，押解進城，交本地地方官按律懲辦，暫且不表。再說殷龍料定施公明早方可動身，當下即招呼廚房內去趕緊備了三桌筵筵，到已牌時分，即着莊丁挑往六里鋪，一面自己又親自往客店。不一刻到了客店，先與黃天霸說明今日供應已經備辦，叫他們不必零備，還請施公務務要賞收。黃天霸就將他言稟告施公。施公見他誠意實心，也不便過却，只得答應。即令天霸代爲致謝。天霸出來說明，施公道謝的話，殷龍好不歡喜，當時並不告辭，就在客店內與諸人閒談，并議論賀人傑入贅所用的物件禮節。大家正亂論之間，忽見施安出來，向天霸說道：「大人請進去說話。」天霸答應，即刻隨施安進內。施公向他說道：「我想人傑入贅一事，雖然有殷龍代爲料理，總不能使他這一個小孩子，獨自在內，也未免有些便當。而况他諸事未諳，也須有兩個人陪他在此，遇有事件，也可大家商量。即無事件，姑作媒妁之人，於理上也得說去。即是當日賢弟入贅的時節，有褚標、朱光祖爲媒，關太入贅的時節，有李昆計全料理人傑的原媒，雖然是朱光祖，他却也不在此間。我想將計全、李昆二人留在此地，作爲媒妁之說。等到人傑滿月以後，便與他一齊進京，沿路也可有伴。或者到了那時，我已陞見過了，仍奉旨回任，我再有信與他，便令他們就在此等候。賢弟你看如此辦法，究竟如何呢？」天霸答道：「便是標下也這樣想，但不過未便與大人說明。今大人格外栽培，將計參將、李守備留在此處，幫同人傑，照應這更加好極了！大人的恩典，代人傑真可謂無微不至。不必說人傑仰大人的恩惠，說使賀天保在九泉之下，也是仰感不置的。」施公道：「這也不算什麼恩惠，不過因這小孩子甚是可愛之器，又因賀壯士在只裏有功，他總不負本部堂，我却有負他之處。他今日遣下這個孤兒，我若再不照應他，未免就有負故人之誼了。而况嫁婚大禮，豈能無媒妁之言。所以本部堂才要留他二人，在此照應。賢弟，你可將這話轉告計賢弟、李賢弟二人，并告殷龍，使他得知，能再與殷龍商量，他在莊

上另有空屋最好騰一所讓李昆計全人傑三人居住，等到吉期，再搬過去，就更有規模了。至於人傑的吉日，本部堂已代擇定十一月初六，是個上吉良辰，萬一趕不及，就是十六，這兩個日期，均是大吉大利。可告知殷龍，使他照這辦理便了。若是初六，人傑滿月之後，他三人還可趕到京城，若是十六，爽性過了年，再動身一齊進京罷。賢弟可將這番話，就告訴他們知道便了。

「天霸答應着出來，就向殷龍計全李昆賀人傑，悉數告知了一遍。殷龍更加歡喜，賀人傑的面上，雖不喜形於色，心中却是歡喜非常。計全李昆二人也得清閒兩月，大家皆是歡喜。殷龍又向計全李昆說道：「二位賢弟，等大人動身後，你二人同人傑就搬到咱莊上去。咱莊南有一所空屋，雖不寬大，却也潔淨，而且離我家不遠，不足半里之遙。好在離喜期不過十日，這十日之中，愚兄也可陪二位賢弟，小聚小聚，暢談暢談。但是禮節多虧，不能把二位賢弟當作大賓款待，一切尙望包涵。」計全笑道：「你這話，是從怎麼說？咱們既是大賓，你就不能怠慢，況且又是奉了欽差大人之命，委派爲媒，你從不看我等面子，也要看欽差的大面，更加不能怠慢。每日供應，早間每人六個鷄蛋茶，午飯青菜豆腐湯，晚間燒酒豆腐乾小米粥，這總是要的，若有一件缺少，總非待尊客之道。」殷龍也笑道：「二位既吩咐，謹遵台命，斷不敢稍缺一件便了。」大家聽說，皆笑個不住。正笑之間，莊丁已將酒席挑來，當即送了一席進去，與施公外面分擺兩席，却好關小西也回來，當下進內，在施公前銷了差。并說道：「知縣聽副將說大人已經起馬，他還要追趕前去相送。後來副將照着大人吩咐，再三攔阻，該縣方才答應，并極言抱歉。馬虎鸞也照大人吩咐，一經審明口供，即行就地正法，隨後再行申報。」施公點頭，關太退出，到了外面，大家就一同入席，暢食來真。起個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直飲到日落西山，方才散席。這裏散了席，那邊莊上又送了兩席過來。殷龍爽性不要歇，暢飲到天明，好伺候大人起馬。此時大家亦頗高興，於是又掉開坐位，真個將酒席擺上。施公的一席，仍然送往裏面。這裏大家稍停了一會，約有初更時分，復又入席，痛飲起來，直飲到三更將盡，大家皆有些倦意，方才散席。就鋪上安歇一會。殷龍這夜也未回莊，就在客店借了一床鋪蓋，胡亂睡了一夜。到得五更以後，大家俱來料理行裝，準備伺候。施公起馬，不一會，施公升帳，梳洗已畢，用了早點，外面夫馬俱已齊備。施公便命動身，又招呼了計全李昆賀人傑三人幾句詩，又望着殷龍致謝一番，并教他不必遠送。殷龍那裏肯應？施公見他誠心，也不便過于攔阻，只得由他。當下就命天霸等還房錢，那知房飯錢早由殷龍付訖。施公也只得道謝一番，然後動身而去。殷龍直送至二十里外，方才與計全李昆賀人傑回來，便到自己莊上安住。只待吉日，與人傑完姻。這且慢表，再說馬虎鸞送往縣裏，當由本縣審明口供，錄了詞供，因爲是行刺欽差的要犯，奉了施公的公文，那敢怠慢，一面申文，詳本省督撫，不數日接到批文，着即就地正法。縣奉到這件公事，當即請了本城守備，將馬虎鸞從監內提出，如法綁赴法場，按律斬首。

示衆。趁此交代。施公自六里鋪起身，沿途均尙無事，也不必細表。回頭再說賀人傑自與計全、李昆到了殷龍莊上住下，只待吉日完姻。看看十月已到，又是冬月。殷龍本擬初六使人傑入贅，因為有施公那句話，可以在此度歲，落得稍遲數日，就擇定十六喜期。一到冬月初間，殷家就忙碌起來，一面着人向各家親戚送信，一面派人進城備辦一切應用物件。不數日所有親戚，亦皆陸續前來。加之堡內的族中，凡有面子的，亦皆來此幫忙。自初八九，就將喜房逐次收拾，所有前前後後，各處房屋，應該張燈的張燈，結彩的結彩，已一律收拾清楚。真個是「張燈結彩，挂紫懸紅」，好不熱鬧。到了十三日，這殷龍便備帖，請兩位大賓赴宴，兼看新房。畢竟新房內如何講究，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三十一回

洞房春暖措置咸宜

金屋風和鋪陳華麗

話說殷龍請計全、李昆二人，去看新房。計全兩個，當下隨着殷龍去往內室，走過兩進房屋，到了第三進。在院落左側，有一道六角門，進了六角門，是一所小小的花園，內種了許多梅花，正是大開的時候，芬芳撲鼻，一色清香，彷彿入神仙境界。計全贊賞道：「這個地方，咱們何修而得此？」殷大哥真不愧爲神仙中人。」迎面是一排朝南五開間的樓房，上下窗明几淨，亦雅潔亦繁華。殷龍在前帶領着計全兩個，穿過那朝南的房屋，後面是又一座院落。在右側上有一個月亮門，殷龍進了月亮門。計全在月亮門外，望上一看，見門頭上嵌着一方小匾額，寫着小桃源三字。計全、李昆同進了月亮門，裏面疊石爲山，周圍皆種着許多碧桃。計全道：「可惜此時正交冬令，若至春間，這桃花鮮豔，又是一番神仙樂境了。」說罷，因問道：「到底新房設在何處？」殷龍道：「就在這裏。」計全聽說，抬頭一看，見上首一順三開間朝南的房屋，簷口掛着許多燈彩，迎風蕩漾，紅綠相間，一色通明。殷龍帶着計全、李昆二人，進了那屋，只見明間上面，擺着一紅木攔几，左邊擺了一座寄紅細磁花瓶，瓶中插了許多梅花。天竹、右首一面大理石插牌，當中掛着劉阮到台的圖畫，兩旁掛一幅描金團龍紅牋七言對，兩邊分排着一色紅木雕花八張交椅，壁上間上首掛一幅唐伯虎的漢宮春色，當地鋪了五色氍毹，上面懸四張大紅紗燈，在攔几下，擺設着一張紅木八仙方桌，桌上也擺着許多古玩，桌面前繫着一幅大紅平金福祿壽三星的桌帷，緊靠攔几，分擺了兩張寶座。他二人四面觀看了一回，已是稱羨不已。猛然間見上首一幅大紅門帘，被風飄起，計全、李昆同一看時，只見一幅大紅貢緞五彩平金門帘，上面綢額上有四個平金的金字，是百子千孫，門頭上裝着一塊白絹，畫五彩和合團的燈匾額，門柱兩旁，皆貼着萬年紅貼金字的聯句，寫的是：「世無雙美玉稱完璧，稱第一仙人許狀元。」那計全、李昆二人看罷，當由殷龍邀進新房，一進裏間，只見五光十色，幾有目不

暇接之勢。但見迎面一排紅木嵌玻璃鑿櫃，櫃以上四雙一排，兩排硃紅漆的大皮箱，下面箱櫃，皆釘着白銅四腳鎖匙，配搭齊整。上面中當安設了一張紅木雕花大床，床上有花板雕刻滿床笏花文。頂上還有一架床棚，是倩名人畫就的織女圖。因掛湖色湖縐鴛鴦帳幔，大紅緞平金帳沿，鍍金帳鉤，大紅飄帶，床上堆疊着五色絲綢被褥，一對鴛鴦綉枕，並列中間。緊靠房門，擺設着一張紅木四仙方檯，上下皆排着交椅，桌上擺了許多芸香爐台，并花燭等類。壁上掛着一副天仙送子圖，兩邊也懸着七言聯對，對面簷口是一排兩扇吊窗，上糊着緋色紅紗，窗脚下擺着一張紅木條桌。廂房迎面也是一排吊窗，一樣的緋色紅紗糊，就窗脚下也擺了一張紅木三抽屜長條桌，桌上擺設了許多妝鏡梳箱之類。迎窗戶對面壁上掛了四幅美人琴條，下面擺着一座紅木雕花衣架，條桌對面一排紅木方几，四張紅木靠背椅，豎櫃面前，擺了兩張紅木春檯。計全李昆二人，細細看了一遍。因向殷龍道：「老大哥，你今日代他們鋪設如此整齊，如此華麗，便宜了兩小口兒受用。這真是「佳兒佳婿，」溺愛過深了。」殷龍道：「二位老弟有所不知，咱的賽花女兒，雖然性情有些倔強，他却有一件好處，於忠孝節義，這四個字上，頗能講究，而善事我兩老口兒。就是對於姑嫂分上，他還盡情盡理，從來不曾恃愛。所以我們老兩個口兒，看他如此居心，等他嫁人的時節，好兒的陪他一分妝奩，覺得心上才可以過得去。又說我那女婿，見識是大的，逐日所見皆是繁華之地，富貴之場，咱若大鄙陋了，豈不給那女婿笑話。又况施大人待我女婿，那段恩德，我將妝奩稍貼得厚些，便是施大人聽見，我也覺得體面些了。」計全李昆聽罷，復贊道：「老大哥，你真是表裏兼盡，文質得宜。但未免太費心了。」說罷彼此哈哈大笑。當下一同出了新房，到了外面，計全便指着對過一個房間說道：「這房間又作何用？想也陳設精緻了。」殷龍道：「這個房間，也是為他們兩口兒所設，雖然為他們設的，却還是專為人傑一人。這是怎麼說的，平時料想人傑不能常在這房內，也得另有個起坐，所以在這對過給他收拾一間出來，好讓他作退步個。咱們何不再去看看呢？」說着，又一同到了對面房內。果然也是陳設精緻，却不同那新房內一種的旖旎的風光。計全李昆又稱賞了一回。正自要去，勿聽一陣婦女笑語之聲，打從外面進來。計全李昆便不敢出去，就在這裏間坐下。殷龍見有婦女到來，而且是笑語嘈雜，趕着大踏步出了房門，低低說道：「有客在這裏，你們到新房裏罷。」他這出去招呼，為的是叫他們不可太為笑謔，恐為尊客聽見，笑話他們沒規矩。就在殷龍出去的時節，計全與李昆便在房內，向外偷瞧。但見是兩個二十上下的女子，生得頗為嬌美。原來這兩個就是殷龍的內姪女，一個名喚李月英，一個名喚李秋英。接着是三個二十歲上下，一個是殷龍的外甥女，名喚王蘭珠，那兩個是外甥媳。後面又是兩個少婦，年紀也不過二十歲上下，就是殷龍的兩個媳婦。末後一個老太婆，那就是殷龍的妻子。計全李昆看罷，却好殷龍轉身進來，計全李昆趕着坐定。只見殷龍

請道：「劣兄這幾個內姪女外甥女，平時賽花最爲親熱，比同胞的還要好呢。我昨日一起把他們接了來，讓他們與賽花見談說談說，不過就是專好說笑，未免有些不雅。」計全、李昆說：「少年人大半如此，這也不算什麼。」說着向外而去。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三十三回

占口雀屏允稱快婿

夢聯鴛枕竟遂良緣

話說計全、李昆看了新房，由殷龍陪伴出來，仍到客廳，飲了一回酒，這才散席。賀人傑今日却不會來，仍在南莊。那屋內有殷龍的兩個兒子陪他。計全、李昆回去，殷龍殷勇這才回來。當下計全、李昆就把新房內所有的陳設，如何景緻，如何繁華，與人傑說了一遍。人傑外面害臊，心裏却甚歡喜。光陰迅速，早又是十六這日。一早，殷龍就派人拏了名帖及衣冠等類過來，請二位大媒併新郎過去。當由計全、李昆將衣冠接過來，令人裝束。不一會那邊又放三乘大轎過來，却好人傑已裝束停當。計全、李昆先上了轎，然後人傑也上了轎，還有鼓樂在前引導，一路吹吹打打，不一刻已到莊前。那莊門口早有人在裏盼望，一見新貴人已到，趕着有人取了一枝旺鞭，燃點起來，只聽炮聲震耳，那鼓樂更是不住吹打。一乘大轎由正門而進，到了前廳，三人下了轎。計全、李昆引着人傑趨階而進。裏面早有許多親戚朋友迎接出來，一齊進了正廳。計全、李昆先與殷龍道喜，然後賀人傑由殷龍起，挨次行禮。拜見諸親友，見禮已畢。又有賀相將人傑領入後堂，拜見岳母等人。當下殷龍體貼入微，就命賀相此時不必拜見，隨後一起見禮罷。賀相答應退出。此時客廳上來看新姑爺的人，已擁擠的數層。你言我語，有的道：「這新姑爺真是好體面的。」有的道：「你知他生得體面，不知他的武藝更好呢。」又有的道：「我是知道他武藝的，那年在我們這裏爭鬪的時節，我們老莊主都不會贏得他一刀一鎗，你道他本領可好不好嗎？」那個又道：「那年他在這裏的時節，那身材比現在還要小呢，看將去真是個小娃娃，不過隔了兩三年，就長成爲大人了。」又有一個道：「看序起來，他不過十八九歲。」那個又道：「何嘗不是呢。我老說比老莊主的女兒大一歲。今年賽花姑娘十七歲，他一定是十八歲了。」又有的道：「以我們家賽花姑娘匹配把他，這才是「天生一對，地主一雙」呢。兩個人模樣兒又好，武藝兒又好，真是選也選不出來的。」那個又道：「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老莊主也不肯就答應嫁他呀！」又有一個道：「不知我們賽花姑娘，會看身過他麼？」那個又道：「你不是發糊塗麼？你不記得那年賽花姑娘，還與他戰了好兩陣，兩個人一般的，不分勝負。」大家正說笑之間，忽聞得一片鼓樂之聲，從裏面吹出。原來是賀相率着樂人出來，請賀人傑進去沐浴更衣，參拜天地。當下賀人傑隨着賀相進去，停好一回，復由賀相鼓樂，將

人傑引導出來。只見人傑此時，不似進門時模樣，但見朝衣朝服，披紅插花，簇簇新一個新貴人。到了客廳，略坐片刻，有莊丁擺上酒席，大家依次入席。今日賀人傑是首席，首座，大家坐定。由殷龍送酒已畢，然後各人糊亂自吃了一頓飽，爲的是已正二刻。吉時，新人交杯合巹，因此大家不便鬧酒，惟恐就誤吉時。且留着量，晚間痛飲，因此吃得頗爲快速。午飯已畢，又稍停了片刻。只見儂相來請新貴人登堂交拜。賀人傑即隨着儂相，進入裏紅毡貼地，殷賽花早有兩位攙親全福太太，併喜娘人等，攙扶出來。儂相讚禮，二位新人先拜了天地祖宗，然後彼此交拜，送入洞房。由賀人傑帶着紅巾，二人坐床撒帳，合巹交杯，諸事已畢。儂相在外，又請兩位新人出堂，恭拜親戚故舊。喜娘在裏面應聲。不一刻，二新人扶出洞房，來到客廳，分上下首站起。此時廳上所有親友齊列兩旁。只聽殷龍開口說道：「請二位大賓老爺開拜。儂相應接奉請，計全李昆二人，即便上前。儂相便請二位新人拜見，計共拜了四拜。言李二人亦復回拜了四拜。那邊殷龍還道：「諸事儂相費神，禮當再拜四拜。」計李二位再三遜謝，儂相這纔止住。接着家內親戚，挨次拜畢，最後請殷龍夫婦，暨殷猛殷勇夫婦，殷剛殷強等人拜畢，諸親友退下。復由喜娘攙扶新娘進房，人傑亦隨了進內。兩位新人就在洞房稍歇片刻，儂相復又出來，請諸位親友去看看新娘。殷龍首先邀了計全李昆二人，其餘親友亦各隨其後，大家一起來到小桃源。計全李昆首先進房，喜娘一見大賓老爺進來，當即請新娘立起迎接。計全李昆近前，將賽花上下看了一遍，極口贊道：「風流莊靜，體態端凝，將來定準是一位夫人，真生得好個福相。」說罷，又掉轉頭來，望殷龍說道：「老大哥！這是你的福氣，這樣一對佳兒佳婿，你也算得心滿意足了。」殷龍道：「這總是託老弟及大人的恩典，成全他們的良緣，劣兄有什麼福分呢？」接着諸親友挨次近前，看了一回，無非是稱贊個好字。大家看過新娘，復由殷龍邀同出去。裏面還有些女眷去看新娘，我也不必細表。此時是仲冬天氣，俗說得好：「十一月中，梳頭吃飯工。」極言日短之意。就是這兩個新人拜堂已畢，送入洞房，交杯合巹，復又出來，參拜親友。大新看過新娘，却又是上燈時分。只見前後各處所有的燈燭，只點得一色通明，如同白晝。殷龍因喜懽熱鬧，又僱了兩班清音，分爲前後，演唱曲詞。此時諸事已畢，兩班清音便一齊打了鑼鼓，開唱戲文。只聽得鼓樂喧天，聲音嘹亮，前後都大唱起來，不一刻，廳上又擺出酒席，晚間的首席座便是計李兩位。廳中間一順排了兩席，計全年齡稍長，就在上首一桌，首座上坐下。李昆年齒稍輕，就在下首一席，首座坐下。殷龍在計全這席相陪，其餘諸親友各依年齒坐定。殷龍又叫人將人傑請出來，派他在第三席坐下。人傑再三相讓，不敢佔座。諸親友亦再三點相，人傑只得坐下。酒過三巡，清音拿了戲目上來，請諸位尊客點戲，乃送至計全面前，請點計全也不看戲目，只點了一齣滿床笏。其次李昆點了一齣佳期，再其次即挨到人傑。人傑不敢佔各親友，招呼班頭送往他客先點，各親友有點教子的，有點梳妝驗池的，有點大

宴的，小宴的還有點賞荷的，各人點畢，挨到殷龍，點了一齣甘露寺相塔，接唱洞房。大家一看殷龍這齣戲，齊聲笑道：「你看這老兒自命得太利害了，誰不知道你相得好女婿，你還怕人說你眼色不好，偏要點這齣戲，炫耀於人，你這老兒也未免太狂了！」說罷大家笑個不止。於是清音就唱起來。諸親友傳杯弄盞，互相痛飲。酒至半酣，大家皆吃得高興。如何大鬧洞房，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四回

賀人傑初入婿鄉

施賢臣經過神廟

話說殷龍家內廳上，擺列着酒筵，大家酒至半酣，另使廚房內再備一席，送往新房痛飲。殷龍不便推却，當即命人前去。反是計全李昆攔道：「今日天氣已不早了，主人也連日辛苦了，咱們不必往新房內再去飲罷。停一會時，兩新人送進了房，好使主人安歇。明日再使人傑陪諸位痛飲數杯如何？」大家見說，礙着情面，也就不再深說。只得又大笑了一會，向殷龍道：「今日便宜你了。」殷龍道：「深蒙諸位見愛，明日再當令小婿小女陪罪何如？」大家又笑了一陣，於是又飲了一回酒，這才筵散。却好清音上的戲文，亦唱完了。計全與李昆說道：「咱們送房罷。」李昆道：「好。」便命樂人作樂，將人傑送入洞房。大家又一齊到新房內，略略鬧笑了片刻，便即出來。有喜娘代兩個新人，寬了衣帶，隨同丫環僕婦，出了房門，將房門倒掩起來。人傑在房內，便與殷龍花敘了些闊別思慕之言，然後同入羅帳，共諧魚水之樂。真可是鴛鴦交頸，其樂如何。人人皆然，這也不必細說。明日天甫明亮，即有了丫環僕婦喜娘之類，進房打掃各事。兩新人也就起來。殷龍見了這些僕婦丫環，若有羞態，賀人傑亦未免有些赧顏。當下有僕婦送進面水，二人梳洗已畢，用了些早點，遂即冠帶起來，出房往內室給岳父母請了安，并與親戚參見。殷龍夫妻見一對佳兒佳婿，好不心滿意足。當下又贈了多兩見面禮，二新人當又拜謝。接着參拜諸親長畢，賀人傑此時就往外廳陪客。內有各女眷們，與賽花說玩話的，有與賽花呢呢私語的，有與賽花半說笑，半剝苦的，最是他二個表姊妹，出口尖利。李月英先說道：「妹妹昨夜可曾與姐夫打什麼？」殷龍才聽了這一句，頓時臉飛上紅，欲說不好，不說又不好。接着李秋英說道：「姐姐你要說這些舊話了，賽妹妹從今後我料他將那人要作心肝般看待，還有什麼打仗不打仗呢？即打仗起來，也是恩打斷，不是所那年那樣仇打了。」王蘭珠也在旁邊道：「你們二位都不是這般說，我却有一句，至公至平有話，沒有當日那般仇讎，何有今日這般恩，愛仇讎其名也，恩愛其實也。有今日之恩愛，即斷不行再記當日之仇讎。若說打仙一層，我恐從今以後，若有人得罪了妹夫，我們的賽妹妹，一定幫着妹夫去與人家打仗的了。我看你們二位，是要防備些，出言不可大意，若觸了賽妹妹

的怒，說不定他去告訴妹夫，合同妹丈前來，與我等爲難。你可知妹夫的木領高強，武藝出衆，咱們已聞風先懼了。」李月英道：「你怕咱是不怕，爲什麼妹夫初到來，就有些屈情之處，即使賽妹夫唆使他出來，料他也不肯聽信。」李秋英道：「到也未必盡然，設若賽妹夫使出雌老虎的臉來，我那妹夫嚇就要嚇殺了，還敢說半字不肯嗎？」殷賽花聽了他們的言語，真是急殺。欲要發作，爭奈是個新娘。雖然入贅在家，究竟有些未便，若不發作，實在氣不過。忍之至再，只得站起來，向他母親房內去了。那知李家兩個，王家一個，不肯就罷。還要將他取笑一陣，也就跟了出房。正要取笑，却好殷龍進來，他們三人向來有些懼怯殷龍，當下也就住口不說。此時又是正午，外面僕婦又進來，請他們出去吃酒，由是才把那說笑打斷。當下表妹妹才一同出來午飯。外面廳上已擺了酒席，大家又復入席，歡喜暢飲起來。今日賀人傑却陪了衆人吃了許多酒，好一會才筵散。是日就有遠路的親戚，告辭回去。三日已過，所有各處的親戚皆去，陸續告辭。計全李昆也就搬到殷龍家住。賀人傑溫柔鄉裏，儘得風流，亦頗安心適意，只等度歲以後，打算起身進京，還指望施公奉旨回任，可以免在跋涉。且可在塔鄉多留戀幾日。那知事不如願，不足半月，不但賀人傑計全李昆要去，効勞供職，便是殷賽花也要幫助乃夫做一件極大的事。殷家父字也不免努力一番，且待慢慢表來。如今將說邊擱下，再說施公從六里鋪動身，夜宿曉行，飢飡渴飲，循途而進，走了十里，沿軀並無事件。這日走至直隸大名府界，忽然出了一件大事，幾乎喪了施公的性命。你道爲何？只因天名府大名縣界西南，有一關王廟。這廟亦係勅建的叢林，從前所有住持僧，皆是道德高深，慣守清規。三年前忽然從外方來了個行脚僧，到這廟來掛單。這廟內住持名喚靜性，看那行脚僧，恐也甚好，就將他留在寺中供職。那行脚僧名喚無量，却生得一表非俗。以外面看起來，是個有德行的樣子。那知他奸淫邪盜，無所不爲，却生得一身絕巧武藝，慣使一條禪杖，有一百餘斤，他出外雲遊，只拿這禪杖担着物件，外人却不在意。靜性將他留在寺中，其先他還循規蹈矩，漸漸的就有不端，却還不敢在住持面前放肆。不科靜性一病奄奄，當因寺內無可靠之人，使之住持，又看說無量外場又好，氣概又好，即將寺內所有一切的事件，盡交付他掌管。他即做了住持。靜性死後，他也代他穿孝，各事料理，外人看起來，都說他是個有道的僧人，即是本地的人見了他，也還器重他。更有一件好處，不但武藝過人，還兼能文墨。平時無事也常與文人來往，詩酒往還，頗合人意。故傳說開了，即是本地的大紳縉，也詩酒來往。他就此一來，交接上本地紳縉，他便有了護身符。先暗暗的將廟內常住的僧人，陸續藉端逐退。復又招集了他從前一班朋友，俱是大盜出身。無量見黨羽已成，便日漸放肆，先在附近見那村中美貌婦女，他無論如何，都要百端引誘，奸宿起來，又去各處暗訪，覓到美貌的，他便使人於夜半搶刺回來，在寺內逞其所欲。其至往數十里百里之外去覓，有那不願從的，貞節的，因此送命，亦不知凡幾。就是失節婦

之家，雖控告到地方官，亦無從緝訪。一二年來，從未破過案。案雖未破，可是他的胆愈壯愈大，愈過愈放肆了。漸漸又使他的羽翼，往各處搶掠財物，以充廟內的應用。這關王廟的田產，雖不甚多，謹小慎微，每年除去開支，還可以稍餘。他却揮霍太甚，萬萬不足。這日，施公到了大名府界，離城還有十餘里，走關王廟後面經過，忽見關王廟大殿屋上，捲起一陣狂風，到了轎前，接着廟門口，又是狂風陡起，吹得的溜溜圓不散。施公見在大風，知道有異，暗說：「這青天白日，雲淨風微，他處毫無風絲，爲何這廟內如此狂風，其中必有緣故。」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五回

遇怪風駐節大名城

訪淫僧私探關王廟

却說施公見關王廟狂風徒起，知道有異。當命一從人即往大名府城暫註。吩咐已畢，施公忙與從人，緩緩進城，及至離城不遠，又命分頭進去，不要驚動府縣。只在城內尋一大客店住下，就說是進京的客商，不可說出實語。衆皆答應，當即分開好兩起，陸續進城。果然府縣毫不知道。進得城來，就在熱鬧市口，尋了一所客寓，這客寓名呼泰安棧。施公同黃天霸等人，均開了房間，分別住下。外面只說途中相識，搭伴進京。客寓主人到也深信。晚間有店小二進來伺候。施公與店小二得談起來，因說道：「店伙計，你姓甚名誰呀？」那小二道：「小人姓陸，排行第三，人都喚小人陸老三。你老尊姓嗎？」施公道：「咱姓任。」那小二又問道：「你老貴處是那兒呀？」施公道：「咱自北城裏。」那小二應：「是。」施公又問道：「陸老三，咱問你，這城外十餘里地，那西南上一座大廟是什麼廟呀？」陸老三答道：「那廟叫關王廟，是這裏大名府第一座叢林。」施公又問道：「這廟內是道士住持呢？還是和尚住？」衆有多少人？」陸小二回道：「你老問這廟內的和尚麼？」施公道：「咱只因有個親戚，因與家內洩氣出家，現在有人傳他，這大名府關王廟內居住。咱走在經過，想去廠內訪一訪，咱這親戚不知可在那裏沒有？但不知這廟內住持，喚作什麼名號？」老三呀，你可知道呀？」小二道：「廟內住持叫無量。你老不知道，這無量和和尚，甚有勢力。咱們本地的鄉紳，都與他往來。因爲腹中甚好，還能吟詩本地紳士，往往到他廟中閑坐，可有一件，他却絕不進城，到紳士家。今年六月裏，他幾乎吃一場官司，並非本城的人告他，却是外鄉的移文，移到本縣，說他窩藏婦女，奸盜邪淫，移至本縣，一體訪拿。後多虧本地鄉紳代他公保，方才沒重。」施公聽這話，心忽一動，暗道：「這和尚並非安分之徒，一定是藉本地紳士作護符，窩藏婦女。我何不再盤詰他一番，追究些破綻出來，本部堂好自作事。」因問道：「陸老三，你會見過這無量麼？」小二道：「咱怎麼不會見過，每年逢三月，那廟內都要作一次水陸道場，小人到了那時，也要去玩半日。那住僧他也親自登壇，參拜仙佛，宣演經懺，可是他目不

邪視，只管說法事畢之後下壇，便往方丈去。與本地這一班紳士們閒談，或演些經懺，或談論些詩文，從來不曾聽說有一句閒言。所以今年六月裏，那場官司，若非本地紳士保護，及地方官知道他平時的作爲，那可真要冤氣他了。施公聽罷，又湊好生疑惑，暗道：「據此說來，又是如此規則，難道無量真是好人，並非是奸淫之徒。却爲什麼他廟內起那怪風呢？到叫本部堂好生疑惑，也罷，明日等我去私訪一番，再作區處。」當下用了酒飯，小二出去。施公暗暗將黃天霸、小西喊進來，即將看見關王廟起怪風，并店小二所說的話，告知一遍。天霸道：「大人不必過疑，既據店小二所說如此，而且本地紳士又與他往來，光景無甚邪惡。」施公道：「雖是費此，然本部堂有些不信。不然，何以那陣狂風來得奇怪？即使這和尚果真清正，難免別有緣故。本邦堂要前去私訪一番，若實在無甚奇異，本部堂也不致多事去問。若使有些奇異，多代民間除一害，伸雪一件冤枉，也不愧食君家俸祿。」黃天霸見施公，是決計要去，知道攔不下來，只得說：「既是大人要去，標下隨大人前去便了。」施公道：「這到可他不，必們是本部堂猶自前往，料無什麼意外之事。」天霸小西只得隨口答應，心中却是暗想：「他老人家又要去冒險了，若無奇異，也就罷了，若有了意外之事，不但要咱們費事，而且把咱們嚇得要死，這是何苦呢？偏生咱們也不會見過什麼怪風，偏他老人家，又見着怪風，這不是合當有事麼？」二人只管在以暗想。施公見他二人，若有疑慮之狀，早知他們心事，因道：「二位賢弟，不過慮，就是本部堂前去私訪，也只是隨機應變，斷不有累二位賢弟的。」天霸一聞此言，真急得三尸胃火，七竅生烟，當下說：「大人！你這是什麼詞？難道標下是怕懼不成麼？標下所以疑慮的，又恐你老人家萬一有了意外之事，你老人家又要吃苦。標下所以如此，還是爲的你老人家，怎麼說起標下怕受累起來還求大人的明見呢！大人既如此說，明日便不隨大人前往，不過請大人務要見機而作，早去早回，以免標下掛念。」施公道：「那那個自然的。」說罷，天霸小西二人退出，即將此話悄悄的告知何路通、李七侯等人。大家一聽此言，也是說施公多管閒事。衆人議論了一回，各自前去安息。到了次日，早上施公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飯，便裝了一個書生的模樣，出了吉陞棧，獨自往城外而去。踽踽而行，直走到午後，方見關王廟，到了廟外，先在四面一看，只見一帶紅牆裏面的房屋不少。廟門口一順三座大門，對面有日照壁上寫着六個大字，乃是南無阿彌陀佛。上山門嵌着五個大字，是勅建關王廟。施公進了山門，迎山門有坐神龕，中供一坐韋馱尊神，兩邊值日功曹。轉過韋馱殿，是一座極大的院落，上面一道台階，以上便是大殿。施公上了台階，迎面一看，見豎着一方大扁額，上面寫了三個大金字，乃是關帝廟。施公暗道：「原來這不是佛殿，是關聖大帝。於是進了這大殿，向關帝神相前行了三跪八叩首禮，就這行禮之時，將來意暗暗祝告一番，參拜已畢，兩邊望了一回，這才出殿外，漸至後院。又見是一座五開間金碧輝皇的殿宇。施公抬頭一看，見殿屋上頂嵌四個

硃紅磨磚的字，是大雄寶殿。施公說道：「這便是佛殿了。」當時又進入裏面，但見中間塑着三尊大佛，兩邊十八尊羅漢，皆是金方裝得極其華麗。當上有小沙彌送茶來。施公接在手中喝了一口，又遞還過去。小沙彌接過，便在腰中摸了幾個銅錢，放在茶盤之內。小沙彌將茶錢送在一旁。施公就在蒲團上坐下，歇息歇息。那沙彌復走過來，合十問道：「施主尊姓，從那裏而來？」某公忙答道：「在下姓任，從城裏而來。」因又問道：「你家大和尚可在家嗎？」小沙彌何道：「現在方丈內與城裏二位鄉紳老爺在那裏敲詩。」施主亦認得方丈嗎？」施公隨口應道：「咱也與他會過。」說着立起身來，向殿外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六回

探情由無意遇紳士

藉詩句當面諷淫僧

話說施公見說方丈在家，與城裏的紳士，在那裏敲詩。當下便出了大殿，欲往方丈而去，才要出殿門，只見那小沙彌喊道：「施主你向那裏去？到方丈裏去，要這殿進去呢？」施公隨機應變說：「我知道，我要出去小解。」小沙彌又道：「小解這後面有便處可解，何必出去呢？」施公趁此就回轉身來，向殿後走去，轉過大殿，又是一道珠紅門，又穿過此門，便是一所院落。只見院落內，松篁交翠，幽僻異常。穿過院落，又是三層台階，一順三開間，外面擺着一塊粉紅漆牌，上寫「禪堂」。二堂。這禪堂的門，却是閉住。施公便也不進去。左首有個六角門，却是磨磚砌，貼着「方丈」由此進。五個字。施公看罷，便從六角門進去，但見一道鸞卵石砌就萬字紋的曲徑，兩旁竹籬笆編成麕眼籬笆，以外種了些松竹，也頗幽靜。施公順着曲徑，走至盡處，只見一方門，裏面六扇雲藍酒金的屏門，門上橫嵌着「方丈」二字。施公進了此門，只見山色玲瓏，有二三十盆鮮花，香氣撲人，芬芳可愛。施公暗道：「如此好境，偏使那禿頭受此清福，便是本部堂，也不會有一日如此清幽。」一面想，一面信步走去。遠遠聽得有吟哦聲。施公黃道：「照這看來，和尚似非奸淫凶惡一流了。」想着，已走到方丈。只見一順三開中間，裝着風窗，上面掛着了一條秋香布的暖帘。施公走到風窗前，將暖帘輕輕掀開，裏面有一道人走出來，將施公一看，當下說道：「先生從那裏來，到此尋誰？」施公道：「咱因慕你家大和尚的詩名，特來拜訪，請你通報一聲。」那道人又將施公上下打量一回，進去不一刻，那道人先進出來，隨後方丈無量亦跟至門首。施公瞥眼看見，便問那道人道：「這就是你們方丈麼？」那道人答道：「正是。」施公欲上前，無量早已迎出，將兩手一合，口中說道：「先生請了！僧人不知先生惠臨，有失遠迎，尚望恕罪。」施公也答了一揖，口中說道：「久仰大和尚詩名，特來拜候，尚乞見教。」無量道：「豈敢！先生飽學，尚乞裁成。」說着，就讓施公裏面坐。施公跟了進去，

但見裏面陳設精緻，毫無塵俗之氣。施公實深歎賞。無量又將施公邀入上首一間房內。原來這房屋，是兩明一暗。施公進房，只見裏面有兩個學究的模樣。一見施公進來，趕着起身迎接，彼此一揖。無量便引施公，先指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說道：「這位是本城的庚子翰林吳幼山老先生。」又指着一個五十多歲道：「這位是本城壬辰科翰林黃宜伯先生。」施公聽說，又與吳黃二人重新揖了一揖。吳黃二位，讓施公上坐，施公遜了一番，這才坐下。有道人獻上茶來。吳幼山開口問道：「還不曾請教尊姓大名？」施公道：「學生賤姓任，草字也樵。」吳幼山又問道：「尊居何處？」施公道：「敝處北京城，爛麵衙同。」吳幼山又問道：「貴榜是那科？」施公道：「說來慚愧，學生是大興優廩膳生。」吳幼山道：「豈敢豈敢！」接着黃宜伯又問道：「先生此來，欲向那裏去？」施公道：「因為學生有一世伯，是現任山東巡撫，月前折柬相招，命學生前去，就便道經貴地，訪一至好友人，不期出外未歸，學生未免有室邇人遙之歎。故而假寓客邸，稍候數日，或者可以相晤。昨日在寓閒暇，與店中閑談，說及此間大和尚頗擅詩才。學生因不揣冒昧，特來相訪，私心想與這位大和尚推敲，不知能允許否？」吳幼山在旁又說道：「這位大和尚廣結交遊，日與文墨中騷人，更喜結納。難得老先生不棄，惠然肯來。這大和尚是求之不得了。」無量也就說道：「僧人略識之，無過藏本城諸位老先生謬獎，得以忝附末光，得交文士，今得任老先生光臨敝寺，微蒙不棄鄙陋，時賜教言，則僧人受惠多矣。」說罷，便向施公打量一番。施公一面說，一面也將無量細細觀看。但外面雖一表非俗，而且滿面斯文，其實內藏凶惡之形，更多酒肉之氣。為最的，那兩只眼睛淫光灼灼，凶氣射人，實非善類。施公看罷，又問道：「某方才從方丈室進來，聞有吟哦之聲，光景是兩位老先生與大和尚在這裏推敲詩句，但不知大作，可能乞賜一觀？」黃宜伯道：「某等因此梅花大開，在家沉悶非常，特地來此與這大和尚作首梅花詩，亦是隨口胡謔，借消岑寂。既蒙見愛，當得獻醜，尚乞見教。勿吝玉音。」說着，已將詩稿取出，送與施公觀看。施公接在手中，但見一張梅花箋，紙上寫着一個題目，却是「尋梅」二字。以上便是一首七絕。施公吟道：

山深水曲靜無譁，惹得詩人興更賒。到處尋芳尋不到，美人偏在老僧家。

施公吟罷，哈哈笑道：「好個美人，偏在老僧家。老先生之言，有意思，是無意思乎？然以某視之，當為老先生僭易一字，便成雙絕了。」黃宜伯道：「當易何字，不妨賜教。」施公道：「如是易來，未免過於作謔，然謂之為打油詩，亦無不可。其老字不如易一小字，豈不即景雙關嗎？在老先生以為何如？」黃宜伯吳幼山齊聲笑道：「這一字改得真正趣絕，我兩人要拜你為一個師子。」施公道：「即景生情，文人游戲筆墨，大都如此。但和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謂為絕無美人，亦可謂為真有美人，亦無不可。若在這個人，非真正美人，某亦不敢如此失言了。」一面說，一面偷看無量，但見他神色頓改，偏促不安。施公看罷，更料到有九分

了，故意又要吳幼山的詩看。幼山也就取了出來。施公看了一遍，也不過平常詩，無甚新聲，便贊了兩句好，擺在一旁，又向無量索觀。無量不得已也取出來。施公接過手中一看，只見上面寫：

閑到梅花處處開，騷人鎮日費徘徊。暗香疏影知何處，踏遍山隈與水隈。

施公看罷，一面贊好，一面又暗帶諷道：「但須和尚費點心，各處打聽打聽，便得暗香疎影的所在。然以某看來，這暗香疎影，雖綺閣畫樓之畔，蓬門板屋之家，亦多有之，不必盡在山隈水隈，要在和尚尋找得法耳。」這兩句話說罷，施公又暗暗偷看無量的情形。不知無量說出什麼話來，施公究竟看出什麼破綻，且看下回分解。

四百三十七回

辨詩句無量難言

識仇人智能報信

話說施公慢慢的說了那番話，皆是刺着無量的心。無量一聽此言，心中無不疑惑。暗暗發惱道：「這個人，恁也可怪，為什麼處處總刺着我的心，這是什麼人呢？」心中暗惱，臉上却有些怒色了。因問施公道：「你這老先生，咱出家人，並不會與你有甚難過，為什麼要鬧僧人頑笑？」施公道：「大和尚恁也見怪，某說的是佛經上言語。大和尚既參禪說法，怎麼連這佛經也不知道嗎？况且始作俑者，並非某為始，有黃老先生之「美人偏在老僧家」一句，他已先某而言，某不過假而戲謔，以老字易一小字，這也不算什麼。至說「暗香疎影如何處，踏遍山隈與水隈」，這是和尚尋梅詩，某亦不過進一句，不必在山隈水隈，就是綺閣紅樓，蓬門板屋，暗香疎影也是有的。難道和尚定是派梅花在山隈水隈去尋，別的地方，就不許有梅花麼？大和尚，非是某強辨，你也未免少見多怪了。」這一番搶白，無量頓口無言，半句也說不出。只是暗暗含怒道：「咱若不因黃吳二人，咱到不管他是什麼廳膳生，不願膳生，咱就要結果他性命。他處處打趣我，偏說出一片大道理，堵住我的口，豈不可惱。」此時臉上就有萬分不善的形色現出，而且露出殺機。施公一見，便料得十分，正要拿話打開，免致受他的苦惱。却好吳幼山在旁說道：「和尚也不要動氣，任老先生也不須動氣，我們到此為尋消遣，既是你老先生到此為慕詩名而來，若因這遊戲筆墨，兩人動惱起來，不但結不成方外良緣，倒要變成文字之禍了。現在天時已不早了，將次日日落，咱們進城，還得有十餘里地，不如趁早回去罷。不要趕不進城，城閉起來，那就費事了。」施公見說，因乘話說道：「若非吳老先生提起來，某真個忘却路遠的事了。但今日乘興而來，尚未盡興而返，諸位大作，均已捧讀，某尚未效顰呈政，擬仍明日與二位老先生約定再來此一聚，好好的作一個圍爐飲酒，聯句吟詩，不知大和尚可能見納鄙人，不致閉門不納麼？若得容納，當一洗今日惡習，不涉於遊戲，如不遵者，罰生金谷之數何。」

如「當這一番見怪不怪的話，說得無量倒好笑起來。暗道：『這分明是個渾人，不然定是書獃。不必說他別的，看他說這些話，也不會看看我的臉色，儘着隨口亂道便了。』」心中儘管這般想，口裏却不能不答應，因答道：『任老先生，說那裏話來？僧人惟恐老先生動氣，再也不來。若老先生仍以僧人爲可教，明日務請早臨，以便僧人領教。』施公道：『如此則大妙了，也可補今日之不足。』說罷，便與黃宜伯、吳幼山一同站起身來，向無量拱拱手，說道：『打攪了明日再來叨教。』又與黃宜伯、吳幼山謙讓了一回。吳黃兩位，讓他先走。施公又再三遜讓，只得在前走了。吳黃二人在後相陪。無量直送至方丈外，才轉身進內。施公與黃宜伯、吳幼山三人，出得廟門，緩緩進城。沿途三人談得頗合式，蓋因都是學究，所以極談得來。那知施公當出廟門的時節，迎面來了一個和尚，一見施公，就將他上下一看，心中好生疑惑，暗道：『這不是施不全麼？』認得施不全的，你道是誰？原來這和尚名喚智能在，先姓黑名喚一個亮字，綽號黑煞神，本在落馬湖李配名下，做一名頭目，慣使一把戒刀。當施公被困落馬湖的時節，他曾見過。後來李配被捉，破了落馬湖的時節，他却借水逃走出來，流落在外，作了一二年的流寇。後來遇見無量，因與無量結生死之交，又經無量勸他削了髮，好掩人耳目，他就改名智能。所以現在也在這關王廟內。他日間無事，就在各處巡風，打聽有什麼大主財物，并美貌婦女，打聽實在，就回來送信與無量，就着分派人前去搶劫。無量手下這一班師弟兄，却也不少，共計有十八名，喚作十八羅漢。個個皆是武藝超羣，本領出衆，一律是智字排行。一個喚智亮，綽號賽金剛，使一把牛耳濺風刀。一喚智明，綽號鐵背漢，使一把五股叉。一個喚智化，綽號三太保，便一把戒尺。一個喚智武，綽號伏地太保，使兩把雙刀。一喚智慧，綽號飛毛腿，使一根齊眉棍。還有智行、智空、智其、智悟、智性、智靜、智誠、智定、智法等，人皆是武藝出衆，惟有智慧、挪兩條飛毛腿，一日可行五百里。只要在五百里之內，有了財交，或是見有美貌婦女，他便去搶劫，到來往返，只消兩日，從來不會被人捉住。更兼那齊眉棍，有五六寸，更有鐵背漢、智明、賽金剛、智亮、飛簷走壁，其快非常，而且他二人兩般兵器，亦復超羣出衆。無量看重他們三人，就是搶劫來的各財物婦女，都與他們這一起人大家享用。這十八人，平日却不常見面，都在外面時多，即使回廟多半在禪堂裏，關着禪堂，不使外人看見。黑煞神智能進了方丈，一見無量，便問道：『師兄今日有什麼客人到來？』無量見他問得詫異，因即說道：『賢弟，你向來不會問過這些閒事，今日忽然問我，有甚客來，却是何故？』智能道：『師兄我問的不是熟客，問的是什麼生客到來不成？』無量見問，更加疑惑，因答道：『有是有的，但有一個十全不全的模樣，他自稱姓任，名喚也樵，北京人氏，是一個優厚膳生，說因山東巡撫與他有世誼，請他到巡撫衙門做師爺，他路過此地，要看一個至好朋友，不期未遇，住在客店，聞得愚兄的詩名，特地前來拜訪。愚兄見他倒是個書生本色，覺得還有些傻氣。彼時黃翰林皆在此處，便與他談了一陣詩

詞才走了沒有一會。他臨行時，還說明日再來，與愚兄聯句吟詩。就是這個任也樵，並沒別個生客了。」智能又問道：「他還是與黃翰林吳翰林二人一齊來，向來與他們二位是相識的，還自獨來的呢？」無量道：「黃翰林吳翰林本不認識他，還是這裏相識的，賢弟追問他作甚？」智能道：「他獨自來的了。」無量道：「不錯。」智能道：「小弟問你，那總漕施不全，兄長可認得他麼？」無量道：「咱不認識。」智能又道：「師兄不認識，這也罷了，可會聽別人說過這施不全三字麼？」無量道：「怎麼聽見施不全這賊官，專與咱們一路上的朋友作對，誰不恨他，要將他碎尸萬段呢？」智能道：「師兄可知今日來的那個任也樵是誰？」無量見問這句話，忽然將他提醒過來，便說道：「難道他是施不全麼？」智能說：「不是他還是誰呢？你不問他姓，但看他那十不全的樣子，就該明白了。」無量聽說，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喊不止。智能道：「師兄但如此發怒，有何益處，須得想個方法兒，將他捉住。」不知他們想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八回

賊禿尋仇遺刺客

英雄有眼識凶人

話說無量見智能叫他想法，將施公捉住，以免後患。當下無量說道：「照賢弟看來，怎麼去把他捉住呢？」智能道：「就此趕上前去捉回來，又有什麼難處。這不是手到擒拿嗎？」無量道：「說雖如此，可有一件難處，他是與黃吳兩個翰林一起走的。你若此時去趕着他捉住，這黃吳二人看見，豈不是要免後患，反弄出後患來麼？」智能道：「這怕什麼？黃吳兩個翰林，他從不會見過小弟，他知道是誰呀？」無量道：「他雖不會見過你，咱們却有一件礙眼的處，在我我皆是和尙，他二人豈不疑惑？」智能道：「他二人絕疑惑不到這廟裏來。」無量道：「這話料不定。咱們今年三月裏，不鬧那件事，縣裏沒有拏訪咱們的消息，今日做了這件事，他二人再疑惑不到此處。既有三月裏那件事，今日若做了這件事，他二人也就要疑惑到這裏來了。賢弟這個法兒甚不妥當，還是另想他法方好。」智能聽說這話，也甚有理，因道：「如兄長所說，難到就放他過去麼？他今日獨自前來，小弟料他居心不存好意。若不將他置之死地，恐怕不出十日，就要壞事了。」無量道：「愚兄却有了主意，想請賢弟尾隨他後面，單看他進城住在那家客店，然後回來送信，再使智明智亮兩位前去，將他刺死，豈不是兩全其美麼？又不礙黃吳二人的眼，咱們又免了後患。賢弟你看如何？」智能道：「此計雖好，在小弟看來，還嫌慢。若等小弟訪實他的住處後，再來送信，然後再使智明智亮二人前去，這一往還，萬一他走了，又望那裏去趕？」無量道：「他什麼能走得這樣快呢？」智能道：「等我探明住處，趕緊出城回來送信，再同智明二人進城，那時城門已關了，必不能越城而進，勢必等到天明，方能進去。等了天明，還能行刺嗎？既不

能行刺，保不定他明日不走。而况還有一說，即使他不走，我料他斷不是一人住在客店，一定還有他的從人，如黃天霸之類，保護着他。不說傍的，就是那年在落馬湖，也見他前來私訪。後來被人困他在湖內，准料無人知覺。依李大王的初見，當時把他殺死，倒也罷了。後一轉念，將他困在陰井內，要叫他活活餓死。就此一來，反被黃天霸等人將他救出，大破了落馬湖。把李配等人一衆拏去，治了死罪，弄得畫虎不成，反被犬害，只因施不全看他那種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却是鬼計多端，神出鬼沒，又兼黃天霸等人武藝高強，本領出衆，所以要捉施不全，都要出其不意，還要飛刺得快，使他那一衆保護的人，迫不及防，才可有益。若稍遲延，就不能下手了。因此小弟覺得兄長這條計太緩，還須另想別法爲是。」無量道：「除却愚兄，賢弟可再想一個法兒，說來大家商量得至妥至穩去幹。俗語說得好：『開弓不許回頭箭。』方才高妙呢！」智能道：「正是此話咧。在小弟的愚見，現在小弟即行前去尾隨於他。師兄即趕緊使曹明、曹亮二人也隨在後。小弟一進城，他二人也就進城相離，總不能遠。能於城裏空闊處得手，就將他刺死更好。萬一不能，只得認定他客寓，曹明智亮可於三更時分，竄身進去，刺死於他。小弟在店外巡風，以防他保護人等。如此辦法，覺得較爲快速，或者可以得手。其實最好，是此時趕即前去，不須怎麼費事，只要走在他背後，出其不意，給他一刀，管包他見閻王。爭奈又礙着黃吳二人的眼，這事可寬不寬呢！」無量道：「賢弟，你就此去罷，諒這施不全走的慢，不能與黃吳二人並行，他一人落在後面，只要所過之處，沒有人烟，賢弟也可照你這法兒去辦，不必一定的。就是一刀結果了他，亦未爲不可。愚兄也就命曹明智亮二人前去。」曹能答應，隨即提了戒刀，大踏步轉身而去。出了廟門，直向前趕。這裏無量也就密請曹明智亮到了方丈，告知一切。二人一聞此言，只氣得怒不可遏，因說：「施不全你這賊官，今日大概是你死期到了，人不去尋你，就是開息，讓你活在世上，多活幾年。你反不知足，反要來尋俺們。這可不怪咱們心毒。」罵了一頓，又向無量說道：「師兄，你儘管放心，咱們兄弟此去，包管將這賊官捉住，以免後患便了。」無量道：「全仗二位賢弟相助。」曹明智亮回道：「不敢。」說着，也就轉身出外，到禪堂裏，各人藏了利刃，換了一身夜行衣，外面仍將法衣加上，直奔廟外而去。且說智能在先，追趕前去，走了有十里開外，遠遠的見着施公還與吳王二翰林在前，一顛一簸的緩步，一路閒談。走了一會，已見城門。智能想道：「咱可要緊兩步，跟着他進城方可。若放他先進城，城裏人多路歧，只要二三個灣子一轉，咱就不知道他走向那裏去了。」一面想，一面緊二步趕下來，沒片刻已跟在施公後面。又一刻三人與施公進城，智能也就隨後都城。只見施公走了兩三街，便與黃吳二人分別。吳黃二人走向東街，施公走向西街，智能故意退後幾步，讓吳黃二人走過，又趕下去。不提防李七侯從裏面走來，一見施公，彼此打了個照面，並不會說話，讓施公走過，他便跟隨在後。再一轉臉，見後面跟隨了一個和尚，滿臉凶惡。李七侯

心知有異，故意裝不看見，反向岔路而去。等智能走過，他又從背後趕來，即在後面察看，只見那和尚跟定了施公。李七侯看在肚內，好生疑惑。也就跟了一回，不一刻已到吉陞棧。施公進了客寓，智能根在客寓左右，看了好一會子，才轉身而回。李七侯看了這般光景，早已明白。一見智能回身，又向旁邊一閃，不使智能看出破綻。遠遠的見智能走過去，再出來大踏步向客棧而來。進了客店，直奔後進。此時黃天霸等人，尚未回來。多半是出城迎接施公，恐怕有什麼，既見了，就不能不格外小心防備。若不去尋找天霸等人，又了恐到夜間，有了意外之事，一人兼顧不及。正在納悶，却心天霸回來，一見李七侯便問道：「大人回來麼？」七侯道：「回來了。」天霸道：「既回來了，咱去叫他不要出城了。」七侯道：「他們在那裏，把他們喚回來罷。恐保不定，今要出大事。」天霸道：「只是何說？」七侯將遇見智能限定施公，說了一遍。天霸詫異道：「果有此事麼？」七侯道：「誰騙你來？」天霸答應一聲，即轉身出去，尚未到城門，只見關小西何路通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五個人，匆匆行來。天霸趕上前打了個照面，大家一見，隨又打了個暗號。天霸一聽暗號，也就轉身陸續回寓。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二十九回

黃總鎮客店說來由

惡禿賊黑夜雙行刺

話說黃天霸等人，一齊回至吉陞棧。李七侯將上項的事說了一遍。七侯道：「我等且進來問一問大人，到關王廟的時節，見了和尚是什麼光景，然後就明白了。」當下天霸即至裏間，先給施公請安，然後問道：「大人今日到關王廟，曾遇見和尚麼？還有什麼形迹可疑之處？」施公見問，便將如何評詩，所何諷刺，無量如何怒形於色，只礙着黃宜白吳幼山不便翻臉，只辨別兩句。後來又用言語駁駁了一番，和尚無言可對。及至臨行時，又如何約於明日再去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天霸道：「似此看來，那和尚并無什麼惡處了。」施公道：「外面雖如此，只見面色不善，兩眼的淫光，灼灼射人。本部堂當諷他的時分，偷眼瞧見他，乃實在有虛心之處。本部堂也因那和尚似非善類，所以借口回來。若留戀在彼，難保無意外之事。」天霸道：「大人還遇見什麼和尚麼？」施公被這句話一問，猛然提醒說道：「本部堂在先進廟時，只不過有一個小沙彌，後來出廟門的時節，見迎面又來一個和尚，這和尚也非善種的樣子，將本部堂瞧了一眼，他隨後就進廟去了。」天霸道：「大人幸虧回來，不然恐又要爲他所算了。」施公道：「賢弟何以見得？」天霸就將李七侯遇見和尚，跟隨施公背後，關小西等看見和尚進城的話，說了一遍。因道：「大人明日可不要去罷。」施公道：「本部堂也不過那般說法，本也不去了。滿擬明日想令賢弟前去再探一番。」天霸道：「只到使得。」說罷即便退出，却好店小二送進晚飯，大家便飽餐一頓，然後就各去安寢。再說智能將施公住處，看在眼內，當下

便找智明智亮商議，可巧智明智亮從城外進來。智能便暗暗的遞了消息，於是兩個賊秃，一齊走到僻靜處所。智能與智明智亮商議道：「如今施不全這賊官的住處，是打聽明了，但不知二位師兄如何辦法。」智明道：「且待三更時分，咱與智亮同去，定將這個賊官刺死便了。」智能道：「依小弟的愚見，三更遲了，施不全他左右保護人多，常聞人說：『他們每夜到二更過後，便分班便護。』爲的是有備無患，若至彼時再去，萬一被人看見，雖不致於給他拏住，於事究無益了。不若趁他們未上班的時節，給他毫無準備，於事或者有利。好在二位身輕似燕，不似小弟這笨漢，不能上高。二位師兄以爲如何？」智亮道：「只個法兒，到也甚好。」說罷，去街市上尋了一個小飯店，三人用飽酒飯，就在飯店內稍行歇息。約至二更將到了街坊上，少人來往，智明智亮智能三個賊秃，便出了飯店，直奔吉陞棧而來。到了客寓門首，照壁後面，三個賊秃，揀那黑處站立。智明智亮便將外衣脫去，交智能拏着，向他說道：「賢弟，你就在門外巡風，若有人出來，只要看準了是施不全手下的人，便用刀去砍。」智能答應。當下智明智亮各帶了兵刃，繞出照壁，直奔吉陞棧而去。走到吉陞棧後面，兩個賊秃，便一竄身皆上了屋面。由是躡足潛蹤，各處尋找了一會，不知他住在那裏。忽然見後院內有個人影一幌，智亮瞥眼看見，登時一幌身也就跳下屋去，跟着人影兒躡足潛蹤，跟隨下去。再一細看，原來是個店小二打扮，前去登廁。智亮遠遠觀瞧，見那店小二進了廁所，才將褲子褪下來，智亮來手提刀一竄身，竄到廁所，將手中刀即在小二面上一幌。小二只一嚇，向後一仰，幸虧只坑廁上有木板，人不能跌落下去，若無木板，這店小二早就請他吃糞了。智亮也不管他什麼，當即一彎腰，將店小二提出廁所，到僻靜之處，將他擲在地上。復用刀架在他項上，說道：「你若喊，咱就一刀結果你的性命。咱且問你，這店內有個施不全，住在那一間屋內？你且說明，饒你狗命；若有半字虛言，咱帥傳的這口刀，是不留情的。」那店小二在先被他那口刀一幌，早已嚇了個半死人，被他提到此地，再用刀架在他項上。看官你道那小二可怕不怕麼？智亮儘管問，那小二儘管不答，原來已是嚇昏過去了。智亮見他如此，復又尋他醒來，然後又問。店小二說道：「求爺客饒命！小人實不知有個什麼施不全，咱店內住店客人，倒有一二十位，却沒有一個姓施的。小人若有誣言，情愿千刀萬剮。」智亮聽說，原暗道：「我又問錯了，想他是不知道，不可冤枉他。」因又問道：「你既不知道，只姓施的，咱且問你，爾店內有個十不全的客人樣子，住在那裏麼？只個你該知道了。」那小二道：「那個客人不姓施，他姓任，這是有的人，他却住在中進那上首的房間內。小人方才走那跑出來，你老要尋他，他還不會睡呢。」智亮又問他道：「你既從他那裏來，可知他在房內幹什麼？」小二道：「他一人，在燈下觀書。」智亮道：「你話可真麼？」小二道：「小人焉敢撒謊，你老不信，且請去看。」智亮聞言，滿心歡喜，因道：「咱本待送你狗命，因你說出真言，饒你去罷。」說着，就用刀在小二衣衿上，割下一塊衣衿，放

在小二口內，使他不能聲張。然後在腰間掏出麻繩，給小二捆綁起來，就將他拋在一傍。然後智亮復竄身上屋，直奔客店中進。而來却好智明在前面屋上老等，一見智亮已來，兩下一擊掌，彼此心照。智亮在先，智明在後，兩人便走到上首房間，屋檐下那的由屋檐上倒挂下來，向房內去看。不看則已，這一看，把兩個賊禿，只喜得心花多開了！原來施公所住的，只個房間，屋檐下那六扇窗櫺，只闔着兩傍四扇，中間兩扇却是大開，所以這兩個賊禿一見，心下大喜，暗道：「只真是天助我等成功了，難得只窗櫺也不會闔閉，由此進去，好不便當。」雖然如此，他們不敢冒昧，惟恐是誘著，且恐施公不在房內，復探身細細看了一遍，只見房內靠東首牆壁，一張方桌，桌上點了一盞油燈，却不十二分明亮。施公坐在上面椅上，手扶着頭，在那裏打盹。智亮看罷，暗道：「合該只賊官要死了，窗櫺既不關，又在那裏打盹，咱還在這裏作什麼呢？」心中想罷，便一翻身跳落在地。智明見他跳下去，他也隨即跳下。二人一齊跳在地上，真個是毫無聲息。只見智亮看見窗門，將身一縮，一個箭步竄到裏面，就舉手一刀，認定施公胸膛刺去，不知施公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回

中金鏢智亮被獲

免大難賢臣受驚

話說智亮進了施公的房，劈面就是一刀。只見施公身子一歪，向旁邊一幌，跌倒在地。智亮在外看得清楚，心中大喜，以為施公一定被智亮刺死。說時遲，那時快，正要進房幫助智亮動手，忽然又見智亮跌倒下來。智明心知有異，趕着竄身進房，拔刀來救。尚未走至裏面，忽見裏面一物，直向面上飛來。智明說聲：「不好！」旁着身子一偏，轉身就走。正待轉身，那迎面來的一物，已在肩頭插了一下。智明知道中了暗器，不敢進房，還是急急思想逃走。再一細看，只見房內跳出一個人來，手持大刀，大聲喝道：「賊禿可認得黃天霸麼？」話尤未完，早已迎面一刀過來。此時智明那敢怠慢，急急將刀招架。未及兩合，只聽一片聲喧，說：「不要將這賊禿放走了。」說着，關小西、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等人，各執兵刃，圍殺過來。智明見事已敗，又見這裏人多，那敢戀戰，只得且戰且走。正欲想走，無如你一刀，他一棍，包圍得如銅牆鐵壁一般，萬難分身逃去。還虧智明武藝過人，不然早被天霸等捉住，彼此大殺了好一會，只見王殿臣大喊了一聲：「不好！」早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原來王殿臣大腿上被智明刺了一刀。智明就趁此覷着空兒，望屋上一竄。接着黃天霸、何路通、李七侯亦就追趕上去。正往上竄，忽見上面嘩喇喇一片聲喧，拋下許多物件來，照黃天霸等三人打下。智明早一溜烟飛走逃去了。及至天霸上去，已是趕他不及。原來智明由屋上逃走，至後垣牆當即跳出。却好智能仍在那裏巡風。此時已是三更過後，智明一見智聰，即悄悄的打個暗號，說道：「再想法兒。」

快走罷！智能一聽，便知未能得手，等走到僻靜的所在，智明方將以上的話告知與他。智能方才知道，因說道：「咱們到那裏暫避一避，俟天明才好出城。」智明道：「你且隨我來。」不一刻到了一個地方，智明上前敲門，只聽裏面有人答應，將門開了，放智能走進去，當下那婦人見了那智能，倉皇便開口道：「你等爲何慌張得如此呀？」智明即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那婦人道：「既如此，且在此暫避一夜再說罷。」當下兩個賊，安歇下來，且待天亮，再回廟內送信。暫且按下，再說天霸等見智明逃走，他等也不追趕，恐怕房中那個賊人，還要逃走，因即趕到房內，看了一眼，見智亮仍昏臥地下，不能動彈。天霸便令人將他綁起來，以便明日送交本地官審問。此時客寓的人，都知道捉住刺客了，也都起來看視。不一刻，將智亮綁住。此時智亮已醒過來，心中好不切齒。施公便命人看守好了，以便送縣。你道施公明明坐在那裏打盹，智亮明明將刀刺去，這施公又明明將身子一歪，跌打在地，是施公更明明被智亮刺中，又爲何這施公并不會死，而且未受微傷，反是智亮中了暗氣被擒，却是何故？原來天霸自從與施公說明，忽遇見和尚，隨尾在後，囑令施公不必再去闕王廟之後，他便回到自己房內，用晚飯略歇了片刻，準備三更將近，再行起來去保護施公。那知道了二更將近，忽聽屋上隱隱有脚步聲，只種聲音若在稍微心粗的人，也聽不出。只因他心細神定，刻刻留心，聽了這脚步之聲，當即暗自說道：「不好！屋上有人！」即刻立起來拿了刀，即奔施公房內而去。打從院落經過，將頭仰起一望，屋上一看，只是有個人影兒一幌，早不見了。天霸便知道有了刺客，此時也不及喊衆人趕奔到施公屋內，見施公在那裏打盹，施安也在傍站著。天霸看見施安，即向施安招招手。施安過來，天霸向耳畔邊說了兩句話。等賊人來時，協力兜拿，房中自有我保護。施安即便出房，前去招呼何路通等人。天霸又不肯驚動施公，復又想道：「我何不用個法子，將賊人引誘進來，使他中我只條計？」因輕輕的將窗櫺開了兩扇，他便伏身躲在施公背後，引得賊人進來好去捉他。所以智亮進來的時節，做夢也想不到天霸躲在施公背後。但見施公坐在那裏打盹，又見房內並無一人，因此竄身進房，拔刀就刺。那知天霸等來得切近，先將施公坐的那張椅一挪，施公已坐立不住，身子一歪，跌倒下去，讓出只個當兒，他便出其不意，一鏢認定智亮下步打去。智亮那裏防備？正中大腿，腿只一軟，一負痛，所以向後便倒，栽倒在地。及至智明見智亮栽倒，知道不妙，趕著進房，預備助教，又見迎面飛上一物，這也是天霸見第二個人來，滿滿一箭射雙鷗，因又祭上一鏢，不意智明躲得快，不會打中，只在肩頭上插了一下，依舊被他逃走。這就是智亮被擒，施公免禍的原委。若不補說明白，看官又要道：「小子敘事不清了。」閑話休提。且家施公見已揪住刺客，而且是個和尚，心中大喜，向天霸道：「若賢弟不能未事先防，施某今日定爲這賊禿所害。」天霸等答道：「標下沐恩，何足挂齒，還是大人的洪福罷了。」說着，大家知己無事，便去安歇。次日一早，施公即將店主人已及住

客一併請來，招呼他們一切。店主人見捉住刺客，正要將施公人等一齊送往本縣懲辦。現在一開施公招呼，當即進來。施公便將以上的事說出。店主人方知施公是欽差大臣，漕運總督，現在進京陛見。當下只一嚇，趕緊跪下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尚求大人恕罪。」施公道：「店老板，你日起來，不須如此。」店主人謝了一回，當即爬起來退出，約束夥伴，招呼客人，果然並未洩漏。施公又寫了一封信，着施安送往大名府投遞。大名府知府章有為，接到此信，閱了一遍，只一吃驚不小，當即傳了大名縣一同來吉陞棧，給施公請安，並問明各節。明公接見之下，但問了兩句閑話，隨後說道：「本部堂要借貴署審一審那個刺客。」章知府唯唯應諾，却好此時所有人夫轎馬，已紛紛到了吉陞棧門首。有人進內回明，章知府便請施公暨衆人一齊搬往衙門居住。一面又派差役，押著智能回大名府而來。不一刻，施公到了大名府。章知府暨大名縣知縣王智珪，也跟隨施公進內，請入書房坐定，有人獻上茶。章知府知道施公尚未用過早點，即令廚房趕速辦了早點，請施公與大眾人等飲食。施公用了早點，便命章知府飭令各差役站堂伺候。欲知審出什麼情節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一回

慣用騙供細審情節

難熬刑法盡吐真言

話說施公飭令章知府傳齊差役，站堂伺候，以備審問刺客。不一刻，通班書差俱已傳齊，皆在堂上伺候。施公又命在二堂審問，不許閑雜人等進內。章知府又傳命出去，差役奉命，即刻將人驅逐殆盡，來到二堂，請施公升堂。黃天霸等亦立在案傍。章知府王知縣隨施公傍坐在側。施公升了公坐，兩旁下人役吆喝已畢。施公命帶刺客，下役答應，頃刻將智亮押推到堂。那智亮立而不跪。施公喝令：「跪下！」智亮兩眼圓睜，望着施公罵道：「不全呀！咱帥父不幸爲你手下所擒，也只是咱不謹慎之處，誤中詭計。今日既被你捉住，當殺當剮，速速行刑，不必多問。」施公見他如以因想道：「本部堂若要嚴刑拷問，定挺刑不招，不若用騙功騙他，或者可得實情。」正自暗想，忽聽兩傍差役吆喝道：「好大胆的惡賊，見了大人，還敢出言不遜，不給跪下，咱知道你皮肉要吃苦了。」智亮亦復大罵不止。施公趕着說道：「你等不必如此，且聽本部堂說來。凡行刺的人，皆是本領出衆，武藝超羣，敢作敢爲的好漢。本部堂向來敬重這一起人的。況且本部堂自從初任江都，即有刺客與本部堂爲難，後來被擒，本部堂欽佩他們的本領，有的是收服在門下，有的問兩句，即放他去的。譬如黃總領當初也是前來行刺，後來被擒，本部堂勸了一番，他便誠心歸服，到而今功成名就，連皇上都誇獎他武藝出衆，累建大功，賞他記名提督，實缺總兵，也是一位大人了。這和尙前來行刺本部堂，都以爲行刺欽差大臣，是個殺罪。要知道所刺之人，是否身死，若已經被他刺死，無論當場就獲，或事後緝拿到案，

只要果是正凶，斷無可赦之理。若並未將人刺死，自己已爲人獲，這必須拿問官庭，就要問明他的根底，還是故殺，抑是有人指使，倘是故殺，還要問明他究爲何事？如可寬解，也當減一等問罪，設或因人指使，自身爲從，指使爲首，應得之罪，還歸指使之入，如此代他分判，他豈有不感激之理？若一概繩以法律，制以科條，未免有屈了好漢。施公說了这番話，正要使智亮打動心意，回轉口來。都知智亮聞施公這番話，竟入了施公的圈套。當下嘆嗒的望地下一跪，口呼：「青天大人呀！你才是一位至明的青天大人哪！咱只聞人言說：『你是個江湖上的對頭，綠林中豪傑爲難。』那知耳聞不如目覩。咱今見你大人這般如此，可實在人的話，寬透了你老咧！那有如此青天大人，甘與咱們綠林中爲仇？難道這不是寬透了大人麼？」施公見說，心中大喜，便和言問道：「本部堂且問你，爾叫什麼名？在那裏削髮？既有只身本領，爲何要作和尚？既作了和尚，現在那座廟裏？又爲什麼不拜佛參禪，反來作盜，行刺本部堂？看你倒也是個好漢，恐怕也是見人指使罷！你且從實說來，本部堂定不難爲你的。你若不盡情吐出，本部堂可是不留情了！你說出來，本部堂從輕釋放你，好好兒講。」智亮在下面見了施公和顏悅色，並無一點難爲他的話，心中想道：「咱何不盡行招出，不使皮肉受苦，或是還可得些好處？」黃天霸當日也是如此，咱們是盡知道的，並非他謊言。咱說出來，若他高興，也可以賞咱的功名，咱何必不招呢？」正要向上招，復一想：「咱不要上了他的當，仔細想來，他這些話，分明是來騙咱的，咱若招供出來，給他得了實情，一定帶人前去毀廟，將咱帥兄弟捉住，到後來一併問罪，那專還有什麼好處？只是夢想嗎？咱可不要錯打了主意，還是不招的好。」因又大聲喝道：「施不全呀！咱帥父幾乎上了你的詭計，你只番話分明，是騙咱的口供，咱若實供出來，你又不是如此了。咱何必被你騙，害了傍人？咱是不招的，前後總是死，聽憑你只賊官便了。」施公見說，頓時勃然大怒，將驚堂一拍，口中罵道：「好大胆的賊禿，本部堂先看你是個好漢，有心要提拔，不肯加罪，只要你說出指使的人來，就免你的罪，那如你怙惡不悛，反把本部堂的美意看壞了，實屬不法已極。拖下去，先打二十大板，然後再問。如若不招，再看大刑伺候。這是他自討苦吃，怪不得本部堂很心。」說着，即望黃天霸使了個眼色。天霸會意，正要過來，忽聽兩傍下役吆喝一聲，來拖智亮。天霸趕着攔道：「你等且慢拖他，待本鎮再勸一番，好使他知道。」因即走過來，便即設身處地，將自己行刺的事，一直至今，施公如何待他厚恩的話，又勸了智亮一遍。又道：「大人從來是不撒謊，你放心罷！你若細情招出，大人包管有好處與你。你若不信，本鎮可代你作保。在本鎮看來，還是招的好。」智亮道：「你這小子也儘爲騙人，誰信你的話？」天霸道：「你若不信，不干我事，只要你受得住那等夾棍拶子，此時尙可來得及，只要你吐出實情，大人面前，咱就代你作保，亦未爲不可。你從實說來罷。」智亮聽說，又向天霸道：「咱也不上你的當，你只小子，但圖自己功名，不顧當年之義氣，偏死義賊。」

殺死義兄，誰似你這無義氣的種子？或剝或鬪，咱自現成。若要使咱招供，咱也不知道什麼叫作供，只知道義爲重。咱告訴你實話，咱的同類多着呢。說着又向施公道：「施不全，你若將咱斬了，便二十年一過，又是一個好漢，也不算什麼。而况咱自有兄弟們前來報仇雪恨，你小心便了。」說罷，復大罵不止。施公此時，真是不能再用騙功了。只得喝道：「爾等速將只賊秀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然後再問。」下役答應，即刻將智亮拖下來，一五一十，用足了勁，打了四十大板。足打得皮破肉綻，鮮血直流。施公又命將他推上來，問道：「你招是不招？」智亮道：「你不過打咱這板子，咱早已說過，連殺頭也不怕。只板子就算事了。麼？咱不知道什麼招不招。你這賊官要打，再重重的打一頓，咱若討饒，就算不了是個好漢。」施公見說，又命抬夾棍，下役答應，頃刻將夾棍抬上。把智亮翻倒在地，將夾棍在腿上夾起，兩邊人拉定繩索，只聽施公示下。施公又問道：「爾招是不招？」智亮道：「你這賊官，怎麼這般噁，要夾便夾，不必多問了。」施公又命：「快夾起來。」一聲未完，下役答應，頃刻將繩子一收，只聽噁噁響，早將智亮的腿，幾乎要夾斷了。此時智亮已昏暈過去。施公命且鬆下，叫人取了涼水，在智亮臉上噴了一回。智亮醒來，施公又問道：「招是不招？」智亮還是熬刑。施公又命：「將他那一隻腿，再夾起來。」下役答應，即刻又將那隻腿，又夾將起來。照前一樣。智亮此時已不能再熬，心中悔道：「咱早知如此，有此利害刑法，不如招了。事到此時，咱若再不招，還不知道有什麼利害刑法呢！不如招罷！以免皮肉受苦。」心中想罷，大聲呼道：「施不全，你鬆開來，咱告訴你便了。」施公見他招了，便命人將他鬆開來，好使他從實說來。這才是個「民情似鐵，難逃官法如爐。」畢竟招出些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二回

案情重大知府調兵

淫惡難逃總鎮獻計

話說智亮受刑不過，口呼願招。解公命人鬆了刑。施公問道：「你將實話招來，本部堂自可寬免於你。」智亮道：「咱叫智亮，現住城外關王廟，咱帥兄名喚無量，現爲該廟中住持，同類共計有十八弟兄，名喚十八羅漢，各人皆是本領出衆，武藝超羣。」施公又問道：「爾爲什麼前來行刺本部堂呢？」智亮道：「只因大人昨日到咱廟內去了一踰，咱帥兄無量並不認識大人的面目。後來是咱帥弟黑煞神，能在廟門口遇見他，便到方丈裏告訴師兄，說：「大人叫施不全，此來必非好事，一定私訪咱們的隱處，若不將他捉住，後患無窮。」咱帥兄就問他何以知道他說：「從前在落馬湖見過，因此認得。」咱帥兄聽他此話，就叫他想個法兒。他就說：「最好是前去行刺。」無量便信他話，又因他不能上高，便命小人與智明前來行刺。智明在外巡風，昨夜連小人共來三個，智明與小子上高，智能在外面守候。不料小人黃中鏢，致被擒住，智能逃脫，只是小人的實供。」施公又

問道：「本部堂聞得關王廟內私藏婦女，專在外面劫奪財物，到底現在廟內還藏着多少婦女，共害了幾多性命？外面的劫案，共做了幾會？快講出來，與本部堂知道！」智亮道：「自從無量開了戒，先在附近村莊誘引民間婦女入廟奸宿，不曾傷了人命。後來便向境外劫奪婦女，黑夜帶往廟中，偏令奸宿，若有不從，登時送命。」說完，施公又問道：「你廟中除却無量如此奸盜淫邪，其餘那些人也像無量如此麼？」智亮道：「大半如此。」施公道：「那裏有這些美婦女呢？」智亮道：「有的無量分給的，有的自家出外去奸宿的，還有半途劫奪而來的。」施公道：「爾到不與他們一樣麼？」智亮道：「小人也曾有過的，不久才死了。」施公問道：「你的這個是那裏來的呢？」智亮道：「是無量分給我的。」施公道：「這個婦人是怎麼死的呢？」智亮道：「附近村莊因病死的。」施公又問道：「你方才所說的那間暗室，在廟中什麼地方？」智亮道：「若問這暗室，不知道的，有些難尋的呢，就連小人也未曾進去，是在方丈的裏面花園內假山石下。這暗室四面皆有消息，若誤踏消息，必要給他捉住，也只是無量恐怕有人邊來探他的隱事，故此這樣做的。」施公道：「究竟有什麼消息呢？」智亮道：「聽說四面皆有翻板，若踏了翻板，人便滾下去了，他便將你擒住。」施公又道：「據你說來，只無量是個萬惡的凶徒，難道所作的事，沒有一些影兒風聲麼？」智亮道：「怎麼沒有？今年三月裏，還有外縣差役捕快，到這大名縣裏投文，訪那無量的。後來多虧本地紳士，代他出了公保的切結，方才沒事。縣裏也就據着紳士的切結移文到外縣罷了。」施公道：「你可知道本地紳士那些人最好呢？」智亮道：「本地紳士，皆與無量有往來，也都與他甚好。承各紳士的情，均說他志誠老實，才學精通，皆願與他結交。」施公道：「那個姓黃的翰林，與那姓吳的翰林，無量與他好麼？」智亮道：「那吳翰林、黃翰林，是無量要好的朋友。」施公道：「這兩個人，平時可作些什麼壞事呢？」智亮道：「聽說這兩個是本城最肯為善，最肯出力，是有勢力的紳士，大概作好事，不作壞事的。」施公又道：「你所說關王廟，有十八個羅漢，你可將他們那些名字，都不訴本部堂，好使本部堂知道。」智亮又將那十八個羅漢名字，一齊告訴出來。施公聽罷，即將智亮先行釘錄，發交大名收禁。俟將無量等十八名擒獲後，再行議處。當下差役答應，即將智亮上了刑具，押往縣監禁。施公退堂，到了書房，便與府縣道：「貴縣地方出了這凶惡的僧人，貴府縣不能明查暗訪，為民除害，反憑本地紳士一紙空文，就據以為實，似乎難為民牧。就外面看來，然其中有無受賄情事，本部堂尚須訪察。即無受賄情事，亦不免隨波逐流，以耳代目，並不關心民瘼，除莠安良。我輩受國家俸祿，本當代國家治民。以貴府縣如此所為，是直尸位素餐，有負朝廷恩典了。為今之計，請教貴府縣，若何辦理？還是聽其所為，還是趕緊設法拿獲呢？」章知府王知縣見施公所說各節，已自慚愧無地。又見問他若何辦理，真是毫無主意，不得已免強應道：「大人的明見，既關王廟凶僧人衆，斷非捕役所可擒拏，若不

調取營兵，斷難一網打盡。卑府的愚見，可即調取營兵，先將該廟圍住，然後多派捕役營役，各備兵器，併力營拿。或者可以就獲。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這大名府內，有多少營兵呢？」章知府道：「連防營城守擒，共計約一千餘人。」施公道：「其能猛力殺敵，奮勇不懼的，有多少呢？」章知府道：「城守營額設五百名，其強壯的，不過百餘人，防營較此過半，通計不畏兵刃，能力戰的，約五百名。」施公道：「能有此五百名，足可敷衍。貴府縣可即調取齊全，按兵不動。一俟本部堂往調，即刻就要飛奔前往。若有遲誤，惟該管營兵官是問。」章知府王知縣唯唯答應。施公又向黃天霸等人說道：「今據智亮所供一切，賢弟等有何良策？總官即早剿滅，免生後患。還恐該凶僧等一聞此言，立即逃脫。那時再四處訪拿，更加掣肘了。」天霸道：「該僧逃走一層，大人到不必慮得。某料該僧必不逃走。他以為寺中人多，且有暗室可恃，負隅自固，勢在必然。所慮者此處諸人，不足以資調遣。計全李昆賀人傑又在殷家堡，急切不能調回。此間各人，又不能齊赴該廟，為的是大人面前，還要留二三人保護。難保僧人不再分遣賊忒，前來為難。某之愚見，莫若一面差人星夜飛往殷家堡，調取計全李昆賀人傑，并請殷家父子等人，暨殷賽花前來，一同幫助更妙。一面大人許稱趕緊進京，明日就起程，連府縣差役，總不可使其知道。大人却深住此地，某等陽為護送一程，隨後轉來。倘能於途中遇見該賊人，則便好。半途攔劫，或可隨時擒拿，多捉他一人，既捉住之後，當就該管地方官衙內，押送收禁。隨後一因完案。該僧等一聞大人已經起程，他便毫無顧忌。又恃本地紳士為護符，包管他無逃走之事。不過所慮者，他一聞大人起程，他難免不來劫獄，此事却不可不防。好在此間尚有五百餘名可用之兵，即令該官營官日夜督率各兵，妥為暗地防護。如此辦法，似竟稍微妥當。大人意下如何？」施公道：「此計甚妙，就這樣辦法便了。」即作了書，交與知府轉飭心腹家人星夜前往殷家堡。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二回

接公文無心稍戀

讀信札見義勇為

話說施公將書作成，即教章知府這裏的心腹家人，馳書以往。一面許令差人趕緊預備車馬，以便施公起節。這個風聲傳了出去，城內的人，個個知道，是施大人私訪前往，捉住一個和尚，不知為了什麼。現在本縣監內，你傳我，我傳你，登時傳說紛紛。就連本地紳士，那黃宜白吳幼山也知道了。再一打聽，即是昨日在關王廟遇見的那人。黃吳二人，也不免暗自說道：「咱們幸虧不會小覷他，若有得罪他的事情，雖不能奈何我等，又何必使他懷恨呢？」閑話休表。且說到了次日，施公起身，各城文武各官，皆恭送如儀。關王廟的無量，自從智明與智能能逃脫之後，在智明的姘婦那裏住了一宿，剛至天明，二人即趕緊回廟送信。衆人

聞言大驚，當即命飛毛腿智慧趕速進城打聽消息。到了晌午時分，又回到關王廟，與無量說道：「師兄放心罷，智亮雖然是現經施不全嚴刑審問，他竟是抵死不供。施不全設法，只得將他收禁，飭令知府知縣悉心審訊，務要追出所使之人及窩藏之人。施不全明日即動身了。我想施不全一走，這件事就可鬆懈下來。咱們再設別法，或去劫獄，將智亮救出，亦無不可。」無量聽了這話，心下稍定。又命智慧道：「賢弟，依某愚見，還請賢弟進城，悉心打聽，到底施不全明日走與不走。」智慧道：「此事放在小弟身上，打聽明白，回來告知師兄便了。但小弟還有一說，趁施不全此時走的時候，最好在半途將他刺死，那可就免了後患了。」無量道：「恐怕不能，如能將他刺死，那更好了。」智慧道：「師兄這話，倒也不錯，只恐他前途人多，不能下手。」智慧道：「且打聽的確，再作商量便了。」無量點頭，智慧便轉身而去。當即到城內，細細打聽。到了次日一早，果是施公動身，在城客官護送，前呼後擁，一直出了城。在城各官，仍然回城而來。施公坐在轎內，自有黃天霸等在兩傍保護而行。飛毛腿智慧看得清楚，當即抽身飛奔回廟，告知無量在了。這且慢表。再說投書到殷家堡去的人，星夜飛馳，不日已至。當問明路徑，到了殷龍莊上，先問莊丁道：「這裏可是殷龍堡員外家麼？」那莊丁將府差看了一眼，見他是公門中打扮，便答道：「正是此處。」那府差道：「煩你進去與計老爺去通報一聲，就說施大人有緊要公文在此。特差某前來投遞，須要面交，不可遲緩。」莊丁知道施大人差來的，也就不敢怠慢，趕緊奔進去，先與殷龍說知。殷龍也就頃刻與計全說知。計全命將來差喚進，那府差到了裏面，見有三個人坐在廳上，便問道：「那位是計老爺？」莊丁便代為指引道：「這位是計老爺，那位是李老爺，這就是咱們家主。」來差先給計全、李昆二人請了安，又代殷龍請了安，然後向計全說道：「小人王貴，是大名府章大老爺，轉奉施大人面諭，飭令小人馳書前來，請計李賀三位老爺并殷老員外公子，還同賀太太一齊趕緊星夜馳往大名府，有要事相商。如殷老員外公子等不去，計李賀三位老爺，是不必說，一定要去的，就便賀太太也要隨往。」說着，便將施公的書，掏出來遞過去。計全等聽了他這一番話，不知是何事情，即將來書接在手中，原來是一封加緊公文。又拆開一看，另外一封書信，只見上面寫道：

欽差大臣，頭品頂戴，正任漕河總督堂，世襲一等侯爵施爲

札飭飛調事本部堂道經大名府界，西門外二十餘里，見有關王廟一座。忽見該廟旋風大作，當知有異。即於是日駐節大名，次日親往私訪。雖查無異事，惟見該廟住持僧，形色不正。當經本部堂面為譏諷，該僧若有倉皇之色。本部堂見忝無實據，旋即回城。詎當夜即有惡僧三名，前來行刺。當即拿獲一名，其餘二名夾逃未獲。次日，就大名府署嚴訊該僧口供，據稱：「該廟共有十八名，俱係奸盜邪淫，無惡不作。名曰十八羅漢，并有地窖，私藏婦女等各情節。」似此淫惡凶僧，不法已

極若不盡行誅戮，何以正國法，而安閭閻？爲此飭令，合亟飛到。該參將計全，都司李昆，千總賀人傑，即便遵照，星夜馳趕前來，會同拿獲該僧等，以正國法，毋得觀望遲誤，致干未便。特札右仰知悉。

計全看罷，一面着人到裏面喚賀人傑出來，告訴他底細。即令着趕緊收拾，即便動身。一面又將那封書，拿在手中一看，見上面寫着，是殷老英雄惠啓。計全向殷龍道：「這封書，是大人寄上老哥的。」殷龍道：「你且拆開來看，裏面講的什麼？大家好斟酌行事。」計全便拆開大家同看道：

殷老英雄足下：前者道經貴地，諸蒙辱愛，情文兼盡，緬感之至。邇來起居順當，納福羨頌，無既人傑想已入贅，佳兒快婿，朝夕隨侍，其樂如何？某行經大名府，目覩怪異，凶僧淫惡，不法已極。現在設法拿獲，上正國法，下除民害。除令札飭計全等，飛速前來，合再馳書奉告。足下，令媛賽花，武藝超羣，可否割愛，令隨人傑同來。大名事成之後，某當彙奏，請予恩賞。足下倘亦疾惡，再得賢郎，共襄其事，該僧雖頑，定難倖免。如蒙見允，惠然肯來，協力擒拿，以除大惡，地方幸甚！閻幸甚！臨書倉猝，不盡所言。施某特白。

殷龍聽此書，寫得如此謙讓，因大笑道：「大人也太客氣了，既然關王廟淫僧不法，欲令我父子前去，但須招呼一聲，就是了。還要如此作書，倒叫殷某何此克當呢？」說罷，因向計全道：「計賢弟，打算何日動身？」計全道：「大人的來書，既那樣迫切，某等當即日前往，若遲誤時刻，萬一該僧等聞風逃脫，我等就不免處分了。」殷龍道：「賢弟之言，甚是有理。愚兄也就可以與賢弟等，即日同行便了。」說着，即叫人到裏面，將賽花喊出來，却好賀人傑已經出來。計全就將以上的話，告知人傑，人傑亦忻然。行不到片刻，殷賽花也就出來，先給計全李昆二人行了禮，然後向殷龍問道：「爹爹呼喚孩兒，有何吩咐？」殷龍見問，就將施公來函，請他們父子父女前去大名府，捉拿淫僧，大破關王廟的話，說了一遍。殷賽花一聞此言，登時眉飛色舞，說道：「爹爹既是大人這樣看得起我們，那有不去之理？孩兒就此收拾，好與爺爺同去便了。」殷龍大喜，又將猛勇剛強四個兒子喊出來，告知各節。猛勇剛強四人，無不欣然願住。就此各人收拾起來，殷龍便命人備了許多馬匹，大家先行飽餐一頓，然後上馬而行。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四回

飛毛腿刺殺假施公

殷賽花投宿關王廟

話說計全等九人，直望大名府而去。走至中途，計全因問來差王貴道：「大名城中，有什麼寬大的客棧？」王貴道：「要算吉

陸棧最大了。施大人就在那裏住的，捉住刺客之後，方搬到府衙。計全道：「咱們就在吉陞棧聚齊。」大家答應。計全又向王貴道：「你可先趕一步進城，先見咱們大人，告訴他，我們在吉陞棧聚齊。」王貴答應，飛馬而去。於是計全又向衆人說道：「我等這個樣兒，還是不妥。須要改扮起來，陸續進城，方不礙眼。」殷龍道：「此話更是有理。咱就扮作鄉老的模樣，叫賽花改作村女如何？」計全道：「使得。」猛勇剛強四人道：「咱弟兄裝扮什麼呢？」計全道：「你四人就是生來面目，好在所穿的衣服，皆是公子打扮，不要更改。」猛勇剛強四人答應。計全李昆賀人傑改扮了軍官模樣。當下就分頭前進。離城不遠，計全賀人傑李昆先行進城。就往大名府去見施公。回明一切。施公又將各情告知一遍，然後退出來，往吉陞棧住下。殷龍父子及殷賽花，亦陸續來到大家見面，彼此會意，分別住下。只等施公下令，便去關王廟行事。暫且按下，再說假施公與黃天霸等人離了大名府，直望京城大道而行。走了一日，已至廣平府界，時將日落。正要尋找客棧，忽見前面有一處葦塘，這葦塘蘆草叢雜，地方幽僻。若有刺客藏在此間，必無人看見。天霸也就暗中防備，又故意不作防備。施公的馬剛走葦塘傍邊，忽見葦塘內那些葦草一動，撲一聲，竄出一個人來，迎着假施公就是一刀。天霸急急上前救護，假施公已被他刺死，跌於馬下。那人一見刺死施公，好生歡喜。正要轉身飛跑，却好天霸關小西等已蜂擁上來，四面圍殺。那人便竭力招架。只見他凶勇異常，毫不畏怕。天霸等與他約鬥了有二三十個回合，忽見那人覷着空虛，砍一刀，撒腿就跑。天霸等急急相趕，那裏能趕得上？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就是飛毛腿智慧。他聽聽施公已經起腳，先與無量送了個信。然後他就一人瞞着大衆，獨自出來跟了下去。在此埋伏，刺死施公。他就不知道是個假的。看官，這假施公又是那裏來的呢？原來是從監裏，那死囚與施公模樣彷彿的，妝扮起來。黃天霸等人也是假扮的。其實施公黃天霸等皆在大名府內住着，飛毛腿那裏得知就是大名府合城的人，也一個不能知道。當下假施公自有人將他掩埋起來，假黃天霸等也就回轉大名府而去。飛毛腿自然也回關王廟送信，誇張自己本領功勞，無量聽說好不歡喜，又防備了幾日，怕有人前來查訪捉拿等情。過了幾日，見并無人來，心下也就沒事。惟有無量來救智亮，且說施公見衆人俱到，便暗請殷龍到大名府內向他商議道：「本部堂請老英雄前來，有一事要與老英雄商酌，擬請老英雄扮作村老的模樣，令媛扮作村姑，暗藏利刃，前往關王廟，誘令該廟住持，將令愛偏入暗室，並爲內應。老英雄也在那裏用言將該僧穩住了心，然後再將寺中路徐，打聽明白。本部堂自有人前來接應。」黃天霸道：「某等定於今夜三更時分前去，斷不有誤。此係除患之事，幸老英雄切勿推却。」殷龍道：「某等已奉命而來，何却之有？當照大人吩咐便了。」施公又道：「事成之後，本部堂當爲令媛奏請獎賞。」殷龍道：「這却過當，設有疎忽，望祈勿罪。」施公道：「這須老英雄協助，斷無不成之理。」殷龍答應。當即退出，回至吉陞棧，將此

話與賽花說明。賽花本意，要幫助人傑立功，今聞此言，焉有不願之理？當下就改扮起來，不多一刻，改扮定當。殷龍也改扮清楚。約有日落時分，父女二人出了店門出城，望關王廟而去。這裏黃天霸賀人傑計全，關小西李昆何路通李七侯殷家四虎，也就陸續扎束停當。當即出城，在附近一個所在暫且住下。這等三更時分，以便前往一齊動手。且說殷龍帶着賽花，約有二更呼分，到了關王廟門前。此時廟門尚未閉，父女再入山門，直往廟內而去。走至大殿，見有兩個小沙陀，在那裏講白話。殷龍首先走了兩步，走到那小沙彌面前，說：「大師父敢在你們廟內借個光，容咱父女兩個暫住一宿，明日當得奉上些香儀。」那小沙彌聽說，當即涎皮涎面，向殷龍說道：「放着客店你們不去投宿，反到這裏來借宿，須知道咱們出家人，怎麼留得婦女在此？這是有干法紀的。」殷龍道：「大師父！你們兩位有所不知。這因咱們貪趕路程，今日多跑了些路，此時已有初更時分，城門是關了，城外又沒處上宿，不得已才到寶刹，借宿一宵。務祈大師父行個方便。」那兩個小沙彌道：「你們雖如此說，我們真不能專主，須這知我們當家的他說。」行，就行。」說：「不行。」你們父女，這可再尋別處投宿。」殷龍道：「一家有一主，一廟有一神。既如此說，就請二位師父進去，與知當家有大和尚說一聲，恐怕他不行，我與你一齊進去，哀告他老人家，做個方便。」小沙彌道：「你們且在這裏聽信便了。」小沙彌轉身進去，到了方丈，却好住持無量在那裏晚飯。小沙彌道：「稟師父，現在廟內來了父女兩個，口稱：『因貪路程，無處上宿，要借咱們廟內，借宿一宵，明早便走。』徒弟不敢自主，特來請命師父，留與不留，好去回他。」無量聽了這番話，心中一動，暗道：「這真是咱的局運到了，但不知那女子生的如何，如果品貌美秀，便將他留此廟中，與他樂一樂，有何不可？」一面想，一面問道：「只兩個父女，有多大歲數了？」小沙彌道：「看那老頭子，約有八十多歲，那女子不過二十歲上下。」無量一聽，就想問小沙彌，那女子生得如何，却又礙難開口，因說道：「既如此，咱且與你看來。」說完就站起身來，同小沙彌往外便走。不一刻，到了大殿，殷龍在那裏正是盼望。忽有小沙彌出來，後面跟着一個和尚，殷龍想道：「一定是方丈無量了。」打算上前問話，又聽那和尚道：「人，在那裏呢？」小沙彌答道：「就是坐在窗榻口的那兩口。」無量見說，就近前來。殷龍也就起身迎接上去，殷賽花見爹爹迎上去，他也隨即走過來，口中說道：「爹爹，你老人家，務要同這位老和尚情商，請他留我們在此坐一夜，行個無便，你女兒實在不能走了。」就只兩句話，那一種姣聲姣語，早把那個無量的魂靈兒捏在半空中去了！當下無量聽了這兩句話，連名姓都不會問，便與殷龍道：「我們這廟裏，本不能留婦女止宿，因你如此年紀，又因你這女兒走不動了，出家人行的是方便，故此留你們父女兩個，暫住一宵。你且跟我這裏來，有個僻靜所在，與你兩人住下罷。」不知帶往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五回

殷賽花假意誘賊禿

惡無量放胆犯佳人

話說殷龍正想帶他往裏面，當下說道：「這就是師父行方便了。」說罷，無量就將他父女兩個，帶入裏面，轉灣抹角，走了好一會，殷龍處處留神，記定出路。一會子走到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却是一明兩暗，兩間瓦屋。無量道：「就是這個知在我這地方。本來是爲城裏有紳士們來，碰着晚了，不能進城，就留他在這裏住的。你們就在這裏住一宿罷。」殷龍稱謝道：「難得大和尚，行這個方便，真是感激不盡了。明日當再告謝。」無量就將他父女引了進去，又叫了點了燈火進來。無量這才將殷賽花仔細看了一遍，只見他柳眉杏眼，粉臉桃腮，身穿一件翠藍布棉襖，腰束青布裙，輕踏弓鞋，那一對金蓮，剛有三寸，頭上一束烏雲，挽了一個螺髻，實在美貌出衆。看罷，心中暗想：「咱這廟裏現放着有七八個，那個能如他這樣美貌。今日真是意料不到，有如此美人，送上門來，只可恨這老頭子礙眼。」又想到：「我何不如此如此，那就好辦了。」無量一面望賽花，那知賽花也就故意賣風騷，去勾引無量，心中却恨不能將他立刻殺死。暗道：「你這禿驢，你把姑太太當作何等人物，眼見得你死期快到了。」無量却那裏得知，因又問殷龍道：「你是從那裏來的，會吃過晚飯沒有？」殷龍道：「我們從滄州來的，要到大名府，投一個親戚，晚飯却不成吃呢。」無量道：「你們既不會吃晚飯，我叫人送些晚飯來，與你們吃，餓着肚子，却不難受嗎？」殷龍道：「師父就叨擾你實利，再擾你晚飯，怎麼過意得去呢？」無量道：「這又什麼要緊？」又問道：「會吃酒麼？」殷龍一聞此言，就明白他的用意了，因湊趣說道：「老漢生平一無所好，惟有見了酒，就是命。任誰送老漢的東西，都不受。若送老漢的酒，比送什麼還高興。」接上賽花在旁插口說道：「大和尚，你老人家不知道，咱爹爹有了酒，他什麼事都不管了。問他的酒量，并不大，至多一壺，他便醉了。既醉之後，就要去睡，這一睡可是任你什麼事，總叫不醒他。大師父雖然是美意，在我看來，可不要賞酒與他啣罷。萬一他喝得醉了，咱只得一個人，要有什麼意外之事，怎叫得醒他呢？」這句話一說，無量心內暗道：「若不用酒將他灌醉，這事却不好辦。」正自暗想，忽見殷龍道：「姑娘，你這是什麼話？難道你不知道我最愛的是酒，難得有喝，可不是要我命麼？若說有意外之事，這位大師父賞酒與我，你叫我不離此所在，還怕有強盜來打劫麼？況且你我身上不過帶了些散碎銀子，通共不足十兩，就是我醉着了，有人將我銀子拿去，也不算什麼。姑娘，你不要說了，老子跑了兩天，總不會啣一頓好酒。今晚讓老子啣一頓好酒罷。」無量聽說這番話，好生歡悅，便轉身而去。這裏殷龍與殷賽花見無量絕不疑惑，心中大喜。當下賽花道：「我看這地方幽僻異常，斷不是個好所在，爹爹，咱們何不趁着這禿驢不在此地，咱們四面瞧看一回呢？」殷龍道：「使得。」當下提了手燈，

先到下首房內一看，只見有兩張鋪，也有帳子掛着，鋪上被褥俱全，這便是預備本地紳士在此住的。殷龍父女兩個，看了一回，無有可疑之處。又到上首房內來看，這見上面也設一張鋪，也有帳子被褥，靠鋪旁邊，上首設有二張書櫃，那櫃可不小，櫃門關住，上面有鎖鎖着。殷龍就有些疑惑，到了此處，便執着燈，走近書櫃，仔細一看，却早已看出破綻了。原來那櫃門是假的，內裏藏了消息，要將消息在那裏一帶，這兩扇櫃門，登時就開，人便可從此進去。這邊也有消息，這須將櫃門上那把鎖一按，櫃門也就登時大開。殷龍看罷，心中大喜，便低聲與賽花說道：「我兒，你可聽見麼？」賽花道：「聽見了，合該這禿驢要倒運了。」話猶未完，這見外面已有人送進酒飯來，在桌上擺好。那道人就請殷龍父女去用酒飯，而且頗見殷勤。向殷龍道：「我家大和尚，因有點小事，未便過來相陪，請你老多飲一柄罷。」殷龍也就回說：「請你謝謝你家師父，就說我感激他盛意。」那人答應。殷龍與龍花二人，飽餐了一頓，却不敢多飲酒，恐怕誤事，壺內酒，却撥在房內地下去了。此時已端有二更時分，殷龍道：「咱們就在這房內住下，等等消息，再作計議罷。」賽花答應。當下父女兩個，就進了上房。殷龍一倒身向那鋪上一個養歇，養歇精神好，去動手，才到上鋪，不到片刻，就聽見櫃門吱哪一聲響，殷龍知他暗暗將賽花喊過來，說了幾句。賽花就在鋪上一坐，低頭如有所思。殷龍在鋪上故意打起呼來。賽花偷眼觀看，只見那櫃門果然大門，那和尚從裏面走出來，在櫃門口略停脚步，一聽了鋪上有人打呼，知道那老兒已是睡熟，便走至賽花面前，深深一揖。賽花故意驚惶道：「和尚，你且放穩重了，爲什麼一人到此，你且退去。我父親現在睡熟了，我是個女子，不便與你接談。」口中只管如此說，那眼睛還是只管溜。無量看着了那得不動心，更向前走近一步道：「小僧大胆，一見小姐如此美貌，就心慕神迷，好容易將小姐請到此間，總要請小姐行個方便才好。」殷龍花見他如此說法，心中恨不能拔刀，就此一刀，將他砍爲兩段。又恐他寺內人多，外面衆人未到，一經動手，無人接應，只得耐着性子，臉一紅，口中說道：「和尚，你敢是瘋了麼？你趁着我爹爹睡熟時，你來欺負我女子麼？」無量道：「小僧怎敢欺負？實在是心愛不捨，務祈小姐方便！」賽花道：「這可不能，你趕快出去，若再如此，我要叫我爹爹了。」無量此時也就勃然大怒道：「我且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你不進來，算是你的運氣，既然到了這裏，想不給你師父快樂一夜，那是斷斷不能。你如果是明白的，好好兒跟師父到那邊屋裏，先陪師父飲幾杯酒，然後與師父行樂，咱把你作心肝般看待。若有半字不行，那可由不得你不行，咱就要動武了。」賽花聽了此言，直氣得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就拔要刀相向。殷龍在床上也知道女兒忍耐不住了，恐怕性急，反於事無濟，祇得暗暗捏了他一把。賽花知道，復又將一口氣捺住，仍與禿驢商議，萬萬不可無量那裏答應，搶一步就將殷龍花的手執定，拖着就跑。出了櫃門，直向那邊去了。殷龍見賽花被和尚拉到那邊去，他也就一翻身爬了起來，將身邊的利刃取

出一竄身到了房外，隨即躡身上房檐，向那邊屋內看，忽見迎面有一條黑影一竄，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六回

賢父女誘擒惡賊

小夫妻力殺淫僧

話說殷龍竄上屋檐，打算向那邊屋內探聽，忽見迎面一條黑影飛了過來。殷龍知道外面的人已到，因就一擊掌，迎面那黑影子也就立定腳，應了一聲。殷龍知是自家家人，再一細看，原來是賀人傑。殷龍便低低招呼一聲道：「大眾來了麼？」人傑答應道：「全來了！黃叔父派我到這裏來，幫助你老人家。現在裏面怎樣了？」殷龍道：「賽花兒已深入內地了，你就在這裏等着，好接應裏面。咱還要進去，打從他暗門進去，好幫賽花兒廝殺。你但聽咱的招呼，你便進去便了。」人傑答應，殷龍隨即跳下房檐，仍去裏間房內，將那櫃門的鎖輕輕一扭，那櫃門櫃的「聲」開了下來。殷龍向上看時，見上面有根軟繩，鼓住櫃門，只要一鬆手，那軟繩往下一落，這櫃門又關起來。他便將手中刀，把那軟繩挑斷，櫃門便關不起來。他就悄悄進去，轉灣抹角，只見裏面還有些消息，他先一處一處，將那些消息破去，然後入去。又見裏面是一坐淨室，淨室內燈光明亮。殷龍便在窗外，用力戳了一個小孔，將眼看將去，只見自己女兒，與無量對面坐着，旁邊站了三三個婦女，在那裏斟酒。又見無量笑嘻嘻的說道：「美人哪！咱們不能飲了，咱們去睡罷。」賽花道：「你再飲一杯，就招呼他們撤去殘肴便了。」無量又端起酒杯來，一飲而盡，才將酒杯放下，只見從窗外面放的一聲，飛進一枝箭，正照無量腦後打到。殷龍一見，知道是自己丈夫的暗器，便一撒手，將外面衣服一拋，從腰間拔出二把刀來，大喝一聲：「大胆的賊無，認得姑太太殷賽花麼？特奉施大人之命，前來拿你。」說着，就是一刀，劈面砍去。無量雖然坐在那裏飲酒，背向外臉向裏，看不見外面的人，耳畔忽聽聽的一聲，也就知道有人暗算，趕着躲開過去，却不料殷龍反起臉來。此時殷龍拔刀相向，就一聲大喝道：「好丫頭！你敢以美人計前來賺咱麼？咱看你小小年紀，今日要死在咱師父手裏了！」說聲未完，殷龍的雙刀已到。無量此時手無寸鐵，起來將自己坐的那張椅子，提起來擋過一刀，便一竄身，竄到上首床鋪那裏，在壁上摘下一口寶劍，拔出鞘，就與賽花交手。賽花自然是不肯放鬆一着，也就妖動舞動雙刀，直認他致命去砍。此時殷龍在窗外聽得房內一聲喊，知道賽花已與他交手，當下也就舞動大環刀，龍砍進去，却好賀人傑在屋檐上跳下來，從窗戶躡身進內，舉劍就打。此時父女夫妻三個人，將無量團團圍住，四個人又殺了好幾合，忽見賀人傑虛打一鎗，將身軀向後倒退了一步，故意賣個破綻。殷龍不知何意，殷龍早明白了，又見賀人傑推了窗子口，反而故意讓出一條路來，好似讓無量的光景。那裏得知賀人傑暗用妙計，無量趁此虛砍一劍，撥轉身向窗外就跑。殷龍隨即趕緊送到窗戶口，忽見無量

望後一仰咕咚一聲栽倒在地。却好殷賽花身臨切近，一見無量擄倒在地，哈哈大笑道：「賊秃算你今日沒有烏珠兒給咱家姑娘取去了。」一面說，一面起右手，就認定無量的身上，一刀砍去，代他卸了一隻右臂下來。賀人傑見無量倒在地，已是不能動彈，心中大喜。當下拿出繩子，將無量兩條腿捆了結實。又拿着銅鎚，在無量的左肩上打了一下，又把那左臂又打折下來，就將他拋在那裏。便與賽花道：「你去到裏面搜一搜，如有婦女被陷在裏面的，都將他們喚出來，不要再傷他們的性命了。」

賽花答應，心中一想：「但不知這些婦人藏在何處？」正在思想，忽見右手有一個小門。賽花一見，心中暗想：「莫非這那面還有暗室不成？」想着就走了過去，拾頭仔細一看，只見上面有個鈴鐺兒，下拖着一根繩子。賽花頓覺靈機暗道：「這鈴子有點奇異，我何不將這繩子拉上看裏面有什麼動靜？」想着，一拉手就去拉繩子上，消息只聽那鈴鐺子一陣響，小門內走出兩個個度婆的樣子，一見賽花，嚇了一怔，正待思想望外就走。被賽花趕上一步，刀一幌，喝道：「你是何人？快快講明，饒爾的狗命！」那度婆見問，也就說道：「爾是何人？到這裏來幹什麼的？」賽花道：「特來擒捉淫僧無量，咱太太已將那賊秃殺死了。爾如不信，且出去看看，外面被捆的是何人？」那度婆果真將頭向外面一探，這見一個秃頭躺在地下，渾身是血。那婆子這一嚇，即刻向賽花面前一跪，哀求道：「姑太太！求你老人家施恩，婆子們在此，也是出於無奈。今日你老人家既來，想是要救人性命呀！這屋裏還有七八個少年婦女呢，皆被這和尚搶來的。乞你老人家開恩，一起將他們救出去罷。」賽花道：「既如此，你且引路給姑太太進去看看再講。」說着，那婆子答應一聲，轉身走進賽花，隨後跟來轉灣抹角，了過好幾個灣子，這才到了一處。四面明窗淨几，陳設精緻。賽花到屋中坐定，就有好幾個婦女走過來，說道：「這小姐敢也是給那賊秃搶來的麼？」賽花正欲答言，那婆子在傍說道：「這位姑太太，並非和尚搶來，他是來殺和尚，給大家救命的。現在外面住持爺已被殺了，特來救衆人的。」那些婦女，一聞此言，大家環跪下來，齊言求道：「總望小姐，速速救我們大家性命若遲了，這廟中不止賊秃一人，還有許多呢。若要齊來，那可不得了呵！」賽花道：「你們不要害怕，咱們奉施大人之命，前來捉拿凶僧的。外面還有許多老爺們在此，廟外更有官兵圍住，不怕那些凶僧再來。」那些婦女，一聞此言，真是個個喜出望外。賽花又向那婆子說道：「這間屋內出來的路徑，可走那裏去？」那婆子道：「來看，東首還有一個門，通着方丈花園裏面。」賽花道：「你且問我看來。」那婆子又帶他去，賽花看眼中，到一處，就代他看破一處消息，走了片刻，又到了好些層數台階，一層層走上去，婆子指道：「這就是翻板的背面。若是上面人踏着，這個翻板，準跌下來，跌入坑內，叫他們拿住。」賽花仔細一看，見旁邊有兩個大坑，坑上兩塊石板。賽花又問那婆子：「這裏怎麼上去？」婆子說：「你看我使來。」賽花答應着，只見兩旁有個窟窿，婆子將手向窟內一按，動毫不費事，那

石板就轉開。賽花已然明白，急將手中刀，在那石板旁邊，用刀一劃，忽見那塊石板，下落坑內去了。此時却現出一個地道出來。賽花便由台階上出了地道，果然是座花園。只見花園牆上兩個黑影，一個在前面跑，一人在後面追，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七回

李公然香悶衆淫僧

衆英雄大破關王廟

話說殷賽花出了地道，在花園內，忽見那牆頭上兩個黑影，一個在前跑，一個在後追。那前跑的那個，實此跑得飛快，後面追的那個，再也趕不上。殷賽花再仔細一看，原來前面那個却是個和尚，後面趕的，却是黃天霸。你道只是爲何？只因黃天霸等到了關王廟，大家上了屋，賀人傑就直奔方丈，幫著賽花去拿無量。黃天霸等都到了禪堂，捉拿智慧智能智武等人，合該這一起凶僧就法，大家都困着了。李昆就出了個主意，與天霸等說道：「咱們能不與他們廝殺更好，只要將他們一起捉住，咱們可不必費那麼大事了。」天霸道：「李昆五哥，你這話可是戲言了，這許多人，不動武就得捉住嗎？」李昆道：「不瞞老弟說，咱身上帶有薰香，我因爲這裏人多，恐怕捉不住，帶了只個物件，準備到此，若遇他們都困着了，就要用薰香將他們薰昏了，好活捉的。」天霸道：「那更好了。」於是李昆就將薰香燃著，將香烟送入禪堂以內。李昆又很的一燒，把薰香的氣味燒濃透了，送進禪堂，約待到了時候，所有那些凶僧，大家都着了香氣，不能動彈。李昆等一齊進內，正要拿出繩子去綁。忽見外面撲撲的跳進三個賊禿，各舉兵刃前來。黃天霸知道有了接應，也就趕著招架。你道只三個賊禿又是誰呢？却原奔是智慧智武智能，他三人却不在禪堂裏面，是宿在禪堂傍邊。此時他三個人也已睡了，忽然智慧他起來小解，一見屋上站了許多人，又見禪堂外站了好幾個，皆是執著兵刃。他就知道不妙，趕著回房，將智武智能喚醒，各執兵器，直奔禪堂而來。到了禪堂，已見禪堂門大開，知道來人已進去了。他三個人也就撲奔進來，預備到裏面幫師兄弟動手。那知到裏面一看，見他師兄弟高臥不起。更知道有異，等不及問話，大家便動起手來。智慧直來，天霸智武直取李昆，智能直奔何路通。天霸等也就各自抵敵，大家廝殺了一會。智武中了李昆一彈子，撥轉身就跑。却好計全上來，迎面一刀。智武閃開，接着李昆從背後又是一彈，正中在手腕之上，噹哪一聲，把手中兵器打落在地。旁邊走過殷剛，手起一刀，認定他的肩窩砍去。智武見手無寸鐵，就想要上屋逃走，才把頭向上一望，忽見有個物件直向兩目飛來，萬躲不及，正中兩眼，咕咚一聲，栽倒在地。李昆見智武栽倒，正要上前去捉，却好殷勇一刀，認定智武脚上一剝，已代他削去一足。智武算是被捉，不能動彈了。那邊智能與何路通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際，忽覺兩目之內，鑽進兩件東

西提也躲閃不及，只聽哎喲一聲，也是咕咚栽倒在地。何路通心中頗爲疑惑，只是什麼原故，那裏知道賀人傑在暗室內，用金錢鏢，將無量兩目打瞎，殷賽花捉住之後，他便叫賽花去搜尋婦女，自己便來到此處，却好智能智慧與天霸在那裏廝殺。忽見智武要逃，賀人傑一見，就將金錢鏢取出，先打中智武，後打中智能，所以這二個賊，均栽倒在地。智慧還與天霸在那裏廝殺，忽見智武智能都已被捉了，可不敢久戀，仗着自己飛毛腿跑得快，當時賣了個破綻，旋轉身竄上房屋，放開飛毛腿而跑。天霸那裏肯捨，已就竄上屋，直追下去。這飛毛腿跑得真快，只見他穿房越屋，如旋風一般相似。天霸在後緊緊相追，只好趕不上。直趕至花園內，飛毛腿打算從花園圍牆上跳下，便逃命去了。所以他在前面跑，天霸在後追，只是趕不上。殷賽花此時看得真切，心生一計道：「好賊忬，那裏走？照姑太太的鏢。」一聲未完，殷賽花就將手一揚，飛毛腿智慧正跑得急急，忽聞下面一聲吶喊，他便吃了一驚，就此脚步停了一步，又見殷賽花將手一揚，料定是有暗器打到，趕着躲閃，却原來並無暗器，正要望前又跑。又聽殷賽花一聲道：「你這賊忬，思慕姑太太的暗器，那裏能够照寶罷？」飛毛腿一聽，不能不防備，恐他前一回是誘着，此次是真有暗器打來，又看定下面好着防備。又見殷賽花的手一揚，飛毛腿趕着又向傍邊一躲，就在這個時候，飛毛腿正躲，殷賽花的暗器不提防，腦後中了一鏢，只聽咕咚一聲，從牆上栽跌下來。天霸見飛毛腿跌落在地，當下也就跳下，惟恐他逃走。却好殷賽花早到面前，已將飛毛腿的小腿砍下一段。天霸望着賽花贊道：「賢姪媳，若不虧你那一聲喝，想這賊忬說不定還要被他逃走。」賽花道：「只賊忬跑得真快，姪媳還不會見過這般快腿呢。」天霸道：「姪媳你不知道，他就叫做飛毛腿。」殷賽花聽得哈哈大笑道：「現在不能叫飛毛腿了，只好叫半條腿罷。」天霸道：「裏面這事情，姪媳想已辦妥了。」賽花答道：「不辱叔父之命，那無量賊忬已被捉住了。可不是姪媳一人捉住，是同你老人家姪兒一仝捉住的。」天霸道：「只要是捉住，不管是一人二人，總是你夫妻兩個的功勞。現在那裏？」賽花道：「現在綁好放在暗室裏面，我爹爹在那裏看著呢。」天霸大喜。又問道：「這暗室從那裏走去？」賽花就指着那地道，告訴天霸一遍。天霸道：「我且將這半條腿綁起來，再到外面去看一看，那裏是怎樣，然後再到這邊。」說罷，將飛毛腿綁縛起來，拋在一旁，便從方丈內出去，走到禪堂那裏一看，只見禪堂內一個個賊忬都綁縛好了，點一點數，少了一個，連無量計算，應該十七個，現在只有十六個。你道這一個是誰？怎麼不在廟內？原來只個就是智能，他因進城打探智亮的消息，這日并未出城回廟，就在他那個相好的住了，所以不會被捉。其餘一個不會逃脫，當下天霸當那些賊忬均已捉住，只少一人，又向各處尋搜了一回，只是些小沙彌，那些小沙彌，一見如此，早嚇了個半死。其餘那就是些看香火的道人、天霸等，也就不與他們爲難，却一個不准走。那些小沙彌等，那敢不遵，只得聚在一處，聽候發落。天霸又至廟外，

將那二百名小隊調了一半進來看守這些被捉的賊。關小西此時也就同着兵丁進廟來了。天霸就請小西督率兵丁看守賊。他使帶了十數名兵丁到暗室內及花園內將無量及飛毛腿智慧抬出來放在一起。又去暗室內將所有婦女及婆子等衆都告訴他們在此聽候發落。此時天已將明大家歇息了一會。等到天亮天霸即差了幾個兵丁去城裏府衙門送信說廟內賊秃全被捉了請施公與知府知縣監臨察看以便發落。兵丁遵諭而去。畢竟施公如何發落淫僧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八回

關王廟淫僧正法

保和殿賢臣面君

話說施公及大名府知府與大名縣知縣見兵丁回來報信說關王廟已被所有淫僧全行被捉請前去踏勘以便發落。施公聞言好不歡喜當下即命知府傳齊差役人夫轎馬聽候一同出城章知府答應即刻傳諭出來一面命廚房預備早點不一會施公用了早點外面人夫轎馬也齊了便有丁役進來稟報施公便與知府出城乘轎走了好一會已到了關王廟門首早見知縣在廟門首伺候施公下轎知府也就下轎一同進內此時天霸等早已得信大家一齊迎接出來將施公迎至方丈坐下大家上前參見已畢施公便問大概情形天霸等人也大略告訴一遍又把一個逃走說明施公點頭便命人先將無量帶進來審問有人答應去帶無量不一刻進來回報施公又命將受傷既死的命章知府親往察勘章知府遵諭出來察看屬實又進去回報施公又命將未死的各僧一齊帶人方丈聽審不多一刻共計拾進十五個施公一一訊明口供此衆皆是直認奸淫不諱施公命人落了口供隨即命黃天霸督率兵丁就在廟門外的左首那片空地立刻就地正法爲的是收禁以後恐有別樣意外之虞好在是這十五個皆是直認不諱正法之後別無他慮黃天霸答應立刻將十五個凶僧五花大綁推出廟外空地一一斬訖後回來銷差施公又命懸竿示衆此事自有差役去辦所有屍身亦命掩埋施公又命將暗室內所有婦女概行提出問了一遍俱是民間婦女被飭內各淫僧搶劫來的。那些婦女見了施公皆是哭哭啼啼哀求拯救施公見此情況當命章知府將各婦女姓氏居址查明近者着令安差飭送回家遠者行文與該管地方官轉也家屬命其親自來領現在暫寄官寓好生留養章知府也就遵議諭飭安差先行將婦女送往城中官寓寄養。那些婦女見如此辦法人人望着施大人叫謝大恩施公命他們退下自有安差先帶進城去了。施公又命將廟內所有小沙彌及香火道人等衆又一齊提來各人又審問一遍到也委無別項事情施公便命香火道人願回家的准其回家各尋生業其餘小沙彌即日驅逐出境不准逗留廟內那些小沙彌怎敢不遵也就一個個打點打點即日出廟往各處掛單去了。施公又將廟內所有什物銀錢及田產之類概行查明一齊入官俟隨後招有虔誠僧

道住持，再行發給。諸事辦畢，施公仍回府衙，到了衙門，即命大名縣，在監內提出智亮，也於是日，就地正法，以絕根株。不一會，大名知縣將智亮斬訖，到府衙銷差。此時已是正午，施公用飯，黃天霸等衆，也在府衙用飯。殷賽花是被章知府太太請進上房裏面去了。施公用飯已畢，便向知府說道：「煩貴府將那黃宜白、吳幼山兩個紳士請來，本部堂有話與他們面講。」章知府不知何意，只得遵命。即刻命人拿了一封愚弟的帖子，到黃、吳兩家去請。吳幼山、黃宜白二人見府裏有人前來，說是施公請他們到府衙說話，二人好生疑惑道：「這是可怪事！十日前，施公已經動身，怎麼他到又來了？既然請我，就前去一闕，也無妨礙。」一面回復來差，一面即刻乘轎到府，不多一會，因施公是個欽差，他們兩人就用了二封紅呈投遞進去，自有執帖家人進內稟報。施公命請黃宜白、吳幼山，不一刻，一齊進內，到了花廳。施公迎至廳口，拱手說道：「二位老先生違教了。」黃宜白、吳幼山趕着答道：「豈敢豈敢！便是晚生，不知欽差憲駕，仍在敝地，有失趨前請安，尙望恕罪。」說着進了花廳。黃宜白、吳幼山便與施公行禮已畢，分賓主坐下。有人獻了茶，黃宜白首先向施公說道：「大人呼喚晚生等，有何見諭？」施公道：「只因某現在查辦得一案，就是爲那關王廟住持僧無量，及合寺凶僧作惡多端，現爲某查訪明白。因二位老翁曾經出具保結，代該僧立保，委無姦淫情事。今有該僧等口供單在此，所以某特請兩位老先生前來一閱。」說着將各凶僧的口供單命知府取過來遞給黃、吳二翰林看。黃、吳二人接過來一齊看畢，直羞得面紅過耳，汗流浹背。一面將口供單仍遞給知府，一面起身向施公謝罪道：「晚生等昏憤糊塗，罪可不赦。仰感教誨，銘泐難忘。」說罷，跟下去磕頭。施公趕着扶起，仍請他二人坐下，說道：「某今請兩位老先生到此，並非加罪之意；不過有一事相托，以後如有遇只等情事，總請老先生慎益加慎，會同本地方官，妥爲查訪，不可以耳代目才好。」黃、吳二人，恭恭敬敬答道：「晚生等謹遵憲諭，以後敢不慎重，以仰副大人今日教訓之恩。」說罷，又站起身來，深深一揖。施公又謙遜一番。黃、吳二人又問道：「憲駕何日起身？」施公道：「某明日齊動身了。」黃、吳二人道：「晚生暫且告辭，明日再當恭送憲駕。」施公又再三叮囑後送出。施公回至花廳，又就殷龍等傳進來，向他說道：「此次老英雄辛苦，令媛首捉淫僧，其功不小。待某進京面聖後，當爲令媛令婿，一齊保舉，以邀恩獎。老英雄賢父子，也得請旨獎勵。」殷龍道：「小民父子，無尺寸功，斷不敢妄邀恩獎。即是小女從夫辦事，理所應然，亦不敢上冀榮寵。」施公道：「本部堂自有主見。但本部堂明日即要起程，令媛仍請老英雄與他同回。賀千總即隨本部堂進京，明年本部堂或回任，或不同任，再令賀千總前來接取家眷。」殷龍唯唯答應。當即退出。施公又申斥章知府幾句，以後令他若遇見要件，務要隨時訪察，不可以耳代目。章知府自然諾諾連聲，那敢道半個不是。晚間章知府，即傳諭差役，將所有人夫轎馬，預備齊全，伺候施公明日動身。當晚又備了幾桌盛筵，給施公衆人送行。大家

俱各暢飲面散。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天明，施公等起程。本城文武各官，前來恭送。殷龍父子，亦與各官，直送至二十里外，方才回程。施公沿途攬趕，却好這日到京，正是十二月廿八日。施公當下先在宮門稟到。次日傳旨出來，着令元旦日率同黃天霸等朝賀之後，便殿召見。施公奉旨到新正元旦，施公就換了朝服，帶同黃天霸關小西二人，隨同朝臣，挨班朝賀。其餘計全等，因官職不合，隨班上殿，只得在午門慶賀。各大臣朝賀已畢，聖上退朝，諸臣朝散。施公在朝房內，先與同僚諸人，談了些外省各事。不一刻內，侍宣旨，着令施公在保和殿召見。施公遵旨，即刻趨進，去了。見了聖上，自然俯伏，口呼萬歲。聖上當即問了許多事情，施公便一一奏對。又將黃天霸等，以及殷囊花各人所立功勞，又復細細奏了一遍。天顏大喜，隨傳旨黃天霸關小西即刻召見。也就趕速趨進，而進，不敢怠慢，俯伏金階，三呼已畢。聖上又顧問了許多話。黃關二位，也是奏對詳明。聖上龍心大悅，當即面諭退出。候旨升賞。施公等又叩頭謝恩，然後下殿出朝，退到官廳，靜候陞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九回

施賢臣再回漕督任

黃天霸初訪琥珀杯

話說施公陞見之後，當蒙聖上令他候旨。施公便帶領黃天霸等，在京內公館中居住，專候聖旨。當在京城時，自有許多親戚故舊，前來拜訪，并互相筵宴等事。黃天霸等，也是如此。這日元宵佳節，京城內外，大放花燈，共慶昇平之樂。宮內自然也是大排筵宴，慶賞元霄。這宮內所有筵宴上的器皿，自然藏諸內府。外間那裏有這等上用的寶物，即使偶然無意而得，亦斷不敢公然應用，定要敬謹入貢，不然要有了罪名。這皆是古禮。臣子不敢僭用天子之物。除非是欽賜物件，遇有大事，方敢請出供奉堂中，半爲尊君，半爲榮寵。這日聖上因元宵佳節，又因四海昇平，龍心大悅，因命內監在大內裏，將外國進貢來的一對琥珀夜光杯，取出來飲酒。待至筵宴既畢，內監當晚未及珍藏原處，到了次日，忽然這一對琥珀夜光杯，不知去向。當下經管內監，即各處尋找，那裏來的形影，內監見這琥珀夜光杯，忽然失却，只嚇得胆戰心驚，却又不肯隱瞞，只得於聖上駕臨早朝時，自己待罪奏聞。先請失察的罪名。聖上聞奏，龍顏不悅，却是仁慈爲懷，當下並未問著內監的處分，便與衆大臣說道：「朕上用的這一對琥珀夜光杯，原不算什麼寶物，即使丟失，却於無關緊要。但幸庭之內，居然有此不顧王法的人，前來盜劫。若不嚴加拿緝，何以伸國法而肅宮廷。爾等文武功臣，著即一體明查暗訪，果爲何人所盜，務要追還原物。統限三個月，將原物進呈，不得空言塞責。倘逾期未獲，所有值日各官，定即革職拿問。當下施公却也在朝，聽了這道聖旨，隨即出班俯伏金階，奏道：「據臣愚見，百上所失的寶物，決非宮庭之內的人所盜，必有外來巨盜，將此寶物盜去。但不知昨日御膳之後，這夜光杯擺在何處，聖上可傳經管內監，

詢問明白，便知底細。『聖上道：『是。』當即傳旨，即著施公將經營內監帶往刑部訊問。施公領旨，聖上退朝，施公也就散朝。當下並不先回私第，即將經營內監帶往刑部，訊了一堂。方知這琥珀夜光杯，是御膳後未經收入大內，即擺在內監房中，預備明早再行珍藏。施公問明，次日又奏明聖上，請旨踏勘失竊之處，奉旨著照所請。當下施公即遵旨，由經營內監帶領失竊之處，看了一遍。施公見無甚形迹，好不納悶。當即退出，回至公館，便將上項的話，與黃天霸等說了一遍。天霸聽說，喫驚不小。因向施公道：『在大人意見，這琥珀夜光杯，忽然失落，還是爲宮內的人所盜去？還是爲宮外的人盜去呢？』施公道：『據本部堂看來，宮內的人，斷不敢有此胆量，定然是宮外的人所盜。但經本部堂親去察勘，毫無往迹，因此又疑惑是宮內人了。』天霸道：『據卑鎮有來，定是宮外人所盜。惜卑鎮不能進宮察勘，若能奉旨入宮察勘形迹，便可知這盜杯的人，是宮內的人，抑是宮外的人了。』施公道：『且俟本部堂明日早朝，再行奏聞。如蒙奉旨准予賢弟入宮察勘，即就有些端倪了。但有一層，如果察出是外人盜去，恐賢弟又免不了要奉旨訪查了，那時如何推却？』天霸道：『大人言之豈矣？爲臣子者，君之祿，當忠君之事，今者上用之物，被人盜去，若不訪緝出來，既非慎重國寶之道，也非忠君之心，而况訪拏緝盜，是卑鎮等應有之事。如果有旨奉行，何敢不遵呢？』施公大喜道：『賢弟如此忠心愛國，某當代奏明，賢弟明日可即預備，候旨遵行。』天霸唯唯答應。施公到了次日，果然奏明聖上，當即奉旨，著黃天霸入宮察勘一番。已見失落御杯，那間房內屋上，有一排望緝，非同他處可比。分明是盜賊由屋面揭去磚瓦，垂身而下，將御杯盜去。天霸看明，也就出來，回明施公，請施公代奏，并請旨寬限。施公答應，次日又代奏明，聖上大喜。這日聖旨出來，仍著施公回淮安漕督本任。黃天霸補授江南提督，所有漕標向來出力員弁，均著以本缺坐升。其賈人傑，著加恩以遊擊遇缺補用。殷龍著賞給急公好義匾額，殷猛等兄弟四人，均以千總發交施公差遣。殷賽花也有獎賞。施公遵旨，便率領黃天霸等謝恩，請訓，就預備出京回任。施公天霸當陛階召見之時，聖上又命他出京，以後沿途，遇有土豪惡霸，不公不法之事，仍要隨時辦理，并面諭黃天霸仍隨施公前往江南，沿途緝訪御杯所在，俟拏獲正盜，取出御杯，再行赴提督本缺。施公黃天霸二人，復又遵旨謝恩退出。三日後，即行出京。到了出京這日，自有許多官員，前來相送。這也不必細表。計自施公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京，至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出京，統共兩個月。這日出京，自然還帶了關小西何路通計全李昆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賀人傑等人。現在關太已坐升統鎮，計全坐升副將，李昆坐升參將，何路通坐升都司，其餘皆坐升一級。沿途之上，大家皆爲那一對琥珀夜光杯，用心察訪，在路行程不止一日，并未訪出一毫影響。這日到了山東沂州府界，正是三月中旬，頗覺春光和煦。當下施公就命隨從諸人等，就驛站住下。施公因聞沂州有座瑯琊山，甚是高峻。當日齊景公曾與晏子說過：『吾欲

觀於轉附朝餽，遼海而南，放於瑯琊。這瑯琊山就在沂州府境內。施公便想到瑯琊山，憑眺一回，却不曾與黃天霸等人說明，心中却是暗想。那知黃天霸等已知此心，却不是爲去遊觀，想要到瑯琊山左近，訪察訪察，可有夜光杯消息。當下施公就在館驛中住下，當晚就與黃天霸等說道：「本部堂因近日車馬勞頓，意欲此間暫歇一兩日，再行前進，不知諸位意下如何？」黃天霸等齊道：「便是某等也想暫歇一兩日，不過不敢與大人啓齒。今大人既有此意，某等當得遵命。」施公大喜，一宿無話。次日黃天霸等也就進內稟明施公，欲往附近一帶地方訪緝訪緝，夜光杯的消息。施公當也答應。黃天霸等大家商議就留賀人傑、金大力二人保護施公，其餘諸人，皆分頭往各處而去。施公自己於就換了便服，招呼施安看守館驛，便自出去游玩一番。此一去有分教，鬧出一件天翻地覆的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回

欽使遙臨瑯琊稅駕

高賢蒞止蓬華生輝

話說施公出了館驛，向街坊上走去，原來這館驛的地方，就喚作瑯琊驛。於是六街三市，頗爲熱鬧。施公在街上閑逛了一回，只見人烟稠密，甚是齊整。因信步走去，不覺走了有二三里地，却離街坊已遠。但見前面有一座大樹林，當此暮春天氣，樹木正旺之時，遠遠看見，好不可愛。又當麥苗欲秀，徧地生氣勃勃，更夾著那些桃紅柳綠，實在是春景怡人。施公心下頗爲適意，因慢慢向著那大樹林走去，不一會已行至樹林前面。但見林外現出一所大村落，有數十間房屋。施公便穿林而過，到了村口，又見村莊迎面一條護莊河，旁邊支著一道小板橋，使人來往出入。河堤一帶，栽著許多垂柳，更夾著許多桃花，真是別饒風景。施公看罷，又向村中那一帶房屋看去，又見迎面朝南，有一道大門，周圍一帶垣牆，約有一二里方圓光景。在莊房裏面，西北角有一座茅亭，高懸牆腰，裏面陳設，却看不清楚。茅亭四面，好像是一座花園。那一帶房屋，甚是進得清爽齊整。施公看罷，羨慕之至，意欲過小橋游玩一回，又恐人地生疎，不敢冒昧前去。意欲回去，又想到花園中遊玩一番。正在斟酌，行正忽見從門內整出好兩隻狗來，一見施公，便猖獗的亂吠。接著有一個蒼髯老者，走了出來。施公將他上下一看，但見他身穿一件上布夾衫，腳踏芒鞋，手攜竹杖，頗有隱士之風。那老者一聞狗吠，知道有生人前來，趕緊出來，一見施公站在村口，徘徊觀望，他便將施公細細打量一番，覺得施公形容雖然生得古怪，却有一派正氣，與俗不同。他便上前說道：「老先生請了，小莊僻陋無華，老先生何不請至敝莊，暫住芳踪，何事站立橋畔，觀望徘徊呢？」施公見老者前來招呼，且聽他言語不俗，也將趕著應道：「豈敢，豈敢！只因某路經貴地，偶爾閑遊，不期信步而來，得瞻風采。某因愛尊居如此清雅，真是城市山林，亟擬進府奉拜，又恐素昧平生，不敢進次所。」

以在此徘徊觀望。不期老先生賜教，施某真是萬幸了。」施公因羨慕他人品又好，地方又好，不意將自己名姓，忽然道出。所謂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那老者聽施公說出施某兩字，凝了回神，不禁正色說道：「老先生得毋總漕施公麼？」施公見說自己爲人家說破，不能隱瞞，只得說道：「漕督使者，便是施某。」那老者聽說，便急向施公道：「某僻居村落，不知欽使遙臨，有失迎迓，罪何可及。敝廬踟促，不知台駕尙肯惠臨一敘否？」施公道：「丞擬進廬，不敢造次。既承相召，幸何如之？」那老者見施公答應，當下喜悅非常，便向施公道：「旣蒙辱臨，某當領道。」說著，就引施公過了小橋，不一刻已到莊門，只見有兩個莊丁，站在莊門兩旁，鞠躬伺候。那老者並不向莊丁言語，一直領著施公，進了莊門。施公進內，走了兩進房屋，從東南角門內，走進去，便是一座小小花園。其中雖無玲瓏山石，却是竹籬茅舍，瀟灑出塵。中間有一條曲徑，兩旁編著一路的麁眼籬笆，走過曲徑，便是朝南一座五開間的一所竹屋，甚是寬敞潔淨。那老者邀施公入內，兩人站定，便行了禮，卽讓施公坐下。施公也不過於謙讓，就客位坐了下來。這纔向那老者說道：「施某荒唐之至，雖承雅愛，還不會動問上姓大名，疎疏之行，務求寬宥。」老者亦謝道：「某姓呂名煥，賤字雲章，會中丁酉科進士，世居於此。只因無志功名，告老致仕，守兩畝園田，免得與人爭名奪利。」施公道：「據老先生所言，真是勘破俗塵，安享田園之樂，可羨可羨。」呂雲章道：「豈敢豈敢！不過聊以守拙而已。豈似大人興利除害，救弱勸強，爲國家棟，功在社稷，德被民生呢？」說著，有莊丁獻上茶來。那呂雲章一面讓茶，一面招呼莊丁備酒。莊丁答應，呂雲章又向施公道：「某久聞人名，如雷貫耳，亟欲趨謁，恨無緣可入。今幸得見顏色，真乃識荆有幸了。但不知大人此次駕經敝地，還是進京陛見，還是公幹到此呢？」施公道：「某因去歲奉旨陛見，入覲天顏之後，又奉旨仍回本任。現在道經貴地，是往淮安回任。因連日車馬勞頓，暫息征塵。」因天朗氣清，故此偶爾出遊，不期得遇老先生，并瞻仰華坐之盛，某亦是喜出望外了。但老先生有幾位世兄，想皆是清貴之品，可能請出一見麼？」呂雲章道：「有三個豚兒，長名沛，係前科的舉人，次名濟，會補縣學生員，三名泗，尙在幼讀。本當喚出來謁見，只因長次兩子，皆就館於外，使他們借此閱歷。少子因連日感冒風寒，不堪出見，容日再令其謁忱恭叩便了。」施公道：「有老先生家學淵源，三位令郎，某雖不見，可想其爲飽學了。」呂雲章道：「辱承雅愛，又何敢當。所幸三子皆守書本，幸能遵守成規，謹法而已。其他也就毫無知矣。」施公見說這番話，於是又問道：「在時沂州府知府秦肅仁老先生，想是常見的了？」雲章道：「秦太尊自去歲到任後，承他到敝莊拜過一次，某也曾答拜一次。今年彼此循俗例互相賀了個年節。此外如宴會等事，皆未與列，某亦不願與官府往來。並非某故事耿介，祇因敝族親友甚多，保無有詞訟事件。他們一見某平時與本地父母官時常往來，設若遇有事故，必致前來請託。某如不應，勢必有拂親友之情。若竟答應，今日你來，明日他

至不但煩勞之至，且於某聲名有礙，存了這個心志，就是親友之類，也不甚相怪於某。某若遇有地方上興利除弊之事，某亦不敢坐視不言，倒也要挺身而出，幫同料理。不謂公事則與聞，私事則不敢稍涉。也好在這秦太尊亦復是個良吏，更此間民俗質樸，亦不難治。施公聽說，又蓋實稱讚一番。此時已有晌午，莊丁已將酒飯擺上。呂雲章就請施公入坐，就此賓主二人，施公坐了首位，呂雲章在對面相陪。施公先道了謝，然後舉杯飲酒。不一時酒飯已畢，淨面嗽口，又飲了兩杯茶。呂雲章即請施公到他花園內遊玩一會，但見插竹編籬，豆棚瓜架之外，也有些四時不謝之花，頗為雅潔。又在草亭上坐了片刻，但聞有朗朗讀書之聲，又有琴聲自牆外而至。施公便問道：「讀書之聲，想係令孫輩在館中所讀。這琴聲，又從何處而來呢？」呂雲章道：「只因幼女漱蘭，酷好絲洞，想是他在那裏胡亂撥弄的。」施公聽說，又復稱羨不已。各處遊玩一過，施公便道謝辭。呂雲章只得將施公送至莊口，躬身一揖而別。施公仍走原處，穿入樹林，忽從後面有一人在施公腿上盡力打了一棍，將施公打倒，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百五十一回

朝儂山王朗激雲鶴

二賢村世雄劫施公

話說施公進了樹林，走未多遠，忽從背後來了一人，給施公冷不提防，在他兩小腿上，就是一棍。施公哎呀一聲，登時栽倒在地，已昏暈過去。那人便從身上，掏出繩索，將施公四馬倒攢，蹄網綁起來。又脫了一件衣服，將施公連頭帶足包裹好了，向肩頭上一負，背了就走。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因為關王廟的智明和尚，在那日黃天霸等大破關王廟，他却不在廟中，至城裏訪探事情，因被他漏網，後來他知道關王廟的人，全被黃天霸等人捉住，一概正法。他又怕隨後仍要捕捉於他，因此別了他的姐妹，就遠走高飛，投奔他一個至好朋友。他這朋友，姓曹名勇，綽號蓋世大王，生得虎背熊腰，兩臂有千斤之力，慣使一對流金鎗，更有一種暗器，名喚百練飛抓，百步之內，打人百發百中。這曹勇却是綠林中後輩，現在朝儂山獨自為王，專劫各方遠地富商大賈，或一年做一次，或半年作一次，下有二個結拜兄弟，一姓朱名喚世雄，一姓尹名喚朝貴，這二人也是飛檐走壁，本領甚高。朱世雄慣用兩柄飛抓，能在空中打人；尹朝貴慣用一把單拐，平時幫着曹勇，做些買賣，到得山上，三股均分。這日智明從東昌府逃至此處，見了曹勇，將關王廟如何被施公私訪，如何被黃天霸破了關王廟，殺死衆位兄弟，因自己不在廟中，幸未被捉，趕緊逃奔前來，請他報仇的話，說了一遍。當下曹勇聞說，大怒道：「俺不料施不全竟如此作惡，專與俺們綠林中作對，此仇不報，還算什麼義氣！」說着，就將智明留下，又與他道：「賢臣但請放心，為兄慢慢的打主意，給衆兄弟報仇便了。」智明道：「兄長但說

報仇不知施不全手下能人甚多，僅靠咱們這三四人，斷斷不能行事。纔要想出個妙法來才好。」曹勇道：「賢弟無慮，劣兄自有章程。因不久得了一個極好的朋友，與愚兄也是結拜過的，姓雲名鶴，綽號就喚飛雲子，却是道家裝束，其人能在空中行定，如風捲白鶴一樣。他有兩口寶劍，名喚靈武劍，却是一雌一雄，這兩口寶劍，真是削鐵更泥，任你什麼兵器，只要着寶劍，立刻截爲兩段。當今之世，可說天下無敵了。若請他前去，何患不能到手呢？」智明道：「若得如此，就使我們不能親自報仇，也可算得是借刀殺人了。但不知此人現在何處？」曹勇道：「現在鎮山太歲那裏幫忙，起造一所名樓，名曰齊星樓。」智明道：「這鎮山太歲，起造這齊星樓，作何留處？」曹勇道：「鎮山太歲這座樓，起得却大有道理。現在也不必問，隨後你我自然知道，而且可以到他樓上去立一番事業。」智明見如此說法，也就不再往下追問了。隔了一日，曹勇來到琅琊山，見了飛雲子，說明一切。飛雲子道：「此事萬不可行。」曹勇聽罷，高聲說道：「兄長平時常說爲人一生，總要作幾件出色驚人，驚天動地的事來，我等皆以兄長必非虛言。今日有這件事，我們料兄長必能欣然前去，那裏知道反而畏懼起來？也不知兄長是恐自己的本領不住，不敢前去，若是不願前去，我等却也不敢勉強了。」這番話說罷，那飛雲子冷笑一聲道：「二位賢弟言之差矣。想愚兄具此一身本領，雖不敢說天下無敵，却也不弱於人，有什麼不敢前去？但恐鬧出事來，將來臣弟們恐遭不測，愚兄纔有這番言語。今二位賢弟既如此說，愚兄只好勉強一行，若能得到手中，可是有一句話，愚兄交與賢弟之後，我就要遠走高飛了。好在此間，樓已造成，無事可以幫助。賢弟們若能答應，愚兄便去走一遭。如若不然，我却不敢應命。」王朗道：「兄長且將此物取來，再作計議。如果不拋小弟，共圖大事，則是小弟的大幸。萬一堅執小弟亦不敢勉強聽兄自便了。」此時曹勇、王朗二人見飛雲子答應，好不歡喜。是日即大排筵宴，給飛雲子送行。飛雲子也就即日前去。你道飛雲子所取的這東西，却是何物？爲何如此貴重？原來就是盜的那琥珀夜光杯。飛雲子去後，曹勇也就回朝。王朗，這是十二月的話。飛雲子不日到了京中，就將那琥珀夜光杯盜出，送回琅琊山，交與王朗，他也就真個走了，不知去向。直至後來黃天霸大破齊星樓，捉拿王朗，方纔有飛雲子的說話。隨後自有交代。曹勇回至朝。王朗，就與智明、朱世雄、尹朝貴三人說道：「現在飛雲子雖然前往北京，能否到手，也不能知。咱總要再遣一個人去京，打聽打聽。萬一對手，那裏也有個人知道細底，并且還可以打聽施不全是否留京內用，還是回淮安本任，我們還好另想別法。」智明就說道：「小弟情願去走一遭。」曹勇道：「你不能去，莫若朱賢弟辛苦一遭。」世雄道：「小弟怎敢推却？明日前往便了。」曹勇大喜，說：「賢弟此去，務要謹慎，小心不可疎忽。」朱世雄唯唯答應。次日就別了曹勇，往京帥而去。及至到了京中，細細打聽，那琥珀夜光杯，早爲飛雲子盜去。現在京城內外，一體訪拿盜杯之人，并有旨飭令黃天霸等細細訪緝，務

要人杯并獲，朱世雄打聽清楚，好不喜悅。就將此事擺在一旁，再探施公是否內用，仰係回准。這日有旨下來，著令施公仍回本任。黃天霸又陞了江南提督，等到施公陛見出京的這日，朱世雄暗想道：「我若此時回山送信，叫他們前來攔劫，這件事不必妄想。他手下有這些人，如何攔劫得去？我何不跟他下去，等他沿路住下，若有疎漏的時候，我能獨自將施公不全拿住，送回山中，這件事也就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了。」因此跟着施公一路而來，可巧這日施公在琅琊驛住下，又往二賢村遊玩，不期竟被朱世雄說着，當施公出了驛館，在街坊閒遊時，朱世雄正在酒館內飲酒，瞥眼見施公出來，又看了看，並無一人跟隨，好生歡喜。當下就尾隨於後，爭奈人多不能動手，及至到了二賢村，又被呂雲章邀入莊上。朱世雄暗想道：「你這賊官，除非是出不出，你若要由此經過，却休想逃脫。」想罷便在樹林內，暗自躲好，等到施公由莊上出來，朱世雄在暗中打探見呂雲章並未着人護送，朱世雄便等施公到了林內，他由施公身後，拿出鐵尺，在施公腿上下了一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二回

惡智明疑是疑非

賢總漕不生不死

話說朱世雄一鐵尺將施公打倒，當下綁縛起來，用衣服裹好，背負飛奔而走。看看天已將黑，走到河口，叫了一隻船，將施公放在船上，他也上船，喝令船家開船。那船戶不知細底，便問道：「今夜如何開得？且到天明再開罷。」此時施公却也醒了，聽說此話，便大聲說道：「船家你萬萬不能開船，這個人是個強盜，我乃漕督施某被他搶奪而來，你若能將這強盜拿住，將本部堂送回琅琊驛，本部堂自有重賞。」此話尚未說完，只聽朱世雄大吼一聲，向這船家說道：「你胆敢多言，若再不閉，我便送你的狗命。」那船戶也道：「你這大胆的番強盜，胆敢搶奪欽差，該當何罪？難道你不知王法麼？若要我開船，只怕今生也休想。」朱世雄聽了這話，忽然大怒，隨即在腰間拔出鐵尺，惡狠狠直望這賢家打來。這船戶知道不妙，即將身子一讓，只聽撲咚一聲，望水裏跳下。朱世雄却也會水，見船主跑下水，他也跳着下水去追。這船戶見朱世雄也跳下來，知道不能抵敵，只得踏着水逃命而去。朱世雄在河底下，追了一回，見捉不住那船戶，也只事鑽出水面，仍然上船，將衣服脫下來，擰擰乾，晾在船板上，使風吹乾。即便撐篙，將船開去。原來這條河，却通朝儺山後面，不過半日就到，但須走那後港。若走前河，非兩日不能到山。朱世雄獨自撐篙，不過到天將微明，已經行至後山脚下。當即棄船登岸，却將施公背起來，直望山上而去。却好有巡山嘍囉見二大王回來，趕着，一面進內報信，一面就迎接上山。朱世雄一見嘍兵前來迎接，便將施公捧在地下，交與嘍兵，便送與大寨。那嘍兵怎敢有違，當即答應。朱世雄便獨自上山，夫進大寨，早有曹勇、尹朝貴、智明等人迎接出來。朱世雄道：「我且進寨再談罷。」說着，一起進

了大寨，挨序坐下。曹勇又急急的問朱世雄，就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大家聽說，齊道：「無怪賢弟滿面喜容，這個古怪，真是比那夜光杯更寶貴了。」猶有智明在上說道：「諸位兄長不必過於喜悅，依小弟看起來，恐怕不是真施不全。」曹勇道：「賢弟這話怎講？」智明道：「只因施不全詭計甚多，去年在東昌府將智明拿住後，他就假扮了自己，即日動身，將智亮交與府縣審問。那時小弟見他已經動身，便趕着回廟送信。我大哥就差人暗暗在半途行刺，居然出其不意，將他刺死。我大哥當時自然心滿意足，可爲除了一害，又可代我們綠林中報了仇了。那知大破關王廟之後，方纔知道，前次殺死的並非施不全，是東昌府獄內死囚改扮起來，故意叫我們刺他，好叫我們不防備。他好於中行事，乃竟上了他的當了。朱兄長今日又將他捉住，所以小弟想起去年的事來，頗爲疑惑，惟恐又是假的。」朱世雄一聽此言，倒反覺疑惑起來，暗道：「若果是假的，就是將他殺了。」當下說道：「智賢弟，你既如此說，真施不全你可認得麼？」智明道：「我會前去行刺，看得明明白白，怎麼能不認得的？」曹勇道：「這就容易辨別真假了。莫若將他抬上來，給智賢弟認一認。若是真的，愚兄另有用處；若有假的，即便將他殺了。算來是朱賢弟白吃一輪辛苦，隨後再想別法便了。」正說之時，只見婁兵進來報說：「稟二大王將那個十全的人，已經將他抬上山來，現在外面，請大王示下。」曹勇道：「即將他推進來。」嘍兵一聲答應，即刻退了下去，不一刻，蜂擁推到來，至大寨，施公向上一看，只見四個強盜，內中還有個和尚，心中暗道：「莫非這和尚就是關王廟那個在逃的禿驢麼？」正是暗想，忽聽上面大喝道：「施不全，你抬起頭來，可認得法師麼？」原來智明一見施公，已知道不是假的了，故有此言。施公見他一問，更覺明白，一定是關王廟在逃的那個智明，因大罵道：「好大胆的賊禿，爾前次幸逃法網，不會按律問罪，就該悔過自新，勉爲好人，方是道理。竟敢不知悔過，仍復怙惡不悛，將本部堂劫奪到此。爾等究竟是意欲何爲？若好好將本部堂送至山下，或可減一等問罪，否則恐爾等亦不免碎屍萬段。劫奪欽使大臣，那裏還知道王法呢？」說罷，又復大罵不止。智明亦罵道：「施不全，我且問你，我那帥兄等，與你平時有什麼冤仇，你偏欲與咱等作對。爾以爲仗着黃天霸等，這一班小輩，可以保護與你。今日爾已被拿，你那保護的人，尙能到此來救你出去麼？這也是你作惡多端，殺人無算，也有今日之報。爾尙有何言呢？」施公道：「本部堂既已上山，爾等若要殺便殺，不必多言。就便死了，看爾等也未必能殺逃罪。」說罷，就低頭不語。只見曹勇說道：「智賢弟，愚兄却有個主意，若就將他殺了，雖破腹開膛，也毫不費事，那倒便宜他。用咱們先叫他受些凌辱罪，然後等他將死未死之時，再將他破腹開膛，二罪并罰。你道如何呢？」智明道：「但不知兄長如何處治他呢？」曹勇道：「可將他先吊在廂房旁邊，教他受些穢氣，然後把他送往暗室內，餓他三日，將他餓得個氣息奄奄，再把他拖出來，給他一個開邊庭，從背脊上用刀割開，劈分兩片，把他的心割下，遙

祭綠林中諸位已死的朋友。你看這個主意，可好不好麼？」智明道：「兄長此言，甚是有理。」施公聽了，暗道：「不期結怨已深，致有今日，料想這條命，今日是活不成了。但不過這起惡賊，存心未免太毒。」施公正在暗想，忽聽曹勇喝令嘍兵：「將他推下，先吊在廁坑旁邊，教他受些穢氣，然後再將去送至暗室，封鎖起來。多派人看守，給他餓三日，等他氣息奄奄，再來稟報。」嘍兵答應，當下推推擁擁，將施公拉出寨外，就向廁所旁去吊。寨內是日大排筵席，互相慶賀。且說施公吊在毛廁旁邊，固然臭氣難聞，更是心骨疼痛，恨不得自己尋死，免得受此惡罪。無奈欲死不得，實在悲慘交集。約有半日光景，忽然有個嘍兵，走此經過，一見施公，登時吃驚不小。暗道：「這便如何是好？我若不救他，我就天良全滅了。但是麼樣救他纔好呢？」急中生智，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我何不如此如此，問問他們情形呢？便向左右嘍兵問道：「這是什麼人，將他吊在這裏？」內中就有一個嘍兵答道：「王頭目，你那裏不知道麼？」那人又道：「我怎麼得知呢？我剛纔從山下回來，到底他是誰人呢？」那嘍兵又道：「這就是漕督施不全，今日被二大王將他捉上山的。」那人道：「既將他捉住，爲何不殺他呢？」那嘍兵又將曹勇說的話，細細的告訴了那人一遍。那人一聞此言，故作失驚，說道：「既大王招呼你們那樣辦去，當要小心。」但他如何救出施公，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三回

用巧言報恩舊主

設妙計醉倒嘍兵

話說那人向嘍兵說道：「你看他氣息奄奄，已是將死的樣子，還不快將他送往暗室，受那飢餓的罪去。」那個嘍兵見他說了這話，向他冷笑了一聲，說道：「王頭目，這句話也不像你說的，三位大王的皮氣，你還是不知道，怎麼他如何吩咐，是要照做的。招呼我將這施不全吊到向晚時節，然後令他再受別罪。此時纔有半日功夫，便將他換了地方，設若爲大王知道，豈不說我們違他的號令，那時問起罪來，如何擔受得起。你們是事外人，故可說這現成話，我是萬萬不敢違令的。而況這賊官，平日專與我們綠林中作對，曾記我哥哥在關王廟常個廟祝，好容易小心伏侍，討了無量的歡喜，將廟中所有的田地，歸他掌管。滿意三年後，便可起家立業，享個半世安閒。誰料不上數月，就遇見這賊官，無辜的干他事，偏要明查暗訪，尋出破罵，命黃天霸賀人傑等，無辜的殺死我哥，復將十八羅漢正法。幸虧智明帥父那日未曾上山，脫了此難，方有今日。可憐我哥哥在廟中睡覺，忽然來了一個大漢，手提大刀，不問青紅皂白，將他殺死。我幸虧不與他住在一處，聽見前面大事已去，開了後門，連夜逃走。所有上半世辛苦的錢財，以及我哥哥的遺物，全行去了乾淨。後來若非訪知智帥父到此，來這裏投奔，已早經餓死了。平時想起來，恨不能將這人碎屍萬段，方洩心中之恨。難得今日爲二大王捉住，背上山來，這也是冤家路窄，獨巧今日派我當差，命我看管這

廝。你想想，如此大驢，可能輕麼？說罷，氣恨不止。又將施公大罵了一頓，復將繩索緊了一緊，然後向那人道：「王頭目！你此馬且去午飯，等到向晚時節，你我兩人沽一壺酒，慢慢的在此飲酒，看他受罪。」那人聽了這番話，方知他與施公也有前仇。心下想道：「這廝如此惡毒，若再深說，反使他疑惑我。看他這樣，也是一個酒徒，何不如此，將他灌醉，然後幹事。」登時帶笑說道：「老哥，我道你平時甚是和氣，凡大小事件，無不彼此相商。今日何以如此動氣，原來有這緣故。若不說明，小弟幾乎怪你。此時既遇仇人，報了前讎，小哥哥理當也奉敬一杯，為老哥賀喜。」說罷，轉身出去，到了廚房，向廚內取了一壺熱酒，另用一托盤，擺了四碟下酒的小菜，將酒也擺在裏面，喚了一名打雜的婁兵，命他端好，跟著自己來到原處，向那看施公嘍兵說道：「老哥，此時暫平一平氣，咱們先到那屋裏，飲一兩杯，諒這賊官，吊在這裏，沒什麼要緊。等到向晚時節，搬到那忍飢受餓的地方，使他很受點罪孽。你老哥意下如何？」嘍兵見他如此殷勤，又見盤內端著酒菜，本是個酒徒，豈有不喜之理。隨即滿臉堆下笑來，向那人道：「王頭目，承你這般美意，小弟祇得領情了。但是這賊官在此，也須要人防備，不可大意。纔好，你看這十全的模樣，倒是個怪可憐的樣子，殊不知他心地比什麼人還毒十倍。加之他手下一千人，所黃天霸關太賀人傑等人，無不武藝高強，此時雖吊在這地方，設若大意，保不定他那衆人，將他劫去。咱們就此胡飲一頓，豈不是公私兩便？」那人聽了嘍兵這兩句話，心下很是着急，暗道：「你這廝到也小心。若不將你騙離此地，何能報我從前的大恩。他現在如此講說，究竟作何話說，方使他隨我進去？」當想畢，哈哈笑道：「此時仇人見面，正該痛飲兩杯。難道小弟請老哥飲酒，該派在這污穢地方嗎？你自己雖忍得下去，也不問人能受不能受。」說罷，劍上便裝著怒容出來。婁兵見他已經動氣，趕着笑臉說道：「王頭目不必動腦，此不過小弟謹慎的意思。既然你老不愿在此，咱們到裏面去便了。」說罷，命那打雜的婁兵，將酒菜端入屋內。自己與那人也就過去，設了兩副坐頭，彼此對面坐下。先向那人道：「王頭目，今日小弟得報大仇，該咱做個東道，反教頭目費鈔，只是如何說起也罷。頭目先請一杯。」說著，取了兩隻箸兒，擺在各人面前，隨將酒壺提起，滿滿的在酒杯內斟了兩杯。那人見他如此爽快，正合己意，忙道：「老哥也不必謙讓，你我皆是直性，不分彼此。但以多飲的為是。」嘍兵本是個有酒必飲，不醉不休的人。見那人如此說，却將杯卽自斟滿，卽吃連添數次。又聞得酒杯內香味撲入，鑽入五臟裏面，登時笑不絕口，舉起杯一飲而盡。那人見他並不推辭，隨卽又斟滿一杯，復又飲下。就此你談我說，不知不覺，早把那一壺酒，飲得烟空空如也。那人見嘍兵尙沒有十分醉，乃道：「老哥酒量甚高，這小小酒杯，不能滿量。不如換只斗來，好痛飲一番。」說罷，隨命打雜的嘍兵，復到廚房內，取了兩隻酒斗，又加了兩壺酒來，復又痛飲一會。究竟有心算計無心人，不多一會，嘍兵又有了七八分醉意，斜著頭，歪著眼睛，口中不住的

流出濃涎，那人見他到了這地步，心下好不歡喜，不禁大喜道：「老哥，你平時酒量甚好，為何今日便醉了麼？」嘍兵不等他把話說完，忙道：「王頭目，你也是門縫內看人了，我雖比不得李太白爲酒中的仙人，若說這兩杯酒，將我醉倒也太胡說了。你若不信，我再飲與你看。」說著，滿口濃涎滴滴的，咕起身來，將那酒壺執在手內，也不向酒斗去斟，自己的嘴對著壺口，嚕嚕嚕的，說道：「你看我醉不醉？」這句話，未會說完，早已聽不清楚，但見他如牛飲水，彷彿一口氣，將所有的酒，全行飲下。只聽得咚一聲，連人帶壺，俱跌倒案下了。那人哈哈大笑道：「我說你醉了，偏不相信，此時真醉倒了。有這差事在此，又不能無人看管，只好我代你照應一會了。」那人此時見醉的醉走的已走忙道：「此時不救恩公，等待何時？知是我一人，也不能將他救離此地，必得問明他來歷，方可設法。」想罷，走到外面，先將頭道繩索解放下來，不知施公此時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四回

敘前言將恩報恩

騙惡賊因計生計

話說那人復將繩索從鈴鐺上解開，輕輕將施公鬆下，用手將他胸口一摸，所幸周身溫暖，再向臉上望去，雖然皮色大變，鼻孔內尚有呼吸之氣，知道他未曾氣閉，趕將施公扶坐，在地下將他手足展放開來，又在背脊上輕輕的拍了數下。此時施公雖不能開言，心下却甚明白。過了一會，將眼睜開，將那人上下一望，好像在那裏見過相似。一時想不起來，暗道：「在這強盜窩內，諒有什麼好人，無非是他一類。但他忽然將我放下，不知他有什麼意見，倒要問他一問。」當時先伸了一口气，然後問道：「汝這狗強盜，本院乃朝廷大臣，只因亦胆忠肝，爲民爲國，將天下的強人惡寇，掃除淨盡，爲百姓除害。今日不幸，遭那強盜之手，要殺便殺，還有何說！方纔爲那班狗頭，將我吊在此地，已是拚作一死。汝爲何復將本院解下？難道那強盜使汝前來，又有什麼家擺布嗎？」那人此時，正想施公說話，一見他能說言語，不禁心中大喜，兩手一鬆，將施公推在前面，轉身過來，納頭便拜，說道：「小人受大人厚恩，何敢另有歹意。小人此來，是救大人的。大人且看一看，可認得小人麼？」施公見他說了這番話，反而疑惑起來，忙道：「汝這人姓甚名誰？爲何說前來救我，汝且將名姓說來，免得本院疑惑。」那人道：「小人不說大人也忘却了。可記得大人前在江都任上，捉住那竊賊王雄麼？自蒙大人不治死罪，歷年以來，恨不得結草啣環，以報大德。今見大人遭如大難，人非草木，何能不拚命來救。」施公聽了此話，方纔明白。原來初任江都時，合境竊案迭出，屢次出差擒賊，那些有本領的人，皆聞風逃走，獨將這無本領的王雄，捉來完案。施公訊了一堂，知他是個生意中人，不肯將旁人的罪名，推在他身上。因此勸了他一番，命他改邪歸正。又賞他幾吊大錢做營生，免得做這不法之事。此時聽他說出王雄兩字，方纔想起，乃道：「王雄，你這人好無血性。」

本院從前免汝死罪，本想汝改邪歸正，做個好人。爲什麼事隔多年，仍然怙惡不悛，在這山上爲寇。今日還虧你有這面目，來見本院。送往廳前，不關汝事。少不得日後黃天霸等，聞風到此，將汝等搗巢滅穴，雞犬不留。當時大罵不已。王雄見施公動了真怒，當時不敢言語，跪在地下，只不開口。等施公罵畢，然後說道：「且請大人息怒，小人有下情上稟，自蒙恩放之後，便將賞給的錢文，做了生意。在前數年，倒還無往不利，每日必賺得數百餘文。後因本錢稍多，因想這小本營生，斷無出頭日子，適身邊積聚得百十千文，有人與小人合本，說近年北貨甚好，如金針菜、棗子、柿餅等類，若由出產地方，運回江都販賣，可得數倍利息。只因小人圖利的心重，一聞此言，便將所有的本錢同人合本，預備到河南山東一帶販賣各貨，誰知到了瑯琊山下，被這班強人打劫得一無所有。彼時自忖不想活命，誰知山上的寨主，名叫蓋世大王、曹勇，見小人生得魁梧，不但不殺小人，反向小人說道：「汝若能歸順俺大王，補你個嘍兵頭目，包管你一身吃著不盡。」小人彼時出於無奈，因此在這裏數年，不意今日得遇恩公，爲何被捉？還是一人前來，還是另有別人？大人可從速說明，小人好設法解救。」施公聽了他這言語，方知他無什麼歹意，便將進京陛見，蒙恩仍回淮安本任，以及無意遇見朱世雄，被捉上山的話說了一遍。乃道：「本院今日被捉，能將我救出，隨後自與你個前程，免得在此做這不法的事件。但是方纔那個嘍兵，到那裏去了？爲何換了你來？」王雄見問，便將酒醉嘍兵的話告知了。施公便道：「此是你的一片誠心，但此時天已不早，耳目又多，設若這看管人酒醒過來，或有人前來探望，見我將我解下，報與大王知道，那時兩人的性命不保。」王雄道：「惟今之計，大人且將同來的人說明，住在何處？今晚諒曹勇等人，決不能將大人置于死地，必得小人下山送信與衆人，然後大衆商議一條妙計，好將恩公救出。方保無事。」施公正要告知天霸等人的住處，忽見屋內一聲响，施公吃了一驚，忙令王雄裏面去看。原來那嘍兵因飲酒過多，睡在地下，一時酒湧上來，不禁大吐，不上過了一會，復又轉身呼呼睡去。王雄道：「此時天已將晚，必得如此如此，方免這廝疑惑。是以稟恩公，非是小人斗胆。」施公道：「汝此番救我，正是汝周密之處，汝但照行便了。」原來王雄欲將施公仍然網起，然後去喊那嘍兵。此時見施公允許，當時在地下先請了罪，依然照方纔所網的式樣，網縛起來，放在地下。走到裏面，將那嘍兵喊醒，叫道：「你這人酒量不佳，便不該說嘴要吃，你是醉得快活，只是要得我苦。費了鈔請你吃，還要代你當差。你看天已晚了，大王怎樣招呼你的，還不將這廝送到那暗室裏面，然後去稟明大王呢？」嘍兵被他喊叫了一會，此時酒已半醒，睜眼看來，果然天色已晚，無奈身體困倦，不堪滿嘴裏如同麻布一般，實在是懶于起來。就說道：「王頭目，你一個人情，可當到地頭，我萬分起不來了。大不得了的事，就請你將他搬到那暗室裏去，怕他還逃得了麼？他想逃時，已有半死了。等到半夜之時，真是奄奄一息，那時我酒已全醒，再去稟明了大王結果。」

了這廝性命，豈不是好？免得此時空跑了一輪。」說著，向王雄諄囑了幾句，正又要睡，誰知曹勇那裏已派人來問。王雄見有人來問，又來回道：「施不全現已不能彈動了，我現在幫同你老哥，送他到暗室裏去，使這賊官再受些飢餓的罪，方洩我的仇恨。等到臨危之時，再送與大王處治便了。你們此時回去稟知大王，說我也在此處。」來人見是王雄，也就別無話說。照他的話，回復曹勇去了。這裏王雄只得將施公送至暗室，先去尋了一張蘆蓆鋪在地下，令施公睡下。低聲說道：「大人權且耐心片刻，小人出去，取點人參，好請大人充飢。」轉身又到自己房內，取了兩枝出來，復去送與施公，又叮咐了一番。施公也只得答應。王雄直至定更以後，方纔偷下山去，尋找天霸等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五回

出驛站細訪瑯琊山

入酒館小鬧沂州鎮

話說黃天霸、小西人等，早間出了客店，一去訪瑯琊山的所在，以便將夜光杯的下落探訪出來，好完了這件大事。衆人到各處探問了一回，不見有什麼動靜。到了午時節，又值暮春天氣，不免困人。小西向天霸道：「黃賢弟，你走得困了，此時腹中飢餓，不如揀個酒館，衆人痛飲幾杯，便可問知路徑。」天霸聽他說得有理，乃道：「小弟也是這般想着，只是沒有鎮市如何？」王殿臣在後說道：「你們只望能瞧怪不得，望他不見。你看只東北角上，那一帶樹木森森，不是個極大的村鎮嗎？既有這派氣概，想必也是個通衢要道，自然酒館飯店，也俱全有的了。」天霸轉身一望，果然果偌大的一座鎮市。衆人遂信步向鎮上面來，不到二里遠近，已到了鎮口。只見牌坊上面，有三個金字，仍是沂州鎮到了鎮上，但見客商店面熱鬧非常，原來是個水陸碼頭，離城三十五里，由北京大道，至沂州城內，皆須由這鎮上經過。天霸到了此時，見前面街口，挂了一個酒幌，下面懸着個燈籠，上寫著家常便飯，四個紅字。天霸向衆人說道：「料想這地方，無什麼大大的酒館，就在此裏，胡亂飲酒罷。」說着領了衆人，走到裏面。誰知在街上看來，不過是個飯鋪，絕無出色地色；那知到了裏面，乃是正陸間，一連三進，陳設的器具，無不精緻非常。所有的坐頭，皆是十分擁擠。天霸見前一進，沒有空位，祇得到第二進看，及至到了二進，仍然如是。王殿臣道：「這店內生意如此興旺，此時正是午飯，想必第三進也是如在了。我等何必再進去，不如另尋別的所在，免在這等候座頭。」小二招呼不到，要這件沒那件的。小西道：「你說的雖是，現在已經走了兩進，爽性到第三進看。若再沒有地方，那時出去，也是甘心。不然看這熱鬧館子，自己不得入坐，豈不可惱？」就左脚已入了第三進的腰門，歪著身子，抬頭向裏面一看，所有座頭，俱已坐滿。惟有正中間著一張四仙桌位，上面設著一副坐頭，沒有人坐。小西向殿臣說道：「照你說來，豈不將這現成的桌位錯過，既有這席面在此，

你我數人也够坐的了。」大衆見了如此，俱各歡喜非常。天霸搶走一步到了裏面，向小二招呼道：「堂官且取幾副座頭來，讓咱們在這中間桌上坐下，好吩咐你去喊酒。」那知喊了半晌，沒有人前來答應。天霸一時興起，也不問他原由，走到上面，在椅子上坐定，舉起手掌，在桌上亂拍了幾下，早把那吃酒的衆人嚇得鼓舌搖頭。只聽天罵道：「汝等這班狗頭，老爺喊了半會，全沒有一人來招呼。難道吃酒不給錢嗎？人家來此吃酒，老爺也是吃酒，同一買賣，爲何如此看待？」衆小二見他動怒起來，欲想上去，又不敢上去。又見他是個武職打扮，同來的人，皆非尋常之輩，又必得說明，他方知道裏面的原故。內有一個胆大的堂官，看見天霸如此，遠遠的丟下笑來。高聲喊道：「上面老爺，且請息怒，小人有言奉稟。老爺是初到敝地，不知道這地方事件，只道我等懶惰，也難怪老爺們動怒。小人說明原由，老爺便不怪小人了。」天霸見衆人笑面前來，反不再去罵他，乃道：「汝有話快說來，究竟是什麼緣故，不來招呼？」小二說道：「老爺是明理之人，我們開了酒館，爲的生意二字，一去不來，豈有買賣上門，不去招呼之理？老爺若是在別處坐頭，見我等不來伏侍，便是小人們不是。只因這中間坐位，任你是天王到來，坐也不許坐的，莫說要我們伏侍了。」天霸聽了此言，越發不解，罵道：「汝這狗頭，格外胡說了。這位置既不買賣，爲何又設在這裏呢？這分明是無話可說，用這言語來支吾老爺。今日偏要在這位上飲酒，看汝能奈我何怎樣？」兩人正在爭論，旁邊有位五十多歲的中年老者，見天霸如此着急，深恐小二吃苦，趕着起身，向天霸說道：「我輩以酒杯消閑，何必遽然動惱？且請過一敘，可知中間這席位，店小二不讓與尊駕，却有他的苦衷。這沂州道上，不比南方各省，平安無事，只以離此三十里，有座山頭，名喚鄒山，山上有個寨主，姓王，名朗，真是人之出衆，武藝超羣，任你千軍萬馬，也沒有一個傷他性命。手下有一班頭領，俱非尋常之輩。只因這王朗喜於飲酒，見這酒館地方潔淨，肴饌俱佳，因此與店主說明，將這第三進中間的席位包定，每天無論來與不來，以十兩紋銀交兌。凡有過路的客人，不知道他包去，要想在正中這席位請客，一切責成小二，不許一人上前招呼。違了他的號令，這個酒館就開不成了。所幸這通鎮的人家，以及來往的熟客，皆知道這寨主的利害。凡到這裏飲酒，俱不到中間席位上去。客人既不知道，老漢說明，尊兄就不怪這小二了。好在老漢酒已吃完，且請在這邊來坐。」說罷，便命小二收拾殘肴等件。當時天霸等聽了此言，心下想着，我等此來，正爲鄒山起見，難得遇見這機會，何不就此探探這人口氣。當下也就轉過臉來，向著老漢拱手道：「咱等不知貴地有這原故，既是老丈指教，何必尋找？非便借光，老丈桌位了。但咱等萍水相逢，便蒙厚愛，何以克當？擬請老丈暫停玉趾，加飲一杯，聊伸敬意。不知老丈可肯賞臉否？」那老者笑道：「貴客盛意相招，理合前來奉陪。」說著，天霸便請老者坐了首位，小二上來問道：「請問客官用什麼酒菜？」小西道：「但有上等的酒肴，儘管送來，臨了一起給錢與你。」小二見

他如此說話，知道這個闊老，隨即答應，向前而去。轉眼間，托了兩大壺的酒來，四小盤菜，擺在桌上。又將杯箸擺好，然後說道：「客官要添熱菜，隨意招呼便了。小人還要照應別處，求客官莫怪。」天霸道：「咱知道了。」說畢，隨手滿斟一杯，遞與那個老道：「在下初臨貴地，還不知老文尊姓大名？」老道：「老漢姓徐，名德升，向以錢業爲生，但不知尊兄何方人氏？」天霸道：「在下姓李，名霸天，這位姓胡，這位姓湯，不知徐德升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六回

貪賞賜小二說真情

訪行蹤雲章留豪客

話說黃天霸說了姓名，向那老者問道：「方纔老者所言，這瑯琊山寨主，名喚王朗，想必他是橫行不法的了。爲何這偌大的城府地方，各官不去拏獲呢？」老者見他追尋格底，深恐惹出是非，乃道：「客官是過路之人，管他什麼？我看這寨主在這地方，並無什麼害處。自從他上山以來，這十數年以內，沂州左近地方，從無一家失竊。即便有異方的盜賊前來做案，只要到他上山去說一聲，他反要人賊贓並獲，交還原主。有此一來，地方上所以也不在意。」又見天霸是行伍裝束，深恐連累自己，忙道：「老漢也從未去過，方纔之言，也不過是道聽塗說。現有緊急事要去，實在不能奉陪了。」說著，打了招呼，匆匆而去。天霸也不便再問。當時關小西說道：「這老者方纔說瑯琊山，離此只三十五里，今日天氣還早，何不就此一行。」當時王殿臣、郭起鳳、齊聲：「願往。」反是計全說道：「黃賢弟，你們真是性急，難得這裏有點頭緒，少頃小二上來，再問他個仔細，俟明白了，明日前去不遲。而况大人面前，也要稟明，隨後方有準備。」衆人正說之時，那個小二又來問茶。計全便在身邊，摸出一錠碎銀，向小二說道：「適才這位客官，不知你這裏的緣故，錯怪于你，這一錠銀兩，是賞你吃茶。但是那個姓徐的老者說的那個瑯琊山的寨主，名喚王朗。我們這位朋友，慣走北道，與這王寨主很有交情。目今正要打聽他的路程，汝等既然曉得，可快快說明，好讓我們酒後前去。」小二見他如此賞號，已經喜笑顏開。又見他們說是個保鏢的出身，而且如此裝束，也就深信不疑。忙笑道：「客官那裏要如此費鈔，早說是王寨主朋友，敢不招呼嗎？此去出鎮，向南走去，約有五里遠近，有座呂祖廟，過了廟宇，向左轉灣，便是一帶樹林，樹林過去，再走十數里地方，名喚瑯琊道，就此一直前去，不過二十里，遠遠見那座高山，便是瑯琊山了。」說畢，復問長問短，方才走去。天霸道：「路徑是問明了，既然今日不去，也該早回館驛，回明大人了。」計全道：「咱也不住在這裏，問明了，誰說不走。」當時酒飯吃畢，到櫃上算給了錢文，出了酒館，仍由舊路，回館驛而去。到了日落時節，已離館驛不便，只見習人傑站在門首，兩頭盼望，一見天霸等回來，連忙迎到面前，向他問道：「黃叔父，你們去了這一日工夫，可知大人向那裏去了？」天霸見他

說此言忙道：「我們早間是趕先走的，臨行時節還招呼汝等在家保護，爲何大人出去，汝兩人不知，此時反來問我？」施安可在家嗎？」賀人傑道：「我與金叔父到後園內閑逛，回來時便不見大人，那時就問施安，他說：『大人招呼一人出去，閑步不必人跟隨。』」登時換好了便衣，就出去了。施安此時也在這裏盼望呢。衆人聽了此言，一個個驚疑不定。天霸道：「這地方非比尋常，設有意外之事，便覺十分礙手。這街坊上面也非說話之所，且到館驛內計議。」當時衆人走入裏面，施安見大衆進來，也是這番言語。計全道：「大人此去，必又是咱訪去了，稍停上燈，再不回來，必另有意外之事。此時且等一等，然後再分頭去尋。」內中惟有天霸性急，說：「無論有事無事，我等就此尋找一番。若能遇見好了，否則還須另想方法。」說畢，仍留賀人傑與金大力在家等候。自己一人先出門而去。隨後郭起鳳與關小西向東尋找，李昆與李七侯向北。計全與何路通向南。王殿臣已先隨着天霸向北前去。衆人分頭走後，四面八方尋找了半夜，那裏訪得出影響，但講黃天霸與王殿臣兩人出了鎮口，凡有村莊鎮市，無不細細探問，皆說不見有此人經過。約有二鼓以後，肚中不免飢餓，心中正是著急，忽見一個村莊，一帶樹林遮蓋在四面。天霸道：「你看這個莊院，倒是個大戶人家，咱們且進去詢問一聲，能在裏面最好。不然於與他說明原故，尋點飲食充飢，然後再去尋找。」兩人計議停當，邁步向著前莊而去，不知裏面早已驚覺，犬吠之聲不絕於耳。天霸到了前面，見一帶護莊河，甚爲寬闊，只得高聲喊道：「裏面莊上有人嗎？」他兩人在外面喊問，裏面早已來了數人，手執火把，向外答道：「汝等是那裏來的？我家莊主問你欲尋何人？」天霸見有人答應，只答道：「貴莊可有一位學究先生，布衣布履，年約五旬以外的人嗎？」天霸正在這裏喊問，忽見裏面走出一個蒼髯老者，身著布衫，手攜竹杖，見天霸過來，將兩人上下一望，說道：「汝等可是找漕運總督施大人麼？」天霸聽了此言，不覺也大吃一驚。又見他氣度不俗，知道是個隱士，只得據實說道：「下官實爲施大人而來，但不知尊處何以知道？」只見那老者笑道：「施公午前惠臨敝地，老夫尙與他杯酒盤桓，本擬屈他暫住一層，以盡地主之意。只因他以萍水相逢，不肯久留，已於午後回去了。何以二位此時尙來尋找？」原來這地方並非別處，就是呂雲章的莊上。天霸見他如此說，項以爲施公又向別處耽擱，上燈時節當可回去。呂雲章道：「如此說來，真是先後一步。料想此時尙未晚膳，敝莊粗酒殘肴，若不嫌棄，就此權請充飢。」天霸道：「叨擾不當，何敢嫌棄。既然老丈命食，下官只得領情了。」當時便隨雲章到了裏面。頃刻莊丁瑞出西看。天霸與殿臣謙謝一番，彼此飯罷，已是三更之後。天霸道：「下官冒昧造府，又擾嘉珍，惟有銘諸心版。此時未見大人，總覺放心不下，就此告別。」呂雲章見他二人如此忠心，保護着漕督施大人，重復問過姓名，方知是黃天霸與王殿臣兩人。又贊嘆一回，知他們不可久留，命莊丁送過莊河，自己與天霸一拱而別。不說呂雲章回莊而去，單說天霸二人出了莊外，

遙想施公早已回去，兩人帶着月色，一路向館驛而來。到了門外，已交四鼓。兩人到了裏面，只見計全、李昆等人已經回來，忙問：「大人可會回來否？」計全道：「你這話從何說起，我等尋了這半夜，也不知大人的下落，不得已又回來詢問，你忽然問幾時回來，難道你送大人回來麼？」天霸聽了此言，不禁跌足道：「這明是出事了，當時就將在呂雲、章家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道：「照此說來，這必是回來時節，有了阻隔。但是這地方，很不安靜，設若遇見仇人，那時如何是好？今日既知這瑯等山的路徑，惟有明早前去一釐，以便訪個實在。」就此衆人也不睡覺，等到天明，仍向沂州鎮而去。不知此去可訪出施公，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七回

聽言語天霸追蹤

說姓客吳球交手

話說天霸等到天明，一路向沂州鎮而來。到了鎮口，已是辰牌時候，覺得肚中飢餓，大衆仍然到了那酒館內。小二看見，忙招呼道：「客官說到王寨主山上去逛，爲何今日復來此地？」天霸隨口應道：「咱此時正要前去，由此經過，特來用了早點心，好去趕路。」小二聽了此言，忙道：「現在二進內，正有空桌，客官就此請坐罷。」天霸一心要問他的底細，只得依他的言語，走了進來。誰知才進裏面，見上首桌位上，坐了一個黑面大漢，年約四十上下，滿臉的殺氣，旁邊坐着一個少年小子。見天霸進來，將他上下一望，若有驚疑的模樣。天霸也將他一望，隨與計全丟了個眼色，彼此心中會意。揀着那個空桌，坐了下來。當時小二送上茶水，去喊點心。只見那個小子向大漢說道：「爺，咱們喫了點心，趕快走罷。聽說朱二爺得彩，這也是意外的事情。咱們前去看看。」大漢聽了此言，連忙打了個暗號，教他不必多言。天霸等是個綠林的出身，豈有不解之理？暗使何路通在門前守候，自己喫完早點，已見大漢給了茶錢，出門而去。天霸連忙起身，便在後面追去。到了門外，向何路通說道：「這廝有幾分着眼，汝且進去，命大衆前來。」說着，便一直向北跟去。約走了一二里遠近，忽然大漢轉身一望，見天霸跟在後面，於就知道不妙。向著少年說道：「你我今日不利，此時仍然回去罷。想他那裏，也不能瞞我。」說着，便向東北上叉路走去。天霸聽得明白，暗道：「不怕你走到天邊，要想將大人藏匿，也是萬難。」當時仍就緊緊的跟在後面，復走了四五里路，忽然想道：「我已經爲他認破，此時跟在後面，他越發不露真實了。」想罷，見前面有坐樹林，趕着搶前一步，隱身入內，遠遠的望那前面路徑，大漢在前走了一會，回頭見天霸已不知去向，復向少年道：「你這個小狗頭，幾乎爲你誤事。茶坊酒店，亂喊亂叫，就是你一句言語，那廝便隨了，倘若退的路程，設若爲他訪出，朱二爺豈不是白白的辛苦？」少年聽了這話，乃道：「爺也太多心了，那裏會這樣巧？此時那廝已走，你這還是前去聽說朱二爺昨日下晝時分，將這對頭捉住，俺便要前去瞧瞧究竟。這人有多大胆量，偏與咱們作對。」大漢

隨即罵道：「你這雜種，教你不必多言，你偏要在此亂說。你道他真走了？咱們今天偏不前去。」說着，仍向前而去。天霸此時雖在樹林，遠遠的聽得清楚，見他不肯回去，深恐誤了大事，忍不住大聲喝道：「汝這狗強盜，向那裏走？俺黃天霸在此。」說着，身軀一縱，如燕子穿簾彷彿，早到大漢前面，將身落定，便想動手。大漢也就吃了一驚，將身倒退了幾步，高聲罵道：「俺道你是個三頭六臂，享這大名，照此看來，也是一個鼠輩，不要走，吃我一拳。」說着，舉起左手，便向天霸胸前打來。天霸全不在意，身軀一轉，讓在右邊，在將左手騰出，用了個披刀削掌勢，在大漢脈絡上打來。天霸知道不好，收回掌頭，改作個泰山壓頂，一拳向天霸頭上打去。天霸將腰一扭，讓過一拳，兩腳在地上，一頓，早穿到大漢的後面，飛起右腿，向大漢肋下掃去。大漢見一拳打空，知道後面後算，欲回轉身，已來不及。幸虧少年看得清楚，見大漢不能招架，趕着邁步上前，用了個海底撈月的架勢，將周身的氣力，養於右臂，伸開手掌，便想雕天霸的右腿。天霸那裏在意，隨將腿一縮，腳尖向下一進，認定少年手掌，跟將過去。只聽哎呀一聲，五指早已斷落地下。少年既不受傷，不敢向前再鬪，只見沒命的逃奔而去。天霸正想去追趕，又見大漢轉身過來，拔出腰刀，當頭劈下。天霸回向大漢劈去，彼此一來一往，約有數十個照面。若論天霸的本領，早把大漢殺死。無奈他欲訪問施公的消息，須得把他生擒過來，方可問個明白。彼此正在惡鬥，後面計全、何路通等人，早已追到。李昆見天霸擒他不得，趕着身邊取出個彈子，向着大漢的面門，撥溜的打去。大漢見天霸刀法利害，已是兼顧不及，不提防迎面又來暗器，一刀才架過去，忽然迎面一陣冷風，來了一個石子，曉得不好，向右一偏，耳旁上面早中了一下。當時鮮血直流，十分疼痛。知道迎面有了幫手，不敢再行戀戰。隨即向前虛砍一刀逃去。天霸那裏肯捨，一聲暗號，衆人緊緊追來。誰知大漢迅速非常，轉眼之間，已被他逃入樹林裏邊。天霸到了此時，只緊得三尸冒火，七竅生烟，也就不問什麼暗器，不問深淺，躡入林中，提着扑刀，四下裏找尋。誰知找了一會，早已不知去向。只得復行出來，向計全說道：「這不知躲到何處去了！大人的下落，他明明的知道。只是擒他不住，如何是好？」計全道：「我看這人，也不過住在這右近。他既到沂州鎮酒館，或者那小二知他的下落，也未可知。賢弟與李賢弟前去追尋他，一會若仍然尋他不着，我等仍在酒館內聚集便了。」天霸聽了此言，復又向前追去。此時日光已經過午，計全等人回轉鎮上，進入館內。忽見昨日那個老者，又在那裏，彼此招呼了一番，揀了副坐頭坐下。先把那小二喊來問道：「方才那個黑臉大漢，與一個少年小子，在此吃茶，俺們見他甚是面熟，一時記憶不清，不敢上前招呼，此人可是琅琊山的大王麼？你可曉得他仔細，可說與咱聽。」小二見問，笑道：「客官是看錯人了，他却也不是大王。道人姓吳名球，綽號叫一溜煙，那個少年小子，便是他的義子名喚吳洪。此人以斫柴爲業。平日王朗也招他去結義，他却不願前去。說綠林買賣，終無了局。若山上有什黃疑難事件，一經招呼，定

來幫助。因此王朗知他的秉性，也就不去勉強，所以綠林中朋友，却與他皆有交情。此人離鎮十里遠近，有座高崗，名叫貓兒壩，他就與他義子住在那裏。」計全聽了此言，乃道：「原來就是吳球，我說有些面善，你且去取幾件酒肴，這人我知道了。」小二答應出去，却巧黃天霸與李昆已走進來。計全也不動聲息，命他與徐德升打了照面，衆人入坐，吃好一酒，飯然出門而去。走到僻靜地方，計全把方才的說了一番。天霸道：「既有此處，便好尋找了。莫若我等分頭前去。」衆人齊聲道：「好！」就此各人前去，不知天霸果訪出施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八回

天霸尋黑漢力鬥父子

王雄送實信路遇英雄

話說天霸分頭追那吳球，走了有八九里路程，果見前面有一高阜之處。天霸往前遠遠望去，但見周圍一帶，多是松林，沒有什麼房屋。心中暗道：「莫非計大哥受了那小二的謊騙，這所地方，多是樹木，連來往的客人，俱皆沒有，縱有吳球那裏去尋？」正望之間，忽見林內一閃，好像一人又穿了過去。天霸便大聲喝道：「你這狗頭，往那裏躲避？俺不將你捉住，誓不甘心。」說着一個躡身，進入林去，早又不見。天霸此時愈加著急，只得穿林越樹，提着朴刀，四下張望。忽背後一聲响，早有一枝冷箭，射了過來。天霸知道暗算，趕將身軀望前一俯，彎着腰，用了個毒蛇出洞的身法，往旁穿去，有一丈多遠。那枝冷箭，早落於地下。天霸轉身，再向前一望，又是一個少年小子，與那吳洪彷彿模樣。只聽他向天霸罵道：「你這無義的死囚，俺兄弟手指爲你所傷，爺爺正要尋你報仇，却好自來送死。不要走，吃我一棍。」天霸見他說出吳洪，知是他們一類。忽見他一棍打來，也就提起朴刀，舉手劈去。用個獨手擒王勢，右手向前，左手背後，刀尖望前一進，認定少年胸口，拚力挑來。少年見這刀來得兇猛，趕將身子一轉，復又穿於林前，將天霸一刀等過。天霸見自己的刀落空，只得也追出林外，與他廝殺。誰知這少年身體異常靈便，等你進去，他便出來，等你出來，他又進去。就此來來往往，把黃天霸急得大叫連天。做了個「英雄無用武之地。」突然想道：「我一人在此，何必與他胡纏？諒這小子，也無什麼本領，且將他置之死地，然後再去尋那吳球。」主意打定，故意這次用了足勁，舉起朴刀，穿入林內，那人依舊躡跳出來。天霸在林內也不追趕，隨在身邊，掏出金鏢，對定小年的右腿，一鏢打去。那人在林外不見他追來，心下已是疑惑，趕着回頭望去，一鏢已到了面前，說聲「不好！」右腿上已中了一下，哎呀一聲，栽倒在地。天霸見一鏢已經打中，正欲上前擺布，只聽得大吼一聲道：「黃天霸休得逞能，連傷我二子，怎肯干休？」天霸吃了一驚，掉轉身來一望，原來就是那黑臉大漢，一刀已到了腰間。天霸趕將朴刀招架過去，高聲罵道：「吳球！你這狗才，汝不識好人，與俺交手。今日不將汝這廝生

擒活捉，也不知俺的手段。」吳球聽他此言，也就高聲罵道：「天霸你休得胡言。」兩人各舉單刀，殺在一處，鬥作一團，此往彼來，日光早已落盡。天霸見天色已晚，想道：「一人在此惡鬥，後面又無人前來，雖然不懼怕這吳球，設若爲他逃走，那就又費周折。」到了此時，只得倒退了數步，取出金鏢，向他打去。誰知吳球眼力甚好，見他手一起，知有利器到來，趕着向左邊一讓。天霸的鏢已落于地下。吳球哈哈大笑道：「天霸小子，汝這物件，能打別人，焉能傷我。不要走俺的寶貝也來了。」說着袖口一揚，早有一枝袖箭，向天霸面前射來。天霸也不在意，將扑刀一起，打落一旁。天霸見未打中，只用了個虛張聲勢，仍然叫道：「吳球，俺金鏢又來了！」說着將左手故意一掩。吳球不知是計，也就防備躲讓。天霸進前一步，舉起扑刀已到肋下。吳球說聲：「不好！」趕着移動腳根，向後一縱，退去有一丈遠。天霸一刀仍未砍到彼此正在拚力惡鬥，却好關小西與何路通已到，遠遠向天霸喊道：「黃賢弟，不要將這廝放走了，愚兄等前來助你。」說罷，撲撲兩個都到面前。關小西將倭刀一擺，殺上前來，何路通雙拐一提，緊緊的打來。吳球見天霸有了幫助，知道難以取勝，不禁大聲喊道：「汝等只班狗頭，也非英雄好漢，一人鬥俺不過，便添了幫手，俺今日放你去了。」說着，撇了衆人，復行穿入樹內。此時天霸見天已不早，雖然有點月光，究竟不必日間，可以入林追趕，只得在林外大罵不止。何路通道：「黃賢弟，且莫焦燥，這人不過躲入裏面，俺去尋個火種，將這樹林燒着，看他到何處躲避。那時將他拿住，再要他交出大人。」你一言，我一語，在此叫罵。誰知路旁，喘吁吁的走來一人，聽見衆人說大人二字，連忙問道：「諸位在此何幹？方才所說，可是淮安漕督施大人麼？」小西一聽此言，趕將那人一望，雖覺得不明自隱約之間，好像是個嘍兵裝束。忙道：「俺等正是尋找大人，汝是何人前來問俺？」那人道：「衆人且莫問我，究竟大人與你們在何處分手的？爲何此時尋訪若說明來，大人自有下落。」天霸忙接口道：「大人是昨夜早間，由琅琊驛起身的一夜未曾回去，我等有保護之職，安得不來尋訪？偏偏遇着這對頭，他知道大人的下落，再也不肯說出，教爾與這廝打半日。現又爲他逃入樹林去了。汝果曉得，可趕快說來，俺等將大人救出，隨後目保舉于你。」那人聽了這言語，不禁失聲道：「小人跑得苦了，這也是大人命不該絕，因此得遇衆位老爺。但不知這裏面有黃總鎮麼？」天霸見他問着自己，忙道：「俺便是黃天霸，汝有話趕快說來，大人球在究竟如何？」那人道：「此地不是說話的地方，且到前面，小人當告訴明白。」說罷，匆匆的便向前走去，衆人見他言語實在，也就一齊在後面跟來。約有走了一里多路，見旁邊有坐古廟。那人將廟門推開，讓衆人進去，然後又將門關上。到了大殿院落，趁着月色，向着天霸等人納頭便拜，衆人甚是詫異。小西道：「汝這人姓甚名誰，何以知道大人的消息？此時見面，又何以行此重禮？從實說來，好與咱等明白。」那人道：「黃總鎮，小人不是別人，就是大人在江都任上時，捉住的那王雄。只因近日在琅琊山栖身，昨

日奉令下山差事，晌午回山，聽說：「二大王朱世雄將漕督施公捉住，現在關在毛廁裏面，使他先受些穢氣，然後剖腹挖心，爲綠林中朋友洩恨。」小人聽了此言，嚇得魂不附體，趕緊銷差已畢，到那廁屋裏一看，果見施大人吊在那裏，已是個半死的樣子。當時欲想救他，又因一人乏力，救他不出，只得想了一法，如此這般，闔明了首尾。」說着，就將酒醉了嘍兵的話，告訴了衆人一遍。然後又說道：「黃總鎮這事萬不可遲延。今夜大人睡在暗室裏面，遙想尙不礙事，但是明早便要殺了。方才那個大漢，與我們山上大王，很有交情。但是這大漢何以認得山上的大王，不知王雄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五十九回

衆好漢回轉瑯琊鎮

二英雄潛入朝儂山

却說天霸見王雄說出施公下落，隨問吳球：「何以與山上大王有這交情？」朱世雄又從何處捉住大人？」王雄道：「這吳球雖是個砍柴的樵子，心地却是甚好，雖有一身本領，不配落草爲寇。他此時懷恨恩公，大約也是平時與王朗等說起大人，專與綠林中作對，害了多少英雄豪傑，所以他不服這氣。聽見朱世雄將大人捉住，也就要去看望。爲今之計，若能夠將話說明，告知大人是爲國爲民，並非與強人作對，能將他疑心除去，請他同到朝儂山去，大人包管是萬無一失。」天霸道：「他今與我殺了半日，此時即便前去，他也未必相信。而况他出沒不定，雖知他住在貓兒墩，方才那林中一帶，也不見有房屋，教俺到何處尋他？此時不知大人便了，既知大人在這朝儂山上，揜着俺這身本領，那怕他有千軍萬馬，皆要將大人救出。你且將路徑說明，俺此刻便去了。」王雄道：「小人豈不想如此？只因那座山頭十分險峻，由此前去，有十數里河道，方可得到山下。上岸之後，盡是小路，就連我們本山的人，黑夜之間，尙難出入。昨晚朱二大王就是在呂家莊前面樹林，將大人拿住，從後山河路乘船上山。總鎮此時若冒險前去，設若誤入他埋伏，那時豈不誤了大事？且設法將大人救出，隨後自然知道。但是這山頭，雖不必瑯琊山高大，也非比尋常，論你三人雖有若大的本領，這道寬河，今晚皆不得進去。若由後山上去，那路更繞遠了。我現在信已送到此時，還須趕回山去，惟恐山上查問。」說着匆匆的就要出去。天霸一把將他揪住道：「你這人好無見識，方才說河面寬得過不去，難道你來去多是飛的嗎？」王雄道：「我豈不想帶你們進山，只因我來時節，偷了一面腰牌下山，此時回去，叫那渡船，只要將腰牌取去，自然無事。你等又無這憑據，山上查得又緊，何能混得過去？若是明早，將木排推下，趁那無人時節，穿了過去，躲在那僻靜地方，等到晚間進去，那時我出來接應，人不知，鬼不覺，將施大人救出，豈不是好？」天霸聽他此言，雖似有理，總之一心在施公身上，恨不得立刻救了出來。登時向王雄說道：「你此時快快回去，告知大人，說我等明日定來便了。」說畢，放了王雄，只

見他匆匆的開了廟門回山而去。此時已交三鼓，三人肚中甚是飢餓。天霸道：「計大哥等人，不知向何處去了？照此看來，今夜是來不及前去，總是明日五更的事件。此時須得將計大哥尋找，到個地方充飽肚子，方可商議幹事。」說罷，三人出了廟門，也不問東南西北，順著月光，一路走去，行不多遠，忽見前面來了一夥人，三人疑惑是吳球的黨類，正欲上前去問，對面一個哨子早打了過來，不是別人，正是計全與李昆賀人傑一衆人等。天霸見是自家家人，連忙招呼道：「計大哥！你們到那裏去的？我今一人殺了這半日，方才將大人的下落問明，這是什麼辦法？」當時聚在一處，便將王雄的話說了一遍。計全道：「我們這山東道上，只知道有個瑯琊山，誰知道又有朝饒山，但不知這姓朱的，又何以與咱們有仇，還是在這山上，大人到此，下山將他捉住，抑是田遠處跟隨前來，先將大人捉住，然後逃奔上山的？若是由遠處跟來，不但大人有了下落，連那個案件，也在這人身上。你可曾問明這王雄麼？」天霸道：「小弟也是這般想法，正要問他，怎奈他立脚不定，說此時要快趕上山，惟恐山上查出，那時誤事不淺，因此未曾說明，他便去了。但是大哥等在何處會見爲今之計，如何前去？既然王雄如此叮囑，除却天明，諒難到他由上。咱們此時又飢餓了，左近一帶地方，可有處買點食物？」計全道：「黃賢弟，你因這事，也把方向忘却了。由貓兒墩一路穿小路而來，走過這帶樹林，不就是瑯琊驛麼？無論何處，此時夜半更深，也沒有喫物買賣，不如仍到館驛去吃罷！」天霸向四下一望，果然不差。當時隨着大衆走過樹林，但見前面瓦屋如林，知是到了驛館。衆來進得門來，施安早來詢問。天霸又將王雄送信的話說了一遍，便命他去做麵飯，稍稍做好出來，衆人飽餐了一頓。然後天霸說道：「今番前去，除小弟與賀賢姪外，須請何老哥同去一行，方覺妥當。」何路通道：「愚兄本欲前程，賢弟本領雖佳，但那水面的工夫，未曾習過。愚兄此去，正可助一臂之力。」說着，三人帶了乾糧，天霸命計全等人在河岸一帶接應，吩咐已畢，已交四鼓時分。順着王雄所說的路程，一路飛奔而去。却巧五更光景，已到了朝饒山下。但聽水聲潺潺，周圍一帶，有十數里河面，繞着山根。天霸道：「這樣一道寬河，那裏有什麼木橋，除非擺渡，方可過去。」正說之間，見對面岸上，隱隱約約有兩三個嘍兵，在那木排上面，好像是撐篙的模樣。天霸連忙問道：「何二哥，你看對面何事？」何路通道：「俺知道了，只因這河面寬大，擺渡又費周折，若造木橋，又無此工料，必是用篾纜將木頭編好，從那邊撐轉過來，編成了一個極大的浮橋，便人行走，你看前面已到了河中間了。我們在此也不能立足，莫要被他們看見，反爲不美。」說着，拖了賀人傑並天霸，到了樹林裏面，藏着身軀，向對面看去，不多一會工夫，早見兩個嘍兵，將一座木排撐過岸來，然後由浮橋上，如飛似的，又跑了過去。何路通道：「我們趁此，也可過去了，再遲，有人過來，便不佳妙。」說罷，舉步在前運動，提功，頃刻工夫，由那木橋上，跑了過來。天霸見人傑年紀尙幼，深恐他不知利害，一時粗心失足落水，只得退後一步，命他先行。

過去然後自己方才過來。三人到了山前，天色尙未大亮。那裏也有個理解說：「每日落時，將浮橋起去，山上的人，便不得私下山去閑遊，外面進來的人，也就便於稽查。」五更時將橋放下，山上物件，方可着人到那沂州城內來去買。再說那山上，毫無動靜。天霸向著何路通道：「你兩人且在那樹林背後藏躲一會，俺進去先探個消息，如能會見大人，就此將他背出，也免得驚天動地的，爲人如覺。」說罷，一個箭步，上了樹頭，以高視下，向山內仔細一望，但見有三個關頭，惟有頭一座關頭，甚爲雄壯，却好把守的嘍兵，不在此處。天霸看明路徑，隨由樹林穿入裏面，不知天霸進去，救得出施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回

入山寨窺望雄關

殺仇人邀請好友

話說黃天霸見關內嘍兵不在那裏把守，隨即一個躡身，到了裏面。只見頭關之內，一個大大的兵房，約有四五千嘍兵，睡在裏面。兵房一帶，皆挂着那些弓箭之類。當中六扇屏門，門上皆釘着鐵釘，繞過屏門，有一個極大的院落，院落兩旁栽了些樹木。天霸向前走去，纔有兩箭遠，復有一座牌樓，周圍一帶，都排立着鎗砲。當中一門，將倒刺鉤釘得密密層層，關門在上面，門前一連六層坡台，皆是青石砌就，兩邊又有兩座兵房，無非是嘍兵把守的所在。天霸正望前進，見有這個所在，知道是第二座關了。要想由當中進去，門既關閉，自然難入，只得復將身軀一縱，穿到那牌樓頂上，兩腳尙未站穩，忽聽唳一聲，兵房門裏，早來了一人。天霸吃了一驚，所幸此時交道五更，天將發白，那個月光正暗下去，猛然由黑裏望去，尙辨不清楚。天霸只得將身軀縮小，將牌樓的橫額，遮着自己。只聽下面一人說道：「王三，你也該起來了，今日是你的班期，少頃裏面有人出來，見我們還未開關，豈不又是倒運？三位大王，連日正喜得不亦樂乎，終日裏飲酒喝叫。昨日李頭目回來遲了，大大王問他在何方耽擱，他說老子開關遲，以致過河不早。大大王就遷怒到老子身上，將差額除去，還打了四十大棍，欲將來治死。幸有智大王說情，保了性命。我看你早些起罷，現在已不早了。」說着，好像小解似的，過了一會，復行進去。天霸聽下面無什麼動靜，仍就轉身向裏望去。誰知二關之裏，又是三關。裏面所有埋伏，向非頭兩座可比。一帶空地，約有一里多許，地下連一草一木都沒有，一片平陽，好似鋪就的彷彿。頂頭一連三座大門，皆用鐵皮包就，也是兩座兵房。再看裏面，燈光雪亮，將一座九層台階，照得清清楚楚。每層台階上，皆設着插木滾石，當中一座大炮，高懸在半空，四面皆置就車輪炮。若有外人進來，只要將車輪一開，四面八方，皆可照打。天霸細細看來，曉得他的利害，又不知地下如此平穩，下面埋着什麼物件。正在爲難，突然左邊來了一個燭籠，一人在前，兩人在後，且說且走。說：「施公在石室裏，又餓了一夜，打量不會死，也有個八九分沒氣了。方才聽說大大王下令，命人去，看他如已

經要死，便將他拖到聚義廳前，照著智大王所定的，將他開邊庭，一人分做兩個，把所有的心肝五臟，俱皆取出，遙祭那班朋友，為綠林中報仇雪恨。誰知道不但未死，仍比上山時精神好，聽說他還大罵大王呢。這不是件奇事嗎？後面兩人答道：「大哥在俺看來，施公究竟何如？」三人你言我語，已到關口喊關。天霸再一細看，原來左邊有一條極窄小路，灣灣曲曲，直抵第三座關下。天霸方纔省悟，他中間這條路，盡是埋伏，若是不知他的路徑，定然遭他暗算。當時聽了此言，知施公仍然無恙，看看東方發白，心下急道：「這三個死囚，還不出去，再遲便不好進去了。」正急之間，只聽唵囉一聲，關上橫門早已落下一聲响亮，關門大開，三人走了出去。天霸趁此時，躡身下來，由那條小路飛奔而去。到了前面，却是一個小小的鐵門。天霸在前正想搖動，忽然裏面有人一推，將門開下。天霸吃了一驚，趕着一個箭步，穿到上面。誰知上面那人早已看見，低聲喊道：「黃總鎮你來的正巧，是小人在此。」天霸見有人招呼，低頭向下一望，乃是方才送信的那個王雄，也就飛身下來，向他問道：「大人究竟怎樣了？你何故此時出來？」王雄道：「小人幸虧早到山上，不然幾乎為大王查出，却好我上山時，已是三鼓以後，到了暗室裏，纔將總鎮的話，回明大人。聚義廳上查問，說大大王立等大人到廳上問罪，幸虧回了一番言語，方才挽回。直至五鼓以後，始行安靜。小人怕總鎮已到山上，冒險前來，反誤了大事，因此隨那裏面的嘍兵，一全出來，却好在此遇見總鎮。就此尙無人知覺，趕快出去。山外左邊有五六里地方，有個馬房，是從前蓋的，現在破壞不堪，久無人到。大眾可在那裏藏躲一天。到了二鼓以後，再由這一路進來，小人總在這裏接應便了。」天霸聽他所言，又見天色欲亮，只得說道：「大人在那裏，俺便不去了。但是這裏面路徑不熟，夜間前來，又多一番周折，汝必要到此方好。」說畢，仍由原路出了頭兩座關頭，只見那浮橋上面，已有許多人來往，所幸相離尙遠。天霸趕着運動工夫，穿到樹林裏面，對何路通說了一遍。依着王雄所說的那個馬房，一路而來。果然走了六七里路，漸漸離山後不遠，却有一所破屋，四面八方，無人來往。天霸道：「想必就是此處了。」說罷，當先到了裏面。何路通與賀人傑兩人，也就隨着進來。但見些朽壞的馬槽，餘下也別無物件。當時三人，便在裏面藏躲。專等二鼓以後，便去幹事。話休煩絮，單說曹勇自從施公捉至山上，便喜得眉飛色舞，更兼智明要報關王廟大仇，更覺十分高興。一夜之間，叫嘍兵到那暗房裏去，去了數次，皆見施公精神陡長，毫無受苦的神情。曹勇見嘍兵如此回復，向着智明說道：「這施公不全究竟是何人轉世，便如此強硬。從昨日下午被捉至此時，未進飲食，而且被細受若，仍然不覺得傷損。照此看來，雖餓他兩三日，也不得就死。咱們此時正是高興，何必要到那地步方纔下刀？此時將他拖來，照着你的法則，由脊背下刀，用那開邊庭格式，斷送了他性命，豈不爽快？」智明道：「大哥，你不知道，這賊官既來山上，若是咱們自家處死，即便說與人知道，綠林中朋友也未必相信。咱們山上的威風，以及朱

二名英名，世不能大振。在小弟看來，莫若等至天明，命嘍兵去到瑯琊山，將那王朗這一班英雄，請至咱們山上，飲酒殺人，使他們親眼看見，如此也覺得咱們公道。便是日後綠林說起，也該稱讚。」曹勇聽了此言，不禁大笑道：「還是智賢弟言之有理。此時可教這賊官多活幾時。」說著，便命了一個小頭目，等天明開關，由山後小河，到瑯琊山去請王朗。我且將此擺着看書是一齊來，編書的却沒有兩張嘴。說施公與朱世雄出京之時，正是飛雲子盜取御杯的第三日。只因施公的書無可頓挫，必得說到此時，方可將他擺住。回頭再說飛雲子得了琥珀夜光杯，自己便匿迹京中，打探事後的消息。到了次日，聽見街坊傳說，昨日大內裏面失去寶物，現在皇上召見施公，命他捉拿強盜。飛雲子聽了，笑道：「施不全你也太糊塗了，天下事，你可奉旨承辦，這件事也要追究，可知我此次前來，也是你種下深仇，用這事來害你。莫說你倚仗的這一個黃天霸，便有十個黃天霸，能奈我何？既是你爲這案出京，我雖不做你的對頭，那王朗面前，也不能不去交代。」到了次日，果然施公回任，他又就跟在施公後面，一路由山東而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一回

獻寶杯雲鶴說威風

報喜事王朗消仇恨

話說飛雲子得了琥珀夜光杯，隨着施公到了山東，將寶杯交下，遠走高飛。忽見施公在瑯琊驛住下，知道他爲訪這案件，也自己揀了客店住下，夜間出去探問消息。你道他爲何不就去案中，只因他並非是殺人放火的強盜，知道施公是個好官，此次進京，也是出于無奈。總因他有這身本領，加之王朗又有深交，花不前去，反說他失了義氣。此時見施公在地深恐一到了山上，王朗復將他絆住，請他害施公，所以想暫避一時。不料到第二日，施公就是朝嶺山捉去飛雲子，得了此信心，下想道：「不趁此完了這事，隨後事件，愈加多了。」次日便回到瑯琊山上，早有嘍兵稟知裏面，適值王朗與一班強寇，正聚議廳議事。嘍兵說道：「現在雲老爺已上山來了。」王朗聽了此言，便起身來至山前，早見飛雲子到了關口，彼此見面，攜手而行，直至廳中坐下。王朗首先問道：「兄長此去，事件如何？」前日曹勇大哥，還着人來問，究竟這件寶物，可曾到手？」飛雲子道：「取是取來了，不是愚兄誇口，非有通天的本領，也不能得此寶物。自從那日離山，到了京中，已是正月十四，北道上雖走過數次，京城裏面，却未經久住。那大內裏，更未去過了。那日晚間，先在琉璃胡同尋了一家客店住下，到了三更以後，躡出了寓所，那街坊上面，還有來往的行人，加之月色又好，兩邊鋪面，所有燈球，點得如燈由一般。當時內宮太監，也有出來觀燈的。愚兄便隨他們混入裏面，先將路徑看熟，以便次日動手。十五這天，由早至夜間，滿街閑人，絡繹不絕。那些燈彩，也說不盡五光十色，天上人間，凡到一段街坊，

皆有那武職官巡察，愚兄也就在各處遊玩了一回，到了三更以後，方漸漸遊人稀少，此時見天色不早，也就不回客寓，直向大內而去。到了裏面，誰知許多穿宮太監，以及值殿的侍衛，仍舊那裏看守。愚兄那時便伏在屋上，聽下面的動靜。那時午門外轉了四更，這許多人，紛紛退去。未後來了個掌院太監，向那二人說道：「汝們在此看管一會，少頃五更便可換班，免得此時收去，明日又要費事。」說罷，他也去了。愚兄還怕下面有人，趕着將瓦揭去兩片，向下面一看，那看守的兩人，已在那裏吃酒。雖然此時尙未走盡，若不趁此下手，便永遠不得到手了。只得用了一個縮身法，將身軀鑽入裏面，躡到供桌面前，正要動手，無奈皇家的寶貝，擺滿案前，也不知這杯子設在何處。但見在二十四碟果品，全是些珊瑚翡翠瑪瑙水晶雕就的器皿，還有些核桃大的珍珠，酒杯大的貓眼，以及烏金盆、鐵珊瑚等類，無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時見有這許多寶物，其中獨無這御杯，正要移步細望，那邊看守的人，已站起身來。飛雲子笑道：「愚兄彼時急中生計，趕着用了個鬼招手，右手一起，將御案前兩副燭台，全行息滅，隨即由桌上拿到手上，果見正中間有只雪亮的酒杯，杏黃顏色，潤澤非常。就此順手取杯中，仍由那原來的瓦屋，鑽到上面，回到寓中，剛欲動身，已交五鼓了。」說罷，將那夜光杯取出，遞與王朗。王朗接杯中，細細的一看，見是有生以來，目所未睹。這杯子規模，與尋常的酒杯，略太一套，現出一種鶯黃的顏色，既薄且靜，與雞壳相仿。上面鑄就的一派山水，再由山水裏看去，如吞雲吐霧，彷彿兩條龍盤聚在裏面，頭角爪牙無不活現。王朗誇贊了一番，一面令人擺酒爲飛雲子接風。一面向他說道：「這件寶物，非尋常可得，兄長既然取來，也該命人得朝饒山去，將蓋世天王曹勇並朱世雄、尹朝貴、智明等人，請到山上，珍玩一番，然後將他送至齊星樓上最高一層，以杜人來盜取。」飛雲子尙未答言，只見一個嘍兵跑上廳來，向着王朗說道：「稟大王朝饒山大王，派了頭目朱童，前來請大王上山，說有天大的喜事，在明日去做。大王去與不去，還請示下。」王朗笑道：「曹大哥你也太魯莽，你那裏的喜事，總比不得琥珀夜光杯重大。既可將施不全報仇，又得了這件寶物，豈不能喜上加喜？」當時向嘍兵說道：「汝且命來人進來，咱們有話問他。」嘍兵答應下去，頃刻將朝饒山的人帶上。王朗問了一遍，不禁拍案叫道：「這可算一時雙絕了。咱們去盜此杯，也不過爲施不全這一人，現在人杯兩得，真乃意想不到。」隨即向飛雲子道：「不料兄長去後，曹勇又命朱世雄入京，一路追趕，於不過爲施不全這一人，現在仇人見面，正好爲衆英雄報仇雪恨。曹大哥旣來招請，兄長也該前去一踰。」飛雲子聽了此言，心下說道：「我當初本與他說明，將杯盜來之後，隨我到何地方。他此時却不提此話，現在若遽然說明，反而不得走脫。」當時笑道：「王賢弟此次於喫苦了，賢弟且與來人先去。愚兄稍息征驢，明日定到。這御杯既交與賢弟，愚兄之事已畢，也落得去看一看喜事。」原來飛雲子這句話，却暗藏別見。王朗一時正是高興，全不以此言留意。當

卽笑道：「這寶貝既到我山上，理當鎮壓山頭，只好等大衆前來再看了。」說罷，命嘍兵將樓門開下，自己上樓，將那琥珀夜光杯，收在頂上一層，那個八門櫃內。然後下來，陪飛雲子吃了酒，隨與朝儂山的嘍兵下山而去。這裏飛雲子見他去後，回到自己房中，將隨身物件，打了個包裹，也就不辭而別。就此一去，直至大破齊星樓，方有他交代。且說曹勇打發嘍兵去後，直至上燈時候，又向智明說道：「王朗離此也有數十里路程，今日晚間斷不會前來，你我此時何不到暗室一走？若施不全，尚可支持，便等客來，再行處治。若已經要死，不如先將他剮剖腹，將個空尸骸留在此地，以爲憑據。不知賢弟意下如何？」智明道：「俺便與你去，將他數說一番，問他那破關王廟的英雄何在。現在既已到此，也教他知道是自作其孽，不可挽回。看你若何解說，我恐他此時也悔之無及。」說罷，兩人哈哈大笑，一同到暗室裏來。不知施公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二回

賀人傑拚力救施公

黃天霸飛鏢傷曹勇

却說智明同朱世雄來到暗室裏面，先向那嘍兵問道：「你在這裏看守了兩日，施不全此時究竟怎樣了？」嘍兵道：「網在這裏面，雖是動彈不得，但有一層，令人奇怪，餓了一日兩夜，居然毛皮不變，一點傷損沒有，終日裏仍是罵不絕口，連小人皆爲他罵厭了。」曹勇大怒，便與尹朱說道：「不待王朗到來，在我看來，再將他餓十朝半月，恐也不能將他餓死，倘就延時刻，爲他手下知道，不如此時將他治死，免得後患。」朱世雄道：「汝且隨我進來，單看這賊官有多大的氣力，竟如此難死。」說着與曹勇、智明等人到了裏面。此時施公已知天竊到了此地，放心大胆，向曹勇罵道：「你這班狗強盜，平日橫行不法，應該早早伏誅。本院乃朝廷大臣，竟敢拘辱此地，倘能悔心改過，將本院送入府城，或可既往不咎，全其首領，若仍目無法紀，本院今日雖死你手，一旦天兵到此，將你等搗巢滅穴，雞犬不留。」說罷，仍是大罵不休。曹勇聽了，笑道：「汝此刻死在頭上，還用這花言巧語，哄騙衆人。可知你作孽太多，仇人過衆，俺倒也想將你活命，但恐那死鬼陰魂，不肯干休。你也休得妄想了。」尹朝貴道：「大哥，你還同他說什麼言語，不如就此抬至廳前，三刀兩斧，將他完了。隨後再將那黃天霸等人捉住，碎屍萬段，以報大仇。」朱世雄也道：「依咱的意思，昨日上山時，就要將他處死了。智賢弟偏想出許多花樣，留在這裏，直至今日，仍然未死，反被他干強盜，萬強盜，罵了許多。我等先後皆送他一死，等什麼王朗？只要有這賊官的尸腔首級，還怕人不信麼？大哥平時性子最急，今日這件要事，反懈怠下來，你道可惱不可惱？」曹勇被他二人你言我語，說得氣湧上來，又聽施公仍是不絕的痛罵，就大怒道：「你這廝也自尋早死，本想讓你再活多時，等俺一個朋友到來，慢慢處治，誰知閣王簿上，註明在此，不能等到夜間，今晚不令你重重的。」

快活一番，還道強盜認真怕你。兩位賢弟，可就此動手，將他送往廳前，聽俺動手。」說着，只見朱世雄、尹朝貴兩個，一聲答應，走到裏面，早將施公平拖出來，一溜烟來到聚義廳，將施公捧下。早見曹勇、教兩個嘍兵，端一口油鍋，一張大凳，所有那藤繩鉢頭，以及火鑪柴炭之類，無不預備齊全。然後曹勇又命那宰坊的嘍兵，先將施公捆起，四馬攢蹄，並在一處。正要向大凳上推去，忽見兩個執刀的，哎呀一聲，向後一仰，早已栽倒在地，將手上那柄刀，摔去有五六尺遠，近一聲响，正落在智明身旁。衆人不解，何故，反向嘍兵罵道：「你這雜種，好不濟事，還未開刀，就摔了傢伙，還能做這買賣嗎？」正說之間，又有第二個上來，誰知和尙未起身，廳口嘆嘆兩聲，早下來一人，高聲喝道：「曹勇！你這狗頭，敢殺朝廷命官，俺黃天霸來也！」說着，就是一刀，向曹勇砍下。衆人不提防，忽聽黃天霸三字，如霹靂一聲，所有嘍兵，沒命逃去。此時智明雖在後面，到了這地步，也就不能不去動手。趕即跑到前面，將上面一把虎皮交椅，搶在手中，便起與天霸抵敵。誰知天霸一刀，向曹勇砍下，曹勇也是個手無寸鐵，仗著身體靈便，便用了個燕子穿簾式，兩足往下一頓，早到天霸背後，順手將腰一彎，在地下把嘍兵擡去的刀，拾在手內，便想趕到施公面前，一刀結果了性命，然後再與他鬪。說時遲，那時快，前面廳口，早已進來一人，雙鎗一擺，認定曹勇打下。曹勇看的親切，急架相迎。尹朝貴與朱世雄見來人已爲他兩人接住，趁此便飛到面前，各取自己的兵刃，一個飛抓，一個單拐，搶在手中，復奔到廳上。高聲喊道：「大哥且莫懼怕，俺兩人傢伙來了。」說着，又直奔天霸。天霸此時，見三人敵他一個，明知賀人傑已到，深恐爲衆人纏住，不得分身。設若有人將施公結果，那時如何是好。不禁高聲叫道：「賀賢姪還不將大人保出，在此戀戰什麼？」這句話，把賀人傑提醒，一手舞動飛鎗，把曹勇的刀緊緊逼住，一手便將施公身上的繩索，向上一提，望腰間一夾，拚力將曹勇的架開，躡蹤縱跳，早出了廳前。曹勇見施公被一個後生救去，這一急非同小可，趕着在後追來，大聲喝道：「汝這小娃，胎毛未淨，竟敢與俺作對，不將你這廝殺死，不能佔這山頭。」說罷，也就趕來，穿過房屋，向他趕去。賀人傑見他來趕，雖不懼怕，因腰間夾着施公，不能聽其自便。還未竄出第二座關寨，前面曹勇已到，只聽他高聲叫道：「前面嘍兵，趕快放箭，莫要被這人逃去。」一聲招呼，那守關嘍兵，早已得信，見一人將施公夾往，向外奔逃。知是他手下勇士，當時矢如雨點一般，向賀人傑身上射來。此時前有嘍兵，後有曹勇，仗他有通天本領，總不能與這亂箭相敵。賀人傑知事不妙，忽然叱咤一聲，掉轉身軀，復行殺入裏面。黃天霸與尹朝貴、智明三人，戰在一處。見人傑已經出去，也就無心戀戰，一刀將朱世雄的飛抓架開，撇開衆人，撒腿就跑。所幸出了廳外，便見那個鐵板腰門，開在前面，竄門過去，已見賀人傑爲亂箭逼住，不能上前。天霸到了此時，只得將金鏢取出，相隔有四五箭遠，對定曹勇一鏢打去。曹勇此時正與人傑惡鬪，見他復轉身來，與自己拚力，也就大刀一擺，對定鎗頭招攔隔架。二人正是你要我

死，我要你亡，不防着後面暗器前來，一刀將鎗頭隔開，正要還手砍去，忽覺腦後冷風一陣，一物打來，曉得不好，趕着一個進身，奔到旁邊，那知已來不及，哎呀一聲，肩頭上已着了一鏢，天霸見已打中，隨即一個箭步，到了跟前，便想再砍一刀，送他性命。忽聽後面智明喊道：「王大哥快來助戰，莫要爲這廝走了。」說着，對面來了一人，如風馳電掣一般，從關頭飛下，手執連環鎗，向天霸便刺。賀人傑見曹勇中鏢栽倒，便想就此撥箭奔逃，無奈智明等見有人來，將天霸敵住，也將一湧上前來，阻人傑。此時把天霸與賀人傑等團團圍住，不知天霸等果否能殺出重圍，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三回

出重圍人傑失路

漢寬河王雄駕舟

却說賀人傑見曹勇中鏢，正想就此殺出重圍，忽見對面又來一人，年約四旬以外，手執連環鎗，將天霸敵住，後面智明等人，復又湧上。雖然拚力衝突，只是難出重圍。危急之間，忽聽叱咤一聲，賀賢姪勿得驚懼，俺何路通來也。」言罷，只見朱世雄栽倒地下，眼角上面，流出飛紅，雙拐並施，早把智明戰住。賀人傑見有人幫助，趕着一鎗將尹朝貴打退，轉身向外來打嘍兵頃刻之間，已經殺出一條血路，掉轉身望着關頭，一路飛奔出去。無奈昨夜到此，雖是五更天氣，月色微明，從那浮橋而過，誰知此時這一陣惡殺，早已將方向忘却，出了關門，不向原路去走，反向山後而來。一氣奔馳，約走八九里地面，看是樹林叢雜，不辨東西，心下明知走錯路徑，想再尋原路，又恐遇見強寇，廝殺起來，那時復又入重地，只得穿林越樹，向後逃奔，又走了二三里路途，方將樹林走盡，以爲可尋大路，再朝前面一望，不禁失聲喊道：「大人！大人！天絕我也！」乃是白茫茫一道大河，橫於前面。河內連一舟一筏俱無。再朝那樹林望去，所幸敵人未來，不得已只得將施公由腰間放下，喊了兩聲，方才驚醒。見人傑一人在此，忙問道：「黃賢弟到何處去了？此時離驛館，尚有多遠？後面可有人追來？設非衆人前來，施某已久經沒命了。」人傑見施公尚可，能言語，乃道：「黃叔父尚在裏面，是千總將大人救出的，但是走錯了路途，前面這寬河阻住，設若有人追來，那便如何是好？」施公聽說，向前一望，也就嚇得啞口無言。過了半晌，向人傑問道：「何賢弟於會到此，何以不見前來？若能來此，你我便可有命。此時走入絕路，且讓我在此少坐，汝可向沿河一帶尋看，若有什麼漁船，無論何人，先給他些銀兩，渡過此河，再滅這山寨。」人傑也是沒法，只得依着言語，向前尋找，未走了半里遠近，見那遠灘裏出來一只小船，只有一人把舵而駛。人傑喜出望外，正要向他叫喊，只見那人遠遠的招手道：「岸上這人，可是救施大人的麼？前面不能回去，趕快由這裏下來。」人傑聽了此言，疑惑是山上的嘍兵，用這話來哄騙，反而不敢答應。再到前面一望，不是別人，正是居日送信的王雄。連忙的答應道：「施公

正在此處，汝可將船攏岸，我去請來。」說着，飛奔到了原處，稟明施公，一同到了岸口，攙扶上船坐下。此時天色已將五更，王雄一面撐篙，一面向賀人傑問道：「老爺們昨日五更到此，黃總鎮渡過前去，偷看路徑，若非小人細心，在那裏等着，請衆人在馬房去躲，日間便起身不住了。及至到了晚間，曹寨主要擺佈大人，智明還想等個客來，再來動手。那時小人到甚歡喜，若能再停一個更次，黃總鎮與老爺們便可進去。那時人不知鬼不覺，將大人救出，豈不是好偏生那該殺的尹朝貴與二大王，嚙嚙嚙的，說了許多話，把大人便抬出廳前了。小人見刀又拿出，鍋又拾出，分明是沒命的樣子，那時眼淚直向肚內流出，恨不能替大人受罪，欲想去殺曹勇，無如又沒有本領。正在無法之時，忽有老爺與黃總鎮已到，小人又歡喜，忽然對面又來了一幫手，此時小人如淋水一般，渾身亂戰，怕老爺敵他不顧，急中生計，趕着又由便門出了後山，駕了這小舟，預備過河，奔到館驛送信，請那幾位老爺們前來接應。不期在此遇見，這皆是朝廷的氣運，大人的福澤，絕處逢生了。」說着，那船漸漸的已到了對岸，還未撐篙，只見對面來了數人，一見施公，齊聲喊道：「大人受驚了，卑職往救來遲，身該萬死。」賀人傑再一細望，却說計全關小西等人，自從天霸走後，昨日一天，未得回信，故此衆人前來探訪，黑夜之間，不知路徑，特地來到此。大衆見了施公，便向人傑問道：「賀賢姪！何以你一人將大人救出，黃叔父與何叔父向那裏去了？」人傑道：「他兩位現今尚在裏面，不知勝負如何。衆位叔父既來，大人便交代衆位了，小姪此時尙要去接應。」說着，李昆先將施公攙扶上岸，與衆人保護回轉館驛。忽見王雄說道：「賀老爺，山上去不得了，小人捨命前來，山上嘍兵，也有看見，此時小人回去，豈不遭他們毒手。而且黃總鎮戰了這半會，現在天已大明，他豈有不殺出之理？老爺何必再去？」李七侯聽了此話，知道他不取再去，連忙說道：「汝且隨大人前去，這篙子交與我便了。」說着，跳上船頭，將篙一撐，早去了一箭之地，直望山前而去。不說從衆人回轉館驛，再說黃天霸將曹勇打傷，正擬上前結果他性命，忽然來了一人，手執連環鎗，前來幫助。天霸將他一望，知是個綠林子漢，所幸施公已去，又見何路通進來，將朱世雄打傷，人傑救了出去。心下無所懼怕，當時將刀一起，對定來人，只見刀槍不見人影，兩人殺得不分相上下。何路通雖與尹朝貴、智明交手，總不以兩人在意。此時見天霸不得脫身，天又漸漸大亮，設若再有人幫助，那時雖殺個對手，何時纔走得出去？一時性急起來，雙拐一起，左右開弓，尹朝貴被單拐架住，又一面掉轉身軀來助天霸，那人一聲叱咤：「該死的囚賊，何人畏汝這班死囚，俺不將你兩人殺死在此，也不知俺的利害，來得好，吃我一鎗。」說着，轉身架去天霸的利刃，鎗尖一進，便向何路通刺下。何路通見他來的凶猛，趕將雙拐用了個又字勢，拚力將一鎗架過。三人你來我往，戰在一處，恨不得你要我死，我要你亡。忘奈那人鎗法精通，只見他上下盤旋，把桿鎗舞得如雪舞梨花相似，力敵兩將，全無懼怯。見戰了有一二十回，天霸雖拚力向前，

何路通已只能招架一人暗想：「天色現已大亮，即便此時出去，那條寬河也難過去。不如先將這廝治死，隨後再行走路。」想罷，雙拐一架，跳出圈外。此時天霸一刀，向後腦砍去，連忙鎗頭一縮，鎗杆望下來揪這一刀，忽聽耳邊一陣風聲，曉得有了暗器，趕將鎗杆望外一送，身子望下一蹬，那個石子由頭頂過去，不禁高聲罵道：「你這無能的雜種，用暗器，也不算英雄好漢。咱們一刀一槍，見了高下方算得正大光明，這暗器能奈我何？若有石子，儘管打來，爺爺怕你，不算好漢。」纔說罷，手起一槍，趕對何路通便刺，不知路通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四回

助曹勇王朗大施威

救天霸人傑重入寨

話說何路通一石子，未能將那人打中，此時反被他一槍刺來，只得復行進前，再來殺住。天霸從昨日到此，雖然帶着些乾糧，到了向晚時節，已吃得乾淨，現在戰了一夜，已是力盡筋疲，腹中漸漸飢餓，恨不得就此脫身回去，隨後再來滅這山寨。無奈山上人並未動手，忽然來了一人，竟至如此利害，兩人殺一，尙不能得勝。此時見何路通一石子，又未打中，不禁怒氣填胸，連聲叱咤：「前面這強盜，本總鎮因夜間辛苦，未展神威，汝便如此猖獗，俺便不想出山，看你這強盜奈何俺怎樣。」當時將刀一起，跳身到了前面，一個泰山壓頂，連肩帶背，向那人看來。那人一槍，正敵路通，忽然後面又來了兵刃，也就呵呵的喊叫，舞動槍，前後左右，直奔他兩人命門刺來。黃天霸不敢怠慢，將刀緊了一緊，覷定他的槍頭，也是前後左右，招攔隔架。二人此時正混在一起，遠遠一聲喊道：「黃叔父休得多慮，小姪復殺來也。」說着，人已入了重圍，手起雙鎚，用了個流星趕月，一連兩下，將那人的槍打開在旁邊，隨即舉動鎚法，如泰山一般，只看那人打下。此時尹朝貴、智明兩人復見那個小子殺來，知施公被他救出，嚇得搖唇鼓舌，驚駭非常。到了此時，又恐那幫助的人有失，只得復提兵器，趕上前來，仍然爲黃天霸敵住。那人見賀人傑鎚頭利害，惟怕再殺多時，敗戰下來，反爲兩人恥笑，存了這個意見，也就無心廝殺，三十六着，以走爲上着。等賀人傑將一路鎚法使盡，末了一鎚，有點破綻，趕着一槍，用了足勁，將鎚頭隔開過去，反手提槍，穿到關外，仍回本山去了。你道此去是誰？却是瑯琊山的寨主，鎮山太歲王朗。自從曹勇命嘍兵去請他上山，當時便趁着月色下山而來，到得這朝嶺山前，已是四鼓以後，當時淨橋已去，那個嘍兵，在對河叫了暗號，守山的人，方纔放船，將他渡過，纔進了關頭，但聽叫殺之聲，振動山聲，心下正是驚訝，忽然山上跑出來兩個嘍兵，向着衆人說道：「不好了！施不全正在廳上，要將他開刀，突然黃天霸與那一個幼年後生，走到廳上，將施不全救去，欲將帶出山去。現在三位大王，與智大王，俱趕了下來，在二關裏面交手呢。你們這裏把守好了，莫要被他逃走。」大王招呼進去。

放箭了。」王朗聽了此言，不覺吃了一驚，喝道：「這姓黃的，有多大的阻量，他一人便敢來此。我今不到此地，也說就罷。現今既到山下，若讓你把人救去，隨後那許多大事，何能去做？」因此也不問情由，便在兵刃架上，提了一杆連環槍，縱上關頭，前去迎敵。不料又來一何路，通用彈子打傷了朱世雄，賀人傑依然將施公救去。此時天霸見那人已走，也就招呼一聲：「賀賢姪，何兄長，你我就此走罷，隨後再與這廝算帳。」說罷，二人答應一聲，嘆嘆早已身起半空，跳過了第二關座寨。接着何路通賀人傑亦是跟隨出來。三人來至山下，天霸趕着問道：「大人那裏去了？」人傑道：「計叔父已經接去。現在李叔父也在這裏。前面那浮橋，走不回去，隨我前來！」說着，飛身在前引路，不多一會，已到岸前。李七侯見他三人前來，趕將篙子一撐，靠在岸上。三人嘆嘆上了船頭，一直向那岸過去。天霸問了人傑，方知這船隻，是王雄得來，不多一時，棄舟登岸，已是日出東方，一路而來，直至向午時光，到了館驛。此時施公諸人在館驛中，正擬着人來探問，見他三人均已回轉，方始改憂爲喜。早有施安送上茶來，爲大衆梳洗了一回，進了飲食，然後施公向王雄問道：「汝尙天良不昧，記得前情。本院回任之時，代你保舉一聲，給你個小小官職，也不負你這一番美意。但是這朝嶼山上的情形，以及衆人手下名姓，細細道來，本院好命人前去剿滅。」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這朝嶼山上，並沒有什麼利害。所仗的，不過這三座關頭，平時雖然打劫客商，却多是在別處動手，便是小人從前爲他打劫，也是有一無兩。故一向地方官，俱未得悉。大人現在欲滅此山，必先用記，把這寬河，不得使他攔阻。然後命地方封了船隻，由水路攻山，方可得計。不然雖有衆位一身本領，也敵不過他。而且他手下朋友甚多，一時號召起來，聚集在山上，那時以主待客，聽你如何攻打，未必能够取勝。他山上有這大的地畝，一年不下山來，也不至於缺乏。這多是小人身歷其境，親眼看見。大人雖爲民除害，也還要三思而行。」施公聽了這番言語，正是躊躇不定。只見黃天霸向他問道：「照此說來，如此難破，方才那個用鎗的強盜，難道不是本山的嗎？此人姓甚名誰？」王雄道：「這人也是強盜，他却不是本山寨主，乃沂州鎮那邊，瑯琊道過去。瑯琊山寨主，姓王名朗，我們寨主，與他至好朋友。從智明到了此間，曹勇也將他請過來了，計議兩天，方想出一個主見，令他一個朋友到京幹事。」施公與天霸聽了這裏，連忙問道：「你知道他馬朋友是誰到京幹的何事？」王雄道：「當時小人也曾打聽，只因他們甚爲機密，只是打探不出。後來曹勇又叫智明到京打聽，究竟這事可辦成沒有？」朱世雄又說：「他是犯事之人，怕遇見老爺們，不大安便。」所以自己下山而去。這皆是去年年底的話，不料前日回來，在半路之間，便把大人捉住，這不是意外之禍嗎？大人若滅此山，須要出其不意，方好。不然反中了他的詭計了。」天霸聽畢，向施公說道：「照此看來，那個案件，有幾分在這瑯琊山上。但是這王朗十分利害，手內羽翼人多，一時何能前去也？總兵看來，大人在此權往淮安赴任，然後商議個妙策，破這

兩坐山頭，以辦那件要緊公事。」施公說：「賢弟之言，何嘗不是！但是此去淮安，尚有數日路程，雖然本院赴任，脫離這虎口，無如欽限在即，破這山頭，也非一天兩日之事。那時羽檄往來，諸多不便，本院何能放心得下？不如身在此間，就擱數月，俟將此事辦竣，然後履新，一勞永逸了。」天霸道：「大人既如此說，可知這個館驛，不能防備許多。設若夜半更深，有那意外之事，在總兵看來，那時如何是好？現在如此如此，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施公聽了此言，不禁笑說：「這個主見，大可行得，但不過又打擾人家。」此時天霸對施公附耳，施公但笑而已，不知天霸說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五回

王頭目傾心獻策

施漕督虛己下人

話說施公聽了黃天霸之言，隨即笑道：「這事也可行得，但不過又要打擾人家。」你道他兩人究竟何意？原來天霸見施公不肯先行回任，須俟破了朝憐山，方肯回至淮安。猶恐這館驛之內，不大穩便，曹勇今番受了這大虧，心下定然不甘，事後必着人下山打聽。若知施公在這瑯琊館驛，夜半更深，前來行刺，總有人防備，只可防得一時，不能日夜守候。因思呂雲章乃是這地方財主，那裏房屋又多，欲請施公到他家暫住數日，一則來就近等他破山，二則來可無意外之事，就是他們大眾與強人爭鬥，也可放心前去。故將這話對他說了一遍，又將前晚尋村施公到他莊上，並在沂州鎮酒飯館驛裏面，遇見徐德升以及爭中間坐位，並與吳球爭鬧的話，說了一番。施公道：「這吳球究竟何人，何以也知道本院為山上捉去，莫非是他一類麼？」天霸道：「施公聽說，復向王雄說道：『汝既認得這吳球，可知他這人究竟如何？他如不做強盜，本院為朱世雄捉上山去，他又何從得知呢？』王雄道：『大人倒不必如此疑惑，此人的本性，前夜已與黃總鎮說過，至說他得着信息，他每日午後，皆對我們上山打柴，前日定是上山之後，聽得人說，將施大人捉住，所以他喜出望外，欲去觀一觀。莫說此人雖是粗魯，平生專抱不平，若告知他大仁大義，教他前去，雖赴沸蹈火，也不避。』施公道：『他說他如此好法，本院為國家出力，為民間除害，與強盜種下深仇，被強人捉去，他若稍知大義，理合同天霸等人，將本院救出，方是正理。何為反而喜歡呢？』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所以他成了粗人。他但聽曹勇他們一面之詞，平時說大人如何貪賊，如何與綠林作對，將人捉去，所有的家財，盡行入己，還要將綠林之家小，殺個淨絕，因此他聽了這話，甚是不平。一聽朱世雄將大人拿住，他所以要來看望。在小人看來，此人乃一勇之夫，若能待之一恩，便可聽我所用。大人能將他說之歸順，命他詐入山中，裏應外合，此事無不成之理。不然命人入城，告知沂州府，大人將城中

所有兵丁，調來聽用，再加諸位老爺，這般本領，這座朝嶽山，方可破去。這皆是小人的意思，還求大人尊裁。」施公道：「本院做官以來，向不肯驚擾地方，秦誦仁大人，雖是好官，若將兵丁調來，地方上百姓豈不懼怕？汝且不必多慮，本院自有章程。但不知這吳球家中，汝可認得？」王雄道：「他住貓兒墩地方，前日黃老爺與他還在那裏鬥的。」施公聽罷，向着衆人說道：「汝等連日已是辛苦了，此時可去歇息一番，向晚起來本院有話吩咐。」衆人見施公如此，已猜着八九分，當時天霸命金大力郭起鳳等人，保護着施公，自己與衆人也，就前去打盹。閑言少敘，到了晨間，大衆醒來，齊至施公前請示。施公道：古人言：「詢于芻蕘。」又說：「匹夫之言，聖人擇之。」王雄所說之言，正合本院之意。難得有這吳球，本院相請黃賢弟與王雄，同本院前去一走，如這人尙告家中，望即趕急回來送信，本除預備親自前去，拚着三寸舌，兩行齒，說以利害，曉以大義，命他投往山內，約期裏應外合，將一千強盜剿除，除了這沂州大害。不知你等意下如何？」黃天霸道：「總兵等深恐大人不行，豈有不肯先行之理？」說着，王雄也到了裏面。天霸便向他言說：「這個吳球，你想必是認得了，大人今想自己前去，將爲國爲民的話，對他細說一番，使他歸順。意款命你同去，作個引線，你看這事可行得嗎？」王雄道：「若果大人前去，小人看來，他必然心歸順。此時如果前去，他定然在那裏面，不過他那地方，不比尋常的所在，恐大人前去，未免受辱。」施公道：「本院也不是在那裏住家，不過聞他這人有這身本領，徒然誤聽人言，不能上進。故此前去勸他，一則爲民除害，二則使他立點功業，隨後也好得個前程，不埋沒他。」王雄道：「大人有所不知，所住的地方，雖有地方，却無房屋。只因貓兒墩這個所在，從前有個貓精，在那樹林裏面，掘了極大的窠，巢青天白日，在滿山的作怪。每時被吳球父子打死，恐他窠巢內仍有餘孽，因此下去探望，誰知這下面有五間大小的地方，深也有一丈多深，一片平陽，十分齊整，裏面堆積了些獐、貓、鹿、兔，皆是這貓精平時拖來的。適值他無處栖身，見有個地方，便向他義子吳洪，將這些物件，收拾乾淨，改爲自己的住所。人要前去，須得走至樹林，由那個方洞下去，方可入內。」天霸聽了此言，不禁說道：「怪不得日前與他交手，不見他的房屋，但見他由樹林內出來，原來他有這個所在，到也別緻非常。」施公道：「無論是什麼地方，本院皆去一走，以表我的誠心。」當時計議妥當，施安做了飲腦，衆人吃罷。王雄便在前引路，施公帶領着天霸，並關小西、賀人傑數人，一路向貓兒墩而來。約至二鼓以後，將近三更，已離前面不遠。施公止步說道：「我們在此且住一住。王雄可先前去通報一聲，說漕河總督施仕倫前來講話。」王雄見施公如此待下，實是敬服，心中暗想：「朝廷有這樣好官，天下自然太平。」一面走着，一面亂想。前面到了樹林，本來是常到的所在，走到那大樹跟前，便高聲叫道：「吳大郎，你可在家麼？」一聲問畢，果然有人答應：「王頭目，你何以此時前來？寨主買賣可好否？聽說朱二大王，昨日得了件喜事，我打柴回頭，遇見劉

老四，方才曉得。次日到鎮上吃酒，預備茶後前去，忽然遇見黃天霸那雜種，跟着俺走，恐此去露了風聲，誤了你山上的大事。不意他出言不遜，兩人便交手，後來不耐煩，與這廝動手，也就退到這裏面。所恨俺兩個兒子，皆爲他打傷。你此來幹什麼？可對我說明。」王雄聽了此言，不知爲了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六回

施大人求賢枉駕

吳壯士棄暗投明

却說吳球見王雄喊他，便問道：「王頭目，你此時到此何幹？聽說朱二大王，得了一件喜事，你不在山上熱鬧，爲何到我這裏來？」王雄見他仍問山上的事件，一時不便，將施公說出，乃道：「我們寨主，雖譽得高興，在我看來，倒不算件喜事，恐隨後的憂愁，愈覺多了。」吳球聲了此言，不禁喝道：「王頭目，你何出此言？你幸虧在這地方言語，若是在山寨內講說，被幾位寨主聽見，豈不惱你？」王雄道：「我正爲此事，所以向這裏前來。我看我們二大王，雖將施不全捉住，可知他乃是朝廷的大臣，平日爲國爲民，方與他們綠林中結下這仇恨。推他的心迹，也是想地方上安靜，殺一警，使人不爲非作歹，做那殺人放火，打家劫舍之事，並非有心要殺那幫朋友。咱們這朝饒山，雖是綠林中一班，施不全又不曾與咱們見過一面，交過一言，理應各做各事。誰知寨主們，不知道這道理，自從智二大王上山以後，偏把個施不全說成個人間惡鬼，世上魔王，恨不能頃刻之間，將也碎屍萬段。雖然寨主想，想出條妙計，命人進京，朱二大王現已將他捉住，不知皆中了智明的詭計，說是爲綠林除害，其實報他的私仇，那裏是什麼喜事？所以施不全上山之後，次日就出了那禍，依然爲人救去了。眼見得不日大禍臨身，你老難道不知道？」吳球聽了這番言語，忙道：「你說什麼？昨日俺還想上山去，看這施不全，突竟是個什麼樣。怎麼到被人救去了？難道就是裏黃天霸入山的嗎？」王雄道：「何嘗不是，便是此人。」說着，就將天霸等往救施公的話，告訴了一遍。然後道：「你看這不是大禍麼？」吳球聽了此言，也就十分詫異，說道：「俺與黃天霸戰了半日，雖覺本領高強，萬不料他有這通天本事，你此時前來，莫非曹勇胆怯，請我上山相助麼？」王雄道：「到不是個這意思，因俺有一事不明，特來請教。大凡人生在世，皆知善惡循環，此時山寨主，既有了這禍，而且這施公威名大振，是天下之清官。此時又在此間，回想當初實有恩於我，意欲去投他，實是委決不下，因此前來問計於你。」吳球聽了他這番言語，忙喝道：「王頭目，莫非瘋了嗎？據你說來，施不全乃天下一個好人，何以綠林中提起他來，是恨如切骨？況且你是個頭目，他是個清督大員，彼此風馬牛不相及，焉得說有恩於你？」王雄道：「你老那裏知道？其實施不全，是屈煞了小人，若不遇他，那還有今日。」當時就將他在江都地方，如何爲賊，如何被施公捉住，如何開恩放他，如何賞錢令他買

賣，以及施公斷案如神，件件冤理枉，虛賢下士的話，說了一遍。吳球道：「你這話可是真的嗎？」王雄道：「我今日正無主意，特來問你，那裏有一句虛言，我若是一派假話，肯說自己做賊麼？」吳球不等他說完，忙道：「曹勇智明，只幾個死囚，俺老子幾乎被他們誤了。天下有這等好人，我還要與他作對，代你們出氣，豈不是不知人事？」王頭目既是施大人待你有恩，理該投他前去，在這山寨中，終無了局。我吳球恨無此門路，若有這個恩人，雖千山萬水，也愿去投他。」王雄見他這言語，已有投順之意，忙道：「你老之言，可是真心嗎？」吳球道：「誰與你說慌？」吳球即大叫：「曹勇，騙得我好苦，將此等好人，說是壞人，叫我吳球豈不被人恥笑！」王雄道：「你老到不必焦燥，設若施大人到此，你可肯代他出力嗎？」吳球道：「你不是說那夢話，他是個堂堂大人，我是個砍柴樵子，他如何到我這裏來？若有人引路，我去投他，收下做小使，也是甘心願意，留個好名。」王雄到了此時，知他是真心歸順了，不禁道：「大郎不必如此，咱實對你說：現在施大人已經來了，還不去迎接？」說着，便將自己如何搭救施公，以及施公前來的話，說了一遍。吳球聽了，說道：「王頭目，你這話認真嗎？」王雄道：「誰同你作耍？我且去請來，好讓你相信。」當時便飛身走來，去請施公。此時施公與天霸等，正在樹林盼望，見他前來，忙問道：「吳英雄意下如何？」王雄尚未答言，後面吳球早又跟將出來。一見施公，納頭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身該萬死。此時如夢初醒，有負大人盛德，若蒙恩賞，收留，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何敢勞大人駕，小人這地窖裏面，萬不敢勞玉趾。若不棄好，此去不遠，有座古廟，且請大人與衆英雄，暫行歇步。小人取燈便來。」說着，扒起身，向裏面去了。施公見他已肯投順，心下好不歡喜。當時向黃天霸道：「既然吳壯士如此多情，本部堂便到古廟中，權行歇足便了。」說畢，仍是王雄在前引路，到了前日那個古廟內，不一會，早見吳球提着個燈台，後面兩人，拿了些矮橙茶壺之類，到了裏面。先請施公坐下，後向天霸陪罪道：「前日冒犯虎威，多得多得罪，還求總鎮海涵。」施公道：「不知不罪，本院昨日聽見王雄一番言語，方知壯士是個清白英雄，雖與強寇往來，却是毫不沾染。本院十分敬重，即如黃賢弟、關賢弟等人，從前也做這買賣。初時也不知本院為何人，故江都任上，還前去行刺。後來為本院勸解一番，改爲好人，立下多少功勞，做了多少事業。現在身居總鎮，耀祖榮宗，莫說本院敬服於他，連當今萬歲，也以他爲重。那些百姓們，更不必說是歌功頌德的。凡事在人爲，本院一秉至公，上可對天地君親，下可對閻羅小鬼，以至屢遭不測，遇難成祥，作爲也不必說了。壯士既有這一派人材，又有這兩手武藝，雖然打柴自食，不做那強盜事業，可知隱姓埋名，與草木同腐，天地生人，皆要立一番事業，方不愧男子丈夫。而况與曹勇等，尚有往來，設若他後來被擒，扳連壯士，有口難辨，事在可疑，豈不以清白的好人，入了惡黨，壯士果能真心向上，棄暗投明，便隨本院在館驛中暫宿一夜。明日到朝，嶼山中，扮爲細作，裏應外合，除去強人，爲地方上百姓除害。」

然後隨本院上任商議妙計去打瑯琊山，查訪那欽限的案件。不知壯士意下如何？「這番話，把個吳球說的舒心服意，唯唯不言，伏在地下計道：「大人之言，句句金石，人非草木，焉有不知？既蒙大人如此提拔，小人雖執鞭隨鐙，皆是樂從。但今夜靜更深，小人還有器具存在此間，大人如肯相信，小人明日早間，與小人兩子，定到館驛便了。」說着，便命兩個兒子來與施公見禮。施公問了名字，方知這個是吳洪，那個是吳濤，然後又問吳球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只要誠心歸服，即是明日前去，這亦無妨。但要有負本院的來意便了。」當時王雄說道：「吳壯士決無反齒，此時請大人先行回去，小人還想在此攔擄片時，以便另想主見，報効大人，明早定與壯士前來便了。」施公見王雄說出此言，不再追問。當時起身，又叮囑一番，然後與天霸由原路回轉館驛。這裏吳球將施公送出了廟門，約走了有二三里路，方告別回來。不知他兩人計議的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七回

行假計入山相助

說真情回驛陳言

却說施公與大眾回轉館驛。吳球與王雄兩人，仍到林內那地窖中坐下。王雄道：「你主意是一定無疑了，但是施大人如此恩寬，收留你我，若無一點寸功，爲進見之禮，自己也覺得無味。但不知智明上山之時，曹寨主與王寨主商議那條計策，欲害施大人性命，不知究是何事，未有數日，朱大王便下山去了。直至前日回山，便將施大人在半路捉住，你可知道這個消息嗎？」吳球道：「俺雖有所聞，只因此事，與俺無涉，也就未曾訪問。你近來在山，可聽得朝鶴山雲鶴的話嗎？」王雄聽了此言，身纔省悟道：「怪不得近來到他山上，不見那個飛雲子，莫非他幹出什麼大事？」吳球道：「便是此人，聽說是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到京城內，盜取什麼琥珀夜光杯，來害施公。雖有這個議論，不知可曾盜來？」王雄道：「如此說來，便實在了。我想朱大王進京，也是爲的這事，所以隨施大人出京，將他拿去。若能把這事訪明，稟知大人，豈不是一件大功？而且施大人方纔還說回任了後，再來剿滅這瑯琊山，想必也爲的這事。訪明稟知大人，這是要在山上找尋了。我想你老，今夜何不上山一走？姑作聽飛雲子傳說，施公全是黃天霸救去，深恐山上另外出事，特來探訪。曹勇見你前去，必將細情對你說知，請你助他一臂。那時便將飛雲子的話細問一遍，然後下山，到驛館而去，豈不是件大功？」吳球聽了此言，甚是有理，忙道：「此去雖好，但是明早不定回來，若施大人見我不去，疑我反悔起來，如何解說？」王雄道：「這事不必多慮，咱先同你的兒子前去，將這話說明如何？」吳球道：「如此講最好，你同他在此收拾，俺就此前往。」說着，吩咐了吳洪吳濤，各將兵刃物件收拾已畢，隨王雄去投施公，然後自己出了樹林，直向瑯琊山而去。且說曹勇自天霸救出了施公，腿中中了一鏢，已是疼痛難忍，接着見朱世雄又中了一個彈子，不禁怒氣填胸。

大聲罵道：「黃天霸你這死囚，我到手的功名，又被汝搶去，俺與你誓不兩立了。」此時尹朝貴與智明兩人見天霸已走，只得向前說道：「大哥二哥暫且回內寨，遙想這施不全，不過在此左近，那怕他再有多人，也經不起王大哥與飛雲子兩人的本領。爲今之計，一面着人到瑯琊山，請王大哥再來助一臂之力。順問飛雲子，可會回來。一面着人下山，打聽他的下落。兩位兄長在此徒罵，也是無益。」說罷，便命人將朱世雄與曹勇兩人，抬至寨內。尹朝貴又在外面查點一番，上前那班嘍兵，被天霸殺傷的，不下有三十人。死者到有十餘人之多，只得命人掩埋，照舊的布了埋伏。三座關頭，添人把守，怕天霸等再來破寨。這些事布置已畢，方才回轉裏面。只見曹勇與朱世雄兩了，哼聲不止。智明道：「天霸這個金鏢，用藥水製就，其毒平常。所幸小弟這裏，尚存了些藥末，敷了上去，只要一復時，便可無事。」當時便到自己房中，將藥取出，向那傷痕敷好，令他睡下，將養精神。朱世雄雖中了一石子，所幸傷痕不大，也用綢子紮好。智明道：「這皆是小弟累得兄長，目今事已至此，不去尋他，他反來尋我。但不知二位兄長，意下如何？」曹勇道：「方纔賢弟業已說明，惟有着人去請王大哥，何以半途而去，莫非他回去約那些朋友嗎？」他四人正說之間，只見那個請王朗的嘍兵道：「大王有所不知，那個到京裏去的雲老爺回來了，小人到了那裏，王寨主也是着人來請大王，但聽什麼寶杯，已經到了。」智明聽了此言，不禁大樂道：「大哥不必惱恨了，此乃天助我等。飛雲子適巧回來，王大哥此去，必是約他去了。此時我們且歇息一番，到了晚間，他必然至此。」曹勇聽見如此，也是歡喜非常，安心養息。誰知到了晚間，依然沒有動靜，心下實是盼望。乃道：「莫非王大哥懼怕這天霸，不敢再來嗎？他有那身武藝，平時胆量又大，何以今日如此莫非在半路，又遇見對頭麼？或者他也是這個想頭，不到我這裏來，便知道施不全的住處，去到那裏行刺嗎？」衆人你言我語，只是想不出個道理。直至三鼓以後，方計那下山的嘍兵，前來回信說：「小人奉命前往瑯琊山，請王寨主，那知他日間回山，便想請飛雲子前來相助，誰料到房裏已是不知去向。再四處尋問，那守山的嘍兵說：『飛雲子自王寨主下山之後，一人拿着自己物件，也就下山，臨行時，向嘍兵說明，寨主回山，多多上覆，說我飛雲子事情已畢，從此到地方去也。』因此王寨主聽了此言，大驚失色，疑惑他將那琥珀夜光杯，依舊帶去。當時使到齊星樓上，八門櫃內去看，所幸這物件尚在裏面。王寨主怕天霸等訪出這事，到他山上尋事，因此不敢前來，並命小人稟知大王。若怕山上有事，人少難防，就迅速將吳球父子請來，防備數日。打聽施不全動身，即便可以無事。」這番話，把個曹勇說得沒了主意，向曹勇道：「這兩個山頭，如何是好？」智明見他懼怕如此，深恐他不肯出力，乃道：「大哥這樣煩悶，還能幹事嗎？小弟血海冤仇，我們去請吳球，此人本領比我們強勝幾倍，何不就去請他。」正說之間，早有無守關的嘍兵，前來稟道：「回寨主，貓兒墩的吳球，現在山前喊關，未敢放他進寨，請示下。」曹勇還未開言，智明

忙道：「他此時前來好極，咱們正想去請，俺同你出去迎接。」說着起身，一路出來，到了頭關，趕着將關開了。吳球見是智明，隨即問道：「智寨主你們受驚了，小弟傍晚回家，聽我兒吳洪道：『朱大哥前晚回來，在半路，將對頭捉住，忽然今早又爲黃天霸闖進山來，將他救出，還將兩位寨主打傷。』在那裏可會報信，若能將飛雲子請來，大有裨益。」智明聽他言語，便將前後的話，以及飛雲子盜取夜光杯，現往別處，王朗不能來的話，前後說了一遍。吳球別才明白，故意對智明道：「照此說來，這大仇是不能報了。」智明道：「小弟豈不知道？只是無人幫助，也沒有方法。你老哥素存義氣，本要着人去請，此時大哥既來，尙祈助我一臂，將這大仇報過，生死不忘。」吳球道：「賢弟何出此言？愚兄來此，所爲何事？今夜且在此防備一夜，等至天明就回去，將兒子喊來，一同到這山上，即便有人來破山，也多一個爭鬥。」智明此時，真是千恩萬謝，將他領了回寨，與曹勇說明，準備人來廝殺。一夜無話，次日一早，吳球向館驛來報信，不知施公得着此信，若何施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八回

何路通入水殺巡兵

黃天霸拚力戰強寇

却說吳球打聽了龍雲子的事件，次日一早，便離朝儼山，向瑯琊驛而來，到了館驛。吳洪兄弟與王雄，早已到此。將吳球上山打聽虛實的話，稟明施公，施公自是喜出望外。現又見吳球到來，連忙問道：「壯士昨夜前去，所訪的事，有無消息嗎？」吳球道：「這事小人探明，但是那人現已走了，那個琥珀夜光杯，却是在瑯琊山上。」這句話尙未說完，這見黃天霸跳起身來，高聲問道：「這杯子真在此麼？那飛雲子究竟是何人，何以有這身本領，江湖上並不知此人，你可和他將杯子存放在何處？現在此人往那裏去了？」吳球道：「小人但聽智明說：『這人已走，』至於到何處而去，連王朗也不知。現在王朗也就爲這事，很爲煩惱。日夜與那班衆好漢，商議妙策，共圖大事。此便將這杯爲國寶。」天霸道：「既然這人走了，此事到還易辦，咱們既有這多人，又有這一身本領，他一人能盜得來，咱們這許多人，便不能盜去嗎？」復行向施公道：「大人此次出京，多半爲這案件，前日到此，因爲這瑯琊山，名聲甚大，也不過順便一訪，不意就鬧出這大禍，到了此時，還是在這裏破案。飛雲子他究竟有多大的胆量，竟敢做出這天大的事來。欽限在卽，朝儼山，這班狗盜，也沒有什麼本領，不怕他逃往別方。但是這琥珀夜光杯，既知道在這地方，不若趁早到瑯琊，將他盜回，先銷了欽限的案件，不知大人意下如何？」王雄聽了此言，趕忙說道：「總鎮莫小視他，可知這王朗，他一身本領，不比尋常。不論他山上有數十衆英雄好漢，就是那齊星樓的埋伏，雖有千軍萬馬，也不得進去。聽說從前造這樓時，王朗求了龍雲子，數月功夫，始肯將這樓圖畫下。造好之後，也試驗過數次，真是神出鬼沒，令人不測。想必王朗將這琥珀夜

光杯也藏在上面了。總鎮若去打這山寨，恐一時萬難打下。除却知道飛雲子的樓圖，方可去破。不然也莫生妄想。設若朝嶺山再招集了好漢，兩下聯絡起來，激成大禍，反爲不美。不若仍照前議，先將朝嶺山破去，使他失去助臂。然後專打一頭，好在這山頭有吳壯士內應，還怕不一戰而獲嗎？」計全在旁，聽了王雄之言，甚爲合理。隨即向吳球耳旁如此如此。吳球諾諾連聲。當時帶着吳洪、吳濤，仍回朝嶺山而去。施公見天霸不言語，恐他想出這個主意，便要去。當時喊道：「黃賢弟，可憐這智明、關王廟死裏逃生，還是不知悔過，復又生出這毒計，陶害本院賢弟。今晚不將此人捉來，也不消我這愁恨。」天霸素來以施公爲重，今見他發這怒言，只得將王廟的事按下。向施公說道：「大人吩咐如此，總兵何取不從？但是這裏也須人保護。總兵的意思，留賀賢姪同金大哥、郭大哥在家防守。咱們與關小西、何大哥、李七哥，今晚前去，將這廝結果了性命，以爲百姓除害，以報昨日之仇。」說罷，命施安做了麵飯，先與衆人安歇了一回。直至上燈之時，各人飽餐了一頓，命賀人傑等在家，小心保護自己，與衆人帶了兵刃，換了夜行的衣服，直奔朝嶺山而來。且說曹勇自吳球去後，果然智明的藥效驗非常。到了已牌時候，已經止痛，下晝時分，便能行走。向着智明說道：「吳大哥，今來助我，真是萬分之幸。惟恐天霸昨夜未來，今晚必來尋事，必得打聽施不全，是否已經動身，方可無事。」此暗吳球與他兩個兒子，已經到了山上。聽了曹勇之言，乃道：「寨主但放寬心，今有俺父子在此，管他什麼三頭六臂，也叫他做一團肉餅。我等今晚，但開懷飲酒便了。」當時衆人聽了此言，甚爲歡喜。惟有智明一人悶悶不樂，渾身如坐在針尖上，彷彿坐臥皆不甚安穩。一人暗道：「莫非今晚有什麼禍事，應在俺身上！不然他們俱不覺得，我何以這樣難受？」當時也無心食酒，便到各處巡察一番。等到上燈以後，依然不去睡。吳球此時，一心想將智明等人灌醉，直到天霸到來，便上前動手。此時見智明如此防備，疑惑他看出形迹，反而不美，不敢再飲。尹朝貴等人見智明如此，也就帶了嘍兵，到各處窺探。誰知智明正從裏面出來，黃天霸等人已到了山下。只因何路通與李七侯俱有水性，到了對河岸口，已交三鼓。知道浮橋已撤，正在鑽身下水，將衆人渡上岸來。忽見上流頭，啾啾的聲音，遠遠而來。李七侯眼力正足，隨即向前一望，却是一隻巡船，順流而下。三個嘍兵，立於上面，船當中隱隱的露出點燈光。何路通笑道：「妙也！咱們正怕費事，那知這廝便來。」說罷，撲咚一聲，便跳下水去。接着七侯也就下水，兩人在水內，將船幫搭住，望下一拖，那三個嘍兵，並不堤防，只聽一聲不好，咕咚咕咚，一齊栽入水內。兩人哈哈大笑。何路通兩手一撈，早在水內夾往兩人，其餘那個嘍兵，也爲李七侯揪住。復行穿出水面，跳上了船，舉起腰刀，早將三人殺死，將尸骸擗下水去。兩人一前一後，撐過岸來，漸漸離寨不遠。正擬棄舟登岸，忽然那關寨上面有人問道：「來者何船？爲何不打暗號？」何路通向李七侯道：「咱們做事粗魯了，早知他有暗號，應該方纔向那人問明，然後再結果他性命。此時被

他譏破，那便如何？」天霸這裏急道：「咱們已到了此地，還怕他什麼？問由他問，咱們上去便了。」說着提了扑刀，躍到岸上。此時上面的嘍兵，聽他們回不出暗號，知道不好，趕着舉起銅鑼，亂敲了一頓。天霸見他鳴鑼報信，趕向衆人喊道：「諸位哥，就此去罷。」說罷，關小西、李七侯、王殿臣等人，各舉兵刃，到了上面。天霸本是熟路，知道頭座山寨，無什麼埋伏。隨即帶領衆人，在前引路。山上的嘍兵，見是天霸，正要舉兵來阻，早被一刀一個，殺死數人。其餘嘍兵，向裏面喊道：「黃天霸又來破寨了！二座關上，快點放箭呀！」只派聲音，早已驚動裏面。天霸也不問他是箭射來，認定前日來的路徑，直向裏面殺去。此時曹勇與智明正在各處巡查，聽見外面的聲音，隨將流星鎗端在手中，復又帶了百練飛抓，拚命殺出。智明也將鋼刀提在手內，隨後趕來。躡出三關，遇見天霸。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六十九回

黃天霸大破朝儼山

何路通押犯沂州府

却說黃天霸正趕曹勇，忽見他掉轉身軀，左手一抬，早把個百練飛抓，對他打下。天霸曉得不好，趕用了個倒扳漿的勢，兩手將刀護圍身軀，腳跟向後一起，倒退有五六尺遠。近方將這飛抓讓過。曹勇見一下未中，復行飛步前進，認定天霸沒命的打來。鍊索聲音，不絕於耳。所幸天霸那口刀，十分鋒利，招攔隔架，便捷非常，把曹勇兩膀，摔得酸麻。只是近身不得，不禁失色，喊道：「黃天霸，咱與你往日無怨，今日無仇，兩次三番，入我的山寨，今日這一命，同你拚死了！」就把飛抓一手執定，一手流金鎗，高起雙手，兩物並用齊施，直向天霸沒命的打下。天霸見他捨命的惡鬥，一時殺得興起，恨不得就此一刀，結果他性命，也就精神陡長，拚力前來抵敵。兩個人殺在一團，你好似出海蛟龍，欲興雲雨，他好似離山猛虎，去飲犬羊，各顯威風，不知是誰要誰命。兩人正敵之際，那邊關小西見智明來迎敵，不禁高聲罵道：「不怕死的賊，王廟被汝逃去，未得施刑，今又死灰復燃，在此作惡，你認得關爺爺麼？」當時將折鐵倭刀一擺，跳上前去，交起手來。智明見是小西，提起腰刀，便向他胸前刺下。小西將左邊一讓，躲過這刀，一個旁勢，也就一刀向他肋下砍去。智明見他還手，當時不敢怠慢，用了個秋風掃葉勢，把身體向前，手拐向後，勒定刀柄，覷定小西的刀頂面一攔，响亮一聲，火星亂迸。小西見他將這刀開去，不禁大怒道：「該死的，這賊，還如此猖獗，偏要看汝這腰刀，有多大利害！」說着將身進一步，舞動刀法，一路砍來。智明到了此時，已嚇得心驚胆戰，欲想逃走，也不得脫身。只見他上下盤旋，如刀山相似，直向自己的要害砍來。當時只得將刀握定，前後左右，拚力招架。那去小西只口刀，却不比尋常，碰在刀背上，還可支持，若遇着刀口，便立時損壞。智明不知他是削鐵如泥的寶物，正是捨命的招架，忽然一聲响亮，自己的刀，波小

西兵刃早已削去半段，飛在空中。這一聲非同小可，欲想再鬥，更是萬難。只得大叫一聲，轉步望寨裏跑去。誰知何路通看得清切，飛起一個彈子，直對他左眼打去。智明沒命跑來，不堤防另有暗器，一個黑影，飛到前面，正欲向旁邊讓去，早已躲閃不及，大叫連聲，鮮紅飛出。何路通見石子打中，緊追一步，雙拐打來。智明曉得不好，趕着掩住眼眶，復行奔跑。誰知下面有塊亂石，未曾看見，一絆一個倒斗，早已栽倒在地下。後面關小西已經追到手起刀落，一命嗚呼，再行一刀，割了首級，裏面尹朝貴與朱世雄得了個信，趕拿着了兵刃，飛奔出來，迎面遇見吳洪，連忙說道：「吳賢姪，天霸來了，趕快前去助敵。」吳洪聽了此言，也就應聲答道：「小姪來也！」說罷，單刀一擺，直向尹朝貴攔下。尹朝貴這一驚不小，喊道：「吳洪，你認錯人了，咱叫你去殺天霸，怎麼殺起俺來？」吳洪罵道：「你這狗頭，誰是你的賢姪？你現在還在夢中呢，實對你說，俺父親已投順施大人了，命我等來滅你山寨，快快將頭割下，讓俺前去投功。」尹朝貴聽了此言，方知中了他計，不禁怒道：「汝這小小匹夫，俺道你父子是個好人，故請他上山相助，誰知道反去助敵，真是人面獸心。今日既然負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說罷，舉手提兵，將刀砍去，兩人在聚義廳，便大殺起來。此時李七侯、王殿臣等人，早已進入寨中，遇見嘍兵，舉刀便殺。曹勇在外面，與天霸對敵，早已只能招架，不能還兵。滿眼望吳球前來助戰，忽聽後面一番喧嚷，如天翻地覆一般，一派紅光照耀得如同白日。早見來了一衆嘍兵，高聲喊道：「大王不好了，後寨裏面火起了！」說罷，那尸哭喊的聲音，已振動山谷。曹勇見大事已去，再見智明已爲人殺死了，此時無心戀戰，只得虛幌一刀，向前逃去。天霸那裏肯捨，拚刀一舞，緊緊追來。出了頭關，但見他向左角一攢，忽然不見。天霸知他有什麼詭計，也就不敢前行，提轉扑刀，殺入裏面，正攔尋朱世雄等人，殺個淨絕。誰知第三座關上，火繩一亮，隨即响亮一聲，如春雷彷彿。天霸這一驚不小，知道是車輪炮發作，正是無可躲避，一時失錯，兩足站立不定，早已跌入那陷人坑內。那知就此一來，反救了他的性命。原來那第三座關門，埋伏已久，欲將車輪火炮，開放出來，去轟天霸。只因下面曹勇與天霸交手，一時不敢開放，怕傷了自家寨主。此時見曹勇逃走，天霸復又殺入，故此用這埋伏，以便送他的性命。那知天霸一嚇，跌了陷人坑內，那許多炮子，皆由前面過去，反而未能傷損，不多一時，炮子放盡。天霸便在下面一個縱身，復行跳上，噴烟撥霧，殺上前來。早有關小西由裏面出來，見天霸在此尋覓，趕著喊道：「黃賢弟，快隨我來，尹朝貴已被吳洪活捉了！」說着，只見李七侯何路通俱皆到了，說道：「咱們到了裏面，正尋那朱世雄的蹤迹，適巧他迎面出來，咱們就與他交手，打量他也飛不出去，忽聽前面大炮聲音，深恐這裏有失，手頭一鬆，就被他走去，此時再也尋找不着了。衆人聚在這裏，喊問，只聽那山上的嘍兵，哭聲振耳。原來那派火光，是吳球到他那馬料房中，放了只無情火的。此時天霸見賊首已走，欲想追尋，已來不及。只聽高聲喊道：「山上嘍兵聽了，汝等皆地方上百

姓。總因這曹勇強寇，誘騙前來，做了這不法的買賣，若能改邪歸正，就此將曹勇的妻小，並強人羽黨，活捉前來，皆免汝等的死罪。這聲吩咐，早見那班嘍兵，皆跪倒於地，聲稱情願改悔。當時衆人一齊擁起，一齊搶入內寨，將曹勇妻小，全行捉出。復又將那幾個親信的頭目，俱皆捉住，送到天霸面前。天霸命李七、侯何、路通等人，押着人犯，自己前去，找着了吳球，帶了關小西，並吳洪弟兄，將山中所有的埋伏，並那三座關寨，全行拆毀。此時天已大亮，命嘍兵放下浮橋，一路過河，向瑯琊驛而去。此時施公正此驛館內盼望，見他們一夜未回，不知若何景象。忽聽門外人聲喧沸，聽見賀人傑跑了進來，說道：「黃叔父與大衆皆回來了。關叔父手裏，還提了個首級，想必是勝了強人。現在門外招呼地甲，往沂州府投報呢。」施公聽罷此言，心下甚爲得意。正欲出來瞧看，見天霸與衆人進來，將上項的事情稟明一遍。施公道：「賊首雖走，所幸這智明當場格殺，這也是一件快事矣。沂州府離此尚遠，此地地甲何人趕命前去通報？」天霸道：「總兵已命隨同何游擊前去告了。」且說何路通押着人犯，隨地甲一路向府城而來。此時沂州府 秦藹仁，正坐堂問案。忽然值日差上堂稟道：「大人快去迎接欽差，現在朝儼山的強寇，已押解前來了。」秦藹仁聽報此事，喫驚不小，只得命原被告暫退，自己迎接出來，不知如何交代，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四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黃總兵夜探瑯琊山

却說秦藹仁聽說施公押犯人到沂州來，趕著出來迎接。只見許多嘍兵，押著一個強人，兩個女子，另外五六名少年大漢，紛紛擁擁，到了大堂前推下。早有地甲上前稟道：「小人瑯琊驛地甲李坤，日前漕運總督施大人，路過本驛，駐馬館中，訪問本境朝儼山強人橫行不法，特命現任總兵黃大人，帶領衆位英雄，前去剿滅。現在人犯俱由何老爺押解到此，請大老爺發落。」秦藹仁聽了此言，趕着向着何路通行禮已畢，邀入內廳坐下。何路通開口問道：「貴府在此，爲一邦太守，境內有這項強人，不能預期剿滅，叫百姓何以安枕？」本游擊 施大人之命，與黃總兵前往山頭，現獲得強寇一名，名叫尹朝貴，當場格殺了關王廟的逃犯智明，賊首曹勇與朱世雄兩人，現已逃脫。獲得曹勇妻小二人，並幾個犯事的頭目。大人吩咐，趕快審明，就地正法發往犯事地方，懸頭示衆。然後到館驛覆命，大人還有吩咐，本游擊還求銷差，不能在此久待了。」秦藹仁到了此時，已嚇得渾身亂戰，明知自己的處分，只得諾諾連聲，敷衍了一會。何路通也就告辭出來，回轉館驛。施公自將吳球父子，並天霸等人，誇獎一番，仍想趁此便破瑯琊山寨，復取了寶物。惟有吳球同王雄兩人，十分苦勸，說請施公先回淮安，然後再來破齊星樓，完那要案。施公正猶豫不定，到了上燈時分，秦藹仁早趕了前來。施公當時傳他進見，問了一番，知已將尹朝貴與曹勇的妻小正法。其餘嘍兵

頭目俱各具改過切結，懇令勸運。施公見所辦的尙覺穩妥，當即說道：「本院初到此地，訪聞貴府的聲名尙好，並將賊巢善後辦法，吩咐一番。但是這強人在境，姑息養奸，未免稍就處分。在後還須整頓方好。但不知那山寨的房屋，可會理終麼？」秦藹仁道：「卑府已招呼公正的差役，前去查報。所有房屋，一律折卸，其餘物產，擇好歸公。餘下按名分與那班嘍兵，另謀生理。卑府捕務廢弛，實具過罪。」施公當下也不過於督責，及而對他問道：「貴府在此，可知這朝嶺山外，另有什麼強人麼？」秦藹仁道：「還有一山，有什麼鎮山太歲王朗，却不十分清楚。」施公便將飛雲子盜取琥珀夜光杯，王朗砌造齊星樓的話，對秦藹仁說了一遍。秦藹仁回道：「看來此案，非急切可破。大人若不先回淮安，不然誤了任期，反而於事無濟。卑府久聞這山，有個飛雲子，無人可敵。此樓雖王朗本人，尙不能破，非將飛雲子原圖得來，方可有濟。此事還要望大人三思。」施公聽了此言，知秦藹仁是個好官，所言諒皆是實，可得命他小心防守城池，自己擇定後日起程，先到淮安赴任。那知其中，惟有黃天霸與賀人傑兩人不服，說道：「這飛雲子，也不過是人，難道他製造這樓，便無人能破。照此說來，設若飛雲子原圖，竟無人曉得，這欽限案件，終就不破了。好在大人後日方起程，今夜咱兩人便去偷探一番，若取得他來，也免得往來轉折。他兩人計議妥當，等施公安息已畢，命李公然與小西兩人在家保護施公，自己換了夜行的衣服，各帶腰刀，出了館驛，一路奔馳而去。瑯琊驛到山頭，雖有十數里地面，爭奈他兩人夜行功夫，十分純熟，順着路徑，一路而來，約至三鼓之時，見前面一座高山，峭壁懸崖，樹立在瑯琊道前面。遠遠對前望去，但見半山上，起了一座牌樓，許多蒼松，將他遮蓋。兩人又走了數里，已至山麓，隱約一帶山波，倚斜而上。此時暮春天氣，風勢翻騰，把個松林，吼得爲萬斛銀濤相似。天霸與人傑說道：「好看這座山頭，好一派氣概。俺與你便由此上去罷。」說着，二人大踏步上了山坡，只見九曲三灣，甚爲險峻。好一會，將山坡走盡，見有一片曠地，當中豎立那個牌樓，礮石砌成，約有五丈寬闊，週圍上下，皆懸空，有萬笏來朝的花樣。頂上有塊橫額，高聳在半空，細細看來，好相似「獨居勝地」四字。天霸看罷，對人傑道：「狗強盜如此無禮，你看這四字，自是至尊無上了。」人傑道：「管他則甚？俺但前去，將杯盜來，那時他也就懼怯了。」說着，復向山頭望去，只見牌樓前面，有坐寨門，約離有半里之遙，寨門一帶，皆是粉壁高牆，兩扇鐵門，關得如水關相似。天霸就此便一個縱步，上了牆頭，瞥眼望前去，乃是一個大大的院落，正中一條甬道，兩邊有十數間廊房，窗榻內放出許多燈光，照在那院內。天霸知是嘍兵房屋，隨即躡房越屋，過了二座重門，乃是朝南五開間大廳，上面排列着十八般兵刃，左邊有六角月門，月門內是一帶曲折廊房，環抱着個抱廈廳屋。對面一個假山石洞，穿過洞去，是一個花園，楊柳畫橋，牡丹亭榭，真所謂無美不備。天霸與人傑看了一遍，彼此說道：「這一帶地方，皆非正屋，究竟那齊星樓在於何處，必得拔了門徑，方好前去。」正說之

間忽見花園東首有個船廳，廳旁有個石橋，石橋那面見了兩個十數歲的孩童，一人提着個燈籠，一人端了個茶托。嘴裏說道：「偏生你我晦氣，昨日上班今日便出了這事。他山上的事與我們何關？我們大王偏如多事，說替他報仇，將什麼黃天霸拿着，碎尸萬段。到了此時，還未睡覺。一時要茶，一時要酒，我看曹寨主好相個瘋子一般，笑一會，哭一會，鬧得人不得安穩。只不是倒運嗎？」天霸聽得清楚，知是曹勇到了這裏，趕着將人傑一碰，將身軀入假山後面，等那兩個孩子走過，也就提步隨後跟來，只見出了船廳，穿過竹院，過有了十數進深房大屋，方到了一個方廳，四面八方雖有榻扇，那前面有塊石板，忽然豎起，裏面却現出鐵門，前有兩層坡台，由此進去，復見銅鉤响動，依舊還原。天霸看在眼內，不禁詫異說：「這是他會客地方，便有如此關鍵，那齊星樓更可想而知了。」當時與人傑側身躡下，只聽裏面許多人講話，有的說：「曹大哥不須煩惱，但求王大哥大事定後，咱們不怕不富貴。」有的說：「咱們這齊星樓也是人間少有，天下無雙，將這物放在當中，一日不得出樓，不全一日不能無事，違了欽限，固然有罪，若來爭取，也是死命一條。而況我們這班弟兄，誰人好惹？總之天霸再有通天本事，到了齊星樓前，恐也入於死路。」天霸聽了此言，只氣得兩眼圓睜，雙眉倒豎，欲想便此殺入裏面，無奈見他有這埋伏，又因齊星樓尚不知在何處，因此將怒氣按住，復行與人傑穿過方廳，但見無限的房屋，排列面前，只不知齊星樓在於何處。天霸道：「此時已四鼓了，只見那個所在這山勢又高，加上這座高樓，豈有不見之理？」說着，兩人復躡到前面，四下看來，不知這齊星樓究在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一回

入深地問路殺更夫

闖高樓放箭傷人傑

却說黃天霸與人傑兩人到了高步之處，四下一望，只不知齊星樓在於何處？心下正在着急，忽聽遠遠的一派金聲，由東北角而來。天霸不知何故，但聽那聲音漸來漸近，到了院前，乃是兩個更夫敲着更鑼，四處的巡夜。當時天霸怕為人看見，仍然躲在屋上，伏在瓦上，以便聽過這兩人。那知人傑性急，一時見找不到高樓，見此兩個更夫隨即躡步上前，到了他後面，提起右腿，一腿打去，只聽咕一聲，栽倒一個。前面那人不知何事，正欲回身來望，人傑舉起左腿，復又打倒。兩人見是夜行的強人，知道事情不妙，便想喊叫起來，人傑早提着一個更夫，刀柄一抽，刀口向上，刀背向下，在那更夫頸上壓定，罵道：「你這狗頭，若叫一聲，便送你回去。」說着，天霸也飛身下來，將前面那人揪住，也是如法泡製，不許他出聲。更夫見他兩人各執明晃晃的利刃，早已將舌頭嚇短，連忙說道：「爺爺爺爺，饒饒饒饒命！」人傑道：「你要性命，咱有一句話問你，如若說明，便放你回去。你這山上，那

坐齊星樓在什麼地方快說明來你便無事。」更夫聽了此言說：「樓樓樓……樓不是在前面麼？」人傑道：「你這廝死在頭上，還要說謊，你說他在前面，爲什麼咱二人皆看他不見？」更夫道：「爺爺從我那來處走去，向那邊看去，便看見那座樓了。」人傑還不相信，忙道：「黃叔父！這砌如此可惡，你老爺徧去一走，究竟看有沒有？」天霸聽了此言，鬆開那個更夫，交人傑看著，自己到了前向，果然一坐極高的高樓，在那山頂上面，只因前面是些大樹，將他遮住，因此在下面看來，反而不見。連忙向人傑道：「賀賢姪！這樓看見了。」人傑聽了此言，舉起一刀，終果了更夫性命。復又一刀，將前面那人殺死。隨着天霸，向齊星樓前來。原來這座高樓，共有五層，但看見雕樑畫棟，精美非凡。惟有那各處的花式，實在從未見過。頭一層，一帶欄杆，每欄杆前面一枝花朵，欄杆裏面，雖是走馬廊檐，却又灣灣曲曲，寬窄不一。大約有五六步的遠近，便有小小石墩，墩子上設着一燈，裏面便是正屋。却又門徑不一，或大或小，不下一二十門。裏面透出燈光，好似有人在裏把守。第二層，是見六角式樣，每面一一圓門，圓門裏又套了一門，門上現出些虎頭模樣，張牛舞爪，凶猛非常。週圍十二個滴水出檐，支在外面，每處瓦角上都掛着二個銅鈴。就此二層，已有一丈餘高。欲想再向上望，只是看不清楚。天霸與人傑打個暗號，見身後那個高樹，有二三丈高，無限的樹頭，由下至上。天霸便想躡到樹上，再看那三四層樓，以便到最頂上去。當時將身體一轉，用個晚雀歸林勢，兩脚一升，滿想落在樹上。那知齊星樓上，早已看見，只聽灼的一聲，頃刻間大樹面前，早放出一枝火箭。天霸曉得不好，趕着在樹頭上，一墊一個游魚，送水勢，復行落下地來，誰知火箭閃開，只聽炮响一聲，那一帶欄杆一齊倒下。所有那些花朵，皆變作鐵子流星，四下紛紛，直對二人打下。但聽上面叫道：「何處鼠輩，敢偷看咱寨主的禁地！」說着那直墩上面，燈球火的一齊燃着，週圍照耀如同白晝一般。天霸到了此時，已嚇得手足無措，只得將朴刀取在手中，預備人到來廝殺。誰知但聽得人言，却不見出來動手。反把個天霸弄得驚異不定。正轉身出去，只聽一人喊道：「黃天霸，汝這狗頭，今既入我山寨，欲想出去，留下頭來！」天霸轉身一望，正是鎮山太歲王朗，手提連環槍，劈面刺下。天霸趕將扑刀架去，讓過一槍，隨手一刀，也對門劈去。王朗哈哈笑道：「黃天霸，你也不打聽打聽，當着我還是在朝儼山上麼？來得好，會我一陣去罷！」說着槍頭在刀口上一隔，身體一掉，躡到樓前，只見他左手一揮，將那銅鈴亂敲。屋中立出來十二個大漢，皆是青黃赤黑白五色面孔，鎚棍斧叉，直奔天霸砍殺。此時賀人傑恐天霸有失，只得將雙鎚一擺，前來助戰。那知這十二個人，才要動手，復又一派喧嚷，齊聲喊道：「王大爺莫被這廝走了，咱兄弟們來也！」只聽撲撲撲站過樹林，八九個強人，手執刀槍，前來混戰。天霸與人傑到此地步，只得將性命置之度外，施開手段，抖擻精神，隔架招攔，與衆強寇大殺不止。王朗在上面，看得清楚，只見他二人二般兵器，左冲右突，懼怯毫無。復又望下說道：「天霸，你是好漢，

便上樓來，咱與你殺個你死我活。」說罷，跳到第二層樓上。方角門一啓，早飛出一件利器，到了樹前，頃刻之間，那樹响亮一聲，嘩啦倒下，幾乎壓在天霸身上。二人吃驚不小，不知這裏面暗器從何而來，趕着把力殺了一回，不敢再行戀戰，一聲暗號，虛晃一刀，躡身逃走。王朗見他二人敗去，復行一聲吆喝，許多強盜，緊緊追來。人傑也就且戰且走，到了那花園裏面，只見一大漢提斧砍來，後有人追，前有人阻，不禁連聲叱咤。雙鎗隔過斧頭，復又望前而去。誰知正望前跑，忽然又見一枝火箭從旁射來，舉起鎗頭，正欲將他打落，那知第二枝火箭復又射到閃躲不及，肩頭上已中了一箭。當時只得忍疼逃奔，奪路而去。所幸前面尚無阻擋，一直躡房越屋，穿山而來，四下找尋，只是不見天霸。心下此時好不作急，只得在牌樓前等候。天霸那知天霸在裏面，幾乎送了性命。他見人傑敵住衆人，心想：「王朗在那樓前，趁此上去，向後一刀，結果了性命，豈不完事？」當時主意想畢，提起刀，便躡身繞過大樹，飛上樓來，誰知到了面前，那個滴水廊檐，忽然倒下。圓門一轉，出來個蓬頭使者，手執許多鐵索，對面飛來，直向天霸，天霸到了此時，還想往旁躲避，誰知那鐵索鋒利無比，每圈上面，皆掛倒着刺鉤，早已鉤住他短襖。天霸這一驚不小，趕將扑刀將衣袷割去，轉身躡出樓前，直奔院落而去。所幸人傑現已逃走，雖然有人向後追趕，仗着夜行的功夫，勝人一着，也就從正屋躡到山前。人傑見他出來，連忙喊道：「黃叔父！小姪在此！」說着，依舊聚在一處，過了牌坊，奔瑯琊道而去。二人一路言語，到了日光東出，已抵館驛，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二回

負冤鬼三更託夢

誠孝子滿口懷疑

却說天霸與人傑一路回來，到了館驛，已是日光東出。驢小西見他回來，連忙問道：「齊星樓可易破麼？」天霸道：「咱是綠林出身，英雄好漢，也不知遇了多少。今日遇見這案件，便不能將此害除去，豈不令人可惱！」說着，就將夜間事說了一遍。人傑道：「但有一件，小姪不解，姑作這飛雲子利害非常，他也不是神仙，那裏便會變化。你記得那大樹有三四丈高，頃刻之間，便爾倒下。欄杆上的花朵，就改作流星，五角門內又有圓門。這許多暗門暗器，皆人所未見。雖有通天本領，也不能一刀一槍，兩下斷殺。何能同那些暗器爭鬥。眼見得目前破不下來了。」計全在旁道：「賀賢姪，你有所不知。古人云：『強中更有強中手。』你道他這齊星樓，是神仙所造麼？不過飛雲子用的一套功夫，裝就這許多暗器，無非是關捩子生死門而已。只要知道他妙法，便一點不難破了。據我看，還是不可作急，仍然同大人先回淮安上任。那裏朱光祖、褚標等人，皆是老走江湖，見多認廣，或者他們知道這破法，亦未可知。不然有人知飛雲子的大名，然後再大家設法，重破此山。完了那琥珀夜光杯的案件，方是妥當。」人傑道：

「叔父之言固是有理。但小姪肩頭中了這火箭，此時疼痛非常，如何是好？」計全道：「此箭不知可有毒藥嗎？如沒有毒藥，咱這裏尚有藥治。」說着，便取末藥，在他肩頭敷好，令他休息一番。此時施公已經醒來，聽得他們所言，知是黃天霸夜間去訪山寨，當即將計全喊去，問了一番，方知這齊星樓的利害。隨即命賀人傑與黃天霸好生歇息，定於次日回轉淮安。這個風聲傳出，早有秦誦仁率領帶來兵丁恭送。施公又命他以地方爲重，平日小心防備，莫爲強人肇亂的話，說了一遍。然後命他回城，次日一早起程，衆位英雄各乘馬前去，夜宿曉行，非止一日，這日到了徐州府屬蕭縣境內，漸漸天色已晚，隨命施安揀了村鎮投店住下。這地方喚陶家窪，當時衆人下了店，一切安頓已畢，送上茶來，坐了一會，吃了晚膳。施公因連日途中辛苦，是命衆人早爲安歇，自己也就安心去睡。到了三鼓時分，忽見一隻猛虎向他身上一撲，正是張牙舞爪，欲來咬，臥床下面扒起一人，舉起一棒，將虎打死。施公正要開言問他姓名，又見床上睡着一人，滿身是血，不禁一驚，轉醒過來，乃是南柯一夢。施公自己甚爲駭異，當時又將夢中之事，記憶了一遍。復行安歇，一回已是日光將上，外面俱皆起身，喫了早點，便皆動身趕路。施公道：「本院今日身體不爽，在此權住一日，俺還要訪一案呢？」衆人見他如此，不解何故，忽然管賬的小二進房，有事。施公見他穿一身孝，便問道：「汝姓甚名誰？」小二道：「小人名字叫裘龍。」施公又問道：「汝今幾歲了，身上制服爲何人帶孝？」小二又道：「是爲我父親帶的。」施公道：「你父親叫什麼名字？」小二道：「我父親叫裘伯虎。」施公聽畢，不禁一驚，忙道：「他是幾時死的？」小二道：「去年臘月十四日，與我叔叔一天死的。」施公驚訝道：「那裏有這巧事，他兩人便一天同死麼？」小二道：「何嘗不是小人的父親同我叔叔，睡在一個房內，次日早間，小人到房內喊他兩個人，全沒氣了。小人那時如天崩一般，一天遭此橫事，心下有點疑惑，恐怕爲人害死。無如他兩人，是住在一間房內，臨死之時，我叔叔尸骸在床上，我父親的尸骸，却倒在我叔叔床外。當時小人進去，看便是如此。怎奈我年幼無知，我想告官，又無勢力，只得將我叔叔同父親的衣服等件變賣錢，買棺收殮。至今小人想起來，還哭個不止。」施公聽了此言，心下甚是驚異，暗道：「這事必有原故了。我夜間所夢的，是一隻虎，向我撲來，床下那人便一棍，將他打死。後來床裏，又睡着一人，渾身又有血迹。這孩子說他父親如此死法，名叫裘伯虎，伯字與撰字，雖不同，音還相同。必是他有冤枉，前來示夢與我，這是求我的意思。照此看來，又與這姓求的裘字相合，必是裘伯虎這人，求我伸冤了。」隨向那小人問道：「你說你父親身死，有點疑惑，但死後尸骸，可有什麼傷損麼？」小二道：「你老還不知道，若無傷損，我爲什麼疑惑呢？可憐他，兩人初死時，尙不覺得。從來臨下材時，我叔叔眼肉內，不住的流血。父親脊樑骨，忽然斷下，只是顯而易見嗎？」施公道：「你父親平時可有仇人麼？」小二道：「他在這店中二三十年，從無人與他難過，不知爲何如此。」說罷，不禁

大哭起來，依然走去。此時施公甚是不樂，暗道：「本院出任以來，爲民伸冤理屈，若不在此將這案訪明，豈不令人鬼忿冤。」當時便將計全等人招呼到房內，將這話說明。衆人齊聲道：「現在欽限在郎瑯琊山之事，尚無頭緒，且請大人回任罷。這事雖屬可疑，無奈也兒子，皆說不出底細，這案從何處訪問呢？」施公見衆人如此，乃道：「本院連日路途辛苦，本想在此暫亭幾日，又有這個疑案，若竟不自問，未免虧心。現以兩日爲度，若兩日之中破了此案，便是這死鬼的陰靈，如若不能，本院也就起程了。」計全知道施公的秉性，當時退了出來。施公一人到了店前，便在外面閑游一會，信步到了鎮外，但見些鄉民農戶，耕力田間，一曲秧歌，頗爲有趣，行了有一二里，忽然天雲漫黑，風雨欲來。施公深恐自己遇雨，只得復行回來，誰知走到鎮前，那黑雲復又散去。當時一人暗道：「天有不測風雲，人來暫時禍福，此言真是名論，你看這雨勢又到過去。」想罷，依然轉身向鄉間走去。正走到方才的所在，誰知風聲又起，雲雨交施，忽然一陣狂風，吹得毫毛直豎，大風裏面，猶如兩隻野豬，到了前面。施公看見此物，驚駭非常，正欲從旁讓開，讓他過去。那野豬在地一滾，頃刻不見。滿天紅日照耀如常。施公當時點點頭，知道是裘伯虎案件，隨即回轉鎮上，到店內坐下。將那小二喊來問道：「你們這店中，可有個雲裏豬麼？」小子道：「沒有沒有，莫說我們這店中沒有，這人連鎮上也沒有姓雲的。你老問他則甚？」施公見他回得切實，也不向下問，隨命天霸小西與計全等人出去，到鎮上去問同音的姓名，拿來訊問。大眾聽了此言，暗道：「我們初到此地，向何處去問？這若大個村鎮，難道挨戶問姓麼？豈不是苦人所難？」計全道：「好在大人有言在先，兩日之後，訪問不出，仍然起身。此時咱們便去訪一訪算了。」當時衆人吃了午飯，彼此出外訪去。惟天霸一人性急，也不問方向，直向那有村莊的地方一路而來，忽然來了一人，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三回

訪奇案無意得兇人

招口供欺心是賭鬼

却說黃天霸奉了施公之命，到各村莊訪問那個雲裏豬。走了幾處村莊，見那這男子婦女，均不在家，只有些年老婦人，幼年孩子，向他問話，皆是所問非所答，把個天霸急得萬分。此時又到了個人家，仍然見一孩子，天霸不得已問道：「這裏可有姓雲麼？你家大人向何處去了？」誰知那小孩是個啞子，見來了一個生人，已是驚疑不定，又見天霸那身裝束，是個武士派頭，更是呼啞啞，鬧個不了。天霸見他指手畫腳，說不出一句話來，更是怒氣非凡，當時罵道：「偏是俺今日晦氣，遇見你這小雜種，連言語還說不出，還要在世上吃飯。」說著，便匆匆向前而去。那知這個啞子，見天霸如此模樣，一時懼怕，便大哭起來。正鬧之時，前面田內，早已聽見，隨即跑來數人，向啞子詢問。劈面遇見天霸，疑惑他是個強盜，連忙罵道：「汝這狗頭，白日間想來打劫，

不是爺爺寬厚，將你這廝捉住，送到縣衙，送汝一條狗命。」天霸聽了此言，那裏忍耐得住，轉身喝道：「汝這班混帳雜種，知道俺是誰？在此撒野，縣衙裏也管得老爺麼？」說著，便立下身軀，端然不走。誰知那人也是應該破案，見天霸說這大話，不禁搶上一步，舉起拳頭，劈面打來。嘴裏罵道：「老子在此立業，誰不知道俺的大名，你也同拳頭粗作對？」天霸一時聽不清楚，見他說是拳頭粗三字，疑惑他說的是雲裏豬，趕著將左手伸開，對定那人拳頭一把揪住，忙問道：「你叫雲裏豬嗎？」那人不知他問的是何緣故，依然怒道：「老子便叫拳頭粗，能將老子的拳擋得住，也是費話。」說著，便猛力向前，想收回去。天霸見他承認，也不問是與不是，便將他向身邊一提，夾在腰間，大踏步轉身便走。來到了鎖上，便在店門外面，捧了下來。那人還是大罵不止。裏面許多人，見門外喊嚷，趕著出來瞻望。見地下睡著一人，天霸左脚踹在加人身上，右手取了條麻繩，便行細縛。此時施公也就出了店外，見霸天捉來一人，連忙問道：「黃賢弟，且苦動手，讓本院前來問他。」說著，只見天霸將他提起，到了店內，高聲喊道：「汝這廝知道俺是誰？俺乃現任總兵黃天霸是也。這位乃漕運總督施大人，可知你做的案件，有人在此告你。」此時店主連忙上前請罪道：「小人不知大人駕到，照應不週，望大人恕罪。」施公道：「本院向來如此，你到城內縣衙投信，命蕭縣令前來會我，本院有話吩咐。」店主聽了此言，那裏還敢怠慢，隨即傳了地甲，到縣衙而去。施公一面問道：「你這人姓甚名誰？還是祖居於此？還是目下到此？」那人聽說是施大人，心下早經嚇慌，深恐那虧心的事，為他問出。連忙道：「小人性朱行二。」說着，那個臉變了色，戰戰兢兢的現出那情虛的模樣。施公見他如此，連忙喝道：「汝這狗頭，可知你平日事情，本院已皆知道了。你明是姓雲，叫雲裏豬，為何將上兩字改去，單說姓朱呢？」朱二聽了此言，方知天霸的言語誤聽，一時急道：「小人實是姓朱，排行第二，只因平時性情不好，動輒與人交手，因此外人起了個綽號，喚做拳頭粗。朱二並非什麼雲裏豬，大人不信，這店中管帳的小二，認得小人，問他便知真實了。」施公本是個依樣葫蘆，問這案件，見他說是朱二兩字，心下恍然悟道：「這人定有眉目的，方才黑雲裏面兩個野豬，分明是個朱二，雲裏豬，拳頭粗也還順音。且等本院來嚇他一番，看他如何回答。」當時喝道：「汝這狗頭，還要提那管帳的小二，他的父親叔叔，皆為你害死，你還想他來辨認麼？」此時朱二嚇得魂不附體，臉上顏色早已嚇變，嘴裏嚙嚙的回道：「小人此事不敢，求大人放我回去。」正說之間，那個小二已由外方進來，忽見施公面前跪著一人，仔細一望，不禁道：「朱二叔，你還在此麼？」施公見他向他說話，連忙問道：「此人你何以相識？可知你父親身死，便是此是謀害。某非別人，正是現任漕督施某便是。汝可將這人原由，告知本院，本院自與你父親叔叔伸冤。」小二一聽，方知是施公，趕著俯伏去地下，放聲哭道：「小人今日遇見青天，這疑案可以明白了。但是這朱二，乃是我父親的表弟，前來借錢，因父親手頭無錢，未

能應命。後來我父親死後，他因無人可靠，第二日他便回去了。不知何以爲大人捉來？」施公聽畢，冷笑一聲，復向朱二問道：「你這廝可招也不招？當時以何物害他二人，可知本院日爲陽官，夜爲陰宰，日前你表兄已經告你，我今勸你趕快說來，不然便用刑來了。」當時便命施安取出五根鐵條，約有七八寸長，另外一個鐵筒，有筆筒大小，擺在旁邊。朱二本知施公斷案如神，現在見他一語道破，心下如同小鹿一般，過了一晌，方才說道：「大人之言，乃是無辜的牽涉，而且小人姓朱，名叫朱二，此乃人知道，不能因小人的渾名，硬行將拳頭粗改作雲裏豬三字。若叫小人招供，小人從何招起，豈不將小人冤煞麼？」施公聽罷，怒道：「汝這巧辨，到辨得清楚，可知瞞得他人，瞞不得本院。本院這刑具，向不常用，今日倒要試驗你這手段。」說罷，便命施安將鐵條放在筒內，將朱二手拖出來，蓋在筒內，每手內夾隔一根鐵條。只見施安兩手抱定上面，用力將鐵條一夾，早把個朱二喊得叫苦連天，筋骨畢露。連忙道：「大人饒人，小人情愿供來，求大人先行鬆下！」施公冷笑道：「你這廝不到此地步，你心也不死，趕快從實說來，將汝鬆下。」朱二此時，實在是疼痛難忍，連忙招道：「這皆是小人一時之錯，幹出這喪心害理之事。小人家住沛縣十里莊地力，因連年五穀不登，日食難度，所有陳米陳稻以及衣服等件，又爲小人平時賭盜，加之天寒歲盡，無可如何，心想我表兄在這店中，有二三十年之久，諒該積聚許多錢文，因此前來，想問他借錢度歲。誰知他一毛不拔，也不令我回去，問起他來，便說無錢。小人疑惑他，現財難捨，懷恨在心，暗道：「我與他是至親，他竟如此慳吝，何不用個毒計將他兩人治死？他兒年紀又小，不知世情，便可得他的財物了。」那日主意想定，聽說那藥老鼠藥內，放有砒霜，趕到城中，買到兩包末藥，回來和在酒內，以便將他藥死。誰知這裘伯虎未曾吃酒，反被他兄弟裘伯龍吃下，當時並未發作。小人恐他一時不死，訪出真情，反害自己。小人左思右想，無計可施，當晚便以磕睡爲名，先行走去。却暗躲在他床下，到了二鼓，裘伯龍只喊肚疼，未到三更，便大叫一聲，竟自死了。裘伯虎也在房中，聽他這個聲音，隨即起身來問。小人怕他看出破綻，順手便是一棍，打中他的腰下，大叫一聲，栽死於地。小人見他兩人已死，仍就回到自己房內，次日他便收殮了。」這番供畢，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四回

傳縣令錄供擬抵

歸故鄉斃命離奇

却說朱二招出一派口供。施公復問道：「汝既將他兩人害死，爲何不回沛縣，仍在此處呢？」朱二道：「小人當時到了外面，次日他收殮時，見裘龍變賣他衣物，方知他實是無錢。當時心下也就懊悔，雖然他年紀尚小，這店中人多眼衆，見裘伯龍七孔流血，恐怕衆人疑惑到自己身上，故入殮之後，次日便回去了。近因家中田地已經賣去，無田可耕，特來此地，今日便破這案，也

是小人作惡報應。但求大人開一縷之恩，苟全性命，小人還有八十餘歲的老母呢！這派口供，說得那店中人，各嚇得鼓唇搖舌，齊聲說道：「我們這店中出此橫事，凶手在內，皆不曉得。」施大人昨日到此，今日便破此案，便是宋朝的包龍圖，也未必如此神斷。看乃是民之父母，萬家生佛了。」衆人正自講說，惟有裘伯虎的兒子，見了父親被朱二害死，登時嚎啕痛哭，搶上前來，揪着朱二罵道：「你這喪心的強盜，我父親叔叔待你不薄，平時也常周濟於你，你反恩將仇報，所欲不遂，便下這毒手，不是我父親陰靈有感，遇見這青天大人，何有血海的冤仇也無時伸雪。」說罷，便將朱二亂打亂踢，拚命起來。施公連忙說道：「裘龍，你且不要胡鬧，可知本院既已訊明，斷不能輕待這凶犯。且待本縣太爺到此，自有定奪。」當時便命施安與郭起鳳等人，將朱二帶去看管。小二又向施公磕了幾個响頭，方才哭哭啼啼的，跼立旁邊，專候縣官前來，再說這蕭縣知縣姓劉名大成，祖貫洛陽人氏，本是少年科第，十六歲上中了鄉榜，連捷進士，用了榜下知縣，適值蕭縣出缺，便令他前來接篆。到任之後，果然一清如洗，一明似鏡，案無留牘，錢不私留。三月之後，蕭縣的紳民，無不頌聲載道。這日正坐早堂，誰知本邑有一鄉戶，姓仇的人家，婆媳母子，共是三人，兒子名叫仇瑤，媳婦王氏。這仇瑤娶親之後，未有三月，聞得廣東潮扇，頗可獲利，便自湊集些資本，預備販買回來，轉賣各戶。這日本銀湊定，擇日起程，誰知一去十年，毫無音信。於是母親李氏，自是倚閭而望，日夜焦愁，衣飲乏資，漸無着落。所幸他媳婦王氏，克盡孝道，平日爲人家針線，指頭之費，爲供養之資。雖然不能富豐，也還不致凍餒。而且這王氏，終日亦絕不出門，他說人生在世，所靠者丈夫兒子，現在他年老之人，兒子遠出，已是悲苦萬狀。我若再出門，另覓生活，雖然一樣孝養，終不比依依膝下，可解愁懷。因此人家知他這個意思，將衣服針線送來，與他做活。每夜晚間，皆婆媳同榻，雖然思夫甚切，却又不現於形色。每逢李氏愁怨之時，他反百端慰藉。這日午後，正在家作活，忽然門外敲門聲甚急，哎喲哎喲的，好似挑夫的聲音。連忙問道：「誰人敲門？」外面有人答應：「娘子仇瑤回來了。」他婆媳一聽，真如半空中得了日月，忙着將門開下。果是仇瑤，骨肉相逢，自然悲喜交集。當時仇瑤，開發了挑夫，將行李物件，搬到母親房中，然後他母親問道：「我兒一去十年不歸故里，將爲娘同你媳婦苦壞了。」仇瑤千里歸來，此時見他婆媳無恙，自是懽喜不盡。當時便將在廣東遇見了客人，同約到南洋，賣了一論，因此飄海出洋，行迹無定，以致歸期久滯。所幸買賣獲利頗厚，說明當時他母親自是喜出望外。隨命王氏，燒了茶水，與他梳洗，又辦了飲食。仇瑤復又說了走後的事情。他母親道：「我兒此去，設非有這賢孝媳婦，老娘早經餓死了。便將他如何做針線，養活自己的話，說了一遍。仇瑤自是感激他妻子不盡，到了晚間，他母親見他夫婦久離，遂不免生了個憐愛之意，向着王氏說道：「我兒，你丈夫今日回來，衣服等件，恐有破壞，今晚搬到自己臥房去睡罷。就近可以詢問。」王氏聽了此言，也知婆婆的用意。

而且丈夫遠別，男女大欲，豈有不思也。就答應，將房內收拾出來，三人又談說一回，候他母親安寢，夫婦兩人，方同歸房內，錦衾角枕，各敘離懷，久別鴛鴦，自不免欲翻水浪。那知仇璠的陽具，纔進入裏，忽然大叫一聲：「痛煞我也！」喊罷，翻過來，身頃刻喪了性命。王氏不知何故，趕着起身，提燈來看，誰知他一支玉杵，如刀削一般，連格斷去。血流滿褥，氣息毫無。王氏此時，自是魂飛天外，不禁大哭起來。他婆婆正是睡熟，夢寐之中，爲他驚醒，疑惑他兒子委屈他媳婦。趕着問道：「我兒何故掉嘴？今日遠出方同，爲什麼兩人不合？」王氏聽婆婆開言，趕着道：「不好了！他死了。」說完，亦即氣閉倒地。李氏即趕着起身，忙忙的跑進房來，只見他媳婦已氣閉過去，不知何故。將帳幔掀開一望，果然他兒子直挺在床上，摸一摸，鼻息已是冰冷。當時那就痛入骨髓，大哭一聲：「我兒苦也！」一個筋斗，昏暈過去。此時他婆婆已痛絕過去，所幸在鄉間，盡是草房，間壁人家，聽得如此喊叫，說是他兒子死了，也不知道是何事，只得起身出來，將他家大門推下，走到裏面，見他婆媳皆在地下。趕着將自己家人喊醒過來，燒了薑湯，將他婆媳灌醒，忙向李氏問道：「你兒子今日方聽見回來，爲何便身死了？」李氏見衆人詢問，忙道：「我正在房中睡熟，忽聽我媳婦叫喊一聲，驚醒過來，便到這裏，誰知我兒子已死了。這不知道他是何病症，今日到家，便遭此事，這不是天崩下的禍嗎？」便向王氏問道：「我兒！你丈夫回來，究竟同你說何言語，爲何便自死了？你且說個明白。」王氏見他婆婆問他身死的緣故，真是又差又苦，說不出來，過了半晌，乃道：「這總是你媳婦命苦，叫我從何說起。老母但看你兒子身上，便知道了。」李氏聽了此言，只得哭哭啼啼，到了床前，將被一掀，早見他兒子鮮血淋漓，下身上洞然無物，不禁失聲道：「這是怎樣說了？天下那裏有這病症，此事總該知道究竟怎麼去的，現在到何處去了？」王氏此時，愈覺苦惱，只是說不出口，此時鄰家衆人，見他婆媳如此，有那好事的男子，也上來觀望，真是猜疑不定。只得向王氏說道：「人生色慾，都是有的，即便他在頑笑場中，染了毒氣，患了楊梅，總有個潰爛的樣子，他也不是這樣病症，何故連根皆拔盡了呢？娘子，你同他是夫婦，究竟什麼道理，將這物件，斷送自己的性命，姑作我們是外人，你們婆媳，也該說明。雖然人死不能復生，也叫人知道他死的緣故。」衆人你一言，我一語，把個王氏羞得無地可容，號啕痛哭，那衆人愈見他不說，愈來愈追問，王氏被衆人逼迫不已，只得哭道：「他方要，」言三字，尙未說完，復又忍住，哭個不止。衆人再向下問他，實是回答不出。乃向李氏哭道：「婆婆總是你命苦，你兒子既死，我也無望，只得隨他到地下了。」說罷，一陣傷心，復又昏去。李氏見媳婦如此傷心，不知如何是好。衆人到了此時，只得向他說道：「你家出了此事，全無男子做主，聽說你的內姪，現尙在他家，喊他來照應各事，總比我等鄰舍親近許多。」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五回

無賴子挾仇報案

賢令尹據稟登場

却說衆人見仇家出了此事，說教李氏的內姪出來做主。李氏此時也是無法，只得道：「我的內姪，聞說昨早動身，到揚州賣，不知他可真在家，如尙未動身，便請你們將他喊來。」衆人道：「我等且喊他去。」常言道：「遠親勝似近鄰。」當時有人便匆匆尋了燈籠，出門而去。誰知這李氏的內姪，名叫李賀芳，自幼讀書不成，改習了綢緞生理。從前在這蕭縣綢緞店內做個夥計，無奈他不守本分，終日與那班差夥，光蛋游手好閒之人，聯爲至好，吃喝嫖賭，無所不爲，不到數年，把祖上產業，敗得乾淨。店內管事的，見他所交非人，也就將他歇下。誰知他更肆無忌憚，終日與一班搭台訛詐的朋友，嚇詐鄉愚，時常到仇瑤家中，看他姑母。那知他以看姑母爲名，實則因仇瑤久不出歸，見王氏有幾分姿色，起了那不良之心。言語之間，百般挑弄。無奈這王氏十分貞烈，任他如何言語，總以正言責之。兩次三番，碰了惡語。李賀芳知他不得上手，因此懷恨在心。近來謊言騙他姑母，說到揚州貴賣，因缺盤川，前來借貸。那李氏因自己的兒子遠出一個內姪，未有不憐之理。見他說做買賣，便將王氏針線錢給他。雖然有此意思，總因自己家貧，媳婦尋錢甚苦，不好明說出來。王氏明知李賀芳是派假言，無奈見婆婆如此用意，孝順媳婦，總想討老人歡喜，因向他婆婆說道：「表叔無錢前去，媳婦前日還有三吊銅鐵，可給他貼補盤費。」李氏見他說出，自然讚歎一番，將賀芳喊來，王氏將錢取出，向着賀芳說道：「叔叔此去，將本求利，願你生意興旺，發業起家。愚嫂因你改邪歸正，故給你這盤費。若後日歸來，依然如故，恐你自己也慚愧了。」這番話，說得李賀芳無言可答，只是敢怒不敢言，諸諾連聲，稱謝而去。因此愈加懷恨。此時在家，正與人賭錢，忽見他姑母的鄰舍于二，匆匆跑來喊道：「李大爺！你表兄死了，你姑母喊你快去呢！」李賀芳聽了此言，忙道：「哎！于二爺，你作耍什麼？仇瑤出去十年未回，你那裏知他死的？是誰前來送信？」于二道：「你還不知此事，仇瑤今日午後歸來的，方纔進房睡覺，忽然大叫一聲，那陽具便連根斷去，死過去了。問你那表嫂，何以如此，他又是不肯說出，這事豈不奇怪？現在你姑母同他媳婦，俱哭昏在地，請你趕快去罷！」李賀芳聽了此言，暗喜道：「我兩次三番，不得到手，他反罵我一頓，今日遭了這事，到我手裏，也叫他知我的利害。」當時將賭賬算明，與于二匆匆而來，到了仇家，他姑母同王氏，俱已爲人灌醒。李氏見了他內姪，自是格外傷心，將仇瑤回來的話說了一遍。李賀芳向着王氏說道：「寃有頭，責有主，哥哥是個活人家來的，這事喊我前來，也是無盜。但問嫂嫂，方知底細。既不是暴病而死，又非帶病回來，至於那人道的事情，也人人有的，從未聽過因此絕命，難道不是人類，是件鐵貨，將他咬去嗎？這事顯見有別情，若不控官，也不明白。」說着，恨恨的將他姑母拖去，向他

說道：「你老人家，平時此他爲好人，左一個賢孝的媳婦，右一個貞烈的婦人，今日知道爲人了。不是與人通奸，被奸夫將仇璠害死，爲何地方到家內，便如此死去呢？」李氏聽他內姪之言，連忙哭道：「這明是他身死不明，但是我雄婦孝賢萬分，斷無這苟且之事。你切莫如此亂說，這也是我命苦。老年喪子，好在他昨日回來，帶有銀兩，你帶我前去買口杉木的棺材，並那衣服等件。這驚官動府之事，我是不做。兒子已死，不能再冤枉媳婦了。他平時與我片刻不離，而且連大門不出，那裏會有此事？」李賀芳看他姑母如此，冷笑道：「常言道：『私鹽抱緊越好賣。』他做的事，你怎能知道許多？表兄身死不明，我若不代他伸冤，外人還要罵我。照在看來，誹害親夫，已是可怕，隨後再將你老害死，我們這般親戚，担當不起。天下也未見過兒子爲媳婦害死，我們不去伸冤，反說媳婦是個好人，豈不令人可惱？」他兩人在外面講，王氏在裏面，早以聽見。知他欲報前仇，趕着出來，對他婆婆說道：「自古婦人出嫁從夫，這四字，我也知道。現在你兒子已死，我裏外全無指望，居心一死，相從地下。但是他這身死不明，連我也不明白，既然叔叔告官，此事甚好。聽說這縣太爺，也是一個清官，果能將此事審明，那時媳婦雖剛雖烈，也是甘心對得起你兒子了。不然目下雖死，還落個不美之名，還說我畏罪身死呢？」說罷，不禁大哭，反催李賀芳前去報案。李賀芳本是個無賴，當時便出去找了地甲，並那班搭台子訛詐的朋友，寫就稟詞，到城內報案。此時劉大成正升早堂，看見一個狀詞，當時展開看道：

具稟民人李賀芳，年二十八歲，本邑人。爲謀弑親夫，迫叩臨驗事。竊民姑母仇李氏，生有一子，名喚仇璠，茲因娶妻王氏，舉止不端，穢聲四播，不得已，遠出廣東，集資貿易。近以老母在堂，日久未歸，殊深焦灼。於某日回鄉視親，兼掃祖墓，不意王氏伺夫夜睡，私約姦夫，將親夫仇璠謀害，受斃致命之處，難入呈詞。爲此姑母遣民據情投報，叩求青天大老爺，趕速赴鄉，驗明屍身，將王氏訊明，照律懲辦，實爲德便。上稟。

劉大成將這呈詞，看畢，隨向李賀芳問道：「這案件乃逆倫之事，何以仇李氏不前來具稟呢？」李賀芳道：「仇李氏以年老難行，族下又無他人，惟恐自己前來，仇王氏乘間逃脫，小人是他的內姪，屬在姑表，理合稟訴。」劉大成見他所言，也還覺確當。當時只得傳了通班，帶同仵作刑房，下鄉而來。到了午後，早已臨報，隨將地甲，並鄰舍傳來詢問，皆說仇璠久出，是實。至於昨日回來，夜間何故身死，小人等實是不知。」劉大成道：「你既是鄰舍人家出了這逆事，也不能置身事外。李賀芳那稟上說，仇王氏謀弑親夫，但仇王氏這人，平時爲人如何？爾等應該知道。曉得他姦夫是誰？從實供來。本縣好出捕拿人。」鄰舍道：「小人雖在鄰近，但仇王氏平日，實是賢孝無比，大人如不相信，問他婆婆便了。惟有死者的傷痕，令人實是奇怪，非大老爺驗後，不得而

知。劉大成見衆人如此言語，又不能傷痕在於何處，卽是李賀芳稟上，亦未說明，已是滿腹疑惑。此時只得將仇李氏並他媳婦提到面前。只見王氏垢面蓬頭，悲苦情形，不堪言狀。雖然有幾分姿色，却無一點輕狂氣習。到了案前，大哭不止。縣官問了數句，但說道：「小婦人願隨夫死，但夫死之故，實是不明，叩求大老爺判明這緣故，小婦人雖千刀萬剮，亦所不辭。」說罷，便大聲痛哭，又將李氏問了數句，皆說是兒子昨日回來，夜間身死，求大老爺伸屈。縣令此時只得命衙役，如法相驗，纔將屍身抬至場上。不知他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六回

劉縣令具詳請示

施漕督拍案驚奇

却說劉令登場之後，命衙役將屍身抬上，把被褥掀開，不禁吃了一驚。暗道：「這案叫本縣實是驚駭，莫說未曾見過，連這致命之所在，從未聽人說過，若真有奸情，本縣定將這奸夫加一等問罪。」當時只見衙役如此驗畢，高聲報道：「男屍身陽物斷落，係毒物咬斃。」衙役尙未報畢，賀芳忙到了案前，向縣官說道：「這案求大老爺，另掉衙役，秉公相驗。此人顯係奸夫賄託，相驗不明。仇瑤夫婦，兩人在床，明是行房之時，下的毒手。這衙役報的毒物咬斃，此乃有心掩飾，欺蒙老爺，求大人覆驗。」劉大成聽了此言，趕將衙役傳來問道：「這屍骸身死，乃是夫婦同房，以致斃命。汝何以說是毒物呢？可知這案情重大，不能糊混。汝受人賄託，從實供來！」衙役見縣官如此詢問，忙跪下回道：「老爺的前程，小人的性命，弒夫案件，非同兒戲。小人若受賄欺蒙，情甘具結，如果相驗不實，請老爺反坐便了。」劉大成見他如此言語，乃道：「你說他是毒物咬斃，你究竟有何憑據呢？」衙役道：「下物根蒂，尙有齒痕。照此驗來，恐是毒蛇等類。」劉大成還不相信，只得親身下了公座，目視一番，果然不錯。無奈李賀芳一口咬定是奸夫謀殺。當時劉縣令只得將屍骸擡行小殮，詳請鄰封相驗。然後將王氏李氏並賀芳一覷人證，帶回衙中，細細審問。無奈據仇李氏說他媳婦十分賢孝，絕無苟且。王氏但說願隨夫死，惟求大老爺將此案訊明，究竟是何物毒斃。李賀芳總說是另有奸情，請老爺照弒夫案辦。把個劉大成弄得挖耳搔腮，想不出個主見。看他婆媳言語，迥非奸淫所致。欲想代他剖白，又不敢十分相信，一人直是委決不下。却巧施公命地甲同店主前來，斷那裴伯虎案件，備他前去。劉公得着此信，自是喜躍非凡。說道：「本縣正因這案難辦，難得施大人到此，他乃是第一清官，疑難案件，不知斷了多少，何不向他稟明，請他詳察。」當時便帶了原班，隨着來人，一齊前去。到了房店，對施公請安已畢，侍立一旁。施公問了名姓，方知便是大成，乃道：「本院一向風聞貴縣的官聲甚好，今日奉請前來，只因本院路過此地，休息在此店中，夜間陰鬼託夢，因此破了這案件。本院雖是漕督，只因此

案乃貴縣境內的事件，特請貴縣前來，將朱二帶回衙中，錄供詳報，照謀財害命的律例，抵罪便了。」當時劉大成諾諾連聲，口稱遵命，遂即上前打了一恭，稟道：「卑縣有一案不明，本欲具詳請示，幸得憲駕到此，特來面詢。」說畢，將仇瑤的案卷呈上，施公展開看了一遍，也是驚駭非常，乃道：「據這仇李氏的口供，說這王氏，實是個孝媳，但是這仇瑤身死，事在可疑，貴縣權將朱二帶回衙中，將此案完結，明日前來候示。」大成見施公也斷不出個虛實，只得遵命退出，帶了犯人回衙而去。這裏施公俟他去後，覆將案卷細看一番，只是不明其理，暗說：「夫婦敦倫，本是常事，而且他彼此闊別，自必魚水和諧，勝人一倍，爲將何這物傷去？若謂毒物咬斃，姑作床上有什麼蛇物，爲何王氏也無傷損呢？這事叫本院實在不明。」一人坐在房內，將原卷看了有十數番之多，依然尋不出理解。到了二鼓以後，復又尋思一番，忽然拍案叫道：「必是這個緣故了！」說着，當時便寫一道札文，將那審案的原由，敘在上面，命天霸連夜進城，傳劉大成明日午堂驗明，前來覆命。當時天霸只得領了札文，向城中而去。到了縣衙，劉大成當即迎入，天霸隨在身邊，將公文取出，交與縣安。對着劉大成說道：「大人吩咐，請貴縣今晚將公事看畢，依計而行，定可知曉。」大成當時稱謝一番，請天霸吃了夜膳，命人送回館驛而去。然後將公事細細看了一遍，回至上房，與夫人商議了一番。次日早間，未及升堂，將故人諺傳齊，說是午堂問訊。此當王氏在獄聽候審訊，忽見有個老年媒婆，進來說道：「娘子今日裏面夫人傳出話來，命我帶你到後堂問話。」時當便將刑具除去，出了獄門，向後堂而去。王氏到了裏面，只見上面旁邊坐了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少婦人，正中間坐了一位四五十歲的中年太太。當時往前問道：「那位是夫人？」早有媒婆指道：「這位便是夫人，那中間的，便是太夫人。」王氏上前，叩了兩禮，只見太夫人言道：「好一位娘子，偏偏遭了這事，老身聽見，亦爲可憐了。你今年紀多大了？」王氏見他二人，皆是一團和氣，連忙答道：「小婦人今年二十八歲。」太夫人道：「你多大嫁與仇家的，於今幾年了？你丈夫出門貿易，何以這許多年代家中除了婆婆而外，尙有何人？」王氏聽了此言，不禁心內一酸，登時流淚，忙回道：「罪婦十八歲于歸，彈指之間，已是十載。丈夫差姻三月，便至廣東，直至前日，方回故里，誰知命途多舛，便爾身亡，想來好不苦惱！」說到此處，那聲便嗚咽下來，不能再說。太夫人見他如此講話，實不是個淫婦，乃道：「據你說來，實爲可歎，但是你丈夫出外，家中作何養活呢？」王氏道：「針指度日，侍奉婆婆。」太夫人又道：「你着有小孩麼？」王氏道：「丈夫在外，焉有小孩？」問到此處，太夫人便起身歎道：「照此說來，你真苦煞了，難道你年少青春，便能够久曠在此。我知道你受屈了，隨我走來，有話問你。」便將王氏搗進房中，低聲問道：「你這案件，老爺久知道你是孝婦，無察你丈夫實是死得奇怪，不將這緣故問明，你那個表小叔李賀芳，固然是要上控，就是你這身名節，反而有傷。你且將你丈夫那日回來，以及臨睡時如何洞房，如何身死的

話細說一番，好與你轉稟老爺，結此案。當時王氏只得將前後的話，帶淚含羞說了一番。太夫人想了半晌，問道：「照你說來，是交媾之時，身死的了。但你平日可會思念麼？」王氏道：「丈夫初出之時，四五年間，心有所欲，只因婦人從來不敢越禮而行，每熾火念之時，便爾氣定平心，除却邪念。故十年以來，猶恐守身未固，適值婆婆年老，立志同臥一床。一則代丈夫聊盡子道，二則完全自己的名節，不覺苦志十年，反遭此禍。」太夫人道：「你但言四五年前，偶爾思想，近年可還思想麼？」王氏道：「近年之間，戒思欲，每遇動念的時節，覺有一物在裏面蠕動，稍頃便也忘却了。」太夫人聽了此言，怪道：「難得難得，你今日的冤枉，可以明白了。」王氏聽他所言，也是不知何故，只見他出來對那少年的婦人，低聲的說了一番。然後對王氏道：「你且出去等候，頃刻老爺便升堂了。」當時王氏只得出來，誰知劉大成早已在套房裏面聽得清楚，隨即傳令坐堂，問明此案，不知如何訊結，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七回

驗毒物表揚節婦

明字理敘述案情

却說王氏退了出來，聽候傳令升堂。當時便在大堂伺候。誰知劉大成往日皆坐大堂，今日忽然在花廳升坐，命將犯人一並帶入。當時威武一聲，皂役書差，二旁侍立。先將李賀芳帶上來問道：「汝供你表嫂謀殺親夫，可知你那位表嫂實是個孝婦。本縣已訪明實情了，好言勸汝，汝反強詞奪理，可知誣害節婦，罪名難逃。本縣若不將此案理清，也不能使汝心服。爾且具結前來，若果取出毒蛇，便將汝加等問罪。」李賀芳聽了此言，心下暗想：「明是這狗官欲了此案，見我言語堅執，特用這言詞哄嚇一番。此時若聽他道，爲何能洩我仇恨？」當時回道：「小人所稟，實係真情，若有虛浮，小人反坐便了。」說罷，當時便具了一張切結，送到案前。劉大成復又說道：「王氏乃女流之輩，問案之際，本縣與汝應得避嫌，你我二人，權在此堂上，令他婆婆協同王氏，並媒婆等人，到上房取物，若有毒蛇，隨稟前來，你心可甘服麼？」李賀芳此時，拏穩取不出物件，當即回道：「只求我姑母親眼看見，取出了這蛇，小人也就不深信了。」說罷，大成便命媒婆，並李氏王氏，同到那花廳對過閉屋裏面，復行將太夫人夫人請出，督同看見。只見太夫人問李氏說道：「你這媳婦，甚是賢孝，可知你兒子身死，並聽他不端之故，乃是他貞烈所致，以至生此毒物，傷害你兒子性命。我們老爺，稟明施大人，方得了這件祕法，爲你兒婦伸冤。你在這裏眼看着便了。」便命媒婆取物，李氏也不知何故，說道：「我媳婦本的個好人，無奈我兒子身死可疑，因此前來控告，若蒙老爺問明，依然留我媳婦，以盡殘年，也就感激不盡了。」說罷，只見那個媒婆，命王氏睡下，先將底衣脫去，命李氏將兩眼遮蓋，免得他見了害怕。隨即身邊取出一根短小

鐵條來，一面用牛肉裏好，先在滾水內燙得溫熱，然後由陰戶送了進去，趕緊用力，將那一頭抓住，誰知方送進去，好像有一物，脚着鐵條，便往裏拉去，媒婆覺得吃力，趕急用力的往外一拖，只聽呼的一聲，突見有一物，抽在地下，隨即上前，將他一擊，再細爲一望，好似沒毛的老鼠，約有七八寸長，死於地下。李氏此時大驚失色，忙哭道：「我媳婦也不是妖怪，爲何裏面有這毒物，難道我兒身死，便是這物件害死的麼？」太夫人連忙道：「何嘗不是？若非施大人尋出這個道理，幾乎將你媳婦冤煞了。」說罷，便將王氏攙扶起來，連忙問道：「你此時覺身上怎樣？」王氏道：「不知何故，但覺腹下鬆了許多。」媒婆當時說道：「娘子你肚內有些怪物，焉得不害人的性命？現在老爺在堂上等信，我去稟明就來。」說罷，便取了那毒物，到了花廳，正是劉大成在那裏盼望，見他走來，能即問道：「媒婆爾可會驗明白麼？」手中所取何物？媒婆見問，連忙上前稟道：「小人奉命將王氏試驗，果如施大人所言，腹中有此一物，現在此間，請老爺電閱。」這仇瑤身死，必是爲物此咬斃的。」劉令聽了此言，真是驚歎不已。隨對李賀芳言這：「現在已有實據，這毒物是方才驗明出來。」說罷，便將王氏在上房說的言語，以及媒婆如何試驗的話，說了一遍。然後道：「汝這狗頭，無端誣控，非本縣細心察核，幾乎將貞烈的婦人，污了名節。可知此物，名叫女貞，凡是女流，丈夫外出，久久不歸，慾火常燃，思慮過度，却又保全名節，不肯非爲那一團結凝嗜欲，無可洩發，日久年深，便生此物。此乃純陰之氣，聚積而成。故一見陽物前來，便一口咬傷性命。此乃防節保身之物，非真是節烈婦人，斷不有的。汝此時可明白麼？」正說之間，李氏又哭了出來，說道：「大老爺！我媳婦爲這案件，拖累多時，今日方纔明白，這是老婦人親自看見，想必我兒那日，也是這樣送命的了。但求大人將我媳婦，放回家中，買棺爲我兒成殮。這妻老婦人叩求銷案。」李賀芳聽得劉大成一派言語，復見他姑母前來，銷案當時只得不發一言，聽縣官作主。劉大成復又說道：「大凡平常細故，一經誣告，審出情由，皆加三等問罪。此乃殺夫送案，汝乃挾己偏見，越註公庭，汝是你表嫂，往日不端，尙可解說。他自從丈夫外出，盡心鑷力，女侍孀姑，今日特遭此事，汝便該愈加憐憫，曲示張羅，代他辦此喪事，力是親戚的道理。本縣屢次勸汝，還敢堅辭固執，挺撞本縣，如此刁風，豈可以長本縣且將汝帶至施大人前面，稟明此案，擬定罪名，以爲遇事生風者戒。」說罷，就命差役，先將賀芳釘上刑具。然後命人成了一塊大紅緞匾額來，鋪在公案上面，自己取了大筆，濃墨寫了四字，乃是「貞節可風。」復將自己官轎執事，預備在堂前，然後將王氏傳到面前，說道：「汝事姑盡孝，守節堪嘉。可知非遇着本縣，幾將汝冤沉海底。本縣非施大人到此，也不能水落石出。今日案既問明，此後可愈加謹慎，以保終年，若日用不週，本縣定來接濟。那請旌表之事，諒施大人皆要代奏的，守節孝婦，幸勿稍失，勉之慎之。」這番話說罷，隨命衆人升炮奏樂，用了自己的儀仗，送王氏回去。王氏當時，却感激萬分，遂即叩頭謝恩。與李氏一同乘轎回去。

這裏劉大成帶了那女貞毒物，同李賀芳，一齊到了陶家窪，來見施公，已經下晝時分。當時到了裏面，先將試驗明白的話，說了一遍。然後問見：「卑職年幼無知，但從赴任以來，無不以民心爲心，實緣事大案重，卑職思量數日，實想不出個原故，不知大人從何處得來，便如此明見萬里，敢求指示，俾有遵循。」施公道：「貴縣如此用心，誠爲難得，本院昨晚因看案卷，見貴縣詳文，說這王氏平時頗爲貞節，因思古人造字，大抵因鳥獸成名，如猶豫、檣杌等類，不一而足。曾記說文貞定也，精定不動，感之謂貞，屍格上面，又說他致命所在，是毒物咬斃。顯見這物，是腹中之物了。以他貞節上推求，必是他丈夫出外，思念過深，將一團純陰的，精血，無可發洩，隨結於此，日久便生此物。若是他平時不端，陰陽交合，斷不會有此事的。而巧人之一身，常有蟲物，如蠱子、蚤蟲等類，無不由皮肉內生來，由此類推，方明此理。不料果然驗出，便叫人取來看視，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八回

施大人謝恩任事

黃天霸遠別回衙

却說施公說明那女貞緣故，遂將那物命人取來，看了一會。又道：「可知這細案一層，萬不可粗心浮氣，若儘以一紙供詞，便爲可據，或以原告口利，辨說分明，即定了罪案，也不知冤枉許多人了。但能酌理準情，細心揣度，斷無不明之理。貴縣如此細心，尚不愧爲良吏，但說王氏口供案卷，貴縣可摘由詳報，以便申駕朝廷，表請旌節。」劉大成便將先上匾額，及將他送回去的話，說了一番。施公甚爲稱贊。遂命劉大成將李賀芳，因照話控例，嚴加懲辦，惟念情節太重，罪至凌遭，着減等永遠監禁。朱二之案，問明正法。劉大成一一領命下平，伺候施公起程。施公又道：「貴縣且請回衙辦理案件，本院明早起程，無須貴縣往送。」劉大成知道施公平時秉性，當時只得進城而去。次日早間，果然大眾起程，惟有裘伯虎的兒子，痛哭非凡，戀戀不捨。施公便去安慰他一番，然後向淮安進發。肅縣離淮安不遠，數日程途，這日早間到了城外，早有漕督衙門差官，前來迎接。施公亦不另擇公館，遂即乘轎到了衙門。此時護院的總督，却是淮陰道代護。當時出來迎接，請了一安，預備交卸。所有黃天霸等人，皆到院上，忙忙碌碌，鬧了一番。到了下晝時分，方有頭緒。施公擇了次日子時，接印。天霸等人，雖各有衙門，欲想回去看視一番，無奈見接印的時辰甚早，當時衆人計議道：「我等連日車馬勞頓，此時回去，又有一番講說，不如此權住一宵，候大人接印之後，再回衙署。」於是命人到廚房裏，備了酒筵，大衆到了晚間，吃酒已畢，安歇去了。到了二鼓以後，便起身穿了披風，齊到大堂，兩旁侍立。少頃巡捕官，設了香案，三聲炮响，鑼樂宣闈，淮陰道差官捧出樣印。施公朝服行禮拜禮，然後望門叩首謝恩，升公堂坐，用印標封，受僚屬賀禮。這些儀制行畢，已是天亮時候。黃天霸候施公退了後堂，衆人方來請示，各回衙門。此時張桂蘭久已得信，聽說

大人回來，連忙着了差官，到院上打聽，隨命廚下備了酒席，以便爲丈夫接風。所有豬標朱光祖，現在俱在衙門，得了這個信息，也就到裏面向桂蘭說道：「聽說你家大人回來了，此時夫榮妻貴，做了夫人，萬勿能樣我老朽，遂出門去。現也預備的何席，賞點我兩老吃。」桂蘭聽了，忙道：「老爺子酒已擺了，你去吃罷。」朱光祖早將豬標拖出，此時天霸到了署內，夫妻見面，自必喜歡非凡。桂蘭忙叫道：「賀賢婿那裏去爲何不同你前來？」天霸道：「賀賢姪竟有孩子氣，今日一早，便同我說聽說，關叔父的嬌娘生了個兄弟，他要去望，此時準是去了。」說罷，他的母親也就走了出來，與天霸見禮已畢，問了入京以後的話。却巧人傑走了回來，見了張桂蘭磕頭便拜，然後又代他母親磕頭。此時母親見他得官回來，自必愈加歡喜。桂蘭道：「姐姐真是福氣，佳兒佳婦，美玉成雙，此時官職雖卑，日後定然重用的。」人傑母親也只得稱謝一番，說「承妹時提拔。」當時人傑向天霸問道：「黃叔父那個飛雲子，你老會問過老爺子麼？他們可會曉得？」天霸道：「我們方纔回來，那裏就要問起這事。總之，這人也非什麼大名人，不過那座山頭有點礙手。」張桂蘭聽了此言，知道又出了事件，連忙問道：「你們問的是何人，莫非又有什麼案件？」天霸道：「何嘗不是，不然我們還在京中那裏便可回任。只因皇上內殿的御物，爲人盜去，因此大人稟明出京，訪此案件。」當時便將元宵佳節，飛雲子盜琥珀夜光杯，沂州府施公被擒，以及勸降吳球，大破朝饒山，殺死智明，并自己偕同賀人傑，夜走瑯琊山，人傑中了火箭，逃回館驛，話說了一遍。張桂蘭道：「照此看來，這飛雲子又不可小看，而且此人必不是歹人，他如與王朗一類，何不便在山中這總事智明與王朗，以義氣待他，故此他去盜此物，見說得來犯禁之事，依然遠走高飛。我們雖在江湖上多年，可知強人之中，還有好手，且請老爺子等人進來詢問，或者他們知道這人。」當時人傑早已出去，對豬標與朱光祖說知。光祖一聞此言，隨即到了裏面，向天霸道：「這飛雲子可是姓雲，叫雲鶴麼？」天霸見他來問，疑惑知道此人忙答道：「正是此人，你老知道麼？」朱光祖道：「這人雖未見過，但他這大名，久聽萬君說過的。他說陝西五子，惟這的飛雲子最狠，其餘什麼穿雲子，吞雲子，皆不及他。照此看來，必得將這人訪明，細問了他的樓圖，然後這案方可明白。但不知萬君現可在家，必得命人前去問他，隨後尋找飛雲子，方有下落。不然則偌大的天下，從何處得知呢？」天霸聽了此言，方曉得飛雲子本是個能人，當時又談論些閑言，人傑便將肩頭的傷痕褪出，與朱光祖看。朱光祖道：「這必是此人了，不是老漢說大話，凡此道上的利器，無論誰人的案件，到了眼前，未有不知。你這傷痕，却是個雲派，所幸入肉未深，不然也沒有性命了。」彼此談論一審，日光已是交午。天霸飯罷，早有何游擊計副將李參將關總兵都到了天霸衙門，與豬標朱光祖兩位老英雄請安。天霸又將朱光祖的話說了一遍。計全道：「黃賢弟總是性急，當時王雄前來，說了飛雲子這三個字，俺就知道他不是等閑了。此時萬君

召既知道此人，且等明日，稟明大人前去，到那裏詢問。衆人在此談論了半日，復又日光落盡，明月東升，大家便飲酒暢談，席散回去。賀人傑雖是新婚之後，無如殷賽花大破關王廟之後，已隨殷龍仍回殷家堡而去。此時到了內堂，母子兩人各敘了些家常的事件。惟有天霸與關太兩人久別闔房，此時張桂蘭郝素玉魚水尋歡，自說不盡那夫妻之樂。次日天霸一早起身，同賀人傑到了衙門，見關太等人已到了裏面。當時等施公升堂，堂參已畢，天霸等進入裏面，便將朱光祖知道飛雲子的話，說了一遍。施公道：「朱老英雄，本院久經闊別，現在仍住在貴提督衙內，何妨就此去同褚老英雄一齊請來一敘離悽。」天霸見施公如此，只得命人傑先行回去，說大人相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七十九回

說姓名好漢識好漢

談委曲英雄感英雄

却說褚標、朱光祖兩人見人傑回來，說施大人請他前去。當時兩人換了衣服，同人傑到了轅門，來至後廳裏面，早有差官報了進去。施公當即起身迎到檐前，高聲招呼道：「老英雄一向可好？本院久違了！」朱光祖兩人見他迎來，趕着搶上一步，口稱我等山野村夫，何敢勞大人迎迓。當時進入屋內，彼此行禮坐下。施公先敘了寒暄，褚標等向施公道喜道：「某等前聞差官傳說，大人鈞駕已抵前路，知是王眷儀渥，復蒞此邦，真乃萬民之福。昨日大人接印，便當前來叩賀，借叩鈞顏，祇以山野村夫，不知儀節，反恐有擾大典。頃間纔正擬趨前，面伸闕懷，不料大人不棄葑菲，遣使相傳，實深感激。但不知大人破關王廟後，聖意若何，連日京中有無新政，我等雖不知時事，但道聽塗說，聊助談資，尚祈示教。」施公見他二人說這閑話，那瑯琊山之事，猶同不知道一般。因自想道：「這必是他想我請問了。」乃道：「本院自蒙諸位賢弟及殷老英雄大破關王廟，除去淫僧，誰知漏網一人，復行爲禍。雖蒙主上加恩，寵優眷渥，無奈恩光愈重，報効愈難。此次出京，幾爲逃犯智明喪了性命，皇家寶物亦爲人盜去。雖蒙衆賢弟將本院救出，復蒞斯邦，無奈這欽限的案件，未能破獲。明知這琥珀夜光杯在瑯琊山裏面，只是無人破得，徒歎奈何。以上各情，想黃賢弟已與老英雄等說過，但不知這飛雲子衆英雄何以能知此人，尚求見教。」朱光祖道：「我等生長江湖，綠林中英雄，無不知道。後來與萬君召偶然談論，那時也不過是一句閑言，誰知今日果有此事。若要訪飛雲子下落，除萬君召知道，別無一人。」施公聽了此言，也半憂半喜喜的萬君召尚能知道，憂的萬君召非褚朱兩人去請，不肯前來。當時向朱光祖說道：「萬英雄既知此人，足見是國家鴻福。但他遠在海州，本院雖想趨前，屈躬下問，無奈到任伊始，未便擅離。往來案牘，全未披閱，若命別人前去，又恐萬英雄見怪，說本院自高聲價，不肯屈尊。有此兩層，以皆不妥。老英雄與萬英雄交情莫逆，擬想求大駕

前去一行，將本院下情，務求轉達，然後將飛雲子下落，細問一番，務請他同老英雄前去尋找，上為國家出力，下為百姓除害，不但本院刻刻不忘，那百萬蒼生，也受德惠的。」朱光祖聽了這番言語，不禁躊躇了半晌，乃道：「某等自蒙知遇，雖赴湯蹈火，萬死不辭，豈有萬家村不肯前去之理？但萬君召的性格，不與人同，自他回轉海州，立志再不出來，管世間閑事，即如我等在黃賢姪衙內，他還說我等俗塵未除，貪戀那富貴場中，即便前去，他亦閉門不納，想要他出來，更是無望了。」施公見他推辭，乃道：「萬英雄性格，本院豈有不知，但此時非江湖中綠林可比，為國為民，一舉兩得，老英雄與他是莫逆的朋友，前去尚未必行，如黃賢弟等人，皆身有官職，這些人前去，更是水火不入了。」復向褚標道：「褚老英雄與萬英雄也是至好，敢求兩人同去海州，將本院不得已苦衷，細細轉達。」萬英雄素稱爽直，或可鑒本院的誠意，惠然肯來，兩位幸勿推却。」朱光祖還是推辭，這見賀人傑走了上來，向朱光祖說道：「老爺子大人如此言語，你何故總是不去？可知我這肩頭上，中了那一箭，雖然未曾傷命，至今還未全口設若因此傷了性命，我父親英雄一世半路之上，只留下我一人繼承宗嗣，那時老爺子也不帶我報仇，嗎？你平時很為疼我，今日我為人傷害，又有大人如此相求，你竟不肯前去，忍令我這無父的孩子，喫人家暗苦，你平時亦是白疼我了。若是我母親在日，何至如此？」說罷，站立在朱光祖面前，好像要流淚樣子，誰知這番話說來，不但施公與黃天霸等人聽了悲慘，反把個光祖與褚標說得啞口無言。心想：「賀天保在世，那樣英雄，江湖上誰不知道，現在只有這孤子，即使施大人不令前去，自己看人傑喫人家暗急，也要拔刀相助，為其報仇，方不負義氣兩字，而况賀天保與大眾，皆有交情，平時又疼愛這人傑，今日坐視不顧，不獨負施大人的這番美意，兼又何以對得起天保？」故聽了此言，不覺悲感起來，十分慚愧。褚標在旁看見，知光祖甚為作難，乃道：「萬君召那人，雖然古叟，但以大義相勸，未必終始不允，你我兩人便去一走罷了。」光祖到此時，也推辭不得，乃道：「非是我明作故意為難，有負大人的盛意，其實此人實難解說，既是你老情願同往，或者兩人以情相待，或肯前來，我們明日便去了。」人傑見他已經答應，自是歡喜非凡。當時向他說道：「老爺子，你可要將他請來，不然我這傷痕一天不好，那就不恨王朗同飛雲子兩人，專與你這老爺子作對了。裏外你這鬚鬚太長，爽性將他拔去，同你拚命。」這番話反把光祖說得笑起來。本來施公最喜人傑，見他說了此言，雖是戲話，却比自己親屬的愈加切實。乃道：「人傑，你也休得無禮。老英雄前去，自會將萬英雄請來，何容你在此亂說。」當時便命人擺酒，請朱褚二人上坐，為他送行。兩人道：「大人初回此任，我等理合具酒奉敬，為大人洗塵，乃寸意未伸，先叨厚惠，豈不是倒來麼？」當時遜謝一番，大家坐下。朱光祖說道：「此去海州雖不遠，但瑯琊山一事，此非數人可以破得。殷龍老英雄在家，而且他令郎令愛，俱有一身好武藝，出色驚人。若能請他到此，隨後借重甚多。不知大人

意下如何？」施公道：「本院久有此意，且殷賽花與人傑新婚未久，便隨本院赴京。此時正思念人傑前往，一則使殷老英雄與佳婿聚會，二則將賽花接到淮安，使他夫妻完合，好侍奉他母親。只因各事紛紜，未計及此。且侯老英雄赴海州去後，本院使人同人傑前去便了。」人傑聽了此言，自是歡喜不盡。天霸亦甚歡喜。當時彼此痛飲一番，席散而去。朱光祖向施公說道：「不知大人可有書信麼？」不知施公意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回

回衙門激說朱光祖問路徑打倒王大拳

却說朱光祖與褚標席散之後，問施大人可有書信帶往海州。施公道：「本院豈可無信，人既不能親往，簡帖復又不週，豈不令萬英雄怪我？老英雄且請回衙安歇，本院少頃寫就命黃賢弟帶回如何？」朱光祖道：「如此，某等前去，便可措詞了，明早動身，不再來院請示。」侯萬君召如何回答，再來稟明。」當時與褚標兩人就此告別，帶了人傑一同回總兵衙門。此時張桂蘭與賀人傑的母親見朱光祖褚標兩人到衙門，一天未曾回來，正在家裏盼望。忽見兩人一同走了進來，張桂蘭連忙問：「老爺子可是今日喫醉了，睡在施大人那裏，胡說連天麼？不然何以此時纔回？」朱光祖笑道：「我到未曾胡說，偏爲這小猴孫說了一番，惹下這件事來，叫我如何辦法？」張桂蘭就忙問何事。褚標只得將施大人請他到萬家村裏的話說了一遍。張桂蘭道：「這事實是難說，即如我父親回去之後，至今連信息俱無，把個鳳凰嶺，以他爲養老的所在，聽你有何大事，他不但肯出來，連好歹一句話皆不開口。萬君召叔叔也是如此古怪，此事確實難行。但施大人如此盛情，賀賢姪又是一個年幼孩子，怪可憐的，喫了人家的暗苦，免不得你老下一番說詞，將他請出。好在你老口舌便利，雖然這題目難做，尙不至惹人笑話，說你全無用處，連客皆不會請。」朱光祖聽了此言，不禁笑道：「你看你這張利口，先將你父親說得古怪，同萬君召一樣性格，不肯出來，露了自己脚步，怕人批駁於你，然後用這派話頭來激我，總要將他請出，不然羞也羞煞了。可是你這利口，我也不同你辯，但願黃賢姪出外十年，終日與那些男子英雄打仗，不回來同你交鋒，那時你也就耍念佛修心，不說這刻薄話了。」張桂蘭聽了此言，不禁碎了一聲道：「你這老骨董，人家說的正經話，你偏用這話纏人，你便去罷。明日要動身呢。」說著，自己也就回轉房去。却好黃天霸也由院上回來，將書信交與朱光祖，然後取出一包銀兩，與他兩人爲路費。當時又說了些話，及請他致意萬君召，一同前來的言語。然後回轉上房，次日一早起身，朱光祖與褚標兩人，每人各帶了一個包裹，喫了早點，只向海州而來。原來海州雖是個直隸州，却與淮安毗連，不過三四日路程，便到。萬君召的所在，雖在海州的鄉下，離城也只有數十里地方。這日朱光祖與褚標

到了海州，先在城外找了個客店住下，向那小二問道：「這一帶有一萬家，你可知道麼？」小二道：「這個最大的村莊，誰不知道？但是姓萬的太多，他們族中連自己皆認不清楚。不知你去要問那一個萬家？」朱光祖道：「他村上有個萬君召，這人可在家麼？」小二道：「別人或不知道，好個萬英雄，却甚有名望。聽說淮安漕督施大人羨慕他的武藝，保舉他爲官，他只是不肯。現在終日在家，栽花插柳，種竹養魚，享那田園之樂。就連這城內也輕易不到。你老從何處前來，問這鎮何故？」朱光祖道：「咱不過與他朋友，便問一聲，看他在家不在。」當時小二送上茶水，問了酒餚，與他兩人飲食。當晚與褚標歇了一夜，次日一早，給了房錢，直向萬家窪而去。行至晌午時候，見前面有座大大村鎮，鎮外一帶盡栽着些楊柳，每顆楊柳中間夾着杏樹。遙想二三月之內，真是個綠陰滿地，紅杏在林。兩人到了鎮前，那個雜貨鋪中詢問。朱光祖道：「你看這個鎮市好一個所在，爲什麼與我從前來時不對，莫非咱們走錯了不成？」褚標道：「咱雖與萬君召認識，他這所在，確未到過。既是你有點疑惑，何不到鎮上問他一問？」當時朱光祖只得進了鎮門，上首有個雜貨鋪子，門首站立個少年，約有三十上下年紀，光禿走上前來，打了個拱手道：「朋友，借問一聲，這裏可是萬家窪麼？」那個少年將他一望，見是個過路客商，乃道：「你這人也不是瞎子，這圈門上明明寫的是華家鎮，爲什麼要代他改號？說是什麼萬家窪，還不爲我滾去。你這個老雜種，向着你爺嚕癩。」朱光祖看了此人，反覺好笑。心中暗想道：「這廝真是造化，放着俺十年前的性情，早將你這廝一拳打死，俺問你的路，便出口傷人。」當時反笑道：「朋友不必動怒，老朽不認得字，故而動問。既不知道，再問別人何如？」說着便向前去，誰知那少年見他如此說項，疑惑他可以欺嚇，當時追了上來，一把將他的肩頭揪住，罵道：「老子叫你滾，你便要在鎮上胡鬧，你要問路出鎮門去，這地方不准你到。」此時李光祖雖然動氣，總因自己手辣，不肯輕易動手。反將一肚怒氣按捺下來。誰知後面褚標正是忍不下去，當即上前喝道：「汝這少年，如此撒野，俺朋友問你的路，你不知道，也就罷了，爲何不許他另問別人？難道這鎮上是你一人家住，麼還不與我鬆手，像你這模樣，也要在俺面前罵人。」少年見褚標前來說他，當時轉過臉來，高聲罵道：「你這個老烏龜，老子與他說話，誰要你多言？你來我爺爺就與你作對，只要你認得爺爺的拳頭，也不打聽打聽，爺爺在鎮上誰不知道個王大拳容？你這老殺材的多嘴。」褚標見他豎起拳頭，實是又怒又笑，罵道：「你這小狗頭，便叫王大拳嗎？你褚爺爺也叫褚大拳，怕你那個大拳遇見俺這大拳，就叫王不拳了。」那個少年聽了他言，那裏容得下去？當時舉起拳，便向褚標的胸前打下。褚標到也好笑，順手向外一推，只聽咕咚一聲，一個仰面朝天，早跌在地下。當時扒起身來，抱頭便跑，嘴裏罵道：「你這兩個老雜種，在此等着爺爺，總叫你喫苦頭便了。」說着出了鎮口，飛奔而去。朱光祖笑道：「這人也是倒運，今日遇見你我，但不知他姓甚名誰。」旁邊那店內

說道：「二位爺這人便是前面萬家窪的，此人姓王，你老問萬家窪何事？」朱光祖聞了此言，便問他的路徑，不知那人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一回

見良友入室談心

命表弟鞠躬陪禮

却說朱光祖聽那人說出萬家窪來，連忙道：「在下正要問萬家窪去，不知走那條路徑。方想借問一聲，偏遇着這雜種，胡亂了一氣。」那人見朱光祖年紀雖大，却是甚有精神，知他兩人不是個尋常之輩，因指道：「此去轉灣向東行去，過了那三叉大路，前面一帶樹林，便是了。」朱光祖謝了一聲，隨與褚標兩人，順着他的路徑走去，果然到了前面一派村莊，不下有四五十家戶口。朱光祖道：「這地方不錯了，他的住宅，還在這莊子後面。」說着，便向前引路，繞過大莊，復向小路走去，遠遠見一所莊房，排立在對面，莊前一道護河，兩邊也是栽的楊柳，沿隄一帶，有幾隻漁船，在那裏灑網。當中一道石橋，橫臥在水上，兩人過了護河，便是個大大的打麥場，鋤犁耙無不齊全。門外高積了一個草堆，高過屋脊，大門口外，坐着個小童，石磴上扣着一匹黃犢。看見有客前來，連忙起身問道：「二位客人到此何幹？且請說明，好進莊通報。」正說之間，裏面早出來兩條惡犬，見有生客，不住亂吠起來。接着又走出一個四五十歲中年老者，向朱光祖詢問。光祖道：「煩你進去通報一聲，說淮安府黃總兵衙門內，有位姓朱的，同一姓褚的，前來造訪。」那小童聽了此言，忙道：「可是黃天霸關小西，我等聽熟了。你兩老來此有何事件？」褚標道：「稍頃人，你何以知道？」小童道：「我家爺在家時，常說起什麼黃天霸關小西，我等聽熟了。你兩老來此有何事件？」褚標道：「稍頃見了你家爺，便知道了。你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小童道：「我家爺也未說過，我又未與你見過，那裏知道？」正說之間，早聽裏面有人招呼道：「朱老叔！褚老叔！你兩老什麼風，吹得到此？」小姪屢次思想，欲着人前去相請，又恐這山野村莊，不得那富貴場中熱鬧，因此屢屢中止，既然不遠而來，且請裏面坐罷。」說着，命小童將他包裹攜着，向裏走來。褚標四下一看，只見大門之內，一個極大的院落，院內皆種綠竹，過了竹院，便是二門，却是三間矮屋，過去一帶竹籬，編就些蘋蓀等類，灣灣曲曲，一條幽徑，下面鋪着卵石，穿着竹籬，朝南一個方廳，皆是竹子造就，裏面擺式，皆不脫個竹字。上面設了一張竹坑，坑上鋪了兩面竹簾，正中設一個竹几，竹几上擺的竹根帽筒，下面竹椅，竹桌，竹凳，竹籬，竹窗，竹燈，無物非竹子造成。過了方廳，又是一個院落，中間四顆柏樹，清風拂拂，音韻欲流。地下栽的繡墩草，旁邊有一個六角洞門，進了此門，却是一個花園，裏面海棠，蘭草，芍藥，牡丹，各稱齊備。當中一個六角琉璃廳，裏面鋪設十分幽雅。萬君召將他兩人邀至裏面。朱光祖道：「老朽一別經年，實深懷想，還不知賢姪

有如此樂境較之前次造訪益發幽逸了。說着彼此見禮下榻而坐。小童送上茶來，然後打了面水，爲他兩人淨面。褚標道：「難怪賢姪置身高尚，原來有此幽境，我等到此，幾成俗物了。」萬君召道：「二位老叔前來，經過此地，施大人與諸位兄弟可好，諸位可升官否？側耳聽來，好代他們稱賀。」朱光祖見問忙道：「某等特地前來，專誠造謁，不知賢弟可能容納否？」說着，早有小童送上酒餚，請他兩人飲食，彼此方纔入座。忽聽外面衆人喊道：「這兩個雜種，連跌我兩個筋斗，還未同他算賬，此時到咱這裏，哥哥爲什麼留他，不把他重打一頓爲我報仇，反將這兩廝當作客人相待，豈不令我氣死？你們這班狗頭爲何他來要報知裏面，汝等小心是了。早晚令你們認得我的拳頭。」朱光祖聽得清楚，不禁大笑起來。向萬君召道：「聽說賢姪武藝越發長進了，兩手拳頭，長得和水缸大小，不知這話果確與不確。」萬君召不解何故，忙笑道：「你兩人初來此地，何故拿小姪取笑人的拳頭，那裏會如許大法？」朱光祖道：「你說拳頭不大，怎麼你家有個王大拳呢？沒武藝人，尙稱大拳，你這有武藝的拳頭，豈不有水缸大麼？」萬君召聽了，方纔明白，忙道：「莫非這廝得罪老叔麼？」光祖道：「他雖得罪於我，我却未與他動手，却是褚老叔氣他不過，跌他兩個筋斗，但不知此人賢姪可認得麼？」萬君召道：「此人便是小姪的表弟，名叫王陶，只因姑母亡故，無處安身，因此將他留在莊內，無奈他不肯上進，教傳他武藝，也不經心，學了幾蹠毛拳，便自生非闖禍，每日裏在那鎮上，與他人爭鬧。所幸小姪尙有人緣，因人人看小姪面情，不與他較量。今日又得罪老叔，豈不是自尋苦楚麼？」當時只聽得他在外亂叫，隨即喊道：「王陶你還不進去陪罪，不知這兩人便是時常我說的朱光祖與褚標兩位老叔，你有眼不識泰山，還在此亂喊亂叫。」說着，便自己出去，將王陶拖來。此時褚標反不好再說什麼，只見王陶到了裏面，向朱光祖道：「咱王大拳，聽哥哥吩咐，爲你老陪禮了。今日你老跌我筋斗，爲你作揖，明日你老將送我命，哥哥還要磕頭呢。」朱光祖見他是個半癡，忙道：「賢姪且請坐下，老夫有一言奉勸，大凡人生世上，皆不可以自滿，強中更有強中手，何能自以爲是？譬如咱與你表兄本領，不在人之下，還以和氣爲貴，今你本領未經到家，何能與人交手？下次這個性情，千萬要戒一戒才好。」王陶聽他言詞，只得默坐一旁，無言可對。還是褚標將他邀入席中，一同飲酒。彼此飲了數杯，朱光祖道：「某等今番到此，也是喜者喜，愁者愁，不知施大人此時怎樣了？」萬君召忙問道：「老叔由淮安而來，不過數日，何以便慮及他人？聞得施大人去歲進京，皇恩高厚，而且大破關王廟，除去淫僧，久已威名大振。此時出京回任，正是喜事重重，那裏有什麼愁事？」朱光祖便將智明如何在關王廟逃走，投到朝饒山，與曹勇等人到瑯琊山上，請飛雲子計害施公，盜取琥珀夜光杯，起造齊星樓，以及大破朝饒山的話，前後說了一遍。然後道：「某等此來，正爲此事。」說着，將施公親筆的手書，由身邊取出，遞與君召。不知他所說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二回

辭委任褚標用激詞

感知遇君召勉應命

却說朱光祖將施公的書信取出，萬君召看了一遍，方知是叫他欲去尋飛雲子的下落。當時冷笑了一聲，向朱光祖說道：「這事你兩老也空跑了。小姪蒙大人知遇之恩，不究前罪，此恩德沒世不忘，理宜爲其前去，稍盡微勞。只因其中有兩層緣故：一則小姪避居此地，閉門思過，猶恐難周，名利兩途，久無此志。此時忽然出去，知道的爲憲命所迫，不知的恐笑我無恆。雖承施大人盛意殷殷，履思保奏，無奈宦途人事，缺然於懷，故小姪不肯應命。如此時可以前去，當日保薦的時節，久已爲官，耿耿此心，你兩老諒皆知道。二則飛雲子雖與小姪有舊，他却還在陝西，自從早年路過潼關，與兄弟見面，當時承飛雲子盛意，苦留小姪歇馬陝西，不必再回此地。那時小姪心高志大，立意回來，臨走之時，飛雲子言道：『但愿你老哥此去，大業能成。設有不然，切莫再來此地。』言猶在耳，何日忘之？不料回轉此間，大事未成，依然故我。雖蒙施大人寬厚，得以養晦田間，回思飛雲子之言，尙自羞慚無地。此時再到面前，懇求此事，豈不令人愧死？而且他行蹤無定，或往或來，還不知現在何處。有此兩層，小姪萬萬不能前去。還求老叔回稟大人，另派能人前往，方不有負委任。若命小姪，斷不能從。」朱光祖聽了說道：「賢姪之意，老夫豈有不知？故動身之前，又向大人告稟，無奈他諄諄勸導，義不容辭，故此前來一走。但人生在世，與其隱姓埋名，與草木同腐，何如爲國出力，留此芳名，雖不做官，未爲不可。若說飛雲子無顏見他，這話殊爲費解。未來之事，豈能預知？那時未遇施公，自然獨行其是，古人言：『識時務者爲俊傑，明哲者必知機。』既遇賢人，理宜順從。此正是英雄的作爲，即令飛雲子聽見，還道是賢姪不敢去會他。在某看來，總宜前去爲是。」萬君召仍是一言不發。見褚標道：「朱大哥，那時我說不來，你偏不肯相信，可知他果不出吾所料。我如有這樣田園房產，雖死在此地，也是情愿，管他什麼大人的知遇，朋友們盼望，旁人恥笑，名聲好不好，我只求快活便了。難得生個人來，爲什麼要奔走勞苦？我看施大人，也不想想，有人能行的，有人不能行的，一味的苦心苦意，屈己求人，到此有何用處？萬賢弟不肯前去，想必知道這個飛雲子，有不敢去的緣故，方纔如此，何必苦苦的奉勸呢？可惜我等耳朽無能，不知道這飛雲子住所，若有一面交情，雖萬水千山，也要前去一走。一則蒙大人如此看待，二則爲國家出力，替主宣勞，三則爲朋友助一臂之力，四則雖不做官，也教人敬重，享個大名，有此四件，雖赴湯蹈火，也可去得。而况訪人的下落呢？褚標這一派激功，把個萬君召說得開口不得，過了半晌，言道：「你老之言，人非草木，豈有不知！但不過一出此山，更多事故。小姪若執意不去，兩老豈不責我！但有一言，先行告稟。此去陝西，有兩個月的來往，若到潼關之時，飛雲子在家，自是順事，設或他未曾回去，由瑯琊山往

別地方，這若大天涯，向不知在於何所。既然大人有命，總之將飛雲子的樓圖得來，爲度隨後事件，小姪不能過問了。况飛雲子之父雲逸，其人家法淵源，不可究竟，製造一切奧妙，非常如諸葛武侯之木牛流馬，淮南子飛車等類，無不得其真傳。五子之中，長名雲龍，次名雲虎，三名雲鶴，四名雲鷗，五名雲鵠，飛雲子班次行三，凡雲逸的真傳，他俱皆學會。所造這個齊星樓，想必另有祕法，俱是他殫心竭慮，始獲造成。未必輕易將圖取出，這事只好臨時再說了。」朱光祖褚標見他肯去，當自是懽喜。席終而罷，撤去殘簡，彼此又談論了一回。萬君召方將他兩人帶出莊前，觀看了一番村景，直至月色東升，始行入內。晚間席散，便在內花園內安歇。一宵依朱光祖兩人，便想次日起行，無奈萬君召苦苦相留，就延了兩日，到了第三日，三人方纔一齊動身，各帶包裹，向淮安進發。曉行夜宿，一路而來。這一日已到了淮安城內，當時來至轅門，先命差官進去通報。此時施公正與天霸等人，在裏面議論，說：「朱光祖有心推却，雖然勉強前去，尙不知萬君召果肯來。設若絕計不行，這飛雲子無人去尋，齊星樓何日能破？」那時誤了欽限，如何是好？」天霸道：「大人不必憂慮，朱老英雄不去則已，既往海州，不將萬君召請來，他也不能辭責。而况褚老英雄一同前去，即使君召不肯前往，見他兩人殷殷勸駕，也覺得不能固執了。」正說間，只見差官進來稟報，說：「朱老英雄同萬壯士，在轅門伺候，請大人示下。」施公一聽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當即命人請見一面，與衆人走出後堂，在廳前迎接。一見三人進來，連忙高聲言道：「老英雄回來麼？萬壯士一別數年，今始到此，真乃萬幸！」說着，槍前一步，攜手同行，一同到了廳內。君召道：「小人自蒙知遇，片刻不忘，只以山野村夫，不諳世務，雖欲趨前叩謁，不免言與心違。日前接到賜書，復邀驅使，惟恐前途渺渺，報効不週，有負厚望，當即力言推却，無奈朱褚二位老叔之言，言之諄諄，萬不敢自外生，平安居鄉裏，只得趨前請示。但不知大人何以知道這齊星樓是飛雲子所造，設若假用其名，雖萬某奉命前往，恐亦無濟於事。」說着，與施公見了一禮，然後與天霸見禮坐下。此時彼此又敘了寒暄，復又提到這齊星樓之事，不知施公與天霸如何方得萬君召前去，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三回

萬君召遠赴陝西城

賀人傑三人殷家堡

却說萬君召到了淮安，施公接入裏面，說那齊星樓，何以知道是飛雲子所造，恐有人冒名，爲此欺愚外人。施公道：「壯士不必多慮，此樓本院雖未親見，據黃賢弟說來，甚爲險峻，所有的埋伏，皆是目所未睹。况朝嶺山頭目王雄現尙在本院衙門，曹勇與王朗所謀之事，無不盡知。非壯士將飛雲子下落訪出，將原圖得來，此樓萬難破去。」萬君召道：「豈敢推却？但是飛雲子遠在陝西潼關口外，若他果在家中，自是幸事。設若行蹤無定，再往他方，那末再等小人回來，豈不誤了欽限？在某愚見，一面到陝

西尋訪，一面請大人派人前往，另請能人，先破這山寨。萬某此去，斷不偷安推却的。」施公聽他所言，甚是有理。當即命人遷了酒席，衆人入坐談心。酒至三巡，施公道：「本院除黃賢弟等人，別無能手，且請壯士先行前往，此處再設法便了。」朱光祖道：「某等在惠州數日，不和大人果會命賀人傑到殷家堡去麼？」施公尚未回答。萬君召接着問道：「可是那殷龍老英雄麼？此人本領甚是驚人，何不請他同去？此外如黃賢弟之岳父，老英雄張七，此兩人皆與朱老叔、褚老叔，是江湖上前輩，見多識廣，本領高強，若得此兩人，與衆位仁兄前去，何愁此山不破？」褚標道：「據你說來，將這個瑯琊山，視同兒戲了。可知你我長鎗大戟，雖門個三天五夜，也不懼人。若是擺什麼陣圖，設什麼門徑，不知他的法則，何能去破他？賢姪能將原圖得來，那時也要隨衆兄弟，稍助一臂。日前命賀人傑去訴殷龍，不知大人有何吩咐？」施公道：「賀千總已於昨日動身了。」萬君召見衆人所言，是專等自己前去。當時道：「既蒙大人委任，何敢自外生平，此地既無別事，萬君召明日動身便了。」施公見他絕不遲延，心下甚是歡喜。當時稱贊了一番，席終而散。是晚朱褚衆人，也不回去，一齊在此歇息，以便明日送行。次日絕早，便起身出來，取了二百兩碎銀，送他作爲路費。又給了沿途文憑一道，恐此去日期耽擱，脫了盤川，或別有什麼案件，或到地方官，那裏辦事，萬君召當時接在手中，用油紙包好，揣在身邊。然後穿了短衣，裝成那武士的模樣，帶着兩柄腰刀，一個小小的包裹，背在背上，別了衆人，直向陝西而去。權且將他擺住。單說賀人傑從朱光祖到海州去後，次日施公便命一個差官，同他向殷家堡而去，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到了莊前，却巧殷強在莊前閒遊，舉頭見是人傑，不禁喜出望外，迎面跑來，向他問道：「賀賢弟，你今日來了麼？爺爺連日正是盼望，不知道大人可會出京。滿想命大哥到淮安探問，你我快些進去罷。」說着，命莊丁將他包裹接下，自己一人先跑進去。人傑與差官進了莊院，早聽裏面許多笑聲，跑了出來。齊聲笑道：「我們嬌客到了，快些進來，教養花妹妹放心。」人傑抬頭一看，乃是養花的兩個表姐，並殷剛、殷猛等人，接着殷龍也走了出來。人傑趕着上前，請叫了一聲，然後到廳前，只見養花站在聽前，笑容可掬。人傑反不好意思，前去招呼。只得向殷龍見禮，然後與殷剛兄弟見禮坐下。殷龍問道：「大人是何時出京，聽說又回本任，你此時由何處前來？」人傑道：「小婿從正月十五大內裏失去御物，次日皇上命黃叔父擒獲此案，便命施大人回任，一路訪獲這案。小婿等於十七日，便隨大人起程，到日前方抵淮安，接印任事。」殷龍忙道：「怪不得久久無信，原來有這些情節，看這欵限案件，又要爲難，但不知大內裏失去何物，這盜取的人，可會訪出麼？」人傑道：「訪是訪出了，實有許多礙手，小婿幾乎送了性命。」這句話，把個殷養花吃了一驚，忍不住出聲問道：「誰人與你作對，現在怎樣了？」殷龍道：「怎麼講，可慢慢講來，與岳父知道。」人傑道：「一時也說不了這案件，小婿前來，無非是施大人的意思，請岳父同破此山。少頃小婿再爲

細細告知。殷龍見他如此，只得命人取面水來，送上茶點，使他進了飲食。人傑方將飛雲子盜去琥珀夜光杯，黃天霸大破朝儀山，自己夜探齊星樓，及朱光祖到海州請萬君召前後的話，說了一遍。殷龍明白此事，忙道：「我兒肩上的傷痕可好麼？你母親精神可好？」人傑道：「家母幸尙康健，命小婿請安道謝，肩傷痕雖未全可諒，也別無妨礙。但不知這個飛雲子，岳父可也知道麼？」殷龍道：「北道上面，雖嘗聽人說及，是什麼雲家五子，想必就是他人。但是未曾見過，不知他本領怎樣。我兒且在此間多住幾日，養息傷痕。即使朱光祖到了海州，將萬君召請出，既是飛雲子遠在陝西，非一朝半日之事，便可回來。明日且着人到淮安打聽，萬君召何日動身的，幾時回來，然後你我再行起程，也不誤事。」賀人傑聽了此言，乃道：「岳父之意，雖是愛惜小婿的道理，但大人爲這個欽限，日夜焦愁，恨不能立時破去。故命小婿前來，面請岳父助一臂之力。若是衣此就擱，豈不令他盼望？」殷龍道：「他雖着急，你今日纔到這裏，難道明日便走麼？你岳父自有主見。」當時命人預備酒席，郎舅夫妻到了晚間，便在後堂暢敘。當時衆人酒過數巡，殷龍又問起關王廟之後，皇上升賞如何。人傑將衆人推陞，以及自己升官的話，告訴一遍。殷龍望着他直笑聲不止，隨向賽花道：「我的兒，人傑居然已陞官了。這也是你的命好，八字旺夫。」說着，那鬚鬚皆支，又把賽花說得面孔飛赤。大家談笑了一番，然後席散。殷龍向人傑說道：「你連日路途辛苦，今日且早些安歇罷。」說畢，復命殷猛兄弟各自回上房而去。這裏人傑與賽花到了房中，彼此歡愛之情，自是筆難盡述。賽花復問了他別後一番細話，然後彼此就寢。次日一早，便自起身，要知底細，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四回

小夫妻逃走殷家堡

賢郎舅約探星齊樓

却說賀人傑要起身。只見殷強走了進來，在房外問道：「賀賢弟可會起來？」人傑聽是殷強，連忙答道：「小弟起來了，哥哥且坐一會，即刻出來。」說着，就披好衣服，到了外面。殷強道：「小弟此來，非爲別事。但是那瑯琊山上，究竟如何利害？若能將飛雲子訪到，自是好事。設若尋不到他，難道這山頭就不去破嗎？我想王朗等人，也不過是個我輩，只要將他引出山來，把他擒住，這樓自然可破。即便有埋伏在內，有了人，還怕那御杯不得到手嗎？因此愚兄前來詢問，但不知賢弟與妹子意下如何？」殷賽花聽了此言，也知道他的用意。乃道：「哥哥莫非要去破山嗎？妹子也有這個意思，只因他初到此地，不知他可情願。咱們想施大人如此厚恩，設若萬君召將飛雲子尋不到，誤了限期，固是有那處分。江湖上面，誰不知我們這班英雄的大名，今日爲一個王朗，造了這齊星樓來，就無一人敢破，還要尋張找李，求人幫助，豈不爲人取笑？爹爹的意思，雖是愛惜你，我不想這個道理。」

想我等在時，若能前去將王朗捉住，破了此樓，無論施大人要重重保舉，便是萬君召黃叔等人，也把我們看得起。而且張桂蘭與郝素玉嬌嬌，從前幹了許多大事，咱這本領也不在他之下，爲何不能去破山頭？因此欲想前去，一則恐爹爹不肯答應，二則怕他初來，貪戀此地。那時逼迫他去，設有他慮，爹爹與母親豈不說我不賢？故爾未經說出，你今既有此意，只問他便了。妹子無有不可。」賀人傑聽了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忙道：「你兩人果能如此，豈不是條上策？雖然我肩頭上中了一箭，尚無大礙。有我三人這本領，只要王朗下山，那時不怕他走上天去。不過岳父面前，與你們開口，方可行得。若是我去同他說，他必說我傷痕未好，且待全愈，再行前去。那就無可更改了。」殷強道：「賢弟！你說那裏話來？若想知道爹爹一年也走不了。在咱看來，不去則已，去則不辭而別。好在這條路徑，你也走過了，那裏破得齊星樓更好？不然縱有人受傷，或爲他拿上山去，那時再趕回來報信。我三人皆是爹爹心愛的人，怕他不去解救麼？」他三人本是個年幼無知，恃着自己的手段無敵，便把瑯琊山看得容易。賀人傑聽了這話，不禁喜道：「果然哥哥如此妙計，你我今晚便收拾停當，明日午後，就自起身。」殷強同殷賽花也就答應。當時商議停當，三人到了殷龍的房內，請安已畢。殷龍見他一對小夫妻，如一雙美玉一般，自是歡喜。當時就吃了早點，又到了上房裏，與一班舅嫂等人談說了一會。殷龍見人傑不提淮安之事，疑惑他安心在此，以待消息。誰知到了晚間，賽花先將自己的動用短衣，並兩口利劍，打在一個包裹裏面，隨手帶了鐵背花裝弩，挂了小袖衣衫，大脚褲鐵尖快鞋，復行取了二百銀子，放在包裹之內。此時賀人傑已與殷龍吃了晚膳，回轉房中，見殷賽花收拾已畢，兩人就連衣而臥，安歇了一宵。到了五更時分，殷強又過來，肩頭上負着一個包裹，身穿玄色短襖，排門密扣，布列胸前，頭戴一頂英雄盔，漁圓一拆紅珠，颯在面前，玄色灑花丟襠，褲薄底靴兒，手提一柄生鐵飛叉，腰刀藏在裏面，向着人傑道：「天色現在不早，再遲可有人看見，那時便走不了。」賽花道：「你我雖然前去，也要留個信下來，使爹爹知道方好。不然豈不說咱等避父而逃？」殷強道：「咱那裏已留下字迹，爹爹起來，到我房中，便可看見。你兩人不必就延了。」人傑聽了此言，也就催賽花趕快前去。當即三人到了房外，將窗棂倒關起來，出了簷口，撲撲兩聲，便由屋上出莊而去。一路曉行夜宿，趕奔前壘。這日已到了沂州府界內，殷強道：「賀賢弟！此地離瑯琊山還有多遠，你我且尋個客店，安息一天，打聽他山上的事件，然後再去破樓，你道我此言如何？」人傑道：「前面離瑯琊山驛不遠，這地方熱鬧，雖有客店，但是我等，前月在此就攔了許多日期，總有人認得，設若露了風聲，王朗逃走，或使人暗來行刺，那時豈不是多事麼？在咱看，還是別尋個客店爲是。」賽花道：「你如此說，就此前去尋找，惟最要便當方好。」人傑答應了一聲，當時轉過了那驛站，走了有四五里遠，有個小小村鎮，裏面有十數家戶口，其中有個客店，人傑到了門首，只見個老者向他問道：「客

人可是尋店麼？這裏面地方雖小，一切尙是清潔；現在上首房內，尙無人住，客官共有幾人？何不在此歇馬？」人傑道：「此地正好，我去找個朋友就來。」當轉轉身向外，前來告知了賽花，三人就在這店中住下。誰知這地方，乃是個僻靜的所在，所有來往客人，大半俱在前面住下，非到了陰天雨夜，方有人住。故這個店中，生意十分淡薄。老者見他三人，俱是少年，而且又武士打扮，忙問道：「客官由何處前來？到此何幹？」人傑道：「只因咱們這朋友，到此地尋親，忽然身子不快，故在你店中暫息兩日。」當即問了酒肴，送上茶水，然後走去。殷強道：「無論二百三百，今日既到此地，晚上我是要去的，那怕他是個刀山，我四爺也不懼怕。」當晚一人飽餐一頓，在房中養息了一番，到了二更以後，每人各帶了兵刃，躡出房屋，只向瑯琊山而來，行了十數里路徑，又值黑夜之中，到了前面，只見山埠上那派風景，如長江大海彷彿，所幸星光之下，尙辨得出東西。人傑在前引路，穿林越樹，到了半山，那個樓前搭着個更棚，裏面點着個燈球，兩人在裏敲那更鼓。殷強走上前去，將那個更棚一掀，拔出腰刀，一刀砍去。更夫見有人來，趕着起身一望，見是個少年大漢，一刀砍來，早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讓過一刀，向殷強跪下道：「爺爺饒命！」殷強道：「你且將埋伏說明，由此上去，還有沒有埋伏，咱便饒你這狗性命。」再尋那一個更夫，早已不知去向。殷強疑惑他逃命去了，出了更棚，便與賽花上山走去，誰知方上山坡，未到那個樓門面前，忽然脚上一絆，咕咚一聲，栽倒在地。接着一陣鈴聲，早將殷強陷入陷人坑內，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五回

陷深坑險擒小將

中火彈急煞佳人

却說殷強跌下那陷人坑內，賽花正欲前來相救，復聽銅鈴聲響，半山來了一人，手執大刀，飛奔而至。口裏叫道：「何處的野囚，前來偷探？不要走，爺爺來也。」到了面前，舉起一刀，便向殷賽花砍下。原來王朗自從黃天霸與賀人傑兩人那夜來後，就知道施公那裏，總有人來，當即命各處埋伏了許多暗器，半山那個更棚，與這陷人坑，是兩個看守。殷強殺死一個更夫，那一個見有人來，就出了更棚，前去報信。因此銅鈴響動，把殷強陷入坑中。此時這人前來，殷賽花雙劍一分，用了個二龍出水勢，左手一劍將刀隔去，右手一劍對定來人的咽喉刺去。那人見是個女子，也不將他放在心上，見自己一刀撇去，劍已前來，趕將身子偏讓於左邊，刀頭一轉，隔在一旁，兩人廝殺起來。那二百個嘍兵，齊聲叫喊，山谷裏面，如千軍萬馬一般。賀人傑趕到面前，見殷強已中了埋伏，惟恐山上頭再來強盜，趕着雙劍一擺，殺上前來。誰知殷強跟入坑中，却是個魚鱗鐵網銅鈴一響，已有把守的軍士走來擒捉。殷強曉得不好，遂將生鐵飛抓，雙手一舉，兩脚在鐵網上一頓，就想由坑內躡縱上來。此時山裏裏已早得信，王朗

聽得鈴響，隨向世雄說道：「朱二弟你可趕快前去，怕施不全那裏又有來人，交手起來，務必將他引到裏面來，等咱活捉這狗頭。」朱世雄答應一聲，也就提了飛抓，前來爭敵。見殷強正望上縱，遂即高聲叫道：「你這雜種，還想上來！不要動，爺爺來請你。」說着舉起飛抓，在坑前護定兩邊，嘍兵一聲叫喊，撓鉤齊下，已將殷強擒捉上來。人傑到了此時，吃驚不小，隨即提了兵刃，即趕上來，已來不及。當時一聲叱咤：「朱世雄休得逞能，俺賀爺爺來也。」雙鎗飛起，從頂上打來。世雄抬頭一看，見是人傑前來，知道他的利害，趕將那飛抓勒定了，足下拚動開來，嘴裏招呼道：「爾等趕將那廝押至寨內，請大王前來廝殺。」說着，並力上前，把鎗頭開去。人傑知道武藝有限，隨將鎗頭亂舞一氣，打下早把個朱世雄殺得渾身是汗。殷養花與那人戰了六七個回合，忽見殷強被人捉去，心頭大怒，雙劍分開，一個二龍出水，早把那頭顱砍下。兩足一縱，到了前面，直向那嘍兵砍殺。朱世雄見來了一員女將，深恐將殷強救去，只得捨了人傑，反奔前來，將養花敵住。後面人傑又到，鎗如雨點，一路打出。所有嘍兵，殺得天翻地覆。王朗在裏面聽得，正派人迎敵，早有一人喊道：「大哥把守此樓，讓小弟前去。」鋼叉一擺，飛下山來。見殷強正要掙扎，趕着一又。誰知人傑手段飛快，見他來得利害，將身軀一矮，鎗頭高起，隔去鋼叉，一手將殷強夾在腰間，便想逃走。蔣責那裏肯捨，一聲吆喝，所有的嘍兵，圍繞上來。殷養花見救了殷強，也就放膽寬心，與朱世雄廝殺。兩人一來一往，復戰了有七八合，照面，朱世雄只能招架，到難以還手，掉轉身材，直向山逃去。養花此時，也不追趕，上前一步，將蔣責敵住。隨向人傑喊道：「你將四哥解下，就此殺上山頭。」說罷，雙劍齊施，早將蔣責的鋼叉逼往。人傑聽了這句話，來不及解繩索，在殷強肋下，拔出腰刀，將繩索割斷。殷強放開手足，飛抓亂舞，殺上前來。蔣責那裏是他三人的對手，高聲叫道：「若是好漢，奔上山來，俺與你鬪三百回合。」人傑笑道：「汝這個狗頭，也要逞嘴，俺怕你的埋伏，也非好漢。」說罷，三人各舉兵刃，追趕上來。誰知王朗見朱世雄敗回，知那些尋常埋伏，擒他不住。隨即傳令，讓他進來。當時與衆人到了樓前，站立台階，直等人傑。他三人見無人抵敵，也就蹣跚縱跳，到了花園，離那個大樹前不遠。殷強還要進人傑，知道利害，趕着喊道：「四哥且住，待俺前行。」當時便想繞過那樹木，躡上樓去。王朗早已看見，刀頭一指，霹靂一聲，火球飛至。人傑知道不好，隨即向旁一讓，到了左邊。誰料殷強隨後走來，迎面相逢，正落在肩頭上面，登時頓起大泡，痛入骨髓，大叫一聲：「痛殺我也！」飛抓一舞，跳到樹前，直向王朗打下。人傑恐他有失，也殺奔前來。王朗也不交鋒，復將欄杆一推，花朵中早飛出流星火彈，前前後後，直向兩人打來。殷強到了此時，也就不敢前進，飛抓在手中，舞得如雪片一般，遮擋流星火彈。奈此彈總線發作，火彈過去，無限的火箭，復又射來。殷強身上早已中了數箭。人傑又恐他再戰，趕着喊道：「四哥此時不走，尙待何時？俺臉上已中了火箭了。」說着，掉轉身軀，便想逃走。到了琉璃廳口，裏面已躡出數人，

鎗棍刀槍，一齊殺入。當首便是曹勇，高聲喝道：「汝這小賊，前番未送汝命，已是萬幸，今日復來送死，曹寨主在此，不要走，吃我一鎗！」說着，流星鎗一起，連肩帶臂，一下打來。人傑此時不敢戀戰，只得將雙鎗一架，奪路而逃。所幸賽花未曾受傷，此時見衆人殺到，知道力敵不過，隨將鐵背花裝弩取出一聲响亮，一弩射出。曹勇冷不提防，見有暗器飛至，趕將身軀一讓。後面那人躲避不及，早已射中了命門，哎呀一聲，栽倒地下。曹勇一人來廝殺，他三人趁此漏空，出了花園，復向寨門逃去。三人到了山下，方纔並在一處，喘息一番。此時殷強臉上已腫得面盆大小，冷風吹入，疼痛非凡。賽花此時也就着急，只得將殷強背負肩頭，回轉店中，將原由告知了店主。店內方知他三人是施大人手下的人，趕着燒了面水，讓殷強薰洗一番，身上箭傷復行扎好。人傑雖未中火彈，右背上又中了兩枝火箭，兩人睡在房中，疼痛非常。到了天明，殷強大叫一聲，早已昏昏過去。殷賽花真是手足無措，向着人傑道：「這事如何是好？早知如此，臨動身時，將爹爹的末藥皆帶來了。現在用何藥救治呢？」人傑到了此時，到是哼聲不止。見賽花如此着急，便道：「此去十數里，有個村莊，這人家姓呂，名叫雲章，你到他家說明緣故，或者有什麼解救，亦未可知。不然，就請他兒子去到殷家堡送信，他必然肯的。」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六回

見傷痕英雄痛兒女

探消息豪傑訪強人

却說殷龍天明起來，梳洗已畢，不見人傑出來，心下暗道：「只總是他夫妻貪睡，此刻尚未起身。我且不必喊他，看強兒在那裏有何事。」隨即信步走出，纔到殷強房內，但見案上放了一紙張帖，上面寫了數句：「稟父親安，男與妹夫妹子，同破齊星樓去也。」殷龍見了字條，不覺大驚道：「這三個畜生，好不知事！連天霸與朱褚兩人，尚不敢前去，你們有多大本領，竟自背我而行，豈非自尋死路麼？」當即跑到賽花房中，那裏有個人傑，殷龍這驚不小，即命殷猛、殷勇兩人前去追趕，那裏追趕得上。到了上午時分，仍就回來。這三人本是殷龍心愛的兒女，此時見他們冒險，只得向殷猛說道：「汝且去此處，趕淮安報與施大人知道，說賀人傑帶同你妹子三人，去破瑯琊山，惟恐他此去有失，快請黃叔父與朱老英雄一班人衆前去救護。我此時隨即動身，在瑯琊山左近等候。設若萬君召回來，得了齊星樓的原圖，那時便大衆去破這山頭千萬莫要誤事。」說畢，殷猛只得領命到淮安而去。自己與殷勇、殷剛，帶了動用的各件，一路追趕而來。這日到了山東，正訪瑯琊山的路徑，忽見有個老者，喘吁吁的向那人說道：「我昨日店中住下三個客人，誰知是施大人的手下，昨日夜間去破齊星樓，皆受了王朗的重傷，現在問我呂雲章的莊子，你們可知道這路徑麼？」殷龍聽了此言，忙向那人道：「這三人可是兩個男子，一個女子麼？」老者見殷龍詢問，忙道：

「你老何以知道問他則甚？」殷龍道：「此人現在何處？趕快帶我前去，那傷痕可至送命麼？」原來此人就是店內店主。見殷龍問得急迫，指道：「前面過去，東邊那個莊上第二家，便是他住的所在。」殷龍聽了這話，順着路徑，飛奔前來。到了店前，只見殷賽花站在店前，殷龍不禁怒道：「你這三個畜生，瞞得我好苦。設若傷命此地，教我怎見施公？現在他二人究竟怎樣了？」賽花見了父親前來，如半空中接着日月，忙道：「他雖中了火箭，尚還支持得住。惟四哥傷痕太重，現在昏在床上呢？」殷龍此時光景，已是怨憤交集，欲想再罵他夫妻，又是嬌養慣的，實在罵不出來。看着殷強，自是着急，忙道：「你且將受傷的原由告訴我來，看我可有敷治的藥料。」賽花將昨夜入山，如此中他埋伏，前後說了一遍。殷龍尚未聽畢，不禁頓足道：「這事如何是好？這火彈名叫流星彈，內有毒藥造成，打在人身上，不過七日，便要身死。爲父的無救藥，只有褚標那裏的化熱丹，可以解救。但離此甚遠，着人前去，也來不及，如何是好？」殷勇道：「爹爹且勿着急，孩兒看咱們那個清陳散，也可用得。何不先帶他敷上，能將這火氣拔去，也就輕鬆一半了。」人傑兄弟已中了火箭，此時先代他將箭藥敷上，然後再講罷。當時殷龍只得將包裹打開，取出末藥，將箭瘡敷好。究竟人傑受傷不重，雖然覺得疼痛，自從敷藥之後，那火氣已去了幾分。惟有殷強只是昏迷不醒。殷強此時眼望他受罪，恨不能將王朗擒住，一刀報了此仇。焦躁一番，只得出來向賽花埋怨。賽花此刻，也是悔之不及。只望褚標果能到此，兩人方可有命。誰知殷猛拳了他父親之命，去到淮安送信，一路之中，不敢怠慢，晝夜而行，這日已到了漕督的衙署。當時找了巡捕，說明來歷，進內報知施公。施公聽了此言，也是大驚失色，說道：「賀千總如此冒險，設若有失，如何是好？」隨即將殷猛傳了進來，問了一遍。方知是殷龍留他在家，恐怕誤了限期，因此他三人暗自前去。施公道：「賀千總你性太急了，那極一座高樓，豈是你三人能破的？」當即將黃天霸關小西一班人衆，並朱光祖等人一齊請來，見了殷猛，訪知這番事件，無不齊聲說道：「三人前去，必然有失。殷龍雖是趕去，還要請大人示下。」施公道：「本院爲這案件，恨不得立時破獲，無如飛雲子下落未曾訪明，因此權且等候。褚老英雄雖然又去探訪，不知何日回來。本院此時，只好急其所急。黃賢弟關賢弟同朱老英雄三人，就此隨殷猛連夜而行，趕到沂州，如他三人未曾受傷，仍然同回來，等飛雲子訪明，再行前去。設若有意外事件，大眾便聚在那裏，等萬壯士回來，再行定奪。那時能破不能破，皆可知道了。」黃天霸見人傑爲齊星樓案件，復又前去冒險，心下甚爲着急，見施公如此吩咐，惟恐朱光祖推辭，忙道：「朱老叔人傑這小孩子，你老怪歡喜他的，設若此去有失，冥冥之下，何以對得起？又保我就此去了罷。」說着，拖了光祖，別了施公，回到自己的衙門。張桂蘭與人傑的母親，也是吃驚不小。當時將天霸朴刀，以及隨身的物件，一齊打入包裹，命他連夜而行。光祖此時，也無可推却，帶了兵刃，與天霸到了轅門，所有關小西同殷猛兩人，已在那裏等。

候。天霸又向計全何路通叮囑一番，叫他們小心保護。萬君召一經回轉，便大衆齊來。說畢，別了衆人，直向沂州而去。看官你道：殷猛前來，爲何梅公道褚標又去探訪，只因萬君召走後，褚標朱光祖說道：「我看齊星樓這案件，豈非此數人可破。若能將鳳嶺張七請來，便可得個大大助臂。今日萬君召雖去，惟恐遲不救急，誤了限期，爲害不淺。」光祖說：「張七那人，到不必去請，惟有瑯琊山的消息，現在如何動靜，全不知道，不若且去打聽明白。」一經萬君召回來，那時便可以前去，到了山下，有人接應，也可不至於耽擱，豈不比去請張七較爲妥當麼？」兩人計議停當，褚標也不告知施公，一人便向山東一路走去。後來施公不見褚標，詢問起來，方纔曉得。這也是殷強命不該絕。他三人未到沂州，褚標已先期住下。這日上山之後，受了重傷，次日褚標已打聽明白，心下吃了一驚，明知這化熱丹可以解救，雖在自己身邊，却不知他們的下落。只得在瑯琊山左近四處尋訪，不知殷強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七回

褚標解藥救殷強

君召投山尋普潤

却說褚標因探聽王朗的消息，預先到了山東。賀人傑等人受傷，次日他已知道。只不知他三人住在何處，只得在瑯琊山一帶探訪。誰知殷龍見殷強受傷甚重，無法可治，只得自己想出些散毒藥件，預備進城製合。却巧走出店來，未有四五里路，正是心中焦急，不防着對面有人招呼道：「殷老英雄何時到此？你令郎究竟何如了？現向那裏前去？」殷龍抬頭一看，見是褚標，自是喜不自禁，也就迎了上來，忙道：「褚哥，你何以也在此地？快隨我來，救你姪兒性命。」褚標疑惑賀人傑上山，殷龍知道忙道：「你老也太大意了，怎麼在江湖半世，不知這個利害，令他三個孩子前去冒險。」殷龍見他知道這事，心下也甚疑惑，忙道：「你老哥怪我，我也冤煞他們三人，瞞我到此，教我怎麼樣？昨日前來，已經如此，正想你到此解救，不知那化熱丹可會帶來麼？」褚標道：「這也是他們命不該絕，我由淮安至此，不過因大人走後，此地無人探聽，怕王朗乘此起事，故而前來打聽。聽那日臨動身時，並未隨帶多物，所幸這化熱丹，還在這裏。你我且前去看了傷痕，再行取藥。」殷龍聽了此言，自是感激不盡。隨即二人一路轉來，到了店內，早有賽花看見，忙道：「老爺子你來了嗎？真是巧極了，你的丹藥可會帶來？」褚標見他問得急迫，故意說道：「我知道你們有這身本領，斷不會受人的埋伏，因此未曾帶來。聽說你三人已將齊星樓破去，那琥珀夜光杯現在何處？且取來把老漢一看。」殷賽花見他如此說來，明知是取笑的，回思乃道：「你老也不必說了，現在既已如此，後悔已遲，我哥哥傷痕太重，請你老就此看視罷。」說着，殷龍只得將褚標領到房中，此時人傑見他進來，也是歡喜。只見他到了殷強床前，將那

清涼散先行洗去，問殷龍道：「你看他如此腫潰，爲什麼不將這毒水放出，留在裏面，豈不更爛麼？」當時取出一根金針，是凡有泡的地方，俱皆挑破，但見那淌出毒水，腥穢非常。褚標便令養花將房內窗福全行糊好，以免露風，然後出了房門，回轉自己寓所而去。到了上午時分，已轉回來。命養花向店家取了一杯煖酒，先將末藥沖入裏面，向殷強灌下，然後用淨水調了許多，輕輕的敷了。未有一個時辰，只聽殷強大叫一聲：「疼殺我也！」殷龍等人見他轉醒，方纔放心。養花忙上前問道：「哥哥此時怎樣了？」殷強將眼睜開，看見了殷龍在此，忙道：「爹爹幾時來的？」王朗好利害呀！殷龍此時正是轉憂爲喜，看他如此，也是可憐。那裏還去抱怨，乃道：「我兒且安心在此，等你傷痕全好，不日大人到來，這齊星樓便不難破了。」當下又復安慰一番出來。褚標又帶賀人傑將箭藥敷好，然後出來向殷龍說道：「這座山頭，萬分難破，即便無此埋伏，那負隅之勢，已猛勇非常，加上那座高樓，非等萬君召回來，不能得手。聞說現在有準備，他三人受傷之處，尙是極小的埋伏。那四五層樓上，連他山上的人，尙不知道，何況我等外人。但賀人傑由淮安動身，爲何這般迅速，在殷家堡臨走之時，你難道不會知道？」殷龍此時只得將他三人約伴逃走的語，說了一遍。然後又命殷猛到淮安送信的話，說了一番。褚標道：「照此說道，我也不必回去。施大人得了此信，總要命天霸前來，不如大衆權歇此間，專等萬君召的消息。咱看這個店中，也不妥當，俟殷強傷痕全好，搬至那洪家道鎮上去，泰來店中，與俺住在一處，豈不是好？」殷龍聽了此言，也就答應。自此未有數日，殷強的傷痕，已好有九分。人傑已能行走，這日打算移居客店，忽見褚標笑臉進來，向殷龍道：「你老放心罷，天霸與朱光祖等俱來了，現在到我寓所飲食，稍頃便來。你兒子也來了，人傑聽了此言，隨即問了路徑，去見天霸。接着殷龍與殷勇、殷剛三人也出了店門，一路而來，行至半途，天霸等早已遇見，向着殷龍笑道：「老英雄可謂是兒女情長了。設非人傑冒險，你老肯輕易到此嗎？現在咱們已經前來，這事究竟怎樣說？」法連日可會到那山上麼？」殷龍還未開口，人傑道：「黃叔父此時萬不能前去了，小姪兩次受了重傷，所幸未曾送命，惟有等萬叔父前來再說。但不知你老由淮安動身，可有什麼消息？」天霸笑道：「你這個孩子，也太容易，難怪吃了此苦。此去陝西有兩月路程，那裏便如此迅速？現在殷強傷已全好，我等在此住下罷，仍請褚老叔到鳳凰嶺去，將我岳父請來，大家聚議，也來助一臂之力。不知你衆人意下如何？」殷龍道：「可知你我住在此間，無濟於事。張七果然前來，便要他交手才好，不然也是空跑。但是飛雲子的下落，不知君召可曾訪到？意想今晚我等衆人上山，細探一番，看他究竟怎樣利害。」朱光祖見他高興，也就答應。往於是衆人進了寓所，約定同探那齊星樓的消息。且說萬君召別了施公，一路向陝西行來，走了一月有餘，離灑關只有十數日的路徑，那日向晚，尋店住下。想道：「此離灑關不遠，曾記早年在，此有座山頭，名叫獅子山，那個鐵背頭陀普潤，此人甚有本領，與飛

雲子也是朋友，何不到他山上先問一番，便知他下落。」當時主意想定，命小二取上酒肴，一人飲畢，然後問道：「這裏到還關，還有多少路程？那個雲夢山，你們可知道麼？」小二道：「此去半月光景，方才得到。但聽得人講，老寨主已死，那後輩五個兄弟，也不在山內。因他名望過大，不時有那此好漢會他，因此恐惹出是非，向各處遊歷遊歷，每人每年也不過回來兩趟。」君召聽了此言，心下很不自在，暗道：「我今日遠來，設若他不在家中，如何回去覆命？施大人那裏諄屬，見我空手而回，豈不說我辦事不力？」當時悶悶不已，只得安歇一宵。次日早間，便向獅子山而去，到了山下，正擬向前招呼，忽聽一棒鑼聲，出來了數個嘍兵，高聲叫道：「牛子慢去，留下買路錢來。」萬君召到了此時，甚為好笑，欲想與他作耍，又恐誤了程途，乃道：「你等嘍兵，且勿動手，你家鐵背頭陀，可在寨內麼？」嘍兵聽了此言，趕着退了幾步，齊聲問道：「你問寨主何事？你老從何處而來，且請說明，好進山通報。」萬君召道：「俺乃萬家雀萬某是也。與你家寨主，從前在雲夢山相會，今有多載，特來拜謁。」嘍兵聽是生客，也就不敢怠慢，報上山來。頃刻之間，早來了一位胖大和尚，遠遠的喊道：「萬大哥，如何到此？僧人久別了。」說着，萬君召也上了山頭，兩人進寨，彼此行禮坐下。普潤問道：「聞得大哥回轉南方，幹那大事，今日何以到此？」君召道：「小弟自愧無能，豈能成事，一向在做鄉間處，寂寞無聊，故而前來訪友。但不知飛雲子賢弟，還常見面麼？」普潤見他問及雲鶴，忙答道：「能者多勞，這四字，他足當的了，可惜老哥遲來一天，不然在此一見。」這句話，把萬君召說得急煞，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八回

出潼關義重普潤僧

獻樓圖得遇飛雲子

却說萬君召聽普潤說你來遲，忙問道：「他是幾時到此，現在又往何處去了？」普潤道：「雲龍雲頓現自從雲老叔父亡故，便與咱們這綠林朋友，聯為一氣，想有他怕後來多事，便由此處往他方，想脫這個買賣。無奈我輩中朋友，皆聞他的大名，往往懇留他去，請他共圖大事。近間又現山東，幹出一件大大的事來，惟恐後來牽連在內，因此仍然回來。在俺寨中，住了有兩月工夫。前晚方纔辭別，此時大約還未到家。大哥若要會他，非得到潼關不可。但是你輕易不來，今日到此，必有要事，何妨與咱說明。」當時早有人擺上酒肴，兩人入席坐下。君召道：「說來也是慚愧，只因小弟無能自立，自從與老哥別後，無處棲身，欲想幹這生涯，怎奈善惡到頭，終有報應。因此便想自樹一幟，以享大名。無奈事業未成，反為黃天霸等人所誘，彼時自知有罪，無可寬容。不料施大人恩德高厚，收留小弟。又見咱有兩手武藝，遂至繕本上奏，保舉為官。只因俺不悉世情，又恐日後復行懇退，近數年來，只在做鄉閉門思過，足不出門，所以黃天霸屢次升官，小弟俱不在座。誰知飛雲子幹出這一通天大事，累及施公訪知小弟，

與雲家五子有生死之交，特命人前往海州，登門奉請。小弟受恩深重，義不容辭，故此前來探問一番。不料在此不遇，只得再往潼關去找。普潤聽了他這派言詞，方知己歸順施公，乃道：「咱聞這施不全，專與咱綠林作對，說來乃是我等的仇人，大哥何以歸順於他？」君召道：「這纔將施公寬恕了。你老雖未至淮安，北道上的英雄，無不知道。諸如鳳凰嶺張七股家堡殷龍，以及褚標、朱光祖等人，誰不是江湖上的朋友？現今俱在施公麾下。但這些人皆有大名，那奸盜邪淫，損人利己之事，可皆是從不做的。麼？施公所捉的強人，皆非此輩，果是英雄好漢，他愛材如命，不憚屈已相求，那裏肯與他們作對？這皆是奸盜邪淫強盜，見施公威法過嚴，布這謠言，壞他名譽。不然小弟還肯歸順麼？」普潤聽了此言，乃道：「照你說來，施不全既是好人，飛雲子做的這事，是害他不得，你今前來有何話說？」萬君召料他已是知道的口氣，乃道：「你老既然明白，還不知小弟來意麼？現在欽限在即，皇上的御物，固然要緊，那王朗的作爲，你老還不知道麼？那些事情，已把綠林中的臉面喪盡，地方上的人，也不知爲他害了多少。這樣的人，飛雲子竟幫他幹事，豈不是助紂爲虐麼？小弟前來，無非因那座樓的事件，你老還知道這門徑麼？」普潤道：「僧人一向不知王朗如此爲人，照此情形，莫說是施不全不能容他，俺普潤也去殺這狗賊了。但是飛雲子有言在先，從此回家，再不出世。惟恐此去，也是空走也罷。大哥既不遠而來，俺與你且同走一走，看他如何！」當時萬君召聽他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彼此談論一番，次日一早，兩人便下山而去。這日出了潼關，離飛雲子山前不遠，山上的人，見是普潤前來，無不認得。忙道：「普師父，你來麼？且請裏面奉茶。」普潤道：「我自會理得，你家三爺現在那裏？」衆人道：「我等方纔上山，不知可在裏面，你老且在此待着，小人進去看看。」君召見這人言語皆不實，在怕他推辭，隨向普潤道：「你老既是常來，咱們就此進去罷。」普潤也知道的意思，不等那人回報，便自向裏走來。過了廳前，正聽那後面回道：「你去說，我前日出門去了，早則半年，遲則一載，方纔回來。免得外人知道。以後無論何人，皆是如此回答。」君召在外聽得清楚，知是飛雲子口舌，不禁高聲喊道：「雲鶴，你也太高了，咱由海州到此，數千里路，方至山頭，難道你一面不見嗎？便與我萬君召沒有這交情，還有朋友在此，爲何也一律推辭？」飛雲子在後面聽得此言，知是回報不去，而且聽是萬君召，自是又愧又喜。只得走了出來，忙道：「我當何人，原來是大哥到此。現在大事想必幹成了！」萬君召聽了此言，不禁滿臉飛紅，向他說道：「賢弟何故再言，愚兄已悔之無及了。但是吉凶順逆人貴知幾，愚兄之大事不成，賢弟幹了大事，回轉此山，也是一樣的意思，何必仍以從前的言語，作爲口實呢？」飛雲子見他說了這話，已知他的來意，忙道：「小弟既回山中，大哥也不提既往，你我從此隱姓埋名，那外面的是非，彼此皆不必多管罷！」普潤本是個直性人，聽飛雲子如此言語，乃道：「賢弟之言差矣，要得人不，除非已莫爲。瑯琊山你做下那事，累得施大人好苦。今日

君召前來，無非問那個齊星樓的門徑，這樓既是你造，未有不能破之理。不如與他同至淮安，破了這案，改邪歸正，留個英名，豈不是個好漢？咱今同他到此，特爲相求而來。這派言語，向你說明，你究竟如何定奪？」這番話，把個飛雲子說得啞口無言，半晌道：「小弟也一時之誤，聽了智明的言語，爲王朗等人逼迫，看那個義氣爲重，只得做了此事。事後回想，也是後悔。因此獨自回來，但不知天霸等人，如何救出施公、瑯琊山，可有人前去？」萬君召只得將前後的話，並施公命朱光祖到海州，請他前來的話，說了一遍。然後道：「愚兄此來，專爲這事，現在欽限在即，大人以下，無不等俺回去，破那個琥珀夜光杯的案件。尙望愚兄看賢弟的薄面，同去一行，不然將原圖取來，好令愚兄帶回，按圖辦事。不但愚兄同施大人感激，便是當今皇上，也要喜笑的。」飛雲子到了此時，自是情不可却，乃道：「小弟既爲王朗造樓，又怎能復行去破此圖？惟有請老哥帶去，他日將御杯取出，入奏朝廷，幸勿株連小弟，那時便感激不盡了。」當時將萬君召留在山中，次日將圖取出，指示一番，命君召回轉淮安，復行到沂州前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八十九回

說細情虛言允許

動盛怒舉手交鋒

却說萬君召同普潤兩人，在飛雲子山上，說了來意，欲請他前去同破齊星樓，或將原圖獻出，以便召請妙手，打破山寨。當時雲鶴見萬君召說得懇切，又見普潤在旁說話，欲不答應，實是自己一時之誤，爲王朗等人幹出這不法事件。此時既連累施公，又爲那班英雄恥笑，說他助紂爲虐。而君召同普潤，又是自幼的弟兄，設若却他來意，無論他兩人不肯干休，便是自己也難推却。若欲驟然允許，這齊星樓明是自己所造，除却本人，決無別人能破，將來王朗活捉，送了他性命，那些江湖上朋友，也是說自己全無義氣。出乎反乎，思前想後，正是左右爲難。當時只得說了幾句虛話道：「此事小弟本來幹得魯莽，既二位兄長到此，敢不將圖獻出？但是這件琥珀夜光盃，乃是皇家的御物，隨後入奏朝廷，將寶物敬獻，那時勿株連小弟，便是幸事了。但此圖現在後樓收藏，兩兄此來，決無就去的道理，且請在此盤桓數日，小弟或可同走，也未可知。」君召見他應允，竟是歡喜非常。乃道：「賢弟美意，足感盛情，既蒙慨允，何不就此前往？目下施大人望眼欲穿，恨不得立破此案，銷了欽限。而且賀人傑到殷家堡去後，此人性急如火，必然冒險去破山頭。殷龍見他女婿冒險，自必率同兒女飛奔前往，到了彼處，仍然大敗。設若再遭了毒手，施大人面前又少了幾位英雄。在愚兄看來，在這杯酒盤桓，其事甚小，救人破案的事，大，便請即刻下山罷。」飛雲子尙未開口，普潤在旁哈哈笑道：「萬賢弟你也太性急了，你不遠千里而來，雲兄弟這地主之情，豈能不盡，只要他肯去，便萬無一失，那在此一

二日功夫便是他肯同你前去，我也要在這就擱一宵的。」飛雲子見普潤如此言語，正是合了本意，隨即答道：「還是普師父爽快，萬大哥可莫再催！」說着便命人到廚下，分付酒肴。三人坐在廳前談論些別後之事。君召又將施公及黃天霸等人如何義氣，自己不肯做官的話說了一遍。當時擺下酒肴，三人入席暢飲，酒飯數巡，忽見個孩子匆匆進來，高聲叫道：「稟三爺二爺與大爺回來了。」普潤聽了此言，趕着起來，向君召說道：「萬賢弟今日爲巧極了。他兩人前日到我山上說：『往隴西買賣，早則半年，遲則一載，方可回來。』此時回轉山頭，豈不是湊巧已極？」君召親來一看，早已外面進來兩個人，頭帶綉花白絨湖縐纏頭，當中一朵英雄結，身穿箭袖玄色短襖，脚下花腦頭戰靴，綠酒花丟襠又褲，身材高大，氣宇軒昂，後面跟着二人，面目與此人相仿，身穿藍布短襖藍布纏頭，玄色丟襠又袴，綠股梁薄底靴兒。走到廳口，一齊站下。原來這兩人便是雲龍、雲虎。萬君召與他本是自幼的朋友，雖是闊別多年，未有不認得的道理。慌忙出席喊道：「兩位兄長今日相遇，小弟君召想煞了。」龍虎二人見是君召，當時不知他的來意，正是驚喜非常，也就齊聲答道：「賢弟何以到此？你我闊別多年，不期先君見背，回思往昔，如在夢中，今日相逢，真是出人意外。」說着彼此行禮已畢，便在上橫頭坐下。雲龍本來性急，不等大眾開口，隨向君召問道：「萬賢弟心大志大，欲想幹一番大事，目下自是功名成就了。但是北道上朋友屢屢傳知，聞你現在萬家村隱姓埋名，不問外事，豈不與你當初志相反？」萬君召聽雲龍這番言語，知他是一番熱意，欲想將來意說明，無奈他不比雲鶴一經說出緣故，必有一番爭論。只得含糊答道：「多承大哥盛意，小弟足感美情。此時大哥回來，諒必車馬勞頓了，小弟仍有一番細情，尚須細說。」雲虎見他半吞半吐，疑惑他落薄下來，前來投奔，連忙插言道：「賢弟何必如此？我弟兄也非那勢利之人，淡薄賢弟，賢弟有話但說不妨。」君召聽了此言，雖然感他美意，只連連稱是。普潤知他的用意，乃道：「二位賢弟，雖是美意，可知萬賢弟此來，正是你我不妨。」君召聽了此言，雖然感他美意，只連連稱是。普潤知他的用意，乃道：「二位賢弟，雖是美意，可知萬賢弟此來，正是你我不妨。」

出身之路。從前江湖上面皆說漕運總督施不全是個賊官，專與我們綠林中朋友作對，誰知是個好官，爲人寬煞。我等把瑯琊山王朗當着了仔漢，那道竟是混帳東西，敗壞了我們的體面。非萬賢弟前來，幾誤了大事。」雲龍聽了此言，不禁起身叫道：「普師父，你這派言語，從何說來？無論江湖上說來，不知爲他害了多少性命？就是那個黃天霸，雜種殺死盟兄，逼死盟嫂，投在他麾下，把結功名，此人也非人類。施不全如是好官，還肯受用這等人麼？你今說這言語，莫非萬賢弟也爲他，所以前來騙我，不成？」他兩人在此言語，把君召在旁急煞。一人暗道：「照此看來，今日免不得要動手了。」只見普潤道：「你二人勿得多疑，可知三弟造那齊星樓，誤中王朗的計策，把個施大人寬煞了。萬賢弟在家隱姓埋名，不問世事。施公命朱光祖馳走海州，登門奉請，令他千里而來，請問三弟。此時到此，正是爲那齊星樓案件。現在三弟已經備允，將圖獻出完了這欵案。兩位賢弟回來，正好就

此同愚兄與賢弟兩人幫助施公一臂之力，也落得個棄暗投明，免得爲江湖恥笑。雲龍見普潤欲投施公，這一怒非同小可。登時虎眉倒豎，怒眼圓睜，高聲叫道：「你這禿驢口說何言！我雲家五子，肯投在這賊官麾下麼？敬重你，喊你聲師父，俺反臉無來，那怕你三頭六臂，俺雲龍也讓你不得。咱本欲留萬賢弟盜桓數日，以盡愚兄這個地主之情，如此款待，便是咱綠林位。三弟既擺酒相酬，日本舊日交情，饒也一次。你這禿驢趕快回去。若有不然，我這兩個拳頭，諒你也知利害。」說畢，高聲掌頭，惡狠狠的望着普潤，無知普潤也不能受人言語，到了此時，已氣得三尸冒火，七竅生烟，大聲罵道：「雲龍，你這狗頭我勸你一避，言反而出言不遜，你這拳頭誰人怕汝？若不同去破了山頭，欲想我二人下山，也是登天向日，欲鬥便鬥，難道俺怕你不成？」說着也就出了席位，以便與他們動手。飛雲子見他二人動怒起來，趕着起身，居中攔住，忙道：「普師父切勿動氣，此事容緩商量，不可傷了和氣。」他一人正在調處，忽然雲虎跳起身來，向雲龍喊道：「大哥哥，且不必向禿驢爭論，且將這奸細逐出門去，安然無事了。」說着提起左脚，一個旋風腿，早將坐頭踢在院落裏面，袖口高轉，露出拳頭，直奔萬君召面門打來。君召吃了一驚，不知君召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回

飛雲子強作解紛人

普潤僧翻成和事老

却說雲虎舉起拳頭，對着萬君召打來。君召礙於飛雲子情面，只得向左邊讓過。誰知雲虎疑惑他懼怯，接着罵道：「你這禿驢，也知道你二爺利害，還不爲我滾出。難道因你讓去，俺就此無事麼？」說着又是一拳，從左邊打來。君召只得又向右邊躲去。雲虎見自己兩拳打去未中，復又一拳，對定胸口打來。君召再想讓去，已來不及，只得將腳根在地下一頓，用了倒扳漿的架落。向後一穿，倒退了有五六尺遠，近方將這一拳讓過。此時君召又恐他再行打來，只得向雲鶴說道：「三賢弟，親目所親，愚兄被二哥連打三下，皆看昔日交情，未曾還手。若再爭鬥，非是愚兄無禮了。」雲虎聽了此言，更是怒不可遏，罵道：「你這無志的雜種，用這花言巧語前來哄誰？俺兄弟爲你哄騙，若要他下山，休生妄想。」說着一個艇蜻蜓點水，到了君召面前，便想用二指將他烏珠挖出。君召見他來得利害，心下想道：「我爲他打下三拳，也就算情理兩足，此時再不還手，只道我懼怕於他。」登時舉手答道：「雲虎，你休得猖狂，俺君召手段，也不在汝之下。既然苦苦相鬥，却就難怪小弟了。」說着豎起兩個指頭，用了個惡鬼敲門法，在雲虎寸關上著力的打了一下。只見雲虎臉嘴一啾，那雙手如不是自己的一般，自手尖直至膀背，一路酥麻，十分難當。登時將左手收縮回來，掉轉身軀，將腰刀拔出，仍然向前爭鬥。君召見他取出兵刃，惟恐彼此皆有失誤，登時將身逃在雲鶴身

後，高聲叫道：「三弟救我。」此時飛雲子正攔普潤同雲龍兩人，忽見雲虎與君召爭鬥起來，心中格外着急。正是左右為難，見君召已到了身後，趕向普潤說道：「普師父，你知道俺大哥的性情，且請你老息怒，護庇着萬家兄長，俺與二哥說情。」說着便將普潤向後一推，同君召站在一處，自己躡身到了前面，向雲虎道：「二哥不可動氣，小弟有言奉告萬大哥，此來雖為那齊星樓案件，但此事實係小弟一時之誤，幹出這鴛鴦事來，今日萬兄長前來，也須苦苦逼我，不過想我等投明棄暗，落個好名，為江湖上朋友生色。去與不去，皆由我等作主，何必傷了和氣？且萬大哥乃是我等自幼的弟兄，千里相投，不能盡地主之情，反而送了性命，那時你談我論，我等氣量太小，將他逼死，豈不為外人恥笑？彼時雖萬口千言，也難分辨了。在小弟看來，且請二哥住手，咱們再從長計議。」說着一面上前，便將雲虎的腰刀奪下。此時雲龍見飛雲子如此語言，也就氣平了一半，站在一旁。君召本是解人，見他兩人沒有言語，趁此便轉出來，向着雲龍道：「小弟一時失言，冒犯虎威，致勞二位兄長動怒，此時海量包含，蒙恩容納，實為萬幸。小弟這旁有禮了。」說着向着他兩人深深打了一躬，復向那原座坐下。雲龍兄弟本是個直性，見他如此服禮，回思從前的交情，十分親密，現在一言不合，動怒起來，反覺自己無味。只得道：「賢弟既然知道，從此還自交情，再不許談施不全這雜種了。」君召只得唯唯答應。飛雲子連忙命人將坐頭扶起，復整杯盤，重新入席，再不敢提齊星樓的事體。無如君召為這事前來，深恐飛雲子借此反悔，不肯下山，那時便誤了大事。嘴裏雖然談論，兩隻眼睛直望着雲龍。飛雲子無奈一時不能開口，只得向雲龍問道：「大哥自那前月下山，說往隴西買賣，為何此時便爾回來，莫非遇見敵手麼？」雲龍道：「不去萬賢弟是何日到此別後，在何處栖身？何故又受施不全驅使？」飛雲子見雲龍復行詢問，不等萬君召開口，便將他如何受施公厚恩，如何保舉，他不願為官，如何在萬家村居住，朱光祖登門奉請，如何前來訪問，遇見普潤，以及到此間，請他下山的話，前前後後說了一遍。雲龍道：「照此說來，施不全倒是個鐵面無私的好官了，但是江湖上提起三個字，無不恨如切骨，難道我輩中個個與他為仇麼？此事在愚兄看來，還須三思而行。萬賢弟雖是知己的朋友，常言道：『耳聞不如目見。』我等總未見過這施大人，是何如人，不能信一面之詞。與我綠林中朋友作對，賢弟既造下此樓，雖是為王明所賺，也只好全終全始。若是再去破樓，是自己同自己交手了，出乎反乎，豈不為人恥笑？如你定然前去，也覺無妨。此去雖山東不過一兩月光景，由山東到淮安，再加半月日期，來往三個月功夫，也可轉回。且待愚兄前去訪問，若果施不全是個好人，不但賢弟可去，便是愚兄也可助他一臂。」君召聽此語言，心下急道：「現在欽限已過，再等你前去回來，已早誤了大事。若再另生他故，將大人在淮安結果性命，那便如何是好？」正想趁此開言，普潤早又說道：「賢弟如此過慮，可知此去淮安，非且夕的路程，等你回來再去，豈不誤了大事？即使萬賢

弟所言不實，三弟在北道上面，也時常來往，一路上百姓，誰不知施公是個好官，難道他訪聞不實，還須你打聽麼？在愚兄看來，賢弟既不相信，自然不敢勉強，而萬賢弟到此，又路能久待，惟有一法，且請三弟同我等一齊前往，賢弟到了淮安，訪知施公是個好人，那時便命萬賢弟稟知大人，我等馳赴山東，將齊星樓破去，如若不實，仍然回家，豈不兩全其美？萬君召聽了此言，不覺喜出望外，忙謝道：「這是普師父語言爽快，他日事成，定當泥謝。」今日暫住一宵，明日二位兄長同三弟起身如何？至於那一幅樓圖，仍望三弟取出一觀，俾知大概。」飛雲子見他要樓圖觀看，乃道：「大哥且勿着急，如能小弟前去，還怕那座樓不破麼？但不知大哥二哥意下如何？」雲龍道：「普師父所言也是，咱家明日便同他前往，若是所言不實，不但施不全用我不上，惟恐瑯琊山又添了幾個英雄好漢了。」君召見他已經允許，也就稱謝一番，不再言語。那知雲虎坐在一旁，却是一言不發，復飲了數杯悶酒，起身向普潤說道：「師父在此多飲一村小弟弟一路而來，車馬勞頓，此時實支持不住，稍時便來。」當時打了招呼，隨着出席，隨後追去。到了裏面，見雲虎取出一個小小的包袱，望肩頭上一背，便是個出門的樣兒，趕緊搶上一步，向雲虎問道：「二哥，你到淮安前去，無非爲這事件，欲走同走，現在一人欲往何方？且請說明，以定行止。」飛虎道：「賢弟改邪歸正，愚兄尚有何說？這包裹乃是方才帶回的物件，你問做甚？」飛雲子見他如此，也就不便再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一回

拂衆意雲虎竊樓圖

尋宿店君召入古廟

却說飛雲子見雲虎如此語言，當作他是真言，也就不敢再問。但道：「二哥既是如此，也免得遺臭萬年，小弟與大哥大約明早便須動身了。因施大人欽限在即，萬大哥又遠道而來，若大哥不允，君召同去則已，此時既已允許，遲早皆要去的，何必在此耽擱？二哥這包裹可無須再解了，好在明日便要起行，免得臨走時，再行收拾。」雲虎此時只是糊塗答應，也不說出緣故，竟自攜着包裹，向旁邊書房去了。雲龍當時也就出來，復行飲了數杯，看看天色不早，只得命從人將殘肴撤去，安排普潤與君召安息。然後回轉自己書房，與雲龍議論些山上的事情。且說萬君召同普潤來到個小方軒內，見西首一個大大的房間，點着玻璃燈球，上下設著兩張床舖，兩人到裏坐下，君召道：「蒙師父大力解了此圍，實爲萬幸！但雲二哥匆匆席散，不知明日果否動身？若再遲延，豈不令大人在淮安盼望？」普潤道：「俺們不答應則已，既已允你同去，少不了飛雲子總要動身，若能此人前去，還怕這件事不成麼？」彼此在內談論，一面只得和衣睡了。普潤本是個渾人，頭落枕邊，鼾呼睡去。君召恐飛雲子仍有推却，而且

雲虎在席間忽然走去，情形甚爲可疑，設有變動，這便是空跑一遭了。一人思前想後，總難睡熟。到了四鼓以後，方覺得身上困盹，沉睡下來。未到五更，早有普潤起來，高聲叫道：「萬賢弟！此時不早了，你既有要事在身，還不到前面催促麼？」召君爲他驚醒，於是拗起身來，將燈剔亮了，復行將衣服整理了一會。然後來到廳前，天色才覺微亮。普潤便呼喚喝六，將孩子們喚了起來，一面命人去打面水，一面招呼到裏邊催侍。停了一會，雲龍亦走出來，問道：「三弟已起身麼？」廚下已招呼置辦饅頭，稍停出來，我等便可飽餐趕路。正說之間，飛雲子也就走出。當時四人淨面漱口，送上清茶，專等雲虎前來飲食。等了好一會功夫，只是不見動靜。普潤着急問道：「二弟昨日在先睡覺，此時我等俱已起身，難道他還未睡醒麼？再不出來，咱便要先吃了。」雲龍見普潤性急，只得命人到前書房喊叫。誰知過了一會，那人回來說道：「二爺作晚酒後，回轉書房，將那口佩刀帶了去，說是下山去了。若有入去問他，便說到淮安訪案。看書房的胡德聽他這言語，疑惑他便爲施大人之事，前去助他破賊，故而未來稟報。方才小人去問，方知這事。二爺是一夜未回，不知向何處而去，且請你老同萬將軍先去罷。」君召聽了此言，不覺吃了一驚。忙向飛雲子問道：「二哥與賢弟是不住一處麼？」飛雲子道：「這裏邊本有五個書房，爲我弟兄五人所住，因敝眷居住後山，偶來此間，稍覺便當。不料二哥昨晚席散，復然下山，想必他是不願前去了。所幸大哥與普師父皆在此間，若能同行，非是小弟誇口，這山頭定可破了。」普潤道：「也是二弟去了，此時說也無益，我等趕快飲食。下山趕路。」說着便拿了數個饅頭，夾着牛肉葱白大嚼起來。雲龍也就一同飲食。早有孩子們打包裹，擺在廳前，專等他四人行路。衆人吃完早點，君召向飛雲子道：「多蒙賢弟盛情，此去定可成事，但不知那幅樓圖，可曾帶下麼？」飛雲子道：「此乃最要之事，何能忘却？大哥在此稍待片刻，小弟取來如何？」說畢，轉身到了裏面，以便取那物件。誰知走進書房，再向那書櫃內一看，早嚇得魂飛天外。忙將管書房的孩子喊來問道：「這櫃子除你那裏有這鑰匙，旁人決不會開，今日天氣尚早，你開這櫃子何事？」那個孩子轉眼望去，也就如木偶一般。裏面攜去什麼？爺且查他一查，當可知道。」飛雲子聽了此言，也就猜着八分，只得將抽屜掀開，翻了一會，那個齊星樓的原圖早已不知去向。當時心急如火，只得匆匆出來，向雲龍說道：「大哥不好了，二哥昨晚下山，誰知將樓圖竊去，這便知何是好？」萬君召聽了此言，自是格外焦燥，又恐飛雲子借此推却，未必真有此事。當時大笑了一聲，向着普潤說道：「普師父！我萬君召也不是個孩子，只因與雲家弟兄，非泛泛之交，故允了施大人這差事。此時鶴弟說原圖竊去，眼見得這瑯琊山不能打破，可知這事尙小，教俺如何回去知道的，說咱空喫了這齋辛苦，連自幼的兄弟，皆不能請來，還說什麼義氣不知的，還道小弟躲避。」

苦，假意說項。那裏有兄弟的物件，哥哥盜去之理。這不是掩耳盜鈴的話頭麼？」飛雲子聽他所言，知他是疑惑的意見，不禁急道：「萬大哥！你我是相好多年，也不敢如此欺人。今日如小弟說，咱雲鶴便有凶惡報。大丈夫明去明來，不答應你則已。既已允你同行，豈肯半途推却？也罷，少不得小弟與王朗反臉。這樓圖尙有一副張存在他樓上，等小弟到了山東，將此圖盜出，交與大哥辦事。那時便知咱雲鶴了。」萬君召見他如此着急，方深信不疑。只得說道：「賢弟何必如此愚兄？也是情急了。果能如你所言，不過多一番手脚。隨後大人面前，當竭力保舉便了。現在天已不早，咱們就此走罷。」說罷，同普潤、雲龍等人各自帶下包裹，一齊下山，向潼關前進。行了數日，已到了陝西境內。這日天氣將晚，滿朝前，前面有個村鎮，以便借宿一宵。次日再走。誰知一直大路，走了有二三十里，依然不見個村落。眾人又走了數里，見前面隱隱的有帶廊房，有樹林遮住。普潤說道：「萬賀弟，前面有人家了，你可先行一步。無論這人家是誰，問他要些麵飯，與我等充飢，然後再向他借宿。」君召聽了，無奈爲自己事件，當時不能推却，只得答應前去。到了樹林前面，趁着月光，將那房屋一望，誰知不是個住宅人家，乃是一座破爛的古廟。當中一塊白色的匾額，模模糊糊辨不出上面的字跡。心下暗急道：「他三人前來是個勉強之事。到了這荒落地，難得有個人家。誰知又變做古廟，眼見得是沒處借宿了。」一人正自躊躇，忽聽晚鐘一聲，山門大開，那面出來一個大漢，嘴裏高聲叫道：「老大，你在這裏稍待看，小弟取些野食來，請你老下酒。」說着，兩手將山門一帶，直向大路而去。君召此時，好不歡喜，趕着將身軀向樹林內一隱，等那大漢走去，復到了門前，心下想道：「這必是我輩中人，在此做個腰站，他既有酒可飲，自必也有麵飯了。且待我進去觀看，如果是個軟貨，或是熟人，便勉得我們動手。」想畢，轉身就走。打哨子叫普潤等在前面等着，自己將長衣掖着，兩脚踏着實地，一個箭步躡上牆頭，展眼向裏面看去，只見窗櫺裏露出一線燈光，知道有人在內，隨即飛身下了牆頭，蹣足潛蹤，到了窗口，偷眼朝裏望去。不知裏面果有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二回

投王朗巧遇舊賓朋

見李成喜分佳飲食

却說萬君召到了窗櫺前面，轉身向裏一看，中間神台上，豎着三座佛像，所有燭台等類，空無一物。上首有一張四扇方桌，東到西歪，儘靠在牆上。上面設着一盞燈，已是半明不滅。君召細細看去，却不見有個人影，只得大着胆量，擠身到了牆面，穿過神台，却有個大大的方門，裏面一派笑聲，送出一大段。君召暗道：「這必是有了買賣了，他們既有多人，料想硬來不得，不若聽他一聽，究竟是誰人，再作道理。」想罷，一人便靜着門框，側耳聽去。但聞裏面說道：「四弟！可知道？」強中還有強中手，「江湖上面

誰不知道賀天保是個英雄好漢，他的兒子，自必也不落人後！誰知王大哥造下這座高樓，竟無一人破得。賀人傑不知分量，初次與黃天霸前去，受了重傷，二次與殷龍的兄弟又去，幾乎送了性命。現在聽說殷龍趕了前去，與朱光祖要了救藥，救了他兩人性命。雖然未能身死，可見得這座高樓輕易難破了。」接着一人答道：「二哥，你莫這樣說法，我看黃天霸決不肯干休的！王大哥今日請我等前去，也是他懼怕的意思，準備敵人來破此樓，以便廝殺，但不知施不全在淮安現在如何？」裏面你言我語，不料君召早已聽見，心下好不歡喜。原來這些人，主是王朗的朋友，或者那個飛雲子與他認識，亦未可知。當時趕着回轉身，躡出到了外面，將所聽的言語，對飛雲子說明。雲鶴道：「既然如此，大哥同普帥父在此稍待，俺與咱哥哥前去便了。」說畢，便同雲龍到了門前，高聲向裏面喊道：「那位朋友在裏面飲酒？小弟飛雲子接待來遲，是兄弟前來相會。」說着，兩人早進了大殿。裏面衆人正是談論，忽然外面來了兩個，不禁吃了一驚，趕着到了外面，也就高聲答道：「是誰在此？」飛雲子道：「原來朋友方纔言語，不能清楚，可知飛雲子便是在下，此乃家兄雲龍。此去正擬前往山東，不期在此得遇足下，但不知裏面尙有何人朋友尊姓大名，寶山何處與王寨主有何交情？」這番話才說明，只見那人倒身下拜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素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萍水相逢，設非大哥自道姓名，幾乎失之交臂。小弟說來，也甚慚愧。先君在日，名叫黃通，綽號火彈子，與雲老伯父也是深交，自從到了關西，彼此便絕了音信，後來在虎山做了响馬，在下小弟名喚黃成，江湖上因俺面黑，爲俺起個綽號，叫黑玄壇。裏面便是俺的胞兄黃達，綽號叫紅毛吼。今日得遇尊顏，實乃三生之幸！」說畢，便請飛雲子到裏面入座。飛雲子道：「俺兄弟此來，尙有伙伴，只因趕路錯過路頭，以致到此借宿，現有朋友在外。」黃通道：「且請進來一同飲食。」當時飛雲子便轉身出去，到了外面，早見普潤在那裏站起，一見雲鶴出來，趕着上來問道：「你在裏面言談些什麼？可知我這肚皮却要饑壞了。現在如何說法，無論是朋友是誰，且讓我吃他一飽。」飛雲子道：「此人說來，諒帥父也可知道，他便是火彈子黃通的兒子，名叫黃成。是他張兄在這裏面，只因王朗怕黃天霸攻打，特地命人請他入夥，故而在此就攔裏面。此時正有酒肴了，且請帥父同我進去。」普潤聽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大着步子，先到了裏面。黃君召也就隨後跟着來，低聲向飛雲子問道：「賢弟進去，愚兄作何話說？」飛雲子道：「這事不必多言，小弟久經遮瞞了。」當時一齊到了裏面，大家問了姓名，黃成方才知道。正說之間，方才那個大漢才轉回庭來，見有衆人在此，便向黃成問道：「這四人何處而來？難道是咱們一夥麼？」這句話反把黃成疑惑起來，忙道：「你是瑯琊山之人，爲何不相認識？莫非他是冒名頂替麼？」飛雲子不等他說完，趕將那人一望，不禁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李頭目麼？」大漢再將他一望，也就驚訝非凡，忙道：「你老爲何到此？可憐王寨主自從你去後，如失去

手不知目今要往何處呀？」飛雲子道：「俺正欲投他去，不期在此路遇，真是可喜之至。」普潤在旁喊道：「你們既然認識，就不必文縷縷的了，我腹中已餓得老久，裏面既有酒肴，快取出來，讓和尙先飲數杯，方是道理。那裏有餓肚子鬧談的道理？」黃成聽了此言，趕着同黃達將酒肴取出，七個人也不謙讓，狼吞虎嚥，吃了一會，然後方才談論。飛雲子向李頭目問道：「自從我下山之後，山下可有別事麼？」朝傑、山曹勇，何以爲人攻破，將施不全救了出去，嗣後有誰人來破樓，目下來請黃成，是何主見？」李頭目見他詢問，不知他順了施公，就將以前的話說了一遍。君召細細想道：「這必是我走之後，大人命賀人傑到殷家堡去請殷龍，因此他夫妻卽算幹出這冒險的事件。」當時只得唯唯否否，不措一詞。只見飛雲子問道：「汝三人明日可能起身麼？」爲何在這半路上就擱？」黃成道：「我等因聞這路上有件買賣，因此做這個露水，若是你老欲去趕路，咱弟兄少不得奉陪。」飛雲子聽他說尚有就擱，正是合了己意，乃道：「我等也要到別處訪個朋友，多則十天，少則五日，方可向瑯琊而去。如二位先到山上，且請將路遇的話稟報一聲，好使王寨主知道。」黃成也連連稱是。衆人談論了一會，便在殿上和衣睡去。次日早間，飛雲子與君召說道：「小弟此去，正要盜那原圖，不期遇見這兩人，正是我等引路的機關，俺與哥哥且同他前去，你同普帥父就此奔轉淮安，報與大人知道，遂同黃天霸等人前來攻打。那時等衆人齊到山頭，小弟便趁便將圖取出，聽隨衆人攻打。以後事件，自也不能過問了。」萬君召見他如此，正是喜出望外，隨即與普潤跳起身，將黃成兄弟喊醒，乃道：「昨晚俺兄弟多承厚愛，本當結伴同去，爲他相助，無奈前途有人守候，不便遽行，俟小弟將這事件辦完後，再往山頭助王寨主一臂之力。此時只得告別了。」黃成不知他是施大人手下的，見他與飛雲子同走，也就深信不疑。忙言道：「朋友且請自便，我等後會有期，在瑯琊山恭候便了。」說着，便將昨晚所剩的酒肴，先讓普潤等飲食，隨後送他兩人起行。不知萬君召到淮安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二回

送消息施公得信

扮刺客趙五行兇

却說萬君召將飲食吃畢，與普潤別了雲鶴，出了廟門，直奔淮安而去。且說施公自從賀人傑去後，日夜望殷龍前來，大家便商議主意。這日見殷猛前來，說：「人傑與賽花帶同他四弟殷強，私下逃走，前奔瑯琊山攻打。今特奉殷龍之命，前來報信。請施公速派人前去接應。」施公聽了此言，真是萬分焦燥，乃道：「賀人傑乃是本院極鍾愛的將士，雖是他有一身本領，總不比黃天霸手段高強。他二人前在沂州鎮時，尙不能將齊星樓破去，此時雖有賽花，自然也是無濟。設若傷了性命，這欽限未曾破獲，反了我的將士，這便如何是好？」此時黃天霸、關小西等人，皆得着此信，也是陸續到了轅門。衆人面面相覷，想不出一個

主見。施公道：「萬壯士此去潼關尚無多日，即使將飛雲子請來，也是緩不濟急。黃賢弟關賢弟有何妙策，救了他三人性命？」天霸道：「在總兵看來，惟有我等趕速前去接應於他，捨此並無別法。所幸殷老英雄已先追去。縱然人傑前險受傷，是他自己的愛塔，決無不設法之理。這事雖險，尚無可慮。惟是我等起行，大人這裏無人兼顧，設若王朗暗施毒計，前來行刺，甚是可慮。」施公道：「本院自蒞任以來，民心愛戴，此間決不至有此事。即使王朗命人來謀害，而且何游擊計副將皆在此間，汝兩人走後，將這千人專來上宿，也就萬無一失了。」黃天霸與小西兩人見施公如此言語，知道他說一不二，也就不敢推諉，只得聽命下來，以便次日動身，前往山東救應。誰知「無巧不成書。」黃天霸領命回家，便向計全等人商議安當，命何路通李七侯金大力王殿臣郭起鳳李昆等人二人一班，分夜梭巡，專等萬君召由潼關回來，將飛雲子請到，便大隊人馬前往瑯琊山而去。不說黃天霸兩人次日起程。單說施公吩咐之後，一人坐在書房思想了一會：「人傑雖然冒險，黃天霸說殷龍既然前去，此事是無妨礙。但是欽限已過，雖主恩高厚，未曾加罪，但我既食君祿，當報君恩。倘飛雲子大來，這齊星樓何時得破？」一人想了一回，悶悶不樂，只得又將日行的公事，翻看了一回，已是上燈時候。只因天霸有言在先，惟恐他放心不下，自己傳了李七侯郭起鳳兩人進來上宿，自己仍然辦那些公事。到了二鼓之後，忽然聽前屋上响了一聲，郭起鳳雖不留心，李七侯甚是細心，隨即勾起身來，一肘子將郭起鳳一推，登時用了個燕子穿簾，上了房屋。定睛向四面一望，只見花廳後面有個黑影子一幌，頃刻間便不看見。知道有人暗算，趕急躡蹤跳，一路追去。正行之間，後面又聽有一個哨子向南邊去了。李七侯知道不止一人，也尚向南望去，正恐一人難以兼顧，幸郭起鳳也上房來。李七侯連忙叫道：「郭賢弟有刺客了。」說着拔出腰刀，蹶下房來，一路向那人追去。到了大堂外面，但見那人一身皂衣，頭上扎了個青布包兒，當中一個大紅絨球，站立在院落中間。見李七侯追出大堂，高聲叫道：「俺一朵纓不肯下手，汝尙苦苦追來，不要走，吃俺一刀。」當時如赤練一般，一道紅光，早見一口單刀，對李七侯拚命砍下。李七侯見來凶猛，知他非無名之輩，趕急舉刀相架，讓在一邊，兩人就此對面交鋒，雙刀並舉，把個大堂院落當着戰場一般。誰知郭起鳳上了屋檐，見李七侯向南趕去，猶恐下面星有強人，設若趁此殺了施公，此禍不小。隨即又下了房屋，向裏面叫喊起來。所有那一門差官以及護軍漕隊，登時驚醒起來，各執兵器，進來保護。遍起鳳見人已來齊，有了防備，後又躡上牆頭，向前趕去。但見大堂外面兵刃聲音，在那裏惡對。郭起鳳不知有多少強人，只得握定大刀，前來助戰。到了外面，將那強人一望，不覺吃了一驚，趕即前進一步，舉刀在中間一隔，連忙喊道：「李老哥休得動手，趙五哥不得參商，且聽小弟一言，彼此息怒。」那人見有人阻隔，疑惑李七得了幫手，正是勇猛，關再將郭起鳳細細一看，也就吩咐一聲道：「將刀拋去。」連忙向起鳳言道：「郭

老爺小人知你老在此，再也不敢來了。自從往年別後，那日不思念厚恩，不期在此，忽然相見，不知老爺一向如何，何以隨大人至此？」起鳳聽了此言，不禁失聲問道：「汝可是上年路過嶗山，那裏寨主一朵纓趙五麼？」趙五道：「小人何嘗不是外面，便是咱咯哥趙四！老爺若欲問他，咱便叫他下來。」起鳳說道：「這便奇了，你既知道俺在此，如何前來做這事件？可知施大人乃國家棟樑，今日非俺在此，設若爲汝等送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趙五道：「老爺且請下來，小人有言奉稟。」說着便打了哨子，一個蹤步進了大堂，將刀放下，接着外面也跳進一人，便是他哥哥趙四。起鳳隨即將李七侯招呼下來。趙五道：「俺弟兄自從嶗山相別，今已相隔年早，已知老爺在這地方，也不答應王朗了。」李七侯聽了此言，也不禁吃驚道：「朋友你說這王朗，可是那山東嶗山的寨主麼？」趙五道：「便是此人。只因施大人專與我們綠林中人作對，因此王朗奉請飛雲子盜取玉杯陷害，不會黃天霸與賀人傑屢次攻山，王朗聽曹勇之話，特命我等來到此間，見機行刺。今既遇見二位，反叫小人爲難了。」李七侯笑道：「難怪王朗不能成事，他也不知進退，這諾大的一座衙門，又復有俺衆人在此，汝兩人前來，有何用處？汝今卽難回復，且待咱回明大人，自有道理。」說畢，便命衆人追去。自己到了裏面，見施公已抖戰萬分，趕着上前說了原委。施公道：「此人來得甚巧，此時黃天霸等未動身，汝可將此人帶來盤詰一番。一面到黃賢弟衙門傳他說話。」李七侯答應退出，先叫施公去請黃天霸，自己到了堂口，將趙五兄弟喊了進去。施公見他進來，隨即起身道：「兩位英雄尊姓大名？今唔尊顏，實爲萬幸，但不知英雄與王寨主有何交情，何故捨命至此？設若送了性命，豈不誤了自己？」趙五道：「大人有所不知，小人雖是魯莽，那義氣二字，也還知道。只因十數年前，小人未上嶗山聚義，其時小人兄弟萬分落薄，投奔於他，始有今日。今命小人到此，所謂點水之恩，不可不報。不期在此，又遇見郭大老爺反成畫餅。今日之事，尙求設有妙計，命小人回轉山東，從此棄這生涯，改邪歸正。」衆人還在此談論，早有施安率同天霸進來，先向施公行禮已畢。趙五見了天霸，隨即起身問道：「這位就是黃老爺麼？小人久仰大名，如雷貫耳，今日相逢，足慰景念。」天霸見他如此謙和，也就答道：「在下正是二位英雄，到此何幹？」趙四在旁答道：「俺兄弟已去，向大人言過，不過是知恩報恩，可如俺兄弟此次前來，嶗山上已用了大事。」施公聽了此言，明知是賀人傑前去，不禁吃了一驚，連忙下問，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四回

得細情天霸赴山東

施手段普潤打客店

却說施公見趙氏兄弟，說嶗山出了大事，知道了賀人傑之事，忙問道：「英雄所言，究是何事？莫非爲那齊星樓之事麼？」

趙四道：「大人所見不差，小人此來，正因賀人傑同了他妻子二人偷探，被王朗撥動機關，用火箭射他，二人受傷，雖然爲他逃走，大約下山之後，便要送命。此事在王朗看來，已覺得毫無懼怯，無奈曹勇從旁慫恿，說：『事由根起，禍不單行，賀人傑上山，皆是大人指使，若不將大人送了性命，這裏能人廣衆，少不得尋覓了好手，復報於他。』故命小人兄弟來幹這事件，可憐他的山上那個殷姓的，必是送命了。今小人倒有一計在此，黃老爺有這一身本領，何不同我等前往山東，用個裏應外合，豈不是好麼？」

施公道：「英雄此來，所爲何事？此事未成，已令汝兄弟爲難，若再命黃賢弟同去，設處事不密，豈不反送汝二人之性命？」

趙五道：「大人且放寬心，常言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大人爲國家的棟樑，口碑輕道，誰不知之？王朗雖有恩於我，是私恩也！咱們爲大人出力，是公恩也！公而忘私，有何不可？但得黃老爺同去，裏面消息，自可得知，若能趁此破了此樓，小人也

有出頭的日子了。」

施公聽了此言，也覺出於至誠，便向黃天霸道：「賢弟本欲前去一往，難得有他弟兄作爲內應，諒無不成之事。本院忠厚待人，他弟兄當可爲力。」

天霸道：「既然大人吩咐，咱與他同去便了。」

說着，施公硬命廚下送出酒肴，就在書房一席坐下。趙五又與郭起鳳等人，談論江湖上事件，約至四鼓以後，方才席散。衆人謝了施公，各回自己的所在。惟有天霸仍回本人的衙門，同張桂蘭說明此事，命他瞞着人傑的母親，自己收拾包裹，率同關太復行到了轅門，拜別衆人，與趙氏弟兄向山東而去。在路非止一日，這日過了徐州，已是夕陽西下，遠遠見前面有個村鎮，向着小西說道：「關大哥，咱們走困了，今日在此權住一宵，好讓俺明日趕路。」

趙五道：「俺也餓了，前面這鎮上，咱有個至好的朋友，名叫獨眼龍方剛，在此開設個吃食店，往來皆住在客店中，好酒好看，悉聽其便。」

天霸道：「既有這座所在，你便前去通知俺三人後來便了。」

趙五聽了此言，隨即趕先前去，到了鎮上，見方家店前，擁著個大大的人，圍叫喊之聲，絡繹不絕。趙五不知何事，只得將長衣掀去，兩個拳頭用了個分水勢，一聲叱咤，闖進店中，便當中一站，將兩手的拳部分開，連忙高聲叫道：「佛爺爺，有趙五在此，你我皆江湖上朋友，有話但說不妨，何必彼此較量。」

說着，便將方剛推了過去，那和尙忽見來了一人，將自己攔住，也就向趙五道：「朋友且聽我講，明便知出家人的委屈。咱與個朋友，由潼關而來，到了河南，不期抱病，俺想等他數日，然後同行。誰知一病半月，精力不佳，暫時不能舉步，只因要事在身，故命俺先自起行。今日到了這店中，覺得身不爽，猶恐再去趕路，受了風寒，反誤了事件。見這店中，也還潔淨，遂取了五六兩碎銀，命他代辦些麵飯。上午已過，下晝時分，肚中飢餓，命他蒸兩籠饅頭下酒。誰知他早間將銀兩取去，此時便壞了心腸，這店內許多客人，走進來的，俱皆吃畢，只有俺久久不來，你道是惱與不惱？因此命請教了他幾句，反說俺是出家之人，不應吃這牛肉饅頭。俺故一時氣怒，與他動起手，不期台駕到此，有何見教？」

趙五還未開口，方剛早已罵道：「你

這賊忸恹虧你會撒這謊話。若再開言，便要汝這烏珠去合藥。你道俺懼你不成？」趙五知他兩人，總有不是，因道：「方大哥，你且將原委說來，究竟何以動手？」方剛道：「五哥有所不知，午前這秃廝過來，便蠻喚亂叫，要了這件，復要那件。因為是件生意，只得命小二小心伏侍，吃畢之後，計算各帳，有八兩多銀，向他討時，他說我是出家之人，與這裏慕化頓午飯。咱還是嬉笑的話頭，也就不向下問。方才下晝之時，又要許多酒菜，小二便向要錢，他便羞變怒，敲打起來，以致彼此爭論。俺這行業雖小，也是個生意，你今日來創光且，他明日又來白吃，這店門早經關閉的了。咱在江湖上，也有這一派名聲，誰不知睡的毒手。他是秃驢，敢來放肆，還能受他的威挾麼？」趙五聽他所言，不禁勃然大怒道：「汝這秃驢，在俺爺爺面前，胆敢花言巧語，不要走，吃俺一拳！」說着左手一起，一個獨立擒王劈面打去，和尙見他動手，也就反臉過來，左手向前，右手向後，用了個關門捉鬼勢，五指分開，便向握他這手膀。趙五一時性急，不分皂白，亂打起來，和尙見了說道：「你這無用的死囚，別走了，四五個來，往便現出這一個模樣，你佛爺爺便怕你不成麼？」當時叱咤一聲，如雷貫耳，兩隻手將兵刃儘對着趙五的手肘，緊緊隔走。趙五本想亂打一番，使他個措手不及，誰知這和尙十分猛勇，不但不能取勝，反而支持不來，加之肚內空虛，早已汗流夾背。正在危急之際，外面黃天霸等人早已到了，見趙五與和尙動手，也不知道原因。趙四欲上前，只見黃天霸迎面上前大聲喊道：「趙五哥，權且住手，俺黃天霸助你一臂之力。」說着袖口一起，取出金鏢，便向和尙打去，和尙正欲擺布，趙五忽聽黃天霸三字，不禁吃了一驚。正思住手招呼，猶如閃電一般，一陣冷風，對命門打下，和尙曉得不好，趕急轉身一扭，左手一起，將那枝金鏢接着，復向天霸笑道：「姓黃的，聞你大名已久，能奈你佛爺怎樣？有金鏢全數打來，若傷俺的毫毛，也不在北道之上。」天霸也甚驚訝，忙道：「咱天霸萍水相逢，何肯遽然動手，只因路途五次見汝這和尙與俺朋友交鬥，特恐互有傷損，因此略施一鏢，以解此爭。咱們皆是久慕，還不知和尙仙山何處到了何幹？」和尙見他如此言語，乃道：「汝問此何幹？汝問那個這君？知和尙的來歷了。」天霸聽了此言，心下愈覺疑惑，趕道：「和尙俗家莫非姓雲麼？」和尙聽了笑道：「汝這言語，也就奇了。難道萬君召的朋友，只有姓雲的一人，此人而外，別無朋友麼？在汝既認識君召，何故又與俺動手呢？」這番言語，反把黃天霸說了疑信參半。只得上前問道：「和尙既言君召，何以他此時不來，抑或途中另有何故，且請說明，俾知底細。」和尙道：「此地非談心之所，若欲問他事件，且命治壺酒來，咱們談論談論。」天霸欲問君召，只得命趙五退了下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五回

遇僧人欣然敘舊

得良友各述前因

却說天霸聽和尙如此言語，只得命趙五退了下去，向着和尙打了個稽首，乃道：「萬君召乃俺至好的朋友，只因前月奔往灑關，日久未回，正深盼望，你老何以知他的底細，且請與我說明。」和尙道：「說來諒也知道，俺非別人，乃普潤是也。自從君召過俺山頭，方知爲瑯琊之事，訪那造樓之人，俺與雲家兄弟交非泛泛，故一同馳往灑關，說明原故。」便將路過黃成的話，前後說了一遍。天霸不禁大喜，乃道：「照此看來，是俺自家朋友了。趙五哥，這店主也是你的朋友，彼此談起，皆有面熟，今令俺作一小東，大家聚談一晚，明早各自行路。」方剛聽說黃天霸到此，不禁肅然起敬，聽他如此言語，隨即走了出來，向着普潤道：「和尙，俺們不知不罪。既然趙五哥在此，又有黃大人吩咐，你老的房飯的銀兩，皆小弟代辦了。」此時店門外的人見他們俱已無事，也就各自散去。方剛將衆人帶到後面，揀了一座大大的席面，請他衆人坐下。普潤先行向天霸問道：「黃賢弟，汝此時意欲何往？君召現病在河南，特命俺到淮安送信，還是得着瑯琊的消息，還是別有他故麼？」天霸將那趙五弟兄行刺的話，說了一遍。普潤道：「飛雲子與黃成分路前去，無非爲這樓圖，非盜取出來不可。今俺既然相遇，何不一同前去，若能裏應外合，俱省却許多事件。」關小西在旁言道：「你老雖急欲成事，在俺看來，還是徐圖的爲是。咱雖未見這齊星樓如何利害，前在沂州鎮時，早已打聽明白。目下大人盼望君召，如大旱望雨一般，仍是請兄台赴淮安送了那信，我等仍在沂州等候。你到來，咱們再行上山攻打。」普潤那裏肯信，說道：「咱們今日遇見方知萬君召的下落，設若彼此相左，有誰再往淮安，咱不知道這機會便罷。既是趙五哥可以爲力，正可相助一臂，何故又往淮安？」天霸道：「既然佛帥不去，咱也不便相強。惟君召病在河南，這便如何處置？在俺意見，請你老前去迎接，同至山東聚會。」普潤道：「這事又何必遙想？此時他病已全好，設若彼此兩誤，徒然耽擱日期，大人面前自有他回去報信的。」天霸與小西見他執意要去，不便過於勉強。早有方剛命小二取出許多酒肴，掌上燈台，衆人入座。普潤道：「俺肚中實在飢餓了，上午那樣饅頭，還要俺十兩銀子，幸虧俺未帶銀子，打了一頓，不然吃你的苦處，還能抵賴麼？」方剛聽了，笑道：「還虧你說得出口，方才與趙五言語，說咱們用你十兩，此時又說出真情了。不然爲你打了一頓，尙是當這白吃的賬目，還無着落呢。怪不得說出家人是菱瓜心，原來你便是這樣。」說着，衆人也大笑起來。彼此開懷暢飲，直至二鼓以後，方才席散。次日早起，趙五便起身，將衆人喊醒。此時連普潤共是五人，別了方剛，卽向沂州進發。且說王朗自賀人傑，二上山頭，雖恃着齊星樓埋伏，心下不無有許多畏忌，因此命人各處去請人。這日正在山頭，忽見嘍兵前來報道：「稟寨主高頭目與黃成兄弟，現在山上，飛雲子一同前來。」王朗聽了這個信，便起身出了方廳，一路奔出山門，早見牌樓前面，遠遠來了一人，當頭一位，雖是高球，後面接着，便是飛雲子兄弟。此時如獲至寶，不禁大聲叫道：「雲三哥，久違多日了，小弟接待來遲，

尙祈寬恕。」雲鶴見王朗出來，就高聲答道：「雲某前因要事在身，以致不辭而別，撫心自問，感愧萬分，今日特來請罪。」王朗道：「三哥說那話來，從前諸多簡慢，夙夜悚愧，自別尊顏，如失左臂。」說着，衆人已到了寨口。王朗見黃成弟已到，也就周旋了數句，衆人向裏行來，不到一刻，進了方廳，大家分賓坐下。王朗向飛雲子問道：「三哥一向何處安身？」飛雲子道：「某自別後，便往瀟西山鐵面閣王胡熊山上，適值家兄雲龍雲虎皆在彼處，身兄相遇，各道由來，多蒙胡大哥十分鍾愛，將愚兄弟留在山中，過了數日，怎奈長安雖好，終非久戀之家，二位家兄欲回故里，故前月復回灑關，不期道路傳聞，言說黃天霸攻打瑯琊山，欲將齊星樓拆毀，因思此樓乃小弟所造，雖然機關震動，也須有精熟之人，方有效驗，特恐寨主用人不當，誤了大事，累及衆人，那時反難對了寨主。適值家兄有南行之志，因此邀同前來，同助一臂。」說着，便指着雲龍說了名號。王朗聽說是飛雲子的兄長，慌忙起身說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大哥光臨，未及遠迎，抱罪之至。」說着，到了雲龍面前，彼此行禮。雲龍也就將路遇黃成的話，細說了一遍。王朗自是權喜，隨即命廚下擺酒接風，衆人入席坐下。王朗便將別後之事，細說一遍。飛雲子接着說道：「小弟造下此樓，除却俺兄弟五人，別無一人可破。賀人傑與黃天霸連來兩次，也算得個大膽包身，但不知受了重傷，隨後會否送命？」王朗道：「天霸來後，現已與施不全回轉淮安。賀人傑二次前來，又聞爲殷龍救了他性命，目下住在左近村鎮，行蹤無定，遷徙頻聞。小弟久想前去，究他下落，先送了此人性命。又恐殷龍非無名之輩，前去不易成事，設若彼此相左，我去尋他，他反上山攻打，那時反誤了大事。因此雖有此意，久久未行。若得大哥相助一臂之力，還慮這兩人不成路鬼麼？」飛雲子聽說賀人傑未曾送命，心下安慰了許多，當時也就唯唯。席散之後，已是天晚，早有那舊時的朋友前來會晤，迎來送往，曲盡周旋，無非爲飛雲子是好手，而且他哥哥初次前來，許多人未曾見過的，格外殷勤款待，彼此談論，直至二鼓之後，方才安靜。王朗揀了一所清潔的房屋，請他弟兄居住。次日絕早起來，雲龍向飛雲子道：「普潤與萬君召馳赴淮安，目下恐未到此，愚兄已久聞殷龍的大名，意欲借此訪一訪，且可將我的細底，告知與他，命他安心等候，俟淮安衆人到此，便破此山，豈不是好？」飛雲子道：「大哥所言雖是，但這山下村鎮，非止一處，知他現在何處，此時東尋西找，設若露了風聲，反爲不美。在小弟看來，不若在此權住數日，先爲打探一番，知道住的地方，然後暗暗的前來，豈不完密？」雲龍本來性急，不等飛雲子說完，便道：「昨晚已經說明，」遂不聽飛雲子所言，便欲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六回

用機謀復見王朗

探消息初訪殷龍

却說雲龍欲去探訪殷龍，飛雲子雖絕意阻擋，全不肯聽。當時起身梳洗已畢，早有王朗前來問道：「兩位兄長不遠而來，實乃閻山之福，但不知三哥有何見教，設使黃天霸等人再來攻打，有何法將他擒獲？」飛雲子知道雲龍阻擋不住，與其隨後露出風聲，爲王朗知道，不若此時見機進言，免得隨後疑惑。當時向王朗說：「寨主但放寬心，既有俺兄弟前來，那怕黃天霸怎樣。常言道：『水來土掩，將領兵行。』」昨晚寨主曾言殷龍父子並賀人傑夫妻，當在左近，俺大哥欲想就此下山去尋找這班寇仇，若能打死他一人，他等便少一幫手。寨主不來，俺兄弟也想說明前去。」雲龍見飛雲子言語就從旁說道：「俺雲龍不到此則已，既上山頭，豈能袖手？寨主有何人識他面目，且請同俺一行，代爲引路。」王朗聽此言語，心下甚是歡喜，乃道：「多承二位兄長的美意，但是路遠而來，理合歇息數天，再爲奉請。此時前去，心實不安。」雲龍道：「吾們以肝胆相照，早遲皆是要前去的，何必如此言語？」當時王朗便命人擺上早點，復請了黃成兄弟，吃了飲食。雲龍別了衆人，帶下幾個引路的嘍兵，下山而去。且說殷龍自救醒賀人傑夫妻，恨不得將齊星樓立時破去，以報今日之仇。無如萬君召前往潼關，不知何日方到，只得等淮安的人來，再爲斟酌。這日人傑與賽花兩人向他說道：「爹爹你在此，孤立無援，設若萬君召一日不來，難道俺們便不去攻打麼？常言道：『人閑思舊怨。』你看這王朗如此聲勢，豈不令人悶煞？意思今日再住山頭，殺他幾個嘍兵也洩了這口鳥氣。咱們在殷家堡獨霸一方，也不在人之下，今日爲這高樓，便束手無策麼？」殷龍聽了此言，連忙攔道：「吾兒有所不知，『強中還有強中手。』」前次一時之忿，便中了他的毒手，此時惟有暫時忍耐，少不得萬君召總要前來。等到衆人來時，其事方得妥當。」正說之際，只見殷勇殷強跑了進來，向着殷龍說道：「方才店內來了兩人，向那小二問咱們可會在此，孩童看那模樣，好像似瑯琊山的嘍兵，不知此來所爲何事？」殷龍還未開言，早有賀人傑跑了出來，高聲罵道：「何處雜種，前來探問俺賀人傑，現在此間，難道懼怕這狗頭麼？」說着便飛身沖了出來，到了店堂，不分皂白，便叫喊起來。雲龍恐又肇禍，趕即隨後追出。只見人傑向小二問道：「你見這兩廝向那邊去了，趕快說明，饒汝狗命。」小二知道他的性急，欲想說出，又見殷龍追出，知他是阻擋的意思，欲不告知與他，猶恐他動氣來，性命不保。當時只得答道：「爺爺，他已去遠了，小人未曾看見，請你再問他人罷。」賀人傑不由分說，登時罵道：「汝這烏珠，也不是個瞎子，方才他兩人明明問你爲什麼同俺撒謊。」說着伸開指頭，將那小二的左手拖出，按着手縫套了進去，便拚力的一夾，只見小二如牛喊一般，已是疼不可忍，只得說道：「他二人是向正北去了，爺爺可快撒手。」人傑聽畢，順手一鬆，只得咕察一聲，早將小二推倒在地，一溜烟飛奔而去。跑了有數十里路，遠近早見兩人在前行走，忽然一個少年回頭一望，見了人傑，隨向那人耳邊低聲說了許多人傑知他是瑯琊山的好細，走上前裏高聲叫道：「汝這兩個雞

種前來爲誰打探。俺賀人傑來也！不要走，吃俺一拳！說着就是一泰山壓頂對那少年打下。你道此人是誰？正是雲龍，同那一個嘍兵二人。雲龍看見人傑動手，隨將身一掀，讓在一邊，早把嘍兵魂飛天外，趕急兩手舉過頭頂，用了個二龍出水勢，將人傑一拳讓了過去，轉過身軀，飛奔逃走。人傑本這個會手，見雲龍站在旁邊，曉得他是試看武藝，當時冷笑道：「俺賀人傑生在江湖，好漢英雄，也不知見了多少，若是不服，何妨戰個高下？」說着，立着身軀，望着雲龍。雲龍也就答道：「朋友，你這話頭說誰，若要動手，俺便陪你。若回你半個不字，也不能在潼關行走了。」這句話，原來雲龍有心說出，令人傑知道。誰知人傑一心好勝，當時便大怒起來，出言罵道：「汝這狗頭，用這潼關嚇誰，爺爺怕你，也不敢來。」雲龍雙拳劈面打來。人傑左脚支在前面，後脚後跟緊靠在股頭，將身倒臥，見雲龍劈面而來，趕將脚尖點定，右腿一掃，緊對着雲龍腰下打來。雲龍隨即向下一蹬，兩手對着靴頭，便想握住。人傑叫道：「不好！」隨即收回腿脚，改了個江心撈月的勢，脚頭向下。兩人在此，你來我往，正是打在一團，門在一處，起了有數十個拳勢，早把個嘍兵看得如木偶一般，正然難解難分。後面殷龍復又追到，見他兩人拚鬥，知對面不知個落脚，趕着上前叫道：「人傑休得無禮，何處英雄前來訪問，俺殷龍來也！」雲龍見對面又來一人，聽他報出姓名，心下不禁大喜。隨即窺身跳出外圍，就望着殷龍道：「咱雲龍此來，正自訪汝來得好，咱兩人見個高下！」殷龍聽他說雲龍兩字，不禁疑惑道：「君召會說是雲家五子，此人自說雲龍，莫非此人便是那飛雲子一類麼？此時前來，特地訪我，莫非其中另有別故？」當時不便問他。忙答道：「你既前來會我，莫說是無名小輩，便是潼關以外的名脚，若回他半個不字，也不知咱的利害。」雲龍聽他已經知覺，連忙笑道：「今日我有事上山，不能在此就攔，非是好漢，明日在此拚個你死我活。」說着，便撒了衆人與嘍兵回山而去。這裏賀人傑與龍殷同聚一處，開言說道：「汝這畜生全然不知利害，可知此人前來，並非與我等尋仇，乃是有益於我，汝可知道？」人傑道：「岳父何出此言？他乃瑯琊山的強人，豈得與咱們有益？若存好意，還與我等動手麼？」殷龍道：「你方才不聽他言，自稱是雲家五子，居住潼關，見咱說出姓名，便爾回山而去，汝試想來，豈不是飛雲子一類麼？」人傑聽了，此真是如夢初醒，乃道：「孩兒既已與他交手，顯見負却他的美意，設若反過臉來，豈不誤了大事？」殷龍答道：「這事倒可無慮，他如不來，又何必約定明日呢！明日到此，汝可勿來，咱與他自有道理。」說着，兩人一路而來，到了店內，嵩等雲龍的消息。且說雲龍回轉山中，早有王朗上前問道：「大哥今日下山，可曾遇見殷龍麼？」雲龍道：「咱因日光已午，腹中飢餓，不便交鋒，只與賀人傑鬥了數十合拳脚。此人在使看來，也不過是尋常之輩，只須明日將殷龍打死，這許多小輩嘍可無慮了。」王朗見他言語，不禁懼喜非常，連聲稱謝，隨命嘍兵擺下酒來款待。他兄弟席散之後，飛雲子向他問道：「大哥今日下山，既已會見人傑，但不知黃天霸可會

在此否？」雲龍道：「愚兄正要詢問，只因嘍兵在旁，不便啓齒，已約定明日相會了。」正說之間，早有黃成進來詢問，不知他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七回

淺見識妒忌雲鶴

亂交戰打死黃成

却說黃成自到山上，見王朗款待他兄弟，不十分周到，暗與黃達說道：「我等也是他命人請來，雖然未曾落後，究不比雲氏兄弟，如花如火，連這合山的嘍兵，皆敬重與他，相形之下，豈不令人可惱！」黃達道：「大哥有所不知，你看山上多少英雄，勝我的固多，不如的也有，所有那周旋供應，也是不相上下，推原其故，大約因這齊星樓是飛雲子所造，故此十分恭敬。」黃成道：「咱們昨日始到這裏，雖未見過，遙想也不甚出奇，據咱看來，飛雲子也不過是尋常之輩，今日他哥哥下山，連一賀人傑也敵他不得，還說什麼今日明日遙想，敵他不過。依愚兄之見，明日稟明寨主，討令下山，將殷龍送了性命，好令他知咱兄弟也不在他之下。若不在這事上現出本領，在此隨聲附和，與那班鼠輩一樣看待，豈不令人羞煞！」黃達聽他所言，也只得唯唯答應。當時二人便到雲龍房內，先向雲鶴道：「三哥造下此樓，真乃驚人出色，小弟雖不曾目親，以衆人誇獎而論，便知此樓是利害的了。但殷龍如此無禮，住在山下，專等人來，見得小覷我輩，若不送了他性命，焉知咱們利害？小弟不防明日請大哥暫歇息一日，待小弟前去會他，兩關三拳，打死在地，好代兩位兄長出氣。」雲龍見他抱這憤勇，無非要王朗敬重的道理，心下不禁動怒。正要開言，早見飛雲子笑道：「黃大哥若能如此，便是王寨主的造化！咱看殷龍，也不過是我輩，有大哥這身本領，還不能送他性命麼？」雲龍見他說出此言，甚爲着急，乃道：「三弟何出此言？殷家堡這座地方，誰不知他的利害，非咱說此大話，除去咱兄弟兩人，若能有入勝他，咱就肯拜下風了。」黃成聽了笑道：「雲大哥，你也太說他了，小弟雖不免你老兄，若以殷龍而論，也是個探囊取物。除去你兩人，並無一人抵敵，設若爲小弟打死，那時如何說法呢？」雲龍道：「你如將他送命，咱便誓不在山了。」黃成道：「大哥何出此言？但願你應了此言，咱也下山而去。」當下兩人各抱憤勇，說定之後，各自分開。黃成專待明日下山動手。這裏雲龍向飛雲子說道：「賢弟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欲令他下山會敵。」飛雲子道：「大哥有所不知，殷龍久著大名，誰不知他手段，這黃成不知進退，欲去，得了下風，是我兩人的體面，諒他也非殷龍的對手。待他送了性命，王朗這廝，也少一幫手，借刀殺人，有何不可呢？」雲龍道：「賢弟之言，甚是有理。愚兄明日便同他下山，使他誦死無葬路之地。」兩人談笑了一回，一宿已過。次日絕早，黃成便起身前來，却巧王朗已到此處。飛雲子首先說道：「黃大哥昨日有言，說殷龍住

在山前實爲本山之害，咱大哥約他今日相會，惟恐手段有限，輸敗於他，黃大哥奮勇當先，出身相助，若不將殷龍打死，誓不在此山中，小弟特稟明寨主，請他施行。」王朗道：「雖承黃賢弟美意，但是此人非無名之輩，萬不可小覷於他。咱這山中於不下有數十好漢，皆聞他的大名，不敢輕易交手。非是小弟阻撓，黃大哥且請在此，共保山頭，小弟便感激不盡了。設若此去，送了性命，那便如何是好？」黃成冷笑一聲，向着王朗說道：「寨主既如此懼怕，除却這齊星樓一無可恃了。咱兄弟不到此則已，既在此間，焉能不稍助一臂？」王朗見他執意要去，只得聽其自去。當時吃了早點，黃成便邀同雲龍下山而去。行了有數里遠，近却遇殷龍劈面而來。見了雲龍，高聲叫道：「雲大哥，信人也，咱殷龍候你多時，今日前來，有何見教？」雲龍恐他說出破綻，當時答道：「昨日放你過去，只因日光當午，飢渴萬分，姑且全汝性命。今日既不知死活，且請放手過來，比個高下。」黃成恐他先行動手，隨即插身說道：「雲大哥，權請住手，咱黃成在此怕他怎樣？」說着，將身一縱，到了殷龍面前，舉起拳頭，當胸打去。殷龍見他來勢凶猛，將身一閃，偏在一邊，正想回手打去。那知黃成萬分性急，見自己一拳未中，右才一舉，肋下捉來。殷龍知他是個冒失的急鬼，不禁哈哈笑道：「汝這拳頭，奈何咱怎樣？」黃成又將右腿打來。殷龍將功夫一提，黃成那隻右腿如打在棉花上一般，棉軟非常，全無痛苦。殷龍見他三下打畢，向他哈哈笑道：「野種由何處而來，在咱爺爺前出醜，不要走，咱也奉敬你一拳。」說着，用了個出水蛟龍，分心就刺。黃成見三下未中，已慌得七上八下，着急非常。此時見他還手，更是躲避不及，隨即綽轉身軀，望上邊一讓。殷龍見他閃躲過去，也是如法炮製，第二次迎面打來。黃成知道他利害，趕急腳跟倒退，離去七八尺遠，方才讓過。殷龍道：「今日休想活命。」說着，兩手舞來，如落花相似，左右前後不住的打來。早把黃成打得個只得招架，不能還手。頃刻之間，汗流浹背。這一拳手脚稍慢，只聽咕察一响，一個筋斗，早跌下裏埃。殷龍趕上一步，左腳踹住他小腹，右手上前，將兩手握定，向他罵道：「汝這烏珠王八，有眼不識泰山，王朗這厮尙不取小覷於我，汝偏恃才逞勇，自尋死路。今日落在我手，存亡死活，在我一人。若欲全你狗命，只須喊咱三聲爺爺，咱便饒汝狗命。」黃成到了此時，不肯放手，只得將兩眼緊閉，聽也處置。誰知殷龍年紀雖大，性情却甚急躁，見他全無言語，使用指頭在鼻梁上一點，只聽噯呀一聲，忽冒出許多鮮血。殷龍復又罵道：「這厮也是個人類，難道是紙扎的貨色麼？方才恃狠，此時便如何不濟呢？」黃成見他如此，又恐打下來，趕急叫道：「爺爺，咱有眼不識泰山，不知你爺爺的利害，且請你爺息怒，從此便回轉本山上。」殷龍聽了，笑道：「你這無恥的狗頭，敢在咱面前說說，既然到此地步，還能全你性命麼？你休得多言，爲我回去。」說着，一手將衣領抓住，向下一撕，胸口露出貫足力氣，連友帶肉，披了下去。早把黃成的胸前，戳了一個窟窿，頃刻嗚呼，死於非命。雲龍見他如此布置，當時在旁說道：「殷大哥，你且散手罷，這個尸骸隨他

在此，咱們還須談正事呢！殷龍聽了此話，隨即站起身來，將手上血跡抹去，舉起左腳，將尸踢了過去，後面向雲龍招呼道：「朋友到此何幹？既由潼關到此，但不知路途上面果會遇見個姓萬的麼？」雲龍道：「此人名叫君召，現已回轉淮安，月內定可到此。此處非聚話之所，且請向前一步，咱們再談。」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八回

抱奮勇兄弟亡身

遇賓朋翁婿得勝

却說雲龍說出君召，殷龍一聽，正是喜出望外。隨他走到後面，有座大大的松林。雲龍向他問道：「請問老英雄何時到此？」天霸可會前來？昨日令塔交鋒，多多冒犯，致祈恕罪。」殷龍道：「朋友莫非是雲家五子內一位英雄麼？」雲龍道：「俺便排行第一，學名叫個龍字。飛雲子乃是俺的三弟。老英雄既到此間，爲何在此靜坐？英名水震，難道爲這座齊星樓，便爾埋沒麼？」殷龍見他說這言語，無非是探他口氣。乃道：「大哥有所不知。常言道：『猩猩識猩猩，好漢識好漢。』若以拳棒而論，俺殷龍在江湖上面，也不致落在人下，只因這齊星樓另有機關，非俺一人可以識。故施大人命黃天霸屢次窺探，皆大敗而回，無非爲暗器冷箭，防不勝防的道理。目下萬君召尚未前來，不知前去潼關，可會將令弟請至？因此靜以待時，專等令弟前來，便可動手。但不知大哥可知令弟的行蹤麼？」雲龍聽了笑道：「老英雄果然名不虛傳，肝胆照人，實爲確實。既承實言相告，俺三弟現已到此了。萬君召與俺們在半途分路，計算日期，久已別了淮安，爲何黃天霸等人尙未到此？一當時便將遇見黃成兄弟，以及君召到潼關的話，說了一遍。殷龍方才知道，便道：『難得令弟仗義前來，既然內裏有人，還怕此樓不破麼？俺們不遠離此客窩，何不前去留飲數杯，細談一會。』雲龍道：『黃成已爲老英雄治死，沿途一帶，皆有嘍兵，此去必定到山前報信，倘或走漏風聲，反爲不美。好此尊寓前已去過，一俟天霸到來，或俺三弟將樓圍盜出，當來報信便了。』殷龍道：『既蒙謬愛，身感盛情。此時且請自便罷。』說罷，兩人約了日期，分別而去。不說殷龍轉回客寓，再說雲龍回到山上，來至牆樓前面，早見黃達大哭而來，見着自己，放聲哭道：「雲大哥，我哥哥死於非命，此仇不得不報，此去不將這股老狗頭拚了此命，也不能洩此仇恨。你老此時回山，命意何在？小弟敢求引路到前面助我一臂。」說着，跌足挺胸，哭跪下去。雲龍見他這樣，心下暗道：「汝兩個狗頭，此時方知利害，咱若助你，也不去訪那殷老。」乃道：「黃賢弟，且勿悲傷，此乃令兄自尋死路。俺昨日便早請過殷龍，非無名之輩，若果交手，定難生還。他反向我動怒，此時既已身死，即使賢哥前去，也難殷龍不得。若說命惶兄相助，如可勝他，方才也報仇雪恨了。在俺看來，賢弟回山中。」另想別計。譬如沒有這無用的哥哥，你還可以誇口，倘再前去送了性命，連尸骸也無人埋葬了。此乃俺金石之

言信與不信聽你作主，愚兄是不能奉陪了。」黃達本想同他去報仇，故爾哭跪在地下。此時聽雲龍這派言語，明是滅鋒於他，直急得三尸冒火，七竅烟生，站起身來，大聲罵道：「雲龍你這雜種，欺吾太甚。殷龍與你有何交誼？如何助他的威力？咱哥哥同你一起下山，死於非命，你倘以義氣爲重，應捨命報復，以報在仇方是好漢的作用。現在怕死偷生，回轉山寨，已算不得個好識，還敢這派胡言，代他說話，難道是我哥哥該死，殷龍的仇是不應報的麼？咱暫不同你多說，倘我哥哥有靈，此去報仇雪恨，那時回到山寨，再至王寨主面前，同你講論。」說畢，大罵不止，一路嚎啕痛哭，下山而去。直至黃成身死的所在，滿擬殷龍在此，拚個你死我活。誰知到前面，除却山上的嘍兵，那殷龍的形影，早已不見。黃達早已燥急萬分，向着嘍兵罵道：「殷龍躲在何處？」那嘍兵見黃達開言如此，只得答道：「黃將軍請勿悲喪，殷龍去此不遠，你老且去尋他，定可遇見。」黃達一聽了此言，不問青紅皂白，一路飛奔而去。跑了有四五里遠，前面不見一人，直是哭罵不已。也是黃達應該身死，殷龍與雲龍會見之後，回至店中，將此言告知襄花衆人，自是歡喜。無奈賀人傑是個火爆將軍，聽黃成被殷龍打死，更是喜出望外，跳舞如飛，出了店外，一路飛奔而去，以便到了前面，加上兩拳，踢上兩脚，倘有嘍兵看守，順手打死幾個，出口鳥氣。正走之間，見路上一人哭罵，口裏說長道短，大罵殷龍，賀人傑那裏忍耐得住，走到面前，高聲喝道：「汝這雜種在此尋誰？咱便是殷龍女婿，賀人傑是也。」說畢，就舉手向前，就是個泰山壓頂，當頭打下。黃達正然嚎哭，忽聽賀人傑正個開言，見頭上一拳打下，不禁吃了一驚，趕着將身軀一偏，一拖讓過，隨即罵道：「汝這不怕死的野種，兩次上山，命在危急，今日還敢來送死，倘不將殷龍交出，代我哥哥洩恨，欲想有命轉世爲人！當時提起左腿，對定人傑的膝下一脚踢來，人傑便用了那運氣的功夫，將兩個卵泡夾在胯下處，將小肚一挺，兩腿撐開，蹬在下面。黃達見他並不閃躲，疑惑他不識這腿法，拚力向前送去。誰知踢在膝下，如棉花一般，見人傑全無苦色，曉得不好，趕着將腿收回，那知已容他不得，只見人傑將兩腿一並，自己的腿脚如入火坑一般，既麻且木，非凡燙人人傑當時笑道：「汝這雜種，還有甚麼本領？此時還不現醜，你既想我哥哥，且請你到陰間相會罷！」說着，舉手將他脚板抓住，用了個開門撥水勢，順手向前一劈，咕察一聲，將黃達送去，有四五尺遠近。隨即一個箭步，到了面前，舉臂將他踏住。黃達此時爲他捧這筋斗，已是魂靈出竅，不省人事。人傑疑他裝腔做勢，一時性急起來，對定他鼻頭上一拳打下，登時血流滿面，白沫直流，復行一拳，送了性命。那幾側看守嘍兵，見黃達去找殷龍，多時不見他回來，知道不是好事。當下穿柳越榆，纔到前邊去看動靜。誰知衆人來時，黃達已死於非命。賀人傑打得性起，再想找了幾個好活活手脚，却好抬頭見樹林內一個人影，隨即穿到前面，追奔而來。可憐那個嘍兵，毫無半點思量，見人傑追來，早嚇得渾身發軟，兩脚提走不得，只得跪在塵埃，高喊饒命。人傑那裏聽見三拳兩脚，

早送他去見閻王。還有幾個嘍兵，早已飛奔上山，進寨報信。此時王朗已在聚義廳上，向那班強寇說道：「愚兄這座山頭，幸得諸位相助，也算得人馬極盛了！倘非施不全與咱作對，命黃天霸衆人攻打，就此領帶兵馬殺奔下山，還恐不成大業麼？無奈天不從願，遇見這個對頭，豈不令人可恨！今日黃氏兄弟與大哥比勝，欲將雲龍送命，在咱看來，恐其無益。但不知此時勝敗如何，那位賢弟前去探聽。」話猶未了，早見巡山的嘍兵飛奔而至，到了檐口，單落膝報道：「稟大王，大事不好，黃寨主與雲龍主下山，被殷龍打死山下，現在雲寨主回山報信，黃達已前去報仇，不知此去如何，快請寨主定奪。」王朗聽了此言，歎道：「賢弟也太爲自滿了，殷龍非等閒之輩，愚兄昨日勸你全然不聽我言，今日死於山前，令我又失一臂，助豈不令人可惱！」話猶未了，早已見雲龍走來，向王朗說話，不知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百九十九回

莽和尚嚇倒老村夫

名秀才禮接黃總鎮

却說王朗見嘍兵報信，知黃成爲殷龍打死，正在廳前歎息，直見雲龍到了裏面，向着自己說道：「黃賢弟不聽我言，致有身死之禍，愚兄自愧無能，代他報仇洩恨，此罪難恕，但不知黃達下山勝敗如何，快請寨主定奪。」王朗見雲龍如此言語，急忙道：「此非大哥之過，乃黃成不聽人言，致有今日。殷龍武藝本是高強，大哥尙不能勝他，還有何人敢去？」正說之間，又有嘍兵來報說：「黃達爲賀人傑打死。」王朗聽了此言，不禁滔滔淚下，大聲罵道：「汝這死囚，咱與你有何仇恨，兩次三番與我作對，今日又將他二人打死，此恨此仇，何時可洩？」隨向雲鶴言道：「自從賢弟造下此樓本擬共圖大事，不意賀人傑這班小輩，如此英雄，若不除却此人，老弟英名，豈不挫滅？目下樓已造就，所有機關，皆按圖行事，賢弟能再助一臂之力，就此下山，將殷龍治死，這山上威名，便可大振了。」飛雲子聽了此言，正是合了意見。當時乘機說道：「寨主不必焦急，常言道：『欲速不達。』又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黃巨身死，雖是可恨，若以一朝之忿，就此下山，二虎相爭，必有一損。假若勝不得殷龍，這座高樓，誰人可守？在俺想來，仍然靜以待動，今晚同寨主上樓，復將原圖取出，將各處埋伏，細看一番，咱想施不全必不肯干休，且晚之間，定有人來攻打，那時等衆人上山，將埋伏發出一戰，而獲送了他性命，豈非上策？」王朗本是個草寇，聽飛雲子這番言語，猶如至寶一般，連聲說是，只得命人下山，先將黃成兄弟尸體抬回，買棺收殮，不表飛雲子騙取樓圖，單說趙五與天霸等人在方剛店內，過見普潤，一路奔沂州而來，行了有兩三日路徑。這日響午時分，正擬尋店飽餐，忽然東北角上一朵黑雲，從空而起，普潤道：「黃賢弟，你看這天色要變了，咱們趕快前進，找個食店飽餐一頓，等這黑雲散去，然後大家趕路。」黃天霸與趙五抬頭一看，果

然黑雲飛佈，湧滿上來。正說之間，但聽颯颯風聲，飛塵撲面，知道有了雨意，趕即往前奔走，未到半里之遙，早已滴滴傾盆，大雨如注，所有衆人衣服，已有濕透淋漓。只得冒雨往前行，復走了一里遠近，腹中已飢餒萬分。忽見松林外面一帶高牆，像個大家莊防。黃天霸首先說道：「你看前面一座人家，定是一個財主，不然這帶莊院，定不會如此闊大。咱們且一同前去，說明來歷。若莊主聞咱大名的，留此莊內暫宿一宵，也未可定。」普潤道：「你們在此守候，等咱一人前去，包令你好酒好肉，吃個快活。」說罷撒開大步，一路冒雨而去。天霸見他是個渾人，心下只是好笑，也只得隨後走來。誰知普潤到了前面，見莊前有個小孩，同一蒼髯老者，站在莊門裏面，指東畫西的閒談。普潤看在眼內，不禁動怒起來，心下說道：「咱們等如此苦惱，這般大雨，還在大路上趕路，腹中如此饑餒，這兩個狗頭，既看見我們冒雨而行，論理就應將我請進，即擺出酒飯，給咱們飽餐一頓，方是道理。他偏全然不睬，閒嚼他娘的皇天，明是看老子的窮像了。你既這樣，且待咱嚇你一嚇，好令你知咱手段。」當時一聲叱咤，一個箭步，穿過麥場，高聲罵道：「你這兩個狗頭，在這裏說甚麼，咱乃雲南普潤是也，快去通知主人前來迎接。如若稍遲，先送汝兩個狗命。」說罷身軀一落，却巧站在老者面前。老者正看雨景，不防着胖大和尚站在面前，如支壇一般，只聽咕察一聲，栽倒在地，嘴裏直叫：「大王饒命，饒命。」普潤見了這樣，心下實是好笑，罵道：「汝這狗頭，且沒有眼烏珠，咱乃路過和尚，誰是大王？」小王：「那人聽見，方才定心。」佛爺爺今日來得不巧，若是往常，莫說募化齋飯，便是起廟，也可隨緣助施。咱們主人最喜佈施，每年用够一千八百，只自出了好心，沒有好報，遇見這般強盜，鬧得人神不安，現在主人主母正在上房痛哭，誰敢進去回稟。連咱們午飯還未到嘴，那裏有齋飯與你吃？」普潤聽他所言，却知是有了緣故，忙道：「汝的主人姓鼓，爲什麼受強盜囉唆？可知咱這身手段，要與強人爲難。若你主人請我吃頓齋飯，並我朋友們一起前來，包管你安然無事。」那老者聽他這派言詞，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問道：「和尚你法衆何名，那方人氏，可真能拳強盜麼？」普潤見他不肯相信，忙道：「你這老奴說咱撒謊，且令你看個見證。」說畢，舉起袍袖，走到場前，兩手一伸，舉起兩個極大的石滾，前三後四，亂舞了一回，然後一齊摔下。忙道：「你兩人可能相信？若再不爲我通報，便將你兩人當着強盜，看你怕不怕。」那老者到了此時，早已魂飛天外，忙道：「佛爺息怒，咱且進去稟明。」正說之間，後面黃天霸等人已到了門外。普潤便將方才的話，告訴衆人。天霸道：「這也難怪，老者想必這左近地方有什麼草寇爲害。」隨即向老者道：「汝且進去報知主人，這淮安漕運總督施大人標下，有個黃天霸求見，他便知道了。」那個人聽了此言，先將黃天霸上下望了一眼，然後嘆聲一聲，跪在地下，忙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你老可是隨施大人那個黃總兵麼？今日前來，該應我主人可以脫難了。且請在此稍待，容小人進去通報。」說畢，站起身來，匆匆進去。普潤

向黃天霸問道：「咱也不少半個鼻孔，一對烏珠，爲什麼與他說話，他說我是個強盜，酒得如黃牛倒地一般？一見你來，如便此模樣，豈不令人氣煞？」天霸聽他所言，心下實是發笑。還未開言，早見那個老者，領着個中年客官，迎走出來。高聲說道：「在下莊野村夫，不知大人駕到，有失遠迎，抱罪之至！」說着，舉手一恭，便請天霸入內。天霸也就還禮，回答道：「某等昧冒，造府實因大雨傾盆，難找客寓，故而至此。但不知尊兄高姓大名，初次識荆，有勞遠接。」說着，也就進了莊門。後邊趙氏兄弟、普潤等一齊入內，到了廳前，分賓主坐下。天霸開言問道：「尊兄住居此地，想必是自耕自種，樂享田園，何以與人家去結了仇恨？」那人裏他詢問，不禁長歎一聲，道：「大人有所不知，且待老拙細稟。村夫姓李名根，祖父道榮，乃落第的舉子，只因未讀史治，不願爲官，遂以舌耕度日。到了晚年，積蓄得數百餘畝地，在這地方，置下薄田，先父遂勤勞耕種，日有餘資，以致家業日進。老朽苦守祖業，早年博得一衿，左近鄉人便以李秀才稱我。目下年登花甲，膝下只有一女名喚秀英，只以擇壻大苛，尙然待字，不料上年有一夥強人名叫爬山虎、秦明，在這莊東蝦蟆山中，結夥爲盜，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地方官屢次出差捕獲，無奈他人名地廣，捕他不。得。老朽莊上也來借糧數次，誰知前月初一，這秦明前來送信，他嘍兵說：「他家寨主近奉沂州府瑯琊山王朗之命，請他上山聚義，共圖大事，只因自己尙無壓寨夫人，聞得你家小姐尙未婚配，因此命我等通知，擇定初四日行聘，娶你家小姐，做個壓寨夫人。」說畢，不問老朽行與不行，轉身就走。可憐老朽聽了此言，如半空中打了個霹靂，老朽這門第，也是清白人家，何能以強盜爲壻。至初四日，便前來行聘了。」說罷，不禁放聲大哭。不知天霸聽了此言，如何處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回

饒和尚努力加餐

渾強盜豔裝入贅

却說李根說了一派言詞，不禁放聲大哭。天霸連忙說道：「尊兄且勿悲傷，某等作宰爲官，豈除的強人惡寇？此時既知這事，斷無坐視不救之理！汝但直說不妨。秦明初四日行聘，那時你如何處置呢？」普潤不等李根開言，連忙插言說道：「李根，你還自稱是秀士，連這人情世務，全不知道，也難怪秦明欺負於你。咱們冒雨而來，爲的是腹中飢餓，想問你討頓飲食，大嚼一餐。此時請咱們進來，只顧你說長道短，我腹內亂响亂叫，便不聽見，這不是你不識時務，俺與你明講，你們將大盞酒，將大塊肉，堆盤滿盞，請俺們吃頓舒服飯，莫說一個秦明，便是十個秦明，也要砍爲肉醬。」這番話把個黃天霸說得發笑起來，只得向李根說道：「某等冒雨造府，實因腹中飢餓，尊兄既稱慷慨，且命廚下略備一餐，加倍算給便了。」李根聽了此言，連忙起身說道：「老朽因見大人前來，如撥雲見日，遂將所有冤情，盡情告稟，以致累諸位老爺挨餓，有罪有罪！」說畢，隨命人到廚下去取酒肴，頃

刻之間，早擺得滿桌。李根遂請衆人入座。普潤最餓得利害，當時也不謙讓，伸出五爪肉釘，夾了五塊魚，揀了半塊肉，後又取了幾個饅頭，擠作一團，張開大嘴，向裏面一納。只見他如狼吞虎咽一般，一連幾次，早吃得乾淨。趙五弟兄見他如此吃品，遙想吃得不過，不如不吃的爲妙。那知普潤仍然未飽，復向李根說：「你這老漢也太慳吝，常言道：『在生不飽，強如活埋。』這飲食也不是喂貓喂狗，先前不吃的時節，也還可以忍餓。此時將饑蟲引出，正吃得高興，已早乾淨，豈不令我受罪麼？你如要咱們去捉強盜，照這樣的飯菜，再取十桌，包管你一件不剩。那時吃得愈多，力氣愈大，那怕有上千上萬的強盜，包管你捉乾淨。」李根見他這樣，直嚇得搖唇鼓舌。復又命人如數的取出酒肴，請衆人飲食。普潤吃畢之後，捧着肚皮，十分高興，遂向李根說道：「咱們無功不受祿，且將秦明行聘時，是何情形，與咱說明，好代你活捉強盜。」李根道：「老朽自他送信之後，心下正無主意，那知初四日早間，便先來兩個強人，一個名叫賽活猴孫五，一個名叫惡老虎高三，說他前來爲媒，所有聘禮，隨後便到。當時老朽想反過險來，恐怕全家沒了性命，只得忍氣吞聲，出廳迎接。不多一刻，果然大吹大打，無數的嘍兵，抬着牛羊綵緞，到了廳前一齊放下，轉身就走。那孫五同高三，也就起身言道：『秦寨主擇定八月十五日爲上吉良辰，前來出贅，尊處所有陪奩，就此趕快備辦。』說畢也是不分皂白，回山而去。這夥強人，全不知天理國法，說將出來，便做到這地步。可憐我女兒得了此信，兩次三番尋死覓活，老朽的妻子，也是哭得死去活來。今日是八月初十日，離十五還有五天，那時他前來招贅，叫我如何處置？因此爲這件事，想不出個主意。不料大人忽然到此，真乃萬分之幸！大人能伸了此冤，除去這大害，不獨老朽感激不盡，便是這左近地方老幼百姓，也是感恩佩德了！」說畢，便向天禱叩頭不已。潤普哈哈大笑道：「俺道他是要娶你女兒，既是他要來入贅，這也是他倒運了。不瞞你說，我也同他一類，從前在山寨裏面，那娶壓寨夫人，如此這般，吃了那一次的毒手。秦明這事件，也與從前彷彿，咱也用這條妙計，請他受用，汝看妙與不妙？」趙五等人大笑不止。乃道：「怪不得你老做了和尚，原來受過這苦楚，方才削去頭髮。既然如此，咱們便在此等候數日，除了這地方大害，那瑯琊山上也少一強人，豈不是一舉兩得？」黃天霸也以爲然。李根見衆人如此，自是喜出望外。隨命人收拾了三間房屋，取出衣服，請衆人穿換。當晚又備了酒肴，爲天霸等人接風。這許多閑話，權且不表。却說黃天霸到了十四晚間，向李根說道：「明日便是十五，咱們與秦明交手，若不將他擒住，更是火上加油，歸罪也。你動手之時，又恐汝女兒懼怯，不知在這左近地方，可有閒屋，且將汝女兒妻子先行躲避等秦明前來，汝與他略見一面，等到送房之後，汝便趁此躺去。隨後之事，汝且不問，只聽有了鑼聲，然後再回轉家兄。」李根連連稱是。只見普潤笑道：「俺這個胖大和尚，敢做新人起來，也不十分醜陋，但是他進了洞房，汝等要超先打個暗號，不然爲他看出破綻，那時便爲禍不淺。」天霸道：

「這事咱自理會。咱們定個條例，在房外捉他不住，咱們三人這責任；若進入洞房，擒他不得，這便歸罪於你。」普潤道：「這箇主見也好！」說畢，當晚李根便將妻女送至別處，二鼓以後，方才回來。廚下備了酒肴，爲天霸、普潤、四人助威，直吃得明月西沉，方才席散。次日早間，也照着辦喜事一般，前前後後掛燈結彩。到了午後時分，普潤便飽餐一頓，然後換了緊身短襖，腰間藏着利刃，進了內堂。早有兩個大膽的僕婦，命普潤淨面漱口，換了裝束，在床沿邊上，等秦明進來。外面天霸、趙五等人，早有李根送出三套衣衫，命他三人換上，扮作儒士的模樣，好陪新人。所有那莊漢長工，無不分派着執事。直至日落時分，遠遠的聽人聲喧嚷，鼓吹齊鳴，早有門丁進來稟報道：「離此約有里許，有頂綠呢花轎，前面許多執事，大吹大擺，向莊前而來，想必便是秦明了。」天霸聽了此言，恐他們臨時慌忙，刀道：「汝且前去等候，等他到了門前，然後再來報信。」正說之間，聽門多一片人聲，爆竹聲音，到了裏面，說是媒人來了。天霸見不是秦明，只得耐着性子，整束衣冠，同趙五迎了出來，向着高三一揖。高三也不意天霸在此，當時同至廳前，敘了寒溫，分賓坐下。却巧李根正在裏面，聽說媒人前來，也只得出來，與兩人見禮。接着門外大炮連聲，人喊馬嘶，紛紛而至。高三知秦明已至，隨即迎了出來。到了門前，但見許多嘍兵，擁着大旂金扇，後面也有許多少年幼童，披紅插花，兩邊開道，直至莊屋前面，排立兩旁。當中遠遠的來了一匹五花大馬，白銅鞍轡，五色爭光鞍轡，上一疋大紅綢緞，打了十字兩朵團珠，掛在後面，上面坐着秦明，也是滿身的大紅，紅襖、紅袍、紅帽、紅靴，遠處看來，猶如火星菩薩相似，不是個財主官人，還是個覺門秀士。當日秦明說道：「俺做了他女婿，若現出強盜的本相，不但他們見我，恐怕俺夫人看見如此，就要嚇殺了。你是見多識廣，喜事裏的規矩，諒該知道，且待我配一身簇新的衣服，預備應用物件。」高三聽了這言語，那裏去知什麼，乃道：「這事大王不必過慮，包管在咱們身上。常言道：『大紅大綠，婚姻成熟。』咱們賣場中，雖忌的紅色，無奈那個綠衣綠帽，穿戴起身，大不雅觀，還是紅的爲佳。」秦明當着他真個知道，聽了哈哈笑道：「你也太無禮了，你明知喜事，要穿紅色的衣服，偏先說出綠衣綠帽，穿戴起身，咱的夫人尚未娶來，那裏派戴綠帽子呢？」此時到了莊前，早有嘍兵放炮連天，奏樂之聲不絕于耳。李根見他這般惡相，早已渾身發抖，站立不住，嘆聲的朝下一跪。秦明不知他爲害怕所致，疑惑他是跪接自己，當時在馬上相見，趕着撇了鞍鞭，飛下坐騎，高聲呼道：「岳丈請起！小婿初次到府，理合登堂拜謁，下了全禮，方是子婿的道理，何敢勞岳丈如此，是不將令小婿折煞麼？」說着，便走上前來，一拉李根。不知李根之後，其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一回

華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誤逢和尚

却說秦明來拉李根早有高三將他扶起道：「秀士何必如此，女婿乃是半子，理合入內受拜。」說着，便命從人升炮，將秦明李根一齊邀入廳上。李根心下直是亂抖，只得大着膽量，向秦明說道：「大王乃一世英雄，入贅寒門，已萬分之幸，何敢自居長輩，受此重禮。」高三那裏肯聽，早命秦明拜了四拜。廳下鼓樂喧天，倒也十分鬧熱。黃天霸與趙五弟兄，早已換了裝衣，扮作文士模樣，儒冠儒服，站立階前。此時見秦明行過儀注，當向前作了一揖，命人奉過蓮茶，請秦明上坐。但見他身高八尺，向外黑漆的面目，一雙底眉，兩個銅鈴眼，高鼻闊口，腮下一部短鬚，醜陋之中，露出殺氣。他也不知是天霸等人，見他文士衣服，心下暗暗笑道：「這兩個杆爛腐儒，居然大膽前來陪我，俺且用兩句話嚇他一嚇。」隨向天霸說道：「這兩入尊姓何名，兩臂有多大臂力？每天能殺幾人麼？」天霸見秦明如此言語，明知他來嚇自己，乃道：「某等乃文墨之士，不知殺人。大王若肯教傳，十日半月，照着大王頭顱，即多幾個，也可殺去。」秦明見他這樣，也不知有意罵他，乃道：「秀士，你也不知利害了，殺人兩字，乃性之所致，豈是傳教而來，你若要俺教你，等俺花燭之後，一同到俺山上，看俺殺人如何？」天霸道：「大王說不會殺人，今日便想顯手段，不知大王果懼怕麼？」說着，大眾也大笑起來。趙五道：「黃賢弟又發狂論了，常言道：『書獸造反，永不成功。』也與你殺人的一樣。」李根此時恨不得將秦明送進裏面，早早完結他性命。當時說道：「今日天已不早，廳前備下酒肴，且請大王聊飲數盃，然後送入洞房，與小女百年和合。」說着，便請衆人入座。天霸與趙五有意將秦明灌醉，入座之後，任意傳杯，你三拳，我五杯，上了四五個大菜，秦明已有了五六分醉意。高三在旁笑道：「大王今日花燭，酒量不可使盡，黃秀士可看主人薄面，少敬一盃。」天霸想他爛醉如泥，前去擺佈，忽見高三插言攔阻，暗道：「你助紂爲虐的強盜，他本人已情願如此，你反這般講究，若不將你灌醉，也算不得俺手段。」乃道：「高寨主所言雖是，今晚乃吉日良辰，理合開懷暢飲，不必無禮，你既恐大王昏醉，你何妨爲大王代飲呢？」說着，滿斟一盃，遞了過來。高三不好推却，只得一飲而盡。接着趙五、趙四，也是如此。於是你來我往，有半個時辰，早將兩個媒人醉得如泔塑木，雕相似。秦明雖有了幾分醉意，只因一心好色，恨不得立刻入內，心下尙是明白，向着李根說道：「岳父年邁，理當安息，令嬾想也盼望，何不就此散席，且小婿酒量太淺，設若誤了佳期，反恐令嬾不懌。」說着，便想起身進去。天霸見他要走，恐他進去看出破綻，心下正然着急，却好李根女兒的乳娘，甚爲伶俐，見秦明尙未大醉，趕着上前道：「老奴奉小姐之命，轉告郎君，請郎君多飲一盃，以助興致。因喜事吵鬧，小姐身體柔弱，送房時節，不能奉陪，故命老奴代敬一盃。」說着，取過大斗滿斟一盃，奉敬過來。秦明聽說是小姐之命，樂得心癢難熬，忙道：「多謝小姐，這酒是該飲的。」伸着兩手，接過一盃，飲而盡。乳娘又是兩手斟來，秦明俱皆飲下。誰知這裏面放下麻藥，頃刻之間，醅酌大醉。天霸想此時就結果他性命，無奈他帶

來的嘍兵，俱在廳下，只得令人奏樂，將秦明送入裏面。一面命趙五兄弟攔着腰門，自己同他直至裏面，向着那幾個隨身嘍兵說道：「你家寨主，今日花燭，這裏面無須招呼，外邊備下酒肴，汝等且出去飲酒，待你寨主醒來，呼喚再來。」四個嘍兵見秦明如此吩咐，如獲至寶一般，忙道：「小人便奉命飲酒，若寨主傳喚，且請秀士方便。」說畢，便一齊出去。秦明惟恐他假裝醉，仍是照着送房的儀注，爲秦明收拾。秦明此時甲外進來，已有好一刻工夫，嘴裏雖醉得不能開言，心下却半醒明白。見秦明命了兩個女僕，掌着兩張燈，在前引路，到了洞房門口，見裏面直是黑漆，一點燈光沒有。不由的含糊問道：「俺今日前來招親，正夫妻完娶之日，爲何這裏面沒有燈光，難道你家小姐不在裏面麼？」秦明聽了，正吃了一驚，忽見方才這個乳娘答道：「寨主你也太粗鹵了，我家小姐乃金玉之體，蘭蕙之姿，從來在閨房裏面，不見生人。今日寨主前來，雖是夫妻，初次見面，總有點羞答答的，故命老奴將燈熄滅。寨主進去，脚下放穩一點，不要驚嚇了小姐。」秦明聽了，笑道：「咱們既爲夫妻，還有什麼害臊，既然如此，俺便輕輕走路便了。」說着，如踹死螞蟻一般，走入裏面。此時普潤躲在床上，吃了滿肚的黃酒，將上下衣服脫個乾淨，直挺挺仰在床上。聽見秦明進來，當時也不聲張，先將那口戒刀，順在手內。但聽秦明嘆咤一聲，將門闔上，嘴裏咕咕囁囁的說道：「我的嬌嬌滴滴的心肝，魂靈兒爲你想殺了俺這樣一個山頭，金銀財寶，那件沒有？現在瑯琊山寨主王大爺，那裏又約我共圖大事，他如做了天子，我至少也封個王爵，你那時還不是隨心所欲？今日你我夫妻，非親親熱熱的不可。」說着，又聽見將外衣脫去，一連脫了幾件，遙想也是個赤身。走到床前，兩手將床沿邊一摸，却巧普潤直挺挺睡在那裏，那隻手巧摸在他大腿上面。秦明哈哈大笑道：「我道你衣服未脫，那知道在此等候了！」說着，便將磕膝跪在床上，一個硬梆梆的傢伙，便想搖動。此時普潤實在忍耐不得，左手向前一伸，揪住那個巨貨，身體向上一拗，高聲罵道：「你這狗強盜，道俺是誰，還不代我滾去！」說着向外一摔，直聽吱噉一聲，秦明早跌了下去。秦明知道有了變局，趕着在地拗起，直奔前來，以便開門逃走。普潤那裏容他跳下床來，便是一刀，黑暗中砍去。秦明幸是一個會手，聽見刀風到了身上，趕向左邊一讓，伸手摸個物件，可以招擋，却巧窗樞裏面豎着個面盆木架，提在手中，便上下左右亂舞一陣。無如木架甚大，房間裏地方狹窄，雖然有這伴手傢伙，不是碰了這件，便是打倒那件，全然不能順手。二來有幾分酒意，加之由外面亮處進去，黑暗之中不分皂白，比不得普潤本在黑暗處看，尙有個地步。兩人亂打一會，此時天霸在外面早聽兩人動手，遂趕着脫去長衫，拔出腰刀，跳了進去，高聲喝道：「汝這無名的草寇，俺黃天霸是也，還不代我將頭獻下！」當時劈門進來，前後攻殺。秦明聽是黃天霸三字，已嚇得魂不附體，架開單刀，便想奪門而去。不知秦明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二回

貪女色秦明被獲

重友誼洪魁報仇

却說天霸劈門入內，便是一刀砍去。秦明到了此時，酒已嚇醒了幾分，聽是黃天霸進來，那裏還敢怠慢，赤條條舉起木架，左遮右隔，護着週身，想從房內跳出。無奈普潤不肯稍讓，大罵道：「汝這狗頭，望那裏逃去！吃我一刀！」只聽索的一聲，秦明股頭上早砍中一下，登時血流不止。手內又無兵器，眼望着明處，外面不見一個嘍兵，知道爲他所算。一時氣冲牛斗，向着普潤罵道：「俺道你是個三頭六臂的天將，原來是一無恥的禿驢，頂短着人家婦女，你也不知羞恥。俺今日不將汝這禿頭取下，也不知俺手段。」說着一個穿簾燕子，跳出房外，反將那個木架摔去，兩個拳頭擺出門路，專等他兩人的刀來。普潤先是在黑暗之中，料他不能取勝，現在到了外面，推恐他就逃走，不住的戒刀一路砍來。秦明兩個拳頭，直向命門打去，欲要砍中，難乎其難。天霸到了此時，也只得將金鏢取出，大聲喝道：「狗強盜休得逞強，俺寶貝來也！」左手一伸，早打中他的肩上。秦明正與普潤對敵，不防着一鏢打來，哎噯一聲，跌了下去。普潤用脚踹定胸前，順手一刀，將他陽物削去，然後取過繩索，網綁起來。此時趙五兄弟在腰門外面，聽見裏面响動，知已動起手來，也就命人將莊門緊閉，拔出腰刀，向那許多嘍兵喝道：「汝等這班鼠輩，胆敢助紂爲虐，良家婦女搶虜上山，還有什麼王法麼？俺乃漕運總督，施大人標下黃天霸總兵的先鋒，趙五老爺就是也。秦明這狗頭已在後面，爲黃天霸擒獲，眼見得死在目前，汝等隨他前來，亦斷無生命之理。但汝等無非左近百姓，爲他偏入山上，入夥爲寇，若果一律誅殺，俺也居心不忍。汝等山上還有幾個寨主，共有多少強人？王朗幾時招秦明入夥，從實說來，便饒汝狗命。若有一句虛言，頃刻死在刀下！」說畢，與趙四各舉腰刀，飛舞在手。那許多人聽他這派言語，早嚇得鼓舌搖唇，深想兩個媒人醒來，好將他兩人敵住，便可各自逃命。言還未了，後面沖出個胖大和尚，持着大刀，向趙五說道：「那個狗頭已爲咱們獲住了，這裏還有何人，還不代俺動手？」說着，前飛後舞，如砍瓜切菜一般，早殺死有十數個頭目。其餘嘍兵早已跪下哭道：「佛爺爺饒命，此乃高三一人主使，不干我等之事。我等皆是秦明擒上山的，三日一打，五日一抽，不得已顧了這性命，順他做個嘍兵，心中實在不願。現在山上還有兩個寨主，一個叫八大刀洪魁，一個叫冷箭王傑，此二人皆是秦明結拜的兄弟。老爺們若饒我等性命，就此回轉山中，將他兩人誘來，爲老爺擒住，將他置之死地。」接着，天霸也喊了出來道：「趙賢弟，汝且進去看守，那強盜俺有話問這班強盜。」當時也就照趙五所說的話，問了一遍。普潤說道：「還說你是個內行，連這打草驚蛇，尙不知道，讓他們回去，豈不與俺們有礙麼？汝既放他前去，咱是不能饒過的，且留下一件寶貝，做了記號，方知道俺的手段。」說畢，把那些嘍兵耳朵

每人割下一隻，命他回去報信。這裏天霸等衆人去後，知道山上必有來人報復，趕着將秦明推倒廳前，結果了性命。然後傳齊莊漢，各執傢伙火把，一路迎去。行了有半里之遙，早見遠遠來了兩匹坐騎，燈珠火把，蜂湧而來。但聽他高聲叫道：「黃天霸你殺俺哥哥，俺洪魁來也！」天霸見敵人前來，趕着命莊漢排立，兩旁執着腰刀，當先罵道：「狗強盜既聞俺的大名，便應束手就縛。秦明已被殺死，汝是何人速來納命！」洪魁見說是天霸，也不分皂白，按定鞍韁，一刀砍下。天霸見來得利害，也就貫了足勁，一刀揪去。洪魁見殺他不得，登時喊叫連天道：「黃天霸，汝這無情無義的匹夫，咱們綠林朋友，待汝不薄，汝乃殺死盟兄，偃死盟嫂，隨那施不全做了這個烏官，與俺綠林作對。今日前來，又將俺大哥騙醉，殺死莊前，此仇如何可恕！來得好，看刀！」說罷，隨將大刀砍下。先前黃天霸見他這樣利害，疑惑他是個好手，此時幾刀砍來，順手揪去，也是個無用之輩。到了七八刀上，拚力一刀，隔在旁邊，向着洪魁罵道：「汝這不知死活的強徒，俺在北海道上，也不知遇了多少英雄豪傑，誰不知俺大名。汝這一口大刀，只能殺得他人，奈俺天霸怎樣？」王朗山上還去過數次，况汝是他的夥伴，不要走也，吃俺一刀！」說着，開了個蛟龍出水勢，對定洪魁胸前刺下。洪魁見他還手，在馬上說聲：「來得好！」响亮一聲，拚力揪去。天霸怕他再來還手，隨即取出金鏢，左手執刀，向馬頭砍去，右手一起，早已放去。洪魁正揪過一刀，及見他一刀砍來，忙將馬頭一擰，意欲向左邊讓。誰知道一道金光，早到了面門之上，曉得不好，哎喲一聲，未曾喚出，臉上早中了一下，登時疼痛萬分，栽於馬下。天霸正要結果性命，忽聽有人喊道：「黃天霸，休得逞能，普也有寶貝來也！」說着，也搜的一聲，對太陽射來。天霸是慣走北道的，豈有不知道這暗箭連忙將身子一偏，將一支冷箭讓過，原來便是那個冷箭王傑所放。王傑到了面前，對天霸說道：「俺們兩人還是門拳脚的工夫，不準門那個暗器，大丈夫去明來，說定在先，隨後便沒有反悔的！」天霸道：「汝乃無名的小輩，俺若聞言，便說欺汝這小輩，馬上步下聽汝便了。」王傑當時跳下馬去，舞動雙劍，便同天霸交手。特此一來一往，約有十餘個回合。天霸見勝他不得，心道：「此人本領不在俺之下，若能將他收服，做個內應，豈不是個上策？」當時將刀一隔，說聲：「且住，俺與你有話講。」王傑見他住手，也就站定，說道：「黃天霸，你莫非鬥俺不過麼？」天霸道：「汝且勿得猖狂，俺有一言問汝。咱在這北海道上，而非止一年，好漢英雄，無不知道，汝可知俺的名姓麼？」王傑聽了，笑道：「汝的姓名，豈有不知，連汝的忘恩負義的事情，全然知道。綠林中誰不罵你，回虧你不知羞愧，前來問人，休得多言，從速動手！」天霸道：「俺也不懼怕你，何必問你這閑話。但汝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也是綠林出身，何故不做這買賣呢？實因有個緣故，人生在世，不過一忠孝節義禮義廟恥，這八個字。自從江都任上，直至如今，不知幹出許多要案，因此皇上加恩，做了總兵官職，即便此時爲汝殺死，後人議論，皆說俺爲地方上除害。俺看汝周身本領，也不

在人之下，與其同王朗一類，遺臭萬年，何不及早回頭，改邪歸正。倘得一官半職，封妻蔭子，爲祖爭光，方不虛生一世。汝且仔細思量，是與不是？」這番話，早把王傑說得啞口無言。心下想道：「俺聞施不全，實是個清官，只因仇人太多，以致屢次爲人謀害。俺若投在他麾下，少不得立了功名，封官就職。此時既有這機會，何不趁此投順呢？」當即問道：「天霸你這派言詞，俺也知道。但是俺這山中不下有數千餘人，即便依汝所言，一時如何遣散呢？」不知天霸聽了此言，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三回

施暗器普潤受傷

進讒言雲龍動怒

却說王傑聽天霸一派言語，心想歸順施公，乃道：「既大人有心提拔，人非草木，豈不同頭？大人可先上敝山，將秦明等尸骸埋葬，然後將嘍兵遣散，所有資財送回淮安。咱們一同齊赴沂州，到王朗山中，做個內應，不知你意下如何？」天霸聽了大喜，忙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俺便與你上山便了。」說着，便命那些莊漢，在山下等候。自己將一口腰刀，撇下單身在前，一路而去。到了山寨，王傑便請他上座，拜了兩拜，便道：「咱王傑雖是綠林草寇，也知順逆利害，雖得大人如此婆心，便是俺之出路，所有事件，全憑大人作主了。」說着，到了後面，先將人名冊籍，並糧草帳簿，送在天霸面前。天霸命他將山上頭目，先行喊來，將洪魁秦明犯罪該死，並王傑改邪歸正的話，說了一遍。然後道：「汝等雖目前爲寇，從前也是良民，無非爲秦明這狗頭逼迫所致。但是本總兵寬其既往，將這資財分給汝等，去惡從善，可速三思。」話猶未了，早見閣山的嘍兵紛紛而至，高聲道：「大人開恩，情愿回去歸農。」說着一個個跪在檐前，同聲感戴。天霸當時便喚了兩個老年頭目，命他接名散放。擇定後日，各自回家，放火燒山，以除大害。此時天色早已大亮，普潤在李根莊上，看見秦明等人已死，所有嘍兵非殺即剝，剩下許多酒肴，也無人吃。普潤想道：「咱悶在那個房內，連聲音不敢响動，肚皮中飢得如牛鳴一般。這些雜種留下這許多酒肴，何不吃他一飽，然後再追了出去，助天霸，豈不是好？」當時就狼吞虎咽，喫了一飽，隨即提刀飛舞而出。誰知他躲在後面，乃是赤身露體，殺了秦明之後，復想將衣服穿好，後見趙五等人追殺高，三他使出來助戰，一時將此事忘却。現在提刀出了莊門，那種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實在不堪入目。正跑之間，誰知秦明的嘍兵，躲在樹林裏面，見個胖大和尚，赤身過去，知是天霸一類，趕緊取出一箭，對定他胸前，拚力射去。普潤雖是魯莽，這明兵暗器，尚可遮護。正向前來，忽聽嗖的一聲，對面而至，趕着將刀望一遮。誰知他用力太過，將那枝箭頭打斷，穿入臂上，鮮血淋漓，痛不可忍。再將自己一望，方知身上沒有衣服，罵道：「俺不是爲黃湯灌死了，爲什麼不穿衣服，追殺出來，設若射中了和尚，連撒尿也不便當了。」登時拔出箭頭，轉身回去。却巧趙五劈面走來，見他受了這苦。

楚只是大笑不止。當時天霸已命山上的頭目，前來送信，令莊漢去請李根，命他安然回家。然後普潤、趙五等人同上山去。一連數日，嘍兵遣散已畢。王傑取了流星鎗，先將山寨燒去，隨後同天霸等人向沂州而來。在路非止一日。這日離瑯琊山不遠，王傑開言說道：「咱就此投往瑯琊山，諸位兄長若有下落，務必設法報信山中，好讓小弟知道他底細，送信前來。」天霸道：「俺們此時不能預定，等到將殷老英雄尋到，各事便易商辦了。」不說黃天霸與趙五等前去。單說王傑別了天霸，走到瑯琊山下，早有巡山的嘍兵，高聲問道：「汝這大漢從何處而來，快將來歷說明，好稟明寨主知道，不然俺便放箭了。」王傑道：「俺乃蝦蟆山寨主王傑是也。王寨主屢次相邀，請俺入夥，今日特地到此，汝可進來稟明，以便彼此相見。」嘍兵聽說是王傑，連忙道：「王寨主，你老且在此待着，小人進去稟明，好請咱們寨主出來迎接。」說畢，命人看守着山寨，自己轉身奔上山去。此時王朗正因黃達弟兄爲殷龍翁婿殺死，請飛雲子各處埋伏，整頓高樓。日前雲鶴命他將樓圖取出，當時並無疑惑，到了晚間，早有曹勇到他房內言道：「寨主以黃達兄弟死在殷龍之手，抑死在雲龍之手麼？」王朗道：「此言是何說法？黃成先爲殷龍打死，後來黃達前去報仇，遇着賀人傑，因此兩人先後身死，怎麼說是雲龍呢？」曹勇道：「寨主無須執見，明是雲龍致之死地。咱若不說出來，寨主亦未必深信。先是雲龍初次下山，遇見殷龍，他若幫助寨主，理合便與動手。那時不肯交鋒，以說他武藝高強，敵他不過，以免寨主命他出戰，此是第一破綻。黃成心抱不平，欲與殷龍廝殺，他人故意攔阻他去，又出激詞與他賭勝，是第二個破綻。黃成爲殷龍殺死，自親眼看見，不與他報仇。黃達前去，他反回來，此是第三個破綻。有此三層，回想飛雲子臨行之時，不辭而別，前日又無因而至，這不是他心存別見麼？這樓是他所造圖，又是他繪成，豈有忍却之理？此時寨主請他整頓，他應一望而知，何必取圖查看。咱恐他弟兄不懷好意，欲想將樓圖騙出，乘隙逃了，除了這個干係，那時回往潼關，尙是小事。設若投順殷龍，與黃天霸等人，聯爲一氣，裏應外合，攻破此山，那時悔之何及！咱見他事有可疑，因此與寨主說明，那個樓圖千萬不能取出，等咱們各處的朋友齊請上山，然後再將這高樓大家整頓，那時衆目昭彰，飛雲子方不能更變呢！」王朗聽了此言，真是如夢初醒，忙道：「設非賢弟看破，幾乎爲他所賣。方才已允將原圖取出，現在如何回答他？若真個改變，這個如何是好呢？」曹勇道：「寨主不必多慮，且待飛雲子明日如何。他果有心計算，自必催寨主取出，臨時便就如此這般，向他回答，如若不催，等各朋友到齊，再行舉辦。」王朗本是個無謀強盜，便信曹勇之言。到了次日，不將此事提起。飛雲子見他怠慢，他是有變局，心下雖急，想取此圖，恐說出爲他疑惑，也就不去催促。誰知雲龍等待不得，當時向王朗說道：「大哥造下此樓，本想共圖大事，外有殷龍窺探，內無十分埋伏之功，倘黃天霸一旦而來，攻打山寨，那時恐不比初次，何不趁此時精益求精，置下埋伏，方可萬無一失。昨晚與

俺三弟已經說明，難道今日忘却麼？還不趁此時將圖取出，更造一番，豈不完美！王朗聽了，笑道：「雲大哥！你不遠而來，理合歇息數日，再行辦事，方是正理。咱這山中，雖不能如銅牆鐵壁一般，也不致輕易攻破，雖有一兩個奸細，恐也不能成事。此乃咱一人之事，大哥能屈留數日，便請稍助一臂，如若不能，天下名山，何止倍蓰，請大哥另行別路便了。」雲龍一聞此言，明知有人進了讒言，不禁大聲怒道：「王朗！你這狗頭，這派言語，前來嚇誰？俺三弟爲你這強徒，造下這銅牆鐵壁的樓，大事未成，便爾相棄，還有什麼義氣，你若是好漢，同你鬧個你死我活。」說着便是一拳，當胸打去。王朗見他反臉，又恐飛雲子動了真怒，兄弟兩人，難以制服。登時向左邊一閃，讓過一拳，向飛雲子喊道：「三弟救我愚兄一言之誤，冒犯大哥，自知理屈，三弟可爲我勸解。」說着便跳到飛雲子身後，躲避雲龍。飛雲子也只得故還攔阻道：「大哥不必動怒，咱們義氣，不可爲人笑話，且請住手！」說着跳到面前，將雲龍攔住。曹勇聽見，也就上前請雲龍坐下。誰知雲龍躡到外面，搗了自己包裹，便向王朗罵道：「汝這狗頭，不知進退，咱雲龍再見便了。」說着負氣躡出一路的下山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四回

惡曹勇獻計請名人

妙賽花當場施毒手

却說雲龍見王朗說他是奸細，登時大怒起來，便想動手。此刻爲曹勇勸解下來，一路下山而去。這裏飛雲子恨不得將王朗結果性命，無如樓圖未得，此圖乃是家傳寶物，奈他生死各門，以及八卦五行之類，少一錯誤，便壞了大事。雖因自己起造，到了用關鍵時節，仍然按圖行事。若因一些之誤，絕了交情，王朗自各外防備，那圖依舊取不出外來。當時見雲龍帶怒下山，也就向王朗說道：「王大哥，你我金石同心，肝胆相照，咱若有三心二意，初時爲何造下此樓？此時與俺哥哥前來，難道另有別意麼？非俺出大言，這合山之中，如有人與我打個照面，破一門路，也是英雄好漢，在俺看來，也不過是無名之輩，撥弄是非，是他的技藝。你乃是一山之主，用人好壞，尚不知道，尚能成什麼大事？今日與你說明，這裏俺在山中，這樓上事件，須憑咱專主，不能由你牽制。如若不能，俺也自走他路，莫說我有始無終。我哥哥在去山下，不知又奔赴何處？此非是汝別尋煩惱，裏這番話，只說得王朗啞口無語。曹勇在旁，只是面紅耳赤。當時只得答道：「雲三哥，幸勿多疑，寨主想汝上山，如魚得水，豈有反聽人語之理？這樓上制度，請你擺便了。但是各處朋友，尚未齊集，且等衆人上山，再興工役。那時施不全無人來，咱們也要奔赴淮安殺他個盡絕。此時三哥權請息怒，小弟明日下山，追請大哥便了。」飛雲子到了此時，也只得趁此下樓，回轉書房而去。這裏王朗爲飛雲子一頓撿白，也是將信將疑，只得帶將曹勇請來，暗下計較。曹勇道：「這情形早已露出，目下惟有開列山名，派人星夜到各處敦

請若將衆英雄齊集，山下雖再有黃天霸等人，也無大礙於事。說畢，便開了一單，寫了名姓，並珍珠寶貝聚請之物，命人分路而去，約定月初一到山。兩人各撥已定，揀了幾個親信的頭目，帶着嘍兵分頭而去。次日，王朗恐飛雲子疑惑，就出來陪禮，請他上樓，商量各事。飛雲子也耳有所聞，也就不動聲色。光陰倏忽，約有半月光景，這許多強盜，皆陸續而至。到了初一，王朗便命閻山殺牛宰馬，重新聚義。內中惟有黑閻羅同蠻和尚，最爲凶惡。黑閻羅頭帶一頂豹子冠，身穿一件魚鱗襖，銅裹鐵尖膝鞋，脚下丟騰袂袴，另有一種絕技，那魚鱗甲內暗藏着四百七十個鐵彈子。到了爭鬧之時，遇見敵手，即使用此暗器傷人。聽你再眼明手快，也要傷損。蠻和尚頭戴束髮紫金冠，身穿着衲衫，手執鐵禪杖，十八菩薩提珠，百發百中。當時向王朗言道：「大哥這山中，也有這許多人馬，一個施不全，尙擺佈他不得，還想什麼天下呢？非我出大話，今日就前下山，奔赴淮安，陳去這狗官，共圖大事，也如探囊取物。何況一個殷龍，便各懼怯。」黑閻羅道：「殷龍這雜種，也只能在殷家堡獨霸一方，見了我兩人，恐那個蓋世英雄，一朝喪盡。」兩人你言我語，豪興發時，便要下山尋殷龍廝殺。王朗知道不能攔阻，只得命人送他下山，向殷龍店內而去。怎奈雲龍下山之後，便先尋了殷龍，與殷龍說了一番，乃道：「我家三弟，與我性情不同，此時未得樓圖，斷不肯半途而去。但是普潤到淮安送信，至今不知如何，萬君召與天霸皆不見前來，你們翁婿二人，久久在此，也是無益。我既與他反臉，此處安身不得，不若此時逃淮安，催促衆人到此，那時裏應外合，一鼓可破。」殷龍也知道人少力薄，於事無濟，見他自己要去，自是喜出望外。當時即寫了書信，稟明施公，速請天霸前來相助。雲龍就此前去。這日，殷龍與賽花在店前閒談所作的事件，忽見對面有個少年，在門前望了一眼。殷龍知道是巡風的嘍兵，登時向賽花說道：「我兒，你會看見麼？」賽花道：「與爹爹就此前去，看有誰在此探窺？」說着，兩人離了客店，約走了二里多路，前面一帶樹林，早見方才的嘍兵站在林外，後邊一個束髮金箭的和尚，手執禪杖，高聲叫道：「殷龍這狗頭，既在此地，我去試他一試。」說着，連躡帶迸，跳出松林。賽花那裏忍耐得住，腰間拔出利刀，兩個足尖，向前一頓，早到了樹林之下，向着和尚叫道：「禿驢休得猖狂，奶奶乃殷龍之女，殷龍之花，是也。汝是何人，敢來送死？」蠻和尚見來了一個女子，那裏放在心上，不禁哈哈大笑道：「佛爺爺菩薩心腸，不肯犯色戒，若要你這賤貨無用，看你姣的女子，也難挨一禪杖。今日開莫大之恩，饒汝狗命，從速回轉，命殷龍前來，好好送死。」賽花聽他這言語，不由的舉刀來砍，說聲：「禿廝休得逞嘴，看刀！」說着，已望那禿頭上一下。蠻和尚毫不介意，將禪杖望上一迎，說聲：「來得好！」但聽噹哪一聲，早將那口刀掀在旁邊，按着一禪杖，也就攔頭打來。賽花見他來得利害，也就不敢怠慢，兩手貫了足勁，用了個古字，將刀架住。殷龍見女兒吃力，恐敗在這禿驢手內，趕着到了面前，喝道：「禿狗頭，與這女子交手，尙算英雄好漢麼？要命殷龍，殷龍在此！」

馬上步下，聽汝前來。」和尙見殷龍出面，隨即收回禪杖，將殷龍上下一望，笑道：「我道你是個人間惡鬼，天上邪神，不能奈何汝怎樣，在我看來，也不過尋常之輩，不要走，看我家伙。」說着，用了個拜佛聽經的勢，身軀向上一躍，禪杖頭在上，鐵柄在下，左手向前，右手握杖，由上而下，拚力的從頭上打來。殷龍看吃了一驚，暗道：「這賊禿驢，好一派交手，幸得我與他，若是別人，這一杖便難躲過。」當時趕將利刃，握在手內，一個鷄子翻身，翻去圈外，用個四兩撥千斤的刀法，對上禪杖，拚力往上一隔，方才撤了過去。和尙不等他還手，復又一下，攔腰掃來。殷龍反進一步，到了和尙面前，舉起利刃，便往他手脈上一下。和尙吃了一驚，隨時罵道：「好雜種，汝這詭計，前來嚇誰？」說着，拖着兵器，兩足往後一退，方將一刀讓過。殷龍恐他又來還手，遂用了雪舞梨花的刀法，前後上下，如刀山一般，直奔和尙砍去。和尙見了，笑道：「殷龍汝享了半世大名，今日英名何在？我只殺了兩下，汝便現出這模樣，難道佛爺爺便怕汝這刀法麼？」當時就將禪杖飛舞起來，對定刀頭一路撤去，招架上下盤旋，豪無半點漏空。殷龍一路刀法舞畢，末了一刀，稍有破綻，被和尙一禪杖，掀落在下面。然後將禪杖高起，四十八路一齊打來。殷龍幸知道他這門路，趕將利刃護着周身，對定了禪杖頭兒緊緊的隔去。一來一往，精戰了二三十合，彼此不分勝負。賽花見父不能取勝，便從那袖內取出金鏢，對着和尙一鏢打來。蠻和尙正打之間，忽然一道白光，對命門飛下，知道有人暗算，但將頭顱一偏，兩指頭當中一夾，却巧那拳金鏢枝在手內。賽花見一鏢未中，復又一鏢放出，正對咽喉。蠻和尙將頭向下，張開大口，遂即咬住。此時賽花心下着急，一連發了兩枝金鏢，已到前面，仍然用手接住。接着第二枝，又將才接的金鏢放下。賽花連發四鏢，俱未打中。忽見蠻和尙袖口一起放出一物，欲知什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五回

喜相逢擊走黑閻羅

訴離情恨煞惡強盜

却說殷賽花連發四鏢，未能將蠻和尙打中，心下正然着急。忽見他袖口一起飛來一物，有酒盃口大小，此便是這和尙的十八苦薩子內鐵彈。賽花也眼明手快，棄了利刃，拔出雙劍，舞得如天花墜地相似，早把個鐵彈子打落地下。殷龍見女兒也不能取勝，一時大怒起來，舞動朴刀，當頭亂砍。那邊黑閻羅孫勇見和尙力敵兩人，恐有損傷，也就搖動銅鎗，當先爭鬥。早有賽花接着廝殺。四人在樹林外面，真個是要我死，我要你亡。四件兵刃，殺得日色無光，烟塵四起。正是難解難分的時候，前面遠遠來了一聲，飛入圈內。原來天霸與普潤等人自蝦蟆山收服了王傑，次日便一起動身，向沂州進發。這日離瑯琊山不遠，王傑向天霸

道：「小弟多蒙兄長提拔，把給功名，本擬隨兄長共破山寨。無奈王朗人多糧足，山中事件不得而知，現在離山還遠，難得王朗與我有約，此去投他作個內應，豈不是條妙計？惟恐兄長未能相信，故爾將這事稟明行止，請兄長定奪。」天霸聽了，笑道：「這皆是賢弟多疑，我們肝胆相照，凡事但求有濟，何必着於形迹？賢弟請自便罷！我們明日在山前會晤如何？」王傑見天霸答應，當即便分路投奔瑯琊山而去。這裏天霸與普潤趙氏兄弟，到各處村鎮，去尋殷龍的下落。走了十數里地面，不說此人已走，便說搬移別處去了。行了半日，皆未訪實，心中正然着急，忽聽喊殺之聲，振動山谷，趕急順着聲音前去。却巧殷龍正與和尚廝殺，因此跳入圈內，拔出單刀，對黑閻羅便砍。殷龍與賽花正鬥，兩人不過，忽聽天霸二字喊叫而來，抬頭一看，已到前面，心下好不歡喜。就高聲叫道：「黃賢弟來得正好，萬勿將這廝走了！」普潤見天霸說出殷龍，知己尋着朋友，也就應聲言道：「我普潤尋覓多時，不期在此相會，這禿廝且留下與我罷！」說罷，兩柄利刃，一齊砍下，將蠻和尚的禪杖撇去。接着趙四趙五各取兵刃，二邊殺來。賽花見來了多人，愈加奮勇幾倍。六個人，八件兵器，如走馬濟相似，將黑閻羅蠻和尚夾在中間。四下八方，全無漏空。此時他二人雖有十二分本領，怎經得他六人，皆是個有名好手，到了此時，已是只能招架，不能還兵。殺了有半個時辰，黑閻羅恐有傷損，虛幌一鏡，沖開門路，直奔山前逃走。蠻和尚見他逃去，也就隨後而逃。普潤還要追趕，還是天霸說道：「我們不必追了。老英雄方才尋着，正有要話面談，這二個強盜，明日還不結果麼？」趙五道：「他山中埋伏甚多，勝他一陣，已是幸事。此去若中了埋伏，反為不便。」普潤聽了此言，當即回轉身來。早有殷龍向天霸問道：「賢弟何時到此？何日由淮安動身？大人面前諒該安靜，為何萬君召與殷勇未曾回來？賢弟請探說明與我知道。」天霸道：「我們一言難盡。這地方非言談之地，你老現住在何處？咱們歇息下來，再行談論。」賽花聽說，便在前引路。却巧殷勇與人傑坐在店內，聞殷龍與賽花與人交戰，也就前來助戰。不期在路，又遇見衆人，正是喜出望外。人傑首先向天霸喊叫了一聲：「叔父！」一路到了客棧，殷強先命小二收拾面水，備下酒肴，衆人淨面漱口，將包裹取下，送至裏面。然後天霸便將殷勇送信，說人傑與賽花私自逃走，冒險攻山後，正想命人打聽，却巧趙五弟兄入衙行刺，收服兩人，方說出人傑受傷，朱光祖救了他們性命。因此大人命我前來，在路遇見普潤，方知君召在河南有病。蝦蟆山又收服王傑，此時去投王朗，做了內應的話，前後說了一番。殷龍方知道，又把飛雲子弟兄已到此處，殺死賁成，氣走雲龍，現在邀約強人的話，復又告知天霸。天霸道：「咱們現已到此，少不得要上山一走，但飛雲子不知果能一會麼？」殷龍道：「此人雖歸順咱們，無奈曹勇這狗頭心懷不善，專門窺探他的破綻，現在樓圖尚未到手，故他不肯輕易出來。連咱們至今日尚未見過。」普潤道：「咱們既曉得這緣故，若再耽延時日，此山何日能破？今晚咱們同上山頭，先看一番動靜，明日再設法。」

攻山。衆人計議妥當，當時吃了飲食，到了二鼓時分，早有普潤黃天霸賀人傑三人，換了黑夜的裝束，各帶家什，飛奔而去。且說黑閻羅孫勇，與醉菩薩蠻和尚爲天霸等人敗走，當即到了山中，對着王朗說道：「咱們今日下山，不期巧遇着敗龍與他女兒，一同廝殺，滿擬將他結果了性命，誰知交手之間，忽然黃天霸與一個和尚，共計四人前來助戰。天霸的本領高強，真乃名不虛傳，他那一口單刀，實是驚人出色，因此將敗龍救了回去。咱想敗龍父女在此，尚無妨礙，今又添了這許多人，眼見得日便要攻山，還須請寨主加意防備才好。」王朗聽了此言，道：「咱便請雲家弟兄，整頓高樓，現在二位賢弟殺敗，而目下惟有緊守山寨，盤查奸細，惟恐天霸等夜間窺探。」黑閻羅道：「咱我今夜輪現上宿，若天霸大膽前來，務必將他擒住，施不全除了此人，也便沒有妙手了。」王雲道：「這事須告知那雲家兄弟，請他防備一宵，專司樓上的埋伏。其餘飛又將軍郭天保，急三槍，龔得廣，雙槍將鄧龍，以及穿山甲劉飛虎等人，務宜整上高樓，各守一面，方才無隙可入。」三人計議已定，隨即將衆人請到聚義廳上，對着飛雲子道：「今晚黃天霸必然上山，三弟乃齊樓星之主，故求上樓專司埋伏，餘下八門及第二三層的關鍵，愚兄皆派人分守。總期將來人置之死地，方知道咱們的利害呢。」飛雲子聽了此言，心下甚是躊躇，不能言語。曹勇在旁言道：「雲三哥，你莫非有退志麼？大丈夫始終如一，不能半途而廢。今晚天霸前來，正是纔好機會，何故半响不發一言呢？」飛雲子笑道：「你以我懼怕於他麼？只因此樓非一朝一夕可成，自從那日去後，以爲黃天霸等人來過數次，不知可有損傷，今晚便想開了機關，將敵人拿獲，設誤觸機關，不但不能擒人，反傷了自己的性命。日前王大哥將樓圖取出，至今未曾交來，欲想修理一番，又不能聽俺專主，設若冒昧應允上樓辦事，那時誤了大事，豈不將蓋世英名一朝喪盡？有此一番情節，故此目下躊躇。汝今謂俺有退志，俺道王大哥與汝反疑心於俺了。在俺看來，今夜但防守一夜，只須將他敗走，隨後等埋伏步位齊全，再行與他廝殺。王大哥若定要在今晚發動，那時誤了大事，與俺無涉。」王朗聽了此言，又恐飛雲子因此動惱，乃道：「三哥何出此言？咱們義氣相投，已非一日，咱不過爲黃天霸屢次上山，擒他不得，欲想趁此送他性命，三哥既如此用意，咱便遵命是了。」當時便命廚下備了酒席，大衆開懷暢飲，直至二鼓以後，王朗向衆人言道：「從前方廳裏面，皆是衆人埋伏之所，自黃天霸追來之後，便換了他處。今日齊星樓下，必須分了地段，誰人願守何處，各人自己說明，此不過權且之事，等到雲三哥功成圓滿，然後聽咱調度。」飛雲子當時說道：「寨主如此吩咐，極爲妥當。」不知王朗如何守候天霸，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六回

普潤僧再上珊瑚山

黃天霸二探齊星樓

却說飛雲子回轉到自己房內。王朗便向衆人說道：「雲三哥雖不上樓，那黃天霸非尋常之輩，譬如雲三哥只齊星樓既在此間，派人前來，也要安放埋伏，咱們各人各守一路，大家以金鐘爲號，無論何處見有人來，便將機關闕下，然後傳信各處，四面兜拿，方可萬無一失。」黑閻羅日間爲黃天霸敗下，恨不得將他捉住，以享大名。當時言道：「咱們在這山中，雖不能居一居二，那平常的小事，俺也不做，乃做毛遂自薦，樓台上面，頭道鐵欄干，爲俺把守。俺開欄干裏面，每根皆有枝火箭，這面埋伏，甚是利害，非俺有這身本領，也不能當此重任。王大哥可將此事讓俺罷。」說着，也不等他回答，便向樓前而去。接着蠻和尙言道：「俺聞方廳外面那塊石板底下，是個陷人的大坑，欲至樓上，非過此不可。這個小差使可以讓我。咱想那樓上的事，須要耐心等待。這地方是天霸必由之路，只要他前來，便可廝殺，豈不是件快事？」說着，提了禪杖，也就走了。這裏王朗言道：「他兩人所守的地方，雖是要害，尙還有躲避地方。惟有第二層埋伏最多，所有那烏鴉嘴、長蛇頭、金龍爪、蜂螞刺、壁虎尾、惡狗沫的六件毒氣，都在那前後左右上下六門，非得六位好漢把守，把守不可。第三層乃是晝夜六時，接着子丑寅卯十二個時辰，第三層乃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埋伏，黑閻羅守的那火氣的兵器，便是火門，所有總頭，皆在第三層上面。此層樓面最高，非將一二層破去，方能到得三層。此時人不敷用，天霸雖然凶勇，也未必如此易破，尙可不必防守。咱擬郭天保把守烏鴉嘴的前門，小閻王管理長蛇頭後門，鄭得仁防獲金龍爪的右門，一撮毛看守蜂螞刺的左門，穿山甲把壁虎尾的上門，何福坤司理惡狗沫的下門。是這六門分撥已定，還有那龔得廣、鄧龍、這班強盜，在第一層及二三層按着金木水火土五門巡緝，分派已畢。早是三鼓時分，每人飽餐一頓，各帶兵刃短衣，結束分頭而去。王朗與曹勇仍然在第三層防備，還有許多小頭目，在山前山後，四面巡風，更鼓之聲，不絕於耳。且說黃天霸與普潤、賈人傑、趙四、趙五出了店門，直向山前進發。天霸與人傑雖是熟路，無奈前幾次上山，皆是黑夜到此，臨走之時，又受了重傷，加之又隔了數月，此時前去，反記憶不清。所幸趙氏弟兄，本在山內，此時便在前引路，到了山上，穿過牌樓，低聲向天霸說道：「俺們且躡上牌樓，看個動靜，恐咱們走後，山上來了能人，另有什麼埋伏。」天霸道：「不差，咱也上去一看。」說着，撲撲撲如飛燕入巢一般，五個人齊到了上面。趙五舉眼向裏面看去，但見高樓上面隱隱現出燈光，或明或滅，第二層殺氣騰騰，已是有了防備了。普潤道：「這又奇了，此樓除却雲鶴無人會用，這埋伏飛雲子既歸順了咱們，何至再爲他用？但不知飛雲子住在裏面何處？若能探出真情，俺便下去，先將他找着，箇個消息，隨後再去攻打。」趙五道：「這事倒也不難，裏面地方俺尙認得，只願飛身進去，就可將他尋着。但有一層，即使他肯說實情，這四五人如何敷用？且到裏面殺死幾個強盜，削去他的羽翼，然後再見機攻打。若徒一味遲能，這便是自速其死了。」天霸聽了此言，正擬命他下去。趙五道：「咱們趁此便進

去了如何？說着，在前引路，進了寨門，順着那無埋伏的地方，暗暗走來。人傑是個急性子，走了兩重門，到了假山面前，知道內中那樣利害，又不敢冒失上前，只得回頭向趙五打了個暗號。趙五本是裏面強人，路徑未有不熟，當即端着石板，先讓入傑等過去。進了花園，來至方廳下面，倒着身軀，暗暗細聽。誰知王朗在第三層樓上，照着個千里燈球，由上而下，看得十分清楚。此時四面巡來，忽見方廳外有個黑影，趕着將金鐘敲了數下，復將燈球向方廳前面而來。所有樓上各人，俱已知道，隨即你傳與我，我傳與你，四面八方，無限金鐘敲起，頃刻工夫，許多火球，向方廳前面照來。只聽高聲叫道：「不要放走了！奸細黃天霸進了山寨，咱們快來兜拿呀！」趙五這一驚不小，惟恐自己被衆人看見，知他順了施公，愈加不妙。所幸路徑尚熟，掉轉身軀，趕着躲入假山背後。黃天霸此時也風不得存亡死活，叱咤一聲，向人傑叫道：「賀人傑，咱們就此殺上罷！」說畢，舞動單刀，逢人便砍。賀人傑雙鎧並舉，一上一下，殺得如雨點一般。頃刻間，早把那巡夜嘍兵打死了數個。蠻和尚聽外面喊叫，猶如火上燒油，禪杖一提，尋人廝殺。却巧當頭便遇着普潤，對定禿頭一鎧打去。普潤舉刀來架，揪在一旁，隨手還了他一刀。蠻和尚那裏放在心中，喝道：「來得好，代我去罷！」登時禪杖一起，响噠一聲，火星亂冒，早把普潤的刀開去。普潤見來得凶猛，也去得利害。蠻和尚見他用了刀法，隨即招架，殺在一團。兩人正在混殺，天霸早又到樓前，見那一帶生鐵欄干，不禁高聲大罵道：「王朗，汝這該死的強盜，前次在此爲汝暗算，能奈我何？今日前來，定傷汝命！」說着，一個箭步，躡到面前，便上了欄干，就穿上樓梯，取回寶物。王朗看得真切，早把關鍵握在手內，正擬來開，忽見黑閻羅孫勇不動聲色，王朗不解何意，只道他懼怕天霸，躲來別處，深恐將關鍵開來，下面無人應答，反觸了別項關鍵。誰知孫勇也是刁頑的強盜，聽說天霸屢此前來，皆被他逃走，此時見他上樓，反而隨他入內，等他到了裏面，然後再開關鍵，將他治死。天霸不知有人，正擬上樓，忽聽有人躡了出來，舉起雙鎧，攔腰打下。天霸知道不好，掉轉了身軀，將身讓過一邊，一個順手推門，勢一刀便向後砍去。黑閻羅見一鎧讓去，已早知道利害，接着一刀砍來，趕將雙鎧高起，左手來隔單刀，右手將鎧磕下。天霸恐放出暗器，拚力砍了數下，讓出左手，取出金鏢，對定黑閻羅打去。孫勇久聞他大名，也防着放出暗器，舉頭金鏢打來，已閃躲不及，只得身軀向外一偏，那金鏢從肩頭插過，接着使個猛虎歸山的形勢，躡身穿進欄干，高聲叫道：「黃天霸，俺戰汝不過，休得前來！」說畢，便同裏一鑽，早已不見人影。天霸知道不好，只得轉身就走，無奈非常快利，頃刻工夫，如同白晝，一聲响，噠，攔干上，早放出許多火箭，向天霸撲來。不知天霸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七回

啓埋伏八方受敵

逞英雄衆將施威

却說黃天霸用鑲正打孫勇，忽見他向裏面一鑽，頃刻工夫如同白晝一般，闌干上面早放出許多火箭。天霸防不勝防，當時四下一看，見闌干左邊有塊石頭台階，當中有個門路。天霸便撥着火箭，到了堦前，身上已傷了兩處。只見台階上站着一人，手執紅旂，見天霸上來，也不阻隔。天霸也道他是個真人，誰知他動也不動。但聽嘩嘩一聲，如天翻地覆一般，頃刻倒了下去。仔細一看，乃是個木偶人物，造就機關，在此擺舞。此時被天霸一刀砍跌下去，只見他左手膀上套着一個鐵繩，由下望上一抽，將那兩扇鐵門頃刻開下，裏面早出來一人，手執雙鎗，望天霸便打。天霸舉眼一看，便是黑閻羅孫勇，不禁怒氣冲天，高聲叫道：「狗強盜！大丈夫明來明去，豈可暗箭傷人？汝這樣或藏或現，咱天霸便畏懼於汝麼？來得奸，代我去罷！」說着，拚力向前，將鎗掖去。接着一連幾刀，向他要害砍下。此時孫勇也無心力戰，但想他誘進門來，置之死地。當時雙鎗高起，將天霸的刀隔在一邊，高聲叫道：「黃天霸！汝死在目前，尚然猖獗，若是好漢，進來與俺戰三百合！」說畢，握定了雙鎗，轉身入內。天霸只道他戰他不過，舞刀前進，沖入門來，忽然响噠一聲，那裏依然關閉。天霸這一驚不小，正待回轉，那門如同銅牆鐵壁一般，再也開他不下，裏面黑漆漆，燈影全無。但聽孫勇叫道：「黃天霸！俺在東邊屋門，汝敢前來吧？」天霸此時不敢向前，但四面八方，不分皂白，心下想道：「俺便在此等個通夜，就進了他這門徑，料想也難出去，他在裏面喊叫，想必總有路徑，不如向東而去，尋着路追去，或可得出門樓。」當時主意想定，認定直向東走來，乃是一條黑暗的小巷，穿過巷頭，向外一望，乃是一個絕大的火門，紅光四起，原來是個火箭總頭。下面排着許多鐵子，燒得如閃電一般，嗚嗚的聲音，在外响噠。天霸知道了埋伏，正要轉身就走，左邊現出個樓梯，只得鑽身上去。誰知到了上面，寬大非常，一帶平樓，空無一物，當中懸着個燈球，兩邊現出六個門徑。天霸也不論好歹，躡上樓來，待要尋條生路，忽見那燈球一動，左邊門內走出一人，手執長槍，高聲罵道：「黃天霸狗頭賊，與俺擊三槍，鄭得仁在此！」舉手一槍，對着咽喉刺來。天霸見有人來，正是怒不可遏，登時氣冲牛斗，單刀一起，隔去長槍。此時天霸已將命置之度外，提起刀來，便向何福坤頭頂砍來。何福坤見來得利害，趕將鐵棍橫開，架住兵刃，順手用了那太山壓頂的門路，拚力一棍，向頭頂蓋下。天霸自受了金龍一爪，已是疼不可言，忽見一棍到了面前，深恐打着傷痕，性命不保，把那口刀也就同鴿子翻身相似，靠上鐵棍，掖在一邊。兩人一來一往，約有五六個照面。天霸究竟帶傷，站立不住，只聽賀人傑也與那邊一人惡鬥。你道人傑何故也中了埋伏？只因他同天霸前來，見普潤在方廳外面，已與禿頭廝殺，曉得這裏向知覺，欲想回頭，所來何事？心想：「趙五兄弟，必知裏面門徑，出入死生，當可了然。」轉頭想尋他同去，那知趙五已經躲避，復見天霸一人到了樓下，早把那欄干觸動，放出火箭。心下怒道：「大丈夫死得其所，雖死猶生。咱非黃叔父竭力提攜，安有今日？他此時負氣忿而夫，大半是凶多吉少。咱若是不

走去助戰，無論自己心中不安，便是上天也不原有。想罷，舞動兩鎗，飛身上去。彼時小閣王與天霸交戰，當時無人攔阻，隨即躡上二層，正擬尋個生門，進內攻打。雖知王朗在上面，早已看見，趕將燈球一起，下面掌樓強寇放出暗器，不知賀人傑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八回

臨危地趙五救人傑

道其名天霸遇雲龍

却說賀人傑上了二層樓來，王朗早經看見，趕將燈球一起。守門將士飛又將軍郭天保在前門，正然防備，忽見燈球打着本門暗號，隨即舞動飛叉，到了樓上，果見一個少年孩子，手提雙鎗，在那裏亂闖。郭天保首先喝道：「汝這無知的黃牙乳臭未除，胎毛未乾，有何本領，前來送死？」郭天保一生無子，真汝這小畜，尚有人形，不忍送汝的性命。汝若顧全性命，在此喊三聲義父，俺便高抬貴手，送汝下山，喚那駝龍前來會俺。如再在此就攔，這飛叉上面便是汝送命之日。」賀人傑那裏忍耐得住，喝聲：「狗強盜，休得胡言，且吃小爺一鎗！」說着一個流星趕月，雙鎗一連打下。郭天保只道是個乳臭小孩子，全不放在心上，見他雙鎗打來，將飛叉向上一架，滿想就此開去。誰知人傑是天生的膂力，兩鎗堆在叉上，猶如泰山一般。天保的氣力，又未全行使出，只聽吱啣一聲，幾乎將飛叉打脫。當時連開數次，帶拖帶架，讓過兩鎗，那虎口早經震裂。人傑見他難以抵架，鎗頭起處，不住的打來。郭天保只殺得汗流夾背，趕將飛叉虛刺一下，轉撥身軀向前逃走。嘴裏高聲叫道：「汝這小畜，俺殺你不過，若有本領，就此追來。」人傑知道他又施詭計，到了此時，但想結果他性命也風不得這前面的利害。喝聲：「強寇那裏逃走，俺賀爺來也！」說着，擺動雙鎗接踵追去。天保見他緊緊追去，心下大喜，順手撥動機關，前面早露出個門戶，身軀一轉走入進去。人傑也不分皂白，一氣追到了裏面，正尋天保，斃殺。但聽啞啞聲音，飛出一羣烏鴉，向着自己亂啄。人傑疑是個羽毛烏雀，無什麼利害，但將雙鎗向前打去。誰知一隻烏鴉飛到人傑面前，對定着頭，啄了一下，猶如鐵錐一般，真正痛殺。再想提那柄鐵鎗，竟提不起。原來這裏面造就機關，這羣烏鴉盡是鐵嘴，所以啄了一下，登時大叫一聲，頃刻之間，毫無影響。人傑只得帶痛四下尋路，誰知銅牆鐵壁，無處可逃，黑暗之中，辨不出東西南北。肩頭上傷痕，又十分疼痛，因此大叫連天，亂喊天霸。天霸又為惡狗咬了一下，也是痛不可支，彼此但聽見言語，欲想見面，並無門路。他兩人困在樓上，暫且按下。但說趙五兩人，躲入假山後面，雖然王朗未曾看見，無奈藏躲的地方，與那廳前一氣砌成，方石一起，這假山便已下去。當時躲在那裏，但見普潤與蠻和尚殺得正難解難紛，天霸人傑早上樓去，心下這一驚非小。忙向趙四說道：「普潤帥與醉菩提戰鬥，咱們素不認識，還可上前相救，惟有他兩人上

樓多半凶多吉少，不幸傷命在內，這夜光盃取不出來，尙是小事，設若因此下山謀反，爭取城池，大人面前，除去天霸，尙有何人除這惡寇？趙四道：「咱們兩人欲想救他，惟有奔赴飛雲子面前，請他設法相救，捨此別無他策了。」趙五聽了，忙言道：「咱們就此前去，汝仍在這地方暗助普潤。」說着，轉過假山，一路向裏走去。誰知那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正走之時，劈面來了一人，正是王朗的兄弟王彬。見着趙五高聲叫道：「趙五哥，汝赴淮安，何以晝夜回來，施不全可曾結果麼？」趙五見是王彬，即應道：「這狗官已經擺佈了，方才走到山前，聽說天霸上山攻打，因此趕上山頭，以便助戰。現在寨主可在樓上麼？」趙五見王彬去殺他一陣。王彬只道他是好意，乃道：「黃天霸已中了埋伏，此刻命在須臾，咱同你就此前去。」說着，在前引路，向樓上而來。趙五見他同行，正是中他妙計，拔出腰刀，對定肩頭，就是一下。王彬不會防備，轉身向後，見趙五一刀砍來，知他有了反變，正要喊叫，又是一刀結果性命。趙五隨即飛奔前進，到了飛雲子房內，誰知飛雲子因王朗與曹勇生心疑惑，惟恐露出破綻，正擬私下送信，戲龍，如若天霸前來，暫緩上山動手。後來聽得人言，王朗已自行分派多人，分守各處，接着聽見殺聲，知是天霸到此，心下正然着急，無奈那樓圖未經到手，一經反臉去救天霸，在後大破此樓，就費了許多周折，只得出了房門，向前觀望。但見第二層樓上，黑霧迷天，下面火光騰騰，直上，知已中了埋伏，不禁大聲喊道：「咱飛雲子不去搭救，等待何時？」撇去長衫，一路飛奔而去。因此趙五前來，已不見面，彼時不知他在何處，眼見得樓上球燈亂起，也就奮不顧身，拔刀而去，一路砍到樓上，早殺死許多嘍兵。但聽下面喊道：「不好了！殺上來了！」王朗在上面正命人去捉天霸，忽見下面人喊馬嘶，正要命人查看，早有嘍兵到來，說飛雲子手執寶劍，由生門上樓助戰。王朗聽了，喜道：「咱道此樓是他所造，他如上去，這兩人便能擒獲了。」飛雲子到了樓上，劈面遇着孫勇，連忙叫道：「雲三哥，來得正好，黃天霸與一個乳臭的孩子，俱圍在下面門內。此時前去，正可擒他。」飛雲子道：「這上面有俺動手，方廳外面，那個胖大和尚，十分利害，趕快前去助戰。」孫勇不知他是計，聽雲子提起，匆匆下樓而去。飛雲子不敢怠慢，入了生門，先到長頭蛇那個門徑，按定機關，蹣跚上去。想道：「這兩人想必是天霸了，俺與他雖未見過，且救出門來，然後再作道理。」不禁高聲叫道：「裏面何人，可是黃天霸與賀人傑？俺飛雲子前來救汝，速通名姓，早早下樓。」人傑與天霸正在猜疑，忽聽飛雲子三字，天霸便大聲叫道：「雲三哥，俺天霸已受重傷，不分門徑，普潤僧同至山上，若蒙搭救，真國家之福也！」飛雲子聽說是天霸，趕即開了門戶，遶過烏鴉嘴，穿到惡狗沫，到了前門，轉身進去，見天霸正睡在地下，舉手將他提起，伏上肩頭，便想出去。天霸道：「雲三哥，且緩，那邊還有賀賢姪受傷甚重，不知從何而去，可快前去將他救出！」雲鶴道：「可是賀天保之子賀人傑麼？」天霸道：「正是此人，是俺照姪。」雲鶴道：「那邊雖隔了一層，就此前去，又入死地，咱先同

汝下樓，然後再來相救。說着，飛步到樓口，所幸孫勇不在欄杆的前面，一個箭步飛下樓來，便向花園內奔去。正恐無人保護，天霸却好趕到了樓口，但見火光高起，對着樓上，自己不敢上去，只得轉身去助普潤。一路走來，正見飛雲子背着天霸，當即上前將他接下。飛雲子復去救人，傑不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零九回

賀人傑絕處逢生

王寨主難中改悔

却說飛雲子背到花園，趙五劈面遇見，當時喊道：「雲三哥，上可是天霸麼？咱們正尋他不着，三哥既將他救出，此時意欲何往？」飛雲子見是趙五，不覺喜道：「天霸受了重傷，此時雖到此間，尚不能逕自出去。賀人傑仍在樓上，必得將他救出一同走出，方可無慮。汝來得正好，且將他交付與你。」說着，將天霸放下，復行抱上趙五的肩頭，轉身又入生門，到了裏面，將人傑挾在身邊，回身就走。不意鬪得廣在外面巡風，劈面的來撞見，不禁吃了一驚，向着飛雲子喊道：「雲三哥，此人已困在樓上，此時將他負出，意欲何為？」寨主現在上面，一經看破，又問回答，那不是出乎反乎，私通敵人麼？」雲鶴見他不住的喊叫，猶恐再有人來，當時並不回答，舉頭向第一層覺望，見王朗手執令旗，各處招展，命人去捉普潤。飛雲子見他來，自己掉着頭向鬪得廣言道：「汝來得正好，汝道俺此時出去麼？」因天霸受傷甚重，無人進去將他捆縛，咱們方才下樓，見這乳臭的孩子，凶惡異常，因此撥動機關，中了埋伏，將送與寨主發落，汝既前來，且將他交付與汝，俺去網天霸去了。」鬪得廣不知是詐，便將兵刃丟下，來接人傑，早被飛雲子一刀砍中咽喉，嘩咚一聲，栽倒在地，接着又是一劍，結果了性命。人傑雖受了傷，痕心下明白見一人將他救出，雖未與飛雲子見過，料想必是此人，見他將來人殺死，帶着疼痛，拚力的拗起身來，問道：「救我者莫非飛雲子麼？」雲鶴道：「休得多言，須防耳目，俺便是雲鶴也。」黃天霸現在前面，且隨我來。」當時便抱着人傑，一路到了花園。趙五早合趙四前來迎接。飛雲子問兩人言道：「此時樓圖未得，俺不能隨汝出去，天霸傷痕，非消除萬毒丸，不得相救，切記切記。」正說畢，將人傑放下，轉身就走。這裏天霸早已抬身不得。趙氏兄弟各自負在背上，各拔出利刃，大喝一聲：「俺趙五趙四，順了官兵，汝等讓我不者生，擋我者死。」王朗乃無名草寇，黑貫兩盈，改日必有殺身之禍。黃天霸賀人傑已為咱們救出了。」說罷，不分皂白，一路殺去。那些嘍兵聽說是趙五救出天霸，猶如天翻地覆一般，無不各大聲喊叫：「不好了！趙五到淮安，順了施不全，現在樓上將黃天霸救出，在樓前殺人。」無限嘍兵同聲吶喊，早驚動了王朗，趕即傳令，將寨門緊閉。趙五到了門前，但見守山頭目，排列兩旁，槍棍刀叉，迎面砍下。他兩人到了此時，也只得拚命廝殺。趙五在前，趙四在後，兩柄刀猶如砍瓜切菜一般，逢人便砍，遇賊即亡。滿

想大殺一陣，奪開一條血路。誰知裏面知山前無什麼能人，王朗特命黑閻羅孫勇前來追趕。孫勇本在那欄干前面施放火箭，忽聽王朗調度帶雙鎗到了山下，見趙五肩上背着天霸，暗道：「只狗頭既有反心，與他交手起來，總是不肯相讓，不如先將天霸這廝打死，然後與他爭鬥，便是萬無一失了。」當時便在魚鱗甲內，摸出個鐵彈子，向前喊道：「趙五，你孫勇寶貝來也！」說着放出彈子，便對天霸的後心打去。趙五正奪路而走，也不防着孫勇趕來，誰知天霸命不該絕，鐵彈子正然發出，忽然間嘍噠裏冲出一人，舉手將彈子接住，袖口一起放出一枝冷箭，向孫勇左眼射去。孫勇見一彈未中，忽然一箭射來，已是吃驚不小，趕着將頭一偏，那箭射在豹子冠上，不禁怒氣冲天，飛起一鎗對來人打下。你道此人是誰，正是蝦蟆山的王傑，與天霸等人同到沂州分頭之後，便到這山上投來，方才聽說緊閉寨門，莫放天霸，正是焦急萬分，無可搭救，只得同李興一同前來，看個動靜。不意進了寨門，見趙五背着天霸，後面趙四也負着一人，一個大漢拚身追趕。忽見孫勇一彈子打來，只得穿身到了前面，將彈子接住。此時孫勇一鎗打來，只得將護身的佩刀拔出，將一鎗開去，復行一刀阻住去路。一面招呼趙五：「俺王傑在此廝殺，趙五哥快下山，勿再就攔了。」趙四背着人，見王傑出來救應，膽大了數倍，奮步當先舉刀亂舞。頃刻之間，兩人早冲下山去，行至牌樓面，却巧賽花與殷龍前來接應。賽花見人傑受了重傷，心下好不難受，只得在趙四肩上，將仁傑扶下。人傑此時尚是清楚，隨向殷龍說道：「俺與黃叔父雖受傷，所幸脫離山寨，此時普和尚在山內廝殺，裏邊好手甚多，一人恐難抵敵，岳父可前去將他救出，與王傑一同前來，再作計議。」說罷，一聲大叫，疼煞我也，幾乎昏墜下去。殷龍聽了此言，只得命賽花同趙家兄弟，送他兩人回店，自己提着朴刀，一路而去。進了寨門，果見一人勇力廝殺，便知道是同來的王傑。當即躡身上去，就是一刀對孫勇肩頭劈下。孫勇見王傑放走人傑，已是虎眉倒豎，怒髮冲冠，兩個鎗頭不住的打下。殷龍跳入圈內，忽然一刀砍來，更是怒不可遏，罵他：「汝這兩個狗頭，若有本領，盡行放出，若要想逃去，轉世為人。」左手一鎗，將刀撇去，右手一鎗，當胸打來。殷龍也是個英雄好漢，彼此一來一住，殺在一團。門在一處，王傑見有人敵住孫勇，隨即抽身到了裏面，見蠻和尚正與普潤作鬥，還有許多強盜圍在垓心。普潤已是招架不得，王傑將刀一擺，殺入重圍，大聲叫道：「普潤和尚，俺王傑前來救汝，快隨俺殺下山去！」一聲叱咤，普潤見有了幫手，也就放心廝殺，戒刀起處，滾滾人頭，殺開一條血路，與王傑下山而去。蠻和尚殺了一夜，雖然未曾輸敗，兩勝也舉動不得。當時只得回轉方廳，命人上樓打聽。早有王朗走過前來，不禁長嘆一聲，向衆人說道：「不料俺們這山中，竟有許多奸細，天霸人傑已是身臨死地了，乃竟爲趙五兩個狗頭將他救出，從此又成後患。蝦蟆山乃俺邀他入夥，他反順了敵人，上山廝殺，這不是意想不到麼？此次雖獲勝仗，無奈樓上的關鍵，損去七八，又非修理不可。雲三哥昨日言語之間，早有退

志昨夜之事未必不怒於我，若再袖手旁觀不肯出力，豈不是進退兩難！說罷，進入大廳，向衆人悶悶不樂。但見孫勇首先說道：「俺主何出此言！勝敗軍家的常事，咱們大殺一夜，天霸雖然未死，那傷痕也不久人世，還敢上山報仇麼？飛雲子今夜未曾出來，正是他避嫌之意。寨主此時何不自去面請他，若將該樓復行整頓，豈不是依然照舊麼？」這番話說得王朗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回

尋救藥送信淮安

脫病軀誤臨黑店

却說孫勇命王朗去請飛雲子，當時蠻和尚就言道：「寨主何必以此爲慮，咱們山上有這許多好漢，還怕殷龍怎樣！即使飛雲子有了他意，俺這刀槍頭上，於不致落在人後。」王朗道：「多謝諸位仁兄竭力幫助，但是強中還有強中手，縱有能人，總不比這座高樓可靜以待動。」說罷，便命人到飛雲子房內，請他前來商議。飛雲子自救了天霸，深恐被人看見，進入房內，先將自己的寶劍，許多暗器，藏在身邊，準備廝殺。到了天亮時候，外面殺聲漸漸的散去，忽見一個嘍兵，匆匆進來說道：「王寨主在方廳內守候，請寨主速去議事。」飛雲子只得起身，隨那人走入廳內，見衆人閑坐，裏面坐無防備之意，心下方才坦然。只見王朗起身言道：「雲三哥，這是小弟薄命，難得你老造下此樓，滿望共成大事，不料天霸兩次三番被他逃脫。今日上樓，期其必死，誰知王傑與趙五兄弟順了官賊，救了衆人，不又是「畫虎不成反類狗」麼？」因此請三哥前來，爲俺劃一個良策。」飛雲子聽了此言，不禁大喜：「也是他氣數該絕了，他既請俺劃策，不趁此時將原圖騙出，更待何時？」想罷，乃道：「這事請寨主無須多慮，但能信實待俺，不聽讒言，這座高樓，憑在小弟身上，莫說黃天霸受傷甚重，性命尚且不保，便是轉死還生，前來攻打，也不過是自尋苦惱。但此非一朝一夕的事件，現在樓下殺死衆人，不計其數，且命人前去埋殮，然後命人下山訪天霸消息。一面山上置下埋伏，整頓高樓，再圖機會，還怕什麼官兵攻打？」王朗聽了言道：「三哥如此用心，真乃閻山之福，小弟敢不深信，但是這樓頭尚在樓頂上面，與夜光杯收在一處，一時尚難取下。」飛雲子見他不肯取出，當時也不催促，但道：「此乃不急之務，從緩整頓便了，但是山寨前面，非普加把守不可，恐殷龍見女婿受傷，前來報仇。」王朗也只得依言辦理。不說飛雲子守候樓頭，再說趙五將天霸救出一路到了客店，早已不省人事，趕將人僕放將下來，賽花見丈夫命在垂危，不禁放聲大哭。趙五道：「人僕雖然受傷，一時尚不至送命，但是天霸頭足皆腫，神志糊塗，恐其性命不保。」飛雲子臨行之時，說是消除萬毒丸，方得救性命，但不知此丸在何處購買？現在且不必痛哭，打算主意，救人爲重。」殷龍想了一回道：「從前人僕傷傷，幸得標前來救了性命，此

時這消除萬毒丸，是何人所造，絕非市廛藥舖購買。咱們一面將那萬功散，先爲他敷上，一面命人奔趕淮安退信。或者張桂蘭與衆人知道這個藥名，也未可知。」殷龍正然吩咐各事，但見人傑睜開二目，向殷龍說道：「岳父不必焦愁，前在淮安，每聞張嬭母談及，說他父親張七，自製煉就一丸，名爲消除萬毒丸，無論跌打刀傷，蟲蛇惡毒，將此丸服下，不到一夜工夫，便能起死回生，上塲交戰。孩兒的傷痕，尙無大礙，岳父可從速命人向淮安而去。」殷龍聽了此言，雖是有了出處，但是天霸受傷甚重，往來有個月日路程，設若輾轉不及，送了性命，如何是好？心下正自躊躇，王傑道：「此去淮安非俺不可，咱這兩條鐵腿在路走起來，一日可行二三百里，約有半月功夫，便可回轉。此事不能耽擱，你老如有書信，從速寫成，就此便去。」殷龍道：「此乃汝親眼所見，前往淮安，見了大人，但將這細情說明，自有有人去請桂蘭前來解救。」說畢，王傑就帶了包裹出門而去。且說萬君召自致飛雲子弟別後，與普潤到了河南，一病不起，只得命普潤先去送信，自己在客店養病，漢想就延數日，便可動身。誰知一月以來，仍然未愈，所有醫費概行用盡，漸漸的將衣服般賣。那開店的店主，見他如此落薄，不但不去照應，反而追他出去。君召初時，尙不在意，後來愈催愈緊，不禁怒道：「汝這狗頭，知道老爺是誰？乃漕運總督施大人的朋友，前往潼關訪案，路過此地，病在店中，難道這房飯店錢，尙有錯差麼？今日來催明日來要，不是老爺耐氣，先將汝這烏珠挖下，然後鳴官算賬。」誰知那店主也不是好人，專門在黃河一帶開那黑店，與那些綠林朋友皆有來往。王朗欲害施公，此事他也知道，聽說與施不全，是朋友，又說到潼關訪案，無非與綠林中朋友作對。暗道：「這也是此人命該絕了。咱聞王大哥正與施不全交戰，何不將此人送了性命，獻上山頭，做個見面之禮。好到他山上入伙，免得在此作這買賣。」當時故意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不知老爺是欽差所使，還求大人方便。」說罷，便命人送茶送水，周到萬分。君召只道他是真心照應，到了上燈時分，這店主復又進來，迎着君召問道：「老爺前往潼關，去訪何案？咱聞施大人是個正直清官，意思投奔於他，謀個出路。老爺若能引進，便是出頭之日了。」君召道：「此事在咱身上，但是咱病後初愈，如有上等酒肴，趕快送來，日後加倍照給於你。」店主聽喜，喜出望外，暗道：「咱正憂無處下手，他既要酒肴，何不就此擺佈？」應道：「這是小人奉敬老爺，要什麼，但說不妨。」當時便走了出來，命人取過四個菜，碟皆是清淡的肴饌，到了自己房內，將蒙汗藥放入酒壺，然後打了一斤黃酒，送在君召的面前。君召正是病後，聞這一派酒香，登時撲入鼻中，垂涎欲飲，不禁斟了一杯，只見顏色嬌黃，令人可愛。隨即飲了一口，看是色香味三絕，取把箸兒，夾着肴饌，究竟是病後方愈，禁不起這個酒興，忽然頭眼昏花，撐持不住，不禁叱異道：「咱平時雖不能十分豪飲，也不至如此淺量，爲何才飲一口，便如此昏暈，莫非這店主有什麼歹意麼？」想到此處，便將杯放下，暗道：「若果這狗頭如暗計算，不將也送了狗命，也不

知咱的利害。」想了一會，却巧院落內有隻花狗，即割一片鹹肉，在酒杯內端了一下，捧在階前。那狗一口吞下，未有片時，那狗亂叫起來，四下亂躡。再等了一會，只見着栽倒地下，鼻孔早流出鮮血，一命嗚呼，死於院內。君召見了這種，登時心頭火起，站起身來，將桌子掀去，一聲响，早驚動了外面店主，已知君召看出破綻，急急跑進裏面，准備結果他性命。誰知君召舉眼看見，蹣前一步，掛着領頭，便將店主按在地下，舉拳就打。不知那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一回

萬君召痛毆店主

托天王殺害客商

却說君召將店主按在地下，舉拳便打。店主知道他是個辣手，連忙求道：「老爺息怒，這事小的實在不知，老爺且饒命！」君召明知是他所為，心想道：「咱便將他打死，也不能動身，不若如此這般，使他知咱。」想罷，便在鼻梁骨上，就是一拳，早已血流不止。店主在地下只得磕頭，說道：「若饒了小人，隨便怎樣吩咐，皆可應允。只是不能帶上京都，那就全家沒命了。」君召見他苦求，心下罵道：「這狗頭也是無用貨色，偏要生出這事，豈不是他倒運麼？」當喝道：「汝既要活性命，老爺的言語，可是要依從，不是此時答應，一經放下，便爾不睬。」店主見他換了口吻，只得求道：「老爺何必多慮，但求放了小人，便是重生父母，再造爺娘，那裏還敢違拗，求老爺從速吩咐便了。」君召道：「汝既有此心，眼見這店中不能居住，若要走去，又無盤費，汝且將好酒好肴，供應一頓，送出文銀二十兩，作個買命的銀錢，隨即饒汝狗命了。」店主聽說放他，當即向外喊道：「汝等快將咱們的好酒，送一壺來，上等的肴饌，送進幾盤。老爺便饒我性命了。」君召不等他說完，接着又是一下罵道：「汝這雜種，還不換換心腸，若將汝飯的酒取來，這分明又是暗號了。且同你講，若請老爺飲酒，須要汝自己相陪，凡有酒來，汝必先飲一杯，然後老爺再飲，所有肴饌也是如此，那廿兩銀子，還是先給老爺，方才無事。」店主兩手護住面孔，裏連連應道：「老爺老爺，銀兩照付便了。」此時那許多小二，見店主如此吃苦，早已跑了乾淨，怕君召遷怒於他，店主喊了幾聲，只是無人答應。君召故意喝道：「汝這喪人的狗賊，預先令人躲去，此時反假意亂喊，咱也不想酒喝，不要錢文，但要汝去見閻王。」說着，舉起拳頭，又對脊背打下。店主各外着急，喊了王三，又喊李四，末了大聲喊道：「諸位小二，哥再不敢來，咱們的性命就不保了。」連喊帶哭，叫了一會功夫，方有一人前來。君召道：「這事乃店主所為，與汝等小二無涉，快依他所說的話，將酒肉銀兩一齊取來，好教咱前去了。不然，連汝這班狗頭，全行送命。」小二聽了此言，那裏還敢怠慢，走到堂前，取了一壺頂上的美酒，四碟佳肴，放在桌上。君召道：「我已先說明，要與這狗頭同吃，還不快取一小小几子，換到我這所在。」小二見他怒氣冲天，那裏還敢言語，只得將客堂內几子

取了過來，放在院落裏面，斟了一杯酒。無奈君召有意找仇。君召接在手中，飲了一口，罵道：「死囚囊！老爺向不飲啜酒，汝不飲便無法處置麼？」說着，一手撥開他大口，一手端酒硬向下一灌。登時在小几上取了一條鯽魚，連頭帶尾，便向口裏一揣。那店主如同雞子一般，所有鮮血尚未淌完，早已隨酒咽下。正要作嘔，那條魚又揣了下去，兩下在咽喉一撞，不由的耐不住，又鹹又酸又辣又臭，四個氣味渾在一處。大口一張，猶如胃雞屎一般，連嘔帶吐，胃得君召一臉。君召不說他擺佈的利害，反而故意的怒道：「我說這裏面放了毒藥，汝才飲下，便好此發作，還要糟踏老爺！」說着，一連幾拳，復又打下。店主真是個忍氣吞聲，不敢言語，只得在地下兩手作揖。君召到了此時，已是出了怒氣，站起身來，將小几踢去，罵道：「汝這狗頭，不是我高抬貴手，頃刻命入黃泉。這酒菜難道真吃麼？今日權命汝知道一點利害，快將銀兩取來，讓我動身，若再不改變心腸，指日由淮安轉來，將汝身首異處。」當時小二早已取出二十兩銀子，揣在身邊，揣了包鼻帶，怒而去。在路有四五日路程，這日到了徐州府屬蕭縣界內，看看天色不早，想道：「此地離淮安不過三五日光景，今晚且尋個客店歇息一宵，明日天明起身，再來夜間於個夜站，兩日便到淮安了。」想罷，趕着路程，一路向村鎮而來。此時日光早經落去，但見那月色漸漸的東升，看看面前有個鎮市，正待邁步進前，忽見對面來了一人，手提着一個蔑籃，兩眼淚痕，匆匆而去。君召見了，甚為疑惑，故意止步問道：「俺且問你，前面村鎮是何地名？汝也是行商的客人，為何不住在此處？」那人見君召詢問，不禁搖手答道：「客人快轉回去，這鎮上是不能住宿的。前面鎮口的個來福客店，我們回來五人，皆下落這店內，今早起來，已不見了四人。我們他們是起早出去了，誰知尋了半日，找到他後屋裏面，有個宰坊，闖了進去，但見那四人猶如牛羊一般，赤條條綑綁在宰檯上，那人頭早不知去向，了。小人這一嚇，非同小可，明知一人敵他不過，又不敢喊叫出來，送了自己的性命，只得走了出來，以便鳴案。誰知這地方的正保，全不問問。聽說是來福的案件，就如同沒有此事，反將我們罵了。頓要將我送回店內，這不是有冤難伸麼？因此愈想愈怕，不敢再去住宿。因此天晚尙自趕路。」君召聽了，怒道：「青天白日，村莊上面，那裏會有此事？汝且隨我前來，指個明白，待我今晚送這個狗頭的性命。」說罷，不問他肯行與否，挽着手，向前就走。問道：「汝這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約伴到此何幹？」那人道：「小人名叫朱魁，祖賀揚州人氏，素販北貨爲業。只因經過鶴山路，見一伙強盜，名叫托天王華蓋，所有銀錢貨物，均爲他劫掠到山上。同伴之中，殺死三人，其餘五人，逃躲在樹林裏面，方才活命。滿想奔赴淮安，到施大人衙門告狀。誰知在此又遇這大禍，小人準備是沒命了。」君召道：「汝且不必號哭，我便是漕運總督的朋友，這案在我身上，包汝這怨仇不難破案。汝且隨我前來，指名店面。」朱魁見他這般裝束，又聽他一番言語，也是半信半疑，只得隨他到了鎮上，遠遠的將客店指明，然後說道：「小人向別處安身，」

明日在此候信。」說罷，掉轉身軀，尋路而去。君召背着包裹，到了客店裏面，迎面站下，向着裏面問道：「汝店中可有閒房麼？若有潔淨的所在，我便住宿一宵，房金照算。」裏面見有人問道，只道是個富戶，忙道：「客人且請裏坐，裏邊有寬大房屋，一切俱全，聽便揀取便了。」說着，出來一個堂官，便將君召的包裹接過。君召也就隨他入內，但見五開間一所店堂，上首支着個廚房，七口大鍋，一連而下，下邊設着個案板，鷄魚鴨肉鋪列在一堆，當中一個腹門，裏邊一個院落，穿過院落，又是五間房屋，當中三間，設着桌椅，許多人飲酒叫菜。兩邊兩個房間，乃客人的臥室。君召揀了一間寬大的所在，命小二將包裹放下，打水泡茶，淨面漱口，小二尚未回來，忽聽响噫一聲，捧下一物，君召吃了一驚，趕着出來觀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二回

鬧酒肆惡打王七

見豪客巧遇朱魁

却說萬君召聽得外面响亮，趕着出來觀看，只見客堂上坐着一人，年約四十上下，身高七尺，向開二道濃眉，一雙快眼，身穿玄色短襖，頭帶一戴英雄盔，當中一朵絨球，坐在上邊，但見滿臉的怒氣，高聲罵道：「我也不是白吃的，黃金白銀聽汝算帳，爲何來這多時，酒肉還未取出？那邊有後來的人，早經吃畢，這不是有意欺人麼？」說着，拍着桌，罵個不已。君召聽了一會，是爲酒肉來遲，因此叫罵，也就不去過問。只見那小二送進茶水，向他問道：「你老何方人？這店內有上等酒肴，欲吃何物，在先說明，好前去叫點。」君召想道：「朱魁說這店中是個黑店，想必所買的肴饌，皆是人肉所造的了，我且將他餛飩包試他一試。」乃道：「我們若遠而來，別項物件，總要等候，先取兩盤餛飩包，爲我充飢，然後上等酒肴，儘數送來，一總算賬。」小二答應前去，頃刻送來十個餛飩，一壺清茶，放在君召房內。君召待那人出去，先將房門關上，掌上燈火，將那餛飩頭割開細看，也不見有什麼破綻，只送入口內，發一品氣味，覺得有點微酸，一人猶疑不決，暗道：「這就令人難辨了，這店既是歹人，不應有許多客人在內飲酒，而且這餛飩裏面，又無人醒氣味，若說是平常的客窩，朱魁那樣痛哭，斷無假裝之理。我且等到夜間，辨個真假。」當時漱口，少刻，小二送進酒肴。君召正要下筷，那外邊一牆聲，早驚動各處，但聽一人喝道：「汝這瞎眼的狗頭，我在這北道往來多時，好漢英雄，不知遇過多少，汝敢出言不遜，挺撞老爺，且將你店主喚來，問個明白。我姓王的，難道與他有仇隙麼？進來這許多時，會酒未見有一角菜，未見有一件，將我的錢騙去，命我在此挨餓，究竟是何道理？不要走，且與汝去開店主。」說着，將這裏有的桌几，並許多動用的物件，概行毀去。正鬧之間，忽然又來一人大聲喝道：「何處的野種，也不訪我的大名，便在這店中囉？」我偏沒酒肴與汝，若知麻木，趕快出去，不然便送汝狗命！我這時中不容汝在此喊叫的。」話猶未了，那人怒髮冲冠，大聲喝道：「好狗

才！你道我不知底細麼？汝既作這買賣，江湖朋友也該探訪，我若仍在山頭，將汝這斷先結果性命。」君召聽見此言，知此二人皆非善類，當特出了房門，走到二人面前問道：「二位請了！我們初臨此地，不知道地方規矩，但彼此交易，一去百來，客人出外行商，理和合平爲貴，店主將本求利，何能怠慢來人？二位權行息怒，且向店主細細問個明白。」那客人見君召這番言語，忙道：「咱們皆是過路之人，不是腹中飢餓，何故在此閒坐？小弟一進來，便交下十兩銀子，命他送二壺酒幾碟菜，用畢還去趕路，誰知他將我的錢收下，命咱們到這裏守候，自下晝時分，等到此時，酒不見有一壺，菜不見有一樣，這客堂裏許多後來的人，盡行時去，咱還未曾飲食，這不是有心欺負麼？」君召道：「這乃店主不是，如何收去銀錢，不去買賣，他也不是白吃你的。」那人見君召也說他不是，怒道：「他也不是你的親娘舅，要汝多這閒話。咱這店內喜賣與這人方才賣，不喜賣與這人，他有銀錢，咱們沒有銀錢麼？進得門來，便用這銀子嚇人，如此小器，咱們還能使他受用麼？我看這狗頭，亦無本領，三拳二腳，便見闖王自尋苦惱。」君召見了怒道：「你這人好無道理，既不要向他買賣，爲何收下銀錢，這不是汝不是麼？汝若識得抬舉，就此送出酒肴，使這朋友飲食；若道半個不字，莫說你這樣身材，便是生鐵羅漢，也要將你磨個光亮，你道我這樣是懼怕你的麼？且與你個榜樣，方曉得我的利害呢！」說罷，見那客堂外邊，有夥二人拔不過的槐樹，到了面前，舉手一搖，隨即一腿打倒，在前面店主見了這，樣也就半响不言，所有那飲酒的客人，無不齊聲驚訝。當即來了兩個小二，深恐那店主眼下受苦，趕着上前大哭說道：「客人有所不知，我這做東，平時有點獸氣，是凡酒後，便不知輕重，方才這位進來，說是將銀錢交下，小人却未曾見。常言道：『買賣認分毫。』咱們東家又未招呼送酒，一人說已經交錢，一人說未經交下，隨後兩不認賬，還是小人晦氣麼？因此他內中有這緣故，說明出來，兩位客人便可息怒。現在既已爭論，想必是做東獸氣發作，忘却銀錢，致令這客人受餓。但是今天色已晚，不能前去趕路，不如在此暫住一宵，小人立刻送飲食進來。」說着，便拖着那個店主向外而去。那人見君召如此慷慨，走上前來問道：「借問老哥尊姓大名，貴地何處？由何處而來？此去意將何往？」君召見他來問，便答道：「在下乃漕運總督施大人跪下至交朋友，海州萬家窪萬君召也。氏是何人？且請說明名姓。」那人聽說是君召，不覺喜出望外，忙道：「莫非你老由河南來麼？目下貴恙如何？普潤和尚已到沂州了。」君召聽了此言，更屬詫異，忙道：「普潤僧人正是俺的朋友，汝何以與他相識？」那人道：「不欺尊駕，咱也是綠林出身，向在蝦蟆山與洪魁這千人聚義，姓王名傑，排行第四，便是小可。只因黃天霸與趙氏兄弟路過山下，殺死洪魁，欲燒山寨，普和尙與衆人勸俺歸降，同赴沂州攻打王朗。不料王朗十分利害，天霸與人傑同上山頭，爲齊星樓的埋伏，打了半死。現在人傑尙可言語，天霸早已不省人事。因此小人討這個差使，馳赴淮安送信，速請他妻子到張七那裏，將消除

萬毒丸要來，方救得天霸的性命。因此到了這店中，便想進了飲食，仍去趕路。不期這個雜種，同俺做這個對頭，不是你老前來，定將這狗頭打死。」君召因聽了此言，自是吃驚不小，忙道：「飛雲子既在王朗山中，爲何不將樓圖取出，反致天霸中這埋伏呢？」王傑道：「咱也上山殺了一陣，只因雲龍與曹勇口角，不辭而去，王朗不免疑惑，常常要這樓圖，省是託言不與，飛雲子又不便過顯形迹，以致遲延至今。前天霸非飛雲子搭救，早經慘死在樓上了。你老自河南抱病，何故這許多日子？此時大約是前赴淮安了。」兩人說明名姓，自是一家的好漢。君召便命王傑將自己的包裹搬在一處，乃道：「今日已將更鼓，夜站也不便行走，咱們坐一夜，明日早起，兩人一齊同行，路途也有個伙伴。」王傑聽了此言，自是愿意，不必說他二人在此等候，且說兩個小二將店主拖了出去，到了店堂坐下，低聲言道：「這兩個皆是肥羊，不過那一個甚爲辣手，咱們須設個計策，將他擒住，得了宗大大的財爻。」你道這店主姓甚名誰，此外有個外號，稱他個賽時遷的，王七。此時爲小二拖出，道：「這兩口羊，雖然纏手，但是用了那藥酒，將他們灌得爛醉，也就直手直脚。」說罷，便命小二前去置辦，以便害他二人。不知君召與王傑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三回

施大人待客殷情

張桂蘭救夫心切

却說王七被萬君召搶白一頓，到了外面，向小二說道：「這兩口肥羊，甚有油水，只是不易動手。咱們仍將那一種頂妙的藥散入裏面，多備繩索，拾入後面，專候我前去動手。」小二道：「咱們自理會得。但前來的，那人不過是火暴性子，惟有後來的，不但有那樣臂力，好像是個內行，咱們到要留心才好。」說罷，便命個夥計，攪了一盤肴饌，一把酒壺，放在裏面。後面人來，取着筷兒，提了抹布，一直到了後面，揀當中一個方桌放下，向着君召說道：「請你老做陪客，爲咱這客人解惱。咱們小人奉敬一杯了。」說着，按了兩付座頭，將箸兒放好，手執酒壺，每人斟了一杯，便請他兩人人座。君召雖是病後，凡事仍是留心，又因朱魁說他是個黑店，猶恐中他的暗算。當時雖然坐下，並不去取酒盃，兩隻眼睛，但向那盃盃王傑，早經飢餓，只恨沒有酒肴。此時已到頭前，那個小二斟了一杯，接着就舉手要飲。君召趕着攔道：「且慢，咱們先令他喝一杯。」說着，將王傑的酒取過來，便命小二飲下。小二見他這樣，心下早經害怕，暗道：「倘這內裏設被知道，如何是好，且待面騙他一騙。」忙道：「這事小人何敢，小人情願領罪，不敢這樣無禮。而且方才言明，敝東有點默氣，若被他看見，他不說是客人賞賜，反說小人嘴饞，打着客人的旗號，自己飲酒。有此兩層，還請客人自飲罷。」君召冷笑說道：「汝這廝到會遮飾，俺道不知你這個買賣，方才中指甲內放的何物，替我從

實說來；若有半字虛言，先要汝這狗命！」說着，便一把將小二揪住，用力一摔，倒在地下。一手握定他的下腮，一手將嘴撥開，不由分說，望裏一灌。王傑見君召如此，更是火上加油，罵道：「原來這狗頭下這毒手，此必是店主所使，咱且將他擒住，送回閻王，然後與他算賬。」當時站起身來，一脚將杯盤踢去，躡過腰門，到了前面，果見那個店主坐在那個店堂裏面，不禁大聲怒道：「俺與汝今日何冤？往日何仇？一心要謀害俺，汝既有此心，也不怪俺手毒了！」說罷，到了前窗，一手將王七捉起，按於地下，便是一拳，早打得面門流血。王七尙自辨道：「汝這兩個野種，何故在此撒野？咱也不是開了黑店，謀害人財，怕汝去驚動官府，打得老爺便會得交手。」說着，便想在地掙扎起來。王傑不等說完，順手便是個嘴巴，罵道：「老爺到想饒汝，只是汝這強嘴，容你不得。」說着，又是一下，早打去數個門牙。接着君召也到了前窗，向着王傑說道：「咱們不必與伴嘴，那怕他躲入天牢，俺要將他破綻尋出，且將這廝帶了同去，若搜出不鑑不恥的物件，然後將他治死，爲衆報仇。」王傑聽畢，便將他提立起來。君召在前，王傑在後，穿過後堂，叫下尋找，走了一會，不見有什麼腥味。君召正然疑惑，忽見牆脚下面有塊方磚，向上一豎，又望下一落。君召連忙喊道：「王傑，這所在有了伏埋了，咱們且看他一看。」說着，將方磚撥開，便是個絕大的空房，下面黑洞洞空無一物。左邊一順下去，却有數層坡台。君召向王傑道：「這裏定有消息了，咱們且帶了他進去，分個皂白。」兩人當時下了台階，誰知下面乃是一處極大的地窖，到了裏面，却是砌就的三間暗室，上首三口大鍋，刀鏟刷帚，各式齊全。下面一個方檯，抽着凹槽，四隻腿釘於地下。旁邊一個大盆裏，水勺木桶放在其內。王傑道：「這廝原來也是個我輩，你看這幾件傢伙，豈不是快活纜送命盆，澆心桶，刷毛檯麼？」說着，再抬頭一看，牆壁上面尙掛着四五個人頭，便是那朱魁的那幾件傢伙。君召勃然罵道：「汝這狗賊，喪盡天良，取了客人的財物，還要傷他的性命，這不是情理兩虧麼？汝既將死多人，俺便要汝償命！」說着，便將王七細縛起來，按在凳上，命王傑上去，將幾個小二同喊來，使他見個明白。當時王傑便到了前面，所有的客人，見君召看出他破綻，知道是個黑店，一齊起身，跑個乾淨。許多小二恐帶累着自己，也各自逃走了。只有那個送酒的就躺在地下。王傑尋了一會，不見有什麼別人，只得復行不去。王七知道沒命，當下哀哀的求道：「二位老爺，小人觸犯，有眼不識泰山，他兩人盛怒，小人自知死罪，但是家有老母，別無人養，要活活的餓死了。」說着，只是叩頭不已。君召罵道：「汝這狗頭，做這喪心害理的事，你母親要你這逆子，也是玷辱門庭，不如結果了，倒也乾淨，若你母無人養活，咱們回明施大人，命地方官月給口糧一分，正作開銷，也比你這逆子行兇作惡，勝加十倍。」說着，王傑掙定身軀，君召拔出腰刀，咽喉一下，結果了性命。隨即將鍋爐木盆，以及那動用物件，毀個乾淨，將屍首放在下面，然後走了出來，進了飲食。君召先到街房，問了保正的所在，然後將他教來，說明來歷，命他至縣內報

案保正聽說是施大人的差遣，分明是頂門的上司，那來還敢怠慢？一面命伙家進城，一面連夜備了棺木。到了天明亮時，君召將這事吩咐已畢，仍然同王傑一同起身，向淮安而去。這日到了衙門，却巧李七由裏面出來，劈面見着君召，不禁喜出望外。忙道：「大人連日正然盼望，爲何一去不返，杳無信息，飛雲子會否尋到否？」君召道：「咱們一言難盡，大人現在何處？且進去講個明白。」李七道：「大人現在書房，你我可一同進去。」說罷，便在前引路，進了衙門。早有照門的丁役見是君召回來，知道有緊要的公事，趕即趨前到了裏面。施公在書房內，正看那日行的公事，忽見門役進來，說：「萬英雄在外求見。」施公不禁大喜，一面說聲有請，趕即起身出了書房，向外迎來。走至轉過灣，早見李七在前，後面兩人，一是萬君召，其餘一人，不知是誰。施公首先問道：「萬壯士別來無恙，此去潼關，何多日也？且請裏面奉茶。」君召見施公迎出，連忙趕上一步，向着施公說道：「萬某不才有勞大人盼望，大人一常公事不順否？」說着，已進了書房，彼此見禮坐下。君召望着王傑說道：「此人乃駁老英雄使來送信，他姓王名傑，所有瑯琊山事件，皆他親目所睹，萬某路遇此人，故此一同進謁。」說罷，王傑便上前行禮已畢，侍立一旁，便將天霸如何路過普潤，如何在蝦蟆山殺死洪魁，飛雲子如何二上瑯琊山，及天霸與人傑受了重傷，並飛雲子等候樓圖，說那消除萬毒丸，可救天霸的話，說了一遍。施公這一驚非小，忙道：「天霸受此重傷，下官如何拯救？若果此人丟命，這瑯琊山從此就難除了。既是人傑說張七有這種丸散，且快傳信桂蘭，使他早早前去。」當時便在裏面書房，命李七傳進幾個差官，將計全金大力王殿臣這干人，分頭傳來。先命計全到總督衙門去送信。此時張桂蘭自天霸動身之後，久久不見來信，但不知他勝負如何，心下正然盼望。忽聽見中軍到了衙門，向着裏面說道：「漕督大人吩咐快請黃太太速進衙門，有話吩咐。現在沂州來送信，說大人二上瑯琊山，中了齊星樓埋伏，命在垂危，快請夫人前去救命。」張桂蘭聽了此言，不驚失色，忙道：「這是報馬前來，抑是別人送信呢？」中軍道：「聽說萬壯士回來，並有一位姓王的。」不知張桂蘭可能救得天霸，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四回

郝素玉結伴請張七

張桂蘭並力戰李達

却說張桂蘭罵了一陣，隨着中軍，一路向漕運衙門而去。不一會到了衙開，只見李七候金大力何路通這干人紛紛而至。彼此晤面，各自問道：「黃賢弟受了重傷，如何是好？若有差錯，俺們與王朗這強徒誓不兩立了。但是大人心急如焚，必定要親身前去，就此一來，又鬧出許多周折了。」桂蘭道：「我丈夫受此重傷，咱的性命也只與王朗拚了。你死我活，咱們且到裏面問明緣故，究竟是何物打傷？」正說之間，接着郝其鸞郝素玉也陸續而來，衆人一齊進了大堂，在內廳坐下。中軍到書房報知施公萬

君召只得請大人一起出來，先與衆人行禮。桂蘭首先問道：「萬大哥你兄弟的傷痕，究竟怎樣利害？從速過俺說明，這個道理。」施公見桂蘭神色倉皇，忙道：「女英雄且勿着急，此乃王傑由沂州而來，故知這細底了。」當時王傑將天霸在齊星樓上，破金龍爪破頭顱惡狗沫傷了兩足的話，說了一遍。桂蘭含淚言道：「此樓乃飛雲子所造，這許多毒物，莫非有什麼邪術麼？用那妖術傷人。」王傑道：「樓乃是按著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個門戶，恐裏藏被五行，分着八卦，所有一切機關，都是生鐵造就，關鍵一切，猶如活龍一般。至那惡狗的毒沫，皆是五行的毒氣了。此種機關，譬如那諸葛亮木牛流馬，墨子的飛鳶，也是這個道理。無奈此樓非尋常可比，生鬥死鬥，無窮的變化。飛雲子雖然可造，却我看圖行事，雖此樓圖，莫說起造不成，便是破這高樓，也是妄想。因此他爲這副樓圖，不能擅離山下，不然這齊星樓，早經破去了。但是這消除萬毒，只有張老英雄有這物件，設非賀人傑說知，尙不知何處尋我。現在人傑尙是明白，天霸俱已不知，多虧殷龍將萬功散，爲他敷上，若再遲延，恐有性命之憂了。」桂蘭聽了，憤道：「此丸我父親那裏雖有此物，此去鳳凰嶺，不下有五六日路程，自從他回轉山頭，臨走之時，便說隱姓埋名，不問世事，即便俺親自前去，恐他也是個不肯見面，即使得了此丸，非在受毒的面前調服，不能見效。這事也如何肯行？」說罷，不禁的大哭起來。施公見他如此，心下愈加懊惱道：「常言一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一汝是他的女兒，爲丈夫受了重傷，苦苦求他，豈有不救之理？本院命郝素玉同汝前去，修信一封，與汝帶去。」桂蘭到了此時，也是出於無奈，只得請施公一面修書，一面與郝素玉回轉自己的衙門，收拾了一夜，預備次日一早動身。當時賀人傑的母親，聽說兒子也有重傷，自是放心不下，見張桂蘭去求張七，也只得忙了一夜，到了次早，送他起行，自己在衙門候信。桂蘭帶着兩個親隨，一個丫頭，先到了漕運的衙門，郝素玉尙未到來，施公先將他傳了進去，向着桂蘭言道：「汝去鳳凰嶺，將張七請來，便同逕赴沂州，先救了天霸，本院與萬英雄衆位英雄，擇日帶領大隊，親赴山東，向瑯琊攻打。」桂蘭道：「大人的行期，尙未定了，主見殷老英雄，尙在沂州，不知如何盼望，咱們頃刻便自動身，仰求大人仍命王傑光回報個信息，好令賽花等知道。」施公道：「本院也有此意，無須女英雄吩咐。」此時郝素玉已進入內堂，施公叮囑一番，一路小心前去。兩人出了大堂，跨上鞍轡，飛馬而去。在路走了兩日，到了一個莊上，夕陽西下，見有小小酒旂一角，掛在檐外，素玉道：「咱們且進去飲食，那親兵丫頭也該飢餓了，飽餐一頓，夜間便可行走。」說着，兩人進入店門，見櫃台外面，坐着個黑臉大漢，猶如鍋底一般，兩道倒刷眉，一雙茨菇眼，腮下一部黃鬚，五短身材，坐在前面，看見桂蘭進來，連忙起身問道：「娘子到此，莫非欲飲酒麼？」桂蘭道：「咱們酒是不飲，有什麼肴饌，盡數取來，一總給錢與汝。」那人聽了，笑道：「這裏面大肉饅首，牛肉包子，正好飲食。」桂蘭與素玉到了裏面，外面兩個親兵，同丫頭坐在一處。素玉將那黑漢

一看，向着桂蘭說道：「這個黑畜，不是善類，咱們且防備他片刻，免得又生枝節。」張桂蘭道：「妹妹請用點心，咱可擺佈於他。」說着，那黑漢走到前面，張開大嘴，露出黃牙，笑臉向桂蘭說道：「現在天色晚了，娘子乃女流之輩，有何要事，便想夜行，豈不壞了身體？連日客商來往，說前面十里地方，有個山窪，名呼猴子窩，出了一夥強人，專門打家劫寨。凡有客人，走他山前經過，不分男女，擄入山林，男則入夥，女則爲妻。數月以來，所有行人，但敢已午未三個時辰，路過此地，交能中初，何不能行走。咱看汝兩個娘子，皆是女流之輩，鞋弓足小，有何本領？見了強人，不但不能抵敵，恐一嚇便是栽倒了。那兩個親兵，他是身小力虧，有河阻量，咱這店中，另有潔淨房屋，在此暫住一宵，明日上午前去，豈不是好？」素玉尚未答言，桂蘭着怒答道：「承你店也盛情，前來關照，無奈俺是強盜窠中，自幼長大的，莫說一夥強人，便是上千上百的強人，奶奶也豪無懼怕。汝且勿管閑事，若有強人，俺會擺佈，不要汝在此嚼囉！」黑漢聽了此言，不禁帶怒言道：「汝這賤貨，好不識抬舉，咱好意將此事告汝，既是如此，搶白，若遇強寇，可勿後悔！」說罷，便含怒而去。桂蘭也不理他，吃畢饅頭，向小二取水淨面，給了銀錢，同素玉回去趕路。誰知這個黑漢，本是個有名的強盜，名叫黑李達，張煥自幼在此做這買賣，平時劫掠客商，奸淫婦女，不計其數。方才見桂蘭有點姿色，本想將他騙下，到了夜間，好去苟且。不料桂蘭也是個綠林豪傑，將他看出破綻，搶白一頓，正是無可出洩，一人暗道：「汝這兩個賤貨，老爺欲想汝到手，怕汝跑上天去，不令他知道俺利害，也不叫做李達了。」想罷，便到了裏面，取出他一身裝束，出了後門，直向前來。且說張桂蘭與郝素玉出了店門，明月早經東上，兩人策馬當先，帶着親兵，一路向鳳凰嶺而來。行了有十多里路徑，前面路上，一片樹林，密密層層，遮蓋在前面。桂蘭向素玉說道：「咱們加一鞭，免得又費周折，你看這樹林裏面，恐不乾淨。」素玉尚未開言，忽聽樹聲響動，一柄鎗頭向馬頭打來。桂蘭說聲：「不好！」趕將馬頭一領，向左一讓，拔出利刀，將一鎗開去，不禁高聲叫道：「何方強人，敢來剪徑？姑奶奶非別人，黑李達張煥是也。汝既前來，且與汝殺個死活。」說罷，便跳正樹林，舉鎗便打。桂蘭抬頭，胆敢出言不遜，抵撞老爺，俺非別人，黑李達張煥是也。汝既前來，且與汝殺個死活。」說罷，便跳正樹林，舉鎗便打。桂蘭抬頭，一望，正是那酒店黑漢，當時罵道：「賊敢在你姑奶奶面前現醜，不要走吃我一刀！」說着，一刀對着肩頭打下。張煥總欺他是個女子，無什麼驚人的本領，也就急架來迎，雙鎗並起，將桂蘭的刀磕於下面。桂蘭見一刀未中，不覺心中火起，躡前跳後，舞得如咬龍出水相似，一刀緊是一刀，向張煥渾身亂砍。黑漢復與他戰了一回，心下甚是躊躇，虛打一鎗，逃出圈外，定身向張桂蘭問道：「汝這女子，從何處而來？爲何也用這張家的刀法？」這句話說出，不知桂蘭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五回

歷險路兄妹相逢

述下情父女覲面

却說張煥見了張桂蘭的刀法，不禁詫異道：「你爲何也知這刀法？莫非與咱是一門傳授麼？」桂蘭見他們來這刀法，不知他果懷好意，乃道：「汝問俺的刀法，且在這樹林前站穩，咱乃鳳凰嶺張七的女黃天霸的妻子張桂蘭是也，自幼跟隨父親，也不知殺多少英雄好漢，豈懼你這毛賊？」話猶未了，只見張煥將兩枝鎗向遠的擡去，膝跪在塵埃高聲叫道：「咱乃是疲鬼張五的兒子，自幼父亡，故多蒙叔叔憐愛教養兼施，只因咱不肯向上，到了十一歲時節，私下便逃下山去，仗着這兩手拳棒，東奔西蕩，萍草無蹤，一提及淚淚無乾。現在得遇阿妹，豈非天假之緣？今日冒犯虎威，還要阿妹寬恕。」桂蘭想了一會道：「且將汝名說來，便知真假。」張煥聽了，笑道：「父母隨意命名，叫了黑頭陀三字，不知是與不是。」桂蘭也就笑道：「此真乃咱的哥哥了！」桂蘭見是自己的哥哥，不禁帶淚言道：「兄長有所不知，俺們骨肉相逢，理當稍敘衷曲，只因汝妹丈現在沂州，遭了強人的毒手，立等消除萬毒丸，前去解救，因此與這妹子披星戴月，一路而來，以便到鳳凰嶺求父親前往沂州，救丈夫性命。丈夫危在旦夕，此去瑯琊山，尚有許多時日，萬不能再有耽擱了。」張煥道：「愚兄久欲上嶺拜見叔父，追念前事，無顏相見，今日得遇賢妹，何不趁此同行，若可効勞，應助一臂。」桂蘭見他如此言語，也就認作兄妹，請他在前開路，放馬而行，直向前跑。過了兩日，這日到下午時分，已離鳳凰山不遠，桂蘭開言說道：「哥哥且緩一步，待愚妹上山通報。」說着下馬，拔出刀上了山坡，早有個嘍兵對面而至，桂蘭上諭問道：「孩子住了，咱們老爺子可在山上？」嘍兵抬頭一看，見是桂蘭前來，登時笑答道：「姑奶奶從何到此？咱們老爺子正在山上，你老但上山便了。」桂蘭只得邁步上前，過了山寨，再向西望，與從前的景象大不相同。當初這鳳凰嶺前，一帶樹林，皆按着九曲三灣的埋伏，現在一片空地，改作田園，現出個隱士的氣象，當即領着素玉到了寨門，直向內而去。走了兩重廳屋，並且不見有一人，素玉道：「老爺子到會享福，你看這座高山，好一派氣概，得閑暇無事，飲酒釣魚，栽花種竹，也算得是神仙境界了。無怪大人兩次三番命他爲官，這是不肯出山。」兩人一時閑談，早到了東花園內，見許多孩子拿着魚竿，張七坐在石墩子上面，看着衆人釣魚。桂蘭不敢遽然上去，輕移蓮步到了前面，正擬上前行禮，早被那幾個嘍兵看見，齊聲叫道：「老爺子！你昨日思念着姑奶奶，這不是桂姑娘回來了？」桂蘭見衆人喊叫，趁此便跪了下去，說道：「爺爺在上，女兒桂蘭這旁有禮。」張七轉身一看，果然是桂蘭前來，不覺大驚失色。連忙問道：「我兒，權且起來，有話問汝。前聞天霸升任總兵，汝爲何不在衙門來此何幹？」桂蘭道：「爺爺有所不知，只因瑯琊山王朗造下高樓，盜取琥珀夜光杯，藏了皇家的寶物。」

因此施大人三打瑯琊山，未能將能樓攻破。日前天霸與人傑，復上山頭，中了齊星樓的埋伏，奄奄一息，因在沂州。因此女兒求見爹爹拯救。張七聽了，半晌言道：「這事非爲父的推托。自從施大人命我爲官，那時便矢口不移，回轉山頭，不問外事。天霸現雖緊要，但是窮富得失，聽之於天，即是汝此時前去，他若壽算短折，已早亡故。若是他命不該絕，爲父不必前去，他也是自救。此去山東非一朝一夕，咱實不能前往。而且王朗的埋伏，不知以用何物，俺不知道。即便前去，也不過空跑一跑，無濟於事。」桂蘭不等他說完，復又跪了下來，忙道：「爹爹膝下只有女兒一人，天霸辛苦牛生，至今尙無子嗣，設若因此送了性命，女兒靠着何人就是父親蓋世英雄，親生的女婿，死在惡人之手，知道的說爹爹高尙，不知道的反道是欺善怕惡，徒有虛名，爲人唾罵。若能救了他性命，皇天保佑，生下孩兒，兩姓兼祧，接了爹爹的後代，香烟接續，萬代流傳，豈不是受享不盡？爹爹若不去，反尙一時快樂，誤我終身，夫若有差池，女兒這性命也就不要了！」說罷，跪在地下，只是痛哭。郝素玉在邊說道：「老爺子，你也太高尙了，功名不就，尙可算隱士，女婿不救，豈非是個惡人？俺姐姐又無一男二女，設若天霸送命，你老也爲人唾罵。而且施大人盛意殷殷，致書勸駕，此時不去，豈不負他的來意？便是江湖上好漢，綠林中豪傑，也要在旁議論呢！」說着，便在身邊取出施公的來信，張七拆開觀看了一回，乃道：「飛雲子，既是知道這消除萬毒丸，當時何不給他服下，此去沂州若遠的路徑，爲父的何能得去？而且這丸藥早經用盡，非修合半年不能成，教俺一時從何置辦？」桂蘭道：「爹爹不必推辭，若無丸藥，那末藥便無用麼？女兒千里而來，幾乎送了性命，非遇着咱的哥哥，已在半途傷命，爹爹竟不看這情面，女兒又尙有何望麼？」說罷，大哭連天，站起身來，便想尋個自盡。早被郝素玉一把揪住，當時也跪了下去，苦苦的哀求。張七爲他纏得無法，不禁長嘆一聲，開言說道：「俺道是看破世情，一塵不染，在這山中做個隱士，誰知天不由人，出了這事，叫我怎生說法也罷，且與汝前去一行，但是救活天霸，仍然獨自回山，所有瑯琊事件，是不能過問的了。但是這一帶山林，下山之後，無人管理，爲父怎放心得下？」桂蘭道：「孩兒已有言在先，路遇哥哥，便是五伯的兒子，現在山前等候示下。」張七聽了此言，真是喜出望外，忙道：「莫非是黑頭陀張煥麼？」桂蘭道：「正是此人，爹爹且命人去呼喚。」當時便將如何遇見的話，說了一遍。張七一聞此言，却是悲喜交集，悲的是兄弟七人，只留着自已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回想從前的光景，不覺如在夢中，喜的是多年叔姪，一旦相逢，百年之後，張氏門中，尙有這一個後代，有此兩履，以致悲喜不定。當時張煥早走了進來，向着張七磕下頭去，嘴裏一面說道：「不孝的孩兒，自幼遠離，不知家事，父母亡故，渺不知期，生不能侍養於前，死不能成哀於後，撫衷自問，不能爲人，平日專恃這兩個拳頭，爲非作歹，回思昔日，玷辱門庭，今日得見尊顏，求叔父開一線之恩，收留教訓，便趁此改邪歸正了。」說罷，匍匐台前，放聲大哭。常言道：「一息尙

存皆可爲善。回頭是岸，福德在人。」張煥是個殺人放火的朋友，想到父母身上，也不佳流下淚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六回

大英雄負氣往沂州

女將軍妙手傷強寇

却說張七聽了張煥一派言詞，當時起身將他扶起，忙道：「我兒回轉山頭，乃是祖宗之德，就此住此山中，安居樂業，那強盜買賣，是萬做不得的。」張煥只是諾諾連聲，隨即命人到那店，叫令閉歇。這裏張七向桂蘭說道：「既是姪兒在這山上，大家照應，汝姊妹兩人，今晚暫住一宵，明日爲父的與汝同去。」當時桂蘭便同郝素玉到了後寨，細看一番，回想從前在山上的時節，另是一番蹊徑，有話卽長，無話卽短。次日一早，張七便起身，到了後面，先將所有的物件，並糧草等物，交付張煥。然後取了藥料，帶上盤川，取了朴刀，向桂蘭說道：「汝兩人雖可行走，但是天霸命在垂危，早一日到了沂州，便少一日的災難。俺此時便獨自前往，汝兩人帶着親兵，隨後前去便了。」桂蘭知道他的用意，深恐救了天霸，衆人將他不肯放走，先到了前途，只要將他救了過來，他便乘隙逃走。若自己一同前去，便留心在他身上，逃走不得。桂蘭心下雖不願意，無奈是自己的父親，這是違拗不得，當時只得應道：「爹爹前去，何上一人，如此是好？孩兒看來，雖不必與我同行，帶個嘍兵，一路也可照應。」張七道：「爲父的自己曉得，汝等隨後趕來便了。」說着，便背着包裹，一路的下山而去。這裏桂蘭與素玉，未有半個時辰，也就起行。不說他三人向沂州進發，且說殷龍自天霸受傷之後，只是悶悶不樂，所幸萬功散敷在上面，雖不見有何效驗，却無什麼懷處。惟是日夜提防，派人看守，這却比交鋒打仗，辛苦數倍。殷賽花見賀人傑受了重傷，一時不能全好，咬牙切齒，只恨王朗，怎奈飛雲子樓闖未得到手，卽便上山，也是無益，只得每日望王傑回來，好知道張七的消息。誰知王朗自得勝之後，次日殺牛宰馬，大犒三軍。當晚飲酒之間，孫勇向王朗言道：「咱有一言，與寨主商議，不知可能曲從麼？」王朗道：「賢弟有言，但說不妨，何故這牛吞牛吐？」孫勇道：「咱聞兵貴神速，又云：『先聲奪人。』昨夜一戰，已教那殷龍喪氣，咱想趁天霸受傷之時，前去將他結果了性命。此人乃施不全第一個助臂，只要將此人傷命，餘者便可無懼了。」王朗道：「咱們久有此心，只因諸位昨晚辛苦萬分，一時萬難開口，因此聊備杯酌，以慶功勞。賢弟若肯相幫，這便是愚兄的造化了。」孫勇道：「受人之託，要忠人之事。小弟明早定下山頭，先將那殷龍結果了性命，然後再殺那人傑。」蠻和尙聽了此言，高聲叫道：「喜逢變入禍，不單行。昨晚那禿頭和尙，咱們與他殺了有十個回合，未了將他送命，俺明日也下山一走，決個死戰。」飛又將軍郭天保也應聲答道：「俺也前去走走，殺了他兩人，開了

利市。」三人一時商議妥當，次日一早，各帶傢伙，向殷龍的寓所進發。殷龍連日打了敗仗，正是加意提防，深恐瑯琊山上趁此來人，不時的請普潤在門前打聽。普潤暗自說道：「殷龍是個有名的老輩，爲何殺了一陣，便如此心驚胆戰？在俺看來，也是有名無實。」正說間，早有那店小二走進來，匆匆說道：「普和和尚不好了！瑯琊山又來了強人，現在離店前不遠了！」普潤聽了此言，那裏忍耐得住，一聲叱咤，提了朴刀，一同前去。賽花等他兩人走後，向着趙五說道：「汝弟兄二人在此，俺不將來人送了性命，我不洩心頭之恨。」說着，將那雙劍佩在腰間，帶了鐵背花裝弩，招呼一聲，出門而去。且說普潤出了店來，揀了一塊寬大的地方，當中站下，果見那個交手和尙，遠遠而來，彼此見面，並不打話，兩人就此爭殺起來。彼此戰了有三四十回合，不分勝負。孫勇在後面看得火起，舞動雙劍，前來助戰。這邊殷龍當時闖上前去，就是一刀對孫勇，孫勇見殷龍知道他的利害，雙劍高起，急架相迎。四個人殺在一團，戰在一處。賽花在後觀戰，見普潤雖是英雄，只是戰個對手，不趁此時送他性命，尙待何時？想罷，便在肩頭上面，將鐵背花裝弩取下，扣上好弦，一箭射去。蠻和尙正與普潤戰個對手，急想獲勝，看普潤舉刀來，隔忽聽的索然一聲，猶如雷閃一般，一箭向命門射去。蠻和尙說聲不好，急忙將頭一扭，肩頭上面早中了一箭，抬頭一看，正是賽花，那裏忍耐得住！罵道：「汝這賤婦，敢來暗施毒計，不要走，留下命來，俺來會汝。」說着，撇了普潤，直奔賽花。賽花深恐不與他廝殺，此時見和尙奔來，兩脚尖輕向上一躡，早到了蠻和尙身後，對定後心，一劍刺去。蠻和尙知道不好，掉轉身軀，已來不及。只得將兩足向前一縱，約有十數走遠，方將一劍讓去，轉身回來，還了禪杖。賽花將雙劍高起，用了個古翦字勢，將那禪杖架住。罵道：「來得好，代我去罷。」說罷，兩膀用了十二分力，向前一送，蠻和尙不過是個肉頭和尙，他這禪杖能擋寶劍，何因道：「汝這禿驢，俺道汝是個三頭六臂，刀槍不入，水火不懼，轡和尙見他推開，也就拚力的下墜。賽花見他不肯相讓，心想要叫這禿驢受苦惱。」想罷，兩足在地立定，兩枝寶劍回身邊一縮，隨後即向後一退，早把蠻和尙那枝禪杖打落在地下。只見他向前一個勦斗，跌在下面。賽花見他中了妙計，當時槍上一步，舉起寶劍，當頭砍下。後面飛又將軍見蠻和尙要丟性命，趕即槍上一步，大聲喝道：「汝這賤婦，勿得傷人，俺郭天保來也！」只見鋼又一起，早把賽花的寶劍隔在一旁，兩人便就此交手。郭天保道他是個無用的女子，全不放在他心上，或而在前，或而在後，隨便向身上刺來。賽花見他這樣，知道是個小賤於他，心下正是歡喜，暗道：「難得汝這賤如此猖狂，不若先將汝送了狗命，使他們知俺的手段。」當戰面合，隨即虛幌一劍，轉身就走。郭天保見他敗了下去，舉動飛又在後緊緊的追去。賽花見他正合己意，只得轉身回來，復又戰了數合。此時一面招架，鐵背花裝弩箭早已放了去。郭天保只知長槍大戟，來不及施放那弩箭，誰料他一下早經射來，到了面前，正對左眼角上。當時這一驚不小，趕着向

左邊一讓耳門外面，早是個通心直過，登時血流滿面，疼痛非常。一柄飛叉直奔賽花刺下。賽花兩口寶劍，也是如遊龍彷彿，前後左右，認定他兵刃招架，殺了有二十合，郭天保也是勝他不得，飛叉起處，一路的叉法，四面殺來。男女二人，只分不出個勝負。孫勇與殷龍殺了一會，也不見有個勝負。當時孫勇那一柄鎚頭，直對殷龍的要害打下，不知殷龍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七回

路見烏鴉漕督究奇案

起屍身骸縣令赴屍場

却說孫勇因戰殷龍不過，不禁怒髮沖冠，大聲喝道：「殷龍！俺與汝誓不兩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兩個鐵鎚，儘對他肩頭打下。殷龍雖心下心急，只得將朴刀舞起，上下遮攔，戰了有十數個照面。殷龍漸漸的招架不住。賽花雖與郭天保交手，所幸他一雙寶劍，快舞如飛，上下盤旋，毫無半點破綻。遠遠見父親欲敗了，下去趕將劍法，便緊緊逼住天保的飛叉。一手將鐵背花裝弩搭上弓弦，說聲：「孫勇！休得逞能，俺姑奶奶寶貝來也！」說罷，一箭飛到前面，正對孫勇的太陽中了，下去，啊呀一聲，栽倒在地。殷龍見孫勇栽倒了，勛斗，趕着上前，便想一刀，結果了性命。誰知蠻和尙甚是眼快，正將普潤的戒刀隔去，轉身一步，趕到面前，將殷龍的朴刀架住。孫勇拗起身來，不敢戀戰，只得轉身回山而去。賽花見射中了一弩，那裏肯讓他逃走，邁步上前，隨後追道：「惡賊！向那裏逃來？俺姑奶奶追得來也！」殷龍恐他有失，趕急撇了蠻和尙，仍然追去。這郭天保、蠻和尙兩人，他已脫了圈子，也就各回山去，不說。殷龍回轉店中，再表施公自張桂蘭走後，一連三日，將地方上公事，連夜辦清。這日早間，便將淮揚道傳見，將所有要物，交付與他，一切尋常事件，命他代拆代行。然後擇了日子，將全何路通、李侯金、大力這一干將士，皆傳了進來，每人帶漕糧親兵，可約有一千餘人，分作五隊，按隊而行。所有朱標、朱光等人，皆約在沂州相會。到了行期前一日，先將印冊送回淮揚道，到了吉期，放炮三聲，拔隊前進。在路非止一日，這日到了沛縣，施公正在思想，天霸不知他性，如何。忽然一個烏鴉，對定面前，咕咕的響，叫了兩下。施公當下好生疑惑，暗道：「本院出轅，並非為那詞訟案件，何故這烏鴉向咱亂叫？莫非有冤情麼？」當時在轎內喊道：「烏鴉！烏鴉！若有冤情，再叫三聲。」只見那烏鴉向轎前又叫三聲。施公只得命人住轎，將何路通喊到面前，說道：「汝且帶親兵八名，隨着只烏鴉一路而去。本院在前面驛站守汝。若有動靜，趕快告知，以便着地方官追究。」何路通領命去，誰知只烏鴉一路飛叫，不疾不徐。但在何路通前面，緩緩飛去，約有半里遠，近前一個水塘，烏鴉便盤旋繞了一會，飛身水上一歇，一個蜻蜓點水，鑽了下去。何路通站路在上，心下疑道：「這事甚是奇怪，烏鴉乃天上飛禽，何故反入於水內，莫非這塘內有什麼異事麼？」隨即在周圍看了一回，然後命親兵將本處鄉保喊來。當時問道：「這水塘

還是官塘還是鄉戶自己的呢？」鄉保聽說是施大人的差官，已嚇得了神昏失志，忙道：「大人是新近上卯，尚未查問這底細；老爺前來查問，且待查問明白，再來奉告。」何路通見他那畏縮的樣子，看在眼內，甚是好笑，乃道：「汝這狗頭，所幹何事？自己分內的事件，尚敢說個不知，本官本應嚴責，姑留汝等體面，從速訪查，立待回話。現在施大人在驛站候信呢！」鄉保戰戰兢兢，磕了幾個响頭，站起來一路的飛奔而去。少頃帶了一個少年，約在三十以外，身高體胖，凶惡異常，到了何路通面前，問道：「小人奉命查問，這水塘乃是這男子的家塘，祖業流傳，世居此地，小人已將本人帶到，請老爺問他便了。」何路通向少年問道：「汝姓甚名誰？作何生理？」家下尚有何人從實說明，好稟知大人定奪。」少年見是路通，當即答道：「咱姓高，名飛，字翔雲，祖籍乃油縣人氏，向以販蕪爲業，清白平民，毫無劣迹，不知老爺喚小人則甚？」何路通道：「非是咱與汝作對，只因汝做事不妥，把這官塘可埋下物件，因此施大人前來查勘，本官且帶汝去見大人，然後定奪。」當時便將高飛咬付了親兵，自己押解到了沛縣的驛站。此時沛縣知事鄭昌年，早得了信息，飛奔而來，何路通當即將方才的事，稟明施公，隨卽命帶高飛。高飛一見了施公，早已魂飛天外，施公命他抬起頭來，但見他滿臉的凶形，一團殺氣，不禁將驚堂一拍，喝道：「汝這狗頭，幹得好事，還不將實情說出！」高飛見他突然而來，說不出個題目來，乃說：「小人自幼安分守業，從不敢作歹爲非，大人提小的前來，但命小人實供，小人既無人控告，又不告人，叫小的從何供起呢？」這番話，反把個施公說的開口不得，心想道：「這狗頭說得有理，但是他這面目，實非善類，咱又不能以那個烏鴉便據以爲實，不若如此詐他一詐，若能問出情由，便可由此追問。」想了一會，笑說道：「汝這狗頭，倒會說嘴，可知本院一清如水，日理陽間，夜理陰間，若無人在本院前控告，本院又何必拿汝？且將那個姓鄭的事件，從實供來，若有半字含糊，這腿上先送汝狗命！」說着，將驚堂拍的連天價響，令他直認高飛見施公說出個姓鄭的，又如半空中突下霹靂，形色倉皇，露於外面，乃道：「小人家並無什麼姓鄭的，只有五年前有個長工伙伴，名叫鄭三，他乃四川人氏，鴉經回轉家鄉了。」施公見他說出姓鄭的，正應烏鴉叫了三聲，趕着驚堂一拍，大聲喝道：「汝這狗頭，還不從快說出，鄭三乃於前晚已在陰間告了狀子，說汝將他害死，隱瞞他歷年的工錢，並奸騙他妻子，若不從實吐供，先打斷汝這狗腿！」說罷，便命人將他推下高飛，那裏就肯承認？只在下面喊道：「大人乃當朝的官長，小人若果爲非，情甘領死，實無兩個事件，即便將小人打死，也無口供！」說着，矢口不移，絕不供認。施公心下暗道：「此人雖說出引線，但是全無實據，何能遽爾用刑？」當時間高飛道：「本院不給你個實據，諒汝不甘引罪，且待汝同去見個皂白！」說着起身，帶了人衆，同沛縣知事鄭昌年，一路到了水塘前面，向着昌年說道：「此案乃貴縣的分內，可向左右村莊田戶百姓借一部水車，將裏面的清水車去，命人到下面踏勘，便可分明。」郭

昌年只得遵命照辦，當時借取水車，忙忙鬧了一日，到了向晚時節，方才將水車盡。當時早有了五六個親兵，跳了下去，衆人用手一摸，齊聲喊道：「下面是塊大石，約有方桌大小，咱們移動他不得。」施公聽說，當又添了數人，下去搬運。只聽哎喲一聲，衆人早嚇得搖唇鼓舌，個個驚疑。你道何故？只因衆人到了下面，先將邊圍一摸，好似個石磨相似，每人提定一面，拚力向外一翻，將他遮住。一面作將泥污洗去，露出身形。施公與郭昌年走到面前，細爲一看，却是個四十以外的中年男子。面上皮膚，雖爲泥污模糊，那身材形像上，還看得出。作作當時如法相驗，停了一會，作作下面報道：「無名一具屍骸，年約四十以外，生前中毒身亡，胸下有鐵尺傷痕，寬約二分，長約二寸，髮根有鐵釘一根，深有五寸，背脊繩索一根，釘死後，細縛所致。」喝罷，施公命郭昌年填了屍格，發落收殮。然後帶領衆人轉回官衙，不知此人如何破案，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八回

審淫婦戴氏據口供

治奸夫高飛處罪刑

且說施公填了屍格，將人衆帶回官驛，升了公座，將高飛帶到面前，大喝道：「汝這狗頭，還有何說？此乃彰明較著之案，這口屍骸，汝可認得麼？再不承招，便用大刑拷問了。」高飛已是開口不得，過了半晌，言道：「小人方才稟明用的那個長工，是在三十以外，今看這屍骸，已是四上下，而且他面目模糊，從何辨認？若說郎三，此人早回川去，何至死於此處？這分明另是一案，投在小人的水塘，這個屍骸污穢，已是挽回不來，不能無辜，再受這冤屈。」施公聽了，怒道：「你這廝倒會強辯，左右先將他重打四十，然後用大刑拷問。」兩旁一聲答應，拖倒下面，如數打畢，施公只得向何路通耳邊，說了許多言語，隨即起身，退後命人將高飛帶入縣衙。何路通領命出來，先將鄉保喚到面前問道：「汝知這高飛家內向有何人？左右鄰舍作何生理？就此趕速前去，將他家小帶來回話。」鄉保答應下來，真個是到了高家，如鷹啄兔，早將高飛的妻子，並一個六歲的女兒，帶至驛站。施公先命人將所用的大刑，全行伺候，升了公座，將人犯提上問道：「汝這婦人，可住在高飛家內麼？本院知你有冤情，特爲你丈夫伸冤，你可情願麼？」施公此言，正是前來詐他。那女子只道是爲高飛伸冤，會錯了意見。當時在下面稟道：「大人恩典，小婦人丈夫實是冤枉。」施公道：「汝既是冤枉，且將高飛如何害你丈夫，從實說來。本院自可減等。汝是何方人氏？娘家姓甚名誰？」只聽下面稟道：「小婦人娘家姓戴，丈夫即是高飛，現爲仇家暗害，將死屍送入咱家水塘裏面，蒙大人將丈夫提案，欲問根由，其實不知此事。」施公聽了，喝道：「汝這無恥的潑婦，在這本院面前，尙自抵賴。汝丈夫早已言明，汝乃郎三之妻，與他姦合，謀死

親夫，汝還信口胡賴！本院執法如山，不將汝這淫賤的婦人問出口供，那無頭的案件還能審麼？左右先將這淫婦又入油鍋，烹他的手脚，看他供與不供。」施公一聲，兩邊差官兵役，如狼似虎的一般，早將戴氏拿下。頃刻之間，火油鼎沸，赤條條的如火蛇相似，兩個差官，將戴氏雙脚捉住，担在鍋邊上面，專等施公再喝一聲，便向裏面丟下。戴氏見了這樣情形，早嚇得心驚胆戰，高聲哭道：「大人饒命！小婦人情願實供。」施公見他肯認這件，當時命人放下道：「汝這賤婦從快說來，怎樣將郭三害死？」戴氏到了此時，欲不說，眼見人下油鍋，立刻沒命。若欲說出與高飛那樣恩情，頃刻定了死罪。當時欲言又止，半晌無言。施公見他又欲抵賴，罵道：「本院尚未鬆刑，便又如此狡猾，左右速將他又入鍋內。」戴氏聽了此言，不覺失聲哭道：「這事小婦人雖聞其事，實是高飛有心謀害。郭三本是四川人氏，十五歲逃難至此，在前莊王家做店做了伙計。二十歲娶了小婦人爲妻。那時高飛亦在店中執役，見小婦人有幾分姿色，多方勾引，騙誘成姦。向郭三說消爲人，一執役無所了局。咱們家內有幾畝薄田，咱們自耕自種，免得受人家使喚。」郭三是異方人氏，聽了此言，豈有不應？因此到了他家，因慕成姦，遂起謀害之意。不料郭三命該逢絕，這日忽然思念家鄉，欲與小婦人回轉四川，同歸故里。高飛聽了此言，那裏認耐得住，暗與小婦人商量，等他動身之時，前兩日將左鄰右舍，請到家中，代他餞行。到了臨行日期，故意送他一程，出了本莊，便將他結果了性命。又恐事後發作，特將一個石磨網在後心，推入塘內，就此與小婦人作爲夫婦。後過了一二年間，說他杳無音信，便彰明較著嫁他爲妻。不期郭三陰魂不散，復向大人面前告了陰狀。此乃小婦人的實供，求大人開一線之恩，饒我性命。」施公聽畢，命浦縣招房寫了一個口供，使戴氏畫供，然後將他送入城內，收入女牢。復行將高飛提出，問出實情，施公便判了秋審施刑，斬首抵罪。擱了一夜，次日，絕早起程，直向沂州進發。單說張七當日下了山頭，提了朴刀，直向沂州進發。他本是單身獨馬，適值夜色又好，他便連夜趕行。忽然後面一聲響亮，燈球一顯，四百兒郎排於兩面，撓鈎火搭向身上逐來。張七見了好生笑，道：「老爺是強盜的祖宗，並不知是這樣的規矩，難怪當日劫掠客商，一經手便可得利。原來有如此的凶勇。當時四下圍寨上來，只是不敢動手，命一個頭目，匆匆的去飛報上山。隔了一會，這見一人，單身舞動單刀，飛奔而來，到了山下，劈面見了張七，罵道：「汝這該死的匹夫，還不丟黃金買路。」張七將他一望，也知他是個會腳，登時怒道：「無知強寇，敢出此言，不要走，看刀！」說着舉手一刀，對面砍去。那人見張七來的凶勇，趕將單刀架住，用了個單鳳朝陽勢，還手一刀，咽喉刺下。張七毫不在意，順手開了過去。你來我往，殺了有十數個回合。張七一心趕路，虛砍一刀，轉身就走。口內說道：「俺張七往沂州去有事，改日回來，與汝戰個你死我活。」那人見他收兵要走，趕急上前攔道：「汝這人到沂州何幹？莫非也投那瑯琊山王朗麼？」張七聽他說出王朗二字，其中顯有別故，也就止

步答道：「俺乃捉王朗之人，豈肯前去投他？」那人聽了，詫異忙道：「汝這人姓甚名誰，爲何欲捉王朗？」張七見他來問，不禁笑答道：「汝問俺的名姓，說來也該知道，某乃綠林的老輩，鳳凰嶺張七是也。」那人聽了此言，不禁大驚失色，忙道：「咱道是誰原來老英雄到此，小可多多得罪。但是前往沂州，還因有人拜請，抑是與王朗有隙，且請說明，俾小可知道。」張七見此人細問根由，只得止步答道：「汝問俺則甚？且將汝名姓道來，老夫自然相告。」那人聽了此言，只得對張七說道：「王朗此樓，乃某等之過也！在下姓雲名虎，排行第二，那飛雲子就是俺的兄弟。只因萬君召奔赴潭園，請俺三弟，彼時因施不必是個賊官，不肯隨去，一時之憤，竟將樓圖竊去，奔走四方，滿意到了淮安，將施不全結果了性命，誰一知路而來，口碑載道，沿路百始無不歌功頌德，說他是個清官。咱反追悔從前不當如此，這明是王朗這強盜，暗害他性命可知。琥珀夜光杯，乃是皇家的寶物，過了欽限，賊賊兩無，豈不獲了重咎？而且他這齊星樓，只有俺三弟照着樓圖，可以前去攻破。現在此圖既在俺身上，雖然有心交付三弟，奈因無顏見面，又恐萬君召等人笑俺反覆，以至欲行不果，故在此糊塗。老英雄既來此地，敢煩將此樓圖帶去，交與普潤和尚，好與三弟大破高樓，爲國家出力，俺就此便回轉潭園了。」張七聽了此言，自是喜出望外，當即同雲虎上了山頭，一同入寨，到了聚義廳，雲虎便請他上座，命嘍兵取過面水，奉了清茶，廚下已備了酒饌，當時擺了筵席，爲張七接風。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十九回

張老七解囊施藥

黃天霸起死回生

却說張七被雲虎請到山上，酒席之間，各言衷曲。張七將天霸受傷，此去解救，說了一遍，便想約雲虎一同前去，攻山之時，多一幫手。無奈雲虎執意不從，只得隨他去了一宿無話。次日天明，張七便起身趕路，早有雲虎送出個小小拜匣，外面一個紅布包裹，裏住當中，裏面一幅樓圖，捲藏在裏面。當時交付張七，從送了許多盤費。張七也不肯受，只得攜了拜匣，別了雲虎，下山而去。復走七日路程，這日離沂州不遠，一路上但聽說道：「瑯琊山王朗建造高樓，以便爭取天下，現在黃天霸身受重傷，命在旦夕，報馬到了淮安，施大人親自前來破敵。昨日沂州府得了施大人公事，命他備一所行轅，擇地下寨，聽說帶的兵馬，不過一上下，惟有那麾下的將士，無不飛牆走壁，出色驚人。這一路而來，還破了许多無頭案件，眼見得這沂州界內要做戰場了。」張七聽在耳內，所幸天霸尚未送命。當向那人問道：「汝可知施大人麾下，那個老英雄，龍現在何處？」連日王朗曾會人與他廝殺。」那人道：「此人誰不知道，此去約二三里，有個盤龍鎮，鎮內那個慶成客寓，就是他居住的所在。時常飛又將軍郭天保與

黑鬪羅孫勇屢次與他交戰，所幸殷賽花有那個鐵背花裝弩，射人百發百中，到了臨敵之時，戰他不過，便用這暗器傷人，因此戰了數日，並無勝敗。張七想道：「此去二三十里路徑，咱何不就此前行，今晚就可救天霸了。」主意打定，隨在酒店裏，打了一角煖酒，牛肉饅頭，吃個頂飽，趁着月色，飛奔而去。行了二十餘里，只聽遠遠的殺聲，料想是王朗山上前來廝殺。隨即將包裹緊了一緊，拔出單刀，一路前進。到了前面，果見一個黑漢，舞動雙刀，與一個年少的婦人，在那裏交戰。張七知是賽花，叫道：「賽花姪女，你休得慌忙。」張七前來助你。」說着一個箭步，躍到面前，手起刀落，那個黑漢的鎚，幾乎脫離手腕，隨即一刀，對孫勇馬頭砍下。孫勇與賽花，正殺得難解難分，忽然來了一個年英雄，紅在六旬以外，身背包裹，手執單刀，拚力殺至，不覺吃了一驚。趕將鎚頭緊了一緊，招攔隔架，一路堤防。約戰有七八個照面，孫勇撒了一刀，回山便去。張七也不追趕。只見殷賽花站立在後面，見是張七前來，自是喜出望外，趕忙上前喊道：「老爺子，你到今日纔來，咱們想得好苦。」黃叔父與殷的丈夫，傷痕未退，連日言語，皆不能啓口了。咱爹爹現在店內，你老快隨我來。」說着，便在前引路。走過一會，早見趙氏弟兄，同普潤迎來，見了賽花，忙忙的說道：「天霸的妻子，同那個郝素玉俱皆到了，說他父親張七已在前動身，想必不日也可到此。」賽花聽了，笑道：「你這和尚當面錯過，這不是老爺子張七麼？適纔非他助戰，與孫勇尚不知戰到何時。」張七也就問了姓名，一路而來，到了客店，殷賽花首先進內，高聲叫道：「爹爹趕快出來，老爺子來了。」這一聲，早驚動了裏面。但見殷龍匆匆出來，見了張七，問道：「俺的哥，爲何今日纔到這兩個姪女已到了半日，爲何有意在路担攔呢？你看你女婿那樣英雄，弄得如此地步，你見着豈不心疼？」當時便挽作張七入內，早有張桂蘭兩眼通紅，出來迎接，喚了一聲：「爹爹。」不止盈盈淚下。當時張七到了裏面，先將包裹放下，向着殷龍說道：「咱雖在路耽擱一日，不但未誰誤事，反有件大功，說了出來，真算得是走偏天涯無覓還，得來全不費功夫。」當即將那個拜匣，取了出來，命桂蘭收好。殷龍道：「你女婿如此重傷，不說便去解救，處在此說這樣的閑話，豈不令人急殺？」張七道：「咱女兒必是放了夜站，連夜而行，故走得如此飛快，俺若不破站行，此時尚在半途，那時又便怎樣？且俺這個方藥，非按時敷上，不能收效。非俺在此誇口，便是普潤和尚若遠而來，比不得俺的機會。」殷龍急道：「咱們皆是綠林的漢子，雖然不幹這買賣，也未會逢場應考，但這文乎文乎，有話但說不妨，何必令人猜問？」張七道：「俺實對你講，那個齊星樓原圖，爲俺得着了，豈不是件喜事？」普潤不等他說完，連忙問道：「照此說來，莫非遇着雲虎麼？」張七道：「正是此人，豈非喜事？」當時便將雲虎剪徑，彼此交手，以及送出樓圖，他回轉潼關的話，說了一遍。衆人聽見，自是喜出望外。殷賽花見衆人出神問話，並未吩咐小兵取水進來，趕着出去招呼了一番，備酒肴請他飲食。張七淨面漱口，奉上茶來，然後執燈台到了天霸面前，看了一

會，不禁嘆道：「此乃是金龍爪抓傷頭角，以致如此腫潰，再至三日，腫到胸前，那就解救不得了。」便命桂蘭取過一個茶盃，自己已身邊取出一個葫蘆，將塞子拔在復命人取了火爐，燒開熱水，茶杯放在水壺裏，盪了溫熱，然後將末藥放了少許，復取出個藥瓶，約有三寸多長，裏面許多黑線，張七抽出一條，放入水壺裏，面登時那線長大了數倍，明亮非常，乃是個玻璃的藥管，將茶盃內末藥灌入裏面，復取了一盆冷水在內浸了一會，鍊起之後，又在火盆裏薰了一會，如是七次，方將那末藥茶盃灌下。其時約有三鼓時分，張七先用白布手巾，將天霸上面傷痕，揩抹了一會，取了一根雞毛，將末藥的慢慢的掃在天霸傷痕上。但見那個顏色，或紅或紫，或青或黑，頃刻工夫，露出幾個顏色，那傷痕上面如火燒一般，熱刺刺的冒出清烟，張七到了此時，趕將方才的涼水酒了一次，火氣方才冒出。如此到了天明，忽然天霸大叫一聲：「痛殺我也！」翻身復又睡去。衆人聽他已能喊叫，方覺轉悲爲喜。張七道：「汝等且勿多言，所幸來得甚巧，咱這藥料，輕則半個時辰，重則兩個鐘頭，便可轉輕。他自三更以後，直至此時，方才蘇醒，也算得是痛入膏肓了。」隨又用藥在他腿脚之上敷去。然後方將人傑推轉過來，如法炮製，敷在臉上，等到日色上升，陽光當頭，兩人方可言語。張桂蘭與殷賽花兩人見丈夫安然無事，自是喜不自勝。隨命人煎了兩碗粥湯，慢慢的爲他兩人灌下。只見那人傑睡眼罵道：「這個鬻賊的王朗，竟取下此毒手，悶得小爺好苦心下。雖明只是說不出來，老爺子既到了此地，又不怕他的埋伏，何不與岳父今晚上山破了山頭，使他個防備不及？」張七聽了笑道：「汝這小狗頭，倒是個真種，汝父親在日，也是急不及待，誰知汝也是一般性格，無怪汝易於傷損。咱既至此，還能夠讓他逃過，而且大人的親兵紛紛而來，汝還不去迎接。此事理合等大人來，再行定奪。汝與天霸養息數日，專待斬殺便了。」說着，早有飛馬到來，知大人離鎮不遠，趕着向前追問下落，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二十回

施漕督臨鎮沂州

陸知府彌縫巨盜

却說賀人傑正請張七同上瑯琊山，忽然報馬到來，說大人離鎮不遠。殷龍向張七說道：「咱們趕快先去見了大人，將天霸蘇醒的話，先行稟明，然後看大衆在何處下落，衆人好前去參見。」張七道：「此時大人自必到了城內，一時間忙忙碌碌，即便前去，也不能細說，待他營寨扎定，沂州知府曉得俺們在此，自必命人尋我。」殷龍見他一推辭，只得且先在客店坐下，與大衆皆在店候信。且說趙五出了店門，直向沂州城而來，行了有一二十里路，遠遠見雉扇高撐，牆頭遠立，面前有一個帳棚，知是大人行的行寨。趕即搶步到了面前，却好王殿臣也奉了大人的鈞命，各處找他衆人的下處。你道是何緣故？只因王傑由淮安動身，

但說在沂州界內，未曾將所住的所在，叫何地名說明。施公到了沂州，府知府早已知道，出來問知，這知府姓陸，名平，甚是糊塗。當時見了施公，問知此事，反說：「卑府界內，甚是安靜。」施公聽了此言，不禁怒道：「照此講來，全是虛言。本院已經訪出了強盜王朗，將皇上琥珀夜光的寶鏡盜去，造下一座齊星樓，招集四方強寇，準備共圖大事。本院黃天霸等人，疊次前來攻打山寨，此乃天霸等奉身廉潔，不肯抄掠地方，故此當地官未曾供應。還說沒有此事，豈不是昏憤糊塗。本院此次到此，訪聞汝在這地方有了形迹，本院定即詳參。此時先將汝摘去頂戴。」陸平聽了這派官話，嚇得魂不附體。當時請罪施恩，自己將頂戴摘去。施公隨他讓出衙門，只得命王殿臣出城尋找，迎面遇見了趙五回來，稟見了施公，說張桂蘭請動張七，救活天霸與人傑，並路遇雲虎，得了樓圖的話，說了一遍。施公甚是歡喜。當時命趙五先行回店，次早所有的人衆，全行進衙居住，俾得呼喚靈通。趙五便領命回來，將此事稟明天霸。天霸此時雖然活了性命，精神疲困，還在店內。殷龍在店言道：「咱們明早定行前去，惟有桂蘭與賽花在此，還要稍住數日。」張七啞口無言，一辭不贊。彼此並不介意。惟又張桂蘭心下明白，攻山之時，欲派他去，斷然不肯出面，又恐臨時情義待他，告辭不得。心中忿欲先行回去，免却許多煩惱。因此一人悶口無言。桂蘭到了面前，向他言道：「施大人若遠而來，爹爹與他久未會面，現在天霸已無事，何不與殷老爺子同去一見，慰他渴想。」張七道：「爲父自有道理，汝等且勿多言。」桂蘭當時不敢再說。殷龍在旁也看出緣故，恐他就此走了。攻山時節，又少一人，且這齊星樓十分險惡，設若有人再受重傷，非他解救不可。心下主意想定，當時並不開口。出了店門，將郝素玉喊到面前，叫他要進城，將此言與小西說明，回稟施公，請命定奪。素玉隨即領命而去。到了次早，殷龍與衆人正要收拾進城，誰知小西已飛馬前來，到裏面說道：「大人問張老英雄若遠而來，救了兩人性命，且喜且敬，特命咱先來通問，大人隨即來奉候了。」張七聽了此言，心下雖不願意，無奈他十分恭敬，只得起來說道：「咱乃村野之人，何勞大人下問。」正說之間，外面人嘶馬喊，說施大人已經下轎，衆人只得迎了出來。施公首先見張七道：「老英雄別來無恙，自別尊顏，倏經數載，不期今日在此相遇，真乃國家之福，令塔之造化也。施某不才，得勞老英雄相助，喜樂何如！」說着，便攜張七的手，進了裏面坐下。此時殷龍殷強殷賽花賀人傑王傑趙五等衆，俱來見禮。施公先問了小傑的傷痕，見天霸未曾前來，想必傷痕未愈，便即起身，向人傑說道：「你黃叔父住在那裏，受重傷，得老英雄救了性命，真也難得。」人傑只得領他到了天霸的榻前。天霸拗起身來，尙要行禮。施公隨將他止住，問了山上的蹊徑，並埋伏上有何毒物。天霸當時回答了一遍，然後在施公耳邊說了許多言語。施公只是點頭，隨後出來，向張七說道：「王朗造了齊星樓，此圖既爲老英雄所得，其中死生門戶，恐不能一望而知，非將飛雲子請到城內，命他指示一番，方可知道。此事非老

英雄助我一臂不可。咱們且快斂數日，等令塔傷痕全愈，擇日破山，尊意如何？張七爲施公這番言語，早經推辭不得，只得答道：「某乃野外愚民，不知謀略，大人若有差遣，願效馳驅，何敢有勞枉顧。」施公見他並不推辭，心下不勝喜悅。就此同人衆一齊入城，單留天霸與人傑在內。這日不表。單說王朗自獲勝仗之後，請飛雲子整頓高樓，復加埋伏，每日命人下山打聽黃天霸與人傑傷痕如何。這日正與郭天保等人商議發兵之策，忽嘯兵報上山來，向着王朗說道：「稟寨主不好了！殷龍那裏來了，作麼張七用那除毒丸將天霸與人傑救活回來了。兩員女將利害非常，不日便要上山攻打。」王朗聽了，真個是驚恐無地。向飛雲子道：「雲三哥，這消除萬毒丸，他何以知道此藥，莫非有奸細露了消息？」飛雲子聽說，知有人前來，既有人有此妙藥，必不是等閒之輩。今晚到要乘間下山，訪問消息。當時對王朗道：「寨主不必多慮，凡事成敗，皆有一定。咱山上有許多好漢，即使那天霸死而復生，到了山中，也是個死命。明日可先命人與他會戰，若早這人利害，俺便用毒物傷他。此時寨主不必多慮。」王朗聽他這言語，自是歡喜非常，命人復去打聽。飛雲子到了晚間，正欲飛身出外，忽聽窗上有彈指聲音，隨即開窗問道：「那位朋友在此？若有要話，何不面言？」話猶未完，趙五早躡入裏面，轉身將窗榻關起。飛雲子見他前來，忙問道：「五哥到此，有何見教？莫非張七與天霸復然上山麼？」趙五道：「小弟前來，特報佳信。令兄雲虎、張老英雄在路相遇，已將齊星樓原圖帶回。因此大人命俺前來通個信息，請三哥與俺同進城，指點樓圖，如何佈置？」飛雲子不待他說完，自是喜不可遏，忙道：「俺哥在何處遇見咱們？因在山上，不過爲這件圖樣，他既有了原圖，咱何必人困在裏面？汝此時且回去，明日晚間，便前來相會。」說罷，便催趙五下山而去。不知明晚飛雲子如何下山，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百二十一回

籌計策細閱樓圖

逞威風獨臨戰陣

却說飛雲子命趙五回轉城中，次日早間，便到王朗那裏，言道：「昨日打聽施不全，親自前來，他手下的能人甚多，雖這座高樓無人破得，惟恐今日來戰。明日來攻，帶領衆人將四面圍圍，咱們這山上糧草雖多，總不能吃，食不盡，一年半載，困於此地，咱們山上不能外出，打糧借食，斷了咽喉，即是他以逸待勞，以靜待動。等到山上食盡，那時拚力攻山，一鼓而下，咱們這番心血，豈不是空用麼？咱到有一條妙計，山上各人分作三寨，前寨在牌樓面前，後寨在山後小路，中寨仍然不動。外面如此布置，裏面却連爲一氣，三個寨頭立下暗號，金鼓則退，鼓發則進，設有敵人巡防較易，但不知寨主意下如何？」王朗聽道：「三哥之言，甚是合理。但山上雖有多人，這座高樓中下三層，尚不敷調度，若再分爲三處，何以分派得水？」飛雲子道：「寨主何必拘泥，常言道：

「水來土掩，兵領將行。」咱們內裏本聯爲一氣，等到敵人進了中寨，那時寨主放了號炮，衆人趕奔樓前，各守門戶，豈不是首尾相顧？」王朗本是個無謀的強寇，但聽他說的周到，那個「用兵之下，心如風火。」這兩句話，久經忘却了。飛雲子見他不再多問，猶恐他猶豫不決，忙道：「咱們趁此下山，與殷龍打個照面，他若恃而無恐，聞俺自己前去，定命人與俺對敵，一經交手，高下分明，隨後有把握了。」王朗尚未開言，早有郭天保陸續到來，聽飛雲子這派言語，一個個齊聲說道：「三哥何能出去，設有入趁隙破樓，寨去一人，豈能如此靈便？既要探訪他消息，小可不才，代三哥一往。」當時孫勇便提動雙鎗，一路下山，向沂州城下而來。此時施公正與張七等人將雲虎的樓圖取出，還未觀看，見有探事進來，說：「瑯琊山強寇在外討戰。」施公聽了，怒道：「王朗汝這強徒，真乃目無王法，本院親身到此，不知將御物獻出，俯首乞憐，饒全狗命，還敢如此無理，命人討戰，本院今番不將此人擒獲，這若大的山頭，何時得破？」當時即命人取出衣冠，自己率領衆人，到了城外。孫勇正在那那觀望，忽見那城門大開紛紛的出來許多壯士，後面一人，手足險嘴無一全美，那種醜陋的樣子，出生以來，實未見過。孫勇見了，笑道：「人說施不全不是他名號，看來他這種嘴臉，必是外人取笑，說他不全兩字，咱們既與他對面，到要顯個威風，使他曉得。」當搶上數步，將魚鱗甲在身上一抖，然後大聲喝道：「來者何人，莫非施不全這狗官麼？老爺在此，來納命！」普潤見他猖獗，手提戒刀跳上前去，一刀便對孫勇砍下。孫勇先是普潤舉起雙鎗，將一刀撇去，劈面用了個一龍出水勢，一上一下，頂上打來。普潤見他甚是凶勇，頭向左邊一閃，戒刀向上，隔過兩鎗，扭動身軀，早到了孫勇的背後，一刀刺去。孫勇曉得不好，欲待轉身，已來不及，只得用了一個調虎離山的身法，兩足動了氣力，脚尖在下墊了一墊，前去有十數步遠。孫勇一鎗打個落空，一時動氣，雙鎗並舞，追上前來，對着普潤上下亂打。普潤本是個渾人，見他拚力前來，也就急急相迎，一場的混戰，他兩人各不相讓，你來我去，刀砍鎗迎，約鬥了三十餘照面。施公在上看得清切，向着殷龍說道：「這個強盜，便如此惡鬥，無怪這齊星樓十分難破了。今初次交手，若果失利，豈不爲王朗恥笑？」殷龍尚未開解，早見龔太穿到面前，高聲叫道：「大人不必多慮，咱去將這廝拿來。」說罷，把鐵倭刀提在手內，就此一個猛虎擒羊，竄到圈內，說道：「和尚快速讓開，咱龔太來擒此賊！」倭刀一擺，掀起鎗頭，便爾廝殺。孫勇正然混戰，忽見來了一人，換去和尚，趕將那鎗頭緊了一緊，叮噹一聲，將倭刀開去，順手一鎗，在他後心打下。龔太毫不在意，兜回箭步，打了個照面，一刀早將鐵鎗開去。孫勇見他刀法利害，恐一時勝他不得，便將雙鎗握定手內，虛砍一鎗，轉身就走。龔太不知是詐，隨後緊緊追來，喚道：「狗強盜，向那裏走？留下頭來！」孫勇見他來追趕，將雙鎗並在手內，魚鱗甲向前一散，猶如酒網一般，早飛下十數個鐵彈子，七零八落，向龔太身來打來。龔太見他放出暗器，曉得不好，仗着自己的倭刀，可以斬釘削鐵，隨

即舞動刀法，前三後四，左五右六，舞得如天雨飛花相似。只見刀來，不見人身。孫勇的鐮，早已被他的刀風打滾在地。再看關太身上，全無半點傷痕。孫勇到了此時，也吃驚不小。暗道：「難怪綠林中，傳說施不全的麾下，能人甚多，以此一人，便知衆人的手段了。你看這前面許多將士，皆不是無名之輩，目一人拚力攻打，也是徒然。不如且回山上，然後約衆下山，戰個勝敗。」只得上前，再與關太又戰了數合，鎚頭一擺，拚力逃回直向山上而去。這裏施公見他敗走，向着衆人言道：「今日非關賢弟刀法利害，幾乎失了銳氣，此害如不再除，如何是好？」當時只得回轉城內。施公進了官衙，便將殷龍計全二人，請到書房裏面，令人備了酒肴，四人入席。酒過數巡，將雲虎交還樓圖，隨即命人取出，向着計全說道：「計副將汝看他一輻圖，便賒下如此大害，今日咱四人且細瞧一瞧，若能得明其故，就此派人前去盜取御盃，豈不爲美？」計全道：「據俺看來，非飛雲子指示，這樓圖不能明白。此樓圖是他所造，若裏面無什麼精奧，飛雲子既然投順，何不能破以他而言，尚不敢離圖做事。咱們是門外的漢子，這裏面的門戶生死機關，一時豈能明白？看來非等飛雲子不可。」施公雖以他話爲然，只因案情重大，飛雲子不知一定前來，只得對衆說道：「咱們大衆且細瞧一番，如若不知，再等他來問。」當時起身到了簽桌上，將零星物件全行搬過，然後打開包裹，取出拜匣，拜匣上面鎖着一柄銅鎖。施公道：「這不是有意誑人麼？既將拜匣送去，何以沒有鑰匙？怎便如何開法？」計全聽了笑道：「大人不必焦灼，在計某看來，鑰匙必在這拜匣外面，雲龍既獻樓圖，斷無忘却鑰匙的道理。咱們再細細的瞧着瞧着。」施公聽了此言，只得又將拜匣端起，四下望了一會，仍然空無一物，復遜與計全道：「計賢弟，這也不是刺綉的細針，一時瞧他不見，你看他四面金漆造就，那有鑰匙在內。」計全接在手中，先四面一望，果然沒有一物。心下思想了一會，暗道：「他這銅鎖，造就的套鎖麼？」見絲紋橫在兩頭，計全隨取了一根牙簽，用刀削得如針尖一般，對定絲紋裏面，輕輕向外一推，忽然露出一根極細網絲，約有半米長的。計全向施公說道：「既露出這個物件，其餘便可下手了。」便即將牙簽放下，兩個指頭將網絲拈定，向外一抽，復然噹哪一聲，鎖亮下面，早落了一塊銅片。計全將銅片拾起，細爲一望，邊推上製造凸槽，再將銅鎖翻身一望，裏面却有一銅鎖鋪在當中，計全何開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百二十二回

開金鎖巧樣精工

擊鐵箱樓圖畢露

却說施公看了那銅鎖，仍日不知開處。計全說：「這鑰匙必在銅壳裏面了。」隨將那銅片取在手中，將邊推上的凸邊，折入銅軌夾縫裏面，却巧不多不少，一氣將三塊銅片撥完，上面只見不動。計全甚是疑惑，暗道：「這金鎖雖是貴重，三面開來這

一面無開他下不的道理，究竟是何機巧，想他不出。順手將銅片一推，誰知這三塊並在一處，知是三層槽縫，再向亮子上面望去，也是一連三四個縫，計全不禁喜道：「這鑰匙必在這上面了。」登時將銅片并作一塊，對定原縫投了進去，早已响亮一聲，應手而下，一柄金鑰匙約半寸多長，端端正正擺在金鎖上面，頂頭一個金圈，將他套住。施公見了喜道：「無怪這齊星樓如此險要，但看這金鎖，便知其他了。」計全隨即取下鑰匙，將鎖開了，復行把外面鎖壳仍然套好，放在施公案上，抽屜裏面，然後將拜匣開下，遞與施公。施公取在手內，裏面有一個黃綢包裹，緊緊結扣，打在上面。當時將包裹提出，放在桌上，將結打開，只見一方錦裱的冊頁，疊成四疊，裝在裏面。施公計全拜匣取過，搬着一張金漆方桌，將樓圖輕輕的打開，四人看了，但見五色爭光，填寫明白，却是三層樓角。第一層一帶欄杆圍於四面，周圍共有四門，分着東西南北東邊方位，寫着甲門，甲門裏面三個台階，上寫着「天地人」三字，台階一帶旁，畫着半截短牆，牆上布列着鐵網，鐵網的總線穿在牆內，裏面一根鐵杆，將總頭扣在竿上，下面一條攀石的路徑，註明一丈五尺，頂面一道圍門，圍門裏面畫了許多榆、杏、樹木，上面鋪着一履鐵板，便是第一履樓面，左邊望去，便是南邊方位，上寫着內門裏面一個極大的圈子上，寫「圓坑」二字，坑外一個小門，周圍堆着許多煤鐵，當中一個六角方亭中間站立一人，手執一柄火叉，亭內許多箭頭堆在一處，穿過亭子，三間房屋，檐前一個生鐵照壁，過了照壁，一條石路前去，也到了樓面，向西看去，便是庚門，門內畫着許多金甲神人，手執利器，圍繞在一所四角廳上，廳前排列着四面大架，架上寫的是「春夏秋冬」四字，過去有條生鐵細索，上繫着個銅鈴，却又穿到後面木柱上，柱子登立當中，周圍一帶，有雜木欄杆，防護在四面，過去仍然是一條石路，直至樓底，北方寫着壬門，裏面畫着一派黑氣，凸凸凹凹許多土堆橫排，在裏面再向前看，辨不出裏面什麼物件，衆了看了一會，但知他按着四面方位，不知那生死門字於何處分別。第二層樓梯便在第一層樓梯下面，順着東邊上樓，四面八方，盡是矮屋，每間屋內，或寫着龍蛇雞狗，或畫着走獸飛禽，種種不提，筆難盡述。但見那房屋盡是比隣，彼此可通，亦彼此阻隔。要想知道何處進出，實是尋找不着。頂上便是第三履樓面，四下八個門戶，上寫着「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面各有鐵門，裏面一帶設着許多鐵櫃，頂上鐵梁鐵瓦，當中樑上繫着一個鐵箱子，衆人看畢，只不知從何處破起。計全道：「這圖既已得來，少不得有破山之日，咱們且等天霸全愈，飛雲子到來，自有個主見。」當時仍將樓圖疊起，議論了一會，方始酒散。且說孫勇取回山上，見了王朗，說道：「施不全名不虛傳，手下能人十分利害。今日咱關太幾乎送了性命，設若衆人皆如此手段，雖有這座高樓，未必全行得勝。」三哥既在山頭，何故不謀一策呢？飛雲子聽了，心下暗道：「汝這狗頭自恃凶勇，此時也殺敗回來，不稱此時下山，尚待何日？」隨言道：「孫大哥你也太無禮，這高樓是俺所造，幾次要取

樓圖寨主皆猶豫不決。連日間施不全親身到此，某欲自己下山，看他動靜，又爲門等阻撓。此次汝大敗回來，不說汝本領非常，反說桂不謀一策，研究道理。非是俺自滿說口，這山寨裏面，除得俺飛雲子造下此樓，將黃天霸連敗數次，誰人能在俺之上？不說俺盡心竭力，武藝出衆，反道俺有了外心了。這樣寨主，這樣幫手，倒怪俺飛雲子識了他不切，爲這班無能無謀無見識的種子，幹下這通天的大事，此非俺不識人之過麼？汝說我不謀一策，你的妙計何在？莫說汝這班匹夫不能獻一謀，便是這糊塗寨主，也是聽人纔言，不分好歹，今日俺先說明，非是俺有始無終，半途而去，如此不分賢愚，明日俺可回潼關了。這番話說得孫勇與王朗啞口無言，羞慚無地，半晌不能言語。郭天保見他如此決裂，趕忙說道：「雲三哥，咱們乃至好的朋友，孫大哥有口無心，何能這樣計較？你若負氣而去，豈不辱綠林恥笑麼？」飛雲子也不開口，當板一人回到房內。郭天保又命王朗前去陪禮。到了晚間，正置酒款待，只見嘍兵前來說道：「寨主方才下山，有個字帖，命咱們送與寨主，且請寨主電閱。」王朗接在手中，折開一看，乃是：「愧不知人，妄爲汝用，留下高樓，聽汝更動，自去潼關，消息早送。」看畢，王朗驚道：「雲三哥半途棄我，這便如何是好？你看他末了一句，想必是去投施不全了。此樓乃他所造，豈有不能攻破之理？此去敵營如何是好？」孫勇道：「不必多慮，他樓圖未能取去，即便投順敵人，也奈何咱們不得。此時惟有分派各人緊守山寨，專等他前來破寨。此次交戰，所謂騎虎之勢，兩不相下，非是咱們獲勝，即是咱們大敗，成敗在此一舉。話寨主定奪便了。」王朗此時也就無法，全憑衆人你言我語，各守門戶，以便廝殺。且說飛雲子回到自己房中，將雙刀插在身邊，打了小小的包裹，一路而來。先到殷龍店中，却巧普潤與殷龍由城內到此，見飛雲子到來，心下大喜。忙道：「汝何就此便來，莫非山上有什麼消息麼？大人方才將樓圖看了一遍，聽說不知這底細，崑等你進城，擇日行事，我與你就此前去罷。」殷龍見是飛雲子到此，卽向前見禮道：「咱殷某無才無德，致令小塔身受重傷，不能設法解救，非英雄慷慨，大力提攜，焉能出得山寨，如此厚誼，銘感不忘！」說着，便又奉了一揖。天霸當時也起身相謝。飛雲子謙遜一番，然後與普潤別了衆人，進城而去。到了府衙，普潤命他在外守候，自己先到裏面，與王殿臣等人說明，進來通報。施公聽說飛雲子到了，連忙與計全張七迎了出來，說聲有請。王殿臣傳了鈞命，早有普潤領着飛雲子到了裏面，只見施公在前說道：「施某久仰大名，如雷灌耳，自萬壯士登門奉請，每飯不忘，何幸惠然肯臨，在此相遇，實爲萬幸！」飛雲子也就答道：「雲某不知時事，誤入迷途，身負大罪，多蒙大人不咎既往，今日到此，尚乞恕罪。」當時施公便將飛雲子讓入裏面，與張七計全行禮，坐下，通了姓名。施公隨命人擺酒接風，飲了數巡，便說起王朗之事。飛雲子道：「此人無智無謀，不難剿滅，推原禍根，皆雲某之罪，若非誤聽人言，造下齊星樓，盜取御盃，這強盜也不敢如此大胆。現在山上惟有孫勇潑亂反叛，能將此人拿獲，梟首示

衆，則王朗不足破矣！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二十三回

飛雲子初次識施公

衆英雄更番戰王朗

却說施公見飛雲子一番話頭，當時喜出望外，乃道：「施某得遇英雄，可謂相見恨晚！但是所繪那座樓圖，何以看他不出，此時英雄既到，敢求指示。」飛雲子道：「此中變化，言之不盡，便是雲某說來，也是略言大概。總之，他按的個東南西北中的五行，由五行按八卦分了生死門戶，臨時破敵，非在先將衆人派定，某人破何處，某人在那個方位，指示明白，隨後方能前去。且這樓圖非某所繪，乃是祖代流傳。諸如東方甲門，乃是按東方甲乙木，木能生火，故裏面栽着許多榆柳棗杏引吹之物，礮石路徑通於南方，南方丙門，即丙丁火之說，六角方形堆許多箭頭，箭必有矢，矢乃屬金。故南方雖是火門，裏面與西方却有相遇。西方庚門，庚者庚幸金，金盜金甲，神人手執利器，雖是木位埋伏，其實金能生水，故鐵索穿到後面木位之上，直通北方。北方壬癸又是屬水，那派黑水皆水之致，許多土埋通於中央，中央爲戊己的方位，戊己皆是屬土，故外面看來，分爲四門，裏面却有生生不窮之意。木能生火，火能生金，金能生水，水又能生木，木又能尅土，水又能尅火，火又能尅金。其中或生或尅，非臨時細心的審認不可。第二層則由五行中生出生八卦，外面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閉」八字，其實內裏是「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所有那走獸飛禽，皆銅鐵造就，按着方位，運動機關。由生門進去，處處得生，由死門進去，則步步逢殃。雲某今日到此，不知大人麾下有多少能人，此去破山，雲某願此前引路，使各人上去，皆入生門，將那許多關鍵閉住，便可橫行無阻，毀折此樓。此時且請大人將麾下衆人的姓名門出，雲某好量材委用。」施公聽了這番言語，不禁喜笑顏開，忙道：「承蒙指示，如醉方醒，欲取花名，此事甚易，明早大堂傳命，請壯士擇人從事如何？」當時便命備了酒席，將萬君趙五趙四，這三人傳來相陪。一宿無話，次日黃天霸與賀人傑早領着桂蘭賽花進城而去。他四人本在店中養病，昨晚中軍傳出信，說明早大人大堂傳令，深恐上山時節，沒有他四人差使，因此帶病前來，准備廝殺。少頃，施公具了衣冠，所有漕標的將士，概行站在兩旁。先將花名冊鋪在公案面前，點名已畢。飛雲子先將衆人觀看一回，揀那有名將士派了方位。過了一會，自己在公案前寫了一個人名單子，進與施公觀看。乃是引路趙五趙四，守片樓郭起鳳，王殿臣，寨門金大力，何路通，巡防李七侯，李昆方，剛關太，第一層欄杆，張桂蘭，殷賽花，東門黃天霸，南門賀人傑，西門普潤，北門郝其鸞。第一層樓面，金龍爪萬君召，長蛇頭褚標，蜂蠶刺朱光祖，惡狗沫張七，烏鴉嘴郝素玉，壁虎尾王傑。所有殷勇，殷猛，殷剛，殷強，皆跟着殷龍在各處接應。施公將人名忙看畢，向着飛雲子道：「壯士如此分派，足見井井有條，

但是第三層乃緊要地方，那琥珀夜光杯，必然在這上面，何故這地方未並派人？飛雲子道：「大人有所不知，此處乃王朗發關鍵的所在，等到下面破去，再行上樓，那機關一轉，開死閉門，只就大為不利。因此雲某不才，在這上面稍助一臂，以俺一人敵一王朗，將那總機關搶到手內，開動生門，百無一失了。但是雲某年幼無知，將許多老英雄分派前去，其罪甚深，還祈諸位見諒。」說着，兩眼直望着張七，施公會意，答道：「壯士何必過謙？王土之濫，莫非王臣，何況衆英雄，也會受國家的恩典，張老英雄此次前來，更屬公私兩盡，豈有不顧出力之理？壯士但請放心，壯力相助便了。」當時分派停當，傳命衆人，忽得漏了消息，是日到了晚間，施公大擺筵宴，稿賞三軍，預備上山破吩。到了二鼓之後，一個個結束停當，各帶兵器，飛步出城。到了瑯琊山上，早有趙四趙五在前引路，轉過片樓，飛身上寨門，到得裏面，聽山上毫無動靜，瞧瞧無一人聲音，心下疑惑，暗道：「王朗莫非已得了信息，就此逃走不成？」正疑之際，早見飛雲子運動身子，黑布包腦，皂衣袴手，執短刀一路向樓前而去。少頃，天霸賀人傑也過了方廳，在假山前守候。其餘衆人也就陸續到此會齊了。欄杆前面，早見張桂蘭與殷賽花在那裏亂殺。孫勇見他是女子，全不放在心上，雙鎗一起，左右開弓，每人一下打去。張桂蘭見他來得凶勇，雙刀將鎗隔去，高聲罵道：「狗強盜，姑奶奶的丈夫兩次三番皆爲汝這狗頭用了埋伏，幾乎送了我丈夫性命，今日特來尋汝，以報前仇。」說罷，雙刀還未砍去，殷賽花的寶劍早已刺來。孫勇憑着自己武藝，奮勇當先，力將他戰，淨無半點懼怯。這裏正殺在一處，那東南西北四面門戶，早有人前去攻殺。只見飛雲子高聲叫道：「汝等皆由東門進去，到了裏面，再分方位。」正走之時，忽見鄧龍郭天保一路迎來，見了衆人，趕即敲動金聲，傳了號令。上面王朗在第一層樓上，聽見金聲，早已魂飛天外，趕將機關撥動，只見欄杆外面火燄當空，許多火箭由裏面發出。天霸賽花正殺得性起，忽見火箭亂飛，曉得他的利害，只得轉身向外逃去。誰知火光到了半空，忽然一陣風來，倒轉到裏面而去。欄杆裏面嘍兵，直燒得焦頭爛額，喊叫連天。賽花見埋伏無用，復舞動雙劍，對孫勇上下砍來。孫勇此時更加詫異，暗道：「寨主在樓，專司撥那機關，何故這埋伏忽而更變，燒入裏面去了？」當時只得拚力上前，力敵兩員女將。鄧龍與天保在那裏正阻天霸，滿想金聲一動，火箭射來，接說上面的鐵板突下，誰知敲了一會，呼應不盡。天霸的單刀早到了面前，郭天保知他的利害，飛又一起，呼架相迎，接着賀人傑、鎗頭又到，鄧龍正舉刀相助，早被普潤的戒刀，在肩頭砍了一下，已是動彈不得。郭天保知有了好細，趕即上樓開動埋伏。那萬君召褚標二人，早已上了二層樓面，與鄭得仁一撮毛兩人，殺得難解難分。鄭得仁舞動槍頭，分心刺去。萬君召早是一刀隔在旁邊，隨手一下砍來，用了個單風朝陽的式，得仁向後一退，槍頭舞起，架在一邊。戰了三四個回合，知是戰他不過，忙將金龍爪的機關撥了一下，果然响噠一聲，一條金龍，張牙舞爪，向君召面前橫下。君召吃了一驚，正

待舉刀擋，但聽一聲訖噎，那龍爪斷折在下面，噤然一聲，全行突下。鄭得仁只一驚不小，見自己的門戶爲人破去，隨即掩門槍，便想逃走。早被萬君召上前一刀，結果了性命。轉身向北行去，見一個小小方門，順手一推，早見一撮毛、褚標兩人殺在。褚標撒刀，遇着一撲毛的手段，却也不相上下。君召大吼一聲：「逆賊還敢如此猖獗！王朗的埋伏已爲俺破去，汝看金體在那所在麼？」撮毛見君召進來助戰，已是出乎意外，聽他說木龍爪無用，更是憂懼非常。不知此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五百二十四回

臨大敵埋伏齊開

得御杯英雄出色

却說一撮毛見長頭蛇機關發動不開，知是埋伏破去，一聲叱咤，拚力上前，那柄刀緊對君召與褚標砍來。褚標見他殺得性起，反對身子一讓，眼見一撮毛一刀落空，立刻即上前一刀砍去，早已中肋下。君召接上又是一刀，結果了性命。張七與朱光祖正在那蜂叢刺惡狗沫兩個房門裏面，何坤福聽小閻王各提兵刃向上前來，張七本是英雄老輩，那口單刀，狀如游龍一般，前後盤旋，直對何坤福砍下。何坤福與小閻王各提兵刃向上，殺得四五個照面，已只能招架，不能還兵。只得讓過一刀，來開惡狗沫的門戶，未及動手，早被張七一腿打倒，舉起刀來，結果性命。劉飛虎與小閻王兩人，正與郝素玉、王傑廝殺，聽得外面喊殺之聲，不絕於耳。但見黃天霸賀人傑一千衆人紛紛擁入，殺上樓來，聲稱破了埋伏，趕着撤了他兩人，前去逃命。王朗此時見埋伏無用，真是氣冲牛斗，大罵道：「雲鶴雲鶴，汝這狗頭，俺待你不薄，爲何一言不合，遽爾逃去，弄得俺拋山不得，逃避無門。這座齊星樓反害了咱的性命，豈不是汝白用機關將俺暗害麼？」說着，怒氣冲天，舉起銅鞭，向樑下面，便想一鞭將鐵鎚打下。誰知一下未能打中，再行向上一看，那個櫃子早已不知去向。到了此時，曉得大事已去，連忙雙鞭一舞，竄到樓前，便想逃走。誰知背後早有一人，大聲喝道：「王朗，汝這狗頭，咱飛雲子在此。只因投順施公，前來破這山寨，汝若一心改過，尤此自己束縛，同咱去見施公，或者可饒全性命；不然，要想逃出此樓，也是登天向日。」這番話，說得王朗切齒咬牙，大聲喝道：「飛雲子，你原來是個有始無終的畜類，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欲我投降，也是夢想！」說着，雙鞭亂向飛雲子行來。飛雲子到了此時，便想結果他性命。忽然暗道：「此樓乃我所造，推原禍始，乃是曹莽這狗頭的主意，我若將他拿獲，日後爲人議論，豈不說咱得新棄舊，見利忘義，殺害舊時朋友麼？現在御杯既到咱手，不若趁時回轉城內，獻與施公，讓他逃走，不幸被別人拿獲，便不在我名下。」原來飛雲子上樓之時，王朗未曾看見，便先將各處關鍵望裏撥開，所有死門一律閉起。大衆人在下面，就撥動埋伏，不是翻身

打下自己，便是猛然突下角壤機關。王朗見火箭倒射回來，更手足無措，兩手上下不時亂動。正在倉皇之際，飛雲子便趁此縱上正樑，將鐵櫃取下，把琥珀夜光杯端在手中，揣入懷內。此時與他拚力廝殺，當時不肯傷命於他。隨見飛雲子已經走出，趕將雙鞭一擺，走到了下面向外逃走。誰知巧遇見李七侯巡防到此，當即上前向他攔當，喝道：「王朗留下命來，七爺守候已久。」王朗道：「讓我者生，擋我者死，從速閃開，饒蘇狗命！」說罷，雙鞭在肩頭打下。李七侯架上恨不能就在將他擒獲。彼此一來一往，戰了有十數個回合。李七侯只戰個平等，彼此不能取勝。王朗只得舞動雙鞭奪路而去。誰知道「惡貫滿盈」，謂的應得報應來了。天霸見他正要逃走，大聲喝道：「汝該死的強盜，向那裏逃走？俺黃天霸饒爾不得，趕快前來束手待擒。」王朗到了此時，已將生此置之度外，向着天霸道：「追人不可追急，咱王朗大事不成，也是天不容我。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一尺一槍爲汝殺死，豈可容汝拿獲？」說罷，一雙銅鞭，猶如天翻地覆一般，不住的對他兩下打下。天霸與李七侯各將兵刃緊了一緊，前後夾攻，將他裹在中間，不右抵敵，直戰二十個照面。王朗早兩膀酸疲，動彈不得，滿身汗如雨下。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只見殷賽花遠遠而來，高聲叫道：「李叔父黃叔父，暫住手，這強賊侍姪媳拿獲。」當時如飛燕一般，躡身到了面前，二劍砍下。王朗一人豈能力敵三將，忽然孫勇遠遠趕來，說道：「休得驚慌，俺孫勇前來助你。」原來張桂蘭與賽花二人，在欄杆前敵孫勇，見火箭已破，惟恐樓上有失，隨即舍了桂蘭，來到樓上。不期褚標等人，早將埋伏破去，到得頂上層，見王朗已經逃走，一路問了嘍兵，知他向後園而去。因此飛趕前來，舉鎗就打。賽花見孫勇又來助戰，雖然毫無惡性，惟恐王朗趁此逃走，趕將鐵背花裝弩取下，噯然一聲，對孫勇射去，喝道：「惡賊休得逞能，咱寶貝來也。」孫勇正然爭鬥，不期對面來了一物，不禁吃了一驚，趕將身子一讓，左肩頭早已中了一下，哎喲一聲，栽倒在地。王朗見孫勇受傷，更是心慌，手頭一軟，雙鞭便舞動不得。天霸一刀砍來，已是招架不住。李七侯搶上一步，提起左腿，一下掃來，早將王朗打倒在地。若在別人，就此一刀，便結果了命，無奈他是四欽犯，隨後審明，奏知天子，要將他解京施刑。因此李七侯趕上前來，將他按住，腰下解開絲繫帶，緊緊將王朗縛住，背上肩頭，天霸在前，賽花在后，轉身一路殺出，真個是逢刀必死，遇響即亡。到了樓前，高聲叫道：「山上惡賊聽了，罪魁王朗已爲俺天霸擒獲，汝等衆人，即早歸降，饒汝死命。若再恃強逞兇，頃刻放火燒山，焚個殆盡。」一聲叫喊，那山嘍兵以及大小頭目，見寨主已被擒獲，那片殺喊聲，震動山谷，深恨少生兩隻脚，鴉飛雀亂，各處逃命去了。且說飛雲子棄了王朗，將夜光盃揣入懷中，奪路下山向城中而去。不一刻進了官衙。施公正在大堂聽候消息，見飛雲子匆匆而來，起身問道：「壯士此來，想必是那瑯琊山已破了。」飛雲子答道：「託大人福禍，王朗已困在樓前，料想好漢英雄十分廣衆，一時斷難逃去。只因琥珀夜光盃，乃皇家御物，既已取來，豈能再失。因此

先將這寶物送上，然後再去接應。」說着，在大堂上面，將夜光盃懷中取出，供奉在桌上。施公起身一看，自是喜出望外，忙道：「英雄立此大功，改日申奏朝廷，定加升賞。」飛雲子道：「雲某何敢妄望恩賞，但求大人將雲某之罪，減等施刑，那就銜感不盡了。」說着，轉身向外，復又前去迎敵，未到頭門，只見普潤與李昆早拾來一個和尙，滿身鮮血淋漓，到了公堂，撲咚一聲，將禿囚擲下。飛雲子見是醉菩提蠻和尚，隨向普潤問道：「一路而來，王朗可會擒獲麼？」李昆道：「咱門爲這禿禪，早已費盡無窮的氣力，幾乎爲那塊方磚突下了去，到了進城時節，遂將繩索紮開，那知道王朗事件呢？」飛雲子只得又轉身前去，施公普潤將蠻和尚推在一邊，等人犯到齊，然後勘問，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二十五回

飛雲子計破齊星樓

黃天霸威震沂州府

却說飛雲子輕身復上山頭，行至半路，早見山上火起，赤燄當空，光芒四起，那片哭喊的聲音，令人不忍聽聞，再向前走了數里，朱光祖褚標等人，已命人將一撮毛郭天保等人屍骸抬至樓前，接後黃天霸押着王朗已到城下。飛雲子見山寨已破，前去撲滅了餘火，直至日光高照，方才同進城來。施公命人將所有的要犯先行下監，自己帶領天霸等人，到山前追勸。此時雖燒得七零八落，那山勢依然險峻。施公命人查了倉穀，計算軍裝，送入城內。然後將大寨燒去，自己同衆人進城，已是午牌時候，備了酒席，爲衆人慶功。午後將王朗提到堂前，光爲審訊。當時具了衣冠，升堂入座，兩邊皂役排列左右，堂上一聲：「傳欽犯王朗提到。」只見王朗大吼一聲，向上罵道：「施不全，你若問俺的實情，大逆不道之事，皆王朗一人所幹，與衆人毫不干涉。俺一人送了性命，死也瞑目。若將俺朋友定了死罪，那時咱雖死在地下，生不能食汝之肉，死當追汝之魂，要殺便殺，有何多問。」施公見他如此強硬，仍就命上了大刑，收入監內。所有一撮毛孫勇蠻和尚這千人衆，皆是梟首示衆，懸掛城門，諸事粗定。施公到了裏面，先將夜光盃賊盜並獲的奏摺寫好，穿了朝服，在大堂堂闕謝恩，拜了奏摺，飛馬進京，升奏皇上。所有欽犯也是解京審問，或是就地正法，等批摺回來，便可定奪。次日，施公將殷龍計全、黃天霸等人，傳進書房，言道：「本院初到此間，方知這沂州府知府名叫陸平，那下有這強盜大案，乃全然不知，平日吏治廢弛，已可概見。本院想就撤任，因不知在這地方與百姓是寬是酷，汝等且出去打聽打聽，回來稟明，以定去留。」殷龍答應，出了書房，向着天霸說道：「只因咱有了這女婿，便生這許多事件，破了強盜，又訪賊官，真是他不惜勞苦，若待不去，又是殷殷勸駕，一時何能推却。咱們今日也快樂一天，然後再去訪案。」黃天霸因他年老，凡事皆推尊於他，當時到了外面，便在中軍房內打了床鋪，命人在廚下要了許多酒肴，衆人就此痛飲起來。殷龍說起

賀人傑夫妻私下逃走，幾乎傷了性命。當時便甚為恨怒。即說到人傑武藝超羣，便又眉開眼笑。彼此杯來盞往，到了二鼓時分，忽然大堂屋上，輕輕的响了一聲。殷龍是個內行，豈有不聽見的道理。忙將天霸推了一推。天霸也就會意，躡着步走到檐前，抬頭向上一看，見一個黑煞逃去。天霸復入了座頭，對殷龍打了個暗號。殷龍也就會意彼此留心細聽。只見賀人傑由裏面而來。天霸問道：「大人現在書房沒有動靜麼？」人傑道：「正與飛雲子在那裏說話，叔父問他則甚？」天霸聽了此言，不是裏面事件，趕問殷龍道：「這必是王朗的伙伴了，設若就此脫逃，那就誤事，咱倒要前去觀看。」這話說罷，就運動身子，穿到屋上，也就向東看去。誰知官禁的內監，却在東邊明港裏，天霸到了面前，舉眼見屋脊上，伏着一人，蹣然不動，知是等候稍靜。天霸看準人來，舉手在袖內取出金鏢，喝道：「何處強徒，敢來劫獄，俺老爺寶貝來了！」說着一鏢向那人打去，但聽吱啞的一聲，早中了那人腿上。只見其人竭力起身，急忙逃走。天霸又追了前去，接着一鏢將那人打倒。裏面殷龍等人聽見天霸動手，也就隨後追來。見那人已經栽倒，趕着上前，網在一旁。天霸命人推倒在大堂，自己到了後面稟報。施公隨即升堂，自己到了後面審問。你道此人是誰？他命該逢絕，自尋死路，便是那瑯琊山的強盜，把字壁虎尾的劉飛虎。自從飛雲子破了埋伏，見大事已去，曉得王朗若要遭擒，抽車躲入方廳，陷入坑下，等到施公踏勘之後，燒去山寨，他便下山在森林躲避。眼見黃天霸等人將王朗解進城內，明知凶多吉少，君欲就此邀劫，明知這衆人殺他不過，只得等他過去，遠遠的進城，來在衙門口一帶打聽，知道了王朗未曾送命，收下監牢，等批摺回來，再行定奪。劉飛虎便想了這劫獄的主意，前來相救。誰知又爲天霸擒住，只見推到堂前，教他跪下。施公問出真情，推出前門，梟首示衆。復行過了一夜，殷龍與天霸出了衙門，扮作個買賣客人，向前走去，到了個浴堂裏面。殷龍道：「咱進去且沐浴一會，若能打聽消息，便可免了許多周折。」兩人就此便到了裏面，早有堂信上前問道：「二位爺可是沐浴？」黃天霸道：「俺們正是沐浴而來，又何必多問？」堂信道：「非是小人多話，只因這地方有個規矩，凡是浴之人，皆要自己掛號。」天霸道：「這也不是旅店客房，要問本人的來歷。」小二道：「老爺們有所不知，從前這沂州府內，沒有這個規矩，自從前年來了這個姓陸的知府，便立下許多名目。初到任時節，真個是一清如水，一明如鏡，一到三更半夜，皆是親自巡查，無論大小案件，一概隨到隨問，隨問隨結，是非曲直，剖得明明白白，地方上百姓感他的恩，稱他陸青天。誰知二三月之後，白天變作一個黑天，一味的糊塗，不分皂白，當時原告翻作被告，不應打的，不是一千，就是五百，如此顛倒錯亂，苦他但是糊塗，也就罷了，誰知他生出許多名目，如咱們浴室、剃頭店、飯店、酒店，皆用那個循環的簿子，名爲查匪，其實每人每日，皆須送他錢文，就此一來，變作一個賊官了。」又罵道：「若非賊官在此，那裏有這累害？」說罷，恨恨不已。又有一人插言敘說，不知說出什麼，且看下回分

解。

第五百二十六回

遞公稟百姓呼冤

施薄懲知府撤任

却說黃天霸正聽那小二說陸平的壞規，又有一人插言道：「王三！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這狗官一日不走，咱們一日不得安靜。日前北門街朱大武家被劫，失去有五六金家產，人家出了這件橫事，理應進城來稟案。在先他是下鄉踏勘，出了賞格，待他捕獲，不知未到數日，竟將朱大武提案，說是有人密告他，乃是誣盜做賊，有心誣告，反將朱大武打下四十大棍，勒令他堂上具結。這朱大武雖不是縉紳人家，也是個秀才，那裏忍耐得？其時在堂上挺撞了幾句，不肯具結，誰知這狗官實盜誣良，硬要監禁，報他同謀做案，他恐爲人察出，故意來報案，反將朱大武釘了鐐鑊，收下監牢，將你定成死罪。」天霸道：「這又奇了，難道朱大武遭如此大難，他家竟無別人，不會上憲衙門上控？」那人聽了此言，忙道：「老爺是外方人氏，不知這狗官的利害。從前有一家人大同小異，命人到臬台衙門控告，他接有這個消息，一面令人上省裏外花費，一面五十銀子買個大盜，在半路將這人殺死，朱家知道這個事件，不敢再踏此轍。」天霸道：「照此說來，這沂州府缺分每年可得多少銀兩呢？」那人道：「在別的官府做來，真是刻苦非常，自他到任之後，各處設法搜羅，貪財害民，每年可得二三十萬，便是朱大武這個案件，外人傳說，正盜已獲，送他一萬銀子，即將真盜放去，反過臉來與朱大武爲難，這不是有冤無處伸嗎？」天霸聽了此言，已是按捺不住，忙道：「若是俺家在此間，明不能耐他怎樣，暗地裏將他結果了性命。」殷龍恐他使出怨氣，連忙攔道：「黃賢弟，咱們乃過路之人，何必作此閒氣？少不得有惡貫滿盈的日期，彼此總要現報。」天霸道：「咱們前日到了貴地，聽說漕運總督施大人在此剿賊，不知這強盜是何姓名？」平日陸知府何以不知道呢？」那人道：「說來也是可恨，他與王朗結拜的弟兄，三節兩壽，王朗皆有孝敬，故此不肯詳報。聽說施大人昨日已將王朗擒獲，尙未審出這段情節，能將這狗官定罪，那便是地方上的洪福了。」天霸聽了此言，隨即沐浴了一會，回轉衙門，稟明施公。次日清早，施公升座大堂，發出告示，如有貪官污吏，剝削貧民，准其據實控告。這個風聲傳開之後，次日早間，便有許多百姓焚香跪道，來衙喊告。施公命軍將呈詞細細的看閱一遍，無非皆是受陸平冤屈，當即傳命出去，三日後來衙聽訊。百姓聽了這話，真是喜出望外。到第三日紛紛前來，只見施公升座大堂，傳命到沂州府陸平兩面傳話出去，不多一刻，陸平進來，參謁已畢。此時見了許多人告他，自己開話不得，當即將自己頂帶摘去，到了案前，站下。施公向他冷笑道：「貴府身居五品，爲一郡太守的分位，不爲不重了。受國厚恩，理合爲民事，何以這無知的百姓前來控告本院

也不知是真是假，且將衆人呈狀聽汝理結。」說罷，將所有的呈詞遞與陸平一看。陸平見施公這番言語，早已魂不附體了，只得接得手中，翻開一望，都是平時害民的案件，當時啞口無言，半晌不能言語。施公見了，怒道：「汝這狗官，皇上待汝不薄，食祿厚俸，取給於民，何意不思報上之恩，反貪害百姓，豈不是傷心滅理麼？汝也是個一榜出身，讀聖賢書，辜負苦功十載了！當將那百姓的案件，是非曲直，斷得清清楚楚。將陸平撤任，將本縣升署府缺，復行查了倉庫，所有欠缺，皆令陸平賠補諸事，已畢了。晚間，書房具了奏摺，將陸平劣跡奏知皇上，端等批摺回來，再說。且說沂州城內有個顯官人家，姓胡名文駿，官居刑部尙書。在京之日，一味貪財，目無王法，欺君虐民，朝廷大臣不知參劾了十數餘次，無奈他忍辱負重，小忠小信，欺騙皇上，因此不能將他治罪。到了施公二次回京，將他劣迹載明十大款，奏知皇上，始行交部議處。到施公出京之後，復又重用，膝下一子名喚胡通，名爲在家讀書，其實仗他父親的勢力，貪花間柳，欺虐貧民，強佔良田，搶民婦女，不知幹了多少無法無天的事件。受害人家畏他勢力，多半忍氣，不與他較量。即使有人控告到官，地方上官吏皆知他父親財勢，不但不代他伸冤，反而受了重罪，合當這胡通惡貫滿盈，這日在娼家飲酒回來，是半夜的時分，朦朧醉眠，見前有一少年婦人，提着個燈籠向前走。胡通在轎內暗道：「這女子夜深一人行走，必非良家婦女，不是夜奔，必是苟合，何不就此尋着他，知處帶回府內，明日拿帖送官。」僕從聽他招呼，知他的用意，如狼似虎，走上前去，將那婦人推住。誰知這婦人乃是孝婦，丈夫姓高名萬成，是個科第的舉子，去歲方才亡故。娘家王氏，也是鄉宦人家，只因婆婆身抱大病，無人延醫，只得自己出來請醫診治。忽見胡通的家人上來囉鬼，罵道：「汝等這班狗頭，皇城之下，囉鬼人家婦女，該當何罪！我丈夫也是一榜出身，殿辱斯文，王法何在！」胡通在轎內聽他妓滴的聲音，早已魂飛天外，連聲命人拿獲，誰知衆人正鬧之間，殷賽花與張桂蘭正是出衙閑散，玩看月色，一路而來，見前面有人喊叫，當時便想上前，又因自己是個女子，若爲排解，就有許多不便，只得躡身上屋，以看動靜，只聽那有婦人喊叫之聲，有一搶掠二字，桂蘭此時並不知轎內是何人物，總以爲無非是地方官出來查夜。當時只得回轉衙門，命人傑傳了中軍，前去打聽。頃刻回來，告知底細，賀人傑大怒不止，便想前來結果了胡通的性命。張桂蘭連忙阻住道：「先進去稟明大人，然後定奪。」殷賽花在旁說道：「這事可不必會聽咱父親言過，胡文駿與大人有不解之仇，此時若稟知大人，前去將他拿住，自是上着。設若傳言不實，將胡通轉來，這狗頭一味抵賴，寫信進京，請他父親奏知天子，說大人誣栽欺虐，豈不多一番唇舌？在俺看來，仍然咱兩人前去，先將那個女子救出，然後再結果胡通的性命，使他無縱無影，豈不爲妙？」兩人計議妥當，復又帶了兵刃，一路而來，到了刑部府內，只聽裏面人汝喊叫，罵道：「你這賤婦，好不知造化的女子，俺公子是個六品的判官，刑部大堂是他生父，要你這女子爲妾，豈

不天大的造化，不說前來謝俺的公子，反而在此叫罵，等到公子動起怒來，滴血挑牙，置之死地，看你何處去伸冤！那女子聽了此言，更千強盜萬惡賊，大罵不止。張桂蘭伏在檐上，見下面有一二個僮僕，圍着那個婦人，你言我語，說個不了。當時向養花打了個暗號，身邊取出袖箭，對定燭頭射來，單把那燈光射息。衆人正在議動，忽然燈息，黑洞洞不見你我，正在詩異。那婦人早被桂蘭躡下身來，救了上屋。婦人不知是誰，知有人樓抱，大罵不止。那許多僕從聽見婦人的聲音，到了屋上，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着取了燈光，四下裏照着，早已不見了人影。當時你望我，我望你，猜不出個道理，只得約齊進去，稟知胡通。此向胡通醉意已醒，大半正在後面命人來問。衆人將此事先告知於他，也就魂飛天外，忙道：「不不得了！聽說王朗的山頭爲施不全所破，咱們家中有這件事，必是施不全下面能人幹出這個手段，明日施公前來追問，那便如何是好？」胡通正在懼怕，旁邊有此蜜騙，名叫活嘴王三，從旁言道：「公子何必多慮，常言道：『做賊獲贓，捉奸拿雙。』他手下人將人救去，咱們門內已沒有形迹了，即便他前來追問，不說是肯意誣叛嗎？且老大人在京中寫信前去，奏知皇上，施不全雖不送命，也要參官。」誰知他兩個在下言語，上面早有一人聽見，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二十七回

獲強人申奏朝廷

治好臣降施刑法

却說活嘴王三，正與胡通言語，誰知上面早惱了一人，兩手端定一物，對定胡通劈面摔來。胡通正在言談，忽然頭頂上面落下一物，冷水淋漓，臭不可遍，動手一摸，起身跳道：「不好了！這是誰人與俺作對，用這污穢之物，打在咱公子身上，汝等從速上去，將這人捉下！」話未說完，又是一物劈面潑下。耳孔眼目無處不有，一個白面書生，成了個黃臉的道士。那種臭穢之氣味，早滿了那間屋內，一個個鬧得不定。且聽上面喝道：「胡通，汝這狗頭，平日幹的甚事，俺賀爺來送你狗命！」說着，飛身上上塔前，拔出腰刀，下手砍死。隨即將那些家人及動用的物件，皆打得死傷傷，將有四鼓的時候，方才散去。原來賀人傑去時，張桂蘭看見，他也跟來，不知胡通的大門在於何處，只得順着院牆，由後花園進去。誰知月光又暗，飛身下去，看不清踏在毛廁裏面，心下一恨，想出一條妙計，俺這兩隻靴子，也是不能再穿，不如將這物件請胡通受用。便折兩根枝兒，將靴子挑到前面，却巧那婦人爲張桂蘭救去，就此便請胡通受用這美物。此時既將他致死，隨即回轉衙門，稟知施公。施公道：「胡文駿，這個賊官，生下如此，的兒子，既已將他殺死，且命人將那婦人送回家去，命他不可張揚，本院自有道理。」次日，施公又具了奏摺，說他與王朗曾通連一氣，審出實情，就地正法。又將胡通的家人捉來兩個，問供具結才完了這個案件。且說當今皇上，自命施公出京訪邪說。

珀夜光杯案件，務要人贓並獲。每有施公奏摺進京，皆是請皇上治罪，皇上知他是個清官，平日勤勞久著，明知這案件難辦，也就不去究辦。這日上朝，黃門官上前奏道：「今有漕運總督施不全，移節山東沂州府界內，將盜取琥珀光盃的要犯，瑯琊山強盜擒獲，大破山頭，得了御物。」皇上聞了此言，正是喜出望外，命值殿官將奏摺呈上，展開觀看，即傳旨馳往沂州，命施不全帶領各官押解欽犯來京治罪。這日，旨意到了沂州，早有報馬先進府衙稟明。施公隨即具了朝服，大堂設着公案，三跪九叩，行了朝禮，然後俯伏在下面，命人開讀畢，施公望闕謝恩，將聖旨便供在堂上。然後告知衆人，擇日進京，論功行賞，大家無不歡喜。惟有張七、殷龍、褚標、朱光祖四人，不發一言。施公進了簽押房，便擇了第五日起程，命人打造囚車，押送要犯。行期前兩日，早有地方上百姓焚香，爲施公餞行。到了晚間，張七首先進來向施公說：「咱野外村夫，不知榮辱，爲官作宰，俱非咱們的本領。大人此去京城，自必受國厚恩，開府內閣。女婿天霸，自隨大人前去，咱便明早就此告別了。」施公尙未開言，接着朱光祖、萬君召、褚標、殷龍異口同聲，皆來告別。施公知他五人不願，只得說：「此番有勞大馬，爲國宣勞，指日進京，若有佳音，定當登門奉請，即命備酒肴，爲他五人踐行。次日，張七等先別了施公，各自回去。施公亦於第五日升坐大堂，將王朗提出，當堂釘鐐錄，穿上紅衣，打入囚車裏面。先命黃天霸、關太二人，率領衆人作爲頭站。然後將所有的行裝，陸續扛抬出去，自己方才起身。施公回轉京中，先擇個大寺改做行轅，不敢先回府第。當晚先往起發處投到，到了五鼓，穿了朝服，來至朝房。許多舊好同僚，見施公回轉京中，無不前來動問。少頃，景陽鐘响，皇上受百官朝見。文武官員兩旁排立，早有出殿官出班說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文班中早有施公出班奏道：「臣施某願皇上萬歲！」前因奉旨回任淮安，當即銜命出京，擇期赴任。旋蒙御旨，以琥珀夜光盃於元宵夜爲賊竊去，拿查務必人贓兩獲。數月以來，有誤欽限，抱罪實深。會當具摺申明，自請處分。蒙恩免咎，感戴無涯。月前打破山頭，拿獲欽犯，奉旨押解來京，解交刑部。所有那琥珀夜光盃御物，臣已隨身敬謹帶來，進呈御覽。」隨將御盃取出，雙手捧過頭頂，遞與值殿官，轉呈御案上面。皇上聽他奏畢，不禁龍顏大悅，說道：「卿家忠心保主，爲國勤勞，將御物取回，是深可喜。」即將夜光杯取在手中，觀看了一會，果然是御物。隨即賜了一柄如意，命施公先行出朝。所有在事出力之人，開列姓名，論功行賞。施公見了這道旨意，俯伏謝恩，只見皇上已捲簾退朝，文武百官皆散。施公到行轅，公事辦畢，還回私第。此時施公府內早已得信，一見施公到了，自必喜之不盡。這日，施公正在廳前與兒媳閑話，忽門官稟道：「方才刑部胡文駿大人，訊問王朗案件，說正犯逃脫，從犯冒充，欺君罔上，申奏朝廷，請治大人重罪。」施公聽了，當即命人再去打探。王朗如何認供，正說之間，天霸也就前來。施公命他在書房相見。天霸問道：「大人可知胡文駿是誰人之父麼？」施公道：「本院財有不知，他乃沂州惡豪胡通之

父日前賀人傑爲他搶偏婦女，將他殺死，本院已奏明朝廷，說他與王朗連爲一體，大逆不道，請皇上治罪。至今尙未揭曉，莫非他已知道此事。只因奉事許昌是文駿門生，平日外省有所奏摺，若有關係的事件，須先送他的銀子，兩方代奏明皇上。不料施公第三次奏摺前來，却是奏劾的文駿，說胡通與王朗表裏爲奸，大逆不道。許昌見了這個奏摺，隨即攜在身上，來到刑部告知胡文駿，請他作速料理。未有數日，施公到了京中，這奏摺仍然未遞。不知施公明早入朝如何奏明聖上，及與文駿如何辯白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百二十八回

除奸賊滿朝清正

降御旨衆將加封

却說奏事官許昌，將施公奏參的事件捺下，未有數日，施公已到了京中，巧巧王朗這案件發在胡文駿部下，命他承審。文駿當時想道：「若不趁此時下手，等他回奏朝廷，將俺治罪，那時聖旨高厚，盛怒難逃。」隨即提進王朗，將誠供串了一遍，說施不全得了正犯錢財，將他改放，反將從犯作爲正犯，奏明天子。皇上聽了駭道：「施不全乃清正廉明的官吏，何得有此不端之事？」胡文駿既已奏來，且等明日早朝，再爲問明原故。次日，施公先將胡文駿的家人，在沂作所具的供摺，揣在懷中，五更時便入朝房。王居正等人早已風聞此事，爲着施公擔憂，低低的詢問。施公道：「小弟身受國恩，何忍做此非禮之事？」頃本院奏參於他，實有確據，聖上面前，自分皂白，年兄便知高下。正說之間，胡文駿先入朝房，見施公已先到，此故意殷勤。施公問道：「聞說敝屬下沂州府的案件，發交大人訊審，但不知這強寇可曾認供否？」胡文駿見他來問，故作驚疑道：「這事小弟不明，方將奏明天子，老兄清正自矢，不但同寅等曉得，即今聖上地方百姓也是無不知道，何以該犯供認不是？」王朗正身，乃是從狀王奎頂替，只得前來奏明。施公道：「原來如此，但不此大人近來可得家信麼？貴府人衆，會有供結一通，少頃恭呈御覽，大人便知道這三朝真假。」這句話把文駿說得神色倉皇，手足無措。忽聽景陽鐘响，天子臨朝，早有胡文駿出班奏道：「臣蒙皇上將瑯琊山欽犯王朗交部審訊，奉命之下，細心究問。據王朗所言，並非王朗，乃是從犯王奎，施不全一路串供，命他頂替，推原其故，王朗被獲之後，將山上金銀糧草，送給與他，不下有數萬餘金，因此將他放去。又恐皇上親提要案，只得命王奎替換。此乃一品大員，盜取禁物事，叛逆之要案，臣不敢自行擅專，請陛下天鑒。」天子當傳了旨意，命施不全參見。施公領聖旨，到了御案前，俯伏跪下。天子問道：「方才胡文駿所奏賢卿諒皆見聞，且將王朗是非真假，據實奏明，憑朕核奪。」施公道：「臣有一事不解，自從王朗被獲之後，都說奏摺未奉批回，不知聖上收臣幾個奏摺？」天子道：「卿家所奏的本章，只有兩本，皆爲擒捉王朗要案。」施

公道：「照此看來，且將微臣所奏第三次本章追回細閱，便知這要犯真偽！且臣仍有一物，特即進呈，即知底細。」說着，將胡家所具的供單呈了上去。天子龍目親看，太發雷霆道：「胡文駿汝教子不明，反來欺辱大臣，誤國家的事件。朕平日待汝不薄，何敢欺君罔上，誣害大臣？不將汝這奸賊治罪，在朝諸臣何能誠服？」左右將文駿推出梟首示衆。殿前待衛一聲領旨，早將胡文駿綏綁起來，正要推出午門，早有他那羽黨俯伏金階口稱：「皇上暫息雷霆，胡文駿身在都中，其子胡通枉法爲非，實出於教管之不到，伏念胡文駿乃一品大員，平日在京供職，勤懇自矢，叢脞毫無，乞皇上俯念，免其死罪，革職致仕，趕速出京，實爲萬幸！」天子見衆臣如此啓奏，也只將將胡文駿推轉回來，命殿上打了四十御林軍棍，然後驅逐出都，隨發聖旨一道，明日午時三刻，將欽犯王朗梟首示衆，仍命施不全監斬。施公領旨謝恩出朝回府，早有黃天霸賀人傑接着這個消息，一個個歡喜非常。說：「大人寵眷優隆，雖有奸賀誣害，一言之下，便父分明，皇上便將他治罪，這不是「善惡到頭終有報應」麼？」到次日早間，施公上朝已畢，先到刑部將王朗提出，略問數句，驗明正身，然後命武士綁好了。此時護殺場的將士如黃天霸關小西及賀人傑等人，無不頂束戎裝，威風凜凜，先在殺場等候。所有京城裏百姓，聽說施不全監斬那盜取夜光盃的要犯，你傳我，我傳你，頃刻的工夫，站下許多的人，來看王曹臨刑，少頃，喊吶之聲，遠遠而來。知是人犯已到，天霸等先讓出一條路徑。三下炮响，施公已到了殺場，在公案坐下。中軍官將王朗跪在一塊土堆上面，一人將頭髮倒拖到前面，一個行刑的劊子手執明晃晃的大刀，專等陰陽生報了時辰，便一刀身首異處。此時破鑼破鼓的聲音，鬧成一片。許多百姓見陰陽生手執紅旂，到了法場中間，向着施公面前案下一舞，高叫一聲：「午時三刻！」只聽一聲炮响，王朗的頭早落在地下，百姓一聲吶喊，四下飛奔，各自散去。施公隨進朝復命，奉旨將該犯首級發往出事的地方示衆，然後命施公將在事人員，開單御覽。施公謝恩出來，自己回到府中，將各人所出力的功勞，細推一遍，然後挨次開了人數，次早入朝恭呈御覽。天子展開龍目，看了一遍，即硃批了一道聖旨，將在事各官銜名列於後。提督黃天霸賞穿黃馬褂，並加官保銜，妻桂蘭賞給正一品夫人，總兵關太升授提督，並賞果巴哈魯妻郝素玉加封勇靜夫人，計全升授總兵，並加提督銜，李昆升授副將，並加總兵銜，李七侯升授游擊，並加參將銜，金大力升補都司，並加游擊銜，王殿臣郭起鳳升授守備，並加都司銜，賀人傑着免補都司，以遊擊參將補用，妻殷養花，每次破敵有功，賞給四品恭人，郝其鸞王傑封爲守備，殷勇殷猛殷剛殷強四人，均着以守備。雲鶴以參將用，雲龍以守備用，殷龍張七禧標朱光祖萬君召五人，不願爲官，均賞給毫邁的英雄匾額。施公公忠體國，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紫金城騎馬，南書行走，曾祖父三代以原官加一級封典。施公接到這道旨意，隨即入朝謝恩，賜官授職，從此清平世界，共享太平，若明臣良，國家永固矣！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全書四冊 實價國幣

釐訂有權



禁止翻印

通俗小說叢刊之一

施公案

標點分段
兼校訂者

春明書店編譯所

發行人

陳兆椿

春明書店代表人

出版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
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

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南京總經售：

狀元境
一號聚

珍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01B



新書店經售
~~37897~~